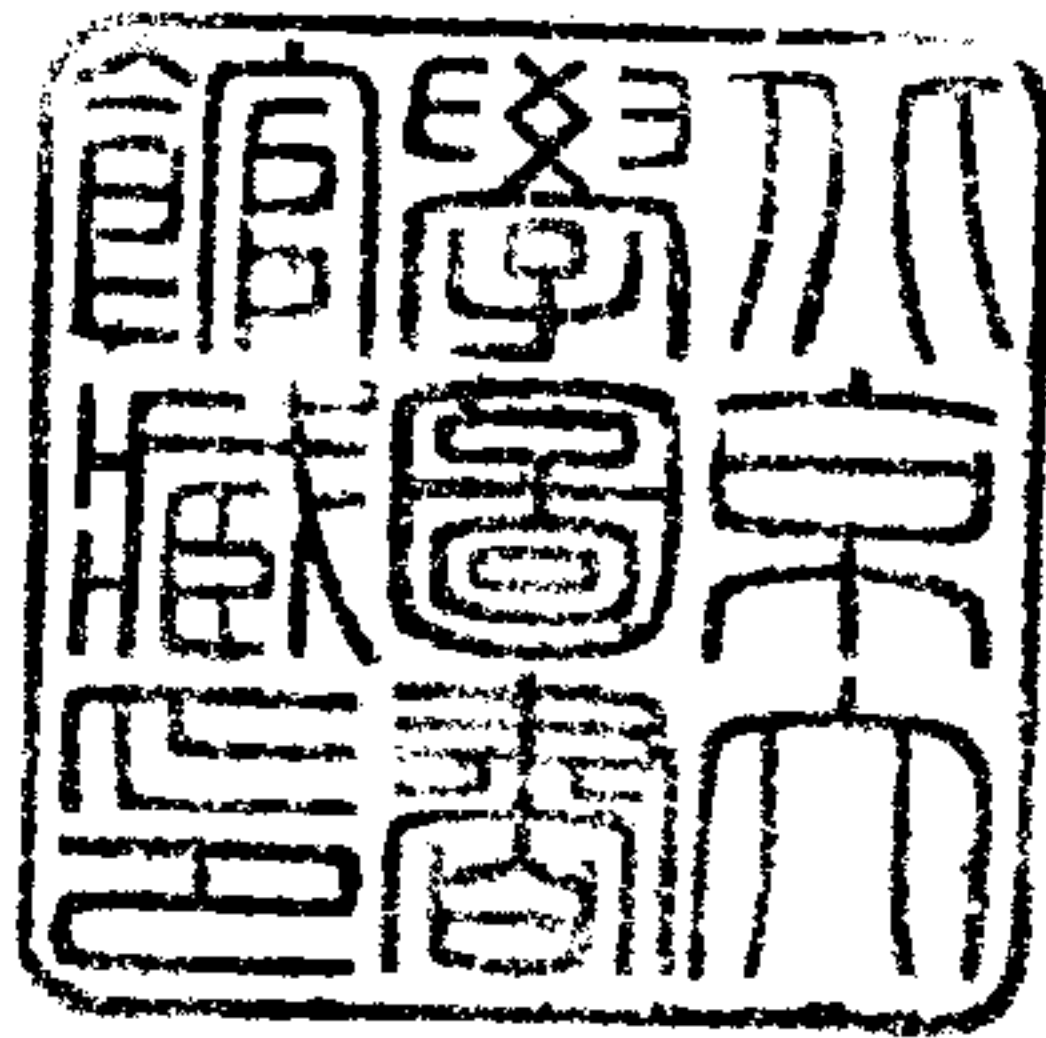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三・子部・宗教類

補續高僧傳二十六卷

〔明〕釋明河撰

.....一

宗鏡錄一百卷（卷一至卷二十五）

〔宋〕釋延壽撰

.....三五九



補續高僧傳序

往時雪浪大師掀翻義學窠臼。位下龍象未易指屈。一雨潤師其白眉也。汰如河公乃潤師高弟。倡明教乘爲時所宗。昨歲飛錫白門。講經報恩禪院。聽法者萬衆。余時野服盤與造山舍。塵談恨把臂晚。未幾歸吳門。余贈以詩。有弟子教成花作雨。維摩歸去舌無鋒之句。不意遂成詩議。僅數日。遽示疾辭世。聞者莫不泣洟思慕。今年秋。其徒道開持師所著高僧傳。屬余爲序。且述河公之言曰。此老僧三十年來苦心編纂。爲傳衣正法眼藏。須付剞劂。必求吳橋司馬。弁其簡端。余惟燈錄自大慧而後。寥寥散見。莫可稽考。豈非禪乘一大闕陷。事河公枯筇所指。遊遍名山古剎。搜剔碑版。攀藤羅剝蝕。次第彙集。曹學憲能始復出。鄴架所藏。傾篋佐之。閱三十春秋。成此一書。自趙宋至昭代。四百餘載。不分宗派。凡真正佛子。略已該括。取例寂音之傳。僧寶系以論贊。洵法苑之勝事。亦龍宮之秘錄也。余於禪觀之暇。時涉教乘。每歎逐塊者。爭趨一千七百熱鬧處。輒媻教家饒舌。爲不及竹

筓子一句。嗟乎外一大事。因緣豈復有玄要。河公炳此慧燈。續修果位。從前舌鏘雨露。手捫日星。一片熱腸。三生了悟。總此一編。嗣續已盡。禪教大旨。毫端放光。令人展卷如親見龍象。踏蹴一切俗漢鈍器。又何能贊一詞。耶。道開局公親受記。荊箕裘勿墜。編輯是書。不啻三轉語之報師恩。而余以蓮社氣誼。匪一朝夕。爰告同人。因爲梓而行之時。

崇禎辛巳秋杪。思仁居士范景文書於白門之餐水齋。

續高僧傳序

如來正法眼藏。囑付羅漢。僧或從心地發明。或向耳根。叅會妙觀察。智處處靈通。雖來路稍殊。然入門元一也。余嘗讀高僧傳。慨想久之。既面目之儼存。又神明之玄契。心之所會。手若傳之眼之所照。足若赴之。明鏡在前。法見全露。先賢之啓我深乎。河公問道四方。研精三學。於是聚高僧於漚窟。而爲之論。以其生平聲教所流。徧周沙界。自非身心並徹。手眼兼行者。



惡能精博如是哉。高公持全編來訪。余白下綫開寶。藏徧界光明。然後服河公之神鑑也。大圓鏡智鑒破古今。其斯文之謂與。西江黃端伯題。

補續高僧傳序

吾氏高僧之列十科。猶孔門弟子之推四哲。四哲載記後。既更有弟子十科。立傳後。豈竟無高僧。非無高僧。是無傳高僧之人也。亦弟子中非得馬遷之筆而不能傳。曰傳者傳也。實傳其神。如見故人。一披圖不待問。卽知爲某某。此無他。蓋以神遇。不以言得也。噫。一大部僧史。非一大部高僧之面目也。哉。古秀高寒之色。凜凜逼人。皆在阿堵中。非具僧繇畫龍點睛之手。虎穴鷹巢。叅討之徧。司馬董狐。良史之才。無乃摺拾人唾入籃。是神或以乙代甲。或遺大取小。使古人門庭施設。垂手殺活之機。皆莫能辯。宋寧贊傳成後。張無盡呂夏卿君子輩。與寂音尊者從而議之。固不無遺憾焉。吾友高松河公。慨嘗向予。昭代僧史之缺典。今捨吾黨其誰於是。鍵關東海上三年。以利其器。

顧不惜踏破鐵鞋。走齊魯燕趙間。始斷烟殘燭。搜括迨徧東南名山。所未果緣約與吾分任之。憶甲寅春於湖上。送公爲八閩遊。吾亦將振策兩粵。取道臧阿。以還故山。雞足熊耳間。常見有肉身大士。如盤龍古亭勝國。至今猶自定中。爪生髮長。他則如念庵再光定堂。譬彼幽蘭。多生空谷。雖芳香絕倫。賞識無人。未能悉舉。誓與畢命。蒐羅了此公案於時也。殘雪載途。饑鳥無色。引領征人。孤思悵結。公其行矣。無何歸來。相見鐵山。先楞師喜有履齒。嚙殘閩地雪。衲頭觸盡。浙江雲之句。已不知多少。祖師盡被一囊收拾。天下多少老和尚。盡被拈觚。箴兩一秤過來。惜乎此後兩人皆墮講肆窠臼。無暇及此。若夫人之。今古采之得失。列之詮次。尙俟商確。可稱未全之書。嗚呼。公今死矣。其如人亡則難。何吾亦老之將至。裹糧抱杖。能無望路之歎。此書儼度之高閣。公一生苦心。竟成烏有。將質之海內。則又多所未逮。三復不已。與其無也。寧存遂與毛居士子晉相商。而付諸梓。尙見罪於諸方。則吾實亦不得辭其責也矣。幽冥之下。負我良友。



不少更復何言。所幸易簣之際。囑累道開。曲盡艱苦。今竟成書。將致告公於常寂光中。能讀父書。能成父志者。諸弟子中。又其唯道開乎。

後住中峰 讀徹 拜撰

### 補續高僧傳序

補續高僧傳者。吾友汰如法師河公所撰述也。傳列宋元以逮明世諸高禪。西乃冠以大明。若止爲一朝僧史。則不從所紀載之人立號。而從編纂之家受名。亦循贊寧師之義例。不稱續而稱宋之意也。昔吾師紫柏老人嘗以傳燈未續爲慧命一大負。此乃專爲習禪一門言也。若不惟遞行五燈而又具載十科。則其網羅銓次。更倍費辛勤矣。故吾嘗謂錄傳燈之難。難在具眼而印心。傳高僧之難。難在多聞而精擇。且又須濟之以手筆也。河公以半世勞勩。廣肆蒐獵。細加紬繹。人貌鬚眉。家傳譜系。親其草本。無不親自繕錄。幾經勘定。殊非尋常楮墨之役。所能髣髴其苦心矣。公既與吾爲支許遊。其高足弟子無門。高公又與

吾有皎然左司之契。因出傳藁。俾相參討。且使題跋首簡。吾觀古之作史者。自崔彥鸞氏始取佛圖澄鳩摩羅什諸公各爲立傳。於是志錄中有可分出爲僧家董狐。然自梁皎唐宣宋寧三師撰述外。卽甘露滅之僧寶傳亦特止爲禪宗作。而於譯經以及唱導雜科等槩未嘗一置喙也。故自宋以還。萬不可闕斯宏製況。

明興高皇帝乘金輪以御土宇。

聖製集中。凡爲釋氏宣言者。業與日星俱耀。而年垂三百。獨可無一成書以昭法乘乎。宜河公之奮然勅成是傳也。嘗憶禪師有問坡公何姓者。公曰。姓釋。稱天下長老。輕重請以是爲作傳者。置一史職。又嘗憶裴和國見大安寺壁間畫高僧儀。因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請以是爲讀傳者。開一觀門。不識高公肯以吾言舉似其師。常寂光中否。

崇禎甲申仲春上澣。洗松道者周永年稽首和南。莫



補續高僧傳目次

卷第一

序

譯經篇第一

宋天息災法天施護三師 法護惟淨二師

金蘇陀室利附實公 慧洪

元帝師交思八

金剛上師

佛智三藏

必蘭納識理

雪翻法禎

明西天國師附柔渴 巴幹

具生吉祥大師附底哇 答思

卷第二

義解篇第二

宋四明知禮法師附尙 賢

慈雲懺主遵式

長水子璿法師

從雅少康二師

本如子琳二公

思悟慧舟二公

雲川仁岳

亞休惟已

無象元淨

繼忠左伸二師

從諫希最二師

超果靈炤

介然能師二公

處咸處謙二師

慧辯思義二師

淨梵齊玉二師

壽聖從義附了 睿

圓明大師演公

安養令觀

成覺慧悟二師

晉水淨源附誠法師 義天僧統

檀菴有嚴

孤山智圓

卷第三

寶雲中立

寶林有朋

青臺宗坦

圓辯道琛

智湧了然附智 仙

車溪如湛

法久歸顏二師

思炤覺先二師

一相宗利附若 水

與咸圓智二師

文秀智連

草菴道因附小 因

月堂慧詢

普炤若訥

擇卿可觀有朋三師

慧定子猷二法師

廣炤慧寔

淨悟了宣二師

善月淨慧二師

元實宗印

金華嚴寂大士

靈山墳雲





大愚之法華舉瑯琊覺三禪師

黃牛惟政禪師

善覺法寶禪師

法華道隆禪師

福昌惟善禪師

洞山聰祥庵主二公

開先善暹禪師

洞山寶泐潭澄二禪師

棲賢澄湜禪師

月華山琳公附雲達

法雲法秀禪師附秀小

卷第九

黃檗道全禪師

法雲杲禪師

大洪報恩禪師

佛果克勤禪師

淨慈守遂禪師附慶顯

小南禪師附海

萬年法一禪師附常首座

五祖表自

真歇清了禪師

竹筒德明禪師附守璋

福州知信禪師

圓照宗本禪師

石頭懷志上座

大通善本禪師

希廣道者

丹霞子淳禪師

淨因自覺禪師附惠諱

隆慶利儼禪師

普交有需二禪師

元禮首座普融知藏

石聰法恭禪師附自得

卷第八

宣州興教坦禪師

黃檗勝昭覺自信相顯三禪師

報本慧元禪師

惠濟昭慶禪師

覺照子琦禪師附道英

天衣義懷禪師

玉泉承皓禪師

點胸可眞禪師附善侍者

雲封道圓禪師

景禪順禪師

隆慶慶閑禪師

黃龍祖心禪師

延恩法安禪師

福嚴慈感禪師

飯宗可宣禪師附超信

卷第十

睦堂慧遠禪師

景元布禱

世奇首座

文殊正導禪師附知昂

何山守珣禪師附智才

月堂道昌禪師

雪堂道行禪師

虎丘紹隆禪師

育王端裕禪師附水

奧國了瑗禪師

佛慧法泉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別峯寶印禪師附慧

石霜智本禪師

塗毒智策禪師

卷第十一

薦福悟本禪師

或菴師體禪師

妙峯善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附宗

炤堂了一禪師

妙智從廓禪師附宜

笑翁妙堪禪師

偃溪廣聞禪師

荆叟如珏禪師

石田法薰禪師

法石祖珍禪師

足菴智鑿禪師

法清法因二禪師

守慧禪師附布

無用淨全禪師

拙叟進英禪師

佛照德光禪師

簡堂行機禪師

枯木祖元禪師

妙空智訥禪師

良書記元菴禪師

報恩文爾禪師

退谷義雲禪師附石

松源崇嶽禪師

藏叟善珍禪師

無準師範禪師

痴絕道冲禪師

瑞巖景蒙禪師

鼓山道升禪師

慧圓上座

天奇瑞禪師

卷第十二

金佛光道悟禪師

清涼弘相禪師

竹林相了禪師

古佛義廣禪師附道

元霹靂正因禪師

海樓元熙禪師

一溪如公本源達公

竹泉法林禪師

定水妙源禪師

東巖淨日禪師

卷第十三

元石湖至美禪師

無見先觀禪師附光

斷橋妙倫禪師

等覺智燈禪師

虎舟普度禪師

虛堂智愚禪師

政言了奇二禪師

潭柘圓性禪師

普照法贊禪師

海雲印簡禪師

元叟行端禪師

竺源水盛禪師

橫川如珙禪師

一關正遠禪師

鍊山瓊禪師

古鼎祖銘禪師

天目了義禪師



中峰明本禪師

無作文述禪師

松隱茂禪師

桐江紹大禪師

無用守貴禪師

古淵福源禪師

月泉同新禪師

舜田明孜禪師

秋江元滿禪師

卷第十四

明廣慧智及禪師

月林鏡禪師

楚石梵琦禪師

天鏡元潯禪師

季潭宗勸禪師

介菴輔良禪師

白菴力金禪師

一源永寧禪師

石屋清拱禪師

日本夢窓疎石國師

竺遠正源禪師

千巖元長禪師

日本古先印原禪師

無極導禪師

松溪覺宗禪師

清谷塊圪禪師

玉泉宗璉禪師

復原福報禪師

性原慧明禪師

夢執墨噩禪師

孤峰明德禪師

南石文秀禪師

覺原慧曇禪師

約之崇裕禪師

碧峰寶金禪師

孚中懷信禪師

卷第十五

清遠懷渭禪師

大千慧照禪師

日本無初德初禪師

非幻道永禪師

無旨可授禪師

德隱普仁禪師

白雲智度禪師

傑峯世愚禪師

萬峰時蔚禪師

清隱德馨禪師

般若法秀禪師

西竺本來禪師

性天如皎禪師

香嚴覺澄禪師

無念學禪師

楚山紹琦禪師

古庭善堅禪師

卷第十六

翠峰德山禪師

毒峰季善禪師

法舟道濟禪師

月心德寶禪師

常潤善真二禪師

孤月淨澄禪師

石頭自回禪師

無盡祖燈禪師

會堂自緣禪師

梅雪雪庭禪師

天界道成禪師

古淵清禪師

附圖月

附天

附一

附淨

觀音真空禪師

古峰繼萬閣梨

寬念小師

張家橋滿賢禪師

無明慧經禪師

卷第十九

雲谷法會禪師

感通篇第六

卷第十七

五代二蕭

南唐木平

明律篇第四

言法華

清從全了二師

宋柳律師圓覺律師

了興禪師

蝦子和尙附道

無門慧開

遼法均傳戒大師附裕

金悟敏悟銖二傳戒大師

原肇元奘

濟顛明顛附瑛

賈菩薩廣恩和尙

光教律師法開

通慧

德聰法寧二師

清涼信明大師附印

慧汶律師

僧伽

東松僧

卷第十八

照伯

黑漆光菩薩法明

護法篇第五

普菴印肅

石門從登

宋無畏大士維琳附天

報恩慧明

賴僧僧慧

金法冲大師

長蘆宗頤

慈覺宗致附居

元無住

志誠

寶覺永道

傳沼法燈禪師

明烏斯法王附何

鏡中廣能二師

萬松老人行秀附從

元雲峰妙高禪師

馬跡和尙裴和尙

不二圓信

其玉至温

梅屋念常附覺

別傳老人慧宗

安岳了悟附源

明呆菴莊禪師附敬

天泉祖淵

月天

亨渠真澄

南泉慧定附宗

卷第二十



遺身篇第七

宋喻彌陀思淨附淨真

大覺法慶禪師

明落魄永隆附雪梅

善信大雲二公

夜臺秋月二公

卷第二十一

讚誦篇第八

宋洪準遇安二師

元一菴如公

寂照普明

卷第二十二

輿福篇第九

宋寶塔永公

永嘉體謙

嶽麓智海

元雪庭裕公

徐和尚愷乘

化僧附吉祥慧濟

元覺慶德林二師

法琳洞祖遇

廣玉寧義二公

真來佛子福登

卷第二十三

雜科篇第十

後周開元慧瑱大德

麻衣和尚

輿教小壽禪師

惟簡修廣二大師

逸老可久附清順

寶生院智林

志添元普二公

文昭大師銓公

參寥子道潛附定路

虛靜覺心附智未

崇覺空禪師

卷第二十四

宋圓覺宗演

老牛智融

北磻居簡

大博無邊

宣秘大師善慧

闍子慧泉

惟中文英二公附榜嚴道人

崇壽禪師

惟迪禪師

石塔戒長老

白雲孔清覺

潛淵闍梨處嚴

慧淵首座

潛菴清源

真寶慶頊二公

景淳藏主

鼓山彌堅正凝二師

用堂斯受

太瘤太因

見心來復附如

菴菴如香

閩僧有南

閩僧自永

天印持公

了用德潮無碍三師

長慶法慈大德

清音子

大章宗林附智

金大漢僧錄

玄明洪照

卷第二十六

元筠高安圖至

得喜無照無碍三公

喇麻僧德山

廬岳大安

妙恩附大主契  
祖杰道者

仲石若芬

大闡禪師

宗道者

月江宗淨

華嚴慧明

了然關主

逆川智順禪師附慧

石室祖英

雙溪布衲如玉

在善世吉祥

滿起真參二公

越王臺拘撓

敬堂法忠

羊山明龍

卷第二十五

明玄中猷法師

南洲溥洽法師

南嶽豆兒佛

三藏師本融

木殿植禪師

曉山元亮

青融青牛

北人孤月

伏菴德昂

天淵濬季芳聯二公

寶藏能獨禪師

天長僧武林比丘

寶曇示應

守仁德祥二公

月潭和尚

五日頭陀附定

雪菴暨和尚

大善國師

玉芝法聚

香林圓果上人

左善世德琮

息菴慧觀

跋

唯菴德然附道

妙智明瑄二師

東白善啓

日本太初啓原

補續高僧傳目次終



補續高僧傳卷第一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譯經篇

宋天息災法天施護三師傳

天息災北天竺迦濕彌羅國人也。太平興國中與烏  
填婆國三藏施護至京師。時梵德前後疊來各獻梵  
筭集。置甚富。上方銳意翻傳。思欲得西來華梵淹貫  
器業隆著者爲譯主。詔於太平興國寺西建譯經傳  
法院。以須之。先是有梵德法天者。中天竺國人。妙解  
五明。深入三藏。初至蒲津。與通梵學沙門法進譯無  
量經七佛讚。守臣表上之。上覽之大悅。曰。勝事成矣。  
與天息災施護同召見。問佛法大意。對揚稱旨。賜紫  
方袍。並居傳法院。賜師號。天息災明教大師。法天傳  
教大師。施護顯教大師。令先以所將梵本各譯一經。  
謂梵學僧法進常謹清。沼筆受綴。文光祿卿楊說。兵  
部員外郎張洎。潤文殿直劉素。監護所須受用。悉從  
官給。三師述譯經儀式上之。且請譯文有與御名廟  
諱同者。前代不避。若變文回護。恐妨經旨。詔答佛經

用字宜從正文。廟諱御名不須迴避。未一月新譯經  
成。天息災上聖佛母經。法天上吉祥持世經。施護上  
如來莊嚴經。各一卷。詔兩街選義學沙門百人。詳定  
經義。時左街僧錄神曜等言。譯場久廢。傳譯至艱。三  
師卽持梵文先翻梵義。以華文證之。曜衆乃服。上覽  
新經。示宰臣曰。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羣生。達者  
自悟。淵源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識其宗。凡爲  
君正心無私。卽自利行行一善。以安天下。卽利他行。  
如梁武捨身爲奴。此小乘偏見。非後代所宜法也。車  
駕幸譯經院。賜坐慰勞。增什物給童子。悉出禁中。所  
藏梵本。令其翻譯。復選梵學沙門爲筆受。義學沙門  
十人爲證。我自是每歲誕節。必獻新經。皆召坐賜齋。  
以經付藏。頒行。適西國有進大乘祝藏經。詔法天詳  
定。天奏此經是于闐書體。非是梵文。況其中無請問  
人及聽法衆。前後六十五處。文義不正。帝召天論曰。  
使邪僞得行。非所以崇佛教也。宜焚棄此本。以絕後  
惑。下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其內外諸郡。童行  
竝與剃度。時新經陸續以進。上如次披覽。謂宰臣曰。



天息災等妙得翻譯之體。詔除天息災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法天施護朝奉大夫。試鴻臚卿。法天改名法賢。並月給酥酪。錢有差。上親製三藏聖教序。以賜之。用冠新譯之首。中云。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空。翻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偶運當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于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昏。蟄重明之門。昭顯軌範。而宏光妙法。淨界騰音。及真宗卽位。禮部侍郎陳恕。以譯院久費。供億爲言。上不聽。且製序文。命置先帝序。後從法賢請也。咸平三年八月。天息災示寂。謚慧辯。勅有司具禮祭葬。次年法賢亡。謚立覺。禮視慧辯。施護先逝。三師遭逢聖世。首隆譯場。續繡絃之響。發空谷之音。闡宣之功。無忝前哲矣。

### 法護惟淨二師傳

法護中天竺國人。景德改元。質梵筴入京。賜紫衣束帛。館於傳法院。時天息災法賢相繼遷逝。雖譯事不寢。而司南乏人。僉議非法護不可。遂被詔補。其處仍勅光梵大師。惟淨試光祿卿。同預譯經。參政趙安仁

等潤文。禮數有加。譯佛吉祥等經二百餘卷。併自太平興國以來所翻。合經律論。共成四百十三卷。淨與秘書監楊億。編次。又與安仁等編修大藏經錄。凡二十一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宸裁序文。置于錄首。仁宗卽位。淨與翰林學士夏竦。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淨又進大藏經目錄二表。賜名天聖釋教錄。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南海駐輦國遣使進金葉梵經。詔法護譯之。御製譯經頌爲賜。至和元年。勅銀青光祿大夫。試光祿卿。三藏法護戒德高勝。可特賜六字師號。曰普明慈覺傳梵大師。是時譯場久開。潤文官非位德並隆者。不得參預。如呂夷簡。宋綬。如富弼。文彥博。韓琦。皆以宰臣入選。弘闡之盛。古所未有。況梵本甚富。不容盡翻。夷簡。綬奉詔。續修法寶錄。自祥符至景祐。已編成一百六十卷矣。至是淨上言。西土進經新舊萬軸。鴻臚之設有費。願祿欲乞停罷。中丞孔輔道亦以爲言。上出淨疏示之。諭以先朝盛典。不可輒廢。譯雖不停。自是勢亦少緩。不似如前之銳也。至徽宗大觀中。猶有譯經三藏金總持。卽擊磬以覺嘉州。



定僧者與譯語仁義筆受宗正南游江浙則其譯場冷淡可知矣。諡終于嘉祐三年。淨未詳所終。

金 蘇陀室利傳 附寶公慧洪

蘇陀室利者西域中印土那爛陀寺僧也。內閑三藏外徹五明。能誦雜華經。久慕此土清涼山。萬菩薩住處。年八十五。與弟子七人航海而來。七人三還三殞。唯佛陀室利一人隨之。凡六年。方達清涼。每至一臺。頂誦華嚴經十部。禪寂七日。不息不食。每入定。則見紫磨金城。玻璃紺殿。寶蓮香水珠網。交輝無盡。莊嚴

諸天童子。遊戲其中。後於靈鷲寺。化去。佛陀收舍利八合。燿爛如珠。持還西土。唐括讚其真。曰：似似是。蘇陀室利。西竺來遊。一百八歲。雲色連腮。碧光溢臂。內蘊真慈。外現可畏。在閔宗朝。連陰不霽。特詔登壇。呪龍落地。潞色伽梨。后妃親製。施內藏財。度僧起寺。人半疑信。佛陀波利。借路重來。五峯遊禮。峩五佛冠。曼殊何異。圓滿月。面色非紅。椀真人。蕭生遙瞻拜。跪羽士蕭真人。技術難測。皆為師伏。稽首為謝。故云云。寶公慧洪者。皆慧性超絕。寶公出磁州武氏。大定初

於滄陽造仰山寺。殿宇宏壯。兩柱鏤金龍蟠之觀者。眩駭。忽有題詩柱上者。曰：人道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寶公見之大悟。即入西山。結茹以居。終身不出。慧洪字子範。因閱楞嚴。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忽悟曰：諸佛心印。本無玄妙。今日始為無事人矣。遂造河朔汶禪師所。陳所見。汶可之。臨終有偈云：六十春光有八年。浮雲收盡露青天。臨行踢倒須彌去。後夜山頭月更圓。

呬哈囉悉利傳

呬哈囉悉利。本北印度末光闍國人。住鷄足山。誦諸佛密語。有大神力。能祛疾病。伏猛虎。呼召風雨。輒應。皇統與其從父弟三磨耶悉利等七人來至境上。請游清涼山。禮文殊。朝命納之。既游清涼。又游靈巖。禮觀音像。旋繞必千匝。而後已。匝必作禮。禮必盡敬。無間。日日受稻飯一杯。座有賓客。分與必徧。自食其餘。數粒必結齋。始至濟南。建文殊真容寺。留三磨耶主之。至棣。又建三學寺。大定五年四月。示寂於三學年六十三。



元 帝師愛思八傳

愛思八元世祖尊以爲帝師者也。土波國人族欵氏。生時多瑞應。初土波有國師禪達囉乞答具大威神。累葉相傳。其國王世師尊之。凡十七代而至薩師迦。哇卽師之伯父也。師從之受業。甫七歲誦數十萬言。通貫大義。少長學富。五明研幾。三藏年十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躬率太子以下。從受戒法。尊禮殊異。戊午師年二十。時道士倡言化胡憲宗。詔師詰之。不能對。邪說遂熄。世祖登極。尊爲國師。授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旣而西歸。未期月復迎還。庚午師年三十一。命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二。共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諸聲爲宗也。皆師獨運摹畫而成。上覽悟大悅。卽願行天下。遵用迄爲一代典章。升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更賜玉印。統領諸國。釋教旋又西歸。至元十一年復專使迎還。歲杪抵京。

王公以下皆離城一舍。結香壇淨供。羅拜迎之所。經衢陌。皆結五綵翼。其兩傍萬衆瞻禮。若一佛出世矣。復爲眞金皇太子說器世界等彰所知論詞嚴義偉。三藏沙羅巴譯而行之。未幾又力辭西歸。上堅留之。不可。庚辰師年四十二。以至元十七年十一月某日。示寂。上聞震悼。懷德無已。乃建大窣堵波于京師。奉藏眞身舍利莊飾。無儔。至英宗詔各路建帝師殿。立碑頌德。其文曰。夫敏者忘於博學。貴者耻于下問。才高而位重。則矜已而驕物。此人之恒也。師以生知之明。爲天子師。可謂敏且貴矣。而乃博學無厭。下詢遺老。人有一法。不遠千里而求之。雖硜硜之諒。佼佼之庸。苟有可取。無遺焉。負絕世之材。材莫大焉。處帝師之位。位莫重焉。而乃孜孜于道。循循誘物。惟恐德之不修道之不弘。未嘗以多能自聖。而有滿盈之色。曠若空谷。靜若深淵。遠若雲霞。重若丘山。豈非至德其孰能與於此哉。其道之所被。德之所及。猶杲日麗乎天明。無不炤陽。和煦於物。氣無不浹。其高如天。不可階而升也。其大如海。不可航而涉也。以不言而民信。



不勤而物從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匪天縱之將聖孰能與于此哉

師侍者曰達益巴執事師十有三年出而從入而侍聽言論於左右觀道德於前後陶熏滋久鬱成美器凡大小乘律論及秘密經籍皆耳於口授目於手示得乎理之所歸行之所趨師西還巴以久勞弗克侍留於洮洮人化之武宗踐祚巴道大弘初師在洮會居古佛寺至是出所賜大厥宇將謀老於汶上而上命屢下錫金印駝紐封號弘法普濟三藏大師以延祐五年化於京師賜祭葬諡祐聖國師

金剛上師傳

臆巴此云微妙西番突甘斯且麻人幼孤依季父聞經聲止啼年十五六精通顯密諸部世祖居潛邸聞西國有綽理哲瓦道德遣使迎之時綽瓦已歿廓丹大王以師應命既至上問曰師之佛法比叔何如對曰吾叔佛法如大海水吾所得舌點而已上笑顧左右曰種性不凡遂禮以爲師王公以下皆秉戒師宿具靈心呪語精密凡有禱祈感應之疾如風馳電卷

不可思議時懷孟大旱呪之立雨嘗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華異果湧出波面取以上進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其妻得奇疾百方無効師但呪數珠以加其身不知病之去也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謀於師呪之而捷又以呪水起上於垂死上北狩師象輿在前過雲州語弟子曰此地有靈怪上至必有薄警當以呪勝之後果風雨暴至衆咸震懼伏草中獨行幄無少挫撓初相哥受師戒繼爲帝師門人爲人豪橫自肆師責而不悛絲是街之逮登相位懼師諫直因譖之于上師遂有潮陽之行相哥既以罪誅上患股召師還京建師子吼道場七日於內殿而上愈言及相哥師以宿業爲對上以國用不足欲徵稅于僧師奏曰昔成吉思皇帝有國之日疆土未廣尙免僧徵今四海混同萬邦入貢豈因微利而棄成規倘蠲其賦則身安志專庶可勤修報國上悅而止其事乙未被詔住大護國仁王寺癸卯夏示疾上遣醫候視師笑曰色身有限藥豈能留但問左右今何時曰日午矣卽斂容端坐而逝上聞悲悼賜沉檀衆香結塔



茶毗火後開視頂骨不壞舍利不知其數。建塔仁王寺。西域秘密之教。以大持金剛爲始祖。累傳至師。益顯著。故有金剛上師之稱焉。

### 佛智三藏傳

佛智三藏。出積寧氏昆弟四人師。其季也。總中之歲。依帝師愛思巴。羅染爲僧。通諸部灌頂之法。世祖受教於帝師。銳意翻譯。師與參譯。語辭致明。辯允愜上意。詔賜大辯。廣智法師論者。謂季業以來。譯場久廢。能者蓋寡。豈意人物凋殘之際。乃見公平。觀其所譯。可謂能者哉。師之道。大闡河西之人。尊之不敢名。至呼其族黨。皆曰此積寧法師家。其爲見重如此。時僧司盛設風紀。寢弊旣不能干。城遣法抗禦外侮。反爲諸僧勞。擾頽波所激。江南尤甚。朝廷欲選能者正之。僉以必得精識時務。如師者始可。詔授師江浙等處釋教總統。旣至。削去煩苛。務從寬大。僧衆安之。旣而改授福建等處。方正之氣。頗與同列乖忤。師歎曰。天下何事。況教門乎。蓋吾人之庸。自擾之耳。夫設官愈多。則事愈煩。十羊九牧。其誰能堪。遂建言罷之。議者

稱其高師。旣得請。隨謝事。遁跡壩坵。築室種樹。蓋將終焉。未幾。以光祿大夫起。仁宗爲太子時。嘗就師問法。旣踐大寶。眷遇益隆。館於慶壽寺。給廩。饋詔師所譯。皆板行之。師幼而穎悟。諸國語言。皆不學而能。旣長。果能樹立。其爲學。誦言觀義。涉其涯。遂厲於深。且好賢愛能。尤能取諸人以爲善。談論之際。發其端。已得過半之思。故其所有。皆以好問而致。是以名勝之流。皆樂從之。游延祐元年十月。示寂。年五十有六。其始疾也。詔賜中統鈔萬緡。俾佐醫藥。太尉濟王往。眎疾。旣歿。又賜幣萬緡。以給葬事。遣使驛送其喪。歸葬故里云。

### 必蘭納識理傳

必蘭納識理者。初名只刺瓦彌的理。北庭感本魯國人。幼熱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受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今名。皇慶中。命翻譯諸梵經典。延祐間。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爲表。進者。帝遣視



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爾納誠理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簡閱一如所書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爲神悟云後厄于數

法禎傳

法禎字蒙隱雪竊其號也蔣氏其先曹之定陶人家世閔閔宋靖康間高曾避金兵徙淮西壽春因家焉父德勝將兵取襄陽有功封濟陰侯母魯夫人嚴而賢師生岐嶷黜習詩賦聲律日記數千言然氣羸疾瘵每病則瀕死術者以爲非壽者相父母捨之出家事退庵無公大講師落髮十七入講肆通經論大旨開官講於建鄴聲華奪席尋入京師告單慶壽太尉駙馬潘王日請入府說法延祐丙辰被旨即慶壽開堂移易州之輿國逾年兩奉詔翻譯菩提行釋論二十七卷西夏僧慧澄譯語師筆受綴文一言三詳刪治一出於師所司供給仍指授畫工於大內寶雲殿繪高僧像八十八齋師作八十八傳金書其上初

皇慶之開舉場也蒙古色目習三場舉業漸染朱熹之說謂佛語爲誕妄詔翰林虎承旨妙三藏與師三人以張天覺護法論譯爲國語以化之英宗即位將以大藏經治銅爲板而文多舛誤徵選天下名僧六十員饗較師與湛堂西谷三人爲總督重勘諸師所較仍新爲目錄旌賞特加泰定至順之交教門有大故師必預議秉筆後至元丙子被兩宮詔旨主南城大竹林至正戊子詔重譯菩提行頌文陛見于大口行宮上以漢語呼師號而面諭焉是年俗儒王溥張珉陳言僧道之弊數十條省部從其說將行移文撤師爲駁邪論以闢之其議遂寢又江西儒學官塗以義上數千言其大旨欲盡毀天下寺觀僧道歸俗財產沒官師爲公牘回省部折其邪說乃止甲午遷潭柘之龍泉師開堂出世四十餘年膺累朝眷顧凡皇家大會演法師爲巨擘王公有識大人皆望塵加敬名聲振寰宇碑誌文言殆遍海內注明敏經書過目成誦其於性相教義禪學密乘與夫孔老百氏經子史籍無不該覽發爲文章精緻雅健要爲不蹈襲前



人蔚然自出。機杆成一家學。胸襟倜儻無芥蒂。爰自蒞事。雖賞罰公行。未嘗戚怒。宿怨性不猜貳。遇人一言之快。則傾倒肺腑。聞後進之善。欣欣然似出諸己。見不善。亦必苦口規訓。五讀華嚴。大疏兩閱。大藏年逾從心。而自強不息。禪誦益勤。其主潭柘也。力起頽廢叢林。為之一新。施已衣資鈔一萬三千五百餘貫。十方檀施鈔四千四百餘貫。因緣相資。故致有成。且為之儲積。年糧安集雲水。一誠感格。五年中七現祥光。師不之恤。唯以傳佛心宗。唱高和寡。為甚。恨師為文。不存稿。多散失。而未刊進士葛天麟撰師行勅之石。未詳所終。

明 西天國師傳 附柔渴巴辣

智光字無隱。山東武定州王氏子也。父金母董氏。幼而聰慧。閱讀輒不忘。十五辭父母出家。尋禮西天迦濕彌羅國板的達薩訶。唎釋哩國師。傳天竺聲明記論之旨。洪武己酉。以道廣無涯。未易津測。緣是銳志。參訪遊五臺。感文殊現相。太祖高皇帝聞其名。召至鍾山。命譯其師板的透四眾弟子菩薩戒詞簡。

理明眾所推服。丙辰奉命訪補陀於江南諸名山。踪跡殆遍。甲子春與其徒惠辯等奉使西域。過獨木繩橋至尼巴辣梵天竺國。宣傳聖化。已而講麻曷菩提上師傳金剛曼壇場四十二會禮地湧寶塔西國人敬之。師凡兩往西域。太宗文皇帝念其往返勞動。復與論三藏之說。領會深奧。大悅之。乙酉擢僧錄右闡教。明年俾迎大寶法王及還。敷對多所毗贊。賜圖書輿服法供。詔居西天寺。陞右善世。丁酉召至北京。論義稱旨。俾居崇國寺。賜國師冠。仁宗昭皇帝嗣位。錫封號曰圓融妙慧淨覺弘濟輔國光範行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金印冠服。復錫孔雀銷金傘蓋幡幢及銀鍍金攜鑪盆鐺供器法樂几案坐床與馬諸物悉備。誥曰云云。仍廣能仁寺居之。宣宗章皇帝即位。出內帑。勅北京賜臺山大覺寺。俾居之以供其老。并勅禮官度僧百餘人。為其徒恩德至厚。無以加矣。師乃出。累朝所賜金帛及眾信所施倩工累石為塔於寺側。期栖神於他日。英宗皇帝即位之初。加封師號。賜玉印寶冠。



金織袈裟禪衣時服棕輿鞍馬法器之類。詰曰云云。前後遭遇。列聖眷待之隆如此。師性行純簡。朝廷凡命修建大齋。惟誠惟恪。每入對。惟以利濟萬有爲說。仁宗所賜儀仗。出入屏不用。上知之。遣中貴人問故。對以平生但持經戒。非有汗馬之勞。寵錫所臨。謹受藏之足矣。用之豈不過耶。上歎異之。故制詞極其褒重。師於教義精達深奧。所譯顯密經義及所傳心經八支了義真寔名經。仁王護國經。大白傘蓋經。並行於世。弟子數千人。各隨其器而引掖之道。望名世者數十人。壽齡既高。智益精敏。有求而問之者。卽懇懇開說。不厭不怠。非養之有素。詎能然耶。宣德十年六月十三日。示寂。戒其徒各勉精進。訃聞。上悼歎之。遣官賜祭。仍勅有司具葬儀。增廣其塔。并創寺。賜名西竺。茶毗得舍利盈掬。瑩潔如珠。既葬。其徒桑渴巴辣進其遺像。上親製贊詞。書之曰。託生東齊。習法西竺。立志堅剛。秉戒專篤。行熟毗尼。悟徹般若。證明自然。恬憺蕭洒。事我祖宗。越歷四朝。使車萬里。有勛有勞。據瀝精虔。敷陳秘妙。

玉音褒揚。日星垂耀。壽康圓寂。智炳幾先。雲消曠海。月皎中天。

桑渴巴辣者。中天竺國人。師在西時。巴辣傾心服事。不去左右。師憐而擊之。與東。太宗推師意。命爲番經廠教授。凡遇朝廷法事。師必與巴辣偕。或得掌壇。或輔弘宣。發揚秘乘。饒益弘多。而生性剛直。少巽讓。獨盡敬於師。自西抵東。始終無間。正統十一年。于定州上生寺坐脫。壽七十。

具生吉祥大師傳 附底哇答思

具生吉祥大師。梵名板的達撒哈。咱失里。中天竺迦維羅國人。出利帝利種。初研大小乘藏。尋知語言非究竟。法棄而習定於雪山。十二年得奢摩他證。國初振錫而東。浮信度絲高昌。所經諸國王臣畏敬。凡四越寒暑。始達甘肅。入五臺。憩壽安禪林。恒山之人敬事之。如古佛出世。洪武七年。上聞之。詔住蔣山。皈依者風雨駢集。師道德深厚。容止安詳。一見使人心化。不待接迓。陵之音。雖檀施山積。曾不一顧。曰。吾無庸是。悉爲悲敬。二田。上嘉歎。賜以詩。有笑談般。

若生紅蓮之句。偶得足思。艱于步趨。上勅醫治之。終莫能愈。忽一日。奏還五臺。上疑其妄。故許之。師白衆曰。今日五臺之行。有能從我者乎。弟子曰。某從之。師翹足曰。汝無這一足。安能從我。至午盥沐更衣。危坐。弟子知其意。哀號請垂訓。師舉念珠示之。弟子拭涕曰。和尚教我念佛。耶師擲念珠于地。長吁而化。茶毗。烟所及處。皆成舍利。綴於松枝者。若貫珠焉。建塔藏於西林庵。有示衆語三卷。并譯八支戒本傳於世。

底哇答思。東印土人。八歲事師。爲弟子。耐饑寒勞苦。師重之。隨師入中國。謁上奉天門。賜度牒。命隨方演教。師沒。答思北游宣德。中止北京慶壽寺。喜潭柘幽勝。就龍泉之右。建庵以居。自是足跡不入城市。答思操履不凡。造詣廣大。化之日。所居之庵。現五色光。火浴得舍利甚衆。平生異迹。不能殫紀。亦偉沙門也。

補續高僧傳卷第一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義解篇

宋 四明知禮法師傳 附尙賢

知禮字約言。四明金氏子。父母禱佛而生。神宇清粹。不與衆倫。出家具戒。從寶雲習教。觀大有解。入與慈雲相結義。同手足。端拱元年。寶雲歸寂。遂繼席弘化。學衆雲委。咸平中。郡大旱。與慈雲同修光明懺。祈雨約三日。無應。當然一手供佛懺。未竟。雨已大決。是年遣門人如什。二子持十義書觀心二百問詣錢塘。昭師室。初是光明立有廣略二本。景德前。錢塘恩師製發揮記。專解略本。謂十種三法。純談法性。不須更立觀心廣書有之者。後人擅加耳。師於是作扶宗記。大明廣書附法觀心之義。謂恩師之廢觀心。是謂有教而無觀。有梵天昭孤山。圓皆奉先門學述。辯訛以助略書。彼此詰難。往返綿歷七載。乃總結前後爲書二卷。凡十章。因爲十義書。又設爲二百問。以質之時。孤山居昭師座。端觀如什。論不已。遽白郡守。以來無公



據發遣令還不復致答事乃已祥符六年建念佛施戒會歲視爲常且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旨天禧改元謂其徒曰半偈亡驅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爲法如是吾將捐身以警懈怠乃與異聞結十

同志修法華懺三載期滿將焚身以供妙經祕書楊大年以常住弘法爲請并請公交勸力止之乃復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載以辭素願是年述消復三用章對孤山闡義鈔四年駙馬李遵勗奏師高行遺身上嘉歎賜號法智且遣內侍至延慶寺命修法華懺三日爲國祈福因撰觀音別行立記觀經疏妙宗鈔天聖改元天童凝禪師詣書論指要鈔揀示達磨門下三人得道淺深爲不可師爲改之三年大弘放生之業五年製光明文句記以迫歸寂不及終帙六年元日建光明懺七日爲順寂之期至五日結跏趺坐召大衆說法稱佛號奄然而逝壽六十九夏五十四露龕二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塔於南城崇法院之左師著述數十種發明天台一家之旨無利義矣誠爲前達之功臣後學之模範獨於起信大有悟入

故多所援據後人扁其堂曰起信示不忘也師門學甚夥而尙賢爲之冠嗣法智主延慶道化大行嘗晨入懺堂見一虎伏几前賢直進展尼師壇于虎背拜之寂無所覩奇哉則其人爲可知矣

慈雲懺主遵式傳

遵式字知白天台寧海葉氏子母王氏乞男於觀音夢大士與明珠吞之而生稍長潛往東山依義全師出家受具戒研律學繼入國清普賢像前燼一指誓弘教觀雍熙元年見寶雲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諱日然頂誓行四三昧寶雲入寂師乃返天台以苦學致疾至于嘔血感異夢而愈既而頂高寸餘手垂過膝聲若洪鐘時年二十八也衆請居寶雲講法華維摩金光明等經至道二年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咸平中歸天台主東掖以徒屬之繁卽西隅益建精舍率衆修念佛三昧有白鶴廟居民甚神之師與神授戒改祭爲齋祥符四年講止觀於景德寺道經黃巖有豕奔伏于前推其來乃逸於屠肆者償其直而豕之赤山寺瀕海而高先是山顛有



異光中現七層浮屠之形。周山四十里。皆漁人之窟。梁或以語師。師喜其有先兆。遂建塔焉。於是居人感化。不復爲漁。時東山結懺會。天大旱。師卓錫石縫泉。卽激涌。七年受杭。昭慶請大弘法化。從化者衆。自是居杭矣。八年蘇人以郡符。送師于開元。建講經。素畢。集不輩飲者。傾而邑。居酷不售。官監有失課之言。師辭其徒曰。智者遺晉王書有言。六恨其一。謂以法集動衆妨官。爲人所忌。余今德薄安可久留。遂幡然復杭。刺史薛顏始以靈山命師居之。卽隋真觀所營天竺寺也。天禧三年王欽若撫杭。與師道契。奏錫天竺舊名。復其寺爲教。又奏請西湖爲放生池。因賜號慈雲。乾興元年章懿太后以師熏修精進。遣使齎白金命于山中。爲國行懺。天台教文。于是入藏矣。天聖四年中秋月望之夕。桂子降于殿庭。師取其實播種林下。乃作桂子之詩。九年講淨名經。忽謂其徒曰。昔在東掖講此經。夢荆溪授我卷。及出室視日已沒。今吾殆終此講乎。因與衆訣。作謝三緣詩。謂謝徒屬絕賓友。焚筆硯也。隨徙東嶺之草堂。明道元年十月八日。

示疾不用醫藥。惟說法勉衆。而逝。壽六十九。臘五。逝之夕。山中人見大星殞於靈鷲峯。越明年仲春四日。奉還。槨葬于寺東月桂峯下。師始出家。郡校諸生。慕師才俊。勉回業儒。爲詩答。虛積中有真空。是選場大覺。爲官位之句。人多誦之。常行三昧。以九十日爲期。於行道四隅。置鐵熾炭。遇困倦。則漬手於鐵。十指惟存其三。崇寧二年。賜號法寶大師。紹興中。又證懺主禪慧云。

#### 長水法師傳

子璿。秀州人。自落髮。誦楞嚴經。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尙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儼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琊覺禪師道重。當世卽趨其席。值上堂。遂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覺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師如教。後住長水。衆幾一千。弘賢首教。旣楞嚴經十卷。御史



中丞王隨序而行之紙爲之貴。賜號楞嚴大師。嘗示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儀議知會。意通宗，誓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後，跣跣示疾，以兩甕合之，葬於真如院。兀兀入寇，發視指爪繞身，復瘞而去。

從雅少康傳

從雅，錢塘人。賜號法寶。始從海月學，適止觀，乃自謂曰：言青行濁，賢聖所訶。遂入南山天王院，誦法華經。至五藏金剛般若四藏，彌陀經十藏。合五千四百八十八數爲一藏。禮舍利塔十遍。合八萬四千拜爲一遍。禮釋迦三十萬拜，彌陀百萬拜，佛號五千萬聲。禮法華一字三拜者三過，心期淨土，一生坐不背西。憲使無爲楊傑爲製安樂國讚三十章以美之。其一云：淨土周沙界，何勞獨指西。但能從一入處處，是菩提師欲廣化世俗。遂於受業淨住寺圖九品三輩，刻其讚于石。觀者皆知感化。一日無病跏坐而逝。有天樂鳴空，異香入室之瑞。少康不知何許人，姓周，賜號廣道禪師。行化至江陵，遇一僧曰汝緣在陸州，言訖不見。遂至陸州，日乞食城中，得錢誘小兒誦阿彌陀佛一聲，與一錢。多念多

與未見乏少。後于山巔建道場，念誓佛聲聞數里。每念佛一聲，衆見佛從口出。坐逝之夕，有光燭烏龍山，山色爲變白。

本如子琳二公傳

本如，四明句章人。初依學法智於千衆中，有少俊聲。嘗請益經義，法智曰：爲我作知事三年，却向汝道。暨事畢，復以爲請。法智厲聲一喝，復呼云：本如師豁然有悟，爲頌曰：處處逢歸路，頭頭復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法智肯之曰：向來若爲汝說，豈有今日祥符中，慈雲遷靈山，向法智求可爲繼。法智曰：當於衆中自擇之。慈雲閱視至師，乃云：斯人可也。師至承天大弘法道，歷三十年，衆嘗五六百人。離言顯法，法智用掣電之機，繼闡求人慈雲具擇法之眼。教未嘗不爲禪也。更有禪而爲教，如永明長水者。後如公百年，則有子琳。琳陞佛智裕公之堂，得言外之旨。故于講演，惟提大意，揭綱宗不沾泥于名相。使聞者恍然自得，皆知道之在已，不關文字。而又不外文字也。雖老禪宿德，無不趨下風聆警，欬皆服其辯而厭其心。



大慧杲公醉心焉。嘗謂師曰。時人祇知老姪有教。徑山却許老姪有禪。杲於裕同嗣。佛果故稱師爲姪。云仍爲師題其真曰。悟得旋陀羅尼三昧。于一切法得大自在。舌端之上海波。翻第一義諦。無違背孝宗乾道元年春。召師問道。上曰。朕欲讀經。以何爲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爲要道。曰。參禪如何。師曰。禪須自悟。曰。以何爲功。師曰。澄寂身心。久當自契。上說一日。謂門人曰。吾爲首座十八年。日課蓮經一部。夢間嘗見普賢住持以來。無復夢見。信知領徒損已。其言有徵。又半載書偈而化。

### 思悟慧舟傳

思悟錢塘人。侍慈雲最久。深達觀道。嘗以呪水愈人疾。求者如市。當課誦時。身及奉像俱出。舍利天聖三年。慈雲欲以智者教卷求入藏。文穆王公將閱之。朝悟曰。此非管事也。小子將助之。乃繪千手大悲像。課呪以誓曰。事果遂。當焚軀爲報。會公慶悟。呪益精明。年得旨。師喜甚。積薪爲樓。白慈雲求火。種雲于鑪中。舉紅炭與之。引手以承。了無難色。卽入薪樓。火滅後。

袈裟覆體。儼然如生。雲乃加香木。行呪願以焚之。隨燄而化。五色舍利無數。慈雲爲讚。以刻石曰。悟也。吾徒荷法捐軀。其燄赫赫。其樂愉愉。逮火將滅。儼如加跌。逮骨後碎。祭如圓珠。信古應有。今也則無。芳年三十。眞哉丈夫。

慧舟丹丘人。棄家入道。勤行四三昧。天聖初。結同學十人。行大悲行法者三年。結十四人。行普賢行法者。又三年。初入期。誓於像前曰。倘此三昧有成。當焚軀以效供養。行法既周。回故里。求證于神。炤炤欲全其重願。諭道俗。輸香木。成大積。仲夏晦日。炤炤之曰。法華尊施。爾克修之。梵網明晦。爾克遵之。惟繫心法界。身如火。如則一聚之燼。乃三昧之蘊。喜見精進以奉。淨明眞供。唯子行焉。舟奉教致謝。端坐薪塔。火光屬天。了無傾側。舍利晶耀。求者皆如其願。火後收餘骨。悉之。

### 仁岳傳

仁岳雪川姜氏子。自號潛夫。聞法智南湖。之化。往依爲學。至水月橋。擲笠水中。曰。吾所學不成。不復過此。



者可久靈昭別具

惟已傳

橋法智器之居以東厦白晝焚膏專事細繹鄉書至  
悉投帳閣未嘗啓視因出境分衛乘舟水行偃臥舒  
足豁然自得若拓虛空橋爲之折每請益函文插大  
屨關大鑰衆望風畏之嘗與十同志修請觀音三昧  
因疾有問宴坐靜室恍如夢覺自謂向之所學皆非  
乃述三身壽量解以難妙宗道既不合遂還浙陽靈  
山慈雲攝以法裔四明乃加十三料簡以斥之師復  
上十諫雪謗往復不已會昭慶有請慈雲爲詩以送  
之學徒從往者半雲弗之止既遷石壁復徙靈芝時  
法智已歸寂師臨衆自詔曰只因難殺四明師誰向  
靈芝敢開口有仁行人自永嘉請居淨社一住十年  
大弘法化以年老還鄉嘗守請主祥符觀察使劉崇  
廣爲奏命服樞密使胡宿爲請淨覺之號晚年專修  
淨業然三指供佛持律至嚴不以事易節創隱淪堂  
休室以爲燕居治平元年春謂門人曰我翌日午刻  
當行至其時說偈安坐而化塔全身於何山之西師  
著述甚富尤精於楞嚴故注筆甚勤有會解十卷熏  
聞記五卷文句三卷又爲說題并懺儀等書世師家

惟已字亞休邛州蒲頓人姓仇氏自童時趨尙高遠  
無所嗜好惟喜佛事不敎之而自率父母知其異根  
也俾隸大邑靜林僧籍事仁普爲師落髮受具入成  
都講庠習經論通曉奧義七年而還舊居其所止悉  
荒落不治陳屋數間腐椽破壁欹斜罅漏已恬然處  
其中無厭色鄉人胡惟岳者高世之士與已遊處甚  
厚以詩相往來已嘗以詩見邑宰祕書丞勝喬喬來  
謝見庭廡壞裂殆不可坐起倡邑人爲修之已德業  
日遠已事外遇物感興時亦作詩其句度夷澹精粹  
與人語和軟未嘗輒迂人出入縣中六十年亦未嘗  
以愛惡置利害于其間素堅強少疾狀貌修偉慈恕  
溫裕人無少長咸願見之見必拜伏欣喜丁寧留連  
爲誨諭慰滿而後去一日戒弟子惡不宜爲善不宜  
失語已僦足跌坐而逝搖挽莫動疑如塑刻年八十  
六治平元年十月也四衆以眞身建蘇塗而腐藏之  
使來者觀相起善焉文與可弔之曰余往年嘗居郡



幕議師甚熟。後復來權州事。師則已化矣。歸日枉道過邑。詣師塔下。旋繞瞻禮。悲悼歎息。雖師之面目如生。而師之語言已不聞矣。爲銘其塔。

### 元淨傳

元淨字無象。杭州於潛徐氏子。生而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沒。十歲出家。十八就學於慈雲。不數年而齒高第。嗣謁明智。嘗於講次。聞法感悟。泣下如雨。代述十五年。杭守呂溱請住大悲閣。奏賜紫衣。辨才之號。嘉祐中。中翰沈遵撫杭。以上竺宜講。宣奉師居之。學徒大集。鑿山增室。幾至萬礎。熙寧三年。杭守祖無擇坐獄於檣。李師以鑄鐘例被追辯。既而得釋。還山。又有利山門施資之厚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其人以敗聞朝廷。復畀師衆。復集。趙清獻公與師爲方外友。爲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重輝未幾。謝居南山之龍井。其後間一出。應南屏與靈山祖場。俯就衆誠耳。皆坐席未暖。而還。元祐四年。東坡治杭。嘗問師曰。北山如師道行者。幾人。師曰。沙門多密行。非可盡識。坡子迨生四歲不

能行。請師落髮。摩頂數日。即善步。嘉興令陶豸有子。得魅疾。師適至。秀豸袖香度。請因杖策隨至其家。兒病方劇。師跌坐引而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曰。汝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曰。汝柳姓乎。乃曠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爲物所轉。溺于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爲汝宣說首楞嚴秘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示訖。遂號泣不復有云。自是兒帖然。凡人病患。魔祟師呪。水灑之無不立愈。是皆道德淳厚所致也。將示寂。乃入方圓庵。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至七日出。偈告衆。即右脇吉祥。臥奄然而逝。時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壽八十一。適符條沒之數。塔于本山東坡。命子由爲之銘。師講說不間晝夜。嘗曰。鬼神威德不具者。晝不得至。夜中人靜。庶幾能聽。焚指供佛。左三右二。有欲效之者。師止之曰。如我乃可修西方淨業。未嘗須臾廢。或禱大士。



求放光。光隨現。沙門熙仲對食。視師眉間有光。遽起攬之。得舍利數粒。後人常於師臥處得之。有李生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東坡爲之請。未言其名。力拒不許。若先知。然秀州狂僧號回頭。以左道惑衆。宣言欲建大塔。爲吳人植福。施者雲委。以師不可欺。憚於入杭。先遣使願以錢十萬供僧。師答曰。承以建塔淨財。欲飯僧教。有明文不許。互用。狂人大慙而止。

繼忠左伸傳

繼忠字法臣。永嘉丘氏子。父母求嗣。佛祠同夢一僧。授以好子。云螺溪尊者。寄汝養之母。娠卽厭葷血。幼見佛像。必致敬。八歲得度。卽詣南湖。依廣智學。勞苦得疾。乃行請觀音三昧。感大士放光。以水灌頂。其疾卽愈。旣而洞悟教觀。廣智深契之時。令代講。雪竇顯禪師見而歎曰。四明之道。爲有傳矣。永嘉士庶請居開元東閣。遷妙果。慧安退隱。江心嗣。又出主西湖法明學者。驟集有欲。草大其居者。師曰。施者方受其福。吾忍毀之乎。每歲正月上八。於郡中授菩薩戒。行放生事。士庶嘗至數萬人。每誓於衆曰。入吾道場。而皈

命三寶者。縱未得道。願生生世世不失人身。正見出家。求無上道。行法華光明。彌陀觀音三昧。日不虛過。誦呪救疾。神應莫測。每入市坐者。避席行者。避路舉首加敬。稱爲戒師。元豐五年十月八日。沐浴更衣。坐脫。人見赤光。炤澈空。表鳥雀悲鳴三日不下。

左伸臨海人。從東掖神炤授菩薩戒。及大乘法要。深。有契悟。神炤對衆摩頂。與記。自是嚴奉戒律。遇事不易其節。刻西方三聖像。旦夜虔事。誦法華三千四百部。金剛經二萬過。紹聖二年秋。臥疾。命僧唱法華題。增授菩薩戒。尋夢三偉人。立於江皋。召已登舟。警然西邁。師知往生有期。乃命僧誦阿彌陀經。未徹。卽云。我已見佛光矣。遂沐浴更衣。戒左右勿哭。勿逼吾前。稱佛結印而化。

從諫希最二師傳

從諫生處之松陽毛氏。幼見佛經。輒能自誦。父曰。再來人也。十九試法華得度。謁辯才。夙夜聽習。復依南屏於金山。問辯如流。南屏歎曰。吾道由子而行矣。熙寧中。講於明慶。徒衆日蕃。乃遷淨住。元豐初。處人建



壽聖迎居之。越三年。辯才主南屏。自以年老。致師首衆。遂舉以自代。元祐五年。上竺虛席。囑郡守蒲宗孟曰。靈感勝跡。非從諫不可。郡用其說。復爲奏。賜慈辯之號。大觀二年。辭歸壽聖門。學車溪。普明等十人詣師。省候師曰。諸子遠至。後會無期。老僧不如乘輿。便行。遂升座說法。書偈而逝。

希最。嘗川施氏子。四歲出家。十五傳教。觀於廣慈。同門畏愛。號爲義虎。治平中。始敷講於嘉禾。隆平繼徙居勝果。有空室崇所棲。師呪土擲之。得片紙書。今被法遣。法力沒當復來。數日擊物。颶火變怪。百出。師訶之曰。不聞惱法師者。頭破作七分乎。乃爲廣說輪轉。因緣衆僧。聲呪爲其破障。忽空中轟然。擲朱書云。漢朝烈士沈光。今知悔過。謝罪。且云。蒙師法力。當往生它化天矣。自此遂絕。師因淨覺背宗。上十諫書。法智作解。謗淨覺復作雪謗。時法智在疾。不復答。淨覺在靈芝對衆。詫曰。只因難殺四明師。誰向靈芝敢開口。師不甘。乃作評謗。以極辯之。其略有云。近觀雪謗盛。製所謂救生法。二身雪增減。二謗者也。然此書一往。

可觀。再言有失。解謗雖已。煥然雪謗。猶自冰執。今據吾祖之格。以評閻黎之謬。解淨覺見之曰。四明之說。其遂行乎。元祐庚午秋。坐化。闍維得舍利數百。系曰。慈辯雖教人。每與禪衲遊。嘗問道於大通。通寄以書。發絨睹黑白二圓相。恍然有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慈辯眼光出。涯淡矣。由是而知得台宗之真者。不在言說間也。

#### 靈炤傳

靈炤生蘭溪。盧氏。幼失恃怙。向兄求出家。兄難之曰。使藤繫汝。俱碎。可從汝意。師忻然入林。取藤成束。置兄前。曰。果容入道。用此繫我。俱碎無恨。兄不能奪。遂入寶慧寺。誓去枕席。香燈禮誦。未期月。誦通法華光。明具戒後。往依淨覺於吳興。一家戶牖。無不通達。初主吳山。解空。繼遷景德。熙寧中。徙雲間。超果自元豐以來。於每歲春首。結淨業社。七日期。預者二萬人。念佛獲驗。不可紀錄。嘗夢三聖儀相前。跪作禮。曰。靈炤。一生誦大乘經。期生安養。爲果願否。觀音指曰。淨土。



不遠有願卽生又誦經深夜忽夢普賢示身遂造其像誦經萬部以嚴淨報元豐五年冬臥疾謂侍者曰吾安養之期已至遂面西累足而化闍維異香襲人舍利流迸結塔院東南隅

介然能師二公傳

介然四明鄞人也受業於福泉山之延壽明智居南湖從其學悟教觀之旨元豐初專志淨業謂同行曰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乃然三指建十六觀堂中設西方三聖環以池蓮功成復然三指於是修觀之士有所依賴焉建炎四年金虜犯明州寺衆奔散師獨不去虜奄至呵曰不畏死邪師曰貧道一生願力建此觀堂今老矣不忍捨去以求生也虜酋義之謂曰爲我歸北地作觀堂似此規制遂逼師以行後人悲思乃以去日爲之忌遙尊之曰定慧尊者未詳所終

能師嘉禾人少學能仁入僧室四十載六時行道雖病不廢唯不食數日其病自愈行人之名遂聞江浙年既老讀文如初學草庵戲之曰未忘筌耶師曰筌

何所忘庵大慚嘗暑曬衣歎曰慷慨丈夫反同臧獲於是散去餘長惟留一弊絮袍夏則束梁栢問袒膊入林施蚊一日逢二虎以身就之虎俛首而去山神與供一方嘗與交接適香積有乏知事來告師力拒之明日施自至皆曰昨夜行人巡門相報始知山神荷師以往圓覺慈公有能仁之命師與文首座然指以請及其至晝夜請益大有開發未詳所終

處咸處謙二師傳

處咸生天台王氏七歲入國清十四受具戒力學無對入天封三年畢閱藏典謁神炤深契教旨爲人恭默自遜神炤託疾命代宣衆一聆而心服初住赤城崇善李庭芝守台夢神人曰公與天台五祖臺下有龍頭九九和上宜就見之諮詢莫喻有識者謂李曰天台五祖昔居赤城今咸師住此生干丙辰九月九日其龍頭九九之謂乎李大愕卽命駕造訪師爲談出世道深有契會以寺宇隘陋謀遷之李捐金十就東南地開址獲銅磬於土中繼主白蓮師居山五十年登門受道者以萬計元祐元年正月法鼓擊之不



鳴師曰吾將行矣期以晨鐘時寂然而化

處謙生永嘉潘氏處胎三年九歲出家謁神昭大明  
圓頓之旨然三指供佛祈妙悟未幾擢居第一座昭  
以止觀一帙授之曰汝當建大法幢恨吾不之見耳  
後屢主大利道化隆振旨畧神悟之號丞相王安石  
與一時朝賢競爲歌詩以贊其德郡大旱師至龍湫  
爲龍語忽大風黑雲從湫起驟雨如注師四十年中  
十坐道場講唱無倦登門受法者三千人熙寧乙卯  
四月集衆諷普賢行法阿彌陀經乃曰吾得無生日  
用久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遂寂弟子塔其全身楊  
無爲爲之銘師與咸同出神昭人稱神昭之門二處  
一身云

### 慧辯思義傳

慧辯字訥翁號海月華亭傅氏子生而穎異父母令  
入普照出家初遊學天竺扣明智之室盡心於教觀  
智將老命代述八年遂繼其席適翰林沈時卿以威  
猛治杭見者無不惶慄失據師與相對從容如平生  
沈異之任以都僧正時東坡侂爲序以送之師容

止端靖不蓄長物盜夜入其棲脫衣與之使從支徑  
去講授二十五年學者嘗及千人晚年倦煩以六事  
隨身歸隱草堂將頽寂遺言須東坡至方闔扉四日  
東坡至見其端坐如生頂尚溫乃作三偈以哭之曰  
欲尋遺蹟強沾裳本自無生可得忘今夜生公講堂  
月滿庭依舊冷如霜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  
酸辛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欲訪浮雲  
起滅因無緣却見夢中身安心好住王文度此理何  
須更問人

思義字和甫與海月同出明智之門難兄弟也智嘗  
開轉出十問師答之皆契旨及智退居草堂衆送入  
室既散師猶侍立智曰爾適何見答曰見大衆拜而  
退智曰來吾語汝汝行當住此山紹隆大教後亦來  
居此室也未幾丞相蘇頌帥杭請居天竺弘道二十  
三年退閑草堂皆如智記熙寧四年賜紫服號淨慧  
元祐三年二月十八日別衆安坐而逝大衆誦念久  
之忽復語云侍觀音大士行見一沙門金色長身垂  
臂謂我曰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二十五日復



跣跌而化

淨梵齊玉二師傳

淨梵嘉禾人。姓董。母龔氏。夢佛光滿室。遂有娠。及生。因名佛護。十歲出家。嘗念阿彌陀佛。或問年少何遽爾。師曰。我欲往他方。丈求掛搭。去十八。受具戒。卽依超果湛公。復謁神悟。屢親講說。大契宿心。元祐初。主姑蘇大慈講。三大部十餘過。餘文稱是。稟師戒法者。幾滿城邑。嘗率二十七人。修法華三昧。以二十八日爲期。如此三會。感普賢大士授戒羯磨。至稱淨梵比丘。則洪聲震響。如撞巨鐘。師禪觀之處。衆嘗見金甲神跪於座前。有時一處行。懺見韋天。按視懺堂。行人有違其點察者。輒障起而退。政和中。太守應公。婢爲祟。所燒歌笑不休。請師施戒。卽刻神定信。女葛氏。請爲亡夫施戒。卽見夫旋繞師座。稱得解脫。嘗夜居西院。君酷暑。衆不安。臥師方披三衣。坐水閣上。忽風雪飛集。涼氣逼人。旦謂衆曰。夏行冬令。衆皆嘆仰。知爲神龍。翊衛變熱爲涼也。宣和初。郡守賈公。敬師高行。補爲管内法主。

齊王者。嘗川人。尙書莫公支子也。早親釋學。日記數千言。屢參明師。一日赴僧次。遜辭之。或問其故。答曰。誠不欲五千之利。而喪一日之功。居茗溪寶藏。每于歲終。大興淨業之社。遷橫山立丈六像。率道俗修行。中夜告衆曰。我輩未念佛時。心隨塵境。作諸不善。犯一吉羅。尙受九百千歲地獄之苦。況犯篇聚重罪乎。今若念佛。則可一念能滅八十一劫生死之罪。況又父母生我。令我出家。理當度脫。以報重恩。今若破戒墜陷。則父母豈不失望。大眾聞之。無不傾誠懺悔。舉身自撲。至損額失聲者。嘗中夜頂像行道。偶一僧失規。責之曰。汝無知。乃畜生耳。已而悔曰。彼雖不肖。罵爲畜生。有玷三寶。自是三年對佛悔過。歲大旱。井竭。師運密禱。夢水出。西坡日掘之。清流涌出。因名夢泉。二師同建。炎元年遷化。

從義傳了容附

從義溫之平陽人。姓葉氏。十七通經。得度。學扶宗深。得教旨。出世屢遷。鉅利晚。主秀之壽。聖大闡宗風。師雖以圓頓爲門。而于戒科。猶事謹篤。六時三業之間。



必使纖悉如法。憲使劉燾記師行業云：端戒清白，不妄遊從，寤寐三觀，耽味著述，過午不食，非法不言，非右脇不臥，非澆水不飲，行步有嘗，坐立如植，未嘗求公卿之知，可謂賢也已矣。秀有士族，請師禱疾，師命其徒了睿侍往，及歸，師正色責之曰：汝爲純厚，吾故攜汝，往何爲俗舍？左顧右盼，睿謝過而已。其處身律物，嚴慎如此。元祐六年春，示寂，舍利于錢唐寶藏。諡曰神智師，著作十餘種，數萬言，皆詮釋教義耳。

了睿秀人，亦有道士思溪王氏，屈睿爲亡女，呪食適河冰船不可渡，乃遣人報令設座於斛前，卽船上遙爲呪願，事已忽，一女至船，禮足爲謝，云已得超往，因留物爲記，忽不見。次日王君至船，見物驚曰：此亡女入斂時所御也。

### 圓明大師演公傳

無演天彭張氏子，幼英烈，不甘處俗，十五棄家事，承天院寶梵大師，昭符符記之曰：此子他日法中龍象也。二十以誦經落髮，受首楞嚴於繼靜靜，及卒業于惟鳳文昭，受圓覺肇論于省身，受華嚴法界觀起信

論于曉頤，受唯識百法論于延慶。凡此諸師皆聲名藉藉，師必妙得其家風，然後已。又從諸儒講學於書，無所不觀於文，無所不能。趙清獻公挽師登法席於楞嚴，了義指掌極談，聞者如飲醇酒，無不必醉。既於此經心融，形釋復出入內外篇籍，如風行電激，所向如志。又嘗問道於禪師，惟迪惟勝，師嘿然心許曰：此自在吾術內矣。又作大悲觀音化相宇，以崇閣極天下之均，工珍材二十餘年，乃成人以爲莊嚴之冠。不知師之遊戲也。中年喜葛洪內篇，延異譎士，將以丹石伏物，皆爲黃金，或取其金而畔去，師不悔，不怒，他日遇之視之如初，此可以觀其德性也。寶梵既歿，二親又壽，期去世，乃南遊曰：吾聞南方大士有若祖，心有若克文，有若善本，皆命世亞聖大人也，不可不行。觀道焉。元符三年三月，道出戎州，憩渝州覺林禪院，不疾而化。僧臘三十有七，其法子奉師遺骨藏於寶梵塔之西，有志不果，遽厄於數惜哉。

### 令觀

令觀莆田黃氏子，十三出家，廣化寺十八受具，通易



孟子莊老諸書已而撥去聽講大乘經論他日讀楞嚴經駭然大覺曰世徒傳當年圓覺之圭峰何知不有今日楞嚴之我耶未幾得寺之安養院折筇坏戶而居之標尚質素語終日不妄出身非有迫致或竟沒未嘗倚閭閱大藏經更數返雖老益力又天性慈甚哀病者而急阨窮呪食放生無不爲者費不逮必解衣就質無難色事佛朝香夕燈者五十年不驅蚊不搔癢不以匡衆爲已任人或戲之曰憊乎觀公奚事覆爲師曰吾非憊者正恐坐此得憊耳其密意警人類如此忽一日示疾語其徒曰有六上人當過我亟具茗果衆疑師厲疾語迷謬既而人有費像自遠至者物色之正六則傅金羅漢也是夜沐浴黎明更衣敷座與衆別勉以無負佛祖語已抵掌就寢實元祐三年八月也住壽九十一僧臘七十三居三日頂猶溫茶毗于寺之北岡火行異香收爐得舌根不壞其徒塔之夜有光炯然自茶毗所屬塔中如往還狀又三日現金銀色舍利環五里餘尺草寸木悉發光曜壁石相土無不得者而不窮也旁近居民至取

以售用奇矣盛哉則師生平功行存養之實可知矣

成覺慧悟傳

成覺代州張氏子方學語能誦金剛般若父母異之攜送善住院希公爲童子希公道望赫然賜號慈懿大師移住清涼寺慈懿以師親侍日久心知爲法器一日謂之曰古人謂出家爲大丈夫所以爲大丈夫有四事近知識問正法思義理如說修行是也後生可畏無以吾老滯守一隅爾其行乎由是徧訪師匠依明教大師最久故於推識一宗洞明底蘊後大弘其道時人謂慈懿以知人有子明教以傳法得人師嘗示學者曰學道人持心有三要曰大曰專曰遠大則佛祖得處我必得之不爲人天小利所牽專則惟究一事不爲名相所引遠則以證爲期死而後已具此之心必能至道務實去華其言大率如此年八十而終

慧悟者生行唐李氏其伯母每日誦妙蓮華偈洎終火化舌根不壞悟母嘗夢其伯母執蓮華一莖授之遂有娠師生容面端整舌長覆鼻音聲宏朗爲五臺真



容院僧戒慧精明時無有兩元祐初詔入內庭宣闡稱旨賜紫衣僧正之職師力辭獲免崇寧改元復被詔赴京固以老病辭至使者往返乃行次佛道店謂使者曰既逢佛道吾將歸矣爲吾謝天子言訖化然而化

晉水法師傳 附誠法師義天僧統

淨源字伯長楊氏子生而敏慧依東京報慈寺海達大師得度奮志參尋初受華嚴于五臺承遷次見橫海明覃後謁長水璿法師盡得華嚴奧旨四方宿學推爲義龍聲譽籍甚開法泉之清涼蘇之觀音杭之祥符湖之寶閣秀之善住屢坐大道場闡揚圓頓極旨左丞蒲公守杭尊其道以慧因院易禪爲教請師居之道風大振師筆力遒勁合華嚴證聖正元二疏爲一以便觀覽製華嚴楞嚴圓覺三懺法及作法華集義運要十四卷又疏解仁王般若等經

義天者高麗國王第四子辭榮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上表乞傳賢首教歸朝弘揚敕有司舉可授法者以誠法師對

誠法師者住東京覺嚴寺講華嚴經歷席既久學者依以揚聲其爲人純至少緣飾高行遠識近世講人莫有居其右者上表舉師自代曰臣雖刻意講學識趣淺漏特以年運已往妄爲學者所推今異國名僧航海問道宜得高識博聞者爲之師竊見杭州慧因院僧淨源精練教乘旁通外學舉以自代實允公議上可其奏遣朝奉郎楊億館伴至慧因受法諸利迎饒如行人禮初華嚴疏鈔久已散墜義天持至咨決遂得復全義天業就還國留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于慧因師乃建閣奉安之時稱師爲華嚴中興之祖師之道遂大行海外矣元祐三年冬示寂茶毗獲舍利無數塔於院西北壽七十有八義天念法乳遣侍僧壽介等過海致祭焉師先世泉之晉水人故學者稱晉水法師

有嚴傳

有嚴台之臨海胡氏子母將孕號痛頓什其兄沙門宗本曰是必有異若生男當出家母聞合掌以許既而痛止果生男六歲從師十四受具戒閱壽禪師心



賦若有所悟。卽往東山謁神。始於一心三觀之道。法華三昧之行。莫不神解。而躬行之。嘗讀止觀。至不思議境。曰。萬法惟一。心心外無一法。心法不可得。是名妙三千。初主無相。慧因法真。自亦城遷東掖。舉師以代管。謂去佛久遠。人迷自性。凡宣演之際。必近指一心。實之易領。聞者皆能有入。紹聖中。郡請主東掖師。曰。智者年未五十。已散徒衆。吾老矣。可堪此耶。卒不赴。隱居故山東峰。廬于檀木之傍。因自號檀菴一鉢。無長物。躬拾薪汲水食。唯三白。二十年中。專事淨業。以安養爲故鄉。作懷淨土詩八章。辭情凄切。人多樂誦。母病。日師對觀音想。日精摩尼。手母卽夢神。擎日當前。覺而目明。師於三昧中。多獲瑞應。不可枚舉。建中靖國元年。定中見天神。告曰。師淨業成矣。又夢池中。生大蓮華。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之詩。越七日。跌坐而化。以陶器塔於菴北。有光在塔。如月形。三夕乃沒。

智圓

智圓字無外。錢塘徐氏子。學語卽知孝悌。稍長。嘗析

木濡水。就石書字。列花卉若綿。菴戲爲講訓之狀。父母異之。令入空門。受具戒。二十一。聞奉先清公傳天台三觀之道。負笈造焉。二年而清亡。遂往居西湖之孤山。杜門樂道。自號潛夫。與林處士逋爲鄰。友雅善。病又號病夫。師嘗嘆荆溪。歿後微言墜地。曰。吾何人也。于是著十疏。以通經述諸鈔。以釋疏翼贊弘宣其功偉矣。師雪骨冰心。傲然物外。視人間之世。如織塵。過目了不關懷。時王欽若撫錢唐。慈雲遣使邀師。同往。迂之師笑語使人曰。爲我致意慈雲。錢唐且駐。却一僧聞者。嘆服於講道之外。以詩文自娛。有漢述五十卷。題曰閒居編。以乾興元年二月十七日。自作祭文。挽詞。越二日。示寂。年僅四十有七也。預戒門人曰。吾歿後。無厚葬。以罪我。無建塔。以誣我。無謁有位。求銘以虛美。我但用陶器二合。而瘞立石。志名字年月而已。及亡。門人如所戒。歛以陶器。斲所居巖。以藏之。不屋而壇。後十五年。積兩山額。門人開視陶器。肉身不壞。爪髮俱長。脣微開。露齒若珂玉。乃更襲新衣。屑衆香散其上。而重瘞之。崇寧二年。賜諡法慧大師。

補續高僧傳卷第三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義解篇

宋 中立傳

中立鄆之陳氏子。母夢日輪入懷。遂有娠。及不三浴。則啼號不止。九歲出家。受經一誦。永憶不忘。治平中。試經開封。得度。依神智於南湖渡。神智開幃設問。答者二百人。無出師右。及神智謝事。乃俾師爲繼。元祐初。高麗僧統問道中國。甫濟岸。遇師升堂。歎曰。果有人焉。遂以師禮見。師令門徒介然始作十六觀室。以延淨業之士。已而辭去。曰。吾年六十。當再來。卽退處東湖之隱。學數年。郡太守王公勉主寶雲一新棟宇。於伽藍神腹得願文云。後百年當有肉身菩薩重興。此地聞者異之。後退隱白雲菴。日宣止觀。至不思議。歎曰。吾道至此極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乃作不思議辯。正又作止觀裂網指歸釋疑文。慧正師亡。郡請再主。延慶果符六十再來之言。嘗升座說法。慈澤無盡。下座問侍者曰。吾適道何語。侍者答以所

聞師曰。吾覺身心同太虛。空殊不知語之所出也。政和五年四月。示寂。師講三大部淨名光明數十過。誦法華論萬部。與人除病。却鬼。救災旱。不能畢記。其於孔老之書。無不徧讀。其對儒士講說。則反質之曰。此道在孔聖。如何在詩書。如何儒士不知對。則援引委辯之曰。無乃若是乎。聞者心服。師在永嘉扶宗。謂曰。吾嘗見摩利支韋馱於夢中。求護法。他日幸於南湖機堂。置其位。及師主席。乃立像自師。始陳臺中。贊師曰。嚴奉木叉。堅持淨慮。以身爲舌。說百億事。師謚號明智。

有朋傳

有朋泉州南安蔣氏子。卅歲試經中選。落髮。歷講肆。爲寶林宗已門學士。有聲。每疑禪宗直指之說。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琦禪師。足未及閭。心忽領悟。琦出逆問曰。座主來此何爲。答曰。不敢貴耳。賤日琦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答曰。自是者不長。琦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卽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答曰。日輪正當午。琦曰。閑言語。更道來。答曰。平生仗忠信。今日



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怎麼道有甚交涉。須要  
新戒草鞋穿。琦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著。如  
何道。朋便喝。琦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朋  
曰。再犯不容。琦拊掌大笑。朋以利生非細事。諸方挽  
之。皆不就。東林總禪師貽書云。頓棄糟醪。已云無味。  
方知日月別。是一天。非惟碧眼胡人。不虛徂東。抑亦  
吾家宗派。見其渺漫矣。或又勸進云。豈謂自高。未諸  
前請。雖獨善之風。可尚。而接物之理。未聞。朋不從。以  
宣和六年。跣趺而逝。

下有朋金華人。此泉州人。化時亦不同。下乾道年。  
此宣和年。傳燈稱講師。恐相混。預筆於此。

### 宗坦傳

宗坦襄陽黎城人。出家於延祥院。事道恭爲師。圓具  
後。遍遊講肆。通經論。爲時所稱。於圓覺十六觀等經。  
皆具疏釋。由是五十年。以圓頓作門。夜禪晝講。開發  
良多。晚年駐錫襄陽。專修淨土。時說淨土觀門。顯示  
里俗。聽者如雲。又於唐州青臺。閉關習觀。日益勤至。  
三業四儀。未嘗暫忘。大都師之化。人人之從師。化皆

視力行。非徒言說耳。政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忽佛  
現夢中。告曰。淨土已成。餘緣祇有六日。無自怠。次日  
不豫。猶唱警策。至五月初四日。聲鐘告衆曰。勝緣在  
邇。惟憑時刻。幸大衆念佛助往。俄而雷鳴。白雲覆庵。  
作兜羅綿狀。寂然而逝。異香三日始歇。

### 道琛傳

道琛溫之樂清彭氏子。母夢紫氣縈身而生。年十八  
具戒。學教於息庵。微言妙旨。一聞便領。歸鄉弘法。適  
高宗幸永嘉。有旨以林靈素故居爲資福院。丞相呂  
頤浩以師應詔。凡前後三坐道場。化緣不衰。於禪定  
中見四明垂示。行法華懺。感普賢放光。自是慧辯益  
進。一日講至六羅漢義。學者請說。斥之曰。小乘法相。  
說之何益。當爲說經王義。聯翻三日。一語無重。以紹  
興二十三年示寂。說偈曰。唯心淨土。本無迷悟。一念  
不生。卽入初住。謚曰圓辯師。高德碩行。與雪竇大圓  
育王。諶二禪師爲道交。二老深敬之。實有以動之。不  
徒辯說而已。師居山。置糧。嘗以僧伽黎質米於市。夜  
見流先煜煜。送還光乃已。苦無水。指工鑿之。泉隨鑿



涌樂清江岸。每以頽倒爲患。咸謂鬼物所戲。師爲神授戒後。遂凝然無恙。其將主南湖也。門人清順夢延慶諸祖來謁。侍者持位圖於傍。而缺第八。順指問之。對曰。汝師將補其處。及後居南湖果第八。世噫豈偶然哉。

了然傳 智仙附

了然。台臨海薛氏子。處胎十三月而生。十六具戒。從安國惠師學教觀。得要領。嘗夢坐盤石。泛大海。望大士坐山上竹林間。師正立說百偈。以讚覺憶。其半自是頓發辯才。侍安國遷白蓮。未幾去。謁明智。凡有所論。皆首肯之。因舉住廣嚴。師曰。吾不當負所得。卒爲安國嗣。居山二十四年。學者嘗五六百人。紹興戊午。寧海建大會。有使者持牒來曰。兜率天請師說法。師曰。此間法會未終。使日符不可緩。當先其次者。卽毀師名而去。辛酉五月。夢兩龍戲空中。一化爲神人。袖出書曰。師七日當行。師唯唯。既寤。集衆說法。且曰。因念佛力得歸極樂。吾徒勉之。卽沐浴更衣。與衆同誦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而逝。衆聞天樂騰空。祥光四

燭。葬東岡。錫號智湧。師平生多異跡。郡祈雨於玉溪。衆苦路險。師呪龍使移之。是夜風雨大作。且見潭在所。指夷坦處。與師同。叅安國。有曰。智仙者。亦精心靜業。臨終。衆聞佛聲沸天。天樂盈耳。可謂難兄弟也。

如湛傳

如湛。生永嘉焦氏。幼年試經。得度。力研教乘。往依車溪卿公。時衆已多。無所容。惟小室如斗。安之。不以爲隘。劇暑埋大甕。實以寒泉。與四友背甕環坐。以挹其爽。如此數載。衆戲曰。小室爲五瘟堂。後叅慧覺。晝夜潛心。盡得教觀之妙。初主車溪壽聖。講餘課法華一部。佛號二萬聲。有求爲知事者。以非器。不見。用憾之。夜懷刃入室。則見官客滿座。次夜復入。則昏黑失路。又往。才入室。見十數人。皆同師形。其人媿恐而遁。平時少睡。夏月坐草莽中。口誦法華。袒身施蚊。門人謂師年高。宜息苦行。師曰。翺飛之類。安得妙乘。所冀啖我血。聞我經。以此爲緣耳。後人因表其處爲餒蚊臺。晚歲謝事。居間一小菴。日薰淨業。紹興庚申。端坐念佛而逝。闍維得五色舍利。



法久歸頤二師傳

法久生餘姚邵氏。久遊教苑。後咨心要於徑山大慧禪師。嘗令師器境觀之。旨每見稱賞。因謂之曰。教苑人稀。宜勉力弘傳。以光祖道。既而慈溪盧氏以圓湛致請。學衆四集。紹興十三年。郡命居清修泉清石潔人境。俱勝。嘗患後生單寮多弊。乃闢衆堂。作連床鋪。禪如禪林之規。以身率先。衆莫敢怠。說法機辯有大慧之風。有不能領者。謂師談禪寺左曰獅子殿。創堂名曰無畏。日住其中。誦法華楞嚴等七經。十九年不

輟。無疾而化。師在徑山時。有王侍御女早喪。每附語。令請高僧誦法華超薦。大慧命師往。方升座。演經侍御忽有感悟。是夜亡。女夢於父曰。承法師講經。力已得生處矣。侍御因作一乘感應記。嗣師法者曰。歸頤字聖徒。奉化人。教養禪府。無不咨詢。三教百家。無不綜練。無畏亡。自撰塔銘文。以寄得法之意。師志氣剛正。廣衆畏服。且文藻高妙。後進愛慕。自是名播天下。不惑之前。所寓必居記室。知命之後。所至必踞座端。諸方屢舉出世。皆固辭不就。嘗步菜畦。見墾掘

殺傷之多。遂不復茹蔬。惟買海苔三百六十觔。日取一觔供粥飯。晚歲自省文字。餘習無補於道。乃住桃源厲氏菴。專念佛一坐十年。精進不懈。謂友人張漢卿曰。淨土之道。豈有一法可得。珍臺寶網。迦陵頻伽。此吾佛方便誘掖之法耳。但於修中不見一法。則寂光上品。無證而證。師隱居之日。有司以免丁追識者。謂之曰。天下豈有讀萬卷書。爲高士行。猶欲以丁錢賁之耶。主司聞之事遂已。

思炤覺先傳

思炤出錢塘楊氏。幼聽法華經。有契入刺血書之專。修念佛三昧。築小庵曰德雲。後連小門爲觀落日之所。每夕過午。即起念佛三十年。如一日。於宣和元年。忽夢佛來迎。七日後端坐。屈指作印而化。師平生於誦禮一門。最爲勤懇。淨土七經一字一禮。華嚴首楞嚴金光明無量壽普賢行法遺教梵網無量義等經。皆然。惟法華十過。總得二百七十卷。誦法華千部。無量壽佛經五藏。阿彌陀經十藏云。

覺先四明陳氏子。號澄炤。七歲受經。一讀成誦。後住



奉化之寶林會。奉早邑請講金光明終卷。而兩三日。因勉邑人建光明幢。誦經萬部。爲邑境之護。次住延慶道大弘久之。復歸寶林。築室曰妙蓮。亦誦萬部。持佛號四十八藏。摘經疏名言。以資觀行。日曰心要。紹興十六年正月。說法安坐而逝。塔於寢室之側。它日有夜聞誦經聲。迹所自出。塔中後月堂居南湖。謂師於延慶有傳持之功。而塔在草莽。乃令遷之。祖壠及開土。見捨索不朽。骨若青銅。

宗利傳 若水附

宗利會稽高氏子。七歲受業於天華。夢往靈芝謁大智律師。受戒法。智呼宗利名。口吐白珠。令吞之。又嘗於淨定中。神遊淨土道場。晚還天華。建無量壽佛閣。接待雲水。天旱詣日鑄山帝舜祠。祈雨。感龍現金色。身雨甘沾。足建炎末。入道味山。題所居曰一相庵。會稽道俗請師主。繫念至第三夜。繪像頂珠放光大如箕。紹興十四年正月。晦告弟子曰。佛來迎我也。遂書頌曰。吾年九十頭已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擲筆而逝。

若水者三衢人。課密有神功。祖忌將臨。戒庖人備芽笋。庖以非時笑之。至日暮。師喫孟水。後圃夜聞爆裂聲。詰旦視之。笋戢戢布地矣。且能以呪水救疾。全活者夥。不知所終。

與咸圓智二師傳

與咸字虛中。黃巖張氏子。住上竺。持戒修身。時稱第一。然以淨土爲歸。常曰。佛國在十萬億刹外。而提封不越方寸。若克循觀道。則往彼非遙也。後遷赤城。嘗於法輪寺施戒。當請聖師衆。觀寶光下。燭有梵僧立空表禪宴之餘。常誦空品。至本性空寂。則入定數日。至死生無際。則大慟不已。其體法真切。若此。一日萬年。一禪師來訪。見床上小冊。記回買嘗住物。一錢不遺。嘆曰。我於道無愧。行不及師。郡太守入山。見池中紅蓮。問曰。既是白蓮。因甚却開紅華。師曰。山中并喜君侯。至任是無情。亦改容。又指看經羅漢。曰。既是無學。如何看經。師撫羅漢背云。何不祇對其慧才。辯妙又如此。隆興元年。圓寂。茶毗獲五色舍利。無筭所著。有菩薩戒疏。師精於易。因名以卦。別號澤山雙。



圓智生林氏亦黃巖人。傳天台教觀。居東山十有四年。兩利千衆。推爲前列。然篤於律科。每半月必行布薩。或曰。圓頓之宗。何必如是。師曰。圓家事理。一念具足。豈撥事求理耶。吾於嘗時。未嘗不以波羅提木叉爲師。扶律談常。正在今日。紹興間。被旨。主上竺。災燼之餘。僅存大士殿。有哀金爲造門廊者。曆家言。主星不利。師曰。佛與天星同一造化。苟寶坊輪奐。吾亡何憾。未幾。果微恙。夢仙人飲以天液。所患隨愈。夏旱。詔師講經於明慶。席散而雨。洽嘗抵寺莊。聞用牲祭土地。曰。何可違佛禁耶。卽爲神說戒。易以素饌。後示疾。書偈坐亡。好事者以夢徵師。爲天台五百羅漢之一。云其或然耶。

智連傳

智連字文秀。四明人。年十八。受具戒。古貌修幹。有長松野鶴之態。後智涌頓悟。圓旨出世。歷住五刹。皆兵燬之餘。化瓦礫爲金碧。出於願指。時圓辯重興。延慶未就而逝。師適訪宏智。同登千佛閣。智曰。聞四明談空中有相。是否。師曰。然。智以手指云。太虛本無一物。

師指山川樓閣曰。此諸物象。復是何物。智大服其言。卽薦於郡。領事十年。講無虛日。而衆宇畢成。太師史眞隱佚老於鄉。每過從。問法要。眞隱曰。師於禪律亦貫通耶。師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太支離。師曰。支離所以爲簡易也。眞隱肅然服。郡帥丞相沈公。屈居僧職。以老病辭。公手札勸之曰。師行業清修。力荷宗教。自宜表正一方。紀綱諸刹。幸勿固辭。自潔其志。師卽領命。諸方服其清整。一日感疾。謂侍人曰。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復撫掌大笑曰。我自幸生此。鐘鳴吾逝矣。時隆興元年十一月十八日。火浴得舍利。葬焉。論者謂師亡日。如知所歸。遂候史彌遠爲師後身云。

道因傳 附小因

道因號草庵。四明薛氏。視法智座下。築法師爲叔祖。其孕也。母夢紫披幃而入。寤而生。明發而計。至咸知。其爲後身云。掌有圓相。掬之如環。足下奇文。雙魚宛示。十七具戒。坐夏南湖。有問以教義者。徐爲釋之。正與文合。識者知其宿習。明智居寶雲。往學焉。已而教



庠禪室無不足也。因讀指要鈔，深有悟入。自謂存則人亡，則書遂直嗣四明治台者，以是少之。出世歷移講席，晚主延慶。以乾道三年念佛說偈而化。葬全身於祖塋。師道貌嚴毅，辯辯如瀉，有嬰其鋒者，謂登龍門。薛清卿澄者，師俗姪也。贊師有云：於道最高，裂衣冠而罔恤，有疑不決，械囹圄以須，爭師可想而見也。嘗居城南草庵，因以自號學師。盡得其旨者曰：

法因以與師同名，時稱爲小因。主廣壽三十年，晝夜講演，未嘗一至檀門。每施者至，輒竦跪自嘆曰：比丘之法，丐食活命，我何人哉！坐奪勤苦之利，却而還之，不得已受其少分。所居弊漏，將新之，曰：此軀尙無常，何事外物爲！一日集講侍者，報衆赴請，未回，師曰：虛空諸天正欲聞法，何必衆集！即擊鼓升座。紹熙四年，示疾于定中，有所見，謂左右曰：吾觀法華道場，與平時所見異甚。吾將行矣，稱佛端坐而化。瘞於寺東。

### 慧詢傳

慧詢字謀道，號月堂。其先永嘉陳氏，寓居四明昌國之胸山。母夢異僧而娠，八歲出家。祖印院初授法華

數遍，卽能成誦。嘗歸省祖母，諭之曰：汝已去家，當學吾州忠佛子，初謁南湖澄，炤以卓立稱。至東掖，有忌之者，群譏之。師曰：佛法大義，有疑卽問，何必見嫉！卽往依圓，辯聞性惡卽具之旨，名體不轉之妙。一家圓頓，深有悟入。紹興末，出主法昌，遷淨名普和，嘗持鉢海岸，遇盜師正色曰：汝輩所欲者財耳，盡與之。因諭以善惡業報，盜爲感動，歸物悔過而去。淨名無徒，每對海山爲鬼神講維摩經，屢感神應。乾道五年，遷主南湖負笈之士，自遠而至，幾莫能容。丞相魏杞與師爲道契，嘗問世間相常住之旨。師曰：得非以四時代謝爲疑乎！曰：然。師曰：窮過去極未來，雖有代謝，而此理常住。淳熙六年冬，忽告衆示疾，慰問者群至，見門學則勉其進德，士官則囑其護法。聞者悚然，跌坐泊然而化。衆以歷代空全身，唯剃髮以酬師志。逾月視其髮舍利可掬，師坐必端，直行不傍視，雖靜處密室必披袈裟講說，不事著述。學者多於聽次筆記之。禪課有常，未嘗以事廢。制學者未二十，夏不許出世，躁進之風爲之一戢。



系日月堂傳道直欲追配古人非徒塞責每日以語之相似而證其言以資之善記而駕其說皆非所以說法也惟自悟心宗而宣演之庶得祖師之傳吾求悟門切勿自盡習台人大病處數語道盡月堂知本矣

若訥傳

若訥字希言嘉興孫氏子初依竹庵次謁證悟於赤城命首衆座下暨悟化遂嗣師道道大弘乾道三年孝宗幸上竺展敬大士師接候稱旨授右街僧錄因詔於山中建十六觀堂仍倣其制作堂於大內即詔師領徒五十人於四月八日入內觀堂修金光護國法上問曰佛法國妙安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是上然之進左街僧錄九年召對選惠殿問大士歷代靈迹及法華經旨上曰最初得師發明此事遂以回覺悟得法門譬如著棋勝負既分不但并去碁子碁盤亦須一時并去師曰并去者亦不可得上曰宗說俱通其師之謂有詔令講圓覺至此虛妄心若無六塵處師曰心本無形因塵有相塵滅心滅真心湛

然上手書其語以賜又問金剛之義答皆稱旨上曰朕日讀此經今更命衆合誦三萬卷乃降劄云平昔以來所食禽魚之類傷害爲多今仗般若爲除此過庶使群生俱承解脫時沂王尙幼上召師入禁中爲王說法摩頂因以疾乞閒上曰且賜地築室更數年彼此作閒人水邊石上共說無生淳熙十一年退處興福特授兩街都僧錄時光宗在東宮書歸隱之扁賜之仍製贊以稱其德及上退養重華宮召注金剛經肩輿登殿止宿殿廡注成以進上披覽益有省發紹興二年十月日謂侍人曰吾宗通法華宜以此終乃集衆修法華懺取道具進兩宮端坐而化壽八十二塔於正寢賜宗教廣慈法師普炤之塋

擇卿可觀有朋三師傳

擇卿天台人天資聰敏博學強記受教於上竺慈辯嘗曰四明旨意吾已得之惟起教觀信之未及然不敢不信也初主車溪壽聖未嘗屈節豪貴徒衆三百施者自至年三十後卽廢卷禪坐每遇講演但令侍者日供講帙辯說如流聽者說服慧解曇應領徒至



車溪值說無量義經。問之謂同行曰。此師言有與刑足堪問道。即求依止。有不循規者。悅衆以問詢其名。指言有朋可觀。師置勿問。觀字宜爲華亭戚氏子年十六。具戒問車溪聲振江浙。負笈從之。一日聞舉唱云。般若寂寥。忽有悟入。如服一杯降氣湯。師聞而心服。玉慧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若不謂實鐵床非苦變易。非遷歎曰。語言文字皆糠粃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遷當湖惠藏。居閱世堂。爲楞嚴補注。嘗以祥符延閱二載。以疾返。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之。乃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入門適當九日。指座云。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次以皇子魏王命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旋行李寂寥。人所歎服。不二載。仍歸當湖。自題其像曰。維摩詰不壞於身。而隨一相。老竹菴壞與不壞。初無欠長。到處江山風月。不是這個伎倆。淳熙九年二月。無疾而逝。師五住當湖。皆退隱於竹菴。因以自號。大慧杲嘗過之。對語終日。歎

之曰。教海老龍也。師見齋房安潔。即誡之曰。汝起居無禮。說無益語。少時焚香之敬。不補終日。嫖嫖之罪。其謹慎微細如此。明金華人自號牧菴。一家教文。背誦幾半。盡得車溪之道。主僊潭。徒能仁講道。日盛。晚主延慶。於方丈扁一室。曰六經堂。中設一几。而初無文字。士大夫怪其誕。衆至寺欲屈之。師令侍者先語之曰。諸賢欲何相見。若賓禮則對坐。商略若請益。則侍立。發問若索難。則客先伸三問。咸曰。乞從賓禮。及對語援引不已。乃知六經在胸中。也。每臨講。不預觀文。嘗曰。我七番講止。觀於正修中。未嘗道著一字。又曰。大部中欲作一難。如片帑大亦不成。所謂文字性難。皆解脫也。或問十境十乘。方成觀法。荆溪何云。不待觀境。方名修觀。師曰。向伊道。攝事成理了也。又問。圓頓教中。爲立陰否。師高聲一喝云。陰入重擔。管自現前。何更問立不立。且御衆厲而簡。左右或欲師白堂。整衆者。師曰。吾所以不數數告衆者。是有意也。不見道。頻雷天失威。乾道四年十二月。坐青玉軒。集衆念佛。端坐而逝。稟法弟子甚衆。師自博強記。不畜科



策嘗謂同學竹菴曰天下只一個半座主老兄祇半個問何爲半個師曰不合多幾個紙策也在僊潭日竹菴來訪爲上講師讀大科竟卽收帙曰宗師在座不敢文文其對尊宿之禮尙謙如此二師爲學時車溪夜坐方丈間廊廡有天樂聲遣人跡之聲出師房車溪附壁隙窺之見二師於燈前相戲舉手作無聲樂車溪益奇之故臨終以法道相寄

觀塔在德藏西北隅爲築城所夷知縣謝良弼夢一紫衣老僧謂曰我竹菴也以塔累公謝尋訪果得塔因爲繕治復立石表之

### 慧定子猷二法師傳

慧定法師字寧道姓王氏世爲紹興山陰人幼歲從錢清保安院子堯道人得度出遊四方從道隆師會景從三師授華嚴義盡得其說至超然自得出入古今不妄隨不苟異三師蓋莫能屈也衆請住戒珠省院未幾棄去時大慧杲說法阿育王山師慨然往造其居所聞蓋廣學者宗之起住妙相徙觀音復還省院皆蕭然小利羹藜飯豆人不堪其枯槁然著書不

少輟若金剛經解法界觀圖會三歸一章莊嚴論皆盛行於世以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焚香說偈示滅年六十八葬於錢清

子猷法師字修仲晚自號笑雲老人出陳氏亦山陰人七歲爲童子十二祝髮受具習華嚴經論於廣福院擇交得其學又遊錢唐見會因院師會博盡所疑二師皆自以爲勿迨遂還山陰說法於城東妙相院僅二十年學者管百餘人師厭其近城市思居山林乃捨衆遊於梅山上方便學者不肯散去而院隘不能容相與言於府願延師還妙相於是法席加盛於昔所著書大行於世院亦益尊號爲壯利大慧杲過而異之爲留偈壁間然師竟棄去學者猶不捨又說法者三最後住姜山閱三年喟然歎曰老矣將安歸耶亟棄書歸梅市結菴以老淳熙十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忽命舟逼別平日所往來者明日晨起說法遂坐逝壽六十有九又三日火化得舍利五色粲然弟子卽菴之西建塔奉靈骨及舍利以葬師宏材博學高行達識卓然出一世之表雖華嚴其宗而南之天



台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山之律部。莫不窮探。歷討取其妙。以佐吾說。至於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聞名儒賢士。雖在千里之遠。必往交焉。篤行義。勸風操。嚴取與。一得喪。接物簡而峻。不屈於富貴。有以供施及門者。苟禮不足。雖累百金。輒拒不取於虛賢哉。

### 慧寔傳

慧寔號廣炤。真定某氏子。生而慈順。七八歲。母使炊食。見釜中有聚蟻。即輟炊。習學子業。有聲於鄉黨。一日。屬文構思不得。因出行散于野。偶遇異僧。以出世法啓之。遂大感悟。從師落髮。游教庠。習經論。晝夜無倦。講論節行。迥出流豎。燕趙宋衛間。法化大行。嘗語人曰。學佛法人。必須認真。作去苟不認真。即世間法且無成。況出生死乎。或曰。出生死。必緣破執。認真得無近執乎。師曰。認真正爲破執。子以近執不認真。縱情放逸。是執無時。而破生死無時。而出且器界身心。皆是我法。二執直經。衡緯堅固。交織即使認真。作去二三十年苦工。猶恐擺脫不下。況不認真乎。如子所云。正是貪戀塵勞。如來說爲可憐憫者。

神宗皇帝聞師高行。賜金襴衣。師曰。無以易吾壞色。伽黎然。聖命不可違也。頂受終其身。不御元豐元年。居覺山。年七十八。自利利人之功。不以老自憊。爲之益力。後集講。據座而化。閱月。顏貌如生。髭髮更長。身無長物。名有餘香。臨終。又脫然如此。誠爲教海老龍。不可多得也。

### 淨悟了宣二師傳

淨悟字機先。生樂清李氏。十九具戒。教庠禪窟。無不縱觀。志氣高卓。少有許與。每自誨曰。折鎗羹飯。偃息中林。借虛空口。對萬象說。余亦何愧。至若所學不充。因人成事。執散行帟。上語聚百十維道人。大厦廣居。貪前方丈。吾弗爲也。師始於飛泉。與棟宇中。親講誨。晚年一專淨業。及屬疾。大書示衆曰。求醫問藥。撓吾化也。吾將默觀其變。明日危坐而脫。時開禧丁卯九月也。闍維耳與齒儼然。無壞。瘞於寺西麓。北澗簡公爲之銘曰。是爲豁菴。聰說總持。兩種不壞之藏。道德所重。雖隱而彰。吾知夫異代而同心者。墮泪於鴈山之陽。



了宣四明人。修法華三昧。前後二十七期。過午不食。未嘗違日。晷與同修善榮爲心友。每閱經有疑。必造榮室。決之一日。默坐甚久。榮曰。今日何爲師。曰。歸期已近。道義難忘。不覺如此。請君專心進道。當於淨土重會。榮笑曰。正欲見君作略師。自此示疾。將終。請衆誦彌陀經。稱佛號。遽起。端坐。書偈云。性相情忘。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悉利。卽合掌。隕目而去。嘉泰元年也。後三年。榮亦跌坐脫去。人謂赴師之約云。

善月淨惠二師傳

善月字光遠。定海方氏子。其母夢月而娠。出家。因命名焉。十五具戒。參月堂。深得教義。堂歿。復依草菴。所居古柏獨秀。因自號柏庭。太師史眞隱請居。月波學士來奔。廩食不足。眞隱曰。師爲道。延衆欲食。來取。予不齋也。嗣主南湖師。御衆有法。十二年。不易節。緇素以是信之。師被詔。旨前後兩住。上竺。又授左街僧錄。人皆以坡仙師去。忽復來。烏語山容。閉之句。爲之賀。師淡如不知也。端平三年。得日嘗請老歸東菴。將入寂。顧左右曰。人患無實德。爲後世稱。若但崇虛譽。我

則不暇千載之下。謂吾爲柏庭。更則吾枯骨爲無愧。幸勿爲請諡。以淤我素業。言已累足。而化壽九十三。得夏七十八。師著甚富。大約發明一家之旨。殊爲有。功於教門者。

淨惠號月菴者。亦見月堂柏庭之同門也。庭以南湖移上竺。師次補其處。庭樂育人才之餘。後生尙文辭。好異議。主者稍不厭衆。心必羣起。而譁逐之。師至。以沉毅御物。特成規。嚴人望。風不敢犯。俗爲之革。居丈室。未嘗扁請益者。雖入夜。不距行。兩廡。聞讀誦聲。必忻然就之。嘉定元年九月。集大衆。誦經。跌坐榻上。奄然就脫。師平生不喜外書。每臨講。見疏記。援引則止。而不讀。謂其徒曰。此外書也。宜自觀之。每預公舉。或非其人。輒面斥諸山。曰。所謂講院者。以務傳持耳。今此人能任此責乎。卒不許其嚴。正如此。

宗印傳

宗印字元實。鹽官人。竹菴之神足也。解悟有骨氣。凡諸祖格言。必誦滿千遍。入南湖。修長懺。周氏延以庵居。以租量。非法勸革之。歲減五百斛。往謁象田圓悟。



演演反質西來意。師答曰。有屈無叫。處演肯之。智者忌辰。夜炷香。殿爐悲泣。失聲演感其意。以厚禮送歸南湖。次首衆於資教。從空虛堂之延也。堂著宗極論。扶智涌事理。各立一性之旨。師設九難。宗極爲之義。負通守蘇玘。領師之法。請居正覺。時颶風大作。拔木飄瓦。諸屋盡壞。僅存殿。師守死不去。玘召還。要師偕行。曰。蓋西還。相與弘贊。居東二十四年。至是復還浙右。講止觀於上竺。主者以得人爲忌。去隱雷峰。毛氏菴問道者。沓至。歷遷德藏。圓通。超果。北禪。道德之譽。旣行。土木之績。亦就。海空英辭。靈山舉以自代。詔可之。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旨。語簡理明。上大悅。錫號慧慶法師。後行化。至松江。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此卽右脇安庠。而寂時。嘉定六年十二月八日也。藏龕慈雲塔。傍師之衣。準律五辛。剛制道力純至。幽明俱感。且格邪拯滯。除瘵息癘。一有所叩。無不得愈。常謂講者須備三法。肅威儀。以臨大衆。提大綱。以盡文義。具宗眼。以示境界。觀備此三者。始無媿宣說也。

### 金華嚴寂大士傳

惠寂姓王氏。西河人也。爲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歿。乃祝髮。居壽鵝。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寧改元。始以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子日盈。其門避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炤。又遷南陽之鄂城。師以華嚴爲業。手抄全經。日誦四帙。爲定課。旣客居。徒衆解散。獨處土室中。而不廢講說。有問之者。云。吾爲龍天說耳。龕前有樹。旣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爲道念堅實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揭示衆告。以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右脇而化。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所得舍利及他靈異甚衆。起塔於普炤。華嚴廣陽之大聖。舞陽之弘教。元遺山銘之云。彼上人者。言外之傳。于華嚴海。爲大法船。一龕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穎鬱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爲大千。蓋寔錄也。

### 墳雲傳

法雲住南陽之靈山。往在鄉里時。以棄家爲佛子。遭



歲饑乃爲父母輓車就食千里。母下世廬墓旁三年。號哭無時。父歿亦然。山之人謂之墳雲。元光二年冬。夜中有僧詣師求講法界觀。天明且出門見菴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盃。狀居民間之老幼。畢集其在。塼瓦上者皆持去。文士爲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泉不給。講學者患之。一日寺西殿石間出一泉。甘美異嘗。用之無竭。師臨海人。姓劉氏。七歲不茹葷。十一出家于洪洞。二十五具戒。受義學于廣化學禪于韶山。來南陽主崇勝之觀音院。住靈山起報恩寺。以正大三年壽六十四示疾而化。劉鄧州光父師鄉曲也。知師爲詳請元遺山銘其塔。云世之桑門以割愛爲本。至視其骨肉如路人。今師孝其親乃如此。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人而逃之。然後爲出家耶。予爲劉不妄許可者。乃爲之銘。僧雲之來晉臨汾六年。居廬哭親墳地。泉發沸天花紛。孝聲如香。世普薰何以表之。今有文。

補續高僧傳卷第三

補續高僧傳卷第四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解義篇

元 浦尙法師傳

浦尙字希古。橋李人。母夢僧乘白馬入門而娠。七歲母授以孝經。一過卽成誦。弗忘。好佛書。十二歲見紫微山惠力海公。白父母願從受業。許之。祝髮爲沙彌。旣長。聞景嚴福公住崇德之管樂。因往。參焉。晝夜究華嚴觀公悅其穎悟。曰。異日樹教東南者。必尙也。及侍公于杭之高麗代公。教授衆心賓服。僉舉爲都講。天曆戊辰。領宣政院劄。住管樂。管樂自福公去寺廢已久。師葺而新之。學徒不遠千里而至。至無所容。重紀。至元四年。遷皋亭之崇先益闡其祕。名聞于朝。有旨賜號慈峰妙辯大師。閱七年。退處禦溪別峰。蘭若。至正十年。行省丞相尊其道。遣使延之。高麗特授御製金襴袈裟。及張士誠據姑蘇。累聘不應。疾亟。起索筆書偈曰。七十三年住世。只爲佛祖出氣。今朝打個散場。驚得虚空落地。擲筆而逝。二十二年秋九月也。

茶毗會者二萬餘人。舍利千餘顆。顛骨舌本牙齒念珠不壞。焚地三夕。有光射天。人以為師淳行之符云。師狀偉器。宏勇于進道。口轉佛名不輟。客至劇談。抵暮無倦色。探深抉秘。非得于語言文字之淺漏者。得師法傳持名世者不下數十人。學古海住崇先。滋澤翁注西湖妙心二十最著。師晚年自號雜華道人。宗華嚴志不忘也。

善良傳

善良字子直。號月溪。定海朱氏子。始祝髮淨居。習律湖心。游杭之大雄師。頌空覺公言。與覺合伴守講席。嘗喟然歎曰。教文浩瀚。要領難窺。如瘖獲吐。如瞽獲視。捨我而誰。于是銳精述言條焉。不紊示焉。指掌曰。教觀撮要。學台者便之。後游淨慈。訪禮禪師。示以叩辯禪語。雜出瞬息。聽瑩意師。泥名相為可惑。師乃徐曰。三觀之旨。不外乎是。禮謝曰。其歸振爾宗。集慶寺成。朝命選主席。上竺者任可。否師預是選。講太涅槃經。聽者雲臻。師懸辯提機。整暢得理。然卒師頌空上竺不能強也。主禪惠擇陽報國藥師。治平戶履日。

接別為堂。以處篝燈星列。既又以輿論頌延慶。至元二十六年。寺延燬。芟舍草葺講論。彌不輟。大德元年。入寂。僧臘六十年。七十有九。清容居士。梅居邇南湖。游起信堂。見誦聲接几席。取其書讀之。茫不能解。泰寓曹先生謂之曰。取子直約說讀之。斯解矣。後師來南湖。梅謁之。視其容和以莊。其說坦以明。始悟曰。曹先生語不虛矣。

定演傳

定演三河王子氏。具宿根。兒時人教之佛經。應聲成誦。為崇國隆安和尚弟子。研精圓頓教旨。隆安付以傳明之任。總統清慧寂照大師志公師兄也。贊師出世授之。塵尾。歸之曰。正法不可以無傳。人天眷眷。望有所歸。師唯唯而已。即入五臺。居上方寺。探藏海。尤注意於毗尼淨水香光。人不得窺其室。及隆安順世。崇國席虛。眾懇補處。學徒大集。日以雜華為講課。訓釋孜孜。曾無厭斁。憚煩意世。祖聞而嘉之。賜號佛性圓融。崇教大師。至元丁亥。別賜地大都。乃與門人協力。興建化塊。磔為寶坊。幻蒿萊為金界。凡叢林所宜。



有以次成之。故崇福有南北寺焉。時吳天宿德雄辯大師授師。遼道宗刺血金書戒本。徒萬餘衆咸稽首座下。秉受持犯之說。師自蒞席以來。顯受皇眷。所得賜予及淨檀施奉。凡至歲六月十九日。盡出以飯僧。誦經設供。徹底一空。而後已。祝曰。願國家平安。衆生受福。某無與焉。年七十四。無疾而化。上聞。特旨有司。賻喪舊制。近郭禁火。化師即城西淨土院茶毗。或以爲言。上曰。演非常人。近庸何傷。獲舍利百餘顆。圓潔如珠。塔于魯郭之野。越二年。仁宗御宇。其大弟子請於朝曰。先師入涅槃。遺骨舍利。既奉以塔。以先師道行承列聖寵遇甚厚。非著之文字。無以示永久。在廷之臣。孰宜爲之銘。惟陛下擇焉。仁宗命翰林趙孟頫爲文。謂師戒行嚴潔。如淨琉璃。然其登大壇。臨廣衆。洪音下。被則如大將誓衆。無不惕然。仰受非道成德。備其孰能至于斯乎。

栖巖益和尚傳

栖巖益和尚。鄭州劉氏子也。方在娘。其母夢適野而得金印。野有人曰。或以獻佛。無留也。即望見塔廟甚

盛。因懷印以往。既寤。而師生父母異之。甫亂。俾出依鎮陽天寧。拙公父母南歸。以幼復攜從。焉十五六。衣緘。北征。學於燕中寶集寺。又學華嚴。圓頓。教于真定。淨公學。唯識于大梁。孝嚴。溫公。歲月逾滋。心義洞了。溫每豎義。鳴鼓升堂。義鋒四起。師惟豎一指。當其所至。霧解水銷。莫不捲舌低眉。以就聽位。尋退。修壁觀。於明月山大比丘全公。證謂。今慶利俱空。法無所住。燈昏夜永。孰測迷津。乃共卽山中。請師出世。師感受其言。出居許州大洪濟寺。開唯識宗旨。購疏記三十餘部。凡一千三百餘卷。師以次敷宣。義聲振遠。近傾耳位下者。恒千餘人。自河以南。願學者。皆移焉。其始至也。殘屋與僧各不四五。既而敝者新。無者有。莊嚴殊甚。如天宮殿。信度檀田。出入行溢。皆師德化所致。師戒律精嚴。終身壞衣粗食。然四指以煉心。講唯識四十餘年。凡三十餘周。河洛之間。設席以待者。遑遑如不及上之。王公貴人。下之。樵兒牧豎。無不敬禮。信向四方。欲究窮了義者。皆以師爲歸。亦孰知師所謂了義者。不徒在言說間也。賜號佛性圓明普照大師。



以延祐二年四月示寂。年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五。全身塔於城南。

### 善人

善人傅姓。世居定海。大蓬因法師見而異之。淳祐十一年。從半山彬公受具戒。游諸方。辨解究詣。客東掖。山著教家四書。據會執約。不以文字溺泥。指畫動懇。從者樂其易簡。初佛光法師居上竺。提其徒。悉使出門。下于時有善長者與師相講習。各植立不肯和附。師與良議曰。吾師大蓬兄能嗣之。願再拜以伺。良後嗣圓覺頑空。而師卒能昌大蓬始典謁南明後。首教坐主。齋山東。皋世忠其說。以角立爲大病。支離爲末流。泛不溢詞。約不厓絕。禪人士子咸傾仰之。與仆復侵安衆靡懈。至大中詔宣政院。慎採選勿阿意貪倖。集議者曰。南湖缺席。捨師孰能。遂以昔日所傳授者。深省密啓。空假破建。一性明靜。而互議交毀。訖忘於言。大蓬果有聞于世。崇本擔志。師于是有成焉。大者如。是其見于修植。施于人事。不復著也。錫號慧觀弘教法師。而自號曰秋虎。延祐中示寂。爲僧六十三期。

年七十有八。師訥若不能言。聆其坐講。則汪洋罔極。秉行潔清。龐容儼修。粹然古德。有足興起焉。

### 秦州普覺法師傳

英辯姓趙氏。七歲從師。具戒二十五。依柏林潭公習教。爲慈恩宗主。所至以傳持爲務。師爲性真純如美玉。含璞雖不加雕繪。而人自愛重之。至於悍卒武夫。亦能敬其人。謂無佛之世。足爲佛也。每得錢幣。悉以勸佛祠食。守道之侶。故君子高其風。而從化者衆。年六十有八。以延祐元年六月。終於景福寺。煥異景于易簣之夕。標奇跡於火葬之餘。塔於普覺寺之後。

### 京都崇恩福元講主傳

德謙寧州定平楊氏子。幼從僧讀佛書。稍長。用游秦洛汴。汝諸訪先德。學苾芻之道。髮於是乎落矣。遂逾河而北。謁見諸大法師。所聞凡六經四論。一律皆辯宏旨。奧窮三藏之蘊。而諸老竝以識法解義。馳聲四遠。師皆親熏而炙之。躋其堂而嗜其哉。故年未逾立。已有盛名於時。後至京師。受華嚴圓頓之宗於萬安壇主揀公之門。揀以師博學多能。甚器重之。初以詔



居萬寧寺。遷大崇恩。兩住大刹。前後一紀。道德簡于宸衷。流聲溢于海隅。未嘗以寵遇顯榮爲之志。而改其素嘗語人曰。畦衣之士。抗塵世表。苟不愧於朝聞夕死。可矣。尙何慕於外哉。自是屏絕人事。括囊一室。以樂其道。延祐四年正月。終於隱所。世壽五十一。僧臘四十三。宰臣以聞。敕有司備儀衛。集京畿諸寺。旛蓋鼓樂以送之。火後。葺舍利建塔於城南。

妙文講主傳

妙文蔚州孫氏子。九歲爲僧。十有八。畦服游學。跋涉雲朔燕趙之墟。具戒抵京師。依大德明公。學圓頓之道。盡得其旨。陸沉于衆中。積年三十有二。以衆勸請之殷。乃始赤服升倪。就傳弘之列。其涵養冲挹。無欲速成名。不躁進求達。類如此。住持薊之雲泉。勤儉節用。老者懷其德。少者嚴其教。故衆睦而寺治。比再稔廩有餘。粟歲荒以賑。飢民薊人稱焉。世祖聞其道。召見之。顧謂侍臣曰。福德僧也。詔居寶集。時禪學寢微。教乘益盛。性相二宗。皆以大乘並舉。海內相學之流。囿於名數。滯於殊途。蔽情執之見。惑圓頓之旨。師獨

大弘方等。振起圓機。使守株于文字者。有以盪滌情塵。融通寂照。是以龍象蹴踏。競附一乘之駕。年逾八十。倦於勤。以院事任諸弟子。退居逸老。一專念佛三昧。延祐六年。坐脫。年八十三。告終之日。誦衆高唱佛名。遽起加趺。結三昧印。泊然寂矣。

慧印傳

慧印關西張氏子。自幼信佛。乘出家。後從河東普教月公。學圓覺了義。又從河南白馬寺大慧國師。學華嚴圓極之教。後學唯識論于栖岩益公。二十二受大戒。有葛氏者。設百僧會。師爲第一座。宜說法。已作獅吼聲。既而又從秀公。講四分律。從心崖和公。學因明等論。又從大通驗公。講華嚴疏。于二十年間。游戲教海。無不叩之門。無不窮之理。出世獨爲栖岩。燒香蓋以唯識爲歸也。後入太行山。修唯心識定。七年得根塵虛靜。至治二年。英宗游臺拉師。與俱至南頂。命師祈嘉瑞。師即禪定。帝見白光如水。彌滿空際。大士御圓相現。光中喜甚。因命太子諸貴人。從師受菩薩戒。敕賜司徒一品。師固辭。乃止。至元三年。示寂。閱世六



十有七

晉安寺幼堂法主傳 附弟金

寶嚴字士威。幼堂其號也。成紀康氏子。少以邁往之氣。不樂俗。與其弟金。薙染從師。求出世之道。每逢名德。啓講必往。參聽。嘗謂學而不思。思而不學。君子所憂。雖通其說。而不通其宗。是學而不思也。豈稱達者哉。況文字之學。守株象迹。惑於多岐。焉能涉同歸之海。○圓頤之奧。乎聽其說。固辯矣。觀其所得。則未也。於是既問而學之。以博其趣。而益致其思。焉是其所。以造詣。蓋得之繫表。故其講說。深有宗通理味。後嗣真覺國師。傳賢首宗教。以師承。既高見解。益明其方寸之地。湛如止水。瑩如明鏡。雖以天資之高。而聽器之美。抑亦師友玉琢。圓薰而致。及真覺以詔居大白馬師。與金從焉。又從至臺山真覺。歿詔以師繼其位。後以太后詔居大普安寺。以至治二年七月圓寂。年五十。有一葬東封谷。金亦有高行。前居佑國。後遷普安。皆補師處也。事師猶父。始終無間。然難矣。

五臺普寧弘教大師傳

了性號大林。姓武氏。少好學。聰睿之性。殆天授之禮。著德安公爲師。而落髮焉。既登具。歷諸講席。探願經論。遇真覺圓師。啓悟初心。而周游南北。幾萬里。窮覽幽勝。所至必諮訪其人。詢至道之要。其所師而學者。如柏林潭公。關輔懷公。南陽茲公。皆以義學著稱。及歸。復見真覺於壙。坻愈見墻仞之高。堂室之奧。乃曰。佛法司南。其在茲乎。真覺歿。北游燕薊。晦迹魏闕之下。悠然如處江海之上。與世若相忘焉。然以懷璧之美。被褐而莫掩名。旣喧於衆口。聲遂聞于九重。會萬寧初。落詔師居之。至大中。太后勅寺臺山曰。普寧以茲擅天下之勝。住持之寄。非海內碩望。莫能勝之。故以命師。師居十有餘年。而歿。師爲人剛毅。頗負氣節。不能俯仰。隨世。雖居官寺。未嘗一至城府。造權貴之門。或謂師少和氣。師曰。予以一介。忝荷天子不以人之微。處之大寺。惟竭誠匪懈。圖以報國而已。夫何求哉。必有臧倉毀鬲之言。蓋亦營營青蠅。止于棘樊耳。願予命之不遭。道之不行。納履而去之。何往而不得於道乎。時國家尊寵西僧。其徒甚盛。出入騎從。擬迹



王公其人赤纓峩冠岸然而自居。諸名德證莫不爲之致禮。或磬折而前。搥衣接足。丐其按頂。謂之攝受。師獨長揖而已。或謂師傲師曰。吾敢慢於人耶。吾聞君子愛人以禮。何可苟屈其節。而異于床自取卑辱乎。且吾於道。何求于彼。彼以其勢自大。而倨吾。苟爲之屈。非詔則佞也。焉有君子而爲佞詔之行哉。識者壯師之氣。以謂如佛印元公之遇高麗王子。可謂識大體而得手禮矣。歿時至治元年九月。塔舍利于竹林之墟。

弘濟法師傳 附示贊卷

弘濟字同舟。一字天岸。餘姚姚氏子。投同里寶積寺舜田滿公出家。滿公師之從父也。師發發絕倫。或授法華經。輒能記憶。年十六。受度爲大僧。持四分律。頃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已而歎曰。戒固不可緩。精教乘以資行。解其又可後乎。於是往鄞。依半山全公。讀天台之書。久之。悉通其說。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期機聚精會神。存誠不一髮。於觀定中。觀尊者昇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辯日增。河懸泉涌。而了無留礙。未

幾泰定改元。開法于萬壽圓覺寺。浙河左右。傑偉之士。奔走其室。惟恐後之。議者謂倡佛海之道。以播芳猷。實自師始。

示瞽菴脫白於一山元公。一山度四弟子。取法華開示悟入爲名。師當第二。名顯示。號瞽菴。出。台之寧海。盧氏之子。古貌長身。寡言笑。清儉自持。一榻二十年。蕭然如在。逆旅。習教。親從師於萬壽。師見其天資峻利。有一瀉千里之勢。乃曰。子蓋從吾師游乎。他日大顯南嶽一宗。吾於子有望矣。示遂事佛海。至正初。出世隆壽教寺。大唱台衡。爲海內名浮屠。寔師啓之也。鹽官海岸崩。民朝夕揣揣。恐爲魚鼈。行省脫驩公憂之甚。請師親履其地。建水陸大會。七晝夜。師冥心觀想。取海沙祝之。帥其徒。徧擲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爲弗崩。人咸異之。天曆改元。陞主顯慈集慶二寺。皆杭之名刹。師處之泊然。至正七年。師八十矣。錢塘諸名山。以耆舊凋謝。唯師一人。巋然如魯靈光。又以大普福起之。師堅臥不應。門人進曰。和尚自爲計固善矣。其如斯道。何師強赴之。居亡。何竟拂衣旋故丘。開鏡



清閣而深蟄焉。因覽諸家所註首楞嚴。繁簡失當。方將折衷其說。爲之疏解。俄疾作。召至四衆。以唯心淨土。惓惓爲勉。其中或未解師意。師厲聲曰。死生難死。生難。遠索觚書。傷而寂。壽八十六。臘七十一。寂後七日。法屬以陶器奉蛻質。葬于里之峨眉。山松花塢。師之所自卜也。師梵貌魁碩。言吐清麗。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平生以流通教法爲第一義。苟有召者。未嘗不應。屢感天雨華之祥。然于佛乘文事。俱不偏廢。出處語默。則未始離手。止觀所著書。有四教儀紀。正天岸外集。竝行于世。示警菴。壽六十九。而化。則入我明矣。二師孜孜爲教。其弘闡開化一本山家諸師之論。罔敢違越。可謂知尊者翼道之功。而號善繼善述者矣。

#### 大用才法師傳

必才字大用。台臨海屈氏子。父哲明。大經爲科目之儒。母趙氏。嗜善崇佛。惟謹。師生甫能言。輒記孝經一卷。七歲善屬句脫口。而就諧協。有思致。祝髮受具。戒出游武林。謁湛堂澄公公。見其顏貌峻拔。出語皆中。

肯綮。卽以法器期之。時潤王岡爲第一座師。折節事之。雖流金之暑。折膠之寒。足不踰戶限者十年。凡台家部味之玄。教觀之要。一經指授。意釋心融。無不臻其闡奧。王岡歎曰。此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烏能至此哉。玉岡出主海鹽德勝師分座焉。暨玉岡遷演福宣政院。請師繼其教席。當是時。湛堂聲稱喧播中外。衆意師必願與之子。及升座。辯香嗣王岡君子。謂其知義。至正二年。遷杭之興福。未幾。陞主演。福丞相康里公。屢至香幣。咨決心要。寺久圯。師爲次第新之。建萬佛閣。其崇以尺許。一百三十有奇。師之爲人。凝重簡默。觀行精勵。孜孜修進。無斯須懈怠。每夏終制。解同業者。皆囊衣自便。師獨掩關謝客。益加磨淬。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忻忻也。一日忽覺頭目岑然。卽謂衆曰。吾緣盡矣。乃危坐西向。稱彌陀佛。號盡一晝夜。因告衆曰。汝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熟。三昧現前矣。卽索浴更衣。爲書別相識。合掌而逝。闔維有五色光。自龕中發火。火餘舌如紅蓮。齒如珂貝。舍利如菽者。滿地。萬衆競取。一時俱盡。後至者穴地尺餘。



亦得之塔于寺之南。閱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六夏。具菴記。公謂師以恢涵之量。邁遠之識。于空壤劫中。建成住之効。而或有可齊者。至于發性具之微。肆辨說之雄。燦真燈于既昏。膠慧和于將墜。此豈力之所能爲哉。斯言得之。

善繼我菴二師傳

善繼字絕宗。母夢神授以白蓮而生。初習舉子業。番然曰。此身虛幻。終從變滅。卽因文字取穹。爵如石火。電光轉盼卽空。誰有智者而就此耶。乃棄去問法於湛堂。澄公得其旨。修法華懺。多獲感應。一時英俊。執經輪下。無不虛往而寔歸。及還華徑于池深木寒處。修十六觀。一志安養。後刻期坐化。閣維舍利。粲然如

本無字。我菴台之黃巖人。從淨慈方山落髮。依寂照於中天竺。掌綱維。有舅氏老教庠也。挽使更宗。師欣然。就見澄公於演福。力研教部。曰。苟弘道利生。在彼猶在此。庸何傷。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云。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

江月自孤。出世爲澄公嗣。仍爇一香。報寂炤。不以跡異而二。其心寂炤。示寂時。師在四明。延慶遺書。囑其力弘大蘇宗。趣無他言也。師接書爲設祭。拈香云。妙喜五傳最光燄。寂炤一代甘露門。等閑觸著肝腦裂。冰霜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患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繼住集慶寺。無住上天竺。利竿相望。皆自澄公一燈分炤云。

季蘅若法師傳

允若字季蘅。自號浮休子。族相里氏。越人也。代爲壽纓。師生有絕塵之趣。初爲童子。給侍雲門元上人。十五圓具。爲大僧。至虎林。謁恢大山于輿。福自是習天台教。湛堂澄公主南天竺師。與焉聲入心通。知解日。至湛堂。甚器之。旣出世。淨聖矣。湛堂念之。弗置。招之。徠歸。請居第一座。攝衆千餘人。持規峻整。經其指示。多所悟入。泰定中行宣政院。請主興化。當是時。倡道杭之南北。兩山者。若天岸濟。我菴無玉庭罕。與師皆有重望。人稱爲佛海會中四天王。居亡何。退居雲門。視榮名利。養恬不屑。意翱翔岩壑。間時同新江恩師。



休耕逸師臨風笑咏不知夕陽之在樹君子又目之  
為雲門三高師前後凡四座道場教雨所及如甘露  
醍醐飲者心泰然終以雲門為歸築深居精舍以法  
華觀慧三昧為暮年淨行會天下大亂于戈紛擾法  
師與之遇脇以白刃毅然不為屈辭色俱厲因遇害  
白乳溢出於地壽八十臘六十有五兵退閣維之獲  
舍利如菽者無算瘞于雲門山之麓師風度簡遠暮  
年神氣完固劉伯溫稱其詩文古雅峻潔而有奇風  
故一時名公卿咸傾倒焉師素履之美雖不獲考終  
命而定業所制在古賢聖或未免初無傷乎道德之  
崇高也

善柔傳

善柔董氏德輿之永與人七歲事永安廣行大師默  
誦金剛楞嚴諸經二十入華嚴圓頓法門領廣嚴傳  
戒大師戒法去滋味絕華好日課金光明經一部禮  
佛百拜深惟靜念孤征獨詣人莫能津測淺深憲宗  
聞其名賜號弘教道理大師命主清涼大會於臺山  
釋教都總統寶集壇主秀公墓其德聘攝華嚴講席

于京師又傳菩薩戒于佛子山及蔚羅黃樓諸刹自  
是門人加進法道半天下矣師解悟深遠勇於為善  
遑遑如不及經之闕者勅而補之寺之廢者撤而新  
之甃圯橋完壞路為之不一而足其于身也蔬食飲  
水敝衲容身而已論者謂師淵然若虛退然若藏蕭  
條靜深無所願乎其外至於誘引慈濟則孳孳措措  
如抱漏甕沃焦釜得其法者莫不飽滿慰喜若涉萬  
里而還其家師之道其可得而思耶晚年住持奉聖  
州法雲蘭若遂終焉壽七十有二僧臘三十有八塔  
于寺之旁

明 慧進傳

慧進字棲巖號止翁山西霍州靈石人姓宋氏生于  
元至正乙未年幼稚諳習佛語甫九歲遭兵失恃怙  
編荆孝養祖父母祖父母復沒於草莽志慕出家禮  
邑元大雲寺漸公落髮執經絲 洪武新恩得度入  
汴依古峯究通華嚴宗旨傍達唯識百法諸論意解  
心融衆所欽服遂得法主之稱 太宗皇帝知之遣  
中官馳驛召至南京備問楞嚴大義應對稱 旨賜



紫衣命住天界寺。選俊秀僧徒從學。更命于靈谷。率高僧。修三藏法數。及隨駕之北京。居海印寺。被詔。領袖天下僧衆。於大明門外。修普度大齋。越月。演說三聚淨戒。利益幽顯。其斛頂旛竿。竝放異光。賜璽書金襴衣。陞左覺義。總督海內文學儒士。高僧於海印經館。較大藏經。因奏。刊行藏教。以輔治化。當述諸序。昭示遐遠。上從之。親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贊。跋十二篇。召至香殿。賜坐。賜梵相釋迦刻絲觀音水晶數珠七佛之偈。諭曰。依是修行。陞左闡教。而先後遭遇。凡十七載。洪熙改元。仁宗皇帝。淘汰教職。唯師獨膺嘉獎。勅曰。佛氏以能仁爲教化導。愚類以陰翊皇度。利安庶品。總教事者。必在得人。不以輕授。爾左闡教。慧進。究明宗旨。嚴潔戒行。簡授茲任。修習彌勤。朕用爾嘉錫之勅。命爾其益懋。精進。振乃宗風。以稱朕命。欽哉。宣德紀元。宣宗皇帝。待以國老。賜毗盧冠。織金磨納。詔於內翰。因多官并僧衆。對寫金字華嚴般若寶積涅槃四大部經。尙儲供饌。飲竣。事灌頂淨覺大國師。奏請隆善。

開講楞嚴會。解聽受。緇素萬餘。指年彌高德。彌邵耳。日清明。顏貌奇古。性直而儉。道舊榮國。恭靖姚公。國師。譯主光公。講經隱峯。琮公。獨芳蓮公。月庭朗公。手度高弟。左闡教。兼大興隆住山。廣通萬佛住山。廣辯雞鳴住山。廣載戒壇宗師。廣嚴學徒。左善世。廣議右覺義。廣銘承。旨講經道深。餘不盡舉。而其世壽八十有二。僧臘七十有三。於正統元年閏六月。示寂于慶壽文室。訃聞。上遣禮部。諭祭。茶毗于阜城舍利靈骨立塔於渾河之西。勅賜萬佛山之原。以褒異焉。

一如傳附能義

一如字一悲。既老。別號退翁。上虞孫氏子也。年十三。辭父母。隸長慶爲僧。從具菴。玘公於吳山寶奎寺。曠志所業。祁寒盛暑。不少懈。一義之未徹。一疑之未釋。必究竟。乃已。攻苦罄淡。逾久逾篤。遂深造闡奧。洪武十八年。出世住松江崇慶。進住蘇之北禪。緇素歸化者。日衆。二十七年。南洲洽公。掌僧錄司。兼主大報恩寺。延師爲都講。時。清理釋教。庶務叢脞。洽公。酬應上下。而講演不廢。蓋資於師爲多。二十八年。住杭州。



天竺靈山寺三十一年住上竺益以振宗啓後爲已任而從學者益衆 永樂初退處大報恩寺以法華如來奧旨所寓非學者所易入乃集衆說爲之註太子少師姚公爲序之且稱如公兩浙一人 上嘗覽之獎諭再三加以厚資十二年被召纂修大藏經而師總其事授僧錄司右覺義既陞右闡教 洪熙元年三月示寂於京師海印寺春秋七十有四坐六十一夏闍維舌本不壞塔而藏焉

能義者四明人與如同時道望亦相等時皆爲僧錄司官受知于 皇上楊東里序如塔云吾行四方所遇其人器識論議偉然出乎衆人而汲汲以修廢墜墜光大師門爲任者亦不少矣則豈獨昔之時爲然或而求夫淵然其存泊然其行望之如無能卽之而有味者蓋在昔已不多得亦何獨於今也 太宗皇帝臨御四方之名高僧皆嘗入覲而 聖心所重者獨四明之能義會稽之一如噫是豈偶然哉又云二師恂恂溫恭言若不出口如深於法華義深於楞嚴

### 大同師傳

大同一雲其字號別峯越之上虞王氏子世推簪纓之族父有樵母陳氏姓師已十月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也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暨出闕房中兒啼聲笑曰兒豈向來浮屠也幼極俊爽覽諸載籍輒會其玄奧父授以辭章之訣握筆翩翩輒有可觀遂以續承家學屬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可俾其纏繞塵勞乎命捨家人入會稽崇勝寺從僧貴游已而鬻落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師復往依之獲受五教儀立談二書又謁懷古肇師受四種法界觀懷古春谷皆南山大弟子深於華嚴之學者也師天分既高又加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陸主寶林華嚴教院召師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滯於心胸以成粗執曷從事思惟修以剋滌之乎師卽出錢塘見佛智照禪師於慧日峯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唯存孤明耿耿自矜如是者閱六暑寒佛智嘉其有成欲糜以上職不聽而去俄上天目山禮普應本禪師普應見



已期之如佛智師將久留普應曰賢首之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毋久淹乎此也爲贊清涼像而遣之師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本一心不識孰爲禪那而孰爲教乘內外自此空矣亟還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曰可矣乃命之司賓尋陞上座當時相從者皆宏偉之龍象師爲分講雜華玄門會要統宗必極其所言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簡聞之相與崇獎莫置聲光煥著五尺童子皆能知其名郡守范侯某憐春谷僧臘已高風之使讓其席師毅然不答侯設伊蒲供延師親與之語師曰有是哉所貴乎道者在明師弟子之分垂訓後人苟乘其菴而接其位豈人之所爲乎明公縱愛我厚名義不可犯也侯不覺離席把師臂曰別峯誠非常人也元延祐初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師自念圭峯以來累葉相承其間或絕或續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弘誓力持大法晨講夕演雖至於勞勩弗敢少懈天曆初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遴選名山主僧一歸至公陞師住景德重紀至元中行宣政院遷主嘉禾之東塔

師不赴時宰臣領院事乃改寶林寶林清涼肄業之地人咸爲師榮師固守謙退遲回不上州牧邑尹山林友社交疏延請亦不允至第二疏始投袂而起倣終南山草堂故事建高齋闢幽舍招徠俊又浙水東西莫不擔簦躡屣爭集輪下師揭忱開授比景德爲尤勤法席之盛不減東山時至正初順帝御宣文閣近臣有以師之道行聞者帝嘉之特賜金襴伽黎衣帝師大寶法王亦俾以六字師號隱然作鎮江南宗門恒倚之爲重狀元忠介公泰不華守越病旱無以禱僉謂非師不可師爲焚香臂上以請雨卽澍師蒞事一紀餘以疾固辭堅臥崇福菴中而時事日棘師因退處瞻博迦室年垂乃八十矣 皇明御極四海更化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 闕下入見於武樓獨免師拜跪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復 召賜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十二月得疾久不瘳口占辭衆語端坐而蛻寔三年春三月十日也世壽八十一僧臘六十五越七日遵治命就城南竹山準法閣維收餘燼瘞焉其嗣法



分布列利者則妙心大行。臯亭善現高麗若蘭景德  
仁靜。姜山明善。延壽師顛。南塔國琛。福城大慧。景福  
性澄。妙相道傳。法雲道悅。小寶。日。益。淨。土。梵。翔。也。  
師神宇超邁。伏犀插腦。長身而玉立。美談吐遇。王公  
貴人。輕重教門者。發論究究。弗休其挺。已衛道理。或  
不直。雖斧鑕在前。不少挫其氣。中歲稍涉魔事。至中  
之以危。法師不顧。下帷卻掃。日味華嚴。其人一日自  
斃。然其游心文翰。賓接賢公。卿燕饗。遺唯恐不盡  
其意。永康胡公長孺。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文  
肅公文原。長沙歐陽文公立。烏傷黃文獻公潛。武威  
余忠宜公闕。咸樂與師交。函詩往來。無虛歲。晚歲與  
安陽韓莊節公性李。著作孝光。唱酬於水光山色間。  
尤極其情趣。扶植他宗。無塵毛猜忌。聞其賢也。飲衽  
不暇。斷江恩師。少林學也。薦之主天衣。天岸濟師。台  
衡教也。挽之尸。圓通。至於甄別人品。摩厲後進。三宗  
屢得其人。古林茂師之主保寧。取。下。過。嚴。楚。僧。無。賴  
者。數人。將。懇。之。於。公。府。師。偶。遇。於。旅。邸。設。豐。食。食。之。  
從容謂曰。吾雖不識古林。聞其為禪林名德子等將

不利之君子。以爲何如。人不如且已。否則恐罹大咎  
也。衆沉吟良久。稽首列拜而去。事遂寢。師性至孝。自  
恨蚤喪父。養母純至。及亡。春秋祭禮無闕。且請名臣  
書父母羣行樹碑於墓。生平無躁進意。高麗潘王遣  
參軍洪淪。施大藏經於二浙。淪自負通內外典。不復  
下人。入越見師。茫然如有失力。言於王。邀公游燕都。  
將振拔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撫  
世。酬物。終始如一。不以久近爲礙。而散其誠。逮革代  
之後。囊無一錢。唯存書史五千卷。盡散其徒。之能文  
者。著述頗多。未脫稿。輒爲人持去。其外集曰。天柱稿。  
錄師自製詩文。曰。寶林編。額聚古今人。爲寺所作者  
也。嗚呼。賢首之宗。不振久矣。凜乎若九鼎一絲之懸。  
師獨能撐支。震耀使孤宗。植立于十餘傳之後。凡五  
十年。非賢者其能致是乎。

#### 華嚴菩薩松堂老人傳

正順蔚州高氏子。初爲臺山壽寧用公行童。圓具後。  
結廬深樹間。屏絕諸緣。唯讀華嚴經。數滿千部。常入  
華嚴觀。一夕入觀。聞空中聲曰。和吞山水。少會風雲。



從是有契入覺行住坐臥了無一物爲障礙無一念爲起滅身心蕩然與法界合爲人演說言如湧泉皆契法界深義因於嶺頭建大閣閣下爲海水出大蓮華華上坐毗盧遮那佛滿月像每對佛入觀五七日方起故人以華嚴菩薩稱之而不敢名成宗聞師名三召不起就授五路總攝之職固辭不受臨終謂衆曰無盡利海不離當處妄情未警悟入無時門人法忍曰未審師今向甚麼處去師喚忍聞黎忍略師云虛空剖出一莖骨言訖恬然而化是日靈几上有龍瑞五彩飛光燭庭宇移時乃歇停三日化火自焚門人捨舍利建塔藏之

松堂名文才字仲華隴西楊氏子少孤事母以孝聞博學能文作慧燈集釋賢首疏又著懸談詳略五卷肇論略疏三卷皆內據佛經外援儒老曲盡弘揚之妙嘗菴居松間人稱松堂老人一日出菴不歸弟子跡而得之松間師冥然擡目曰吾方安逸汝何遽至弟子曰師坐已三日矣既而成宗特旨建大萬聖祐國寺于臺山爲師闡道之所演化數年大德中示寂

茶毗獲舍利百餘顆聞於朝詔沙門問之有法洪者對曰和氣之泆蒸爲菌芝精誠所至其理或然故衰弘死忠其血成碧沉道與神會頤養之至者乎夫朽敗之餘標異於煙滅灰飛之際豈非行業堅白神氣凝結者歟上嘉其論勅爲塔藏本寺封邦國公

### 士璋法師傳

士璋字原璞海寧王氏子伏犀貫頂目光外射自幼卽決去葷穢弗御卽御輒嘔逆不能勝日取天竺典習讀之誦者曰此釋子種也十九始除髮髮尋稟持犯之說於某師時我菴法師自四明延慶遷主武林上天竺令譽隆洽師將擔簦趨之感異夢師以爲得法徵心自喜及見我菴如舊相識凡天台大小部書以次環授之師志慮專一饑則親釜鬻以事烹飪一飽而止寒暑晝夜若不知也我菴之三吳俾師遷丈室之西以便飲食逮遷見白煙一抹起其寢所則自髮猶故也我菴陰鑑其勤以遠大期之我菴之門人曰天心瑩素高亢不服人亦歆師之行約共燈火磨切詰難極於毫絲餘子皆望風而畏稱爲雙壁元至



正十三年江南行宣政院命主州之棲真寺棲真與南天竺演福鄰古稱教海而大月才公絕宗繼公二大長者皆在焉師猶以學之未足時往叩其所未至凡部味教觀之奧偏圓本跡之微曠昔有疑而未徹者二老無不條分縷析以喻之師彈指歎曰佛法教藏渺如煙海固非獨善偏長所能究也移主旌德教寺法化大行洪武初以集慶虛席請師唱揚接引如旌德時有過無弗及焉未幾示寂師所著書多未脫稿詩文有別錄數卷

#### 補續高僧傳卷第四

#### 補續高僧傳卷第五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 義解篇

#### 明 古庭學法師傳

善學自號古庭生儒家馬氏傳華嚴之教於寶覺法師簡公凡清涼大疏鈔及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皆能

融會甚深微妙之旨遐邇嗜學之子欲衽迥瞻不翅卿雲德星以獲一見爲快雖老師宿學亦推之爲人望別傳教公無言宣公前後主報恩之席皆欲攝受師爲弟子師笑曰吾得法於寶覺忍背之乎力拒不聽賦曹溪水四章以見志尋還東林隱居掌教者尊師之道不容肥遯自逸強主陽山之大慈師植心平易不屑沉溺專家以殊尸異軌爲高理之所在輒翻然從之每升堂示衆曰吾宗法界還源非徒事于空言能於禪定而獲證入者乃爲有得耳既而又曰吾早通法華雖累入法華三昧然長水璿問道於琅琊覺又從靈光敏傳賢首教露光天台之人也古人爲法乃爾吾徒可專守一門乎君子美其至公無我一掃近代互相矛盾之陋 皇明龍興師將大弘賢首之教以續物慧命雖當儉歲躬分衛以食衆士民踵集方思有所建置院僧以官賦違期當徙虔州有司知師專任講道欲與辯析之師曰吾爲主僧法當坐敢累他人耶遂毅然請行或讓師爲迂師曰宿業已定不可道也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洪武庚戌



四月也。春秋六十有四。師形貌。庭瘠。退然。有不勝衣。戒檢精嚴。護持三業。唯恐有所染污。獨居屋漏。法衣不離體。三藏諸文。未嘗釋手。雖盥無斗儲。處之裕如。謙恭自牧。豎子來見。亦無僮容。勤於誘掖。有不領解者。方便比喩。至于反覆數四。必俟其心悟。始罷云。見諸著述者。咸有可觀。法華問答若干篇。法華隨品贊三十篇。辯正教門關鍵錄若干卷。及詩文。並行于世。宋文憲公曰。滌於諸宗之文。頗嘗習讀。每病台衡賢首。二家不能相通。欲和會而融貫之。恨鮮有可言。斯事者。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于是發不及見之歎。其爲賢者。追慕如此。

東溟日法師傳 附智明

慧日號東溟。天台赤城人。軀幹修偉。肩長三寸。日光射人。嘗從柏子庭和尚習教。解悟甚深。有戒行人師法之。洪武初。以有道徵。上御奉天殿。引見。時丞相御史大夫暨百僚咸在。而僧伽魚貫而上。師年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上親問勞之。顧衆而言曰。邇來學佛者。唯飽食優游。沉寢歲月。如金剛楞伽諸經。

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自後數召見。從容問道。字而不名。及建鍾山法會。請師敦說戒法。聞者開懌。既而辭歸。杭居上天竺。一志安養。冥心合道。不襍餘念。洪武十二年七月朔。夢青蓮華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妙修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將行矣。至四日。跌坐書頌。合爪而寂。閱世八十九。僧臘七十。師居常面嚴冷。片言不妄。發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媚語。至於誘進後學。温然如春陽云。

智明字月溪。杭湯鎮楊氏子。從南山圓炤才法師受學。後於城東結菴。杜絕諸緣。一心蓮業。戒行孤潔。甚爲緇白。飯從年七十二。書偈而化。

能義傳

能義字無言。別號損菴。四明象山高氏子。穎悟聰敏。年十三出家。智門寺。楷行業稍長。見復原報公於徑山。公默識之。授以楞嚴講誦。通貫。旋主藏于雪竇。恍然有得。作偈有掃空文字五千卷。流出胸襟。一蓋天。復原深嘉許之。洪武中。住餘杭普寧。歸剡竿而飯四。



衆久而退席。隱居徑山之蒙堂。永樂丙戌。太宗皇帝命僧錄司遴選精通揚嚴經旨者以師應。詔師爲說以進。上覽之心甚契合。乙未。纂修永樂大典。命師總釋典之綱極承。眷顧既而靈谷定嚴戒公。延師爲上座。模範後學。定嚴示寂。靈谷席虛。仁宗皇帝在青宮。僦師補其處。令人朝。上見師道容喜甚。除僧錄左覺義。賜錦衣一襲。貉裘煖帽靴襪。并鈔二百錠。遣中官送回南京。於鍾山第一禪林。舉唱宗乘。縑素悅服。未幾復入朝。陞左講經。寓慶壽寺。疾作。上聞。賜醫藥。中使相望于道。集衆說偈。曰。已住閻浮七十年。皇恩如海浩無邊。如今撒手西歸也。萬里無雲月正圓。擲筆而逝。上覽偈爲之感歎。賜諭祭命工部作龜茶毗于平則門外。上有五色雲現。拾骨得舍利數十顆。弟子請回鍾山。仁宗踐位復遣祭命以靈骨舍利歸徑山。建塔於寂照祖壠之傍。師梵貌清整。人見而意消。善韻語。應制和。御韻送大寶法王有云。有時論到無言處。心融神會蹙眉開。頗爲人傳誦云。

### 清天傳

一清天者。江右廬陵人也。別號潔祖。爲歐陽族自幼穎悟。深厭塵俗。依多寶正宗。忠公受業焉。宣德改元。右街雲海法師爲落髮。入大天界。見弘慈普應禪師。命侍香。掌藏。鑰進第一座。正統初。得古刹廢址于都城西山之麓。慨然有興復之志。繇是罄鬻衣資。募衆緣度。工庀材。雖片瓦隻椽。皆自手之事。聞于上。賜額弘慶禪寺。師爲開山第一代。卽今黑塔是也。師拔萃超羣。卓然如孤鶴之在鷄羣。初主水月。次遷南通法。至旣又開山弘慶。自此道風浩蕩。朝野知名。丙寅。右街善世兩菴宗師薦師于春官。大宗伯胡公及諸鉅卿名公。莫不推賞。遂有雙徑之行。覺山馮寧印施華嚴大經。并函繡幡金臺諸檀。如沈福誠杜弘真輩。皆欣然發心。鑄錢佛三軀。及諸供具。隨師而往。以明年丁卯入院。遠近欽仰。罔不嘉獎。勸助師所履之事。大有逕庭。翰林張公益謂師根性堅利。志力勤篤。遂能因師之教。悟玄義于襍華。視師之行。絕三業于滿分。蓋定錄也。



洪蓮傳

洪蓮字獨芳山西太原吳氏子賦性嚴敏孩提時已若成人出家饒益寺二十具戒見休雲蒙印可授以信衣入天龍洞結足刺十指血書寫五大部經又于名仙洞立曼怛囉座設餓口食賑濟幽類者三年晉王聞之延致問道奉衣饌請住鴻祐寺自是聲德遐播永樂中奉旨箋註大明三藏法數較勘藏經又命入香殿與進法主問答楞嚴大旨又命於海印寺較寫三藏前後從事皆得聖心繼承仁宣二廟恩眷除僧錄司右講經正統七年轉左講經以年老上謝事之請遂免師朝參職事如故至景泰七年七月四日端坐書偈而逝上聞悲悼命禮官致祭贈淨梵羽教禪師壽九十一僧臘七十一茶毗得舍利百顆勅歸西山萬佛寺造塔安厝師資貌魁特襟度豁如議論磊落一出于正解行兼全以身任道故得列聖禮遇般至景泰四年日本僧人貢其僧本國大禪伯也少所與可獨服膺于師僧來者各有所問言人人殊師應答如流皆得所請歎未曾有

而退其辯才服人又如此聊述應跡粗槩以備傳其潛德密行與證悟所及可想見于語言之外也

鳳頭祖師傳

道字字信庵江浦劉氏子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于童心七歲入學堂先生授以書不肯讀讀又不肯竟曰此書非我所喜先生亦非我師乃依靈谷慶叟爲弟子落髮衣緇听夕禮觀音發聰智通唯識涅槃諸大乘經論羣言所涉一覽無遺精旨妙義囊括而川注滔滔然莫能窺其涯浹復禮天童觀翁時觀公道望高天下宣廟在潛每承顧問宣德歲丙午召至京師館於慶壽文室師執侍惟謹上嘉之賜西服茜衣師牢讓不服尋游江浙受滿分戒入五臺觀聖相攝身光中奇幻百出轉念之頃倏忽不見歎曰古人所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因自號知幻子英廟聞師名召見大悅呼爲鳳頭和尚蓋以師頭前銳起也尋授僧錄講經未幾告退結茆于山中扁曰松樾屏息諸緣不妄交接唯苦心真寔之士得以相依餐服遐異悠然自適若將終身焉先是司禮阮公簡得



京西馬鞍山廢寺欲與之思得大知識主宗風與議  
非師不可修詞致懇至于再四不許後掘地獲斷碑  
既持碑泣請曰碑雖不完猶可讀惟師寓目焉師讀  
之始知此寺乃遼普賢大師所建因衆受戒之所師  
喟然曰釋迦如來三千餘年遺教幾乎泯絕吾爲佛  
弟子詎忍視其廢而不興耶乃幡然而起於是鏗荒  
夷險鬱起層構散已費以鳩工擇幹僧以董役匠成  
于心受規於手日不笠而雨不履趨風望景者翼如  
而至百年殘刹復與於頃刻廊廡龍象煥然一新始  
末具載大學士楊公士奇所撰碑記黔寧昭靖王復  
以宣武門府第施爲梵刹 賜額承恩爲師往來憩  
息之處師善書筆法道健嘗於文華殿大書扁額  
上悅案視之稱善贈之詩有高僧書法勝中書之句  
又嘗施食於內庭開法于秘殿 上皆親御視聞無  
不擊節歎賞當是時耆舊凋喪獨師法聞四方學子  
趨參唯恐或後僧中之傑出者一人而已以是奇德  
妙行足以駕苦海之慈航躋迷途于覺岸也景泰丙  
子夏六月十日集衆升堂說偈曰昔本不生今亦不

滅雲散長空碧天皓月遂端坐而逝計聞 上震悼  
遣宮諭祭命公侯以下咸從弔臨茶毗獲舍利建塔  
于寺之南原世壽五十有五僧臘四十有九年度弟  
子數萬得戒四衆百億門弟子千餘輩皆縛禪兼律  
開化一方著述有定制戒本戒牒并偈頌詩章若干  
卷傳于叢林胡忠安公獎稱師學之博行之修功之  
盛能光大法門云

### 萬松千松百松傳

慧林字萬松杭之仁人生稟異質稍長耽玩佛書  
授以世典棄佛觀父母察其志如是遂捨爲法輪寺  
僧見諸僧所習卑鄙師不樂愀然歎曰此豈可了生  
死大事耶雅聞天目平舒老人道行往依之一日宴  
坐林間聞猿鳥聲豁然有悟是時伏牛空幻雙寓廣  
德禪林乃詣叟自陳所見遂嗣空幻之門歷游諸方  
歸杭隱徑山絕跡於城府師持身約守律嚴素通三  
藏尤精於法華圓覺楞嚴等諸經善于開誘析義宜  
旨如慈父母之訓其子必至領解而後已道日益崇  
修日益起而四方從學者日益以衆嘉靖丁巳忽謂



衆曰時至矣。絕穀日啜澗水數杯者月餘而化。得年七十有六。

明得號月亭。以紹萬松禪師法。又號千松。烏程周氏子。幼岐嶷不凡。嘗隨父赴西資佛會。指畫像問曰。是非僧耶。父曰然。遂求出家。依慶善庵。祝髮初習瑜伽佛事。知非而棄之。謁海百川。求出世法。譏不契。遍參名宿。備歷艱辛。益發憤厲。志詣武林。上竺哀籲大士。求值明師。乃遇萬松於中竺。問以來意。以禮普門對。萬松豎一指曰。汝去見了觀音來。師方下頤有所省。再拜求了生死之訣。萬松授以攝心念佛法。因留侍左右。朝夕參承。凡十載。一日閱楞嚴。至清淨本然云。河忽生山河大地。豁然契入。又入徑山。結茆凌霄峰。絕頂獨坐三年。四方禪侶接踵而來。師隨機響應。無不迎刃而解。遷傳衣菴。講楞嚴。既游天台。彼中緇素。邪正淆混。師爲講華嚴等經。化外道以千計。講甫畢。堂內寶花遍生。今扁爲湧蓮堂。云北歸司寇韞庵吳公時爲杭守。延師演法於靈隱。僉憲東溟管君以天池請儀部觀頤沈君延主圓證寺。五臺陸公復延講。

華嚴於秀水之東。禪師樂其雅僻。乃相與葺法雲堂。以居。遂爲師示寂之所矣。師爲人修榦。玉立性度高。簡伉直。以道自重。遇公卿未嘗降禮。作卑詔。態羣小或憎。詬之百折不回。保護正法。毅然不爲身謀。其寓天池日。有豪貴挾妓游僧寮。師會衆逐之。無所顧憚。世方崇事真武師。以彼不過玄武之神。主治一隅耳。何至奔走天下。若狂也。我薄伽梵爲天人師。何不易彼事。此耶。往往改像設而更廟貌。性喜汲引後學。而視外道如讐。同衣有過。譏彈不少。借以故招忌者之口。非有諸縉紳爲之金湯。幾不免矣。以萬曆十六年歸寂。壽僅五十有八。師與五臺公有法喜深緣。而爲銘王村之塔曰。惟師以苦行得見地。以強毅任永法。余獲交師三十年。所受教益非一期。晚年相與修東林故事。而師先化去。誰爲余作蓮邦指南車耶。塔後遷於徑山。

真覺號百松。蘇之崑山人。姓王氏。已蓄妻矣。偶逐方僧游杭。遂入鍋子山祝髮。居月餘。往吳門。受具戒。其時議鋒已不可當。未幾謁千松於湖州。聽講位下。以



敏出爲聽衆所叩首。座道元憐之，爲言于千松，錄置下座。後出世，遂爲千松拈香而嗣焉。嘉靖甲子，受天台之請，遠近嚮風，趨赴如不及。所講楞嚴若干座，法華若干座，妙宗鈔若干座，惟法華立義一座而已。所得檀施輒緣手盡，真寔居士云：妙峰師梵相奇古，身不踰中人，而言論風采如大火輪，不可攪觸。於是江南有二法師，師與東禪月亭得師，師出東禪之門，東禪不專賢首，而師獨精天台。遂有同異，然其妙辯縱橫凌厲，千衆俱東南無畏光明幢也。

#### 龍亭住法師傳

祖住字幻依，龍亭其別號也。生丹徒楊氏，沉密不貪世緣，十七從剃染，十九領具戒，通曉諸經大義，走少室，依大章入伏牛，依高安。凡經十二夏，次至都下，謁松秀二師，至南京，謁無極老人，爲西堂。慧超之暇，即入作務，晝夜不休，尋演華嚴鈔於京口萬壽寺，緇白聽者日以千數。老人率其徒觀焉，既而謂衆曰：吾殆不如也。雖然，有不如我者，一吾嚮者，彼上人爲我西堂，今西堂有彼上人者，否？自是道價鬱跂叢林，傾挹

師智崇禮卑，如常不輕提獎，嗚誘孜孜不倦。前後登法座者，以十指數，能使所至立成寶坊。然而三衣之外，一裨周身，整粥僅延，猶存五觀。其諸觀施，不以掛眼，且奉律精嚴，纖過無犯。以萬曆之甲申，入吳山之蓮華峰，登支道林講座。山林隱秀，有終焉意。未幾遷化，茶毗斂靈骨塔於本山。

#### 素庵法師傳 附兀齋幻庵二比丘

素庵法師諱某，生於襄陽鍾氏，壯歲棄儒，遍訪知識，至南陽留山寺禮混庵休公，落髮飄然。一鉢歷伏牛，清涼受具，依秀法師習經論，凡十一載，精其業。南禮普陀，過白下，白下名流針芥自合，以攝山講席留師。道聲大振，師亦樂茲山幽邃，遂誅而築室，棲遲十年。一日扶杖將行，留偈淨業堂云：自入棲霞已十年，東修西補未曾閒。掀翻瓦礫成禪院，除剪荆榛作菜園。每煉蔬羹供海衆，恒宜大教繼先賢。如斯弗爲兒孫業，留與同袍萬古傳。其氣韻可想矣。已而爲衆復留師身長幾七尺，頭顱方直，面目有光，隆額豐頤，音聲如鐘，生平履踐如冰雪，隨所跏趺，春溫日旭，人自意



消說法直截簡易不爲峻語而格頂導愚遠近欽悅凡講華嚴大鈔法華楞嚴諸大乘經論各若干座以萬曆癸巳十一月十三日後夜端坐念佛而逝三夜中夜火滿山若列炬閉世七十五法臘五十師生平瑞跡甚多初至攝山演華嚴至入法界品塔放五色光又一日講法華至寶塔品見空中光相儼然汪司馬道昆爲作銘記司馬公兩舉無遮大會於新安焦山見異人數十曹伏師前以脫苦謝司馬親見之丙戌大饑僧衆絕食而蕪陰郝氏裹百斛米至初登殿禮佛驚謂曰是夢中教我賑米佛也辛卯冬講法華於婁東之淮雲至地湧品毫光繚繞法座下經久不散應蕪湖講期度江風浪大作師呪觀音力應聲寂然其他毛髮未易悉數

兀齋幻齋二比丘俱出襄陰鍾氏爲同祖兄弟同師素庵法師稱高足兀齋名如慧法師與慧在俗父子也母汪腹之時師已入留山矣慧生三歲不語一日父歸省其祖一見喜曰我父子同出家去家人異之五歲失母養於伯母江即幻齋之母也慧幼習世典

通大意會法師集講京師因來省遂祝髮座下時十三歲初聽楞嚴至徵心辯見會五陰三科處愕然自失乃登壇受具晝夜六時除聽講外即跏趺習定兀然如槁木者三年同學呼爲兀齋一日定中見大光明身等虚空自是掩關不語妙悟益發內外典籍萬日卽了無滯義矣

幻齋名如念爲人溫厚老成嗜學經論如渴二人同心執侍如阿難維陀以故栖霞法席爲江南最二公俱善達觀老人觀方佩南宗心印勘辯諸方而二公與之出入議論時蒙許可其人可知矣丙戌十一月初七日慧忻然謂弟子曰我願畢將去矣遂七日不食而精神挺然至十三日端坐將逝弟子請曰着甚麼衣好曰不干他遂逝其夕觀師在京之潭柘夢慧掉臂西行而無侶呼之不答計至方驗其異又三年戊子十一月十三日慧方大祥而念忽歎曰我更十日逝矣至期果逝與慧同塔龕化庵後慧世壽四十四僧臘三十二念世壽三十八僧臘二十五方今叢林衰替二公俱精進光明幢使不奪其年庶幾爲大



法棟梁而竟爲報緣所局未終下壽遂棄人天傷哉

### 月川法師傳

鎮澄字月川別號空印金臺宛平李氏子幼聰慧弗羣十五禮西山廣應寺引公爲師得度爲沙彌登壇受具時一江澄西峰深守庵中諸大法師弘教於大都師親依輪下參窮性相宗旨靡不該練尤醉心華嚴圓頓法門如是者十餘年復從小山笑巖二老究西來密意殊有會焉自是聲光動遠近後學仰而歸之妙峰舉無遮會于五臺師首其衆罷會居紫霞閣若面迫冷壁者三年適塔院主人請修清涼傳隨以法席延致四方學士大集至室無所容尋與友人雪峰創獅子窟建萬佛琉璃塔遂成一大叢林日遊數千指演大華嚴寒殿冰雪中儼然金剛窟對談也時兩宮興福尤注意臺山聞師雅重之特賜寵藏尋延師入京館于千佛慈因二寺講大乘諸經賜賚隆厚奉旨馳還山開古竹林居之有終焉意復修古南臺南臺竹林皆文殊現身處久廢得師而復興聖賢之蹟隱顯在人也師自是疲於津梁謝遣

諸弟子默然兀坐一切無預於懷衆固請說法師曰學者以究心爲要多設何爲習曹勉之吾將行矣中夜端坐而逝時萬曆丁巳六月也師安重寡言笑律身至嚴御衆甚寬說法三十餘年處廣衆若無人不受飲食雖天厨薦至而粗糲自如居恒專注理觀安坐如山物莫之動度生衛法之心至老彌篤故出師之門者皆凝厚之士諸方取法焉其於講演提綱挈要時出新義北方法席之盛藉之前輩無出師右者著述有楞嚴正觀金剛正眼般若照真論因明起信攝論永嘉集諸解皆盛行于世

### 徧融師傳

眞圓字大方徧融其別號也蜀之管山人姓鮮氏幼業儒身長七尺餘音吐洪亮年將立感生死無常遂捨家入雲華山禮可和尚爲師落髮受具一鉢東下至洪州葺馬祖庵居之復捨庵入京師徧游講席深入華嚴法界心念口演不離此經復束鉢入匡山值歲凶鬻薪度日採薪遇有材堅寔可爲器械者輒削成襍薪中賣之不論價隨得錢米無多少一以供衆



爲之不避風雨寒暑如是二十餘年庵居獅子巖地幽僻多魘。偃常橫一棒坐巖口行脚僧來輒棒之出竟無契其機者。前後四入京師。初住龍華寺。聽通公講法。次住柏林閣。藏又移世刹。海接待雲水。最後慈聖太后建千佛叢林。請師居之。陳文端趙文肅二公爲護持。道望赫然。嘗在杲日寺講華嚴經。有狂僧觸太宰下獄。詞連師。因併逮師下獄。兩獄卒甚苦患。師置師于楯。師不勝苦口稱大方廣佛華嚴經。鐵柱檀栢轟然盡裂。獄卒駭異。感化因不復爲獄卒。師在獄時。送供入獄者甚衆。然必獄衆均沾。稍好一如始受否。卽力却。終不獨入口。獄衆以此感動。相率皈依。鬪扉之中。佛聲浩浩。美師在獄凡三閱月。文肅公疏請得免。師念苦緣當百日。今未滿且不能捨獄衆。堅不肯出。比出。隱巖積山塊。然獨坐。見人不起。亦不舉手。會中貴楊某奉慈聖命。請居世刹。海賜內帑紫衣寶旛。龍藏時。江陵方柄國嘗詣師。作者屢促師迎。不應。江陵至榻前。始徐起。執其手曰。公來何爲。曰來問佛法。師曰。盡心佐理。朝廷此眞佛法。舍此俱

爲戲論耳。張然張又嘗偕文肅謁師。問如何是文殊智。曰。不隨心外境。如何是普賢行。曰。調理一切心。師性耿直。高聲硬語。聞者凜然。不能爲豪貴人。温慜此亦其槩也。初師法軀修偉。而不甚肥大。自住刹海。日漸豐碩。至須人扶掖始得行。隆冬。近寒日。必數浴。居恒危坐。默持法界觀。或誦華嚴。無停晷。甲申九月。師命梓人造龕。促其期。曰。宜速成。緩無及也。前三日。孤雁集。方丈師撫之點頭。曰。爾來乎。蓋雁去而師滅。師原無疾。獨覺氣力漸微弱。至重九日。尙坐繩床。聽誦晚課。聞頌生西方句。泊然而化。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全身瘞德勝門外普同塔。

如幻傳

如幻。閩人也。林氏子。少爲儒。以事件督學。使者拂衣而出。之廬山。從徧融和尚落髮。時徧融晦迹衆中。爲常住。斫柴。幻亦斫柴。後徧融之京。爲國師。幻從之。京名起。諸公卿間籍。其後散去。之姑蘇。南海。楚。斬黃門。所到說法。從之者如雲。萬曆己卯。來九峯。講涅槃經。楚藩臬大夫往詢之時。弟子有私賣田數畝。爲常住。



者以所置券請印於當道。幻聞之曰：非我法也。一夜遁去。諸弟子莫知所之。當道聞之，益重幻爲人。生平無嗜好，人有所施，輒以施人。每行手持一鉢，肩擔一袋，袋赤脚麻鞋，不厭艱苦。與人言佛法，滾滾如大海，水不可竭。又善談名理，皇極經世性理諸書，一生不見喜怒之色。復來九峯講楞嚴，郭祭酒正域從之。問道言甚相得。後入廬山講法華經，一日端坐示疾。弟子請偈，幻曰：浮生本無偈，癡人迷夢踪。虚空無面目，面目問虚空。弟子曰：靈骨可更之。斬手。幻曰：愛重娑婆，苦無情極。樂仙何須懷舊影，寂照滿三千。言畢而逝。時年五十九。

### 方念傳

方念號清涼古唐楊氏子，剃染從師，頗習文義。後捨之入少林，謁幻休，幻休提大事，因緣激發之。曉夕體究，至寢食俱忘。一日至五乳峯前，忽有得呈偈曰：五乳峯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幻休可之，尋入京依暹禮二師，探性相宗旨，曰：差別智不可不明也。自是肆游諸方，所見非一人所修，非一行喫水齋。

刺血書華嚴經，斷三日食，或斷七日。岩間枯坐，六時課誦，行大悲呪，穢跡呪，日各千遍。聽聞雜華，放施食，喫麩糠吞菜，閉關禁足。凡一切苦行人所類。蹙者師甘之如飴，然亦不廢講演。結冬度夏，從人渴仰，引進作佛事耳。萬曆丁亥，在古華嚴石城精廬，過分忽雙目失明，思惟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身心一時放下，硬坐七日而復見。隨至秀州天寧，飯僧十萬八千。過越中，寓廣濟蘭若，有澄上座者，拜侍爲弟子。禪者仰峯從杭來，夢師跏趺法座，放頂光普照。越地其後，澄上座法道大行。越中斯其兆也。又行化入吳，於天池開火場煉魔，回秀州修福城東塔，復遊江西，歷雲居匡廬，將入五臺而越中緇白念德之深力挽之。歸後竟莫知所終。其在越獨眷眷于寶林道場焉。知非清涼國師後身又焉知。後日不復卓錫也。

### 雲棲蓮池宏師傳

蓮池祿宏字佛慧，仁和沈氏子。父號明齋，母周氏。師生而穎異，試屢冠諸生。於科第猶擢之也。願志在出世，凡案間輟書生死事大，以自警。一日閱慧燈集，失



手碎茶甌有省乃視妻子爲鷄臭布衫于世相一筆  
盡勾作歌寄意棄而專事佛雖學使者力挽之不同  
也從蜀師性天剃度乞昭慶無塵玉律師受具卽單  
瓢隻杖遊諸方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至伏牛坐煉  
麤語忽現舊習入京師參徧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  
發經東昌府忽有省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  
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時  
以母服未闋懷木主以遊每食必供居必奉至金陵  
瓦官寺病劇幾爲主者昇就茶毗病間歸得古雲棲  
寺舊址結茅默坐懸鐺煮糜嘗絕糧七日倚壁危坐  
而已胸掛鐵牌題曰鐵若開花方與人說久之檀越  
爭爲構室漸成叢林清規肅然爲諸方道場冠而師  
始啓口說法弟子日進六時觀念中夜警策慈顏溫  
諭無異花開見佛矣師以精嚴律制爲第一行著沙  
彌要略具戒便蒙梵網經疏以發明之又從參究念  
佛得力遂開淨土一門著彌陀疏鈔融會事理指歸  
唯心又以高峯語錄最極精銳乃并匡山永明及古  
德機緣中與緊語彙一編名曰禪爾策進以示參究

之訣自是道風大播朝野歸心若大司馬宋公應昌  
太宰陸公光祖宮諭張公元怵大司成馮公夢禎陶  
公望齡并一時諸縉紳先生次第及門問道者以百  
計靡不心折盡入陶鑪觀與浦菴偁所謂一朝踏破  
香巖鉢雙報 君恩與佛恩始知東昌之悟真戴角  
虎不但稱理而談已也師持論嚴正詁解精微監司  
守相下車就語侃侃略無少屈諸賢豪候參者無加  
禮皆忘形屈勢至則空其所有非精誠感物何能至  
是哉侍御左公宗郢問念佛得悟否師曰返聞聞自  
性性成無上道又何疑返念念自性耶仁和令樊公  
問心雜亂如何得靜師曰置之 一處無事不辦坐中  
一士曰專格一物是置之 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  
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或問師何  
不貴前知師云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  
一人會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齣否  
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  
師云猶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代云走却法師留  
下講案又書頌云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



却被畜生惡。貓兒突出。盡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師直擯曲說。語無回互。而世所宗。天主寔義。又期立論破之。淨慈僧性蓮。請師講圓覺經。聽者日數萬。指大釜日炊。兩度衆猶不給。募贖寺前。萬工池植蓮。放生。因盟朝士。修天聖故事者。二紀後。師八十誕辰。又增拓之。合城中。上方長壽兩池。皆爲放生。設著放生文。行於世。海內多尊奉之。孝定慈聖皇太后。崇重三寶。偶見師放生文。甚嘉歎。遣內侍賫紫袈裟。齎資往供。問法要。師拜受。以偈答之。師極意悲幽冥。苦趣。自習。餓口時。親設放。嘗有見師座上。現如來相者。觀力之使然也。師天性朴質。簡淡無緣飾。虛懷應物。貌溫粹。胸無崖岸。而守若嚴城。畫叢林。日用量施。利厚薄。因果。罪福。明雖粒米莖菜。未嘗虛費。五十年中。不設化主。養老病。供衆僧。海內衲子。擔簦負笈而至者。肩摩。擊食指。日以千計。稍有盈餘。輒散施諸山庫。無儲蓄。別有供師者。咸納之。以爲衣藥。貧病施。略無虛日。簡私記近七載中。實用五千餘金。師生平惜福。嘗著三

十二條自箴。垂老躬自浣濯。出溺器。終身衣布。素一麻布。幘乃丁母艱時物。今尙存。他可知已。師以平等大悲攝化。一時非佛言。不言非佛行。不行非佛事。不作佛。彌末世護持正法者。依四安樂行。師實以之。愍公云。歷觀從上諸祖。單提正令。未必盡修萬行。若夫卽萬行以彰一心。卽塵勞而見佛性者。古今除永明。唯師一人而已。先儒稱寂音爲僧中班馬。予則謂師爲法門之周孔也。萬曆乙卯六月。入城別諸弟子。首及宋守一等。遍及故舊。但曰。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還山具茶湯。設供與衆。話別云。此處吾不住。將他往。衆罔知。七月朔晚。入堂坐。囑大衆曰。我言衆不聽我。如風中燭。燈盡油乾矣。次夜入丈室。示微疾。瞑目無語。弟子圍繞。師復開目云。大衆老實念佛。毋捏怪。毋壞我規矩。衆問誰可主叢林。師曰。解行雙全者。又問目前師曰。姑依戒次。言訖。面西念佛。端然而逝。師生於嘉靖乙未。世壽八十一。僧臘五十。師自卜寺左嶺下。遂全身塔於此。其先耦湯氏。亦後師祝髮。建孝義菴。爲女叢林主。先一戒而化。亦塔於寺外之右山。師



得度弟子廣孝等爲最初上首。其及門受戒得度者不下數千計。而在家無與焉。縉紳士君子及門者亦以千計。而私淑者無與焉。其所著述除經疏外有戒疏。事義問辯疏。鈔事義楞嚴摸象記。遺教節要。水陸儀文。竹牕隨筆。二筆三筆。四十八問答。淨土疑辨。往生集。崇行錄。名僧輯略。正訛集。自知錄。雲棲紀事。山房雜錄等二十餘種。行世。

補續高僧傳卷第五

補續高僧傳卷第六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唐 龜洋佛手岩二師傳

龜洋禪師慧忠。泉之仙遊陳氏子也。九歲出家。具戒後。杖錫觀方。謁草菴。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峰菴。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瞳菴。然之。留草菴十年。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及宣宗詔興之。師曰。仙去者未

必受錄。佛去者未必須僧。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餘年。述三偈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土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然燈。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是沙門。常謂門弟子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藥。呪力以蛇。結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是未見自心也。一日。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全身葬於無了禪師塔之東。隅二百步。日爲東塔。後數年。塔忽坼裂。主塔者將發視之。夜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爲沈陳二真身。沈無了。姓見馬祖。

佛手岩行因者。廬門人未詳姓氏。少習儒。捨俗出家。遂雲遊。首謁鹿門真公。言下有省。尋抵江淮。登廬山。山北有岩如五指。下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岩。和尚不度弟子。有鄰菴僧爲供侍。常有異

鹿錦囊烏馴透其側江南李主三詔不起堅請就棲  
賢開法不逾月仍潛歸岩室寂音爲之贊曰淮山深  
處容我卓錫樹下經行岩間宴寂六十餘年脇不至  
席天子三詔掉頭不應知不可致南向加敬山搖海  
驚天空地迴後代兒孫則反於是如乳中蟲貪著世  
味我尋其跡爲隕涕淚師後下禪床行數步屹立而  
化岩頂有松一株同日枯瘁壽七十餘岩之陰骨塔  
存焉二師皆曹山嫡孫

### 瑞龍璋黃檗慧傳

瑞龍禪師幼璋唐相國夏侯翁子也大中初伯父  
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游慧照寺聞誦妙法蓮華  
經於是跪伯父前求出家伯父難之師因不飲食不  
得已許之依慧遠禪師剃髮又十年受具足戒年二  
十五游方至高安見白水又謁署山二大老皆器許  
焉咸通十三年見騰騰和尚者於江陵騰騰囑曰汝  
往天台尋靜而居遇安卽止已而又見慧慧和尚者  
慧拊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  
南於時我法乃昌遂去至天台山於靜安鄉建福唐

院已符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  
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乾  
寧時雪峰嘗見之以椶櫚拂子授師而去天祐三年  
錢尙父遣使童建齋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署志  
德大師館於功臣院日夕問道辭還山尙父不可乃  
建瑞龍寺於城中以延之禪者雲趨而集又契慧慧  
之語嘗謂門弟子曰老僧頃年游歷江外嶺南荊湖  
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  
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諸人歇却狂  
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  
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  
終不能指東爲西說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  
事若學語之流不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  
取月還著得心力否汝今日各自退思忽然肯去始  
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大甚還肯麼天成二年  
丁亥四月師從尙父乞墳尙父笑曰師便爾手遣陸  
仁璋者擇地西關建塔塔畢師往辭尙父囑以護法  
卹民還安坐而化閱世八十有七坐七十夏詔改天



台隱龍爲隱跡云

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小經論。學因增受菩薩戒。嘆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篇繁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遂置講課。欲捐身水中。飼鱗甲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滯一隅也。師從此回意。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阮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守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曰。師既爲法忘軀。同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疏山。時仁和尙坐法堂。受參。師先顧大衆。然後致問曰。利那便去時如何。疏山曰。畱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疏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觀座主對和尙語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寔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座曰。一利那間。還有擬議否。師言下頓省。禮謝退。茶堂悲喜交盈。如是三日。尋住黃檗山。聚衆開法。後終本山。今塔中全身如生。

雲居簡傳

禪師道簡。其先范陽人。史失其氏。天姿粹美。閑靜寡言。童子剃髮。受滿分戒。徧遊叢席。造雲居謁膺禪師。膺與語。連三日。大奇之。戒令刻苦。事衆。遂躬操井臼。司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臘高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膺公往。三峰時受服役。既來雲居。神亦從。至舍于枯樹下。樹茂號安樂樹。神屬膺將順寂。主事僧白曰。和尙卽不諱。誰可繼者。曰。堂中簡主事。僧意不在。簡謂令揀選。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攝禮。先請簡。簡豈敢當也。既申請。簡無所辭。讓卽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自如。主事僧大沮。師知之一夕。遁去。安樂樹神號泣詰旦。衆追至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呼曰。和尙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曰。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曰。他不爭人。我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曰。問這赤頭漢。作麼問。橫身蓋覆時。如何。曰。還蓋得麼。問蛇子什麼吞却蛇。師曰。在理何傷。問諸佛道不得處。

和尚遺道得麼。曰。汝道什麼。處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獨宿孤峰時如何。曰。閑著七間堂。誰教汝孤峰獨宿。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意旨如何。曰。高峰。深海。迥絕孤危。似汝。閨閣中軟暖。麼。又問。叢林多好論尊貴。邊事如何。曰。要汝知大唐天子。不會書。斷會麼。簡契悟。精深。履踐明驗。而對樓。應物。度越凡量。天下宗之壽八十餘。無疾而化。廬州帥張崇爲建塔本山。

系曰。有同安不禪師者。與師同爲膺公嫡嗣。難兄弟也。丕之嗣曰同安志。志之嗣曰梁山緣。觀自丕自觀。皆失考。生緣不及傳。觀之子則爲大陽立矣。別具膺公見末傳。

### 蜆子和尙傳

蜆子和尙不知何許人也。事跡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啻道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綴蜆以充其腹。暮卽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尙。華嚴靜禪師聞

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敲把住。曰。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遠答曰。神前酒臺盤。敲放手。曰。不處與我同根。生殿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踪跡。後不知所終。靜出洞山。故曰同根生耳。

### 惟勁大師傳

寶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繒績。惟壞衲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冬。雪峰深入淵奧。復問法。立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座曰。聞汝註楞嚴。經。是否。曰。不敢。師曰。二文殊如何。註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岳。住三生藏。藏中有鏡燈一座。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所製也。師觀之。頓悟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歎曰。此先哲奇功。非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者悟理事相融。後終南嶽。師著述有寶林傳四卷。紀貞元後禪門繼踵源流。又製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教緣起。又著南岳高僧傳。皆流傳於世云。

### 鼓山國師傳 從展附



鼓山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幼惡輩。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即揮毫書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遷居甚。既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進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遍叩禪關。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峰。峰知其緣熟。忽起搗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惟舉手搖曳而已。雪峰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峰審其懸解。撫而印之。暨雪峰歸寂。閩帥於府城左二十里。開鼓山創禪宮。請揚宗教。曰。今爲諸仁者刺頭入諸聖化門。裏斗數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个漢未通个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騫口搯。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搯。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

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玩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味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閩帥禮重。常詢法要焉。

保福禪師從展福州人也。生陳氏。年十五。應雪峰爲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游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峰。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峰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又常以古今因緣。詢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梁貞明四年丁丑。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風。創保福院。迎請居之。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後學未知次序。山僧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問因言辯急時。如何。師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禪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處。心僧曰。甚麼



是某甲齷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却來曰甚處某甲齷心師曰我見築著磻者道汝齷心師住保福僅一紀學業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錄唐天成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卽是師曰道道曰怎麼卽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系曰予登鼓山覽國師遺跡至喝水巖風景淒楚相傳師嘗宴坐於此溪水喧聒師喝之水爲倒流遠去至今猶然國師高風千載可想見矣保福機語如嚴霜急颺亦足摧殺但君子不欲多上人陳老師那應便築受降城耶

### 羅山閑傳

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師不契乃參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

作麼師于是服膺闍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句不相當真言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祇有一口劍一劍下有分身意有出身路不明便須成末僧迴舉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謔伊至秋入府師特爲辦茶筵請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間曾有謔語恐和尚問著僧歸舉似師曰汝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福遂來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令西邊師僧退後乃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系曰巖頭門下得法者傳燈現錄六人而二彥一閑最著僧統僅傳瑞岩彥而立泉彥與閑師不載予故表之使知黃龍明招二公所自出也

### 黃龍機明招謙傳



黃龍山誨機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嚴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糞麼。曰。解頭。曰。且救糞去。後到玄泉。又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不會。泉放下。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見甚道理。師曰。某甲問嚴頭。頭曰。你解救糞麼。救糞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唐天祐中。游化至此山。節帥施俸。建宇。奏賜紫衣。師號大張法席。師將順世。有僧問。百年後鉢盂子。何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何人得師。曰。海燕雷聲。即向汝道。言訖告寂。先是呂岩真人洞賓。京川人。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鍾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觀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師擊鼓升堂。師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鎰內煮山川。此意如何。師指曰。這守尸鬼。呂

曰。爭奈靈有長生不死藥。師曰。饒君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師詰曰。半升鎰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滅碎琴。如今不戀赤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師囑令加護。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于一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者。嘗到昭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何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問演侍者。演曰。汝甚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用處。僧禮拜請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祇是弄泥團。漢清上座。舉仰山插鉢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鉢。處師召清。清應話。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



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雙岩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閑黎住。若道不得卽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峰道底師。訪保寧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泊賺我踏破一緇草鞋。便回國。秦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麼以已方人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嘗不受淨水。主事喚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床。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淨。淨事無語。師乃撲。或師有師叔在麻院。患甚。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乃復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有一

僧曾在師法席辭去。住菴一年。後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乃露胸問曰。汝道我有多少。蓋騰毛僧無對。師却問。汝什麼時離菴。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鎗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師。住明招山。四十載。語句流布四方。將欲遷化。上堂告衆。鴉付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明。汝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昔日鶴林今日和尚。師以手拂眉曰。莫辜負麼。說偈曰。鷲刀叢裏逞全威。汝等應當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安坐寂然。長往。今塔院存焉。系曰。常言學仙須骨學佛須緣。洞賓蓋有骨有緣者耳。然非黃龍手段。斬截恐此漢未易壓倒。明招悟入沒量。如鄧天君下視草木。皆焦。所謂但知盡法不顧無民。由是知巖頭門曰。孤冷弗振。不得如象骨老子法澤綿長矣。

#### 太原上座傳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



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狃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寔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寔未識法身在師曰既如是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座主試輟講旬日掩關端坐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叩門禪者曰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扯捏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游浙中登徑山雲會一日于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曰到見文殊否曰見甚處見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聞川舉似雪峰峰曰何不令人來師聞趨裝而往初至峰巒院憩馬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處將來師曰自嶺外曰遠涉

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峰曰汝不肯我耶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峰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是雪峰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游而掌浴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峰峰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劫中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



扇不對山崗測乃鼓師一拳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  
送同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  
曰是伊未在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  
勘過遂越至中路便問師兄甚處去山曰九重城裏  
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  
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  
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  
舉前話峰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臘猶有鄉情  
在師在庫前立有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  
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保福簽瓜次師  
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  
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字上座後歸維  
揚陳尚書留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遍大涅槃  
經報答尚書書至期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  
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  
在便乃脫去

### 大靜小靜傳

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和尚示衆云汝諸人但

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乃躡前語問  
曰只如教中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  
作麼生玄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  
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  
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  
靜上座嘗有人問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  
攝伏之方願垂明誨師答曰汝將紛飛心以究紛飛  
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  
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非寂者  
無能寂之人照非照者無所照之境境智俱寂心慮  
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  
還源要道也師因觀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  
偈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  
業不忘而藉佛慈與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  
與幻幻輪圓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  
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並終本山今國清寺遺蹤  
在焉

### 烏巨晏禪師傳



烏巨山儀吳禪師吳與許氏子於唐乾符三年將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鎮信安強爲娶師不願遂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剏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溟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其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廟後叢竹間蟻竄其衣敗葉沒陛或者云是許鎮將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訥禪師未知師造問曰子所住定蓋少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彙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枯倉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嘿識之遂與剏染管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游江郎嚴視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山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啓龕視之師素髮披肩胸臆尙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愼公鎮信安觀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愧服禮像謝憊亦獲舍利歎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

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兩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及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端拱初太宗皇帝聞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請還山送車塞途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闍維白光屬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雨暘禱之如響斯答

梁 普靜覺傳

普靜院常覺禪師陳留人也生李氏幼習儒絕無干祿意志樂山水頗務游觀至廬山歸宗適弘章禪師開法乃言下有省固求出家未幾章將順寂命師前撫之曰汝於大法有緣後濟度無量吾呼吸聞人耳不能遂汝志卽以披剃事囑之門人章乃寂師至梁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甘露壇尋游五臺抵上都于靈景門外獨居二年有比鄰張生者清信士也屈師供養偶榻焉其家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遍滿榻中頭足俱出榻外生大驚及令奴婢視



之如常生倍加信敬。曰弟子夫婦借老願割宅前區以裨丈室。可乎。師欣然受之。後唐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額曰普靜。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謗語由生。未若不言之爲愈。于是每月三。八日隨緣行施。僧俗受惠者以萬計。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塞。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見師所爲。因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卽名諸佛。今目前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不受。以開寶四年冬。右脇而化。

### 梁 重雲暉禪師傳

重雲禪師。智暉生。咸秦高氏總角時。卽好游佛寺。喜動顏色。自誓出家。年二十。受滿足戒。印心于白水。仁禪師因愛中灘山水。剏屋居之。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師引歸。日夕與摩洗。久之。忽神光異。香煥發。失僧所在。視瘡痂皆異香也。梁開平中。思故山。乃還終南圭峰。于是愴然深往。獨步岩石。徘徊顧望。忽見磨納數珠銅瓶。椶笠在石

壁間。觸之卽壞。宛如常寢處。遂恍然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昔因。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峰間。遂名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犯。師夷之爲路。龍亦去。之後唐明宗。聞而嘉歎。賜額曰長興。住持四十餘年。接引後學。老而無倦。節度使王彥超。徵時嘗從暉游。願爲沙門。暉曰。汝世緣深。當爲吾家垣墻。彥超後果鎮永興。于是益敬師。周顯德三年夏。詣別彥超。囑以山門事。初秋。體尙無恙。忽說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他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相礙。乃加跌而化。閱世八十有四。臘六十四。塔於本山。

### 周 大章清豁冲煦傳

大章山契如菴主。福州永泰人。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立沙之室。穎悟幽旨。立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集徒。不畜童侍。隱於小界山。剏大朽杉。處其中。容身而已。凡游僧至。皆隨扣而應。有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符到奉行。曰。然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哪哪。清豁冲煦。聞



師名造之。值師採粟。豁問道者如菴主在何所。師曰：從何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何得到這裏？曰：這裏是何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至菴。夜觀豺虎奔至菴前。自然馴擾。豁有詩曰：行不尋閒。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于大章山。創菴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化豁亦永泰人。少聰敏。鼓山國師與落髮。初謁大章。後參睡龍。龍一日問曰：豁閣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常訪大章。得箇信處。睡龍于是上堂集大眾。召曰：清豁閣黎出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即不悟。睡龍大悅。而許之。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麼不盡底去。曰：賊是家親。是家親爲甚。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忽然捉敗。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即勞而無功也。曰：功不無成。但不處爲何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定。未許將軍見太平。師後將順世。忽捨衆入山。乃遺偈曰：世人

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只尺間。珍重苧溪溪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卽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蠹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而化。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蠹侵食。遂就闍維。散于林野。

照福州人生和氏。幼不染葷血。剃度于鼓山。得法受記。年始二十四。卽開法洪州豐城。道聲藉藉。時稱小長老。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久之。移廬山。開先後居淨德。並聚徒說法。開寶八年。圓寂。三師章嗣。玄沙豁。嗣睡龍。照。嗣鼓山。皆雪峰嫡孫。

宋 風穴沼禪師傳

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少魁異。有英氣。于書無所不窺。然無經世意。初祝髮。業教義。久乃歸禪。發跡于鏡清。怱公鍼芥不投。乃北游湘沔。遇守廓上座。南院侍者也。乃密探南院宗旨。忻然赴之。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師分院。以左手拊膝。師便喝。院右手拊膝。師亦喝。院曰：左邊一拍且止。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擬拈拄杖。師曰：作甚麼。奪拄



杖打著老和尚。莫言不道院。倚拄杖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浙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飢。院曰。子到此間。乎師曰。是何言。與院曰。好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便禮拜南院。喜賜坐。命茶。因問所與游者何人。對曰。襄州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始敘師資禮。依止六年。辭去。至汝水住。風穴廢寺。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而後學徒。暨至開法嗣南院。法席冠天下。傳法者首山念公。與廣慧真也。一日上堂曰。若立一塵家國。與盛野老。羣願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于此。明得。閑黎無分。全是老僧。于此不明。老僧即是閑黎。閑黎與老僧。能悟天下人。能暗天下人。欲識閑黎。麼拈左膝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拈右膝曰。這裏是其辯才。無礙如此。以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日。登座說偈。至十五日。加趺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九夏。系曰。廓侍者以三喝。恠老華嚴時。師為維那。上方丈。問訊。嚴曰。汝來。適守廓。不應當衆。扭捏老僧。須痛與一頓。趁出師曰。趁他遲了也。他是臨濟下兒孫本。

分如此。師舉似廓。廓曰。汝何必勸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搭却我話也。穴曰。雖然已聞天下矣。廓公四榜。場地師。壁立萬仞。老華嚴。一矮人看場耳。臨濟宗所以不可攀仰。湊泊也。

#### 歸宗詮師傳

禪師名道詮。生劉氏。吉州安福人也。童子棄家事。思禪師。思為剃落。受具足戒。後歸長沙。慧輪禪師。思一見之時。馬氏竊據荆楚。與建康接壤。詮年二十餘。結友冒險。造焉。會馬氏滅。劉言有其地。以王逵代劉言。領其事。逵見詮。疑為謀者。捕縛欲投江中。詮怡然無怖。逵異之。以問輪曰。此道人視死如見。鼻端何種人。乃能爾。輪曰。彼蓋為法忘軀之人。聞老僧虛名。故來決擇耳。逵釋之。加敬。詮傲然而去。依延壽十年。輪歿。詮還廬山。乾德初。庵于東南牛首峰下。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住九峰。賜大沙門。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擬忘言。台太虎。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為僧。責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旂檀。



林中必無雜樹。惟師一院特免試。太平興國九年。南康牧張南金請居歸宗。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夜辭衆而化。

法燈欽公傳

泰欽字法燈。魏府人也。辯才無礙。入法眼之室。雖解悟。逸格未爲人知。性忽略。不事事。嘗自清涼遣化。維揚不奉戒律。過時未歸。一衆傳以爲笑。法眼遣偈往呼之。旣歸。使爲衆燒浴。一日法眼問大衆曰。虎頂下金鈴。何人解得。對者皆不契。欽適自外至。法眼理前語。問之。欽謂大衆何。不道。繫者解得。於是人人改觀。法眼曰。汝輩這回笑渠不得也。出世初住洪州雙林。次遷上藍護國院。未幾李國主請住清涼道場。乃曰。山僧本擬深藏山谷。遣日過生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所以出來爲他了却。若有人問。便說似伊。時一僧出問。欽曳杖擊之。僧曰。我有何過。欽曰。祖禪不了殃及兒孫。國主從容問曰。先師有何不了公案。欽曰。現分析者。國主駭之。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奉國王助發。至於檀越道侶。

主事小僧。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甚違吾道。我之遺骸。但于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塚。升沈皎然。不淪化也。又示衆曰。但識口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逝。

奉先深清涼明傳

奉先深清涼智明。二禪師者。亦雲門嗣也。二師同游方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曰。是。深曰。鷓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深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劍。法眼陞座。深復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鷓子過新羅。捧綵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勸深衆集。燈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深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深打一。座具。便歸衆。



深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深曰  
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  
初不撞入網羅好深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  
省二師並出世金陵深于奉先明于清涼皆江南主  
度請也蓮華祥庵主深之嗣西峰豁公明之嗣別具

### 洞山泉薦福古傳

洞山清泉泉州仙游人生李氏幼禮中峰院鴻謚爲  
師年十六福州太平寺受戒初詣南岳參惟勁頭陀  
未染指及抵韶陽禮祖塔回造雲門門問曰今日離  
什麼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怎麼去汝見  
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  
悟乃之金陵國主李氏請居光睦未幾復命入澄心  
堂集諸方要語經十稔迎住洞山  
薦福承古西州人不知誰氏子少爲書生博學有聲  
及壯以鄉選至禮部議論不合有司怒裂其冠從山  
水中來客潭州了山見敬立禪師斷髮從之游已謁  
南岳雅公雅洞山子知見甚高容以入室後游廬山  
經歐峰愛宏覺塔院閑寂求居之清規凜然過者肅

恭時叢林號古塔主初說法于芝山嗣雲門景祐初  
范文正公仲淹守饒迎住薦福示衆曰夫出家者爲  
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  
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  
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  
畫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  
老僧與汝墮拔舌地獄  
系曰師去雲門近百年覽語而悟遂嗣之不疑時雲  
門子孫方盛無敢異詞者蓋所得真耳不知傳燈何  
以不錄師耶

### 首山念禪師傳

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子幼棄家得度於南禪寺  
爲人簡重有精識嘗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晚于  
風穴會中尤知客隨衆作止無所參扣然終疑教外  
有別傳之妙不言也風穴每念大仰識臨濟法道有  
遇風則止之語懼身當之注意于念一日陞座曰世  
尊以青蓮華目願迦葉正當是時且道箇甚麼若言  
不說而說又成埋沒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侍者進



日念法華無言而去何也。穴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真園頭同上問訊。穴問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對曰。鶉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何用。因問師。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看渠下語。穴一日又陞座。顧視大眾師便下去。穴即歸。方丈自是聲名重諸方。一日白兆楚和上至汝州宣化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如此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待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還。舉似穴。穴曰今日又被汝收下一員草賊也。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見穴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後開法首山爲第一世。登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衲子然天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嘗謂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奈汝何。何故如此。爲向汝面前無開口處。祇爲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箇什麼道理。

且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曰若得與麼。方名無事。僧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什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只管亂喝。作麼。僧禮拜。師打之。因曰諸上座不得胡喝亂喝。尋常向汝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箇瞎漢。所以我若立汝須坐。我若坐汝須立。坐則共汝坐。立則共汝立。雖然如是。也須著眼。始得師道。被天下移寶安山廣教院。衆不過四十輩。老於寶應。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留僧過。該作偈曰。吾今年邁六十七。老病相依且過日。今年記取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明年是月是日。陞座辭衆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日將昃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塔于首山。系曰。當大仰爲識時。瀉山固問之。仰良久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卽有越俎代庖之意。故首山卽大仰後身無疑也。伸脚在縮脚裏。又何怪焉。仰之後寥寥哉。



汾陽昭業縣省神鼎誣三禪師傳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生太原俞氏。器識沈邃。少緣飾具。大智少失。恃怙既孤。苦雅不喜。世俗遂祝髮受具。杖策飄然。所至不稍停覽。乃曰。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歷參七十一員。知識最後。至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進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踪。于是大悟。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據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自是陸沈。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利力致。前後八請。堅臥不起。及首山歿。西河道俗。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請師住汾州太子院。師時方閉關。聽排闥入。讓以大義。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讓。發宗旨。墜滅幸有先師。先師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欲安眠哉。師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趨辦嚴。吾行矣。既至。燕坐一榻。足不越閭者三十年。天下仰曰。汾陽而不敢名。一日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咬殺。有何方

便入得此門。見得此人。若見此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此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并汾地苦寒。師罷夜參。有異僧振錫至。謁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升空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楚圓守芝號。上首叢林。知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慮承天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昭令設饌。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有侍者出衆曰。和尚到處某甲。卽到亦立化歸。省禪師住葉縣廣教院。冀州賈氏子也。弱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游方。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筴問曰。喚作竹筴。卽觸。不喚作竹筴。卽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子。言下豁然頓悟。浮山遠公其得法子也。



洪謹者。生扈氏。襄水人。自受首山印記。隱衡岳三生。

爲實也。

藏有湘陰男子來游。卽師室。見師氣貌閑靜。一鉢掛

谷隱聰廣慧蓮二師傳

壁。莫能親疎。愛之忘去。謂曰。師寧甘長客于人。亦欲

禪師諱聰。廣州張氏子。初參百丈。恒不契。乃見首

住山乎。家神鼎下鄰寺。乃吾世植福之地。久無住持

山問勞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

者可俱往。師笑曰。殆乃以已馬馱師。還十年始成叢

火把子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

席一朽床。爲說法座。甘枯淡。無倫比。信契嵩少時游

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住襄州谷隱山。諸方稱

焉。師坐堂上。受其展指。庭下兩小童。詫曰。汝來。乃其

谷隱聰云。達觀顯者。其克家子也。別具傳。

時。寺始有醬食矣。明日將粥。一力挾筐。取物投僧鉢

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子。福顧廣。穎瞻視。凝遠望。見令

中。嵩晚上下。有卽咀嚼者。有置之自若者。嵩袖之下

人意消。參首山。山問近離何處。璉曰。漢上山。豎起拳

堂。出以觀。皆碎餅餌。問諸耆老曰。此寺自來不煮粥

曰。漢上還有這個麼。曰。這是甚麼。璉曰。漢上山。日瞎璉

脫有檀越。請應供。謹次第撥僧赴之。祝令攜乾殘者

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見於火把子話下。大悟

歸納庫下。碎焙之。均而分。俵以當麵也。堂頭言汝來

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後出世汝州廣慧

適丁其時。良然嵩大驚止。此已見謹老平生。爾他具

院華嚴。隆爲嗣法。上首楊龜山。大年亦出師位。下有

燈錄

寄內翰李公書。敘師承本末云。

系曰。頌古自汾陽始。觀其頌布毛公案曰。侍者初心

系曰。首山一把火。前燒谷隱。後燒廣慧。二老故得出

慕勝緣。辭師擬去。學參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

頭光。燄又有二智。嵩一住三交。一住鍊佛。亦首山門

下。獲心安。與胡僧金錫光。偶看他吐露。終是作家真

下皎皎者。也不及傳。

寔宗師一拈一舉。皆從性中流出。殊不以攢華疊錦

補續高僧傳卷第六

補續高僧傳卷第七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宋 大陽立傳

大陽禪師。警立江夏張氏子也。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金陵崇孝寺。師往依之。年十九。爲大僧。聽圓覺。卽能辯屈。講者歎曰。是箇少而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益之。通知之。使令游方。初謁梁山觀禪師。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此是有相如何。是無相者。於是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墨。山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傷。呈解山稱以爲詞上之宗。可倚師亦自負。儕輩莫敢攀。一時聲名藉甚。山歿。出山至大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退處偏室。咸平庚子歲也。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卽日一食。自以先德付受之重。足不逾限。脇不至席者。五十年。浮山遠公居衆時。嘗參師於大陽。師以臘高無可

繼法之人。一日喟然謂遠曰。洞上一宗。如懸絲欲斷。惟汝與之。遠曰。有平侍者在。師以手指臂云。平此處不佳。又捏拊指叉中示之云。伊向去當死於此。於是。以皮履布襪付遠。囑令求人。以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作偈寄王曙侍郎。偈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同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擲筆而化。遺囑云。瘞全身十年無難。當爲大陽山打供入塔。後果爲平侍所戕。平亦坐是返俗。流浪無依。爲虎所食。師言驗矣。遠受大命。得青華殿。轉付履祿嗣師法焉。

慈明圓禪師傳

石霜楚圓禪師。號慈明。汾陽嫡嗣也。生全州李氏。少爲書生。年二十二出家。母有賢行。使游方。師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爲老宿。呵以爲少叢林。師柴崖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游湘沔間。汾陽道望。遂與大愚谷泉瑯琊造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



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公嵩。指會揚大年。因大年復會李都尉。二公恨見之。晚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以爲法友。久之辭還河東省唐明李公。遣二僧訊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李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梯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筠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適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游仰山。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且使請師出世。守虛南原。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候守。願行守問其故。師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三年。棄去。省母以白金爲壽。母投金于地罵曰。汝少行脚。負布囊去。今安得此物。吾望汝濟我。反置我地獄耶。師色不作。徐收之。辭去。謁神鼎。謹公鼎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訥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崖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定鼎回顧。相嬰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陽乃有此兒耶。師自是名重叢林。適道吾虛。席郡移書欲得大禪伯。領之鼎。以師應召。法令嚴整。亡身爲法者集焉。師之大機大用。不可思議。傳者謂師以事事無礙行。心凡聖不能測。可爲知言矣。水庵謂允侍郎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等。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曉夕不憚。夜坐欲睡。則引錐自刺。歎曰。古人爲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乃縱荒遊。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及辭歸汾陽。歎曰。楚圖今去。吾道東矣。次住福嚴。又移與化。嘗室中挿劍一口。以草屨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擬議者師曰。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無有一人契者。其他立言妙語。操唱宗乘。探旨者。麻粟出焉。而黃龍南楊岐。



會二人最爲上首。能世其家。以某年正月五日示寂。前是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致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檣棹施。至京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偈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質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于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化。與師問答嘉歎久之。師哭之慟。臨殯而別。有旨賜官舟。南還。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驚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逾年而化。李公子銘誌其行于巽化。全身塔于石霜。

系曰。達人出世。以開物成務爲心。非自衒也。方師之受南原也。戡天際。想于眉睫間。聊試吾道動靜。何如。觀其初不赴。後自請行。進退躊躇。意可知矣。覺範云。慈明道起。臨濟於將仆。而平昔廓落。乃如此。微神鼎。則亦谷泉流也。雖然。狂奴故態。特師之寓言耳。眞面目。豈無知音者哉。然神鼎固長者。難及也。

#### 大愚之法華舉瑯琊覺傳

禪師名守芝。太原王氏子。少棄家於潞州承天寺。試法華得度。爲大僧。講金剛般若。名滿三河。時汾陽禪望大振。竊疑之。往觀焉。同參者慈明瑯琊等數人。服誠陽室。遂受印。可南游。住高安。大愚上堂。嘗舉汾陽十智。同眞話曰。先師云。要識是非。面目現在也。大省力後。生晚學刺頭。向言句裡。貪著義味。如驢舐尿處。捧打不回。蓋爲不廣求知識。徧歷門風。多是得一言半句。便點頭嚙唾。道已了辦。上座大有未穩。當處在上堂。大衆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是打撲不辦。便下座。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聞師之風。自石霜至大愚入室。師趨出履一隻。善退身而立。師俯取履。善輒



踏倒師起面壁以手點津。連畫其壁。二善瞳立其後。師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爲人。瞎却一城人眼。在會中有僧曰。誦金剛經一百遍。師令侍者喚至。問曰。聞汝日誦金剛經一百遍。是否。曰。不敢。師曰。汝曾究經意否。汝但日誦一遍。參究佛意。若一句下悟去。如飲海水一滴。便知百川之味。僧如教。一日誦至。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處遂以白師。師遽指牀前狗子云。狗子。灣僧無語。師便打出。作偈曰。砂裏無油事可哀。翠岩嚼飯餵嬰孩。一朝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稱者謂師作偈絕精峭。此蓋其一斑云。嘉祐初。示寂塔於西山雲峰悅公師之真子別有傳。

法華舉禪師汾陽嗣也。初住龍舒法華寺。後移居白雲海會焉。爲人精嚴諒直。飽參汾陽。特稱之一錫出并汾所至。披靡謁公安遠公。逗青松黃葉之機于福昌善處。逞琢句調琴之辯。又謁延壽賢大愚芝公。夾山眞首座。慈明棲賢。慧雪竇頭五祖戒公。瑯琊覺西湖西峰庵主。明招位下傑出者。也有偈云。絕頂西

峰路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隔兩重光。師至問曰。如何是兩重光。日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師曰。庵主未見明招時如何。曰。滿堂油盡。盡進曰。見後如何。曰。多心易得。乾師機辯。如雷碎電射。不可把玩。諸方畏服。號舉道者。上堂經迦不出世。達麼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關。至哉斯言。達古今一貫也。嘗曰。僧家以寂住爲本。豈可觀州獵縣。看山門景致。過時耶。覺範稱之。如薛仁貴著白袍。西平王著錦帽。眞勇于道者也。年七十餘始歿。塔于海會。

瑯琊山慧覺禪師者。西洛人也。父爲衡陽太守。死于官。師扶柩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剎。宛若夙居。由此出家。後得法於汾陽。住潞水高揭剎。竿與雪竇顯公同時。唱道時號二甘露門。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于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師福相端嚴。所至成益。嘗往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及千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然皆密送錢。同日爲衆檀設。



齊其卽預辭范公。是日侵旦發船。達天明。衆知已去。有追至常州得見者。受法利而還。靈源稱之曰。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師法嗣數輩。長水瑤講師其一也。具義解。中泉大道三公同參也。見列感通中。

系曰三公皆爲西河師子兒。而舉公。逃躑躅。堅于嗣夫爲善知識。如霧露在人。當使時時有潤。瑤瑤蘇州之舉。須瑤瑤始得。鶻鶻者不得效顰。

### 政黃牛傳

惟政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肄業。且將校藝有司。如使禱觀音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於已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嘉歎。欲啓帑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遇祥符。覃恩得諸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諸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爲體。

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于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旨于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其席。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時蔣侍郎堂守錢塘。與師爲方外友。師每謁之。則跨一黃牛。以軍持掛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至郡庭。始下牛。笑談終日。一日蔣公留師曰。適有過客。明日府中當有會。吾師固奉律爲我少留一日。因款清話。師諾之。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土筵中甚不宜。坐客皆歎其標致。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日錦涇集。且工書筆法。勝絕秦少游。見必收蓄之。師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清論無窮。秀氣逼人。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水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以爲常。九峰韶禪師嘗客於院。將臥。師挽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者。幾人韶唯唯而已。久之呼童子使熱炙。韶方饑。意作藥石。既乃橋皮湯一杯。韶笑曰。



無乃太清乎。或問曰。師以禪師名而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煩萬象敷演耳。言語有間。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遂泊然而逝。

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掛瓶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此蔣侍郎贈師詩也。師自有詩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一作佳韶勝致正相對會一時禪悅之盛可想見也。

懷賢禪師傳

金山龍游寺圓通禪師諱懷賢字潛道溫州永嘉何氏子在襁褓中能合掌僧坐四歲從嗣仁社主出家受戒有講席輒往聽盡得其學及長歎曰。說食能飽人手別社主去遍參最後見達觀頴于潤之因聖初師從瑞新禪師遊頗久具知宗門承襲賓主之說自謂無以復加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諦非談諸葛瑣則罵詈不已心竊陋之乃潛詣丈室

請白曰。爲人天師當只說法奈何預以世間事且僧有過斥去則已何足追罵至累日乎觀頴而不答師因此省悟初開法于太平隱靜嗣主金山金山當孔道客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元年遂謝事隱于金牛山山去丹陽數十里人跡罕至庭養猿鶴孔雀鸚鵡白鷗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爲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就山中訪焉廬山之圓通明州之雪竇相次堅懇各住一年雪竇至前後二十年間三請乃赴其行由海道遇大風漂至慈溪東岸舟破從者多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滅于金牛壽六十七臘六十三弟子覺澄等塔全身于西隴淮海秦少游觀爲師狀曰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恩意雖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饑夜輒從衆僧寢于堂中不入丈室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絹帛率緣手盡又多才藝工於詩字畫有法閒居絕口不掛事。事雖交至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風皆傾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紫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



師凡十被請從之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剎。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州郡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跡。一篇號釋耆典。記以自見云。

### 法寶傳

法寶。姓王氏。遂州小溪人。事興聖院。從簡爲僧。學法四方。所見如泉山之口黃驛之南。雲居之寶。禾山之才。世所謂大善知識者。皆歷問焉。平居常宴坐。計晝夜之分。寢才十二三。臥必右脇。未嘗解衣。如是者終其身。師三游洛陽。始至洛人。不知其爲禪。再至。知其爲禪者矣。三至。又知其爲禪而不徒爲禪者矣。其應世之密用。觀機之善巧。則莫得而擬議。洛中賢士。夫從師游者。甚衆。未必盡知師之道。但愛其行高而氣和。言簡而理盡耳。太師文潞公表其行。賜紫方袍三。至洛常寓於善覺院。衆爲合力營構。其徒十餘人。皆嘗與師同學。又有信士棄其孥。奔走服事者。師既居善覺。參問者益廣。或勸推所餘以爲人師。曰。已未爲何暇。爲人懷道。應物垂五十年。所以言論風旨。不大。

傳於世者。蓋其沖挹自晦如此。韓侍郎維。曰。始予見師於河橋。師未嘗不言也。予問之不能已。數年。予守潁昌迎館之府舍。師未嘗言也。予雖欲問。不知所問矣。嗚呼。道不可以不刳心焉。既示疾。遍作書別所往來之人。奄然而寂。年六十有九。時元豐六年九月也。藏骨龍門菩提院之上方。

### 浮山遠公傳

禪師名法遠。鄭圃田人也。出於王氏十九。出家先謁汾州得一盼相印。復參葉縣省公。與天衣懷同往葉縣。住持枯淡嚴密。諸方畏之。師至。值雪寒。縣喝罵驅逐。至以將水潑衆僧。履皆濕。怒而散去。唯師與懷自若。整衣敷具。復坐如故。縣到呵曰。汝更不去待我打耶。師近前不審云。某數千里而來。參叩和尚。爲明大事。豈以杓水潑之便去。縣笑因而遂留。相依數年。萬方挫折。師始終一如。所謂真金烈火愈鍛而愈明。縣始以衣法付之。開堂日。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蓋指葉縣也。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鶴不得。



喜鴉不得歎。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師暮年休會聖岩。敘佛祖奧義。作九帶啓。廸學者。與因恭說法一事。莫不家喻戶曉。師玉骨插額。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雅自稱柴石老人。歿時已七十餘。范文正公銘其塔曰。嗚呼。遠公釋子之雄。禪林甘澤。法海真龍。壽齡有限。慧命無窮。寒岩瘞骨。千載清風。師平生貴尚真實。參證痛抑浮辯。嘗謂道吾真公曰。學未至道。街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汗丹。穢增其臭耳。得法弟子道臻者。繼大覺。連住淨因。法道大弘於京師。當英神啓三朝。數入宮說法。恩遇隆渥。爲人渠渠。靜退似不能言者。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纒。拖脛不多。爲叢裙曰。徒費耳。無所嗜好。嘗雪方丈之西壁。命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人見之心目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元祐八年歿。

法華隆禪師傳

道隆禪師。未詳里族。初參石門微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閒。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

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閒。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閒。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上宗旨。及出世。乃嗣廣慧。或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初見廣慧。渠方欲剃髮。使我擎橈子來。因曰。道者。我有橈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所得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饈。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一炷香。不欲兩頭三緒。爲伊燒却。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臥于門下。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乃一僧熟睡。已再駢據之。始覺。問名字。歸奏。帝聞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尤帝大說。有旨館于大相國寺。燒朱院。由是道化大振。嘗與大覺連公說法。化成殿。機鋒迅辯。帝大悅。侍衛皆山呼。或偈頌酬答。或留宿禁中。禮遇隆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師因奏。疏舉連自代。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師額華嚴禪院。有偈頌連。



公詩上問佛偈曰有節非于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  
日下弗與衆人同師曰諸佛說心爲破心相連作此

偈。虛空釘楸也。乃曰虛空釘鐵楸。平地起骨堆。莫將  
閑學解。安著佛階梯。又見達觀禪師戲作偈曰。解  
答諸方語。能吟五字詩。一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師  
曰。佛法却成戲論。後生無識。遽相效學。不可長也。但  
曰。二般雖雜道也。勝別施爲。有僧曰。洞山寶公譏五  
祖戒禪師行藏。落人疑似。其至洞山。乃上堂說偈曰。  
嗟見世聲訛。言清行濁多。若無閻老子。誰人奈你何。  
師曰。寶巖行不遜。寶師取名不可取也。曹谿曰。眞實  
修道人。不見世間過。來說他人短。自短先在我。寶巖  
其師之失教。誰檢點。凡沙門釋子。寂默爲要。華嚴論  
曰。唯寂唯默。是心造如來之樣。不著不戀。是路入法  
界之轍。寶巖洞山。薑鋤雙峰地。已爲道人取笑也。師  
爲人寬厚。不矜伐。以眞慈普敬。行心。歿時年八十餘。  
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建塔於寺之東。  
系曰。夫寺門軒。睡僧入天子夢。夢其爲龍。不爲所惡。  
復尊寵之。至宿留禁中。非師道洽天下。烏能及此。京

師禪法。由是大弘。併見仁宗。誠洞高遠。若遇庸君。師  
其不爲。整粉乎。予故表而出之。

### 泉大道宗道者傳

谷泉。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  
之。去爲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眼蓋衲子。所至叢  
林。輒刪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陽。陽奇之。密受記。荆南  
歸放浪。湘中數來往。道吾訪慈明。道吾有湫毒龍所  
蟄。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與慈明暮歸。  
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  
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震搖。慈明蹲草中。  
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後住南嶽。  
懶瓚岩。又移住芭蕉。將復移。保眞大書芭蕉壁曰。予  
此芭蕉。蒼幽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  
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饑食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知  
誰來住。住保眞。夜地坐。祝融峰下。有大蟒盤繞之。泉  
解衣帶縛其腰。明日杖策尋之。衣帶縋松枝上。蓋松  
妖也。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  
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卽肯首屠。憐之。割巨



置鉢中泉喜出望外感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作偈曰我又誰管你天誰管你地著箇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任金烏東上玉兔西墜榮辱何預我與亡不相關一條拄杖一葫蘆間走南山與北山畜一奴名調古日令拾薪汲澗或呼對坐岩石間贈之以偈曰我有山童名調古不誦經不禮祖解般楫櫓禦冬寒隨分衣裳破不補會栽蔬能種芋千山萬山去無懼阿呵呵有甚討處倚遇上座來參問菴主在麼泉曰誰日行脚僧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潭泉日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趁出次日來又趁出一日又來泉攔臂扭住曰我這裡虎狼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泉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來有多少奇特再訪慈明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裡汝自匡徒我自眠慈明笑而已乃令南公更謁泉泉與語驚曰五州管內乃有此匾頭道人耶嘉祐中男子冷清妖言

誅泉坐清曾經由菴中決杖配郴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衢弛擔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壓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蟬蛻閣維舍利不可勝數邨人塔而祠焉宗道者不知何許人也往來舒斬間多留於投子性嗜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餉以醇醪居一日方入浴聞有尋宗者度其必透楹至裸而出得酒徑去人皆大笑而宗傲然不作嘗散衣下山有逆而問者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對曰袈裟裹草屨意旨如何曰赤脚下桐城陳退夫初赴省闈過宗戲問曰瓊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即得莫測其言也而退夫果以第三名上第時彥作魁方悟無時之語宗見雪竇而逸放自如言法華之流也

福昌善禪師傳

惟善不知何許人住荊南福昌寺嗣明教寬禪師爲人敬嚴祕重法道初住持時屋廬十餘間殘僧數輩師晨香夕燈陞座說法如臨千衆禪林受用所宜有者成修備之客至肅然加敬十餘年而衲子方集至



百許人師見來者必勘驗之。有僧自號映達摩。纔入方丈。提起坐具曰。展卽徧周法界。不展卽賓主不分。展卽是不展。卽是師曰。汝平地喫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師便打。映曰。奪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師曰。棺木裏瞠眼漢。且坐喫茶。茶罷。映前白曰。適來容易觸忤和尚。師曰。兩重公案。喝出。又問僧近離何處。曰。承天。曰。不涉途程。道將一句來。僧喝之。師便打。僧以坐具作搥勢。師笑曰。喪車後掉藥囊。又問俗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師曰。添一減一。是多少。其人無對。師自代云。適來猶記得。又問僧何處來。曰。德山。曰。武陵溪畔道。將一句來。僧無語。乃自代曰。水到渠成。師機鋒峻。不可嬰。諸方畏服。法席追還雲門之風。南禪師嘗曰。我與翠岩悅在福昌時。適病寒。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焉。有紙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數。悅太息曰。善公本色作家也。

### 雪竇顯禪師傳

雪竇禪師名重顯。字隱之。遂州李氏子。幼精銳。抗志塵表。依普安。誦上人出家。受具。遍歷講筵。游刃經論。

問辯風馳。同學斂氣。不敢伸棄。而歸禪出蜀。入楚。嘗與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昔解后。覺鍊背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柏樹子。因緣記得麼。覺曰。無此語。莫謗先師。法眼拈手曰。真自師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法眼肯之。其旨安在。師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手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寢待其傍。輒匿笑而去。客退。師數之曰。我偶客語耳。乃敢慢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眼未正。擇法不明。師曰。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師陰異之。結以爲友。師盛年工翰墨。作爲法句。追慕禪月休公有詩云。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裡。正啼鶯。離亭不折依依柳。況有春山送又迎。嘗依棲賢。湜公機不合作。師子峰詩而去。與齊岳者爲侶。同謁五祖戒師。休於山莊前。遣岳先往。機語不契。師亦竟不見。遂南游。謁智門禪師。祚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知見高。學者莫能覩其機。師俊邁。智門愛之。一日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智門召師。師近



前智門以拂子蘸口打擬開口。隨又打師豁然開悟。依止五年。盡得其道。師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上問師何之。曰將遊錢塘。絕西興。登天台。鴈蕩。曾公曰。靈隱天下勝處。瑞禪師吾故人。以書薦師。師至靈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訪師。靈隱無識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牀曆物色求之。乃至曾公問向所附書。師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曾公大笑。瑞公以是奇之。師出世初住吳江翠峰。後遷明州雪竇。曾公守越時。敦請也。上堂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否。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師舉揚宗教三十餘年。海內奇衲子爭赴之。暮年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措。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又書壁文。戒進後學。其略曰。身如行廁。利稱軟賊。百年非久。三界無安。可惜寸陰。當求解脫。讀者鼻爲之酸。師一日偶經行。植杖于林下。衆衲環之。忽問曰。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

門答這僧。耶爲解說。耶有宗上座出。衆對曰。待老漢有悟處。卽說。師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警地也。於是令搥鼓。衆集。師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日大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座。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千兵容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大驚。宗卽承天宗禪師也。師一日游山四顧。周覽。謂侍者何日復來。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惟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履。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鹽沐攝衣。北首而逝。閱世七十三。坐五十。夏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號明覺禪師。

系曰。雲門一宗得雪竇而中興。不然亦撲撲矣。師器宇凝重。卽袖中一書。三年仍還本人。便足氣壓千古。家聲浩浩。子孫繩繩。豈偶然哉。

洞山聰禪師傳

洞山曉聰禪師。韶州曲江人。生杜氏。見文殊應天真。



和尚初游廬山。莫有知者。時雲居法席最盛。師作燈頭。聞僧衆談泗州僧伽。近於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既是泗州大聖。爲何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一衆大笑。後僧舉似蓮華。祥庵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遙望雲居。拜之。師名遂重。叢林次依。洞山詮禪師爲首座。及詮遷棲賢。以師囑檀那。及其衆衆從之。請于州。州從之。以大中祥符三年。師出世。洞山上堂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叨叨珍重。師見僧來有所問。輒淚目視之。曰。我擊虎術。汝不會。去一日。自荷柴登山。僧逆之。問曰。山上住。爲何山下擔柴。師曰。山上也要柴。燒示衆曰。一大藏教。是箇之字。祖師西來。是右字。如何是正義。良久曰。天晴蓋却屋。趁閒打却禾。輪納王。租了鼓腹自高歌。師於山之東北。手植松可萬松。凡植一株。坐誦金剛經一卷。自稱栽松。比丘嶺名金剛嶺。或問嶺在此。金剛在何處。師指曰。此一株松。是老僧親栽。汾陽嘗謂慈明曰。雲門下兒

孫。我已遍參。獨以未見。聰爲恨。汝當見之。故慈明雖已罷參。猶獲覩顏色。而聞餘論矣。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透法身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庭廡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復曰。法席當令自實。住持言卒。而化。闍維得舍利塔于金剛嶺。先是比部郎中許公式。出守南昌。過蓮華峰。聞祥公曰。聰道者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許既至。聞師住山家風。作詩寄之。有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之句。將訪之。師已逝矣。

祥公奉先深禪師嗣也。知見甚高。氣壓諸方。臨終上堂。舉拄杖問衆曰。汝道古佛到這裡。爲何不肯住。衆莫有對者。乃自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如何得力。去。橫拄杖。肩。上曰。柳栗檀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言訖。而化。師與文殊眞弟兄行也。聰嗣文殊。視祥則爲姪。聰得法弟子曰雲居舜曰。明教嵩祥嗣寂焉。

#### 宋 北禪賢禪師傳

智賢禪師。嗣福嚴雅公。雲門四世孫也。開法于衡州。之北禪。歲夜小參曰。年窮臘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



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土田米飯煮菜羹燒槽柁火與大眾圍爐唱歸田樂何故免得倚他門戶傍他牆致使時人喚作郎下座時維那從後大呼曰縣有吏至師反顧問其所以那云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笑擲暖帽於地那便拾去師跳下禪床攔臂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那便出去時法昌爲侍者師顧謂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近日城中紙貴一狀領過法昌名倚遇師嗣也別具師又有嗣曰紹銑具與福中

開先暹禪師傳

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操行清苦智識明達遠禪師在德山師往依之一日遠升堂顧視大眾云獅子頻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解遠云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遠然之自此機辯迅捷禪林曰海上橫行暹道者又參雪竇顯顯愛其俊逸留座下數年欲舉住明州金鵝師聞之書二偈於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廟嶺南能三更月下雞殿寶眷眷無言戀碧巖三十餘年四海間尋師

擇友未嘗聞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越出山後住開先嗣德山遠禪師却通雪竇書山前婆子見專使來問云遠首座出世爲誰燒香專使云德山遠和尚婆子遂罵云雪竇抖擻屎腸說禪爲汝得恁麼辜負恩德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祇是稽首讚歎諸代祖師提掣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榮且道承甚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星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既丈夫我亦爾孰爲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箇半箇先達出來迺相開發祇是與諸人作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有久游赤水夙在荆山懷袖有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却請爲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師住開先凡十八年而化於本山嫡嗣雲居元也別具

南安嚴傳

南安嚴自嚴尊者生鄭氏泉州同安人年十一出家爲童子十七爲大僧遊方至廬陵謁西峰老宿豁公



豁雲門之孫也。師依止五年，盡得其法。自是神異不測。世傳定光佛化身。懷仁江有蛟害人。師臨渡說偈戒之。蛟引去。未幾擁沙漲塞潭。遂爲洲。梅州黃楊峽乏水。師以杖撻之。遂湧。父老以爲神來。聚觀師。遂去。所至遇旱。滂書偈投之。無不如願。武平南黃石岩多蛇。虎師止住。蛇虎可使令。師凡示人。必以偈。偈尾必題四字。曰贈之。以中世莫能測。四遠敬事師如神明。家畫其像。飲食必祭。鄰寺僧死。師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答。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遙。字畫險勁如壁。窠大篆。吏大怒以爲狂。且慢已去。僧伽黎曝日中。旣得釋。因以布巾幪首。而衣白服。師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各半。因不語六年。嚴寺當輸布。民歲代之。師不忍。置書布束中。求免。吏得之。愈怒。追問亦不答。以爲妖。焚其布。帽火盡而帽益明。鮮乃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苦拘束。佛法不流行。自後稍發語。後遊南康。槃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與此山師住三

年成叢林。乃還南安。江南眠槎爲行舟礙。師舟過焉。摩訶之曰。去去莫與人爲害。槎一夕蕩除。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著沙萬牛。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於南海。爲衆生福田。師曰。此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瀾水生。陰府船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摩菩提。僧卽舟唱偈。而舟爲動。萬衆譁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縛。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卽謹。愿師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文字語言。一覽誦念無所遺忘。偈語章句。援筆立就。師異蹟甚著。所屬狀以聞。詔佳之。宰相王欽若。大參張安仁以下。皆贈詩。師未嘗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乙卯正月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而化。諡定光圓應禪師。系曰。至人聚于心者。靈發于言者。驗寂音謂師偈語。皆稱性之句。非智識所到之地。良然良然。才涉思惟。便是鬼家活計。自尙滿身霧露。安能使物不迷耶。

### 洞山寶勸潭澄傳



自寶廬州合肥人。姓吳氏。生有奇相。弱齡歸普寧院。已抱出群之見。聞五祖戒公。匠石宗門造之。置水投鉞。理存默識。遂入室。傳法焉。祖病。令行者往庫司取生薑煎藥。寶方主庫事。叱之行者。白祖。祖令將錢回。買乃與之。後往洞山。聰公知其爲人。特加器重。臨歿。遺言令繼其席。郡守又以書託祖。舉所知者。主洞山。祖云。無如買生薑。漢住未幾。戶外屢滿矣。叢林殷足。委積常餘百萬。黃檗山。饋粥不繼。寶移杖。總之黃檗。爲之。豐直院。祖君無擇。部憲程君師孟。並著好賢樂善之名。祖既挽寶主歸。宗程復以雲居致寶。前後凡四住。名利在歸宗時。一日扶杖出門。見喝道來。問甚。官吏云。縣尉令避路。寶側立。道左馬至。前跪不行。寶曰。畜生。却識人。尉知是寶。再拜而去。住雲居時。一夜山神肩輿與寶繞寺行。寶云。擡你爺。擡你娘。擡上方丈去。神直擡上方丈。寶爲人精嚴。護持戒法。初行脚時。宿旅店。爲娼女所窘。與同寢榻。寶危坐。終夜明發。娼女索錢。與之出門。燒被而去。娼女以實告其父母。遂請歸。置齋以謝。謂真佛子也。然好名事。邊幅故所

至必選名僧自隨。爲其羽翼。寶實得法于五祖。祖暮年棄衆。造焉。寶以其行藏。落人疑似。弗爲禮。且說偈譏之。祖遂造大愚。一日於僧堂前倚拄杖。談笑而化。寶雖有盛名。叢林亦以是少之。師在洞山。嘗自鬻壽藏。後二十餘年。遂終于歸宗。壽七十七。僧臘五十一。示寂十八日。全身入塔。至和元年也。余襄公靖爲之銘曰。彼上人者。叢林獨步。激揚宗旨。慈心廣度。言發其機。俾之自悟。人得其要。直趨覺路。橫杖而來。捨筏而去。吁。嗟妙圓人天。仰慕妙圓師。賜號也。

懷澄禪師不知何許人。與寶同出于五祖之門。出世洪州泐潭。諸方呼爲泐潭澄。黃龍南公依之。最久。然雲門法道。至師小變。故雲峰悅公。方之藥水。銀鍍則流去。大覺連和尚。其嗣也。所謂青出于藍者。別具系。曰一洞山也。詮去授聰。聰詞文殊。聰死。授寶。寶嗣五祖。要見拄持。續佛慧命。非細事故。古人舉授。唯大公弗容一毫私念于其間。不然。詮聰工老。豈少法嗣哉。中峰國師與定叟書云。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係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滴俗薄。奉金請拂。



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于此。寶亦雲門子孫之傑出者。惜大德爲一肯所掩。燈錄謂寶生娼室無姓氏。未之考耳。

宋 志逢禪師傳

志逢。餘杭人也。生而惡葷。膚體香潔。出家于臨安之東山朗瞻院。通貫三學。嘗夢升須彌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惟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已。時釋迦示之曰。此是補處彌勒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遊方見韶國師于天台契悟。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候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夙愆。未珍汝知之乎。曰師有何愆。唯一小過耳。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嘗傾棄之。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年始愈。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師號命住功臣院。開寶初。忠懿王建普門精舍。請師爲開山。舉揚宗要。開寶四年。師固辭解院。願棲老林泉。時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爲終老之所。五雲多虎。師每攜大扇乞錢買肉飼。

虎。虎輒馴伏。日暮還山。虎迎之。騎以歸。故世稱伏虎禪師。一號大扇和尚。雍熙二年。示寂。壽七十七。塔曰寶峰常照。

宋 棲賢湜禪師傳

澄湜禪師。建寧人。嗣百丈恒和尚。恒嗣法眼師爲眼嫡孫。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度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則立誦行披之。黃龍南禪師初游方。年方少。從之。屢年。故其平生所爲。多取法焉。嘗曰。棲賢和尚定從天人中來。叢林標表也。雪竇顯嘗自淮山來。依之。見師少。接納遂。蓋苴不合。乃作獅子峰詩而去。曰。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雲擎也。出頭師住棲賢。以門庭峻嚴。故參徒不盛。一日晚。參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其斬截如此。系曰。百丈恒和尚五字三上堂。曰。喫茶日珍重。日歇所謂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也。湜師作略如此。真有乃父風。就中些子一滴不遺。由此可觀師弟子傳受源脉也。

補續高僧傳卷第七



補續高僧傳卷第八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宋 宣州興教坦禪師

坦禪師溫州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參琅琊覺公。機語頓契。天衣懷住。興教師為第一。座及天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住時。刁景純學士守宛陵。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是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刁。舉所夢。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升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為何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峯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謂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茲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

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南安雲封寺圓禪師傳

道圓南雄人也。性純。至少游方。雖飽參。未大通透。聞南禪師居黃檗。積翠菴。往依之一日。燕坐下板。聞兩僧舉百丈野狐因緣。一僧曰。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曰。便是不落因果。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圓悚然異其語。不覺身起。上菴頭。過湖。忽大悟。見南公敘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熱。睡忽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大笑。久之。又作風幡偈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閒。雲菴老人常手疏此二偈。大稱賞之。謂其機鋒不減英邵武。後出世住大庾雲封寺。莫知所終。

黃檗勝昭覺白信相頭三師傳

惟勝。潼川羅氏子。得法於黃龍南公。然未見公時。已大悟。特就印之而已。時黃檗席久虛。瑞州太守委黃



龍擇主法黃龍過鼓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道得者住黃檗衆寂然勝出衆曰猛虎當路坐黃龍大悅遂以應命道風大震名播海內白梓州飛鳥人姓支氏父謙聞道嵩山道者以死生爲戲白衣而梵行嘗云吾根鈍不得入圓頓願有子續慧命足矣自少聞父誨諦聽沉思有如夙習一日過溪忽有省遂往峩眉山落髮父子相依游講通性相宗經論去之南遊首謁太平俊公於澧州俊謂眞吾法子付以說法大衣白遜謝聞黃檗道望造焉三年未印可操事益勤一日勝擡頭候有言白咄曰這老漢勝大笑肯之元豐末南康郡王邀勝詣葦下白侍行會太學生上書訟博士者語連勝有旨放歸蜀門人星散白獨負巾鉢以從既至居昭覺法筵之盛猶黃檗也勝將化成都帥以繼席主化爲問師曰無如白者白開法遵南方規範一洗律居之弊不超性海是理事縛不透聲輪是語言縛白上堂語也諸方傳誦靡然向風朝散郎馮政奉議郎段玘天台山隱者宋放唐安文士祖思昱皆攝衣執弟子禮元祐末白水寺

僧正闕丞相蔡京時帥蜀命白往白不樂遂併昭覺辭之歸舊刹說法久之示疾頌曰風高月冷水遠天長出門無影四面八方怡然而寂顯遂嗣其法顯潼川王氏子少舉進士有聲嘗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不可而塵境自空悟曰吾世網裂矣往依白得度隨衆咨參一日白問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子如何會顯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白舉起拂子顯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游見五祖演和尚久處侍寮澈法底蘊四十餘年始還時白尙無恙舉應長松遷保福信相太常卿蘇元老序其語錄云頃者吾蜀但以講席律壇爲無等等法未知祖道之高晚得眞覺勝禪師自黃檗闢化成都昭覺寺初會易之廣大變動周流六虛者又原道之微妙混成先天地生者遂言曰吾法函蓋乾坤不爲大銷殞虛空不爲難當體現成隨用立具西南緇素驟聞者多瞠瞠不入久各惘然莫不失喜落涕恨遭遇之晚勝禪師既歿紹禪師繼之其法猶勝禪師也紹即而化度加衆紹禪師既歿顯禪師繼之其法猶紹禪師



也。而緣合加盛。前住長松。今居保福。皈依之侶。未可計。濟拔之功。未有艾也。嗚呼。釋迦別傳。迦葉親授。西天祖師。所護念中華耆宿。所承襲遺教。遠矣。不圖今日。及吾身親見之。然師與句微言。某未敢窺測。聊舉大略。曉吾黨新發意者。斷與交臂。作舞同趨。師門云。蓋其爲時賢致歎如此。

明河曰。顯出蜀得東山磨淬最久。始臻源奧。及出世。獨爲紹覺。燒香議者。謂其以小技。濶掩道望。以故情。謬紊師承。叢林目爲顯牛子云。

報本元禪師傳

慧元。潮州倪氏子。十九爲大僧。遍歷叢席。於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安吉報本院。爲人孤硬。有風度威儀。端重危坐。終日南禪師門弟子。能蹤跡其行藏者。惟元而已。元初開法。法嗣書至南公。視其名曰吾偶。忘此僧。謂專使曰。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專使反命。元卽腰包而來。至豫章。聞南公化去。因留歎息。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與語奇之。曰。退老師不及見耳。元道化東吳。歸之者如雲。嘗自乞食舟。遠遇盜舟人。絕叫。

白刃交錯於前。元安坐自若。徐曰。所有盡以奉施。人命不可害也。盜旣去。達旦人來。意師死矣。而顏色不亂。神氣如常。其臨死生福。福能脫然無累如此。自說法來。一榻蕭然。長坐不臥。三十餘年。如一日。化後塔全身于峴山。

景福順禪師傳

順公。西蜀人有遠識。爲人勤劬。叢林後進。皆母德之。得法於老黃龍。初出蜀。與圓通。訥偕行。已又與大覺。璉游甚久。有讚其像者。曰。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于南。爲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利學者。過其門。莫能識師。亦超然自樂。視世境如飛埃。過日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顯貌如生。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人要之。敘別。延之至。師已去矣。其示衆多爲偈。皆德言也。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慶劫。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婆偈。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與去麼。皆言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又作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



颺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厝。有人別寶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峰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貓兒偏解捉老鼠。

### 昭慶禪師傳

烏江惠濟院禪師名昭慶。字顯之。泉州林氏子。少所馳任。氣爲巨。買往來海中。十數年。資用甚饒。一日盡所有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漳州開元寺出家。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飽繫一方土。偶人耳。遂過嶺。遍

參知識。後見黃龍南公。示以三關語。漫不省。因服役左右。久之。盡得其道。因嗣焉。出世凡三坐道場。高郵之乾明。烏江之惠濟。廣陵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樂居之。乾明建隆皆爲檀越。士大夫所亟。遯去不獲。非其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爲人說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卜筮。或方藥。乃至一切種種俗諦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自唐以來。禪家盛行。

于世。惟雲門臨濟兩宗。是時雲門苗裔分據大利。相望淮浙。上臨濟之後。自江以北。惟一師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爲然。師聞而笑曰。此吾所以爲臨濟兒孫也。師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止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以元祐四年八月十六日說偈遷化。廣陵檀越奉靈骨歸建隆。起塔。士大夫中執弟子禮者如龍圖閣直學士孫覺。莘老。烏江會承議郎閻木求仁等。然爲役之久。緣契最深者。無如秦少游。觀時在京。遙爲銘其塔。

### 隆慶閑禪師傳

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焰室。幼不近酒。年十一。事建州昇山圓長老。十七。削髮。受具。二十。辭師遠游。見諸大老。最後印心黃龍南公。公每歎曰。祖師之道。不墜于地。在斯人也。公在世。學者已歸之。公既寂。一時尊宿無出其右者。熙寧間。應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期年。鐘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應陵道俗以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西堂。事之益



篤師性純至無所嗜好貌豐碩寡言語所至獨處罕與人接有卽者一舉手而去初師之在黃檗也與翠岩順公並事南公爲父機無所讓順訴于南公曰閑輕易且語未辯觸淨南公曰法如是以情求閑乃成是非其可哉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告衆將入滅說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神色不變手足和柔髮剃復出衆願留事全身長老利儼遵遺命閣維薪盡火滅跣趺不散益以油薪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草木砂磔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砂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所獲幾數斛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臥店夢有訶者曰此何疑哉疑卽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甚雋偉醒而續成之病亦隨愈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小者爾知言哉

子琦 道英附

子琦泉州許氏子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棄之游江淮謁翠岩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唾地曰這一滴落

在何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病真爲解頤辭參積翠南公盡得其道相與商榷古今適大雪南公指謂師曰斯可以一致帚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之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礙議乎一日南公遣僧逆問三關語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南公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南公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鍊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脉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賜號覺照大師道英俗姓胡師邑子也有聞於師而嗣焉見地穩密說法無蹊徑直躋最上中下之機少能邁會者嘗作偈云南北東西住險巖古殿寒桂冷依依無人到我經行地明月清風擬付誰又云每把葫蘆拗放欵從教天下浪猜疑秋風擺落園林後始信寒松格不卑

黃龍心禪師傳

祖心南雄始興鄔氏子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惠全明



年試經業。獨獻詩。試官奇之。遂以合格。聞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逢橫逆。棄之。謁雲峯悅公。難其孤硬。告行峯曰。必往依黃檗。南公居黃檗四年。知有而樣。不發。又辭而上雲峯。會峯謝世。因就止石霜。無所參決。後閱傳燈。至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云云。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往歸黃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師踊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往見翠巖。真真與語。大奇之。又見泐潭。月月以經論精義入神。聞諸方同列笑之。以爲下喬入幽。師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字之學。朝宗百川。初南公使分座。公遷化。師繼其席。凡十有二年。法道大振。然性真率。不樂從事。五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學者。益親謝景溫師。直守潭。虛大瀉。以致三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長沙之意。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山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

如天人師。今則掛名官府。若編戶民。直遣五伯追呼之耳。豈可復爲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至長沙。師直願受法訓。爲舉其綱。師直聞所未聞。後一至京師。尋還廬岳。適器資守九江。問曰。人臨命終時。有旨決乎。曰。有。曰。願聞其說。曰。待器資死。即說器資起增敬曰。此事須是和尙始得。蓋於四方公卿。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舍不往。南公道貌德威。極難親附。雖老於叢林者。見之汗下。師直造前。意甚閑暇。終日語笑。師資相忘。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衆。惟其善巧無方。普慈不問人。未見者。或慢謗承。頰接詞。無不服膺。臘既高。益移菴。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冬。歿。閱世七十有六。坐五十有五。夏。賜號寶覺。葬於南公塔之東。號雙塔云。

#### 天衣懷禪師傳

義懷。溫州樂清陳氏子。世以漁爲業。母夢星隕屋除。其光照戶。而娠。及生。尤多吉祥。兒稚。父命坐船尾。串魚。師不忍。投魚江中。父怒。答詬。甘受之。長游京師。依景德寺。試經得度。師清癯。行步遲緩。衆中望見。如鶴。



在雞羣言法華。遇師市中。拊師背曰。臨濟德山去。初謁金鑾。善次謁葉縣省。皆不契。謁明覺於翠峯。師嘗營炊。因汲澗。折擔悟旨。覺印可之。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鑿佛矣。峯使誦提唱之語。曰。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覺激賞。以爲類己。先使慰撫之。乃敢通門人之禮。諸方服其精識。自鑿佛至天衣。凡五遷法席。所至必幻出樓觀。說法縱橫。馳騁人難逮。仰廬山舜老夫疑之後。聞其語。歎云。眞善知識也。晚以疾居池州杉山菴。弟子智才住杭之佛日山。仰歸養。侍劑藥。才如姑蘇。未還。師促歸。至門。師已別衆。才問。卯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閱世七十二。坐夏四十六塔。全身佛日山。崇寧中。賜諡振宗禪師。

延恩安公傳

法安臨川許氏子。幼謝父母。師事承天長老慕閑。年二十。誦經通授。僧服則無守家傳鉢之心。求師問道。不見山川寒暑。初依雪竇顯。歿依天衣懷蒙印可。

棲法席數年。同參皆推上之法雲秀。尤與之友善。年三十。有七慨然。以莊嚴佛土爲己任。初居黃山如意院。破屋壞垣。無蔽風雨。師力新之。未十年。大厦崇成。如天宮下降。衲子歸。遂爲叢席。乃復謝去。至南昌某縣。又與延恩始。至草屋。毀楹敗床。不贊師處之超然。縣尹裴士章。欲合豪右爲師一新之。師曰。檀法本以度人。今不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非佛事也。固止之。亦居十年。凡安衆之地。冬煖而夏涼。鐘魚而粥。鐘魚而飯。來者息焉。師所歷足跡萬里。一鉢蕭然。孳孳以接物利生爲務。因緣乖合一付之度外。其居延恩也。人視之不堪。其憂是時。法雲秀公有衆千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可以爲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以書招師。師發書一笑而已。以元豐甲子歲七月示疾。化于延恩寢室。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有一夏營塔於後山。距寺百步。葬焉。靈源清禪師語黃山谷曰。我初發心。實在延恩。安公告戒策勵。如父母師友中心。以謂凡住山者。法如是爾。及游諸方。罕遇如安公者。以是提耳之誨。不忘於心。若安公名稱利養。實不



能與天下衲師爭衡。然此自不滿安公之一笑山谷  
因爲銘塔云

### 荊門軍玉泉皓禪師傳

承皓眉州丹稜王氏子。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游方。  
見北塔發明心要。元豐間。首衆僧于谷隱。望遠諸方。  
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得法何人。曰。  
北塔廣和尚。曰。與伊相契。可得聞乎。師曰。只爲伊不  
肯與人說破。無盡善其言。致開法于郢州。大陽是時。  
谷隱主者私爲之喜。曰。吾首座出世矣。盛集緇素。以  
爲歆艶。師升座。曰。承皓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  
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說破。攜  
拄杖下座。傲然而去。于是先入院。後見州郡官貴之。  
曰。長老得何指揮入院。師曰。某山林人。誰知郡縣禮  
數。乃拄杖而去。無盡以書抵郢守。云。皓有道之士。不  
可以世禮責。當加禮請之。守如其言。師不得已復來。  
尋遷玉泉。示衆曰。一夜雨滂。烹打倒葡萄棚。知事頭  
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  
舊可憐生。自謂此頌法身。向上事。如傳大士云。空手

把鋤頭。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只頌得法身邊事。  
然爲人超放。未易以凡聖議。嘗製犢鼻褌。書歷代祖  
師名字而服之。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書於帶  
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褌。有鄉僧効爲之。師見而詬曰。  
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僧尋於鹿門。  
如所言而逝。蘇長公抵荊南。問師機鋒。不可觸擬。抑  
之。卽微服求見。師問尊官高姓。曰。姓稱。乃稱天下長  
老底。稱師震喝一聲。曰。且道重多少。公無對。于是尊  
禮之。冬至。示衆云。晷運推移。布褌赫赤。莫怪不洗。無  
來。換替一僧入室。適狗子在室中。師叱之。狗便出去。  
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將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  
年八十一。老死昇尸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  
日。言畢而逝。師法嗣有曰。文慶者。住林溪。與教聞秀  
圓。通住棲賢。棄衆訪之。慶貌癯。人不啓眼。秀遣督割  
稻石橋莊。旣辭去。有識者曰。慶出世湘鄉十餘年。皓  
和尚嗣也。秀遣人追謝之。且迎以還山。慶曰。埃稻人  
困。乃還秀。心奇之。稱于衆。舉以自代。住棲賢二十年。  
而終。



福嚴感禪師傳

慈感潼川杜氏子。面目嚴冷。孤硬秀出。叢林時謂感鐵面首。衆僧於江州承天時。佛印元禪師將遷居。斬州斗方。譽於郡守。欲使嗣續之。召語其事。感曰。某念不及此。和尚終欲推出爲衆粥飯主人。共成叢席。不敢忘德。然若使嗣法。則某自有師矣。佛印心服。業已言之。因成就不敢復易。遂開法爲黃龍子。名重一時。居常懸包倚杖於方丈。不爲宿夕計。郡將以下皆信敬。有太守新下車。以事臨之。感笑作偈投郡庭。不揖而去。偈曰。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遊。太守使人追之。已渡江矣。後住南岳福嚴。終於所居而塔焉。

真點胸傳 善侍者

可真福州人也。參慈明用功尅苦。每以手指點胸。諸方目爲真點胸。喜談說英氣逸羣。同善侍者坐夏。金鑿善乃慈明高第。眞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瓦磔一片置盤石上。曰。若於此下得一轉語。許爾親見。

老師眞左右視擬對善。叱曰。佇思停機。識情未透。何曾夢見。在眞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之。訶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何急事。解夏未久。早已至此。眞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寒人。故來見和尚。明遠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對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瞋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如此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眞不敢仰視。淚交頤。久之。進曰。不知如何。是佛法大意。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因於言下。大悟。自是機辯迅捷。叢林憚之。出世住翠巖。常拈魯祖面壁因緣。問學士少有契者。自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自觀。嘗云。天下佛法如一隻船。大寧寬師兄坐頭。南福頭在其中。可真把梢去東也。由我去西也。由我長老。政公亦慈明之嗣性。善講說。從之者多尙義學。眞一日見政。則以手摠其衣。露兩脛。緩步而過。政怪問之。眞曰。前廊後架。皆是葛藤。恐絆倒耳。政爲大笑。乃曰。眞兄爾。我同參。何得見人便罵我。眞熟視曰。我豈罵汝。吾前一隊。准備罵佛罵祖。汝何預哉。其剛勁不可屈如。



此將入滅。示疾甚苦。席藁於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呵佛罵祖。今何爲乃爾。眞呵之曰。汝猶作此見解耶。卽起。跌坐。命燒香。煙起而化。善公還七閩。慈明有秤錙落井之識。自鳳林遷資福。則碌碌無聞焉。以故言句罕傳於世。惜哉。

宋 江州歸宗宣禪師 海印

可宜漢州人也。壯爲僧。卽出峽。依琅琊覺公。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琅琊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南康守。志師不爲禮。以事臨之。師作書寄功甫云。某世緣尙有六年未盡。今無奈逼。抑何欲託生君家。望

君相照。乃化去。功甫得書。驚喜盈懷。中夜其妻夢。聞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答所見。呼燈取書示之。遂娠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逮三歲。白雲端和尚過其家。功甫喚出。相見。望見便呼師。姪端云。與和尚相別幾年。屈指云。四年也。端云。在何處。相別云。白蓮莊。端云。以何爲驗。曰。爺爺媽媽。明日請和尚齋。適門外推車聲。端云。門

外何聲。乃作推車勢。端曰。過後如何。曰。平地一條溝。果六周無疾而化。

超信字海印。桂府人也。亦琅琊之嗣。住蘇州定慧寺。倡道多年。望重一時。年八十餘。平日受朱防禦家供養。屢至其宅。一日朱問曰。和尚後世能來弟子家。託生否。師微笑領之。及歸寺。得疾數日而化。其日朱家生一女子。圓照本禪師時住瑞光。聞其事。往訪之。方出月抱出。見而一笑。圓照喚云海印。你錯了也。女子哭數聲。化去。有百丈野狐。頌并老僧詩。盛爲叢林傳誦。整仲溫謂信爲明眼宗匠云。

月華山琳公傳 雲達附

琳公曲江都渚人。姓鄧氏。少學儒。能談王伯大略。已而學佛。誦經得度。以詩自雄。往來江淮間。博覽廣記。推爲文章。僧徐而知非一掃。前習參寶師於洞山。一見。已心大器。久之。遂付心印。因南還。結菴於舊山之白蓮。學者聞其名。自遠至者。無算。州以衆狀請出世。師遁大洞中。累月。衆求不已。得之。黽勉從。赴自是。縉紳縉素。途經江滸。無不纒舟造室。師高論自嘉致。



人人有得而返。四方衲子奔走於路。一言之下。達心要。爲人師者數十人。晚年避喧。退居西堂。諸方因稱西堂琳公。寶林山爲六祖道場。詔擇名德。錫殊名命。服以居之。漕臺以爲畧。固辭不行。乃卽菴。自號壽藏。曰吾歸骨於此矣。地舊爲月華山。招提朗弘法處也。朗歿。衆散。寺亦隨廢。至師復大興。僉謂後身。余襄公。請銘其藏。曰。湛然性相。本無爲涉。于形器有持。曠他年。幻質此於歸。嘗言無佛良遺。有知雲達。桂州陽朔人。嘗曰。生本無物。何有本鄉。悟在于心。豈須戲論。南游洞山。寶禪師授以大乘之要。竟不出世。隱於羅浮山之黃龍洞。自得而已。

福昌信公傳

知信生福州閩縣蕭氏。蕭氏以捕魚爲業。兒時隨父漁於江。所得輒棄之。且觸事疎通。無憂患。疑懼撫會而言。或非人意所及。年十二。去家持頭陀行。甚苦。山行遇虎。祝之曰。使我得披如來衣。作世間眼者。當不害我。虎安尾而去。年二十有六。以誦經應格。得僧服。平居與衆勞侶共一手。作所游非一師所行。非一行。

最後入夾山。遵之室。師資相合。如石投水。莫之逆也。師之接人。不爲驚濤險崖。關鎖閉距。然非相應者。終不得其門。而入在夾山。任直歲典座。餘十年。執杉松。滿山水陸不耕者。皆爲田。住禪昌寺二十一年。其初草衣木食。寢食破屋數間。未幾廣廈。不知寒暑。齋供數百人。師隨事莊嚴。不懈如一日。或勸師安用苦色。身以狗事緣。宴居養道可矣。師曰。一切賢聖。出生入死。成就無邊衆生。行願不滿。不名滿足。菩提我何人也。爲之益力。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示疾。問曰。早晚日午矣。起坐而逝。五十九歲也。葬於福昌善禪師之左。有語錄。黃山谷書其後行之。

法秀 小秀附

法秀秦州隴城人。生辛氏。其母夢老僧求託宿。曰。吾麥積山僧也。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有僧。忘其名。曰誦法華經。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強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冒魯姓。十九通經。爲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



僧中凜然如講大經章分句析旁穿直貫機鋒不可觸聲著京洛倚圭峯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峯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峯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別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遊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接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始疑之然猶怫然不平及至無爲謁懷禪師見其貌寒危坐涕垂沾衣頽易之懷因收涕問座主講何經對曰華嚴又問華嚴以何爲宗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曰心爲宗又問心以何爲宗師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懷公自池入吳師皆從之十年初開法於淮四面山杖笠之外包具而已衲子追逐不厭饑寒師哀祖道不振叢林凋落慨然以身任之移住棲賢有年蔣山元公歿舒王以禮致師嗣其席師至山王先後謁而師方理叢林事不時見王以爲慢已遂不合棄去住真州長蘆衆千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衆目笑之

無出問者於是師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椒笑曰秀鏡面乃不識自己乎師曰當局者迷然一衆服其荷法心也冀國大長公主造法雲寺仍詔師爲開山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溫公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師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爾遽妄願力乎溫公不以介意元祐五年八月臥疾詔翰林醫官視之請候脉師仰視曰汝何爲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活之是以生爲可戀也平生之死夢三者無所揀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三句而化閱世六十有四坐四十五夏李公麟伯時工畫馬不減韓幹師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爲得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由是絕筆師勸畫觀音像以贖其過黃魯直作艷語人爭傳之師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馬腹中邪師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駙馬都尉王誥音卿候師師方饌客音卿爲掃墨竹於西軒以遲之師來未



及揖顧見不懌音卿去即漫之懷秀者與師同依懷公最久俱稱飽參有時名故叢林稱爲小秀蓋以師爲大秀也小秀聞南禪師三闕語欲往見之師曰吾不疑矣小秀乃獨行久而有契證因嗣南公聞師住棲賢寄以偈曰七百高僧戰法場盧公一偈盡歸降無人截斷黃梅路剛被迢迢過九江師笑而置之小秀弋陽應氏子家世業儒出世大瀉唱黃龍之道有三闕頌盛爲叢林傳云

圓照本禪師傳

宗本常州管氏子性質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弊衣垢面操井臼典炊爨以供大眾夜則入室參道昇勞之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又十年剃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游方初至池州謁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嘗爲侍者喜寢鼻息絢絢聞者厭之謂于懷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及懷公徙住越之天衣常之薦福皆從之治平初懷公退

居吳江之壽聖部使者李公復走過懷公夜語曰瑞光法席虛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踰此道人耳既至瑞光衆大集至五百人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淨慈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學者倍於瑞光既而蘇人以萬壽龍華二刹請擇居之迎者千餘人曰始借我師三年今九載矣欲奪以歸杭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不得奪元豐五年以道場付其門人善本而居瑞峯菴蘇人聞之謀奪之益急懼力不勝未敢發也時待制晉公孝序適在蘇蓋嘗問道于師者因謁之菴中具舟江津既辭去師送之登舟語笑中載而歸以慰蘇人之思於是歸師穹窿山福臻院時年六十三矣未幾神宗皇帝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驛召師主慧林既至召對延和殿山呼罷登殿賜坐卽就坐盤足跏趺侍衛驚相顧師自若也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茶至舉蓋長吸又蕩撼之上喜其真喻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及上元日車駕幸相國止師衆無出迎師奉承睿獎闡揚佛

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神宗登遐召師入福寧殿說法左右以師爲先帝所禮敬見之嗚咽不勝元祐元年以老求歸朝廷從其請勅任便雲游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因欣然升座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游頤風加檣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臥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師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尙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遂酣臥若熟睡撼之已去矣弟子塔全身于靈巖山閱世八十夏五十有二

補續高僧傳卷第八

補續高僧傳卷第九

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宋 黃檗全禪師傳

道全洛陽王氏子也。生不食葷血。父母使事其舅廣愛。演公得度二十具戒。游彭城。歷壽春。受華嚴清涼說於誠法師。朝授師說。夕能爲其徒講。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游南方。問無上道。師乃棄所學。渡江。首從甘露禪師。茫無所見。復從棲賢秀禪師。秀勇於誨人。示以道機。迷悶不能入。深自悔恨。至啗惡食。飲惡水。以自礪。凡七年。秀游高安。事真淨文禪師。五年而悟。告文曰。吾一槌打透無底。一切珍寶。皆吾有。文可之。自是言語偈頌。發如湧泉。高安太守請住石臺清涼。已徙黃檗。師爲人直而淳。信不飾外。事元豐六年。師得疾甚苦。從醫於市。時眉山蘇轍謫高安。師謂之曰。君靜而惠。可以學道。且云吾病夙業也。殆不復起矣。君念道異時相見。毋相忘也。病小愈。遠居山中。次年冬。轍移績溪。將行。意師必來別。師竟



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與衆訣。跌坐而化。體香軟。停十五日。茶毗得舍利光潔無數。年四十九臘三十葬。斷際塔之右。轍爲銘焉。

石頭懷志上座傳

懷志上座。婺州吳氏子。年十四。事智慧院寶傳爲師。試所習。落髮。性夷簡。飽經論。東吳學者尊事之。嘗對客曰。吾欲會天台賢首。惟識三宗之義。衷爲一書。以息影跡之諍。適有禪者。居坐末。曰。賢首宗祖師爲誰。志曰。杜順和尚。禪者曰。順有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此義合歸天台。唯識二宗。何義耶。志不能對。禪者曰。何不游方去。志於是罷講。南詢至洞山。時雲菴和尚在焉。從之游。甚久。去游湘上。菴於石頭雲溪二十餘年。氣韻閑淡。遇客多不言。侍者問之。志曰。彼朝貴人多知多語。我粥飯僧。見之自然口吻遲鈍。作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踪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或問住山何味。答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揮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志年

六十二矣。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一日問侍僧曰。日何時日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泊然而逝。收骨塔於乳峯下。

法雲杲師傳

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瓊公。命首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有報色。次日僧堂點茶。見茶瓢墮地。跳躍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眞淨。因讀祖偈。豁然大悟。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世住歸宗。尋被詔居淨因。杲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凡示衆。嘗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歷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詰曰。寶華座上。何一向談說世諦。杲曰。癡人佛性。豈有二耶。師在歸宗時。一夜脩敬罷。坐僧堂。地爐邊忽見二僧入堂。一人龐眉雪頂。一人少年。皆丰姿。頎然。師心喜。自謂我座下有如此僧。須臾二人出堂。師怪而尾之。見入佛殿中。師亦隨入。燈影熒煌。爐中尙有火。師炷香禮佛。二僧復



出仍襲其後。至佛殿前。因失所在。自念忘却香匣在殿。回取之。見殿門扇鑰。遂喚直殿行者。開門入。時見爐中香煙未散。匣在寶塔上。莫論其故。蓋果行道精誠。冥通無礙。誠有不可思議者。

### 大通本禪師傳

善本族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大康。仲舒村大父瑛。父温。皆官於顯。遂爲顯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卽蔬食。俄娠。及生。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母育於叔祖玠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仕宦意。氣剛不屈。沉嘿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至京師地藏院。試通經。得度。習毗尼。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乎。時圓照道振吳中。造焉。照一見。知爲法器。特願之。服勤五年。盡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卷舒。度越前規。一時流輩。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元豐七年。遍遊居浮山。太守岩出世。住婺州雙林。移錢塘淨慈。繼圓照後。法席冠江浙。時號大小本。云上聞其

名。有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禪師。師玉立孤峻。未嘗以言狗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捨填門。而精粗與衆共住。八年。請於朝。願歸老西湖。詔可。遂東還菴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天下願見不可得。師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時。抵掌笑語。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衆。吾昔爲叢林。故強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載名者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歿。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閱世七十五。坐四十五夏。

### 報恩傳

報恩。衛之黎陽人。族劉。世以武進家。喜事佛。母牛氏。禱子於佛。夢佛指阿羅漢界之而姓。既生。有殊相。未冠。舉方略。擢上第。調官北都。喟然歎曰。是何足了。此生請於朝。欲謝簪纓。求出世法。上詰其故。對曰。臣祖死王事。思報厚恩。惟有薰修之功。庶資冥福。神宗歎異。親灑宸翰。賜名報恩。俗名欽憲就北都福壽寺。祝髮受



具游歷諸方。聞投子青禪師之道。而往依焉。青識其法器。一日凌晨入室。青問天明也。未師曰。明矣。曰。明則捲簾。師從之。頤爾開悟。心地洞然。亟以所得白青。青建之。留付巾匝。頗有年數。逮青順世。丞相韓公績尹河南。延住嵩山少林。席未煖。詔改隨州大洪山律寺爲禪。命師居之。時大洪基構甚大。而蕪廢久。師闢荆榛蓬蒿。爲像設堂。皇化豺狼。狐狸爲鐘魚。梵唄更定禪儀。大新軌範。由是大洪精舍壯觀。天下禪林崇寧二年。有詔命住東京法雲從。駙馬都尉張公請也。師志尙閑遠。閱歲懇還林澤。朝廷重違其請。許之。徑詣嵩山。旋趨大陽。屬大洪。虎席守臣乞奏還師于舊。固辭弗獲。復坐道場。凡前日之未違者。咸成就焉。師勤于誨勵。學者輻湊。幾五百人。旣振宗風。而戒律嚴甚。終身敝衣。略不加飾。雖賜紫方袍。卒盤辟不敢當。故權貴欲以師號言者。皆無復措意矣。政和改元。坐化塔于南塔。師異時欲築室退居之所也。壽五十四。坐夏三十二。弟子嗣法出世者一十三人。有語錄三卷。集曹洞宗派錄。受菩提心戒文。落髮受戒儀文。皆

行於世。丞相張無盡於師深相契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卽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鏡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則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于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老莊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但是假名。至若謂



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示悟多端。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若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太極陰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以妙萬物爲神。則非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惟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儒家聖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度人。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謂正道。是謂聖人。順逆皆宗。非思議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本意。一大事因緣所成。始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

### 廣道者傳

希廣天資純至。脫略世故。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問與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床。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琳曰。汝意如何。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眞淨。亦如前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開法瑞州九峯。禪子宗仰。有戒上座者。善醫術。分衛而歸。請師說法。戒出致問曰。如何是九峯境。答曰。滔滔雙澗水。落落九重山。進曰。如何是境中人。答曰。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進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如何。答曰。喫得棒也。未戒作禮而退。師顧問侍者曰。適來陞座爲何事。對曰。戒藥王啓請。師曰。金毛獅子。子出窟便咆哮。且道。金毛獅子。子是阿誰。良久云。卽是。今晨戒藥王卽下座。晚依同門友深公于寶峯。雪夜深。與師擁爐談久。潛使人撤其臥具。及就寢置而不問。須臾熟睡。鼻息如雷。其忘物忘我如此。逸人李商老寄以詩曰。已透雲菴向上關。熏爐茗碗且閒。頭顱無意掃殘雪。衲從來著壞山。瘦節直疑青嶂立。道心長色白鷗閑。歸來天末一回首。疑在



孤峯烟靄間。師高風逸韻可想而見矣。妙喜亦嘗與游。從言其大槩。是智叢林以道者目之。真名稱厥實也。

佛果勤傳

克勤彭州崇寧駱氏子。世宗儲師。生犀額。月面骨相不凡。從師受書。日記千餘言。偶過妙寂院。見佛書讀之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吾殆過去沙門也。始棄家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溺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欲以聲求色見。如釜美投鼠矢。汚之吾知其無以死矣。遂棄去。見真覺勝公。勝方刺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於時。大知識名稱遠聞者。相望持一鉢。徒步出蜀。意所欲往。靡不至焉。首謁玉泉皓。金鑾信。又見大溪。詰晦堂心。東林總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獨深加賞識。最後見五祖演禪師。盡展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一頓熱病打時。方思我在到金山。染傷寒。因極平。日見處無得力者。追釋祖言。乃自誓云。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既愈。還

山祖見之喜。命執侍方半月。會部使者謁祖。問佛法大意。師從旁竊聽。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即大悟。袖香入室。通所得。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汝既如是。吾助汝喜。因徧謂山中耆老曰。我侍者參得禪也。嘗伐一巨木。祖固止之。不聽。祖怒奮挺而起。師立不動。祖投所持挺。笑而去。自是遇物無疑。崇寧中。省親還蜀。諸老相謂曰。道西行矣。時同門佛鑒慧勤亦知名。衆遂目師為川勤。別之。成都師郭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凡八年。復出峽南。游時張無盡寓荊南。自以手提古佛席卷。諸方見師。恍然自失。留居碧岩院。傾心事之。

傳燈錄云。張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憐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匝匝之波。公于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師曰。沒交涉。公色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透思。道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非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專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師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在法界。豈裏。蓋法界豈未。或若到事。無礙法界。豈減。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論豈易得。聞于是。執師履。



留居碧岩。復徙長沙道林。太保極密鄧子常。上師德行。賜紫服。師號佛果。政和中。移延康。蔣山。東南學者。赴之如歸。至無地可容。名聞京師。被詔住天寧。萬壽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宰相李伯紀。奏住金山。高宗至。維揚。入對。賜名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紹興五年八月己酉。徵恙。留偈示衆。擲筆而逝。茶毗。舌齒不變。舍利五色。無數。閱世七十有三。坐夏五十有五。塔於昭覺之側。謚真覺禪師。師清淨無作。不入諸相。示方便門。提引未悟。一聽其語。莫不愀然。感動有泣。下者。故住天寧時。一時王公貴人。道德材智。文學之士。日造其室。車轍滿戶外。雖毗耶聽法。不能過也。度弟子五百人。嗣法得眼。領袖諸方者。百餘人。方據大叢林。匡業說法。為後學標表。可謂盛矣。師自得法後。聲名藉甚。繇蕪徙蔣山。行成德備。每得天神訶護。過金山時。賊趙萬據鎮江。擁兵數百。操戰艦。乘風欲度。忽反風。雲霧晦冥。連晝夜。不得度。乃止。比赴雲居。道長盧賊張遇奄至。盡劫所有。師衣鉢獨存。又嘗斂上方賜物。置一篋中。高儀真師。飭其徒往省。答曰。儀

真連夕大火。尙何求。師笑曰。汝第往。既至。官寺民櫬。鞠為瓦礫。而師篋封識如新。嘗寓公安。天寧。天堂。長老覺公。夢一女子。再拜而進。曰。乞我東堂。為人天說法。信宿而碧巖疏。至女子。即碧岩護法神也。安樂山神。據雲居方丈。諸耆宿。皆徙避別室。師寔一榻臥起。如平時。師福慧兩足。行解通脫。斷取世界。如掌中菴摩勒果。是區區者。何足言。然為世人傳聞。讚歎。故不得略也。

丹霞淳傳

子淳。劔州梓潼。賈氏子。依縣之大安寺。為童子。年二十七。祝髮。受具。禮道凝上人。為師。通貫教乘。練達藝學。至大陽訪芙蓉老人。叩以大事。芙蓉曰。師偉器。示之曰。古人謂空劫已前。承當佛未出世。體會汝。但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安用多言。師言下。大悟。侍芙蓉有年。芙蓉舉立僧學。議威儀。為衆標表。芙蓉深器重之。以為洞上孤宗。斯人可托。自是名起叢林。崇寧間。王公信玉。按刑京右。聞師名德。請住南陽丹霞山。道聲益著。師說法直捷。警悟位下多賢哲。士如了如。悟如



預後皆爲天人師。但道熟世疎。能爲左右周旋。使師  
得一意安唱。不至闕陷者。預也。久之以疾。退居唐州  
大乘西菴。隨州太守向公復以洪山保壽爲迫。不得  
已。應之。遂終於保壽。師性孤潔。氣和而貌剛。心慈而  
言厲。自髫髻立志。至老不渝。以忘機爲化本。以離識  
爲宗通。故能妙唱五位。橫歷諸方。可謂丈夫矣。塔在  
洪山南。

守遂傳 慶顯附

守遂。遂寧蓬溪章氏子。幼不茹葷酒。不好弄事。南麓  
院自慶上人爲童子。二十七得度。南游。初抵玉泉。見  
勲禪師。勲深器之。命副院事。歲餘。走大洪。謁恩禪師。  
上方丈。纔展坐具。忽一小蟲飛墮于地。遂引手拂之。  
豁然大悟。恩肯之。俾總院事。說法一本於恩。政和戊  
戌。賜號淨慈。隨州袁公灼奏。師道德堪表率叢林也。  
俄遷水南靖康。丁未。退止德安嶺山之延福院。時海  
內大亂。江淮盜起。所在戒嚴。安守李公濟。慮師所居  
荒遠。命移錫入城。建化城菴。居之。賊圍城久。每攻輒  
不利。乃曰。城中有異人。遂引去。鎮撫陳規聞而歎曰。

異人誰歟。必吾淨嚴師也。紹興乙卯。宣撫司命居大  
洪。學于望山。而歸極一時之盛。師亦誨人無倦。至丁  
卯三月。示疾而化。師天質溫靖。與物無忤。且奉戒謹。  
終身不服纖纈。不執財寶。不近玩好。士大夫以爲。貺  
隨得隨施。慈至蚤虱。不忍棄地。納之衣中。

慶顯蜀廣安王氏子。誦寶公十二時歌。有省。嘗參佛  
性。又見宏智。皆有啓發。而辨香所表信于人。天獨歸  
淨嚴。蓋以淨嚴鍵槌穩密。所得獨深也。顯性恬淡。于  
世念泊然無所起。其視榮名貴勢等太虛浮雲。倏焉  
起滅。不足當一盼。一時名公鉅卿。皆忘勢交之。京西  
帥潛列道行于朝。當道下省帖。起住大洪。賜號覺照。  
慧空佛智。明悟大師。大洪一席恩。遂顯三世的承道。  
望不少衰。可以觀其家風矣。

自覺傳 禪補附

自覺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于司馬溫公。然事  
高尚。無意功名。落髮從芙蓉楷公。游履踐精密。契悟  
超絕。出世住裕州大乘山普嚴寺。始至關僧房。爲海  
會室。振大法音。遠近緇白。見聞攝受。自堂序庭廡。皆



易新之使來觀者如入廊廟。雖未親羽儀。悉生恭謹。如聞簫韶。雖不知音。亦有樂意。故就道朕味禪悅。自拔于般若之門者多矣。寺碑謂覺長安人有操行。斷緣捨俗。師爭大長。絕道楷。究竟大事。得骨與髓。士大夫聞其言。俯然有遺世意。一時知識無出覺右者。崇寧間。詔居淨因。聲光益弘。一日示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亦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異念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鷄報曉。丹鳳翔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西移。

小南禪師傳 海評附  
系南汀州張氏子。參祐禪師于潭之道林。獲印可。隨遷維漢。掌堂司。即分座。接納。及祐移雲居。以師繼席。學者翕然歸之。准世系以黃龍是大父。名同。而道望。逼亞。故叢林目爲小南。蓋尊黃龍爲老南。云。洪覺範謂小南禪師。道眼明白。未爲人知。時嘗至東林。照覺鳴鐘集衆。出迎於清溪之上。其徒大驚。自是名日益著。將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師以傳道爲志。閱七寒暑。住世四十有五。白雉所薦。未伸。時然名見當時。垂稱後世。雲居可謂有子矣。參友海評所與師同受業者。也將出游。同院僧夢二大蛇。一角黑。各長數丈。遷院三匝。騰躍而去。黎明師與評別衆游。方夢者撫背囑之曰。二子善。自愛他日。法門龍象也。評嗣廣鑑。瑛住開先。與師相隣。俱得名叢林間。號廬山二龍云。

### 利儼傳

利儼黃龍南嗣也。有天悟。爲黃龍所重。開法廬陵之



隆慶禪宗之機鋒所至猶太阿孟勞割犀微札無  
留行者時黃龍弟子如東林總晦堂心羅漢祐洞山  
文皆各闡化一方師獨後出有問黃龍安視微龍曰  
其視以我益密契如此師倡道自熙寧乙卯至元祐  
辛未十有七年其法語之傳者絕少皆自痛剪苛掃  
不啻卷雲收潦焉故其法化之廣不得與諸山齒致  
後世幾不知有師名也惜哉

法一傳 常首座

法一字貫道太師襄陽郡王李公用和之玄孫也世  
居開封祥符其母見老僧入夢而生比成童一切嬉  
弄皆不顧十七試太學爲諸生被服詩書岸然自負  
從其翁仕淮南欲任以官不從將棄家事長蘆贛公  
翁難之母曰此夙世沙門勿奪其志未幾贛公禮靈  
岩通照愿公得度登具依之十年無所入益刻苦奮  
厲時圓悟住蔣山以大法炬許之悟奉詔住京師天  
寧師侍行會靖康之亂悟避蜀間闕走謁艸堂清公  
于疎山一語頓明大法紹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子羽  
迎住延福院丞相張公浚帥福唐徙住壽山尚書梁

公汝嘉守四明又挽居雪竇于是公卿大夫想見風  
采爭先邀迎惟恐弗及天台萬年寺在山谷窮處其  
徒闖茸有司奏改爲禪率選名縉衆所信服者爲領  
袖師遂又徙萬年間復一應長蘆而歸萬年觀音院  
泐日示微疾說偈入龕而逝壽七十五也師生於戚  
里長於華屋而性與道合不假師授一念幡然超塵  
勞而躋覺岸爲世大知識豈不謂豪傑歟

法堂首座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  
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遍游叢林于首楞嚴經深入  
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雲巢雪巢一師別號也有契  
命掌棧翰後首衆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一  
日忽語人曰一月後不復留此至期往方丈謁飯將  
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  
常露有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  
迴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班班誰跨野干  
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日送鴻飛去

普交有需二師傳

普交慶元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



偶爲人所窮詰。遂發憤改服游方。造泐潭。乾公足纒及門。公卽呵之。擬問公。曳杖逐出。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爾商量。擬進語。公隨喝之。師頓悟。乃大笑。公下禪床。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喝而拓開。公大笑。于是名聞四馳。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遁去。預遣吏候於道。不得辭。師說法簡要。凡見僧來。必叱曰。榔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旣而曰。且道說箇甚麼。又曰。何不休歇。去執拄杖。逐之。其機敏如此。有需者。生莆田陳氏。亦得法於乾公。隱何巖。南湖。懇田自食。學者漸至。隨時開導。之部使者陳覺民。聞其名。以禮延至福州鼓山。繼住雪峯。有二會語。爲時傳誦。師接物。應緣。皆人所強不得已就之。非所願也。後辭衆結艸菴于石門。作歌見志。其詞曰。吾結艸菴。蔡溪側。四顧峯巒皆峭壁。石門千仞鎖天津。來者欲登那措足。住此菴中是何緣。不詩不頌亦不禪。饑來苦菜和根煮。疊石爲床困卽眠。日照諸峯因燕燕。負喧孤坐情何適。馴伏珍禽。越不飛。猿猱捫我衣。中風閑搗瘦筇。

六七尺山行野步扶危力。披雲入岫不辭勢。逢人打破脩行窟。或停松或坐石。靜聽溪泉激鳴玉。源深洞邃來不休。聲聲奏盡無生曲。維羽流商誰辯的。五音六律徒敲擊。有時乘輿上高峯。大笑狂歌天地窄。初陳聘君易在京師。謁乾公。問乃鄉里尊宿。何人可親。公曰。子歸見需足矣。至是與師偕隱石門。樂道終身焉。

#### 五祖自老傳

表自懷安人也。依五祖演和尚。最久。未有省時。圓悟分座。接納師親炙焉。悟曰。公久於老師法席。何須來探水脫有。未至舉我品評可也。師乃舉德山小參話。悟高喚曰。吾以不堪爲公師。觀公如是。則有餘矣。遂令再舉。至今夜不答話處。悟齋以手掩師口曰。但恁麼看。師不勝憤。趨出以坐具。械地曰。那裏有因緣。只教人看一句。于是朋輩競勉。未幾有省。悟私告五祖曰。渠只得一椽大法。未明在須臾。鍛鍊必爲法器。居無何。五祖宣言。請自立僧寶。欲激其遠到。師聞之。深有所待。一日上堂。以目顧師曰。莫妄想。使下座。師氣



不平趨瑯琊啓公法社久之圓悟往撫存遂于言下大徹乃同歸五祖方命立僧圓悟卽還蜀演旣委順郡守以師繼席焉拈香云若爲今成都昭覺勤禪師去我於此時如得其髓爲何不爲他不見道魚因水有子由母親自是褫子四至不可遏師勝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道得卽挂搭衲子皆披靡有一僧攜坐具徑造丈室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牕下安排師奇言妙旨傳播諸方諸方尊之曰自老惜法嗣不昌僅一龍華高而道聲亦不振或以圓悟於師有卵翼功而師掩之所致云

元禮首座普融知藏傳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於焦山初參演和尚於舒之太平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經二年始發明已見詣方丈演頌之演遷五祖以禮俱往命分座不就時佛眼年方十七有疑不能決演曰禮却會得因就禮請教焉後佛眼出世禮尙無恙聞其所舉嘗曰遠兄名不虛得禮崇寧間復至五祖或問五祖遷他向何處去禮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意

旨如何禮云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復有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善法禮起行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的坐立的立喚甚麼作善法其機敏如此終老于四明之瑞嚴禮同鄉普融者至五祖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云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踪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後凡遇僧來謁則操閩音誦偈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且道中間說甚僧擬議卽推出掌掌藏鑰諸方稱融智藏云

真歇了禪師傳

清了號真歇蜀左綿安昌雍氏子兒時抱入寺見佛喜動顏色十一歲依聖果清俊道人出家又七年試法華得度登講場習經論能會大意尋棄而力禪傲然挾拄杖以行途次道俗遮留皆掉首不顧曰鷓鴣時節可艸艸耶出川徑造丹霞淳禪師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進語霞與一掌師豁然開悟翊日霞爲上堂當衆詰其證詣猶珠影隨如谷響答蓋洞徹源底也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抵長蘆謁祖照



祖照座下龍象萬指其中多英俊師至一語投機延  
爲侍者未幾舉首座分座說法一衆大驚宣和二年  
照以病退院法座無主夜夢人告曰代師者蜀僧也  
既寤疑之曰佛果耶佛眼耶竟虛席二年及經制使  
陳公至僣補處乃首座也卽受請登座爲淳和尚燒  
香照病中歎曰夢固云爾吾求之遠也照遷化師執  
喪盡禮時江湖損田秋虛無穫衆遂絕糧師躬行乞  
食施者聞而風至供億山積不知所從日搗鼓陸堂  
誨人無倦大扇宗風建炎二年退院絕錢塘過梅岑  
禮大士蹟海濱漁戶七百餘家聞師至皆毀網棄所  
業其化物如此天台守三以國清致不赴而赴雪峯  
旣被旨遷明之育王又遷溫之龍翔興慶二院乞就  
閑不許移往臨安徑山留五年病歸長蘆慈寧太后  
還自金建崇先顯孝寺于阜亭之麓詔師爲開山第  
一世以疾辭不可辭遂入院冒暑而行患益甚猶陞  
座說法太后親臨垂箔傾聽出內帑修水陸大會師  
疾弗瘳中使絡繹候問師從容稱謝須臾呼首座曰  
吾今行矣于是瞑目跏趺而逝慈寧宮降香賜祭卜

寺西桃花塢建塔以瘞全身送者萬人痛心隕涕皆  
有祖花影容禪林寒瘁之歎勅謚悟空禪師靜照之  
塔師儀相頤長眉目疎秀神宇靜深量容機活道無  
前而遜無後有無外而虛無中故人從其化不自知  
也珪竹菴初住雁宕能仁法緣未熟師時在江心特  
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  
任大法不以門戶封溝誠爲祖域英標僧林傑出也  
明河曰真歇拜竹菴與照覺迎經漢但知弘道不  
知爲我古人道德忠厚之至此風絕響矣

法恭傳 自得暉

法恭自號石隱叟奉化林氏子其母感胡僧入夢而  
生落髮受具戒習南山律於湖心寺聞天童宏智名  
往從問道兄事暉自得晝夕危坐一日坐殿廡間偶  
聞僧語入耳清徹豁然開悟流汗浹體宏智詰以所  
得非謬命居侍職旣而遍參諸誠見閑萬年萬年試  
爲問師掩耳出艸堂清公不許蹙到入室師直造前  
奪拂子擲地上而出一衆駭異黃龍忠置界方槌拂  
于香案上勘驗學者師謂其侍者曰和尚此一絡索



作何用少頃一一拈起。罔過一機。不來莫言。不道侍者白忠。乃撤去。三年復歸。天童主藏。論爲第一座。分

牧。每加禮敬。欲訪師。山間辭曰。路遠而險。徒勞耳。蓋其嚴冷類此。

座說法。宏智所舉。宗要師不爲苟合。智愛而畏之。紹興二十三年。光孝。虎席。越帥移書。宏智求一本色人。補處智。以師應命。會應天塔壞。或請捨去。師曰。非我尙誰爲。耶塔成。始行。遷能仁。隆興。改元。侍郎趙公守四明。迎主報恩。房燼之餘。前人與造所未備者。皆成之。軒敞宏大。遂爲一城。蘭若之冠。乾道六年。退居小溪之彰聖。明年。榮陽郡王起住瑞岩。闢舍宇以安衆。開山田以足食。建傑閣。奉圓通大士。輪奐甚美。大參范公請移雪竇。自得暉。歸自淨慈。遂以雪竇還之。復居瑞岩。淳熙八年八月。示微疾。戒弟子毋以藥石累我。我將行矣。以書招自得來相見。如平時。付以後事。作書遺別諸士大夫。并常往來者。遲明升座。說偈而逝。壽八十。臘五十九。師天姿挺特。持律甚嚴。累主大利。起居寢食。率與衆共。不務緣飾。無他嗜好。峭道骨。鯁不借人以辭色。有道者力加提引。慧而狂者必叱之。臨安淨慈空席。力請乃航海以避。命皇子魏王作

慧暉字自得。會稽張氏子。甫二十。叩眞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坐起。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寤。忽見眞明前。話次日入室。智可之。許爲室中眞子。紹興丁巳。開法普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補淨慈。七年。退歸雪竇。而化。不相魏公嘗曰。自得如深雲中片石。石隱則空門御史也。諸方以爲名言。

德朋禪師傳 附守璋

德朋。鹽官顧氏子。初爲邑名僧。守璋弟子。服勤數載。以紹興十八年。入徑山。禮眞歇。了禪師。夜宿山下。歇夢雙月入寺。詰朝舉以白衆。適師至。歇心異之。相與問答。機鋒峻密。若久于參請者。遂入室。朝夕體究。凡四經寒暑。一日。因覩爲竹筒。和尙及歇。被旨住。辜亭崇悟。歇可之。諸方號爲竹筒和尙。及歇被旨住辜亭。崇先顯孝師。侍往歇。既化。遂奉旨。繼宣法化。時二十三



年也。自是前後兩詔入慈寧殿。陞座說法。大悅聖心。賜法衣。歲給牒度徒一人。給侍師。以璋年老無養。請謝院事。歸省。許之。未兩年。復得旨住崇先。乾道三年。無疾而逝。有澹堂竹筒語錄行世。

璋姓王氏。天資介特。七歲試經。得度。戒行精潔。工于詩。號文慧禪師。有柿園集。嘗作晚春句曰。艸深煙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紹興二年。高宗幸圓覺寺。親灑宸翰。書此一絕云。

### 補續高僧傳卷第九

###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 習禪篇

宋 瞎堂遠禪師傳

慧遠號瞎堂。眉山金流鎮彭氏子。年十三。隸藥師院。爲僧。聽習經論。棄而依靈巖微公。微有省發。會圓悟。領昭覺師。卽之。聞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

因緣師大悟。仆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自是機鋒峻發。衆目爲鐵舌。遠圓悟。順寂。師東下。屢遷名刹。蘇虎丘奉詔住。阜亭崇光時。孝宗留心空宗。召師入對。選德殿。或入內觀堂。見必延坐。進茶稱師而不名。禮數視諸師有加。上曰。前日睡中。忽聞鐘聲。遂覺。未知夢與覺如何。師曰。夢覺無殊。覺心不動。上曰。夢幻既非。且鐘聲從何處起。師曰。從陛下問處起。上曰。然則畢竟如何。免得生死。師曰。不悟大乘。終不能免。曰。如何得悟。師曰。本有之性。磨之歲月。自然得悟。曰。悟後如何。師曰。悟後始知。今日問答。皆非。曰。一切處不是。後如何。師曰。脫體現前。更無可見之相。上首肯之。賜號佛海禪師。一日。車駕幸其室。室掛行道影。上指問師曰。此是水墨空塵。而真者安在。師叉手近前。曰。春氣和暖。恭惟聖躬萬福。上大笑。因書贊焉。師一身繫法門之望。奇言妙句。傳播諸方。學者雲奔川委。視師所在。爲歸。正如一佛出世。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關處莫出頭。冷地着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汝



道不可毀不可讀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  
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至期諸王卿  
相皆至師陞座說法遂入方丈扃師舊著一猿頗  
馴狎因衣之命曰猿行者久之衆窺窓隙望息並無  
惟見猿持卷侍側亟入師已逝矣猿書乃辭世偈也  
偈曰劫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光鷄飛不度留七  
日顏色不變塔全身於寺之烏峯

何山珣禪師傳 附智才

守珣號佛燈安吉施氏子初參廣鑑瑛禪師不契遂  
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衾自誓曰不徹不  
展此於是岌立宵晝如喪考妣逾七七曰忽佛鑑上  
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鑑曰可惜  
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也因舉靈雲悟桃語詰  
之了無疑滯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  
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入衆  
厲聲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同悟聞之疑其未然  
乃曰須我勘過始得令人召至拉與游山偶到一水  
潭忽推師入水遠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隨聲

應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  
見時如何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賞之師出世凡  
四坐道場聲光赫奕後歿于天寧將化謂雙槐居士  
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先師忌辰吾將至矣乞還  
鄞南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  
也吾雖與佛鑑同條生不與同條死明早爲我覓一  
隻小船子來高五尺足矣越三日鷄鳴端坐如平時  
侍者請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火浴舌根不壞  
郡人陳師顏寶函藏於家瘞骨於普應院之側師法  
貌清整舉揚宗旨綽有祖父之風有時謂衆曰兄弟  
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個消息忽雪夜一僧  
叩方丈門師喚入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訣疑情何  
爲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衲師喝出機鋒嚴峻類如此  
其住何山也因歲旱郡守請講於師師勉從爲升座  
怒目瞪天罵曰阿誰教爾強爲大雨應聲而至人呼  
爲珣罵天

智才舒州人與師同姓同門亦高行衲子住獄麓遷  
龍牙三十年以清苦蒞衆爲人所歸終於雲溪



元布衲傳

景元號此庵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希拱圓具後習台教棄謂圓悟於鐘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個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既而執侍機辨逸發圓悟操蜀音目爲聾頭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聾頭禪撞著聾頭如鏡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浙東鏗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像贊得師之爲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住南明幾二年厭迎送一日示衆舉感鏡面頌畢師曰是則是忒殺露風骨吾有頌曰休休休夕陽西去水東流唯有仰高雲勢遠搏風九萬過南州將化召應庵華與訣示訓如常時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

舌右拳無少損塔於劉阮洞前年五十三

月堂昌禪傳

道昌號月堂湖州寶溪吳氏子得法于雪峰慧和尚所至以行道爲已任不發化主不事登謁每歲夏指隨常住所得用之衲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有以佛令比丘持鉢資養爲言者師曰我佛在日猶可忍今爲之必有好利者而至於自鬻也徑山淨慈育王皆師說法處而曲高和寡法嗣無聞或謂和尚行道經年門下未聞有弟子得不辜妙湛乎師不對他日再言之師曰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其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淤敗何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之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爲人逮審其道德則淫汙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猶日中之灌瓜子深恐識者笑故不爲也後有同鄉僧名悟者稱得師道住杭之五雲山路展規模然亦終不振師每念叢林下衰綱紀大壞皆緣爲師者不統之以道故使在下者得以



非義乘之玩習既久遂謂當然不知其悖故師行事發言終其身不妄蓋於時事深感于中爲後學法有不得不然者耳名聞于朝賜號曰佛行後無疾而化

世奇首座傳

世奇首座成都人也遍依師席造龍門燕坐瞌睡間群蛙忽鳴誤聽爲淨髮板聲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板也奇恍然詣文室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蹠羅奇遠止日和尙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板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板響山嶽一時齊絲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佛眼屢舉分座奇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銳刮膜脫有差則破睛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佛眼美以偈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其謙抑自守如此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喝一喝而終

雪堂行傳

道行號雪堂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昭英公得度既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着脚指話遂大悟出世住南明薦福烏巨所至道聲弘宣龍象景附極一時法道之尊時稱龍門法幢高庵雪堂禪不至二老之門則非禪也師慈仁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俚言罕出于口無峻阻不暴怒至於去就之際極爲介潔住烏巨時衲子有獻鏡者師曰溪流清泚毛髮可鑑審此何爲謝却之應庵住明果師未嘗一日不遇從間有竊議者師曰華姪爲人難得子因重之數往何傷師雖見道龍門而持身行事之間實得之家教嘗謂弟子云予弱冠之年見獨居士言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予佩其語在家修行出家學道以至率身臨衆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矣一日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喬年至省候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注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維五色舍利煙所至處曇然齒舌不壞



瘞而奉之

文殊導傳 附知昂

正導生徐氏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日前萬象摧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抵舒之太平聞佛鑿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鍊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訪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儼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搗破窻紙鑑卽開門搗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命分座接納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之文殊適宣和詔下改僧爲德士師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鷲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鷲且要俛順時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聚會共

酌迷仙酌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碁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議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錢鈇停音鉢孟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頽綱迷仙酌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個是兩個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因緣師曰正法眼



藏瞎騷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之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鍾相叛於潁陽賊勢既盛弟子欲舉師南奔師不可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舉槩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張無垢跋其法語曰夫愛生惡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人

虎丘隆禪師傳

紹隆和州含山人九歲謝父母去家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謁長蘆淨昭禪師參叩之間景誓有得因閱圓悟語錄撫卷歎曰想醉生液雖未能澆腹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警效耳至寶峯謁湛堂叩

死心於黃龍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噉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獨器重稱賞衆皆側目將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遇泐潭乾公之法子密公相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抵掌軒渠或若伴狂議者謂今之瀉仰寒拾也及見圓悟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圓悟叱曰見個甚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自是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其秘或疑師道貌甚悞問圓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圓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盜起淮上乃南渡結廬銅峰之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尙書光延師居之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亂離歸蜀囊之輻湊川奔一時後進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實吐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振於東南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坐逝紹興六



年丙辰五月也。住世六十。坐四十五夏塔。全身于山之陽。

曹洞氏之老秀公鎮虎丘。明年始以官命。并西庵墟之徒。其棟瓦椽栢完。寺壞屋於是。虎丘隆禪師之塔破而復新。藩級崇宏。奧闔冥深。戶容庭貌。煒煥赫奕。觀瞻倅悅。如教復振。論者多秀公之義。頌聲不期而作焉。惟禪師之道於臨濟氏爲正胤的。受當教統之季。群宗遺支。微絕不嗣。獨禪師衆胄。曼衍天下。百年之間。以道德表茲山。居禪師之居者。父子弟昆。後先之踵相接也。然皆執視其祖。冥然欲歷于頽簷仆壁之下。莫肯引手持一瓦一木。揀其風雨寒暑而秀公異氏也。獨知尊教基飭祠宇。致孝乎非已之祖。豈惟善善之公。足以滅黨私而矯薄俗。彼爲人後而遺其先者。視公之爲宜。何如也。明河曰。師見圓悟後。以二親垂白。居褒禪山。侍養者數年。住虎丘。追憶白雲端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之。此二事一載山誌。一出傳燈。見師隆本之厚。

因讀天隱修塔文。深感於中。何後嗣之不然也。故附其文於傳末。示戒將來。且知秀公有作用人。恨無從考始末可惜。

#### 育王裕禪師傳 附水庵

端裕出錢氏吳越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秀異。十四斷髮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聞僧擊露柱曰。爾何不說禪師。忽微省。歷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顯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且道。卽今是滅不滅。對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出世。屢住大道場。如丹霞虎丘。萬壽保寧。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平江道俗請庵於西華。有終焉之志。俄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請說法。賜金襴衣。師號乞歸西華。未許。且下育王之命。師泣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將化。弟子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日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者無。



數踰月不絕黃冠。雖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但噉間若有物吐哺。則舍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庵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于鄧峯西華。諡大悟禪師。

師一號水庵。師得法弟子也。師住持。衲子務齊整。唯水庵賦性冲澹。奉身至薄。昂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師亦不甚強之。師沒。水庵道大弘。經歷四郡。住持八院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為心。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云。六年漚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遮留不止。終於秀之天寧。

東陽縣志云。水庵馬姓。十六出家。從法雲善。遵為師。受具。過錢塘。昭慶。遇異人相之。曰。此僧中龍也。笠雪鞋花。歷參禪宿。乾道七年。自寶林住淨慈。九年浴佛日。入內觀堂。投老嘉禾。報恩為終焉計。未幾示疾。作書別郡官。端坐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拳不壞。辭世偈曰。平生要用使用。死蛇偏解活。

弄一拳打破虚空佛祖。難窺緯有語錄若干卷。大司成高文虎序之。

祖珍傳

祖珍。興化林氏子。母陳氏。夢胡僧。遺以明珠。因問僧從何來。應曰。余姓黃。名涅槃。覺而有娠。生具奇相。通身毛長二寸。詐管詣鼓山。謁鑿淳禪師。一見而奇之。曰。此金毛獅子。真法器也。偶出化僧。供至黃石。有朱姓者。夜夢黃涅槃。登門。遲明。乃師至。朱大喜。施錢五百緡。禮而還之。尋參佛心禪師於東山。佛心移鼓。請師作首座。眾皆驚愕。相顧曰。珍獅子。平日不會開口。縱胸中有佛法。如何舉揚。是夜首座。秉拂隨機。應答叩擊。不窮。自是禪譽大播。佛心去。遂嗣位焉。又遷泉之法石。示眾曰。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個是跡。牛在甚麼處。又云。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此如何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殿下宿。同看月明時。師開示語。切實。警醒。淺機。劣解。鮮能透。副師平生廉省。竭盡囊。



底造七佛石塔於法石三門之外畢工之日卽升堂別衆而去隱於夾嶺之白水巖巖傍居者皆曰昔有道者嘗言四十年後當有肉身菩薩來與此山師來適四十年相與出力一新巖居漕使傳自得游于禪獨加敬於師嘗曰法石和尚今之古佛不可不皈依也將化說偈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生死二途了無彼此茶毗舍利不可勝數人爭取之其餘墜于法石傳銘其塔石且序其語錄行之

明河曰唐末有沙門文矩一名涅槃姓黃隱紫山高巖下。跌坐不食行則二虎隨之。或騎之出入。出言成讖。後無不驗。或云辟支佛應身也。故其所居曰辟支巖。巖有小窠。時透異香。其異跡甚多。不可枚舉。閩人皆能言之。

### 了瓌傳

了瓌。泉南羅氏子。入蔣山勳公之室。得大知見。發無碍辯。住漳州淨衆。遷太平。與國學士宗之師持身律已。人無間然。說法踐徑。捷朗達直。躋上乘。作字吟詩。皆得游戲三昧。而師未嘗措意也。重九日爲衆上

堂云。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彙馳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大丞相李公嘗訪師于棲雲。問道愜心。與結看經社。門人集師語成書。耕欄居士鄧肅叙之曰。大平堂頭瓌公。從蔣山何嘗得兔角住太平。本自亡立。雖據師子座。作師子吼。未嘗爲人世說毫釐法。四方學者皆腦門點地。拾其殘膏而襲藏之。嘻。此特其土苴耳。豈其真哉。雖然。土苴之外。何者爲真。一視而空頭頭。皆是有語。亦可無語。亦可雷聲淵嘿。本自同時。門人弟子若因此以有悟。則警歎動息。皆西來意。若守此以求師。則拈花微笑。已是釋法悟之者。天地一指守之者。毫釐千里。反以問師了無語焉。嗚呼。師豈止具眼看經而已耶。

### 智鑒傳

智鑒。滁之全椒人。生吳氏。自兒時已喜佛書。每以白紙爲經。跣趺端坐。誦之聲琅琅。動人。母嘗與洗手。戲問是甚麼手。對曰佛手。視母大笑。俄二親俱喪。依長蘆。真歇了出家。厲精。脇不至席者數年。時大休。珙公爲首座。指爲法器。從道法師。領戒入象山之鄭行



山縛茹而居山當海岸孤絕處多妖怪師吊影其間百怪不能惑地高無水禱曰吾辨道來此神其惠我泉因鋤小坎移時而水溢食不繼啖松栢以療飢管深夜打坐聞庵後巖石震響如鬪擊旦起視之有巨石飛墜越庵而立於門前庵大木無不摧拉而庵獨無恙一日有巨蟒入庵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於牀師不顧而去變怪百出師舉不爲動徐亦帖然一夕深定中豁然開悟身心世界洞如琉璃自念云威音王已前無師自證威音王已後無師自證者皆天魔外道遂下山見延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登庵小無床可以若能與食展庵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叩其所得呈一頌然喜曰鑒公徹也復航海見大休於岳林試其機辯無碍歎曰佛祖不奈爾何因爲行乞擔二布囊隨得卽受備歷艱勤人所不堪翠山宗白頭謂師曰爲衆竭力不無其勞師云須知有不勞者宗曰尊貴位中收不得時如何師云觸處相逢不相識宗曰猶是途中賓主如何是主中主師云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其

袖宗透雪寶挽師偕行荷負衆事時法堂新飾命師普說宗竊聽歎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出世爲大休燒香前後六坐道場皆王公大人推引紹熙二年謝事止于雪竇之東庵明年七月示恙戒弟子曰吾行矣送終須務簡約勿素服哀慟言訖而逝閱世八十八坐夏五十三塔全身于山之左師天資朴厚見地隱密操履苦硬至死不少變具大辯才浩瀚無際叩之滾滾無倦受施山積悉爲公費故六主廢刹積通動數千騾不過期月而百務一新日其所榻則丈室蕭然懸磬也加以精誠所感禱雨暘救疾苦其應如響神祠烹宰輒爲易以素饌有藏其鬚髮而得舍利者此皆世俗所創見師不欲人言之以爲非此道之極致使其有之皆亦師之餘也師道聲震海內而跡曾不越四明之境故自號足庵云

佛慧泉禪師傳

法泉隨州時氏子住持蔣山寺經營辛苦以成就叢林與蘇東坡爲方外友坡舟行至金陵阻風江澣師迎之至寺坡云如何是智海之燈師隨以偈答之曰



指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鷄子新羅過。從來這碗最稀奇。會問燈人能幾箇。坡欣然以詩答之。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噴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予吹散千峯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師住衡之南。禪趙清獻公。拈曰。親之師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宴坐。聞雷而悟。臨薨遺師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師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水壺徹底清。春風激水路。孤月照雲明。師晚年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因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云。心是心。非徒儼議得。皮得髓。設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而逝。

### 法清法因傳

法清。嚴陵人也。貌頎頎。而言清亮。多見耆宿。所至嘿嘿。不銜。矧知見觸之。則發人無識之者。嘗於池之天

寧以伽黎蒙首而坐。適侍郎曾開入寺見而問曰。上座仙鄉何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披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問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既而游徑山。佛日請爲座元師。辭曰。一千七百萬衆。皆是英傑。安敢行立其前耶。堅不允。佛日曰。只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作麼生。師曰。惺惺底。惺惺。懵懵底。懵懵。佛日曰。如何做徑山首座。不得遂與衆送歸寮。後開法隆。與之九仙。嗣慧日雅和尚。雅和尚復有嗣曰。法因者。平江人。年二十四。進具游方。見雅于東林。詰以靈雲見桃因緣。儼對雅搖手曰。不是不是。忽有省。呈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才一見。回首舞三臺。雅曰。子所見雖已入微。更著鞭當明大法。遂承教居盧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曰。庵主。建炎中。盜起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奉之。問道者繼踵。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 道寧傳



道寧歛溪汪氏子。壯爲道者。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演禪師。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主開福。衲子景從。師行門卓立。名實相副。說法無蹊徑。簡要直捷。使聞者人人自得。有古尊宿之風。政和三年。將化。示衆曰。吾紫磨之身。今日卽有明日。卽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於此檢點得出。便知開福落處。其或未然。開福與麼來。滿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華。誰堅復誰實。住院經五年。都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失却文殊。遇彌勒。言畢而逝。

守惠傳 布衲 効常

守惠。興化陳氏子。七佛旻禪師之高足也。住江州圓通院。遷潭之大滄山。師行門精密。于物無許。法輪所至。龍象傾赴。政和中。前後三入內廷。說法徽宗聞之。喜動顏色。賜六字師號曰冲虛密印通慧法門焜耀。

極當時之盛。故陳瑩中作旻禪師語錄序。獨云慧禪師能世其學。而不及其他也。

有布衲者。將住台之天寧。辭師以行。師謂之曰。至人應世。妙契圓常。廣真炤而不與物忤。發靈機而頓起。事外高低。普應動靜。自全對之。不知其所來。隨之。罔測其所往。觀師所云。則布衲之爲人。概可見矣。師又有族子曰効常者。侍師最久。待人接物。笑容滿面。衲子雲從。目爲常歡喜。太尉劉綺特敬之。書尺往復。呼爲歡喜禪師。受安撫。霍盡請自公安。三聖移住大滄。說法一本於師。從其道者甚衆。或云布衲乃師之弟。觀其提耳之言。頗有家庭之意。師於中秋夜。示衆云。山僧生來百拙。開口都無一說。今夜指空畫空。唉倒清風。明月遂告寂。數日神色不變。凜然如生。

別峰印禪師傳 附慧綽

別峰禪師名寶印。字坦叔。生爲龍游李氏子。世居峨嵋之麓。少而奇警。然不喜在家。乃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已博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嚴起信諸名宿。窮源探蹟。不高出同學。不止時。



密印禪師民公說法於中峰道場。乃挈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鐵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自是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圓悟自南歸。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圓悟舉從上諸聖。以何法接人。師舉起拳。圓悟曰。此是老借用者。孰爲從上諸聖。用者師卽揮拳。圓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罷。圓悟歎異之。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三年。密印猶在中峰。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我傳。尙何以說法爲。欲棄衆去。衆皇恐。亟趨昭覺。羅拜懇請。圓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歸之。雖圓悟密印不能揜也。久之。南游。歷見諸大禪老。最後扣妙喜。於徑山。爲師獨掃一室。堂中皆大驚。妙喜南遷。師亦西歸。始住臨卽鳳皇山。舉香嗣密印。道旣盛行。築都不會庵。松竹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意稍稍。或問潤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俄復下。硤挾金陵。應庵華方住蔣山館。師於上方白留守張公燾。舉以代已。師聞卽日發去。會陳

丞相俊鄉來爲金陵。以保寧延師。俄徙京口金山。學者傾諸方。金山自兵亂後。雖屢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如承平時。而有加焉。異時居此山。鮮踰三年者。師獨安坐十五夏。魏惠憲王牧四明。虛雪竇來請住。四年。樂其山林。有終老之意。而名益重。被勅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七月。至行在所。壽皇降中使召入禁中。以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於觀堂。引對於選德殿。賜坐。勞問良渥。師日舉古宿云。透得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覺知。上悅。畢其說。乃退。後十餘日。又命開堂於靈隱山中。使齊賜御香。恩禮備至。十年二月。上製圓覺經註。遣使馳賜。且命作序。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懼其遠游。不返。相與築庵於山北。俟其歸。光宗在東宮。書別峰二大字榜之。十五年冬。奏乞養疾於別峰。得請。明年光宗受內禪。取向取賜宸翰。識以御寶。復賜焉。紹熙元年冬。十一月。忽往見嗣住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取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鷄鳴時。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



長項温如沃湯。是月十四日葬於別峰之西。岡壽八十有二。臘六十有四。得法弟子實繁。指不能一二。屈有慧綽者。山陰陸氏子。當以蔭得官。辭之。從師祝髮。得記。薊遼跡。巖岫終身不出。師既示寂。上為勅有司。定謚曰慈辯塔曰智光菴曰別峰極方外之寵。師說法數十年。所至門人集為語錄。晚際遇壽皇。被宸翰咨詢法要。皆對使者具奏。別具行世。此不悉著。

淨全傳

淨全。越州諸暨人。姓翁氏。世業農。少與父兄躬耕。凡至林壑泉石間。必宴坐忘歸。人異之。甫冠。即出家。師授以經典。略無所解。乃幡然入徑山。謁妙喜。喜問汝有何能。曰能打坐。又問打坐何為。曰若問何為。直是無下口處。喜奇之。師生長田家。朴野而無絲節。日不知書人。呼為翁木。大一日集眾。采椒。師與焉。同輩戲之云。汝試作一摘椒頰。如何。師即應聲云。台烟帶露。已經秋。願願通紅氣。味周突。出眼睛。開口笑。這回不戀舊枝頭。眾大驚。自是刮日有檀越。以一度僧牒。施妙喜。命給度一人。喜令侍者十輩。各採壽卜其分緣。

師得之九人者。不平。更相諍語。果命復探之。師再獲。若是三探三得之。遂祝髮受戒。拙庵光居靈隱。俾與賓。混源密主淨慈。命分半座。師志在晦藏。無應世念。然天資夙成。不假師授。雖不識一丁。而吐辭發語。形為偈頌。老師宿學。所不能及。尚書尤公表。寶文王公厚之。丞相錢公象祖。皆與師為方外交。嘗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蒲江湖。因自號無用累。典大利。最後住四明之天童。開禧三年示寂。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五。空全身于寺之西。

混源密嗣。晦庵光光嗣。妙喜則密乃師之姪。行而不以分座為嫌。要之古人闡化揚道。肝腸是務。不拘拘于形迹。間故可貴也。

夾山本禪師傳

智本。筠高安郭氏子。生五歲。大饑。有貴客過門。見其氣骨。留萬錢。與其父母。欲携去。祖母劉適從旁舍歸。顧見怒曰。兒生之夕。吾夢天雨華。吾家吉兆也。寧饑死。不以與人推錢。還之。既長大。遊報恩寺。聞僧說出。



家因緣願爲門弟子。劉氏喜曰：此吾志也。年十九試經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卽往游方。時雲居舜老夫開先暹道者。法席冠於廬山。師往來二老之間。久之聞法華端禪師者。深爲法窟。氣壓叢林。師往謁之。遂留十年。名聲遠聞。舒州太守李公端臣請說法於龍門。辭去之。曰：端頌衆送之。師馬逸而先。願端曰：當仁不讓。端笑謂大衆曰：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父子法喜遊戲多類此。未幾解院還廬山。時曾丞相由翰林學士出領長沙。以禮延居南岳之法輪學。者爭宗向之。遷居南臺。又遷道林。遷雲益。遷石霜。凡十三年。道大顯著。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既老矣。而湖北運使陳公舉必欲以夾山致師。師亦不辭。忻然曳杖而去。人登問之。師曰：係情去留。豈道人事。湖南湖北真一夢境耳。何優劣避就之耶。以大觀元年上元夕沐浴更衣端坐。終於夾山。閱世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二。閣維齒骨數珠不壞。葬於樂普庵之西。師性真率。不事事。膽氣蓋於流輩。作爲偈語。肆筆而成。亦一時禪林之秀者。

### 拙叟英傳

進英字拙叟。吉州太和羅氏子也。幼孤。母憐之。性慧敏。亂中日誦千餘言。通詩禮大義。與群兒嬉。游侮玩之氣。出其上。親舊愛敬之。使著縫掖爲書生。輒病。至與死鄰。母許以出家。尋愈。遂爲僧。洞隆童子年十八。試所習。得度。受具戒。卽欲經行諸方。以觀道報。劬勞之德。其母有難色。於是庵於母室之外。名曰精進。士大夫喜其爲人。賦詩爲贈。極稱道之。母歿。心喪三年。修白業爲冥福。卽游淮海。所至少留。當時號明眼尊宿。徧謁之。晚見雲庵。聞貶剝諸方。以黃檗接臨濟。雲門接洞山。機緣爲入道之要。擿其疑處。以啓問師。恍然大悟。如桶底脫。佛印禪師叢林號大宗匠。有盛名。愼許可。獨以師爲俊。彥師有爽氣。喜暴所長。以激後學。三十年一節不移。故佛印呼爲鐵喙。初開法長沙之開福。十年之間。殿閣崇成。尋棄之。翩然游五臺。徧覽聖蹟。乃南還庵梁山。天下衲子益追崇之。政和甲午。衡陽道俗迎住花藥之天寧。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以教外別傳之宗。授上根。以漚和般若化道俗。



老益康強精進不替管中夜禮佛作息飲食不肯與衆背叢林信其誠民人化其教宣和三年冬謝事復庵梁山越明年臘月示疾蟬蛻其激揚大事游詠語言有三錄行世日報慈曰鴈峰曰游臺

涂毒策傳

智策天台陳氏子自號涂毒巖主英敏穎異風骨嶮峻有出塵之姿年十六祝髮習經律理詣昭徹迥出流輩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寂室許之謂老於叢林者不能過也育王無示萬壽大圓皆一時大名德無不肯可大圓曰策上人可謂不耘而秀不扶而直者辭去大圓門送之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寶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板聲鏗然豁爾大悟典牛印之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使眞淨而在見子亦當下拜典牛機辯峻峭莫有嬰其鋒者師與之平章今古泉湧風駛聞者爲之醋愕別典牛庵淮西烏崖之下及大圓移大瀉請居第一座管上方丈問訊見大圓俛首不語師問曰何督悶乃爾大圓曰

期子濟濟多衆如雪峰瀉山之流而談天者謂子無後子意如何師曰參學唯恐無本苟有本對泥像說法亦高出諸方大圓歎曰吾子器識過人玄酒太羹非常流所能知味也東歸又分座於國清此庵元方住護國謂師曰公來歸三峰景元卽收卷波瀾矣出世住黃巖普澤爲典牛燒香歷應台之太平吉之祥符越之等慈及大能仁所至道價興行旋自護國華藏來住徑山而師已老矣力行祖道衆至千餘將化召門人囑後事仍曰爾輩盍以文祭我師整襟危坐而聽至尙餐爲之盱衡一笑越二日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六坐六十夏門人塔全身于東岡之麓師性剛簡居處語嘿肅如也尤不喜泛交善則慕之否則雖親暱亦絕不與通說法度人光明俊偉傾動一時望師而歸者雲湧濤奔希獲一親警效以爲至幸誠末世津梁不可多得也

佛照光禪師傳

德光臨江彭氏子彭氏故舊族母袁夢異僧入室驚寤而娠旣生其祖曰吾家世積德此子必光吾門因



是命名九歲值寇擾辟地于袁之木平寺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是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俄失恃怙歸伯氏年二十一聞人誦金剛經有省自伯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真如幻夢兒願出家即散家貲與其族詣光化院足庵老宿薙落足庵携之入閩語師曰是行爲子擇所依東禪月庵果公具衲僧眼子依之時復有吾足矣見月庵機語相契是時老宿多集閩中如妙湛佛心圓覺望重叢林師無不參叩徧歷五十餘員善知識最後見大惠於育王爲舉竹筵話師擬對痛棒隨之遂大悟從前所得爲之水釋惠曰爾這回始徹也說偈以頂相付之隨過蔣山謁應庵庵稱賞不已謂人曰光兄插翅虎吾當避之乾道丁亥住台之鴻福徙光孝台守李侍郎浩延之也孝宗雅聞師名淳熙三年被旨住靈隱入對選德殿問佛法大意曰朕心佛心是同是別對曰直下無第二人曰如是則佛即是心心即是佛耶對曰成一切性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又問釋迦雪山六年所成何事對曰將謂陛下忘却上悅賜號佛

照禪師自是召見無虛歲至留內觀堂五宿而出恩遇異常紹熙改元孝宗御重華宮稱壽皇而徑山命下師力辭壽皇曰欲頻相見耳何以辭爲慶元初請老許歸育王師之在內觀堂也上時乘小輦過堂至則促席而坐或曳袂而行軟如平生宣賜金玉器用繪綵計繒三萬餘及王臣長者所施悉以置育王贖衆之田國史陸游詳記其事自創數椽曰東庵掩關自娛以休世焉以嘉泰癸亥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未幾問左右曰今日月半耶對曰然卽索紙作遺書與平昔所厚者集衆叙別皆法門之旨要無半語及他事索浴更衣大書云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勤盡情說破泊然而逝弟子塔全身于庵後僧臘六十謚普慧宗覺大禪師塔曰圓鑑

明河曰南渡後宗師唯妙喜老子得人爲多開堂說法顯然爲天人師者不下數十人然皆不數傳寂寂矣能使道脈長永枝葉繁茂不忝師門傳受唯師一人而已古稱妙喜能大圓悟之門愚謂妙喜之得師猶圓悟之得妙喜續燈舉妙喜之嗣契



悟廣大者九人師不與焉。已失其鑑。至謂弟子之超卓者。又蚤世不使久開法傳。法嗣廣布。然則師豈非超卓而天者耶。噫。所謂瞶目而不見泰山也。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宋 薦福本禪師傳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

悟本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溪。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業已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緣茲益銳志。提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自郡城歸師。趨丈室。足纔越閭。未及吐詞。妙喜曰。本翁子這回方是徹頭也。因過尋同參謙公於建陽菴。中謙舉保寧頌五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謙復曰。我愛他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動。如何則看他古人得了等閑拈出來。自然抓著人癢處。師



曰。因甚却道最苦。在學那一通。謙曰。你未生時。吾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也。於是相顧大笑。其友朋琢磨之益。益如印。罔契爲之。無差。至於會心。曠然可使後世。想望風采。師住博山。規模立而法道弘。時雪堂行和尙。住薦福。有僧自福州來。雪堂問。沿路見好長老。否。僧云。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尙。雖不曾拜識。好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其爲好。僧云。入寺路。巡開關廊廡。修整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鼓。分明二時粥飯。精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其爲好。長老雪堂笑曰。日本固賢矣。然爾亦具眼。直以斯言。達於郡守吳公。傳。朋曰。遮僧持論。頗類范延齡。薦張希顏。事而閣下之賢。不減張忠定。公老僧年邁。乞請本以代。庶爲林下盛事。吳公大喜。師即日遷薦福。雪堂嗣龍門。遠公師叔行也。

### 簡堂機傳

行機號簡堂。台州楊氏子。風姿挺特。才歷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菴。密有契證。入番陽筓山。單丁住十七年。嘗值隆冬。雨雪連作。餽粥不繼。

師如不聞見。有頌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屨。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住山。豈吾事耶。一日偶看。斫倒地忽。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卽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縮白鶩。異法席因茲大振。自圓通移國清。退居景星殿。與給事吳芾爲方外友。淳熙五年。自景星赴隱靜。吳和淵明詩十三篇。送其行。深致戀戀之情。冀師早歸。同逸老也。師清明夷坦。衲子稍有註誤。蔽護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爲美。住筓山。日常下山。聞路傍哀泣聲。師惻然詢之。一家寒疾。僅亡兩口。貧無斂具。特就市賃棺葬之。鄉人感歎不已。侍郎李椿年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加以慈惠及物。筓山安能久處乎。平生以道自適。不急榮名。赴圓通。請隨身。唯拄杖草履而已。見者色莊。意解。九江守林叔達。目之曰。此佛法中津梁也。其去就。真得前輩體格。故歿之日。雖走使致力。



爲之涕下

或菴體傳

師體號或菴。台州羅氏子。初參此菴元布。納於天台護國。因舉龐馬。選佛頌。至第三句。此菴囑之。師大悟。遂匿跡深山中。丞相錢象先慕其爲人。致以天封。勉令出世。師搖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卽宵遁去。乾道初。瞎堂住國清。因見師圓通像。贊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兒。遍索之。得之。江心於稠人中。請爲第

一座。及瞎堂遷虎丘。師訪焉。平江道俗請住。覺報覺報舊名老壽菴。師曰。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遂欣然。應命入院。小參曰。道常然而不淪。事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嶽諸祖。各稽古爲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爲則。所以素風冷然。逮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沉埋佛祖。然雖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緣是縉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淳熙六年。移焦山。將化示微恙。手書附硯一隻。別郡守侍郎曾逮至中夜。說偈畢。脫去年七十二也。曾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隻履

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制虛空。曾亦知言者矣。師荷法以身爲教。不專於言。常曰。叢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又曰。得一身之榮。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有主。嗚呼。天下之至私者。無如此身。遠得一步。身近得一步。道故師二保三得之說。誠絕世名言。願終身誦之。不敢忘也。

元枯木傳

祖元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峯。頂佛心。才皆已契。後參妙喜於海上洋嶼。菴風骨清癯。危坐終日。妙喜目爲元枯木。以剔燈有悟。妙喜贈之以偈。洋嶼發明大事者十三人。師其一也。居連江福嚴菴。食指糧衆。日不暇給。菴有伽藍土偶。甚夥。師揭偈於祠。曉之曰。小菴小舍。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番來打供。免後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於山前。檀越願如所戒。及出世。鴈山能仁示徒偈曰。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句語邊。背手忽然摸得着。長鯨吞月浪滔天。瑩仲溫曰。師在當時朋伍中。最號癡鈍。及其遂跡神



亦遵從以至應緣。徒尤趨慕。蓋自般若殊勝中來。豈有他哉。

### 妙峯善禪師傳

妙峯善禪師劉氏子。世居彭城。後徙吳興。年十三落髮。其師教以經論。一覽輒了大意。久而棄之時。佛焰唱道。鄒山師往參焉。于風幡話下。悟旨。佛焰可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自是辯慧泉湧。然不以是自足。入武康廬。妙高峯。壁坐十年。身隱而名彰。學者尊之曰妙峯禪師。出世於台之慧因。鴻福萬年。諸刹退居。臯亭劉寺者。又十餘年。其徒推迫不已。復領明之瑞巖。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次至靈隱。靈隱密遷于闕輪蹄。湊集師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謂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答曰。老僧年耄矣。尚夜行不休乎。鄭公高之。師善於誘掖。後進未嘗。函聲色。然一經指授。無不心融神化。充然有得。相傳。師住靈隱時。夜坐。方丈爲四鬼昇。出入此與洞山。寶事相類。得道人時。或有是不欲章異以惑修。故諱

而不言。中峯所謂當時頗遇妙峯。若王老師。又作修行無力會也。將示寂。澡身。跌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

### 妙空智訥禪師傳

智訥姓夏氏。秀之崇德人。母夢一婦人著黃衣。寘一兒盆中。舉而授之。因娠生。而穎秀甫四歲。事其兄慈相。上人道孜。十四得度。器質不凡。追營香火。練習戒律。已如成人。久之悟歎曰。吾修無上道。而求之文句中。是刻舟也。卽舍去。學禪於桐川之天寧。一日度礪。有文書出流水中。攬取視之。乃心經也。讀之。五蘊皆空。恍然若有契于心者。走姑蘇。瑞光見淨照信公公。一見喜曰。宿世沙門也。未幾淨焰徙住真州長蘆會學。去來率數百人。師學成行。尊齒其高第。淮人敬愛之。曰。有如訥公。而不坐道場。可乎。延住天寧禪寺。賜妙空大師儀。真當二江三吳舟車之會。檀施大集。鼎新一刹。幾至萬礎。建炎初。住靈隱。慈聖獻皇后。車駕臨幸。詔師升坐說法。賜號佛海。明年金人陷錢塘。師被執。大酋解師縛。置一榻。尊事之比。去飭十騎送還。



咸安王韓世忠表請平江靈巖爲功德院薦先福命師主之已去復留凡五更住持前後二十餘年最後被詔住徑山紹興二十七年師持鉢詣秀州華亭縣人朱飛卿者聞師名具蒲饌卜日馳書以請師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其家據坐說法縑素咸會有僧出膜拜問生死根本師酬對語未卒舉拂扣床一擊而逝道俗奔赴空巷相登贊歎作禮如佛滅度其徒具舟載歸山中則已有治命矣七日而斂舉體如生葬於寺之白雲菴壽八十僧臘六十七師儀狀奇麗容止端默雖行出世間法而以營塔廟修齋供作佛事金帛之施歲一出之橐中無兩蓄在儀真時州民王氏婦病沒後配孟氏又病一日其姑誦經佛室中聞扣壁聲問之曰王氏也我有遺橐管珥之屬盡歸孟氏可斥賣一二請天寧訥公說法使我解脫舍汝家而去孟氏亦復無恙家人卽日馳告師至王氏憑附一女子立師側說法竟權踴躍謝後數日現夢曰我已則受後身矣而孟氏病良已徐師書其事爲記在靈巖時平江大姓胡氏設大齋者宿皆會前一

夕夢人告曰詰朝有騎赤馬衣黃褐而至者辟支佛也黎明物色求之而師裘馬如夢胡氏舉室迎拜一坐盡驚巖岩寺操絕頂而井飲不給蓋數百年矣師擇地庀工伐石鑿井出泉清甘人不病汲今號佛海泉云儀真天寧僧伽一塔高數百尺并大輪藏壯麗甲于淮海皆師所爲孫尙書觀過而歎曰公材智不下澄觀時方多故而隱於浮屠中可惜也其後五住靈巖築一室于方丈西偏孫登訪題曰五至留詩而別暨師沒復銘其塔致哀慕焉

道謙傳

道謙建州游氏子家世業儒幼聰慧讀書輒成誦早失恃怙歎曰爲人子者不及甘旨之養當從浮屠氏學出世法以報罔極遂落髮謁佛果無所省發後隨妙喜菴居泉南及喜頌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公書師自以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



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駝箇死尸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師見張公喜甚，書自信二字爲贈。師笑而受之。回徑山，妙喜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後還里住，開善聲光大震，將化侍者請偈。師笑曰：萬法本空，三界非有，死生於何處。安著忍爲駭俗態，手師行峻而氣和，接物優容，不言自化，亦宗門之傑出者也。宗元亦建州人，依妙喜最久，分坐說法。張公帥三山，虛數院迎之，不就歸里，結茆號衆妙園。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未詳所終。

### 良書記元菴禪師傳

處良書記字遂翁，會稽山陰劉氏子。九歲以童子得度，十三歲游諸方，僅勝衣笠，路人爲之驚歎。初爲妙

喜侍者，又從元菴頤公爲書記。英邁玉立，游二師間，皆受記誦，餘事能文詞，善筆札。諸方翕稱良書記，然亦以議論激核不少，假借不爲諸方所容。願獨陸陸，宋中骨居秀州法喜院，舉香爲元菴嗣。蕭然數僧食財半菽，再歲退廬會稽海上，適太常尤公守臨海，起師領紫雲，復以縣大夫不樂棄去。久之，領崑山薦巖資福寺，遂以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寺元菴與師所同建也。

元菴真慈者，潼州李氏子，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嗣游講肆，聰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歸以呈其師。其師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去。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時元菴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



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已菴深肯之。

了一傳

了一號炤堂。奉化徐氏子。方童幼時。遇羣兒嬉戲。隅坐傍。不語。聞梵唄。則躍起。喜動顏色。其父曰。兒如此。當令事佛。年十四。祝髮大雲寺。十六。受經數萬言。習窮晝夜不息。已乃歎曰。如來最上乘。無挾而徑造者。也。事糟粕。何庸卽入京。從相國寺妙湛慧公。游數年。盡其學。爲高弟。復下汴。絕淮。經吳中。浮浙。上天台。入雪峯。徧見諸耆宿。表裏洞然。中無疑者。會妙湛來。泣黃檗師。自雪峯至。學成行尊。衆推爲上首。師委相奇。龐寡言。笑危坐。一榻淵然。如古井。冰有來叩者。雲湧泉落。愈出而愈無窮。性介特。務自闊。遠不交人事。將詣雪峯。朝議大夫曾恬與師厚善。屬師致書抵福帥。大資張公。守師意。其爲已納。笥中弗出。久之。石泉虛席公曰。黃檗上首。故自強。卽日移書遣騎迎師。師謝不願。使者至五反。而後受。他日公過師。師出話。書且致。不卽發之意。公喜曰。韞積之珍。深藏而不市。吾與

師賓主無愧矣。居三歲。改蒞聖泉。曾左丞葉夢得來守福。曰。黃檗古道場。今世名緇。孰逾一公者。飭使者具書幣以迎師。至閩境。緇素奔走出迎。懽呼踴躍。聲振山谷。蓋師自石泉出世。更三大刹。積十五年。演唱真乘。啓悟後學。人人向道。以師爲歸。已而後將至。稍通餉。謝易置諸禪師。一夕捨去。歸臥雪峯。故廬泉南。守葉庭珪樂道之士也。延之雲門。再遷法石。庭珪代遺師。亦反西湖雪峯。菴卽妙湛所栖。閉門終日。人莫見其面。若將終焉。俄被旨住徑山。紹興二十四年也。徑山無一壠之地。可耕而學。衆數千。指師入據丈室。檀施大集。不求而辦。山有芝殿。方丈遺址。師嘗指其處。謂其徒曰。吾將築室居焉。初不省。所謂明年三月。示微疾。退處明月堂。唱篋中衣。供佛飯。僧翼日黎明。索筆書伽陀。趺坐而逝。壽六十四。僧臘五十。卽芝殿塔。其全身乃唵築室所云。以此。

文爾傳

文爾福州長溪人。姓李氏。十一辭親出家。十六爲僧。十七受戒。十八裹足游禪會。參月菴果公。無所入。忘



寢與食瘡疖徧體抱膝危坐每聞五更鐘聲輒駭汗  
日又過一日矣後因觸物有省入爲侍者數年游廬  
陵爲衆迫請住吉水清涼院徙興國之梵山寧都之  
桃林紹興二十一年郡守李子揚初至殿峭寡與獨  
有契於師迎住報恩報恩望刹棟宇久廢法席不振  
贛民貧少齋施師接以誠懇咸竭其力堂構像設次  
第一新叢林成矣會齊述嬰城叛緇素宵潰師曰我  
去寺必墟止不動閱百二十日賊欲屢縱火加害師  
隨機解免舍匿士庶千計皆賴以全居十年引疾求  
去遂移慶雲地僻而用足異時主者自殖而已師至  
改造三門規創殿宇理事兼舉老而彌篤一日與門  
人行西圃指尋丈曰此存以待我未幾坐亡實乾道  
二年冬也報齡四十六坐三十一夏門人葬師所示  
之地丞相周必大爲石上之文謂師住報恩時妙喜  
杲公與無垢張公同時北歸士大夫日往參請師初  
無言說妙喜獨謂無垢是人所得端實不可忽也予  
聞斯語然後知師故以鈍爲利者自是益思與之游  
而宦牒推移會合之日殊少去冬師有過予意方報

有書而師沒矣其爲時賢歆慕如此

從師傳 宜意

從廓福之長溪林氏子幼穎悟不妄言笑羣兒強以  
聚嬉泊焉如弗聞喜聞出世法年十五祝髮受具戒  
時閩中多有道之士悉往從之游見佛心才稱之  
又見嫻菴需公爲侍者復依大圓璞璞妙喜之高弟  
門風孤峻始齟齬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數載大圓撫  
之以爲類已然以未識妙喜爲恨不憚重趼見於衡  
之回鴈峯下深加器重留三年告歸送之以偈又以  
書屬璞曰廓佳衲子可爲成就使異日爲吾家種草  
紹興丙子妙喜被旨住育王復來依焉妙喜移徑山  
璞繼其席衆踰千數師爲第一座制師丞相沈公以  
廡出請出世妙喜方名冠天下無不願出其門以取  
重開堂日乃以辯香嗣大圓諸方以此益高之已而  
育王虛位尙書韓公邀妙喜請舉以自代而無如師  
也禪衲大集育王爲海內名道場以祖孫三人世濟  
宣闡遂爲叢林美譚師才具素高以其暇日與土木  
之工皆極其壯麗增庠入數千斛施者委金帛創爲



長生局五所百須皆備。月施金錢飯僧以萬計。又造金塔以奉舍利。此特其餘事。爾孝宗卽位之十五年。詔舍利寶塔詣行在所。師侍行。既至。命入禁中觀堂。安奉上御素膳。焚香瞻禮。親覩殊勝。召師對碧琳堂。問舍利從何發現。奏曰。從陛下聖心發現。上大悅。親書妙勝之殿。賜師妙智禪師號。仍度僧五員。頒鈔萬緡。眷賚優渥。前所未有。日本國王閱師偈語。自有所發明。至遜國以從道。歲修弟子禮辭幣甚恭。且送良材。建舍利殿。器用精妙。莊嚴無比。丞相史公帥七閩。以鼓山趣其歸。榮陽郡王力挽無行。魏王出鎮。一見風儀。目爲僧中龍。又聞其機辯峻發。肅然加敬。師晚以衣囊立菴於烏石山。名以笑月。爲終焉計。有偈云。三峯斂却閑雲。大海冷涵秋月。庚子季春拂衣歸菴。杜門不與世接。俄示微恙。說偈而逝。年六十二。臘四十七。葬於菴之寢室。師家法嚴甚。學衆以師語萃爲巨編。師見而呵之曰。汝輩隨語生解。去道益遠。固不許。沒後乃始得百之一二。刊之。弟子百餘人。有宜意者。得法最的。住平江開元方。鳴道有聲。而遽卽

世吾黨惜之

退谷雲傳 附石橋宣公

義雲禪師。福州閩清黃氏子。幼入家塾。成童入鄉較。穎異有聲。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山堂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徧游江湖。至吳見鐵菴一大禪。爲侍者。鐵菴重之時。佛炤倡道靈隱。師往依焉。及佛炤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爲第一座。佛炤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唱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師聞萬壽頗廢。卽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儔。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炤方居東菴。父子日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卽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奕。都邑變動。一日領衆持鉢。畿邑是夕寺災無遺。字比師歸。獨三門巋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衆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



臣貴戚以下傾橐。金惟恐居後。未期年。廣殿遂廢。崇閣傑閣。益愈于前日矣。於是上爲親御翰墨。書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示微疾作。偈別衆。而寂壽五十八臘。三十五住山。十九載。徒輩奉全身塔于寺之東北隅。

石橋宣禪師。蜀嘉定許氏子。參佛炤得法。住徑山。創化城於雙溪之上。接待雲錫。師獲知丞相魯國。一時名士大夫翕然宗仰。幾與退谷並驅爭先。但福緣小遜耳。示寂塔於化城之後。

### 笑翁堪公傳

妙堪號笑翁。慈溪毛氏子。廣額平頂。骨氣清豪。從野菴道欽受學。以廣記多聞稱。後一力參究。依息菴觀於金山。又走靈隱。見松源。皆不契。時無用居天童。徑造其室。用問曰。行脚僧游山。僧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提坐具。便撒用曰。此僧敢來這裏持虎鬚。俾參堂。一日用舉狗子無佛性話。纔擬開口。用以竹笠劈口。打應聲呈偈曰。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領之。俾侍香。尋命分座出世。凡十坐。

道場皆海內名刹。三教詔旨。并諸名公卿推挽。不得已而後就也。雖荷禪宗重寄。而不以其道自封。其於佛淺深之說。無不融了。世出世法。無不兼弘。常曰。於心有取舍。識情未盡。見法有彼此。智眼未明。天台舊無律宗。居報恩也。與大卿齊公議。合十寺爲大刹。築戒壇。命負毗尼學者。倡開遮持犯之法。風勵新學。台始行南山宗也。居靈隱山門。逼近屠沽。堪撒其慮。揭關飛來峯外。以限喧寂。曰。不可使旃陀羅氣薰穢三寶也。荆湖總臣以國乏用。奏僧道得以出資買紫衣。師號俾領住持。聞之。歎曰。苟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我道危矣。因抗疏。且致書秉鈞軸者。其議遂寢。詔徙天童。力辭。東歸翠巖。築室奉先。世香火育王。虛席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表章大覺祖述。妙喜秩然有序。未幾。復下天童之命。大參趙公請主淨慈。皆固辭謝之。俄示疾。書遺表。作寺承張公書。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敘世契。移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

### 松源獄傳



崇嶽號松源處州龍泉吳氏子幼不好弄稍長慕出世法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以扣應菴菴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菴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木菴永公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聲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菴云老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祇是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至於驗人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卽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于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住蔣山

華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知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木菴遷靈隱遂命師爲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沼爲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饒之薦福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治父最寂寞又以火燒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被旨住靈隱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爲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卽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唱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爲甚麼攪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諸嗣法囑令傳持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譬轉立關佛祖罔措跣跌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徒輩奉全身塔於北高峯之原

偃溪聞傳

廣聞閩之侯官林氏子家世業儒疎眉秀目哆口豐頤從季父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具初見鐵



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聞浙翁唱道天童袖  
香謁之初。見機道。齟齬翁移徑。山師踵至。翁笑迎曰。  
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室。曳履而蹶。如夢  
忽醒。翌朝造翁室。翁舉趙州洗鉢孟話。師將啓吻。翁  
遽止之。平生疑情。當下冰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闈。胡  
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  
隱徑塢八山。所至革弊支傾。廣容徒衆。道化大行。有  
云。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  
無你迴避處。衲僧家早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仔細。  
忽然築著。磴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又云。一升三合。  
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草鞋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籠裏  
無煙撩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  
多途路不相孤。洗發精醒。可謂善說法要矣。景定四  
年。壽七十五而化。師法嗣頗衆。而獨雲峯高止泓鑑  
二公能振起師道云。

### 藏叟珍公傳

善珍字藏叟。泉之南安呂氏子。年十三落髮。十六游  
方。至杭。受具足戒。謁妙峯善公于靈隱入室。悟旨後

出住里之光孝。升承天。繼遷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  
雪峯。復以朝命移四明之育王。臨安之徑山。上堂靈  
雲見桃花。悟去。立沙道。敢保老兄未徹。香巖聞擊竹  
悟去。仰山道祖。師禪未會。禪和十箇。五雙道。我此一  
門全無肯路。示未知靈雲香巖在。要知二大老。磨醉  
我落花天。借他絃歌裏。又據室云。這裏便是問訊燒  
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呆子。你自鈍置。猶  
可。莫來鈍置老僧。師法語無拘滯。大率類此。門人貌  
師真。請題揮云。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  
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  
米。做生於紹興甲寅。逝于嘉定丁丑。年八十有三。六  
住大利。接納良多。而入室得髓者。唯元叟端公一人  
而已。端之後。法脉繼繩至我。明尙有振起作師吼  
者。師之道源遠流長可知矣。

### 如珏傳

如珏字荊叟。婺州人。圓悟五世孫。癡鈍之子。初見癡  
鈍室中。僧問如何。是佛癡鈍。命師下語。師答爛冬瓜。  
卽呈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冰霜透齒牙。根蒂



雖然無罣子。一年一度一開花。癡鈍笑而可之。後知遇穆陵端平。中有詔。自育王陞住徑山。始開堂。乃述銘以諭衆曰。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寧克。出此沒彼。升沉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戀世間。因緣成質。從生至老。一無所得。根本無明。因茲被惑。光陰可惜。剎那不測。今生空過。來世空塞。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界匍匐。早訪明師。親觀高德。決擇身心。去其荆棘。世自浮沉。衆緣豈逼。研窮法理。以悟爲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夷然。行住嘿嘿。一心不生。萬法俱息。結夏謂衆曰。我此一宗。正令全提。如暴風卒雨。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舉意卽迷。源擡眸已。蹉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汝。三種互修。剋期取證。第一頭第三首。萬拄千掙。轉見氣急。殊不知觸骸未具。已眼先明。因地一聲。千了百當。然雖如此。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河沙。師見地高。誦不多讓。古人然福德。因緣不無少遜。或云。師功用比圓悟益弘。或亦未之思耳。

無準範禪師傳

師範梓潼雍氏子。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其戒。明年成都坐夏。遇老宿名堯者。範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是何人。範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遂出蜀。謁佛炤於育王。炤問何處人。曰。劍州人。炤曰。將得劍來否。範隨聲便喝。炤笑曰。這烏頭子。亂做範。嬾剃髮長。故佛炤室中。嘗以烏頭子呼之。久之。欲觀台雁。拉石溪月公同往。至瑞巖時。雲巢領住持事。留分座。忽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翼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設伽藍神茅。其姓衣冠與所夢無異。云上堂。遂爲破菴拈香。以示法切得旨深也。嗣遷焦山。雪竇被旨。移育王住徑山。最久。雖兩丁火厄。而旋復舊觀。號法席全盛。理宗嘗召師入慈明殿。陞座說法。上親御垂聽。大悅。賜佛鑑禪師號。併金襴僧伽黎。淳祐戊申。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於朝。而舊疾適作。二月旦升堂。別衆至十五日。區畫後事。親遺表及遺書十數封。言笑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執筆疾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亦赤條條。更要問。



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頂而逝

### 石田薰禪師傳

法薰號石田眉公彭氏子也。生而慧敏。三四歲時見僧卽喜。年十六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二十二薙髮。受具戒。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懶得雷公一夜忙。薰名因是大著。聞吳門穹窿破菴先禪師道望。遂往依焉。一見知爲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薰云：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破菴陰奇之。每於日用語默。故起其疑。薰於是決志依栖。隨時咨詢。與無進範。日相激勵。後見松源岳肯堂充遜菴演咸。謂其從作家爐。舖中來自不同也。初住蘇州之高峯。次遷楓橋鍾山。虛席亦補其處。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二年遷靈隱。淳祐甲辰三月望。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甚麼作本。喚甚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繪像求贊。有云：末後一句分付。厨山衆訝之。明日示疾而逝。

### 癡絕冲傳

道冲自號癡絕。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氏嘗夢經山木瓜樹下。其實纍纍。取而食之。占者謂當產奇士。已而師生豐上短下。資稟過人。長應進士舉。不利。受釋氏舉於梓州妙應院。落髮游成都。習經論。有聲。紹熙壬子出峽。回旋荆楚間。時松源倡道於饒。之薦。福徑造其廬。適歲饑。不受會。曹源生公以雲居首座出世。妙果許師入室。俾侍香。老拳痛棒不少貸。至是平生知見絕無影響。然終以未見松源爲闕然。及松源遷靈隱。師曰：尙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癡處爬至杭松源門庭。高峻八閩。月不得入。每囁嚅欲自言。屢呵斥不容近。一日有告之松源者。松源曰：我已八字打開。自是他當面蹉過。師聞此語。口耳俱喪。始知侍曹源時。嘻戲怒罵。無非善呵方便。既而曹源順寂。遍歷諸老之門。踰二十年。出世秀州之光孝。金陵之蔣山。福州之鼓山。雪峯。嘉熙戊戌。有旨住太白名山。兩育王。住持未得人。因師之至。又強之兼領。師往來兩山間。四方學者從之如歸。教問京師。詔下移靈隱。追念



密菴松源舊游方思所以振起祖風而魔事出於意料所不及難以口舌爭遽動歸老故山之志伐鼓亟去雖京兆尹節齋趙公致書力挽堂帖有虎丘之命昇師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俱莫能回其意戊申春育王散席諸大老落落如晨星惟師爲叢林尊宿衆舉于朝日夜俟師之出亦固辭乃已又有欲挽之爲法華開山懇祈再三不得請而勅牒住徑山之命繼至師謂先諾固不可違君命豈應引避乃以九月至法華踰月登雙徑人神響應懽聲如雷師說法簡直明爽不落窠臼嘗云盡乾坤大地無絲毫許大汝諸人橫擔拄杖繞四天下行脚道我無處不到無事不知且道西天那爛陀寺戒賢論師今日說甚麼法又云有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一人累劫闍提不願成佛且道那箇合受人天供養良久云蝶穿芳徑雙眉濕蜂掠殘花兩股肥詞旨高詣之如此俄染疾自冬涉春形體雖羸陞堂提唱精明如平時忽手書龕記并遺書十數封且曰無準忌在十八吾以十五卽行不得辦香修供矣侍僧駭其言亟以遺偈請師

笑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寂然移頃而逝壽八十二師能誠無僞表裏如一待人恕而立已嚴應世澁而領衆肅住山三十年所至以激揚宗風爲已任以道法未得其傳爲已憂平居簡淡沉嘿若不能言及坐籌室勸驗禘子橫鋒一觸猶雷奔電掣海立江翻皆茫然莫知湊泊誓不輕以詞色假人重誤來學晚年無他好多留意字法於小楷最得三昧往往端嚴凝重類其人僧俗歸敬求法語偈贊無虛日雖祁寒盛暑揮染不倦士大夫多樂從之游而尤爲名公鉅卿所推重以至教名宣傳海外有具書禮犯鯨波而來問法者其道德有以服人一至於此方在天童育王時被旨開堂靈隱束擔將戒行而隣峯疾之者教言欲嗾羣不逞梗於中道左右聞之奉以告師曰吾平日以誠實接人將何以加我略不爲之動彼亦終於無所施而止雙徑冷泉太白雪峯爲海內甲利萌欲速之念者挾奧授矜智巧曆階而上力可以通神師則不然短褐布衣終其身不爲勢利所動故其進不由介紹其退心常泰然眞法門



之梁棟後學之標準也

### 景蒙傳

景蒙邵氏溫之平陽人族姓甚衆多以儒顯師英達開爽幼聞鐘梵則喜年十三從惠安淨覺大師惟梵著僧伽黎明習天台教觀自以名相之學不足了大事去游國清又參育王佛智裕公公問鄉里對曰永嘉曰遺識永嘉大師否未及答批頰而出至於再兀然如癡寢食不安者累月行道次忽聞鐘聲而悟即造室中公復理前問師曰即日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隨問向上事師候對被逐次日再上公方發問師抗聲云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公笑曰雋哉因省母歸里龍翔心聞一見深器之問曰言無展事語不投護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證不及處通箇消息師以左手畫一圓相聞以拂子擊左師又畫以右手聞擊右又畫於中以兩手托呈聞以拂子當中畫兩畫師禮拜而立聞大笑云三十年揀苗苗今日得此烏喙遂令執侍盡揭底蘊尋歸鹿園如在菴賢雪菴瑾喚菴鑑全菴存筠谷達還菴淳會下皆一

時名流唯師妙齡傑出心聞以谷名師菴且爲之銘蒙侍者之名曰高矣又嘗謁臨安顯寧志公志門風壁立學者望崖獨謂師曰先世遺風餘烈若未墜者尙在汝躬吾且拭目觀之初住智門遷瑞巖皆史魏公浩推轂也魏公在永嘉時與心聞爲方外交罷相里居夢如平生旁有僧曰景蒙貌古神清談笑久之覺而叩天童朴曰僧名頗異有斯人否朴曰是方爲堂中第一座招之恍如夢所見與論出世法了辯如響問其師則心聞也大異之遂爲延譽而住智門及瑞岩虛席復以師應命師孤高絕俗弱不勝衣而巖冷峻峭不可挹酌旣坐道場捷拂所加龍象蹴踏長靈之道光焉智門瑞巖皆承頽毀之餘人以爲不可復興矣師從容規畫會不踰時而輪奐一新壯麗反過其舊具大材智尋常不以毫末自見因事而顯無不歎服翰養之深從可知矣

### 斷橋倫禪師傳

妙倫天台黃巖徐氏子母劉夢月而娠年十八依永嘉廣慈院落髮見谷源道於瑞巖聞麻三斤語發疑



徧叩諸方機語未契。自謂吾口訥耳聾。何能究此。不若務實修行。日以誦經爲業。因閱楞伽于雲居見山堂。至蚊蟲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省。曰。趙州栢樹子話。可煞直捷。然不以語人。徑走雪竇。見無準範禪師。無準詰之。連下語三十轉。不契。哀懇曰。可無方便乎。無範以眞淨頌答之。竦然良久。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始脫焉。無碍矣。準移育王。雙徑。皆以師從。俾分座。尋出世。祇園。遷瑞岩。國清。至淨慈。說法簡直。具格外機。上識者得之。而劣器不能湊泊。有時上堂。舉達觀頴禪師示衆云。七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何處。自喝云。七佛以下出頭。又自諾云。各自祇候。云。喚七佛爲性。隸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隸。遂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大衆。要見麼。拂子一拂。云。曉來一陣春風動。開遍園林一樣花。舉揚超醒大略。如此將終。與衆入室。罷索筆作詩。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淨慈。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喀焉而逝。或云。初參無範。範問從何處。

來。答曰。天台範曰。還見石橋麼。答曰。我一脚踏斷也。自是叢林稱師。爲斷橋倫公云。

### 道升傳

道升。建安吳氏子。生有肉如環在其左乳。及出家。肉環始隱。天資聰慧。十九披削。浩然有游參志。父早世。事母以孝。聞母沒。遂至長樂。見佛智裕公。入其室。言下頓悟。自是機鋒迅發。人不敢嬰。佛智移靈隱。師爲首座。還里結菴於大王峯。下名曰寒巖。未幾。泉守延以名利。學者雲集。會行計口。法拂衣而還。作懶散歌。以見志。李敦老帥。問諸山佛智之嗣。傑出者。僉以師對。遂住支提山。鄧成材帥。豫章以師志在山林。自泉之承天。延置黃龍。後帥未知師。師欲去。適潭帥張安國以石霜來招師。兩謝之行。次西山。而沈持要自漕遷帥。聞師退院。牒極力挽留。以泐潭處之。寺新被焚。師來。施予輻輳。棟宇煥然。以年高懇還建安。俄史丞相帥。福命師主鼓山。師持身以法。蒞衆精嚴。每見法門下衰。僧維奔競。爲之憂戚。嘗謂人曰。叢林荒寒。人物委靡。此事將如馬鞭節。漸尖去矣。凡六住大刹。



皆宰官士夫推擁逼迫不得已應之而舉揚唱導修  
飭頽毀日新月異終不以非所志而曠所務若師者  
誠爲以佛法自任者結夏後一日忽問侍僧今日何  
日曰十六日又問是何日辰曰辛卯即入室坐脫壽  
六十九停三日神色如生葬於香爐峯下

### 智燈傳

智燈婺州金華人號祖印得法于道吾法眞爲人精  
敏有德量道俗擁之出世年始立也而匡宗植道之  
志隱然尊宿自居說法三十年從者如雲退老等覺  
寺坐逝有語錄一卷鄒正言浩序之曰余頃在中陶  
嘗與李濟師淵論天下之名僧師淵語余曰吾所見  
祖師者有道者也蚤以機緣爲世導師晚乃退居都  
城之等覺望其容貌如秋際木聽其解說如夜半潮  
始竊以爲未始出吾宗而終也如一葦大海揚揚環  
視莫見畔岸後數年復見師淵于都城問其所謂祖  
印者而將訪焉則曰寂滅久矣出其所集語錄二卷  
示余余然後知師淵異時之言尙其可以言者祖印  
名字不列傳燈始末不載傳記幸有正言數行在耳

然則正言知言蓋絲師淵知己與祖印生氣千古噫  
古德埋沒者多矣

### 慧圓上座傳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于氏子世業農出家建福寺住  
椎魯然執勤不懈得度出游聞南方禪道甚盛乃詣  
江州東林寺寺衆藐忽之一日問朋輩曰如何是禪  
衆戲之曰往問能鳴者乃蟬也圓不悟其旨遂面壁  
深思至於骨立後數月出行殿庭忽足顛而仆了然  
開悟乃謂一行者曰吾不習筆硯欲作一頌須汝書  
之壁間行者笑而許之偈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  
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  
東林總禪師見偈大驚曰禪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  
令人跡其所往竟無知者

### 虛舟度傳

普度字虛舟維揚江都史氏子稍長雖習世書絕無  
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舉將軍與語  
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鐘他日法中向上  
爪牙也携歸武林禮東堂院祖信爲受業師執侍五



年奮志參方。初見鐵牛印於靈隱。已而江東西河南北悉徧歷焉。時無礙通唱道饒州。薦福師決志叩請。其遷福嚴華藏亦與之俱入室。次通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通曰。將謂這矮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若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璉虎丘石室。迪皆一見器異。留與法務。淳祐初。制府趙信菴以金陵半山請出世。遷潤之金山潭之鹿苑。撫之疎山。蘇之承天。景定間。賈太傅奏補中天竺。復請旨陞靈隱。至元丁丑。被命住徑山。師說法直捷簡要。肩荷法門。老而無倦。嘗云。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又云。既無迷悟人。了箇甚麼。無人契其機者。其住徑山。值火餘。志圖興復。將有緒。俄示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遂寂。

天奇禪師傳

天奇瑞公。南昌鍾陵人也。父江堂。母徐氏。師隨父經商。潁州年將二十。忽發心。至荊門州。從無說能和尙出家。令看萬法歸一。後於佛焰處。遇道翼首座。苦口

提携。晝夜逼拶。一日偶聽廊下人相語。翼便打師曰。吾不曾瞌睡。翼曰。你不曾瞌睡。耳聽那裏。又二僧裁裙量度。師纔經眼。看翼便打云。你那眼也不得停住話頭。焉得著實。自是功夫益切。五年不得棉花上身。二年無裏衣。冬夏一領破衲。黧樓不堪。歷從諸禪老。決擇靜東暉。公示大慧。患疽。因緣次于中竺。楚山雪峯。處各有悟人。最後至南京高峯寺。見寶峯瑄和尚。方始警地。遂留過冬。未幾告辭。峯授以法衣毛拂。偈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師出世開堂。得人爲多有。語錄曰。亮絕集行世。

亮絕集開示等語。警切痛快。不失本色。鉗槌頌古。則末矣。至聯芳機緣。一人之名。綴以一偈。師下一問。人致一答。動成卷帙。高處不出青州萬松格套。下者已入義學常情。自覺無謂。師初行脚時。路逢一僧。謂師貪作偈頌。彼一時也。入籃是菜。詎可彙收。編集者。失眠致掩全璧之光。惜哉。

虛堂愚傳



智愚字虛堂。四明人。具戒游參。見蓮菴顏公。言下了旨。出世歷住十刹。化道風行。咸淳末。被詔住徑山。室中設三轉語。勘驗學人。鮮有親其機者。曰。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虎空作布袴。著曰。畫地爲牢。因甚。透這箇。不過曰。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鐵鋒頭上。翹足。又云。虛堂初無門戶。與人近傍。亦不置之於無何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土。與土俱化。然後可以發越。其如運糞入者。吾末如之何。一日。舉松源師臨濟示寂告衆云。久參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拈云。鷲峯老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僵臥之患。未免傍觀者。醜師先在淨慈入院。日問答絕。忽天使踵門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卽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行脚。虎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一百縑。開堂安衆。後示寂。塔于直嶺。下曰。天然先是高麗國王。請師於彼國說法。八載還山。問法弟子隨侍。千指至我。明嘉靖間。高麗尙遣法嗣來。

此掃塔云。彼國法道甚盛焉。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金 佛光道悟禪師傳

道悟俗寇氏。陝右蘭州人。生而有齒。年十六。求出家。父母不聽。乃不食數日。許之。祝髮後二年。自臨洮歸。彎子店宿。夜夢梵僧喚覺。適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吟唱云。見也羅。見也羅。徧虎空。只一箇。告其母曰。我拾得一物。其母於囊中尋索不見。問是何物。師曰。我自無始以來。不見了底物。其母不省。他日欲游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師之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



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擒之曰卽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示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旣沒師開堂出世初鄭之普照次三鄉之竹園菴時著白衣跨牛橫笛游於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才向毗盧頂上有些行履處泰和五年結夏於臨洮之大勢寺開圓覺經升座曰此席止講得一半去在至五月十二日晚參翌日早盥漱畢呼侍者曰我病也尋藥去侍者足未及門師已臥逝方丈上有五色雲如寶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春秋五十有五僧臘三十有九

政言了奇二師傳

政言許州長社人姓王氏九歲事資福院淨良長老爲師執役且十年辭良游教庠時浩公僧錄居南京講唯識論言往謁之決擇性相造理深至浩公心醉

焉因命代演聲稱隆起講座方倚爲重遂改趨而縛禪坐靜於嵩山龍潭又卽汝州紫雲峯結茆未有所入聞慈照禪師唱道香山乃往投之慈照舉金剛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汝如何會因忽有省曰諸緣不壞兮性無滅雲散長空兮天皎月慈照可之言終不自肯走中都見廣慧廣慧命掌記室久之始帖然出世住仰天山遷益都義安院暨鄭州之普照河南之法雲與天潭柘之龍泉皆駐化之地所至法音弘流雷被如響其舉揚宗旨脫落窠臼如鶴起長空駿騰平野奔逸絕塵難爲觀附製頌古拈古各百篇金剛經證道歌有注金臺有錄真心有說皆行於世且能以游戲餘力崇飾伽藍具有成績可考又異乎枯槁寂莫置事物於度外爲禪者也老於穎濱之釣臺以大定乙巳年入寂

了奇白香宮庶人姓潘氏十六試經得度業華嚴窮玄洞奧歷參知識後於廣慧言下知歸廬柘水西溪之上破納蔬食澁跡絕累十餘年爲諸貴強主竹林學徒雲萃屢鉢敷坐數盈五千大定十九年無病右







欽服後以皇后教旨住韓州功德院未幾捨去渡大河歷齊魯時昭禪師居越峯將造訪之是夕昭坐室中見一大神偉服立於前白曰廣慧大士來也當除館以待詰旦昭整衆延佇食時師至矣衆大駭昭虛心盡敬以所見告焉師笑而已浮汴而洛抵關右所至老師宿學皆爲師下天德初被旨主竹林明年徙惠安明肅皇后遣中使奉以磨衲衣并金帛諸物佐開堂之費久之竹林舊衆念法乳不已僉曰吾師也惠安安得擁留權巧以歸之時海陵領留鑰嚮師道風賜廣慧通理之號泊紫方袍栴檀寶塔大士像竟符越峯神告之語大定間遷潭柘將大有營建或以寺久廢規模宏大懼難克集請少損之師曰吾心計已定第恐不誠爾不十年而潭柘落成視舊有加焉其始工也鑿山之際有巨石崩墜轟聲如雷衆駭避師恬弗爲顧石至師而止不遠尋尺若有神禦之者其在竹林時竹林實遼長主賜第制侔宮闕雖爲梵刹而臺門尙存師謂非僧居所宜亟命撤去得故輒百萬爲方丈基甃仍以其餘卽故基爲俗室而鼎新

其門凡所成務傳永久盡竭衣盂所不惜律身持物凡可以久行益後者皆著之令典使傳將來用志之精專如此以大定十五年六月化于潭柘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七

明河曰此傳取諸塔石文乃金永定節使楊邦基撰謂佛果自西蜀來汴以心印傳佛曰佛曰傳廣慧爲南岳下十七世則佛曰爲妙喜無疑矣及後云師侍佛曰赴遼陽又云數從佛曰入禁中說法考時校處又似非妙喜茫然不知佛曰爲何人若果妙喜何年譜傳燈不載此事年譜但云女直之肆驕取禪師十數師爲首選房曾壯傳不少屈由是一衆獲免其行得無師實行如楊所云而後返作譜者爲之諱也耶抑佛曰非妙喜佛果下別有一佛曰耶楊文定有所據必有一人當之大都妙喜始終如青天白日不容隱諱筆此以俟高明考訂

### 相了傳

相了義州宋氏子生有奇瑞兒時行必直視坐必跏



跌一日聞祖父誦賦至秦皇漢武不死何歸亟問死歸何處祖異之語其父曰此子非塵俗中人可令出家遂從師落髮游講通華嚴圓覺等經機思明敏闡發精當頗爲同學宗仰因讀圓覺至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處忽爾動疑曰經既爲標月何所在吾將問之諸方知識也乃腰包見清安月公又訪咸平定公復走綿州謁大明誘公皆不契誘公曰汝緣不在此懿州崇福超公汝師也必爲子發其奧遠謁超公公一見處以首職雖殷衆務而究研益力至寢食都廢一日因居士請益超公俱胝一指公案師立座隅忽問曰俱胝一指頭禪受用不盡未審和尚禪有多少公與一喝師于喝下領旨身心脫空如處瑠璃寶月間快爽不自勝呈偈云窺破浮雲月色寒偶然頓歇調骸乾透身光透威音外普應羣機作大緣公爲彈指印之未幾公以老而退師受命補其處遷松林徙惠安又移潭柘轉主竹林師性恬退雖屢踞大利皆迫于不得已松林潭柘至棄衆而逃人物色得之擁而去師竟不得自主也居恒自歎古人藏身無跡已不

能如之爲進道之累且稟性貞純慈不忤物平生未嘗略起嗔恚縱遇呵毀而容色不易所至唯信緣甘分不務營飾非理道之要行之有益于性命身心者勿自處亦勿以處人此皆昭著可言者如其潛德密行殆非人所能知之以泰和三年書偈危坐而化壽七十臘六十二茶毗有百千蝴蝶自烈燄中飛出化祥雲五色現于空界牙齒不壞附遺骨而瘞于龍泉古寺

#### 法贊傳

法贊兗州侯氏子幼事峨陽明首座爲師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從事義理之學根性穎利同學者少所及游參叩詰洞見深秘告山明和尚靈岩才師皆授以印記尋領衆主告山闡抉幽微方世路清夷禪林軌則未改師道風藹然爲諸方所重移兗州普照倅路公宣叔潛心內乘與師爲法喜淘汰之游師登座宣叔朝服頂禮法重身尊哲勝傾下然師沉嘿自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爲門戶計住持不務修營學者繁盛動則蜂擁迄無顯受灌頂者其不輕許與



如此師有弟子曰汴公者。嗣法于亨。虛明亭亭直上。不爲震雲浚雨之所摧。偃當龍興。禁蕩之餘。破屋數椽。殘僧三四。灌園自給。不肯輕旁時貴之門。或贈之詩云。道大宜高。饗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繞腹。篋三條。風味可想。而見其孤峻。自拔必有所從來。其自師乎。後汴歸自南。哀敘曰。汴落髮事師五六年。始避兵而南。比歸師去世已久。師生于正隆初。而歿于興定之末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後。時事凋殘。師之行事無從考。按至於卒葬時。日亦不能知者。特汴未南渡時事耳。元好問據此以銘師塔。

義廣傳 道海

義廣。汝陽人。生范氏。范氏故顯族。師自童稚。酷好讀釋氏書。年二十。竟削染。禮嵩山戒壇院威公爲師。而受具焉。厲志游參。西之丹霞。質法于志禪師。眼光一瞬。鍼芥相投。志欲顯然。付授師知之。而逃管語人曰。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爲之室宇。去凡卽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苟學之未博。業之未精。其能至此乎。故一意清修。不以知見自滿。過方城。資泉山。爲善士所擁。

結而奉之。曰古佛堂。居數年。遂成大叢。席卽今之普濟寺是也。師深入禪定。而以淨土爲行首。戴華嚴涅槃經。遶佛必五百匝。作禮必五百拜。持佛名。日數萬遍。至夜儼然而坐。率以爲常。如此者二十年。老而彌篤。或請爲衆開堂。演無上乘。師笑而不答。尋以老退居白蓮堂。以院事付道海道。海恬退。有至行。參彰德淵公。頗有發明。師以方便致之。使不能辭也。海遂升座。爲四衆說法。遠近傾皈。師喜。以付託得人。大安二年。說三偈。坐脫。海盡心後事。葬之日。送者五萬人。哀響震激。師戒守清潔。人無貴賤。老少一接之。以慈平生行業。所可紀錄者。甚夥。師道價隆。重梁鄭人宗之。若一佛出世時。歸戒壇。定省威公。尙無恙。師奉侍克勤事。無巨細。皆親執之。不異爲沙彌時。卽此一節。亦人所難能。海之能下師。實師有所感之云。

海雲大士傳

印簡山西之嵐谷寧遠人。姓宋氏。微子之後。生於金之泰和壬戌年。大品恢偉。童幼神悟。七歲。父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乃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知



非塵勞中人。携見傳戒。顏公顏欲觀其根器。授以草菴歌。至壞與不壞。主元在師。問曰。主在何處。顏曰。何主。師曰。離壞不壞者。曰。此客也。師曰。主。鬻顏沉吟而已。尋禮中觀。詔公爲師。十一預恩納。具有洪彥上座。問曰。于今受大戒了。緣何作小僧。師曰。緣僧小故。戒說大也。試問上座。戒老耶。小耶。曰。我身則老。語未終。師大聲曰。休生分別。一日上座教僧去。師背上拍一下。待回首。乃豎指示之。僧如教拍。師背。師便豎一指。座太奇之。師年十二。中觀聽師參問。誨之曰。汝所欲文字語言耳。向去皆止之。唯身心若槁木死灰。今時及盡功用。純熟悟解。眞實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肯。方與吾相見。師謹受教。一日扶中觀行。觀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中觀手一掣。觀曰。這野狐精。師曰。喏。喏。師年十三時。成吉思皇帝征伐天下。師在寧遠於城陷之際。稠人中。俾師斂髻。師告曰。若從國儀。則失僧相也。遂獲如故。師年十八。元兵復取嵐城。四衆逃難。解散。師獨侍中觀。曰。吾年迫桑榆。汝方富有春秋。今

此玉石俱焚。奚益于可以去矣。師泣曰。因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求說免乎。縱或得脫。亦非人子之心也。觀察師誠確。囑師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與子俱北渡矣。明日城降。元帥史天澤見師氣宇。問曰。爾何人。曰。我沙門也。史曰。食肉否。曰。何肉。史曰。人肉。師曰。人非獸也。虎豹尚不相食。況人乎。曰。今日兵刃之下。能無傷乎。師曰。必仗其外護者。史喜甚。又元帥李七哥問曰。爾旣爲僧。禪耶。教耶。師曰。禪教乃僧之羽翼也。如國之用人。必須文武兼濟。李曰。然則必也。從何而住。師曰。二俱不住。李曰。爾何人也。師曰。佛師。復曰。吾師亦在於此。二公見師。年幼無所畏懼。應對不凡。卽與往見中觀。聞觀教誨切至。乃大喜曰。有是父。必有是子也。相與禮觀爲師。與師結金石之契。于是國王大加恩賜。延居興安香泉院。署中觀慈雲正覺大禪師。師寂照英悟。大師所需。皆官給。及中觀示寂。師爲乞食看塔。一夜聞空中有聲。召師名。師警然有省。乃遷居三峯道院。復問人告曰。大事將成。行矣。無滯於此。黎明杖策之。燕過松鋪。值雨宿岩下。因



擊火大悟。自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上。不寐語。先是中觀垂寂。師問曰：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觀曰：慶八十去。師既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觀語。徑謁中和老人。璋公中和先一夕夢一異僧。策杖徑移。方丈踞師子座。次日師至。中和笑曰：此子乃夜來所夢者。師問曰：某甲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中和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捩師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和曰：我此處別師曰：如何。和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片皮。師曰：將謂別有。和曰：錯。師喝曰：草賊大敗。和休去。次日和復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因緣。師豎拳一拍。當時丈堂震動。遂受中和印記。出世屢坐大道場。皆太師國王及諸重臣之命。師室中嘗以四無依語勸學者。無一當對揚者。一日廊中逢數僧。連問不契。皆被打問。最後一僧。汝那裏去。僧云：覓和上去。師云：覓他作麼。僧云：待痛與一頓。師云：將甚麼來打。僧四顧云：不將棒來。師連打四下。云：這掠虛漢。衆皆走。師召云：諸上座。衆回首。師云：是甚麼。丁酉正月。加師先天鎮國大士之號。已

亥冬。命主大慶壽寺。壬寅護心烈大王請師赴帳下。問佛法大意。王大悅。從師受菩提心戒。因奏曰：我釋迦氏之法。於廟堂之論。在王法正論。品理固昭。然非難非易。恐王者不能盡行也。又宜求天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當有所聞也。王大悅。錫以珠襖金錦無縫大衣。奉以師禮。將別。王問佛法此去如何。受持師曰：信心難生。善根難發。今已發生。務須護持。專一不忘。不見三寶。有過恒念。百姓不安。善撫綏。明賞罰。執政無私。任賢納諫。一切時中。嘗行方便。皆佛法也。師既行。有一惡少。肆言謗法。王按之。將加法焉。專使白師。師回啓云：明鏡當臺。妍媸自現。神鋒在掌。賞罰無私。若以正念現前。邪見外魔。殺之可矣。然王者當以仁慈為心。乃可王益敬焉。尋奉命統僧。賜白金萬兩。卽吳天寺建大會。為國祈福。蒙哥皇帝卽位。願遇隆渥。丙辰。旭威烈王奉以金柱杖。金縷袈裟。求法語。開示七月。師會諸耆舊。錄所長物。見數令主後事。丁巳夏。說偈畢。師云：汝等少喧。吾欲偃息。侍僧急呼主事人至。師吉祥泊然而逝矣。世壽五



十六茶毗。獲舍利無算。護必烈王爲建塔於大慶壽寺之側。諡佛日圓明大師。望臨濟爲十六世。

### 元 正因傳

正因。杭仁和金浦人。姓俞氏。宋嘉定六年生。出胎紫胞。瓊質如蓮華。捧足狀。領下黑子。出數毫。盈寸。童年能先事。而知凡事。不學自解。年十五。爲人已疾。禦宿輒驗。從季父守常出家於殊勝寺。精修苦學。脇不至席者三年。每懽局於聞見。優出游。參請時。笑翁堪禪師。道價傾動叢林。師往育王禮焉。翁始陽拒之。命坐。下板。閱月。一夕聞霹靂聲。忽通身汗流。快爽如脫殼。拊掌大笑曰。如是如是。亟入見翁。翁肯之。俾侍左右。因自號曰霹靂。初主徽州黃山之祥符。宋秀王諸孫。蚤所賞識。治精藍。營水上。延之。或又以建康之保寧。請皆不就。尋以父喪歸。金浦迎母入寺中。以孝養終其天年。師受知穆陵。最深。賜師號紫衣宗藩。感曉下逮閭巷。信善靡不皈依。以爲眞佛子也。杭既歸。元民生理未定。師爲粥食。餓者日以千計。每歲佛懽喜日。設無遮會。普資冥福。世祖尋訪江南人物。御史中丞

崔某言。杭州殊勝寺。因長老有異德。聘不能致。詔侍臣強起。至京。引見說法。稱旨。退就集賢院。錫賚優厚。越五年。告老還山。宣授圓明通應禪師。詔公卿大夫名師宿德。設祖道都門外。送之以榮其歸。師在京時。當丁亥秋。潦饑。民視昨逾甚。杭父老盼盼然。覲師言。還而未得。請飛書勉其徒。悉出衣鉢之資。爲續艱食。賴全活者甚衆。既還山。進諸弟子語之曰。吾老矣。山門營葺。缺如傾。要側園。非所靳。將鳩工度料。其相與。亟圖之。衆翁樂以聽。各盡其力。不數年。殊勝爲之煥然。未幾。示疾。勉弟子以道曰。吾二十七日去矣。至期。端坐而寂。塔全身於後圃。世壽八十五。僧臘六十一。

### 元 叟端禪師傳

行端。字元叟。族臨海何氏。世爲儒家。年十一。從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化城院。氣識淵邃。慨然以道自任。參藏叟老禪師于徑山。得旨。次至淨慈。石林鞏公。處以記室。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行中書平章張公。舉師住中天竺。復遷靈隱。有旨。設水陸齋於金山。命師說法。竣事入



覲奏對稱旨加賜佛日普炤之號南歸卽退廬于良渚之西菴至治壬戌三宗四衆相率白於行宣政院請師補徑山仍闕奏請降璽書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之賜人以爲榮而師漠如也主徑山席三十年足不越閩道隆德重諸方仰之間作詩文清絕古雅林石田前輩居吳山閉門無接于師特敬慕之嘗贈師以詩有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之句石田知師以詩猶知見重況知師以道者乎先虎岩住徑山時師爲第一座每聞嚴法座上舉云度宗爲北兵攻急命道士設大醮奏章天廷問國家重事高公伏章久不得報既竣事問故高公云爲定徑山四十八代住持天門不開故得報遲也嚴舉此謂住持非苟然至於四十八代住持尙預定之天庭師聞頗心非之及師繼席適當其次至正辛巳示寂窆全身於寂炤院八十八歲也

晦機熙禪師傳

元熙字晦機豫章唐氏子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公乃師族叔父聚宗族子弟教世典師與兄元齡俱習

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遂從明公祝髮焉將游方其母私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以喪志善言辭之不持一錢以行聞物初觀禪師聞化玉几往依之初與語驚異留侍左右久之謁東叟頴於南屏命掌記至元間總統楊璉真珈奉旨取育王舍利親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以俱師稚不欲行善言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制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貞二年始出世百丈居十二載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請入寺日行省官屬俯伏致迎師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輳結制日爲衆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云南山今日結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云縵天網子百千重說法脫略窠臼類如此居七載遷徑山已而杖策歸南屏百丈大仰之徒聞師退閒爭來迎致師辭不獲已遂返仰山又三年而終壽八十二葬於金雞石下其弟子在杭者分爪髮塔于淨慈西隱師嗣物初嗣北磻磻



則佛照之子法脉淵源有自。故師身後之思在學人爲益深也。

### 水盛禪師傳

水盛字竺源。自號無住翁。饒之樂平范氏子。十七依羅山院管公。嘗使從儒者學。而師每習禪定。且針指出血書金剛經。管呵之。師云。學儒可敵生死耶。從度走謁月庭忠公於蔣山。端坐一室。以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髮。及山河大地。咸攝入一念。始覺變易。繼凝定。雙瞳與合爲一。汗從背流。亦不知所楚。後三四日。見色聞聲。漸搖撼不動。遂發願云。吾此生不能作佛。當入無間地獄也。傍觀者爲之吐舌。俄過匡廬。止東林。復奮云。今夕必就蒲茵上死。爾卽正襟趺坐。加精進力。夜參半。至極切孤危之際。捐命一躍。不覺如出荊棘之叢。所履之地。忽爾平沉。而秋空素月。連娟獨炤。返觀自身。湛湛澄澄。唯一念不忘耳。泊歸羅山。方全體頓現。偶閱妙喜明心見性非桑門事之辭。又復致疑。越五載。會孤舟濟公於蔣山。有所言不契。復往無爲。見無能教公。舉濟言質之。無能云。爲汝不

解故也。師忽大省。盡脫去。玄妙知解。歷觀從前所悟。皆夢中爾。無能撫其背而記之。云爾後當大弘吾宗也。師辭去。東游四明天童。已而歸息浮梁。既隱于南。巢民柳氏。割山地。建蘭若。以棲師。地當五峯之下。舊有龍潭五所。聞師至。悉乘風雷。徙去。天曆己巳。遣官以聘起師。主西湖之妙果。師弘闡宗旨。震撼四方。學徒一集。至有不遠萬里而來者。時已行役。僧之令師引退。返南巢。故隱而嚮慕者愈衆。宗藩宣議王累。遣使者致師。師以老病固辭。淮西廉訪使幹公王倫。徒監察御史常公道夫。尤極趨仰。集賢學士傅公立。月灣先生吳公存。與師爲世外交。甚篤。月灣至。有晚始聞道之歎。師常囑學徒云。凡剃髮染衣。當洞諸佛心。宗行解相應。以正悟之境。靈靈自炤。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此師生平實證實悟者。故亦用是以誨人也。師制行峻絕。有壁立萬仞之意。廣信祝蕃。遠嘗云。番陽竺源。吳中斷崖。其人類孤峯懸崖。可仰望而不可攀躋。人稱之爲寶錄。至正丁亥夏四月。召四衆



戒飭之引紙膝上書偈端坐而逝將葬是夜有光如匹練自天際下燭交相通貫未幾散布五峯之頂復合於塔中彌三夕乃止巢之居民凡數十里聚觀駭異之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又三

一溪如公本源達公傳

自如閩人也元兵下江南師年少爲游兵所掠至臨安棄之而去富民胡氏收養之令伴其子弟讀書鄉塾凡遇講書輒凝神靜聽嘿識無所遺忘胡氏日之而喜因子之既長命隸里中無相寺爲僧叅雲峯高公於徑山得旨師戒檢精嚴法服應器不離體初住

浙江萬壽寺後有大家黃氏重師道行常供以伊蒲塞饌一日請歸其家進供愈勤乃開私帑示所藏金玉爛然欲師一動其心師顧而笑師謂左右曰彼黃氏以帑中寶示我欲誘我死去爲其子耳殊不知我視此爲糞土古人墮此轍者何限非但爲其子爲其牛馬者有之我自是其疎黃氏矣天曆初中天竺笑隱詎公奉詔開山大龍翔寺因舉代住中天者三人御筆點師名宣政院具疏敦請化時靈異極多

善達字本源仙居柴氏子早年與及菴信公行脚有高志眼蓋諸方謁雪巖于大仰隨衆無所咨請後登雙徑入雲峯之室久之蒙印可師骨氣超然律身行已老而彌篤保寧淨慈徑山三刹皆海內大道場師以次臨之整叢林御大衆皆有成績可紀丈室蕭然圓蒲之外一物烏有夜則孤燭炷香安坐至旦率以爲常又體所稟與人異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指絮以餘資建大圓院於東路半山爲雲侶食息小憩之地一日會衆敘平生行脚事畢嗒焉長逝二師同出雲峯之門皆有奇骨真難兄弟也

橫川珙禪師傳

如珙字子璞永嘉林處士娶宗正寺丞康公丕祖之女舉三子師其季也生於宋嘉定壬午處士以師孩孤狷潔不肉食難養於俗其季父有爲禪沙門者名正則年十五從其祝髮預戒後即行參訪初從石田於靈隱及癡絕至猶留從之然終疑礙無入聞天目禮禪師太白衆盛往投以疑目營其可受爲舉南山筆筭東海烏賊師儼對目隨掌之因忽有省遂留給



侍國清斷橋明眼謹肯可求藏主得師橋遷淨慈爲第一座橋嘗言第一座有行解可師表宰相乃以師領鴈山靈岩禪寺說法嗣天目師疾宗唱之蓋古響瘖鬱於不可白黑無所諱爲提拈贊示必崖隄標立務特起以映於古不少牽避於俗好惡其辯強自勝若此然與人語嘖吻促刺不敢出視之異愿人也其蓄衆慈以誠不爲銜勒威控之術或面諍抗個不遜秀聽皆憤師終無所罰更收拭進使之不以忤已爲銜人始嫌其不威久而懷之舉遷能仁丙子之亂乃歸放牧寮辭病閉臥不應外至元二十年忽有旨授師育王廣利禪寺師愕眙謂非已疑拒累月乃受蓋有奏於上者而不以告其遷能仁亦然自公選道廢位以求得惟師皆自至時論榮之師既引宗據祖屏退今學年漸歲多以取慕信當教法衰殘諸老師物故學者無所往皆聚於師故季年聲實喧震傾撼天下然師未嘗以望譽沽挾慢略細故雖瓦甍木植羹藟辛酸碎屑之間卽衆所資仰必盡其慮力咸有跡可觀述凡六年乃退前退之歲爲藏穴寺側曰此

菴將沒造曰吾旦日行矣歸坐書所以訣衆者而化年六十八至元二十六年三月也師朴外少飾中凝不雜能持坦坦不變於怒喜怨愛晚居能仁育王道益光師亦懼於無傳講誘孜孜未有厭位却衆嗜閑意或迫而欲之則忻然避脫棄此毛毳不以進退順通懷藎芥弟子稟遺誡空全身于塔師自預爲塔銘及訣衆語與所說法有錄高安釋圓至序而行焉

#### 竹泉林禪師傳

法林別號了幻台寧海黃氏子依太虛同公出家看睦州語有省參元叟於中竺洞徹底蘊東嶼在淨慈招分半座談說鋒震有古大老之風竺原在浮山得師提唱語稱譽不置尋美以偈有五百衆中居上首妙解堪作天人師之句居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行省脫歡公請主萬素遷中竺至元四年主靈隱順帝錫以金襴法衣時寂炤在徑山父子同時唱道五山人以爲盛事大能翔席虛行院致幣焉師固辭使者往返不已師避于會稽山中行院知不可強仍請領靈隱無何退居了幻菴至正十五年春感疾集諸徒敘



平生本末且誠之曰佛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吾世緣止於斯矣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打槩末後一句不說不說奄然而化龕留十日顏色不變空全身於松源塔西塔前古桂當春吐花清香滿路見者歎異侍講學士黃晉卿目見其事書塔銘中

一關達傳

正達字一關番陽方氏子初參晦機語已逸格絕塵機首肯處以明窓自是禪講諸老競以書聘欲令出門下達不從時端元叟說法徑山人尊之爲當代妙喜乃往從之纔入門叟厲聲一喝若聞雷霆黏縛盡脫遠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耶問答數轉皆愜叟意願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錄爲子歸侍司遷掌記後出世金陵之崇因帝師廉其賢授以佛日普照之號

徑山新志云達見宋濂傳而宋文集實無有且帝師贈號同琦楚石楚石亦元叟之嗣大都元叟法嗣滿天下必有達無疑但不知新志據何書也姑錄之以備考

妙源傳

妙源越州象山陳氏子秉具觀方遇緣而省見僧流逐物道憂之形于色乃曰不耐塵勞心曷緣制願習賤事以調伏之寓本州天寧寺歲大饑赤足踵化以資衆其師虎堂愚公不肯下宰相吳潛潛怒繫之獄辱之師奉之惟謹有疑而問隨問而解久之廓然虎堂彈指曰源乎汝今太平矣虎堂往徑山春秋已老俾師首衆學子林立寮下與之析微闡妙甚得虛堂心虎堂曰是可不一出爲人乎力贊主平江薦巖內外事不一廢舉鼓山國清辭不就就泉州水陸院治若薦巖而人益信慕之愀然曰吾寧久于是携錫以歸知者又議定水曰源公行堅望高使力請必不讓以素所往來者通意乃欣然而來道聲益宏或以儒釋異同爲問師曰同感物而動漢儒失之緣是有不同焉儒以治人爲學佛以治心爲學治人治心其跡有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人或過于侈師誠之曰祿損則福益蓋慎諸而已布衣鐵服終日尸坐語微機迅奔電絕壑不可遏制稍斂戢則瞬息在几席間禪



人仰之士人宗之精於詩然不肯表襮舊築在越之雲頂將終願解定水以歸且命母建塔母火化以任其壞其徒弗忍卒極之至元十八年也世壽七十有五

### 鐵山瓊禪師傳

瓊禪師脫胎便知有佛法十八辭親事佛二十二圓頂被佛衣造石霜學祥菴主觀鼻端白身心清淨俄有僧自雪巖來道欽禪師風範即日腰包而達巖教單提無字師依而行之至第四夜通身汗流清快不可言嗣見高峯妙公始得工夫成片後謁蒙山山問參禪到何地是畢工處不能對屢入室下語只道欠在一日見三祖信心銘云歸根得旨隨照失宗忽有省舉似山山云又剝一層了也大都箇事如剝珠相似愈剝愈明淨剝一剝勝他幾生功夫也雖然但下語猶只是欠在一日定中忽觸着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如積雪卒然開霽忍俊不住跳下禪床擒住山云我欠少箇甚麼山打三掌師禮拜山云且喜數年一着子今日了後住南嶽鐵山爲雪岩燒香曰

師不負我實我負師蓋以離師太早今日方見師用處也師以出世爲人非細事孤峯草菴磅礴一世故法道不盛或云師道行三韓中峯本公所謂無端將戒定慧三學徧作漫天網于向萬里鯨濤之東擱空一撒直得高麗國僧俗二衆沸騰上下奔趨往還無極導公師剃度弟子別有傳師之狀短髮被額顧尊而頤削面色如菜有普說一篇詞義剴切真末世光明幢孤風壁立不在古人後也

### 淨日傳

淨日號東巖俗居南康之都昌姓廖氏幼絕葷蔬果自持十五祈親祝髮廬山之香林結背長身圓相傑躍訪道仰山石霜遂入浙卽癡絕越二夏不契登徑山見無準準大許之後謁西巖惠於天童惠無準大弟子也其提示一乘于準危機敏鋒迎拒莫覩風止水息渙然帖順遂密契其旨卒服從之俾守藏室後開先無文璨屈爲第一座璨亦禪俊出者絲是譽聞益彰宋景定中江東帥汪立信慎許可推以主圓通繼領東林至元壬辰遷百王未幾歸隱雪竇大德庚



子僉議主天童師之行峻潔以完語溫氣和衆益得以親納其徒俾明徹復性不侈於言解其憂惑處于世若無所施爲遐邇嚮慕緣福無障而至而於天童功最著久居東林他俗警衆民爭繪以祝故其與天童廬山之民奉貲以助尤夥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終至大元年戊申年八十有八臘七十有一將示寂戒弟子書韻語以示曰天爲蓋兮地爲函吾奚爲乎塔與菴灰吾骨兮山河言已矢兮勿錢越二日沐浴端坐而逝就化齒根不壞藏于西殿之清風塢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元 至美傳

至美石湖其號也金陵畢氏子生而穎粹無經世意出家崇目院宋咸淳間得度登戒品脫略世故銳志

參訪如玉湖瑩雲峰高月坡明爲海內大宗匠皆預其席稱上首日與飽參多士講磨奮厲於天風寒竊間期厭初心乃已最後見無文傳公於淨慈傳公力行古道典刑具存龍象交馳叢林蔚若師傾心事之盡揭源底至元丁亥都總統移文起師主吳之雙塔辯香爲無文供報所自也未幾遷嘉禾之三塔寺時三塔久廢師訓之暇篤以興廢補敝植儻起仆爲懷鼎建養蒙堂以處方來名勝土木繁興中外輪奐寺產素痺增置腴田五百餘畝以裕齋鉢立長生庫取月息爲衆朔望祝聖焚修資印贖大藏經文雕補千佛聖像寺之闕文至師大備焉築室東偏扁曰幻修計若將終焉者旣被旨住平江之靈巖又遷鄱陽之永福四明之育王至順辛未復以杭之淨慈起所至孳孳以弘道建立爲已任弗少懈一日召徒訓後事囑幻修更爲四禪名實稱者處之默坐至夜午泊然而逝壽七十有四議者謂師操履嚴簡出處端詳原始要終而無間然誠實錄也

祖銘傳



祖銘字古鼎奉化應氏子幼穎悟不近葷食稍長學通百氏書而尤嗜佛典年十八厭處塵俗從金峨錫公學出世法二十五得度受具戒出遊諸方首依竺西坦公掌記室復走閩浙多所參訪莫有契者時元叟在靈隱師往謁焉一語之下遂坦然無疑滯久之臻其間奧一時德譽藹著所與交遊皆雅望之士去留爲叢林重輕而師愈謙抑自持有以與從爲相迎者悉謝絕之唯杖履而已順帝元統元年師五十有四始自徑山出住昌國之隆教學者不憚步險爭願趨往座下後八年遷普陀浙東都元帥完者都公威震海上而於師至禮甚恭日本商航數奉國命盛賚金幣來聘師每避去未幾遷中天竺至正七年還主徑山師在中竺時有童子仇姓者從師荷包笠夜宿蘇之承天寺見空中有一寶鼎左右翼衛皆天神若有所告曰天帝以此鼎還賜徑山詰旦以事質其僧曰此必古鼎師還遷徑山也因與之俱來爲求給役俄而徑山命下聞者異之朝廷以師法席之盛錫號慧性文敏宏學普濟禪師十一年頴豪亂作師治妙

明庵於放生池上曰吾將老於是十七年杭再受兵師退而庵居又數月苗獫焚掠徑山丞相達識帖木遜延師入雲居庵暇則詣師問道請禮彌篤一日請看經次師惟默坐公問長老何不看經師云尋行數墨爲看經耶公無語師翻經云老僧看經看經去也公以手覆經云請與說破師云伊尹周公阿誰做公遂領悟已而示微疾更衣危坐致書丞相囑以外護佛法之意俄而指語其徒曰觀世音金臺至矣吾平生兼修之功有驗也乃大書偈曰生死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書已擲筆而逝留七日顏貌如生行院概郡府官僚設俎奠於道茶毗舌根數珠不壞得五色舍利無算建塔於徑山及隆教普陀青山有四會語錄暨外集若干卷傳於世師意度直率不爲緣飾居處物用清苦淡泊晨與盥頰以至浣濯未嘗役童僕自幼至耆年未嘗少休修淨業禮觀音像日必千拜而於大法洞徹玄微開示直截踔厲縱橫應變無窮雖門庭峻拔若不可少殺隨其夙器慈悲誘掖成就爲多至於文學廼師之世業里中衰



文清公梅金華胡公長孺黃公潛蜀郡虞文靖公集  
長沙歐陽公玄咸稱慕之見諸文字者舉可徵已

無見觀傳 光菩薩附

先觀字無見姓葉氏世爲天台仙居顯族生於宋咸  
淳間資性秀穎幼絕腥醢嗜讀書過目成誦父母素  
期以儒業成家會沙門東洲善公者過而識之曰此  
法器宜無滯鄉里父母諾之從古田屋和尚薙染卽  
事徧參見藏室珍公於天封萬山寶公於瑞岩西庵  
而往來二公間雖有所契未臻其極遂築室華頂峰  
精苦自勵一日作務次渙然發省平生凝滯當下冰  
釋乃走西庵呈所解山以偈印之辭還華頂山不能  
留也華頂高寒幽僻人莫能久處惟師一坐四十年  
足未嘗輒越戶限于方丈中構娑羅軒開導學者夢  
堂靈公序曰至元大德間無見觀禪師以方山寶公  
之道唱東南於是天下英俊之儔高潔之侶雄豪魁  
傑之倫聞其風而神馳觀其跡而心服莫不裸肩屬  
足忍飢渴冒寒暑形駢影屬以趨座下禪師則响之  
喻之又從而呵怒之憑之沒之又從而撫矜之飛而

上吾增繳之走而下吾綯密之吾惟其得而已於弋  
核之勤奚恤金之鍛也器成木之斲也材就宜其棄  
榮華而甘淡泊黜聰明而返醇樸靡然而就弟子之  
列莫之抵牾也以元元統甲戌五月望日遺書謝道  
侶說偈踟躕而逝闍維白乳如注舍利凝積成五彩  
座於寺之西偏錫號真覺塔曰寂光門人輩集其法  
語偈頌等成一卷金華黃潛爲序刻而行之師操行  
卓絕邈在霄漢下視塵凡故及門皆切實生死之士  
正傳之外有曰光菩薩者亦奇人有回石頭之風遍  
謁尊宿於師言下了徹伴影華頂不復他之年七十  
三無疾而逝本匠工以雕塑至光人稱光菩薩云

天目斷崖禪師

了義德清人俗姓楊母張氏宋景定癸亥舉師六歲  
始能言從其母誦法華經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凝  
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僧遇之舉高峰上堂語師  
矍然起立謂僧曰能引我往見之手母具裝遣之行  
見高峰於天目獅子巖之死關以童子給侍左右乃  
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室中



舉牛過窗。樞話師儼開口。峰隨痛棒之不覺墮於崖。下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半山無所苦也。謂通曰。我機緣不在此。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負老漢棒矣。卽與還山之西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端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謾我不得。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出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峰上堂云。我漫天網子。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蟇。今日有蝶螟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去。在自此呵勵同學言不少。遂乃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我皆知之。峰歎其俊快。久參者媿焉。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栢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混俗罔測其意。峰召之還山。峰曰。大有人道。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峰爲落髮。受具。改名了義。元貞乙未。高峰示寂。師亦韜晦。或游禪林。居下板。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嬉笑怒罵。粗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隨機開導。聲如

奔雷。自是王公貴人爭相迎奉。布施充斥。視之漠如。以泰定三年。歸坐祖山。學士大集。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答者皆不契。觀師就席之意。勉徇衆望。多非得已也。至順中。仁宗聞師道行。詔命宣政院使賁香入山。宣問。敕有司加護。元統二年。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禪師。璽書未至山。而師化矣。前一日。召衆云。汝等克念先宗。弘揚大法。念報佛恩。勿生懈怠。旦起衆聞空。中雷聲隱隱。師已跏趺就逝。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九。藏全身於獅子巖之後。

#### 中峰普應國師傳

師諱明本。俗姓孫。錢塘人。母娠師時。夢無門開道者。寄燈籠其家。而生師。師生至性不好弄。而好歌梵。喟結趺坐。鬚鬢讀論。孟未終卷。母喪。輟學。年十五。輒然臂持戒誓。向空寂久之。閱傳燈錄。有疑志。在參決。遂登死關。見妙公。妙髮長不薙。衣弊不易。孤峭巖冷。未嘗一啓齒而笑。亦未嘗爲其徒。剃落獨見師。卽驩然欲爲祝髮。蓋亦已知爲大器焉。久之。誦金剛經。恍若



開解者師自謂識量疏通於義趣無不融貫然非性也。已薙染給侍死關人天日於東南諸山最高寒。廩粟屋材發飛輓則莫能至其上。師晝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脅膚不沾席後於妙言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師益自晦未嘗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在山珠在淵其光氣自不可掩況審之以咨決重之以記劄哉。至元間松江霍建寺於蓮花峰號大覺正等禪寺。妙將遷化以寺屬師師辭師每謂住者必無上大道其力可以開明人天夙植福緣其力可以蔭結徒衆明智通變其力可以酬酢事宜故凡住持道爲之體而緣與智爲之用有其體而缺其用則化權不用事儀不備猶之可也。使無其體而徒倚其用則雖處衆而衆歸制事而事宜亦不足言矣。況三者併缺而冒焉尸之者其於因果能無懼乎。當五山缺主席宰執大臣致書幣屢以爲請師皆力辭。至於窮厓孤洲草栖浪宿屏遁其跡而避之。然四方學者北殫龍漠南踰六詔西連身毒東極搏桑裹糧躡厲萬里奔走而輻輳赴師者殆無虛日。南詔僧

玄鑒素明教觀辨博英發如日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學設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繇其國來一聞師言即悟昔非洞發源底方圖歸以倡其道而沒於中吳鑒之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遂宗禪奉師爲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三日山木稼其徒之老吳之秋八月甲子師遂入寂卽山之西岡塔其全身未逝前一日遣別其外護并法風一一皆師手書是日白虹貫山師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七矣。師所至四衆傾慕香茗金幣拜禮供養悉成寶坊而師一衲一簞未嘗屬目人念其豐肌暑月糜腐奉葛衣以糲裨者師一不以近體他可知已。雖屢辭名山以自放於山林江海解滕屨脫袍笠在處結茆以居一皆名曰幻住蒲團禪板畫作夜參規程條章井井森列儀槩愼嚴如臨千衆。至於激揚提唱機用翕燿嬰之者膽喪聞之者意消每謂其教傳佛心宗單提直指惡有所謂微妙授受惡有所謂言語依解哉。故於教法欲救其弊矜其病皆以身先之師之于物洪纖高下緩急後先拒之不遺接



之不攜人。雖見其發于悲願而不知其一以誠而匪事夫空言也。當世公卿大夫如徐君威、卿、鄭君鵬、南、趙君子昂一聞師之道，固已知敬及親炙，言容無不歆慕，終其身江浙丞相脫驪公，最號嚴重，讀師之書，歛衽望拜。高麗濟王以天屬懿親，萬里函香拜禮，起謂左右曰：「某聞人多矣，未有如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涕泣，感發師躬，已以究其道，豈有毫髮涉世意哉。然而其名不行而彰其道，不言而信，自非行戒相應，聲寔一致，永久益章而弗昧，亦何以致此哉！」

#### 石屋珙禪師傳

清珙字石屋，蘇州常熟人，俗姓溫，母劉氏。生之夕有異光及長，依崇福永，惟出家二十，祝髮越三年，受具走天目，見高峰和尚，峰問汝爲何來，師曰欲求大法，峯曰大法豈易求，邪須然指香可也。師曰某今日親見和尚峰，嘿器之授以萬法歸一之語，三年間所得辭他行，峰曰溫有瞎驢，准有及庵，宜往見之，乃見及庵，庵問何來，曰天目，曰有何指示，師曰萬法歸一，庵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庵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

底教汝與麼師拜求，指示庵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答不契，庵曰這箇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後入室，庵再理前語，詰之師答上馬見路，庵呵曰在此六年，猶作這箇見解，師發憤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庵曰有佛處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今日會得活句了也，庵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剌晴黃，鶯枝上分明語，庵頷之久，乃辭去，庵送之門，囑曰已後與汝同龜，俄而庵遷湖之道場，師再參命典藏，鑰庵常與衆言曰：此子乃法海中透網金鱗也。一衆刮目，後入霞霧山，卓庵名曰天湖，躬自薪蔬，吟咏自得，有終焉之志，既而當湖福源，虛席致懇，師堅臥不起，或讓之曰：夫沙門者當以弘法爲重任，閒居獨善，何足言哉，遂幡然而行，龍象歸之雲湧，濤奔唯恐或後，未幾復還天湖，至正間，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耆德，皇后錫金磨衲衣，人以爲榮，師澹如也。至正壬辰秋七月二十有一日，示微疾，中夜與衆訣，其徒請問後事，案筆書曰：青山不着臭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



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璨然無數。其徒收靈骨。合及庵。舍利塔于天湖之原。示不忘同龕之語。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有四弟子。愚太古者。高麗國人。師說偈印。可有金鱗。上直鈎之句。後歸王尊之。以爲國師。數道師。德王甚渴仰。及師化。表達朝廷。詔謚佛慈慧照禪師。移文江浙。請淨慈平山林公入天湖。取師舍利之半。館伴歸國。建塔供養。師有上堂法語。山居偈頌。緝本盛行于世。

文述傳

文述字無作。明之慈溪人。自幼不御不潔。讀書吾伊。入口輒成誦。既長。從師受五經。縱觀子史百家之書。閱佛書。忽心融神會。恍然如素習。卽日白父母。願出家度生。死落髮于東溪。牧公得戒于大用。諱公。參歷至徑山元叟。端公。亟稱賞之。以爲有道之器。過淨慈。謁海東嶼。亦見器許。然俱無所解悟。遂杖策入天童。見怪石奇禪師。與語契合。奇欲倚之以大其家。卽令入室侍書。其後砥平石。主是山。又掌藏鑰。諸山法侶。

遂籍籍聞師聲譽。咸願禮迎。宣演大法會。鳳躍山等慈法席。虛行宣政院起師主之。俄遷大梅之護聖。二刹皆衰陋。叢林儀範多廢缺。師至。申以約束。人人自律。至其爲衆說法。則脫略窠臼。撥去枝葉。使聽者渙然無疑名。緇奇衲風靡而至。師之名益聞。帝師錫以覺智圓明之號。歸老於福昌關一軒於寺之左。扁曰舒嘯湖海名德。若斷江月江商。隱夢堂諸公皆迎致。其中修供養。縉紳之賢者亦時時過從。爲方外友。如柳道傳。黃晉卿。危太樸。李季和。尤號知己。年近七旬。益畏煩襍。退居花嶼湖。當白蓮盛開。月色娟好。跌坐一小艇。泛湖水中。清絕如須菩提可畫也。居恒必蚤起禮拜誦持。雖祁寒溽暑不懈。臨衆甚嚴。接賓朋則津津喜見眉目。抵掌笑語。滾滾不能休。有以爲問者。師曰。成就後學。不可不肅。客以歡來。故不然也。三山文海郁公以一鉢行四方。每視其去。留爲重。輕然獨從師遊湖上。欽重愛戀。久而忘去。蓋閱世愈多。而情之所及者愈淡。乃更求深山密林。浩然長往。使人投筇頓足。以想見其風裁。皇慶二年九月。示疾終。



日本夢箇國師傳

智曜更名疎石。字夢箇。姓源氏。勢州人。字多天王。九世孫。九歲出家。羣書一覽。輒能記。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慨然有求道志。一夜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刹。一龐眉僧持達磨像授之。曰。爾善事之。寤而歎曰。洞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遂更名疎石。謁無隱範公。又見一山寧公。不甚契。後求指決于高峰。曰。公於言下有省。因夕坐久。偶作倚壁勢。身忽仆去。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冰解雪融。心眼爛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燦破。高峰囑其護持。且出其然無學元公手書一通。畀之以寓。相傳付授之意。師志在烟霞。出世非所願。聘致皆力辭之。甲州之龍山庵。五臺山之吸江庵。與夫泊船庵。退耕庵。兜率內苑。皆師避隱之所。或慕迫之不已。至逃入海嶼。以避之。春秋五十一。國主後醍醐天王。強起師。主南禪。入見。引坐。師言所志。求退。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問道耳。及王妃薨。強師再入南禪。請宣說大戒。執弟子禮。彌謹。賜國師之號。王卽世。太倉天王復從師受戒。願爲弟子。

敷宣之際。有二星降於庭。光如白日。兩宮國母請師於仙洞。受五戒。廷議重師名德。復強師入天龍。錫師號正覺心宗普濟。遺以手書。其略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數摧魔壘。國中以爲榮。後化于兜率內院。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弟子奉全身塔于院之後。送者黑白二萬餘人。皆哀慟不勝。分存日所翦爪髮。瘞於雲居。髮中累累。生舍利云。師儀觀高朗。慧學淵深。凡所蒞止。如見一佛出世。香花供養。惟恐或後。故管領源公賴之。嘗與人言曰。我從先人聽國師劇談佛法。頗達真乘。遂能死生如一。臨事不憚。而先人竟死於忠。吾亦知委身以事君者。皆國師化導之力。然則師之道。非特究明心學。實足增其世教之重。且其抗志高明。視榮名利。養澹若無物。唯欲棲身林泉。雖屢典大利。皆迫於王命而起。世稱大善知識。非師孰能當之。

宋文憲曰。宋南渡後。傳達磨氏之宗于日本者。自千光禪師榮西始。厥後無學元公。以佛鑑範公之子。附海舶東游。大振厥宗。高峰纂而承之。師爲高



峰之遺胤

松隱茂師傳

松隱茂禪師字實庵。明奉化鄭氏子。自幼喜跌坐。十六依傳法寺希顏出家。使司米鹽細務。師歎曰。離家爲求道。苟羈縲于此。何異狗苟蠅營者耶。乃潛行大江之西。見南澗泉公。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月下。炤起步。簷隙間聞泉聲。有觸。遠往白之泉公。泉公曰。此間尋常施設。不足發子大機。大用。盍往見古林茂公乎。師卽擔簦啓行。既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爲。師曰。正爲生死事大。特來求出離爾。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本根。何緣入此草窠。耶。師儼議欲答。林以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辯峻絕。縱橫自如。林深器之。命居第一座。至正壬午。宣政院命長瑞雲之清涼。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兔走鶻落。瞬目輒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耶。沙門嘘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而去。住清涼十五年。時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元明良公師法姪也。迎歸天童之此軒。一旦示

微疾。左右請書偈。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何偈之爲。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額枕之。而逝世。壽八十五。臘七十。引龜行茶毗。法火方舉。忽有物飄洒。晴空中似雪非雪。霏微繽紛。盤旋烈燄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火後舍利如珠。瑛者頗衆。宋文憲序曰。濂聞方策所載。靈僧示滅。多有天華之祥。或者謂大乘境界。去來無迹。奚以神異爲事。殊不知末習澆漓。人懷厭怠。苟無以聳動瞻視。何以表眞悟而啓正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法實相同一。揆有如師者。其事蓋無讓於古云。

竺遠源公傳

正源字竺遠。姓歐陽。南康人也。生之夕。梵僧見夢於其母。具戒後。參虛谷陵公公。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師對以焦石可破層冰。公曰。破後奚爲。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所知者何事。方思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師悚然默噲。由是智開識融。外內無礙。而人歸之矣。出世凡五主。巨剎皆方鎮大臣遣使者所邀。致位尊而不以爲榮。德盛而守之以謙。居道場。增室廬之



未備主徑山掩亂兵之道。賂在靈隱樓閣者爲煨燼。惟師所居獨存。類有神以相之者。以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示寂。壽七十又三。塔全身于徑山弟子分盛。爪髮于道場舍利叢然乎其間。

### 桐江大公傳

紹大吳氏子。世居巖之桐江。故因以爲號。師神觀。孤潔不樂處塵埴中。一觸世氛。唯恐有以澆之。具戒後。上雙徑。謁大辨陵公。公道價傾東南。見師甚喜。授以心印。師退自計曰。如來大法。其止如斯而已乎。遽辭去。遍歷叢席。諸尊宿告之者。不異徑山時。慨然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乃歸見公公。俾給侍左右。師益加奮勵。脇不沾席者數載。朝夕咨所以。悟疑辨惑者。無一髮遺憾。遂得自在。無畏。尋以心法既明。而世出世智不可不竟。每夜敷席於地。映像前。長明燈讀之一大藏全文。閱之至三過。皆通其旨。趣師之志。猶未已。儒家言及老氏諸書。亦擇取而嚙齏之。自是內外之學。兩無所媿矣。出世凡三坐道場。學子翕集。座下甚至無席受之。能正容悟物。人見之意消有。

求文句者。操筆立書。貫穿經論。而以第一義爲歸。間遊戲翰墨。發爲謔詩。冲和簡遠。有唐人遺風。至於有所建造。登石運臂。躬任其勞。以爲衆倡。手未嘗捉金帛。悉屬之知因果者。或尤之。則曰。吾知主法而已。嘗患滯下疾。拭淨不忍用廁紙。摘菽葉充之。生平不畜長物。所服布袍。或十餘年不易。報身七十有四。而化維那發遺篋。欲行唱衣故事。唯紙衾一具而已。大笑而去。其刻苦。蓋人之所不能堪。非見解正力量弘。豈易致是哉。

### 千巖長禪師傳

元長字無明。一號千巖。越之蕭山董氏子。七歲經書。過目成誦。出入蹈炬。循護有若成人。年既長。從授經師。學法華經。指義而問。師弗能答。受具戒於靈芝寺。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入中峰。本公在座。見師即呼問曰。汝日用何如。對曰。唯念佛爾。公曰。佛今何在。師方優議。公厲聲喝之。師遂作禮。求指示。公以無字授之。遂縛禪于靈隱山中。後又隨願世緣。將十載矣。一旦喟然歎曰。生平志氣。充塞乾坤。乃今作甕中醢。



雞耶卽復入雲隱山危坐脇不沾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雀聲有省。應見木公公復斥之師憤然來歸夜將寂忽鼠翻食猫之器墮地有聲遂大悟如蟬蛻汗濁之中浮遊玄間上天下地一時清朗被衣待旦復往質於公公問曰起州何故云無對曰鼠餐猫飯公曰未也對曰飯器破矣公曰破後云何對曰築碎方璧公乃微笑祝令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既受付囑乃隱天龍之東庵耽悅禪味不與外緣有二地日來環遶座下師爲說皈戒蛇矯首低昂作拜勢而去自是曙光日顯笑隱方主中竺力薦起之丞相脫歡亦遣使迫師出世皆不聽無何諸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爲時所容杖錫踰潯江而東至烏傷之伏龍山誓曰山若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質泰定丁卯冬十月也久之鄉民翕然宗之邑大姓二樓君爲之創因舊號建大伽藍重樓傑閣端門廣術輝映林谷內而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門交趾琉球莫不奔赴膜拜咨決心學至有求道之切斷臂師前以見志者朝

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寵嘉之江淮雄藩若宣讓王則下令加護其教若鎮南王則親書寺額賜僧伽黎衣及師號帝師亦再降旨俾勢家無有所侵陵并錫大禪師之號資政院又爲啓于東朝命朝臣製師號并金襴法衣以賜焉師疎眉秀目豐頤美髯才思英發頃刻千偈包含無量妙義得其片言皆珍惜寶護惟謹論者謂師踐履真實談辨迅利或無愧于智覺云至正丁酉師年七十有四示微疾會衆書偈云平生饒舌今日敗關一句轟天正法眼滅遂投筆而逝弟子輩用陶器函蓋奉全身瘞于青松庵宋文憲銘之其序曰濂初往伏龍山見師師吐言如奔雷時濂方尙氣頗欲屈之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越二年又往見焉師問曰聞君閱盡一大藏教有諸濂曰然曰耳聞手抑目觀也曰亦目觀爾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自是厥後知師之道超出有無實非凡情之可窺測因締爲方外交垂三十年其激揚義諦往來尺牘之在篋行者墨尚濕也雖纏于世相不能有所證入而相知最深



銘非濂爲而孰宜其爲名賢追慕之如此

### 無用貴師傳

守貴字無用別號水庵。蔡之甄氏子。其家業於耕樵。每使之行。饒田間。師志弗樂。乃同鄉童子從師學詩。書年十八。入里之康侯山爲僧。所事叢脞。師又弗樂。棄之往浙水西。日以問道爲事。適千巖長公縛禪于龍華。往拜之。授以向上一機。冥參默究。恍若有所契。龍華與天龍院鄰。天龍沙門平大道務起廢之。挽千巖主之。及千巖走烏傷。復與之俱。山有廢刹。曰聖壽。千巖新之。命師領其徒。至正丙戌。還天龍。復往參中峰本公。斷崖義公。梁山寬公。其反覆叩答。不異見千巖時。既而退居嘉興。建庵爲逸老計。忽一夜夢大道來。別曰。吾已棄人間世矣。師大驚。急拏舟往視之。大道果告寂。因名所居庵爲應夢。師自是復主天龍。天龍素無恒產。募齊民二千家。每臨食時。輒取一小甌。聚之養四衆。凡大道未竟之業。師殫志畢慮爲造。僧室與演法堂。堂上爲閣。以安吳越錢氏所造大悲尊像。又買並寺之地。以爲蔬畦。而寺制所有者小大成。

飾隱然如大伽藍矣。辛丑八月。作偈一首。副以高淨瓶。寄別行省丞相達識公明。日沐浴。索筆書頌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化。世壽七十有二。丞相加歎。遣官爲具後事。奉全身塔於西岡。師平生不畜長物。寒暑唯一布衣。戒行甚峻。常落一齒。左右積藏之中。生舍利五色。燁然日見增長云。

### 日本古先原公傳

印原字古先。相州藤氏子。藤爲國中貴族。師生有異徵。垂髫時。輒刻木爲佛陀像。持以印空。人異之。十三剃髮。受具戒。徧歷諸師戶庭。咸無所證。入乃慨然歎曰。中夏乃佛法淵藪。盍往求之乎。于是絕鯨波之險。奮然南游。初參無見頂公於天台華頂。公語之曰。汝緣不在此。中峰本公現說法杭之天目山。爐鞴正赤。此真汝導師。宜急行。師卽蓬屨而出。往見中峰。中峰一見。遽命給侍左右。屢呈見解。輒遭呵斥。退而涕泣。至于飲食皆廢。中峰憐其誠懇。乃謂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



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火聚近之則焦頭爛額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之事也師聞遍身汗下益厲精猛積之之久忽有所省現前境界一白無際中峰印之復見諸大老皆無異詞

會清拙澄公將入日本建立法幢師送至四明澄公曰子能同歸以輔成我乎師曰雲水之蹤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卽攝衣升舟其後澄公能化行於遐邇者皆師之力也然辯香酌法乳的歸之中峰師化大行專以流通大法建立梵宮爲事若丹州之願勝津州之保壽江州之普門信州之盛典房州之天寧皆鬱然成大蘭若而建長之西復創廣德庵命其徒守之如慧林等持真如萬壽淨智皆師受請弘化之刹勞績之見不與焉年度比丘千餘人非所度而受法稱弟子者不與焉師臨衆端嚴見者若未易親及聞其誨者溫若春陽莫不悅服而去人有來求法語偈頌者濡毫之頃翩翩數百言曾不經意皆契合真如

師不自以爲是也取語錄并外集投火中日吾祖不立文字留此糟粕何爲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贊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其方便爲人皆類此甲寅春正月坐化于長壽院

### 福源傳

福源字古淵賜號佛性普明大禪師師生太原李氏李氏故舊族歷唐宋以儒業爲顯官祖奉訓大夫知南陽令珪舉二子長德英登進士次威大將軍珍明師父也母蘇氏長齋奉佛誦金剛觀音經爲日課不少忘一夕夢老僧捧偈黎付之覺而有娠生時多祥瑞父母愛之授書不讀而以栗麥子紀念觀音父怒撻之師泣告曰兒願學佛不願選官也父益怒驅使辱之復閉之空室絕其食庶有回心師執志愈堅父母不得已攜送妙覺院禮朗公爲師而披剃焉受具習大乘經論與定中元兵南下師潛遯山谷間食樹皮草根得不死恨至道未聞事定後走真定西牛見廓樂老人一公機語相入一公五坐道場師爲侍



者後見圓明照公。照一日舉僧問雲門。啐啄之機。門云。響問師。汝如何會對。曰。今日痛領和尚。一問。曰。意旨如何對。曰。一聲齊和處。千古意分明。照化師復見一公公。曰。源侍者。汝來也。親切處道。一句看師。進前。曰。卽日恭惟和尚尊候。萬福。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對曰。滿口牙是骨。耳朵兩片皮。公作色。曰。何曾見圓明。來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公喝之。師儼議。公便打。曰。滿口牙是骨。耳朵兩片皮。師忽省。作禮。一公印之以偈。出世凡三主。大利于潭柘。最久不動聲色。而起振頤。廢聲價。重諸方師。具智慧力。開折攝門。不避強禦。魔闍必挫。善類必植。故能開田。居山整洪。規敦後學。繼古德之風。太師國王錫海雲宗師。摩衲大衣。海雲以授師。師瓣香寔歸廓樂。不以海雲厚已。而異其志。海雲嘗謂人曰。源公天性真淳。有節義。特立世表。人不得而親疎之。堂堂乎了事本色人也。以至元某年。坐化塔於潭柘。其與萬松老人。多和炤公。諸耆宿唱酬。此事問答機衡。師語尤爲逸格。既大興潭柘功成。而弗居。退處東庵。若不知者。其哭退如是。然性孤硬。

諸方以源鐵概稱之

### 無極導師傳

無極導師者。吳興趙氏子。宋宗室也。母計氏。素慕佛乘。咸淳四年十月。將誕。夢白光盈室者三夕。師之生。未嘗啼哭。元兵下江南。居民逃散。母攜之匿苦中。游兵俘母去。父求之遇害。某氏憐其孤兒。育於家。稍長。常語人曰。誰無父母。吾父死。將奈何。母被俘而北。吾願畢此生。以求見。不然。何以生於天地間耶。啼泣誓於觀音大士。且暮必二千拜。期以見母。凡藝事。苟可款曲近人者。雖至汗賤。甘爲之。遂隱於刀鋸。以行走。十寒暑。至河間之樂壽縣。有老翁示其處。蓋貴宦家。見母而不能辯。師乃稱已乳名。與內外族媼抱持。慟哭哀動。路人母曰。吾不幸至此。朝夕禱天。乞歸。此雖富貴。從汝歸死足矣。然居此久。容徐圖之。踰年。言於官。而後奉母以南。因請曰。母子相離二十有三年。幸而見母。皆佛菩薩力。乃製竹輿。坐母其上。負戴以行。十步則輟。而拜至普陀洛伽山。而返。猶以未足以報親報親。莫如入道。遂從鏡山瓊禪師落髮。咨叩立。



要深坐崖庵。晝則以管夜。則霜露凝寒。豺虎交前。弗顧也。及庵信公說法道場。山侍母進謁。益奮烈。堅忍。脇不傳席。過杭之淨慈。值無有元公與語。器之。偶泛湖。聞漁歌。脫然有省。走證元公公。隔窗語師曰。此間無爾棲迹。處師拂衣去。尋築慈照庵於弁山之陽。母以念佛三昧。終於庵。既葬。一夕。空中有白衣人語曰。緣在宜興。乃得玉峰於萬山之中。建寂照禪院。又於邑東北作中隱院。接雲水往來者。宜興之人。翕然宗之。以至順三年正月六日。無疾跌坐而化。世壽六十五。僧臘三十。闍維舍利無算。分塔于寂照中隱二處。左丞危素爲之銘曰。建炎渡江。乘六龍。維城布護。多其宗。吳興近輔。友徐隆。熊羆奄至。迅如風。孤兒父母。連苦中。父死。母孀。兒莫從。天地遠。河山重。呱呱夜哭。天蒙蒙。歸依大士。極駭恭。隱身刀。鐺莫母。逢十年。瀛州觀音。容迎歸。茗嘗歡。聲同一朝。剪髮辭樊籠。禪林叩擊。師瓊公。歛聆漁歌。萬念空前。後際斷無。初終西游。荆溪隱玉峰。寂而能照。真圓通。殿殿兩塔樹。柏松史氏著銘示無窮。

同新傳

同新字仲益。別號月泉。燕都房山郭氏子。從鞍山堅公祝髮。能以苦行事。衆日執役。夜讀經。聰慧頓發。欲尋諸方向。同行訴參訪之意。同行雜笑之。師不勝憤。書偈於壁而去。曰。氣宇衝霄。大丈夫尋常溝瀆。豈能拘手提三尺。吹毛劍。直取驪龍頰。下珠謁清安。方公問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叉手進前。公曰。果是脚根不點地。師拂袖便出。復見大明。曇公杖拂之下。多所資發。終以礙膺未盡。思還清安。方公固無恙。示以惡辭。鉗槌。又三年。方始豁然。晦迹未久。耆宿擁而歸。鞍山海雲簡禪師。寔爲之首。林泉倫公爲引。座度衣一音。纒舉萬衆。應呼大元皇帝御宇。帝師。爰斯八命。師主濟南靈巖寺。時雲水四集。師母德之不無。賢愚之別。絲是口語。紛然。師引退歸鞍山。衆遮留不可。師每念兵火薦經。藏教殘闕。學士無從。獲觀其完。于是厚損衣鉢。并倡愜同志。自走江南。購求之。載罹寒暑。跋涉艱難。始獲全文。而歸。遠近奔赴。皆得見聞。隨喜不翅。白馬西來也。山東東西道提



刑部律公相訪以祖道迎往濟南觀音院。結夏師疾作矣。呼侍僧示以法要。說偈云。咄。慙皮袋。兀底相殃。伎倆不解。思想全忘。來無所從。去亦無方。六鑿空空。四達皇皇。且道這箇。還有質礙也。無良久云。撒手便行。雲天茫茫。偈畢。儼然而逝。世壽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五師性豪邁。道眼清明。接運有機。變長韻語。善談論。塵尾一揚。傾座。聽終日而無厭也。且滑稽辯。給人不。敢以輕率。聞有雪竇持之風。茶毗時。送者萬人。香花彩幡。塞路不可行。非道化入人之深。烏能至是。誠一代英傑。衲子也。

### 覺宗傳

覺宗字道玄。別號松溪。扶風南氏子。世業儒。母陳氏。奉佛彌謹。每歲首嘗過法門寺。飯僧。一日晝寢。夢法門坦公。授已玉像。高僅寸許。已接而吞之。遂娠。陳氏告其夫。夫遣人過寺候之。坦公適其日。化去。因相誓曰。若得一子。必令出家。事佛誕之日。室有光。空鳴梵音。聞者驚異。既成童。過葦茹。無戲弄。喜於靜處。跏趺。父母以師不忘宿因。將行其誓。會蒙古兵入境。父子

不能相保。師被執入武川。給侍軍主太傅公。淳謹異。他侍太傅公。奇之。許令出家。乃詣媯川青山寺。林法師處剃度。因泣下曰。吾父母安在。兒今已出家矣。不三年。通諸經。從武川英公聽華嚴疏。五年。揭其底蘊。游神華藏海中。縱橫得妙。座下龍象。無出師右者。緣是名稱遠聞。自以說食不可期。飽走見聖。因聖因老禪匠也。問曰。聞子情華嚴。何不開講度生。來此何爲。師曰。生死事大。因曰。自從識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子如何會。師儼議。因喝之。師出。因召云。上座師回首。因曰。分明認取師。領其旨。次日。上方丈。曰。昨日蒙和尚一喝。某甲有箇見處。因曰。試舉看。師拂袖便出。因笑而可之。憲宗元年。攀山。令遺書聖。因求主靈山法席者。因曰。無如覺宗。遂以師應。命行之以偈曰。十載志如鐵。玄關皆透徹。跳出荊棘林。踏破澄潭月。好向孤峰頂。上行靈光獨耀。無時節。師升堂說法。十餘年間。衆至數千。增飾佛宇。金碧之輝。焰映泉石。叢林所宜。有無不畢。備靈山復大振。與諸鉅刹。齒至元四年。潭柘龍泉。住持文公退隱西堂。師補其處。法席



視靈山爲尤盛。師道貌修整。臨衆儼然。人望之生畏。敬心然。門庭孤峻。不以一言之合一機之契。便爾許可。必潛觀嘿審。了然無疑於心。然後首一肯。故衲子望崖而退者居多。以至元某年。坐蛻塔于潭柘。

明孜傳

明孜字舜田。浙之黃巖人。童幼讀書。記性絕人。內典過目輒神解。心領往仙居三學寺禮雪山景公。落髮聞天童坦禪師道望。詣之一見。問曰。達磨不東來。二祖不西往。其意云何。師應聲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坦曰。此子機鋒敏絕。宗門令器也。因遍參耆碩。若古林茂公。竺原道公。東州永公。元叟端公。東嶼海公。尤器重之時。日溪泳公居天寧。拉掌三藏相與激揚宗旨。聲譽益著。泰定初。始領陀如天台之淨惠。仙居之廣度。處州之連山。皆師敷座。處尋謝院。歸隱鴈山。爲登高臨深。久計而丞相別怯里不花。強起王天寧。辭不獲。乃笑曰。出處隨緣。爾遂行。先是寺毀于火。師至升堂集衆。揚袂曰。吾徒赤手。尙能有所建立。況茲寺力。猶可爲乎。於是衆志堅一。施財以資經始。曾不踰

年而穹殿突堂。重門修廡。凡樓閣庫藏之製。靡不雄偉壯麗。內外秩然。行院上師。行錫金襴衣。佛智普慧之號。師法輪初轉。時每爲三學諸宿所牽。曰。此吾師受經地。其可使爲他山重乎。如斯至再。累歷望刹。說法時。衆林立。捧擁氣肅。如秋閑。則詩文自娛而已。嘗卽中峰下。闢室以居。松下畜一鶴。自號鶴松主人。每朝夕淪茗。款客引鶴起舞。顧影臨蹊。怡然自得。外慮不入于心。忽一日。鶴死。賦詩悼之。不踰年。師亦厭世矣。師生赤城黃巖之野。赫然名動東南。生能被恩寵於朝。死能使公卿貴人奔走歎惜。非其卓行高識。有以異乎人者。其何以致是。

塊圮傳

塊圮子。姓蔣。號清谷。不知何許人。年二十五。涉獵經史。言辭簡遠。擊首垢。面動靜不羈。至正初。抵松江。坐大古園室。已則歷市塵。狎狂人。呼爲風子。一夕。叩府人沈蒲團。門家人拒之不肯去。且告之曰。將蒲團來坐。我沈異之。攜一蒲團。導詣蔬圃草蓬中。宴坐。沈徐。隨啓之。有所省發。輒委俗。傾身服役。爲弟子。緣是人



多崇尚。爭施與。因以其地爲庵。卽所號爲扁。乃融然一室。足不踰閭者三年。嘗有問者曰。近思錄定然後始有光明。是金丹否。答曰。賢且去味。中庸又嘗手詩示沈云。萬紫千紅總。是春何須饒。舌問東君。啞人得夢向誰說。豎起空拳。指白雲。又云。不偏不倚。立于中。不著西邊。不著東。超出東西南北外。一毫頭上釣蒼龍。一日進沈曰。吾乘化盡矣。若等勉之言。絕而說。

### 元湛傳

元湛號秋江。不知何許人。操守端靖。久從禪者。遊有所發明。行息無定。一日杖錫至松巖。愛其山水深秀。不忍去。乃跌坐石上。荆棘圍繞。風露凄苦。是夜有二虎環其左右。若相衛護者。湛命之伏。虎皆伏。湛以手枕虎背。熟睡。遲明。虎去。如是者屢夕。山民聞之以爲神。卽其處。剋阿蘭若。奉之。湛不交世事。不應檀齋。雖皈依者。踵繼開道之外。不雜塵俗。一語漢如也。將化別衆。就龕說偈曰。洗浴著衣生祭了。跏趺宴坐入龕藏。花開鐵樹泥牛吼。一月長輝天地光。又謂其衆曰。後十五年。寺當火啓。吾龕則火可止。至期果然。衆匍

匍開龕。見其神色如生。爪髮皆長。復封固。瘞之。或云湛得法寶。方山斷橋。倫禪師之法孫也。

###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 習禪篇

### 明 廣慧及禪師傳

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入海雲院。祝髮。受具戒。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膺法。遂走建業。謁廣智於龍翔。微露文彩。廣智賞異之。尤爲閩國王清獻公所敬。有同袍嶼上人者。訶之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荷負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禁不能答。卽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喜不自勝。乃走徑山。見元叟。叟勸辯之。師應對無



滯遂命執侍選主藏室。至正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達誠公。延主淨慈。兵燹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承平遺風。遷主雙徑。皇明龍興。詔有道碩僧集天界師居首焉。以病不及召對。賜還穹窿山。卽海雲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書偈而逝。其徒以遺骨藏山之陰。分爪髮歸徑山。於無等才公塔左。瘞焉。閱世六十八。臘五十一。師長深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爲賢。錫師六字。師號曰明辯正。宗廣慧云。

玉泉璉禪師傳

宗璉。合州石照人。董氏子。幼時有僧過其家。目師爽異。指燈試問之曰。燈照汝。汝照燈耶。師曰。燈亦不照我。我亦不照燈。中間無一物。兩處見功能。僧訝之。勉令參訪。歷叢席。後于月菴果公言。下知歸開法于玉泉。扁其室曰窮谷。劉錡鎮荊南。造訪問其命名之義。

師曰。心盡曰窮。性凝曰谷。隨響應聲。不疾而速。其應對機辯類如此。不減皓公也。嘗云。此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章句上。今時不能一逕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爲事者。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地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唇皮。胡言漢語來云云。如此開示。亦剴切條明。能作人之氣。未詳師所終。

月林鏡公傳

月林鏡公。杭人也。少穎異。釋齡出家。剃染專意淨業。間叩名碩。俾參本來人。久之。有省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胸無頭。作麼尋。茫然揪着箇鼻孔。試勘元來是白丁。碩見。晚視曰。可是師與一摑絲。是名振一時出世住徑山。當第八十代也。進士張公寧疏詞曰。宓以舞鳳飛龍。五結青蓮于天目。靈雞馴兔。一鑑光徹于



祖師地既白靈天其有待恭惟新命徑山堂上大和尚鏡公月林禪師瑞芝三秀古柏十圍得正度於無傳嗣妙法於東嶼頃者五百間清風淨掃人望方歸邇來三千年優鉢猛開王氣猶在起龍瞑於下界與象教於中袞丞相開選佛場和尚悟出世法乘流而行遇徑而止命當年國一亦起於崑山容首度坡仙重游於方丈凡吾方外之友盡讚僧中此郎師住徑塢行止雖失傳然想見其人致時賢詠歎如此是必有大過人者不然堂堂海內名山天龍瞻仰之位豈空乏者所能承當耶正德乙卯歸寂年八十六塔凌霄峰之東崖

復原報公傳

福報字復原台之臨海人姓方氏稟父母命往杭之梁渚崇福院出家時石湖美公主淨慈一見器之為祝髮徑山元叟端禪師門庭嚴峻師以已事未明往咨決之叟問近離何處曰淨慈叟云來何為曰久慕和尚道風特來禮拜叟云趙州見南泉作麼生日頭頂天脚踏地叟云見後如何曰饑來喫飯睡來眠叟

云何處學得這虛頭來曰今日親見和尚叟領之命居侍司升掌藏鑰久之出世慈溪之廬山越州之東山四明之智門洪武初被有道徵與徑塢以中及上竺日章偈赴京館天界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賜還智門菴於寺東扁曰海印為終焉之計俄徑山虎席強師補其處說法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古人恁麼說話正是抱贓叫屈東山即不然舉二不得舉一放過一着落在第七到這裏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云莫種寒巖異草清坐却白雲總不妙前住山象原經始佛殿未就而終師力完之其費則出於姑蘇葛德潤氏忽一日得疾甚革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尙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拍手曰阿呵呵大眾是其麼看取竟寂年八十四窆全身於寂炤之右岡

楚石琦禪師傳

楚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母張氏張夢日墜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炤燭昏衢乎人因名之



爲曇耀云年七歲。靈性顯發。讀書卽了大義。或問所嗜。何言卽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屬句。做書皆度越餘子。遠近號爲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謨師。尋依晉翁。詢師於湖之崇恩。詢師。師之從族祖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爲鬻僧。得雉染爲沙門。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詢師遷住道場。師爲侍者。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答元叟叱之。使出。自是羣疑塞胸。如填鉅石。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之句。翻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遽處以第一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有來參叩者。多令師辨決之。元泰定中行宣政。

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祚師受經之地。爲創大寶閣。範銅鑄寶。切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文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諸像。並寘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偏將。歷師禱之夜。乃大風雨。居岷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遷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更構萬佛閣。九楹間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帝師嘉其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辯禪師之號。佛日頗符昔日神僧之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僉謂報恩一郡巨刹。非師莫能居之。師勉徇衆請。而往尋退。隱永祚。築西齋爲終焉之計。至正癸卯。州大夫強師主其寺事。時塔燬於兵。師重成之。景璫爲鑄寶壺冠于顯。感天花異香之祥。師舉景璫爲代。復歸老於西齋。入我 明洪武元年 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師實預其列。升座說法。以筆人天龍鬼之聽。上大悅。二年春。復如之。錫宴文樓下。親承 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上以神鬼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



東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噩公行中仁公對。同館於大天界寺。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案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禁火葬禮部以聞。上特命從其教。茶毗之餘。齒牙舌根。斂珠成不壞。設利粘綴遺骨。粲然如珠。弟子奉骨及諸不壞者。歸海。盛建塔於三寧永祚禪寺。葬焉。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於世。師爲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明正法。滂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泣之處。黑白鬢。慕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師有作。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寞無聲。絲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

高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壁。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

#### 靈隱性原明禪師傳

慧明字性原。別號幻隱。台之黃巖項氏子。母陳氏。七歲患疽。幾死。置牀上。忽不見。已而求得之。問其故。曰。頃睡中有四童子。昇至此。識者知師爲天神所祐矣。既長。不甘處俗。往依溫之寶冠。東山魯公出家。謁竺元道公於仙居。紫籀山咨問心要。不大省發。去叅徑山元叟。叟問東嶺來。西嶺來。指草鞋對曰。此是三文錢。買得叟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如此。和尚如何。叟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乃悟其旨。久之。遂罄底蘊。執侍掌藏。鑰未幾。出世。鄴之五峰。遷金峨。洪武五年。與泐季潭同奉詔入京。季潭被旨住天界。延師居第一座。提綱舉要。得表率叢林。體俄而補金山。十一年。升住靈隱。學徒全集。宗道大振。師始至。經畫大雄殿。僅一載。而落成。巍然山峙。嘗室中垂語曰。蓮華峰被蟬蛻。食却半邊。爲何不知。又云。冷泉亭吞却壑雷。亭卽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鬪額是第幾。



機罕有契之者。住靈隱十周。寒暑無何。寺火無孑遺。逮捕或勸師。早自爲計。師不顧怡。然詣有司。未鞠卽。廡下說偈。端坐而逝。壽六十九也。

天鏡淨禪師傳

元淨字天鏡。別號樸隱。越之會稽人。父倪機。母嚴氏。師初以童子出家。願昭慶。禰律師戒。疑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教之。爲文。伸紙引墨。思源源不可遏。公深加歎賞。既而從天岸濟法師習天台教。盡得其學。台宗諸老競以書聘之。欲令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公說法。雙徑人尊之。爲當代妙喜師。往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擊聲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復問答三四轉。皆愜叟意。遂錄爲子。使掌記室。久之。游建業。謁全悟。訴公於大龍翔寺。全悟門風高峻。不輕許。可見師特甚稱之。繼往臨川。謁虞文靖公。集虞公尤稱之。留九十日。而還。他若黃文獻公。潛蒙古忠介公。秦不華翰林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於虞公。名聞行宣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天衣萬壽禪寺。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師以氣

衰倦於將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卽山陰和塔是也。我太祖龍興。師與鍾山法會之選。與東溟日公。碧峰金公。特被召入。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焉。未幾。靈隱虎席諸山交致疏幣。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師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實繁。乏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能關其萊蕪以食。四衆尙以功舉。誰曰不然。師諾之。先是。勤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縣。列現過失。縣令丞寘不問。適健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鞠。既得實。以師爲寺長。失於簡察。法當緣坐。移符逮師。或謂師曰。此三年前事。爾況師實不知。且不識。明宜自辯。訴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主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之。當書實款。以上師卽。潔觚如吏言。尙書覽侍郎覽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有是。洊審之務。得其情。師了無異辭。于是皆



謫陝西爲民間亦大悔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爲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寺寺住持故師舊識相見甚懽師女弟之夫陳義安宦移鳳陽以道經寺中師悅曰吾遺骸有所托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懽色明日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 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等爲其龜斂以俟師之季父至道盡然傷心遣其法孫梵譯走寶應携骨而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來觀皆歎息而去其徒結窠於和塔祖壠之側極焉壽六十七臘五十三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師容貌魁偉襟懷煦然如春世間機穽押闔之術不識爲何物性尙風義斷江恩公與師締忘年交斷江卒師爲刊布詩集復請虞公銘其塔三主名山起費補壞具有成績其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賴千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之於定業將誰尤哉

### 夢堂噩公傳

噩字無夢自號西菴慈溪王氏子祖申舉進士於宋父祿任於元母周夫人師生六歲而喪父夫人命從鄉校師游氣岸高奮有一日千里之意無書不探學文於胡長孺藻思滂發縱橫逆順隨意之所欲言聲名頓出諸老生上已而心有所感歎曰攻書修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求出世法乎遂別夫人走長蘆禮雪庭傳公薙髮爲僧春秋二十有三矣具戒後游心於教復棄教而卽禪及雪庭遷靈隱師往侍焉雪庭示寂元叟端公來補其處元叟風規嚴峻非宿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咨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絕自一轉至于六七語愈明烈元叟欣然頷之延佑初詔建水陸大會於金山名浮屠賢士大夫畢集師佐元叟敷陳法要及與羣公辯論義趣英發莫不推敬鎮南王聞之延至廣陵尊禮備至彌年方遣重紀至元五年浙東帥閻合府公邑令請師出世慶元之保聖再遷慈溪之開壽三轉於國清師所至皆以荷擔大法爲己任煅煉學徒孳孳如不及多有開



悟之者瑞龍院易甲乙住持爲禪刹師爲開山院因賴以增重直與名伽藍相齊海上颶風發驟雨如注層樓修廊俱仆師所居亦就壓人意師盡紛矣亟撤其覆索之一鉅木橫擗榻上師危坐其下若神物爲之護者師凡四坐道場去留信緣皆略無凝滯不久引退叢林慕其名德之高每闢室以居之師教戒諸徒曰吾與爾等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唯一食終夜凝坐以達於旦。洪武二年就有道徵館於天界寺既奏

對 上憫其年耄放令還山越四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九矣遺言云三界空華如風捲烟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亘今唯一性獨存吾之幻軀今將入滅滅後闍維煨骨爲塵不可建塔以累後世師修身廣類昂然如鶴峙雞羣文思泉湧有持卷軸求詩文者積如束筍當風日晴美從容就席縱筆疾揮須臾皆盡長短精情無不合作袁文清公嘗指師謂人曰此阿羅漢中人也觀其爲文駸駸逼古作者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李以雄快直致爲誇相帥成風積弊幾

二百年不意山林枯槁之士乃能自奮至於斯也翰林學士張公翥曰匪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今一人耳其爲縉紳所推許類若此師平生著作甚富悉不存稿晚年重修歷代高僧傳筆力遒勁識者謂有得於太史遷日本國王雖僻在東夷亦慕師道行屢發疏迎致之師堅不往王與左右謀欲劫以歸浙江宣慰使完者都藏之獲免自是厥後凡遇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詫其能放異光云其爲海外所欽重如此

泐季泐傳

宗泐台之臨海人字季潭別號全室八歲從詵笑隱學佛十四薙落二十受具洪武四年住徑山 太祖高皇帝徵江南有道浮屠師應召稱 旨命住天界 上不建廣薦法會於蔣山太平興國寺宿齋室却葷肉不御者一月服皮弁指玉珪上殿面大雄氏行拜獻禮者三 詔集幽爽引入殿致三佛之禮 命師陞座說法 上臨幸賜膳無虛日每和其詩稱爲泐翁十年冬 詔師箋釋心經金剛楞伽三經製讀



佛樂章丁巳奉使西域還朝授右街善世因命育變將授以儒職師姑奉命至髮長上召而官之師再辭求免願終釋門上嘉歎從之賜免官說以旌其志相城道衍負奇志搖膝高吟傍若無人師每正色責之曰此豈釋子語耶學士宋公濂嘗讚師像曰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二立於彈指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搥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劍觸之則奔屢鎮名山教孚遐邇詔陞京利名溢朝神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簡知於萬乘之尊雲漢昭回天章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玉音召對於紫宸屹中流之砥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爲十方禪林之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後追治胡惟庸黨及師著做散僧禁役建寺徐察其非辜取還復額右善世居無何以老賜歸槎峰渡江示寂于江浦之石佛寺師博通古今凡經書過目輒成誦善爲詞章有全室集行於世國初高僧師與復見心齊名見心疎放師謹密故其得禍爲尤輕噫亦幸耳

### 孤峰德禪師傳

明德號孤峰明之昌國朱氏子其父有成母黃氏父與普陀山僧玠公交玠聞雞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爲雞號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月而生不好戲弄每跏趺端坐十七爲大僧慨然有求道之志首謁竺西坦公於天童復見晦機熙公於淨慈二老首肯之而師弗自是也繇是益自策厲以必證爲期抵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頃篋協應命司藏鑰會日本遣使迎明極爲國師師送至海濱而竺田霖公亦自雪竇至見師氣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處之自是羣疑頓釋且邀仲芳倫公結菴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經足不踰戶限者凡五載名稱日聞竺田歎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行宣政院請住松江之東禪然香以嗣竺田不忘所證也再遷集慶之保寧一坐十五夏煅煉來學曲盡善巧有餘力則爲之興廢補壞細大不遺令譽益彰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師交三遷湖之道場閱二年會淨慈虛席行省丞相康里公固迎師主之當元季



戎馬紛紜國事已不可爲矣。逮入 聖朝師以耆年謝歸道場竹林菴。一日示微疾戒其徒勿令四衆衣麻哭泣索觚書偈而逝。壽七十九也。茶毗頂骨不壞舍利累累出灰燼中。塔于東岡學士宋景濂爲之銘。

介菴良大師傳

輔良字用貞。介菴其號。蘇州吳縣范氏子。文正公之十葉孫也。年十五依迎福院蓮染園具時笑隱住集慶之龍翔法道宣振師。往見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凡情頓喪。他日笑隱拈語詰之。師發言愈厲。笑隱哂曰。得則得矣。奈第二義何。師弗懈。益度久之。乃契入。

雲空川流了無留礙。笑隱曰。乃知吾不爾欺。出世秀之資。聖越之天章。移杭之中天竺。時海內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爲烈焰。靈隱古稱絕勝。覺場涼烟白草。淒迷于夕照之間。過者爲之興歎。康里公爲浙行省丞相。妙揀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師爲宜。懇命居之。師既至。剪剔荆叢。葺茅爲廬。以棲四方學者。雖常澗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

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遺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疏衣貲。入公帑散交游。願謂左右曰。登日已時。吾逝矣。及期澡浴坐而寂。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胸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詞。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若海舟航。時兼修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云。

南石文秀禪師傳

南石文秀禪師。儒釋兼修。宗說俱妙。資超卓之才。懷奇偉之氣。行中仁公。住靈巖。得和尚猶慈明之得黃龍也。後和尚出世。辦香嗣公。不忘所自。初住蘇之普門。次靈巖。三遷主。萬壽未幾。退隱吳淞之上日。與山翁野老。說無義語爲樂。而大忘人世也。逮我明 聖天子卽位。詔天下儒釋道流。深通文義者。纂脩大典。和尚應 詔而起。留京三年。書完。值 國家建報恩大齋會。和尚預焉。居無何。杭之住持。缺席僧錄。



日公慕非南石相尙不可于是欣然遂行南州薄治  
贈以詩云緇袍如水赴瑤京。愛子相過雙眼明。豈有  
文章追李杜。敢言傳習到台衡。青燈夜雨寒燈約。黃  
葉秋風故國情。見說生公還聚石。扁舟早繫閩闕城。

洪武十一年。皇上以萬機之暇。愍念吾徒爲佛  
弟子者。鮮能精通教典。深究禪學。得頌睿旨。俾習  
般若心經。金剛楞伽。晝則講演。夜則坐禪。務期曉達。  
師因說七偈以贊初首云。聖皇親受靈山記。手執  
金輪。御萬方。詔諭僧徒令講習。叢林頓覺有輝  
光。末首云。窮通教典與參禪。是大因緣非小緣。幸遇  
聖君能注意。吾徒何事不加鞭。有普門靈巖徑山  
語錄及佛祖贊一卷。行世後未攷所終。

### 白菴金禪師傳

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七歲頓悟異常。一日請於  
母曰。兒思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  
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之。曰。兒心樂之。自無苦也。  
請之不已。母知其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院道原  
行法師。後見古鼎銘公于徑山。悟人甚深。聲光燁燁。

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會嘉興天寧  
寺。災郡守貳咸以非師不足起其廢。具幣遣使力迎  
致之。師至未久。儼如兜率天宮。下現人世經過者。無  
不瞻禮贊歎。帝師大寶法王賢師之行。授師以徽號。  
師自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一舍。築孤雲菴。以奉  
養焉。或議之。師諭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  
之易易也。洪武改元。有旨。起師住持大天界寺。萬  
機之暇。時召入內庭。奏對多稱。旨益師精通西竺  
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談論。罪罪如吐玉屑。故咸  
樂與之游。四年。命師總持鍾山法會。凡儀制規式。皆  
堪傳永久。尋以母年。遂舉徑山。勸公自代。復還菴居。  
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大駕臨幸。詔師闡揚  
第一義。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  
日。忽示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辭之。汝等勿以  
世相遇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飲藥食。委順而化。茶  
毗舍利。無算。觀者競取之。而去。師神觀秀偉。智辯縱  
橫。以宗教爲己任。不畜私財。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  
誠法門之偉人也。



覺原曇禪師傳

慧曇字覺原。天台人。依越之法果寺。時廣智笑隱。訖公說法中。天竺師造焉。備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決非家珍。道在自己。豈向人求耶。師退。凝然獨坐一室。久之無所入。廣智一日。舉百丈野狐話。師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廣智曰。隨見何道理。敢爾大言。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智頷之。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上於轅門。上見師氣貌異。嘗歎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與國禪寺。時當儉歲。師化食以給其衆。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懼。寺田蕪廢。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所剪伐。師又陳奏。上封一劔。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山木賴以全。踰年。丁酉。改龍翔爲天界。詔師主之。每設席。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法要。車駕親帥羣臣。幸臨恩。數優渥。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上見焉。亟命出之。洪武元年。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

釋教事降。誥命俾服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氏爲世蠹。請滅除之。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以此知真儒不必非釋。非釋必非真儒也。上亦以佛陰翊王度。却不聽。庚戌。夏。奉使西域。辛亥。秋。至省。合刺國布宣。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于佛山寺。待以師禮。一日。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跣跣端坐。夜參半。問云。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於四。三。日。日出矣。恬然而逝。其日蓋丙子云。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敬歎。斲香爲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茶毗之。師廣額豐頤。平頂大耳。面作紅玉色。耳白如珂。雪目光爛爛。射人。學者見之。不威而懾。及卽之也。盎然而春溫。其遇禪徒。隨機而應。未嘗務爲奇巧。聞者自然有所悟入。雖位隆望重。恒處之若寒素。無毫髮自矜意。爲人寡言。笑喜怒任。真不能以貴賤異其顏色。然毗翊宗教。無一息敢忘。廣廈細旃之間。從容。召對。據經持論。每罄竭蘊蓄。松園之復。釋道私租之免。皆師之所請也。



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虎幻子。淮東通州朱氏子。朱氏故宦族。六歲入鄉校。能了經籍。大義九歲離俗。依族媼。模上人於利和寺。河南王童奇其幼而器之。屬僧司給牒度爲沙門。自是蓬累出游。歷見諸禪老。無所契。于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睡昏。則戴沙運臂懸板坐。空如是者五年。至淮西太湖山。求證於無用寬公。公門庭巖峻。師方入戶。厲聲叱出之。師作禮於戶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曰。不著槽道。曰。請和尚道。公便喝。師退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公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有省。公命舉偈。偈罷。振威一喝。師曰。喝作麼。公曰。東瓜山前吞匾擔。捉住清風剝了皮。師不覺通身汗下。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執侍三年。因以斷崖義所贊。已像親署一花。書授師曰。汝緣在浙。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延祐中。往廣德。縛茅於大洞中。居之無何。宜興之龍池。請師建立禪居。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結屋數十間。命曰禹門。與化菴山。巔有龍池。龍出每大水。民甚苦之。師

召龍受三皈戒。龍不復出。師居之久。復厭其未幽邃也。擇絕巘作室。以居。至壁立如削處。斲木爲椽。鈎環連鎖。樓板於空中。足不越戶限者二年。師以退隱爲心間。迫於不得已。勉一出焉。俄以疾歸。龍池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命師主大華藏寺。師舉龍門膺代之。明年復命補天童師。堅以疾辭。宋文憲謂師得法之後。固拳拳以庶人爲急。及主大利。屢退養。龍池雖天童實。剛五山亦搖首弗顧。其高風峻節。如祥麟威鳳。可望而不可卽。何其賢耶。至正戊子。有旨趣入說法於龍光殿。上悅。賜金襴法衣。玉環師號尋奉旨。函香至五臺。感祥光。五道之瑞。陞辭南還。道趨維揚。鎮南王率嬪妃等。延師入宮。稟受大戒。遣司馬護送。龍池入我。明洪武己酉夏六月。示微疾。屬弟子裁紙製内外衣。曰。吾將逝矣。或以藥劑進。磨去之。自與化菴移。龜至絕巘所居。味爽師起沐浴。服紙衣。素筆書偈云。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天飛雪。書畢。側臥而化。茶毗。現五色光。齒牙舌輪。及所持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烟至中林。亦與



崇然生人。鏡折枝取之。淘汰灰土。獲者亦衆。門人等分餘骨。與不壞者。五處建塔焉。師氣貌雄偉。身長七尺。有餘。吐音洪亮。其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其心。所至無不傾向。若中書右丞相。梁兒只。江潮行省左丞相。別不花。趙文敏。公孟頫。馮內翰。子振。尤所賓禮者也。四民來獻。繡幣衣履者。肩摩而袂接。既無虛日。師受之。卽以施人。曾無毫髮。係吝。其自處則布袍糲食。沛然若有餘。凡發爲文。偈了不經意。引紙行墨。而空義自彰。有四會語錄行世。

約之裕公傳

崇裕字約之。毗陵陳氏子。其母感麗眉僧入夢而生。生而體弱。十日而九疾。父母以夢故。冀微靈釋氏愈之。命爲沙彌。尋受具。爲大僧。鞠明究。唯以觀心爲務。見元叟端公。又見佛慧義公。淬礪益力。雖金剛鐵壁。必欲拓開。乃已。二公亦期師有立。所以警發者甚。至師急於求證。復走中天竺山。參廣智。訖公留侍十餘年。盡得其道。御史中丞張公起。嚴問廣智。云。選佛場。僧伽如此之多。其有弗恃殺若者乎。廣智云。戒律

精嚴。言行不相背馳。唯崇裕一人。自受度以來。脅不沾席三十年矣。張公深加獎歎。師之聲光。自是日起。叢林中始出世。太平南禪。黑白翁然宗之一日。令圻人填壁。壁中隆然。如有物。抉之。獲悉達太子像。乃佛牙所刻。成師召工。傳以黃金。金迸裂。舍利從中涌出。雖小香殿。奉之亦師道法精誠所感而致也。尋遷九江。圓通宋之初。有神僧道濟。德公將示寂。累青石爲塔。語其徒曰。此塔若紅。卽吾再來。暨圓機晏公來鎮。懸記有二百年之後。大興佛事之識。師入院之夕。衆僧夢公至。而其塔燁然有光者。彌月。人尤異之。謂自晏公至師。正踰三百之數。其能動物。蓋不徒然也。寺當舊毀之後。師大興土木。幻出天宮。榮國公火你赤。以朝之重臣。總戎江西。申弟子之禮。暨我太祖興。隆釋教。開善世院。命大浮屠統之。諸方以師名。上聞。移主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尋被旨。與鍾山法會。而師居其首。召至便殿。問佛法大意。師以偈獻。上覽之大悅。因命師書天界寺額。賜食。上前師或假寐。



鼻息微有聲。鄰坐引裾覺之。上歎曰：此老人無機心。誠善知識也。師容貌魁梧。日用之間。服粗食糲。一出於天性。無所勉強。每欲搥鼓而退。爲衆所擁留。而止。生於大德甲辰。未詳所終。三會語各有錄行世。

### 金碧峰傳

寶金號碧峰。乾州永壽石氏子。生多祥異。六歲依雲寂溫公爲弟子。剃落具戒。游講肆。窮性相之學。四辯飛馳。聞者聳聽。既而歎曰：三藏之文。標月指也。遂棄所學習。禪入蜀。晉雲山中。參如海真公。公示以道要。師大起疑情。寢食爲廢。入峨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柏啖之。脇不沾席者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月不起。嘗跌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師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師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聞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笑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求證於公。反覆相辯。話甚力。至於披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勸之。至期。公於地上畫一圓相。師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師於中增一畫。又拂去。

之公再畫如前。師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師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員相。師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和尚。謂座下當出三虎。一彪爾。其彪耶。然緣在朔方。當大弘吾道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是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者。曰：此五臺山秘魔殿也。爾前身修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寤。遂游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之見。或謂爲文殊化身。云師乃就山建靈鷲菴。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餼糧來獻者。日繽紛也。師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勞甚。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爲三百歲人。敬之如神。師往與叩。擊空。瞪視不答。及出。空歎曰：



此真有道者也。夕大雪有紅光自師室中起。上接霄漢。帝驚歎。賜以金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復召見。命建壇祈雨。輒應。賜寂焰圓明之號。賜予一以賑饑。乏詔主海印禪寺。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爲依。飯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我太祖卽位于建業。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師至南京見。上於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朔。上將設普濟佛會于鍾山。命高行僧十人泄其事。而師與焉。賜伊蒲饌于崇禧寺。大駕幸臨。移時方還。明年壬子春正月。旣望諸沙門方畢集。上服皮弁服。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敕師於圓悟關施摩陀伽斛法食。竣事。寵賚優渥。夏五月。悉鷲衣孟之貲。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立關盡悟已成正覺之言。天光昭回。人皆以爲榮。時疾已革。不能詣。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

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請曰。和尚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于後世。耶師曰。三藏法寶。尙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又九後三日。奉龜茶毗於聚寶山。傾城出。送香幣。積如丘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露宿以俟之。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爲盡。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笑福慧雙足。所至化之。故其在山也。捧足頂禮者。頂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花擊梵樂而迎者。在在如是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四方。無以會其同略述其槩如此。師有弟子智通。燕人也。秀發穎異。初爲全真道士。知非。遂落髮從師。聞奧旨。隱大梁山。永樂間。詔至都住大天界。後亦危坐而化。爲人端謹。神悟有乃父之風焉。

天界孚中信禪師傳

懷信字孚中。姓姜氏。明之奉化人。初從延慶半巖全公習教旨。義聲籍甚。久之。歎曰。教相繁多。浩如烟海。算沙徒自困耳。奚益。因改轍而力禪。參承諸名宿下。



語多納鑿弗合不勝憤悱時竺西坦公遷主明之天  
童師奔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爲法器厲色待之不與  
交一語師疑愈熾自是依止不忍去得豁然焉天曆  
間住補怛洛迦山遷大龍翔集慶寺龍翔元文宗潛  
邸也及至踐祚建佛刹于其地棟宇之麗甲天下未  
幾毀於火曇芳忠公新之功未竟而化師乃出衣盂  
之私補前未備不日而集成功雖以名德領鉅利不  
效飾車輿盛徒御以自誇銜始終一鉢蕭然而已會  
元政大亂戎馬紛紜寺事艱窘日甚師處之裕如不  
以屑意一日晨興索蘭湯沐浴更衣跌坐謂左右曰  
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  
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尚去則去矣寧不留片言以  
示人乎師叱之而復瞑侍者呼不已師握筆書曰平  
生爲人戾氣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侍  
空片雪書畢而寂時丁酉八月某日也茶毗于聚寶  
山前舍利如菽如麻五色燦爛雖烟所及處亦曇曇  
然生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師賦性恬冲喜溢顏間生  
平未嘗以聲色忤人人有犯之者頷首而已然進脩

極勤自壯至鬢默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燦金寒折膠  
無一日闕者屢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嘗非世間者  
可比當大明兵下金陵僧徒風雨散去師獨結跏  
宴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擲杖而拜上嘗  
親幸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慤特爲改龍翔爲  
大天界告終前一日上統兵駐江陰沙洲上晝寢  
夢師服褐色禪袍來見上還聞遷化衣與夢中正  
同大悅詔出內府帛泉助其喪事且命卜葬舉龜  
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師說有五會語錄  
行世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明 清遠渭公傳

懷渭字清遠。晚自號竹菴。南昌魏氏子。實全悟俗姓之甥。法門之嗣子也。生時多異徵。誦書攻文。不待師授。而知解日勝。全悟喜之甚。亟挽致座下。不數年。其學大進。一日。全悟警勸諸徒。衆未有對師直前肆言如俊。鵠橫秋目。無留行。全悟叱之。衆爲駭愕。師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於二三。全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全悟瀕沒。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勳爾。汝其勉哉。全悟既示寂。師肆爲汗漫游。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立雅重師文行。僉曰。是無忝於舅氏也。師道德形諸篇翰。不知已者。初以文字相歆慕。師笑曰。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師出世四坐道場。爲法求人。無少退轉。住淨慈則入 聖朝矣。鍾山之會。

名德咸集。師一至京師。送退居錢塘之良渚。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住山時。洪武八年十二月四日。大若有所惱。召弟子屬以後事。怡然而逝。壽五十九。火化不壞者。三師法語有四會錄。詩文有集善草隸書。又善鼓琴。同袍以無益諷之。師笑曰。非爾所知。是亦般若所寓也。師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未嘗虛日。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避地匡廬。俾兵來索金帛。師瞋目訶之曰。浮屠烏有是物。邪兵怒拔劍欲殺之。師引頸就劍。兵歎息而去。師偉行甚衆。舉此可例推也。師住淨慈行化。有陳媪者。預夢神僧臨其門。及師至。稽首作禮。願爲尼。師舉大法以開導之。恍然有所悟。入師行未百步。而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非師化道入人之深。何能及此。噫。亦異事也。

大千照公傳

慧照字大千。永嘉麻氏子。童年駿利。異嘗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長老良公度爲弟子。稟持犯於處之。天寧禪脫萬緣。力究大事。首謁晦機。照公於淨慈一日。閱員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默識懸解。流汗浹



背卽腰包走謁東嶼海公于蘇之薦。嚴反覆辨勸之。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爲心法。旣通不閱。修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及東嶼遷淨慈師分座。表儀四衆。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升座示衆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懌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尋宣政院。署師主育王師。憫大法陵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學者。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關。最爲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于妙喜泉上。築室曰夢菴。因自號夢世。雙拖關獨處。凝塵滿席。弗顧也。一日。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矣。屬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書偈。怡然而逝。時洪武癸丑十月也。壽八十五。臘七十。茶毗。齒睛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爛然者。

無算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師智度冲深。機神坦迥。晝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眞積力久。至于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侵。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爲外護。其遇學徒。一以眞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尙葩藻。而指意超言外。嗟夫。禪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趨覺路。橫川瑣公。當斯時。密授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眞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付囑。佛法號爲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與實角。立東西共幹。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爲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

#### 日本德始傳

德始字無初。日東信州神氏子。幼聰穎。不好弄。遇羣兒嬉戲。輒避匿。引去。見僧則喜。動顏色。從州之天寧大比丘一公。祝髮爲沙彌。逮長。詣山城。諸刹旣進。具坐深羣書。通大意。已而歎曰。昔吾鄉覺阿上人。慧解精絕。善大小乘。一旦捨所學。附商舶。抵中土。謁靈隱。



遠禪師得法東歸國人景仰尊之爲禪祖子晚生末學尙何敢高攀逸駕而望其後塵然詎可堅守一隅而卒無聞耶因請于其王得隨國使宣聞溪詣 闕朝貢館於天界寺久之聞溪得 旨還國師偕數輩願留華夏參訪求法 許之首謁全室勑公機語契合爲掌內記未幾勑公有西域之行師失所依怙聞古幽都山川之勝意其必有異人居之拉友遊觀及足跡殆遍尋憩慶壽若有所待焉越明年洪武壬戌獨菴衍公來蒞寺事以師爲法門猶子延致丈室相與激揚臨濟宗旨意甚相得二十三年庚午師告去緇素遮留之不可遂西踰棧道巡禮峨眉時 蜀獻王之國成都嘉師遠來邀至咨問禪要禮遇動厚歲丙子被 命出世無爲之大隋瓣香爲全室嗣繼遷飛赴道望彌隆禱子全集室無所容一住七年法席幾于全盛永樂初獨菴繇左善世正衣冠進階太子少師念師遠在西蜀寓書招之既至迎歸其第昕夕論道六年春應聘董平坡之席居再歲卽謝事十年壬辰將闢靜室爲佚老計遇 太宗皇帝特旨昇領

龍泉寺師欽承 明命蚤夜孜孜以繕修興復爲先務凡棟宇蠹弊者伐美材以易之堵圯頽圯者購堅甃以完之丹堊之塗塗墍之新比舊有加焉先是 獻王與師備買山之貲師不自有乃命工以漆布附土偶肖西方三聖之像金珠彩色爲之莊嚴曲盡其妙又嘗以達官富室所施服玩之具買錢數萬緡造千臂大悲像三軀授淨信者敬事之其平昔尤喜賑卹貧困薄於奉已厚於待人以故四坐道場囊無餘蓄楮衾瓦鉢聊以自隨斯皆師之狗緣誘物權巧方便耳若夫高提祖印勘辯方來全體大用迥出乎言象之表者微上根利器或未易窺測焉後端坐書偈示寂于退處之金剛室茶毗獲舍利百餘顆晶瑩圓潔塔焉時宣德四年九月也

非幻禪師傳

道永字無涯非幻其號信安浮石鄉吳氏子初娠父夢明果長老肩輿至門誕之夕復然因名之曰原僧信嚮堅定初識字日課金剛經一卷父以宿因傳入烏石山從傑峰愚公爲僧初入門峰問何處來師答



云。虛空無向背。峰隨指寺鐘。俾作頌。卽口占偈云。百鍊鑪中滾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今掛在人頭上。撞著洪音遍九垓。時年十二。峰大器之。卽令祝髮。居座下。躬服勞勩。弗懈。積久。凝滯漸盡。游刃肯綮。所向無礙。遂受印可。永樂丁亥初。太宗文皇帝有事於長陵。廷臣有言。師精於地理學。者徵至入對稱旨。意大加宴賚。卽授欽天監五官靈臺郎。賜七品服。俾蒞其事事。畢將大用之。師懇求願復爲僧。遂擢僧錄司右闕。教住南京碧峰寺。未幾。俾住持靈谷寺。恩遇益隆。庚子閏正月二十八日示寂。時朝廷方于靈谷建大齋禮官。董其事甚嚴。師獨若不經意。其徒怪問之。師笑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無暇他。及至是沐浴更衣。敷坐榻上。二僧捧紙。至前把筆大書偈云。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這回撒手歸空去。雪霽雲消月正圓。投筆而逝。同官啓聞。有命停龕。方丈十又三日。再遣官致祭。顏面如生。茶毗之夕。祥烟彌布。舍利充滿。師說法簡易。剴切。從而歸之者。如水就下。至不可遏。連主大利率。能與墜起。廢至機。

鋒觸發。往往屈其行輩。聲聞遠邇。亦宗門之巨擘云。

無旨授公傳

可授字無旨。一號休菴。台臨海李氏子。初教而後禪。親見獨孤明公爲虎巖。伏老嫡孫出世。凡四坐道場。皆不出乎台境。諸方將倚之。以爲重。競來敷致。師漠然若不聞。作休菴于西塢。日修淨土法門。念佛三昧。且曰。此卽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異哉。國朝洪武六年。杭中天竺以府侯之命起師。師勉應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舊相與謀曰。此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帥衆邀于道。擁居其位。師屢却之。不聽。色頽然。不怡。時常歲。儉問道者如雲。糠糧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二載而退。請臥竹院。忽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或請偈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閱世六十九。僧臘五十。龕留七日。顏貌不變。闔維齒牙。貫珠不壞。舍利光色。晶瑩如金。銀水精者。徧滿於地。塔而藏焉。師儀觀雄碩。誠見。卓其於榮名利養。視之如無物。出專法席。皆迫於不得已會。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



事或勸師求徽以主名山師笑而不答然其所蒞之處不以恬退而不加之意必革其敝習新其規制使可貽于悠久五會語多肆口而說曾不經思平居遇物成味率出人意表戒其徒勿以示人至於尊賢尙德推已及物有非人之所及誠末世大法幢也

德隱仁公傳

普仁字德隱蘭溪趙氏子趙故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博極羣書參了然義公于智者機鋒奮觸當仁無讓聲稱籍籍起叢林間掌記室於東陽輝公分座說法于南楚悅公古鼎銘公月江印公無弗咨叩相與辯詰無虛日徵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激揚正法之餘旁及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訢公爲最密元至正乙未部使者挽師出世金華之西峰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鳴鼓而退及王師聚婺州 駕幸智者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尙虛特 詔師住持不聽詔之南華不遠二千里致州侯之命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華又加勸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惜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

耶曰否曰佛法旣無重輕師位寧有崇卑耶師一笑而止久之起應淨慈道聲洪震方以興壞起廢爲已任而秘書事起矣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常知其是非逮而質焉事將白忽示微疾于京師寓舍屈指計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化閱世六十有四僧臘五十師風指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之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僧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善談論終日不倦玉貫珠聯纒纒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于成有三會語錄山居詩一百首傳世

白雲度公傳

智度號白雲處之麗水吳氏子年十五慨然有出塵志父母峻拒之師不火食者累日若將滅性焉父母無奈何使歸禪智寺禮空中假公剃髮具戒即寺側楞伽菴深習禪定每跌坐達旦不寐如是者數年已而歎曰六合之大如此類然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徧歷諸山無有契其意者旋浙見靈石芝公于淨



慈又登天目參斷崖義公談鋒銛利人莫之敢撓時無見觀公說法天台華頂峰大振圓悟之道師往拜之一見剗心焉服勤數載盡揭底蘊無見囑之曰昔南嶽十五出家受大鑿記前後得馬祖授之以心法針芥相投豈在多言耶勿掉三寸舌誑人須真正見解著于行履方爲報佛之深恩耳師佩伏之弗敢忘又走長沙見無方普公走雲居見小隱大公皆無異辭旣而旋福林與毒種曇成山欽二公互相策勵如恐失之後從御史中丞章公溢之請出世龍泉之普慈衆至八百人移茅山遷武峰從者恒如初國初吳元年隱禪智之岑樓洪武己酉詔起天下名僧敷宣大法師與焉初力辭戍將強起之適師至而會事解嚴遂還杭杭人奉師居虎跑又入華頂未幾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衆堅留之師曰葉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回福林五日忽沐浴易衣索筆書偈云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檄擲筆而逝壽六十七臘五十二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院之西師靜謐寡言機用莫測臨衆無切督之威嚴厲之色唯以實

相示人所至之處人皆欽慕如見古德或持香花供養或繪像事之不可以數計見客無懈容無曼辭有問則言無則終日澄坐所作偈語不許人錄故今無傳者

#### 傑峰愚公傳

世愚號傑峰衡之西安余氏子初從孤嶽嵩公供灑掃之役已而爲大僧謁古崖純公石門剛公涕淚悲泣所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欣然語之師佩受其言不分明暗兀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踏濤江而西見諸大老如布衲雅公斷崖義公中峰本公師一一咨叩下語不契中心奮亂遂止南屏山中三年不踰戶限聞止嚴成公倡道大慈山亟往謁焉嚴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師聞而益疑仍還南屏類氣絕之人行坐寢食不狗覺知一夕聞鄰席僧唱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眞豁然如釋重負舉目洞照不見一物留礙喜躍不自勝疾走見止嚴會止嚴游姑蘇趨天池求證於元翁信公仍歸止嚴止嚴喝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曰賊在何處師便喝嚴豎起



竹筵命師指名師便掀倒禪牀。嚴曰爾欲來捋虎鬚耶。師作禮嚴連打三下。囉曰善自護持。他日說法度人。續佛慧命。至順二年歸西安住烏石山。澄居攝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聲光日振。縑素之士。坐集座下。恒至二三千指。至無所容。既而遷廣德之石溪興龍寺。嚮化之盛。不下烏石時。烏石之衆如子失母。力迎其還。適郡境新建佛刹者四。曰古望。曰龍眼。曰寶蓋。曰普潤。皆延師開山爲第一。祖師起應之無不感慕而奮迅。國朝洪武三年郡守戎將舉水陸大會。僉謂非師不足拯拔。幽滯師勉強成行。竣事而反。示微疾。召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書偈。擲筆而逝。越七日奉全身藏于烏石慈雲塔院。壽七十臘五十。得法弟子十餘人。無涯永公最著。師道價傾四方。非惟禪林奔湊。而公卿大夫若太尉高公納麟。兵部尙書黃公德昭。浙江行省左丞老老。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或函香致敬。或馳書問道。或上謁親領。玄要得其片言。隻字寶之不翅。南金師之施可謂博矣。使其正席名山。則惠利所被宜益廣。今乃僅止於斯。有識者

恒傷之

萬峰蔚禪師傳

時蔚字萬峰。温州樂清金氏子。生而室有光。母懼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襁抱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年十一讀法華。有省。入杭受具。戒謁止嚴禪老於虎跑。俾參南泉。三不是。迷悶無所入。抵明州。蓬蓬山卓菴。佛跡古址。力究至忘寢食。一日聞寺主宗律師舉。馮山踢倒淨瓶。話忽大悟。偈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功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走虎跑呈悟復之華頂。謁無見。求決擇。見深肯之囑。曰爾年小。且居山去。蔚仍還蓬蓬。單丁十歷寒暑。時千巖長禪師住伏龍山。道望昭著。蔚提包謁之。相見如舊識。慧辯風馳如天馬。行空不可控馭。嚴亦極盡鉗槌之妙。知其已徹。顧謂昭首座曰。蔚山主頗有禘僧氣象。頃請歸堂。尋爲第一座。一日嚴陞堂。舉無風荷葉動。一定有魚行。語未畢。蔚出衆。震聲一喝。拂袖便行。嚴示以偈。有一喝西江。水逆流之句。既而別巖住靜嵩山。又一紀嚴前後爲手書招之者三。所以愛



重期待者甚厚。比至使分座說法。遂付以法衣。囑云。汝緣在浙西。可往化導。吾道有寄矣。蔚奉命入吳。凡三築精藍。卒之立墓鄞蔚山中。斬蒙冪。結菴居之。久之。四衆歸向。乃構爲大伽藍。額曰聖恩。奔赴者日甚。一日。至不能容。蔚隨機演說。俾人人滿意。故人益慕而信之。於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坐化。閱世七十有九。僧臘六十。停龕十三日。肢體溫軟。香潔如平時。門人奉全身。瘞於菴之西崗。師貌古神清。髭鬚疎朗。寡緣飾。千巖稱其純粹質樸。有古人風。談道三十餘年。吳人無少長。咸知敬慕。有繪像而事之者。平生未嘗讀書。惟以深悟自得。其形諸語默者。俱能刊落浮華。而一踐乎其寔。門人請留法語。蔚曰。從上佛祖諸所言說。句句朝宗。言言見諦。略不肯聽。從況吾言乎。悉付火燼。門人竊而錄其少許。以傳蔚未化前數日。大衆普集。或以得法承嗣爲問。示偈曰。慈悲無念。華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寶致鸞。蓋記無念。學翠峰華。榮果林寶。歲持四公也。於中學公。顯受衣法。後出世。開導之盛。無愧于蔚。況受知。太祖高皇帝。寵章龍。

錫雲漢。昭回法脉。淵源不絕。蔚所付得人矣。

### 德馨傳

德馨。義烏方氏子。幼有超俗志。依千巖長公爲弟子。執侍十五年。恂恂然若閔于機者。聞法要。每嘿識心。通。一旦喟然歎曰。日月如跳丸。人命如春霜朝露。而久安於此。吾其爲井蛙乎。乃躡躡出游。吳越間。歷抵大尊宿。求切究。若端元。雙訖。笑隱。忠曇。芳咸。噴噴期許。又見瑛。頑石于石溪。瑛問何處來。對曰。伏龍。又問何名。對曰。德馨。曰。有字乎。曰。無瑛云。詎不聞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其字曰蘭室。可也。師欣然作禮云。謝和尚命字。拂衣徑出。瑛云。好箇師僧。只恁麼去。乃反伏龍。依長公卒。其業將一紀。長囑之曰。汝平實地上。人擔負大事。吾將因望。宜善自護。以至正壬辰。杖錫過金華。至城西止焉。其地有泉。曰君子泉。乃宋劉嶠隱處。岡巒迴合。林樾幽鬱。將結茅以居。地主曹仁卿。卽割以奉。緇白景向。金穀之施。不求而至。不數年。遂成精舍。其規制一如大伽藍。榜曰清隱。歲無一畝之人。而凡供養之需。沛然有餘。諸方參德來視。如歸會。



聖壽缺席僉議非師莫宜補其處爭相撓勸不從則白於郡府強起之。國朝辛丑歲也。整人瞻戀莫能已。曰吾師聖壽何有焉。乃相率迓之。明年復歸清隱。又十年洪武壬子冬始化。師履行誠實不事緣飾。凡接學者未嘗一言語相以爲教。以身爲教者居多。蘇公平仲歸自南京。往往聞師名。縉紳間因就謁之。延坐室中。移時起居外無一辭。請曰嘗聞長公見客口如懸河。剎那頃數千言。師其大弟子。頽嘿然如此。將不言以詰我耶。抑執德不同。作佛事亦異也。師曰昔吾師未嘗不言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而未嘗不言。道無隱顯焉。有語嘿乎。蘇深服之。以爲有道之言。

法秀禪師傳

法秀禪師不知何許人。見左春坊鄒濟所作般若禪院記中。想見其人。故當時高德惜無從考。始末記稱江寧天王山有佛龕。曰般若。若在京都城南九十里。山形勢若蓮花。二水環拱于其間。峰巒秀麗。泉清木盛。堪爲阿蘭若地。元大德中。法秀禪師棲禪於此。師得法於千巖長禪師。戒行孤峻。嘗居婺之聖壽爲第一。

聖道播諸方。禪衲雲集。至正甲午。太祖高皇帝渡江。聞師名。單騎入山。與語相契。時遣繆總制者。送供久之。師游廬阜。莫知所之境。遂蔡蕪。洪武二十年歲丁卯。上記憶其事。詔工部右侍郎黃立恭。選一辦道僧。卽舊地重新創立。因諭之曰。我渡江來。曾謁法秀禪師。其僧有見識。立菴正在蓮葭上。賜名般若禪院。立恭乃舉僧紹義。引見受命而去。遠近聞上意所嚮。莫不隨喜輸財。助力未幾而成。叢席卽今之般若寺也。

明河曰。圖記列千巖法嗣。唯萬峰蔚松隱然耳。安知復有秀哉。如秀者。顯隱之際。猶神龍不可得而繫羈。能使我聖祖僅一見之。不及再見。至念其人。不忘其處。誠足傳持師道。將超然跨蔚而上之。天際真人宜乎。聖祖謂其有見識也。故予不能盡無疑于圖記之所見。而於圖記之所未見。寓想增歎之深。不特秀公一人而已。

西竺來禪師傳

本來禪師。西竺其號也。生撫州崇仁。裴氏。七歲出俗。



十三調一峰寧公付以禪觀之法。符一定七日。偶聞人讀清淨經。豁然有省。頌云。幾年外走喪真魂。今日相逢迥不同。身伴金毛石獅子。回頭吞却鐵崑崙。似一峰峰用本色。鉗鎚痛與錐劊。示以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獅子金毛撥不通。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箭九回空。頂峰示寂師於定中與峰相見。作轉語數十。打破水碗。遂出定而垂淚。嗟歎因往金山見慈舟濟禪師。方得決了。遂嗣焉。舟以深居巖穴爲囑。師奉以周旋。越後寧藩聞師道。適以禮三請。師不赴。且欲深隱。寧藩恐竟失師。因進書問道。要師拈方便語示之。藩信受。奉八字師號。以尊顯之。從茲道譽徧寰區矣。乃走盱江。黎川。隱壽昌禪院。學者踵集。復入閩之杉關。趨赴有加。蓋以雷聲雖遠。聞者自震。雖欲痛晦埋踪。不可得也。衆至無所容。主事措置土木。工甫畢。師焚香跌坐。索筆書偈云。這個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顛顛倒倒任隨流。是聖是凡人不曉。咄來來來去去去。海湛空澄風清月皎。擲筆泊然就逝。閱世六十八僧臘。五十五時永樂壬寅十月八日也。

### 如皎傳

如皎字性天。四明周氏子。七歲患腸癰。醫剝生蟾蜍以治。師見惕然曰。物我皆命。奈何害之。奪而縱去。父母奇之。曰。必佛種也。乃命出家。禮正菴中公爲師。而落髮焉。隨侍正菴入京。參同菴簡禪師于天界。典藏鑰。究楞嚴。晝夜講讀。不輟。過勞得咳血疾。同菴謝世。值正菴主德之景德。師侍行。舊疾亟增。欲還天界養病。正菴曰。吾方賴汝匡輔。若去我獨處。此無益也。遂退席。偕還。疾愈。聞古拙俊公居繁昌。乃函香而往。古拙命參無字話。復還天界。立誓不出山。禁語千日。永樂丁亥會古拙奉詔旨。天界山居終。老師幸親炙。一夕夜靜。推簾見月。蒸然有省。歎曰。元來得如此也。翌日見古拙入門。不作禮。震威一喝。古拙曰。皎上人。今日冷灰豆爆。莫是貧人得寶耶。師曰。寶卽不得。得卽非寶。曰。憑何如此。師卽趨前問訊。退位叉手立。古拙曰。父母未生前。畢竟如何。師屹然一默。良久。古拙曰。還我向上句語。未絕。師以衫袖蒙首。趨出。呈偈云。午夜推簾月一彎。輕輕踏破上頭關。不須向外從他



覓只麼怡怡展笑顏古拙閱之以掌撫師背曰此正是持不語底人也述伽陀爲之助喜遂歸侍正菴俄正菴示寂乃飄然度嶺至西坑築菴居之影不出山者二十年坐死關千日宣德壬子武林請主虎跑不應祖堂幽棲復固請之不獲已一出據倪提唱學徒雲集將終集弟子曰文章佛法空中色名利身心柳上烟惟有死生眞大事殷勤了辦莫遷延復問云死生既大汝等且道如何了辦衆不能對徐云我今無暇爲君說聽取松風瀾水聲言訖而逝壽七十徒衆奉全身塔於菴之左隴師儀狀魁偉性格清奇度量含弘戒簡堅峻口不言人過失徒衆越度者惟以冰顏示之待其自化有犯之者怡然不與較兼涉外典平日漫成偈語無非祖意以示人光明顯赫近古著宿難與爲比也

香巖澄禪師傳

覺澄山後蔚州人十歲不茹葷從雲中天暉景永公落髮痛絕人事閱大藏越五寒暑乃周後因提無字話有省道譽隆起鉅卿名公交薦之住南陽香巖寺大

爲人所歸逾年棄去上西蜀游江南受大戒於杭之戒壇還登太岡山訪月溪和尚又入投子禮楚山琦禪師遂獲印記俄而別去養靜固始之南山星霜頻易又往五臺禮文殊請光瑞得如所祈密有感悟還鄜城逢天界首座清寧請居高座寺後即雨花臺梁雲光法師講法華天雨花處師遐繼芳躅善於開導鍵閉山居十餘載足不躡城市而聞風者從化有藥師科儀雨花集行世成化癸巳八月九日端坐夷然而化少息衆皆淒泣又徐開目曰不須如是復瞑目長往

無念傳 附一覺

無念學公德安陳氏子九歲出家禮無極和尚爲師東游姑蘇見萬峰蔚禪師一喝下領旨萬峰出法衣說偈送之歸寶林寺道聲藹著遠近翕然宗之寶林當四會之衝天兵征陳友諒寺燬縉流盡散唯學一人守之荒墟蔓棘弔影數年暨我 聖祖削平僭僞奄有四海偃革崇文聿興吾教學有復創之志焉於是善信雲集向化風從不三四年寶林金碧掩映如



化樂天宮。吳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陟天。楚藩建大會。集千僧於洪山。學在焉。王見而異之。遂留邸。館建九峰寺。居之。學具福德。相行慈悲。行人見之意消。故有不言而化者。是能倡大緣。舉大利。皆一呼而應。成之之易。如掇之也。當道者薦於朝。聖祖召見。便殿命坐。應對稱。上意禮遇隆渥。欲留主京。利固辭。弗受。厚賜遣中官送還。二十九年。再遣中官奉御製懷僧詩文一軸。松花實各一器。至山諭慰。彌至。

勅曰。前者俗無念戒。行精於皎月。定慧穩若巍山。暫來一見。去此背懷。懷之不已。遣人就見。特以松實供之。兼以詩勞之。云云。又賜僧無念九歲出家詩。學皆如韻和之。以上。上覽之大悅。自是深信吾道。頗亦省刑。實法矣。永樂四年。示寂。閱世八十有一。塔全身於九峰獅子巖之陽。

一覺祝髮。精修持。刺血書雜華經八十一卷。善吟咏。有寒泓稿。與太子正字桂彥良游甚厚。一日彥良侍上文華殿。上問爾在鄉里與誰游。對曰有僧覺性。原嘗與游。有詩贈之。因誦詩。上稱善。卽賜和。

命考工監丞徐瑛書之。寄贈一覺焉。

無念受知。天子見禮親王極一時之盛。全以實行感動。至一覺。則以桂重也。然一覺固有所以取重於桂者。儒尊士行。僧貴德業。我聖祖敬德慕道之心。世出世間一揆。深得靈山付囑之意。卽師號一節。在宋元時何其紛紛也。至我朝。卷跡一掃。故歷代帝王護法尊僧。非不及則過之。唯我聖祖爲體道得中云。

### 楚山琦傳

紹琦字楚山。唐安雷氏子。生自不凡。慎動止。寡言笑。九歲出家。從玄極和尚學禪。後獲印于東普。無際禪師。正統六年。再參東普。普問子數年住何處。曰我所住處。廓然無定。普曰。有何所得。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普曰。莫不是學得來者。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普曰。汝落空耶。曰。我尙非我。誰落誰空。普曰。克家須是破家兒。至晚復召入。詰之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告我師。悉具以對。普曰。還我無字意來。師偈答曰。這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



翻成特地使人疑。普曰：如何是汝不疑處？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普曰：未。在更道。曰：頭頂虚空，腳踏實地。普召弟子鳴鐘集衆，取袈裟拂子授之。師容止莊重，雖宴居如對清衆。具擇法眼，勘驗學者，百不失一。門徒數十人，唯寶山金者深入堂奧。讀師語錄，直捷簡明，不在古人下也。

古庭傳 附淨倫

善堅，姓丁氏，永樂甲午生於滇城南郭。其夜紅光異香，充盈戶室。十歲入五華寺禮宗上人爲師，易名善賢。十九參柏巖禪伯，自是習坐不輟。巖異之，勉持觀音名號。宣德二年，巡按御史張公善相謂諸老宿曰：此子非凡間人。三十後當佩祖印，諸德宜善視之。庚戌走金陵，謁無隱道和尚，示師萬法歸一話，力究數年。偶閱圓覺經，至身心俱幻，劃然自釋。云：離此身心，誰當其幻？目前境物，非我之留，死去生來，安可息也。乙卯抵貴州擁羅山，因人蜀脇不至席者數年。遂大悟。正統間，無際奉詔住隆恩，師袖香見之，獲印記付信衣拂子。更號古庭。天順間住浮山，從化者衆。師

之立言妙行，不獲悉紀。觀師所著閒閒歌，則知其槩矣。歌曰：君不見我閒處，我閒閒處閒閒餘。疊嶂重巒鎖碧居，松頭每夜銀蟾暉。放出清光，照我闔望高巔。見遠水，千山萬山何已矣。環烟四絕境，空如坐臥絲。吾心自主閒，中間誰理會。山中更有深深地，雨過山青色更佳。滿巖烟霧多蒼翠，禪欲參道欲學不學不參。惟快活，絕無人事與相關。雅有烏猿聲，聒聒這閒翁。何所據，年來日去誰相似。聰明知解沒些兒，破衲蒙頭惟一味。君不知我閒趣，萬論千經徒指註。世尊良久落人機，見影追風猶累墜。不無無何有，有一見明星，顛倒走鏡牛。日午過秦川，木馬追風夜半吼。間自在，身幾幾百年之事，一彈指富貴功名總屬空。古今多少皆如此，衆生心諸佛性。生生死死何時定，老胡掘地陷人坑。似與鉢盂安把柄，閒中間說向人。但得心安莫慮貧，眼空四海無相識。唯見依依嶺畔松，閒散誕忒蹉跎。未嘗開口念摩訶，總是閒情閒不過。大平無事且閒歌，又有山雲水石集盛行於世。暮年返滇，建歸化禪林。以弘治六年癸丑七月二十日遷。



化肉身如生四衆龕而奉之

淨倫號大魏師門人之皎皎者。鉞芥投於浮山道。化被於南服。黃慎軒太史輝極其歎美。謂古庭大魏。皆宗門開士有遠錄公之遺風焉。

嘗以詩寓道。山居吟云。無事山房門不開。土塔春。雨。綠生苔。此心將謂無人委。幽鳥一聲何處來。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明 翠峰山公傳 附圖月明律

德山號翠峰。關陝西夏人。幼質朴。深慕禪悅。年三十始出俗。從靈南牛首寺海公爲弟子。束戒縛禪。日積月磨。漸有契會。海公就化。師得以自便。因遍參叢席。足跡殆半天下。雖歷諸禪老。鉗椎而碍膺之物。終未脫然。偶遇古峰上人。憫師爲道之勤。勸見寶月潭公。

潭公爲時大禪。伯聲光顯著。一見相契。遂示以法要。且曰。子期心固遠。然終欠一番徹骨。在必過此一番。死中發活。始可面目向人。出言吐氣。皆有著落。不然。徒使伎倆了沒交涉也。師聞。忽醒。卽日辭去。入伏牛山。傍崖結茆。日食麩糠草根。不知身爲何物。如是六年。而豁然融貫。麝香爲潭公。嗣不忘所本也。自是遠近奔赴。法席大張。相從者動以千計。以衆盛。故魔起浮言。上聞天威。震怒衆皆爲師危之。或勸師暫避。不從。安坐丈室。略無懼色。而卒亦無他。此在都門吉祥寺時事也。旣而捨衆歸。伏牛而衆終不捨師。故伏牛之衆。視吉祥爲尤盛。說法三十餘年度。人不可稱。記一日。謂衆曰。歸歟。歸歟。吾北人歸化首丘。吾之願也。遂還京。居延壽。延壽在吉祥東。師所創也。未幾而寂。年八十有一。弟子奉全身。瘞於寺。普同塔之後。師梵貌頎偉。觀視凝定。喜怒不形于色。有容人之德。學子不諭其意。師諄諄爲教。必使達之。而後已。持身甚約。所蓄無長物。得檀施。輒緣手盡。以廣二田。若於已無與焉者。有爲師贊者。曰。有風斯清。有月斯明。猗歟。



翠峰玉振金聲師實錄當之無愧

圓月字印空姓熊京師人入翠峰之室栖伏牛山久之有得性光顯露闢道場開法學于響至聲聞九重被命於慶善戒壇爲受戒者宗師

明律字三空姓龔氏順天人亦嘗有聞於翠峰者翠峰在伏牛律結茅玉皇塚中修念佛三昧開龍興寺率衆煉魔晚住杭州虎跑寺甘淡務實於時無兩萬曆乙卯入滅

毒峰善傳 天淵湛附

季善祖鳳陽人隨任生於廣東之雷陽父姓吳母鍾氏稚小以佛事爲兒戲十七出家初投源明和尚明示以無字公案囑云須發大願以自護持師便發願若生死不了大事未明遺棄修行貪著名利死墮阿鼻地獄受苦無量正統八年入閩參無際閉關力死關中不設臥牀安一撓誓不倒身以悟爲則昏沉來因去撓立誓不坐不近牆壁遠空徑行一朝聞鐘聲忽悟說偈云沉沉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髓體粉碎夢初回見蒙隱楚山二老

又見月溪溪印可之天順庚辰趙氏建西湖三塔寺請師開山繼與天目昭明繼與吳山寶蓮繼與南山甘露成化庚子掩關石屋寺壬寅慈雲嶺有寺曰天眞俗宗綱請師與建事竣卽掩關杜人事師一生苦功無與倫比雖得相應而勒持彌督涵養淘汰至老無替有四十餘年祇掩關之旬示寂後眞身覆以缸甕藏天眞石洞中門人輯師言論行實爲三會語錄云

福湛號天淵楚人也居蓬溪習林亦以勤苦入道獲印於月溪後開堂弘化大爲楚蜀學禪者所歸有法語二卷曰天淵錄七十七歲而化倒騎鐵馬吼西風明月清風一樣同師偈也月溪之門自不乏人語孤硬之風二師爲最

法舟濟傳

道濟字法舟張氏子生樞李思賢里少爽拔未嘗入鄉較而義辯宿成爲里中所異年十八忽猛省白父母求出俗勿許遂日夜坐不事生產又三年潛入天寧寺爲行者時默堂宣禪師受月舟和尚法印歸自



繁昌法筵龍象。踰躄濟濟師服勤之餘。多所諮訪。久之詣東禪依昂公。雍染昂法叔吉菴。禪師者默堂子也。知見精確。而道行清苦。師折節事之。古德入道。因緣朝夕參叩。以爲不至古人。休歇田地。不止偶行。廊廡間聞佛殿磬聲。豁然契悟。尋趨万丈菴。望見笑曰。子著賊也。師曰。賊已收下。曰。賊在甚處。師振坐具。曰。狼籍狼籍。曰。這掠虛漢。狼籍箇甚麼。師一喝歸衆。菴喜印可之。繼謁古印雲峰諸師。日益深奧。自是應機演化。雷動電激。章縫緇素。諸乞言者。憧憧然水陸並湊。無虛日矣。嘉靖初。衆請出世於金陵安隱寺。上堂舉拂子。召大衆云。見麼。又擊拂子云。聞麼。既是舉起。便見擊着。便聞妙真如藏。非思非議。應用靈靈。奇哉。奇哉。汝諸人。自不丈夫。願乃傍人門戶。求知求見。翰晦家珍。甘爲寒乞。將謂諸聖。別有奇特也。廣額屠兒。颺下屠刀。便云。我是千佛一數。豈有曲折。作知見耶。丈夫子。何不恁麼。便擔荷去。其指法徑要。大都類此。性恬靜。未嘗誤干謁。隨緣遷轉。前後二十餘所。解包之後。不更出門戶。處大衆折大疑。無碍之辭。波騰

雲湧。夜以繼日。曾不少倦。而燕間之日。泊然危坐。若不解語者。此其大凡也。師心精混。合時靈感。通以至呪。移井石。錫出山泉。說法則蛙入晨廳。入定則神來夜室。自避倭之後。任真而放雅。同流俗。嬉笑怒罵。縱橫自調。而人不能測矣。庚申秋。寢疾且革。或勸起坐。說偈。師曰。此皆文飾。非吾事也。以手搖曳而逝。年七十四。臘五十二。荼毗後。塔其骨於別室中。所說法語。偈頌等若干言。門人正雨。輩集而梓行。

#### 月心寶公傳

德寶字月心。金臺錦衣衛族。父吳公。母丁氏。舉師於正德壬申年。旣冠。偶過講肆。聞法師講華嚴大疏。至十地品。初地菩薩捨國城妻子。頭目髓腦。處發憤歎曰。千古猶今。同一幻夢。富貴功名。縱得奚益。遂投廣慧院。能長老出家。旣祝髮。具戒。知有向上事。不自便休。必期眞悟。卽腰包行脚。一時老宿。號稱明眼者。罔不蒙參。而戶謁指點功夫。指磨見地。造詣日益深密。後因寶峰指見。闕于嶺和。尙入室。次連下語數十轉。皆不契。師心路俱絕。一日因洗菜水邊。忽一莖墮水。



隨水圓轉捉之不著。忽有省喜甚。提籃歸。見嶺立簷下。問師是甚麼。曰：一籃菜。嶺曰：何不別道一句。師曰：請和尚別問來。嶺復詰以靈雲桃花。趙州柏子。皆隨問而答。復問玄沙不肯話。師隨聲便喝。拂袖而出。次早入室。問訊侍立。頃嶺顧視傍僧曰：汝等欲解作活計。這上座便是活樣子也。師卽震喝而出。後復同爽菴參襄西大覺圓和尚。覺門庭孤峻。自辦粥飯。始許掛搭。親炙四五月。語言無滯。覺曰：若以今時諸方子當絕類爲不可測人。今則不然。老僧將你爛熟底。一則因緣問你。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便大悟佛旨。且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閒名。正恁麼時。外道大悟箇甚麼。師優答覺急以手掩師口曰：止。止。猶更掛齒。在師豁然頓省。乃曰：可謂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自是名震海內。海內禪子皆奔走座下矣。師隨緣開化。摩定所居。有語錄四卷。曰：笑巖集。笑巖師別號也。鄧定字曰：笑巖。上堂棒喝縱橫矣。卒無一人承當。卽笑巖不失利安在。爲時雨而化。無亦婆子心切歟。晚年屏居京師柳巷。幾至結舌亡。

鋒而具真實爲生死心者。亦不惜爲一見如師者。固末世之光明幢也。以萬曆辛巳正月示寂。閱世七十。僧臘四十。有九塔全身於城西之北門。

常潤善真二師傳

常潤字大千。號幻休。江西進賢黃氏子。幼失二親。從父出游。遂入佛牛山出家。學攝心。浮泛不得力。嘗遍參南詢。萬松林公於徑山折而入都。聽松秀二法師講楞嚴。至圓明了知處。忽有省復。謁大方蓮公。最後入少林。參宗主小山書公。言機相合。如函蓋。究進之力。日益精勇。一日舉洞山過水頌。請益公詰之。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師于言下霍然。以偈答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真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跡。曾爲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上清風生。兔角杖頭明月出。公囑令加護。未幾辭去。公授之偈。以少室相累。師謝未遑。及公歸寂。大眾迎師于都門。三辭不獲。已乃赴座下。士百七人聞所未聞。得未曾有。咸謂寶鏡重光先堂頭付託得人矣。嘗遊五臺。講法華於壽明寺。衆見白光繞座。偶行路次。一精舍衆沙門羅拜。稱



祖師云。昨夢伽藍神掃門。旦日祖師過此。今師適來。師笑曰。祖師過去久矣。師居堂頭位。且久卓然。有古人之風。大司馬汪公道昆謂師。魁然修碩。容止莊嚴。其鬻應如洪鐘。其普度如廣筏。其砥波流如山立。其隨機而顯化如珠走盤。至其稟獨覺覺羣。迷日孳孳。然以道自任。云云。信非虛語也。以萬曆乙酉歲四月。示寂。大宗伯陸公樹聲文其石以頌德。

善真字實相。南昌人。姓熊氏。參幻休而未盡。幻休人疑爲不及休。或以爲過休者也。幼業儒而不安於儒。每以三教誰尊問人。人以佛對。遂棄儒往廬山禮湛堂和尚。祝髮雅志。參訪初游。閩之武夷。聽默菴禪師提唱公案。竟月無入。乃以已臆下視諸方。旣而悔之。游楚興國州。建一寺。葺清規安衆。其中太守任公。奉事惟謹。道望翕然。甫及期。捨去入少林。謁休和尚。參機緣往返不薦。曰。且作長行粥飯僧。雖然。此老真吾師也。故其後所游至。皆稱少林焉。自是行蹤益遠。遍歷吳楚。滇蜀禮南華之塔。訪雞足之衣。天台雲峨眉。雪峯師杖間物耳。抵贛州。疾作。命在呼吸。兀坐不睡。

其徒明空。進曰。師曾講觀法。如指掌。今何以臨渴掘井。請放開養疾。爲正師首肯。疾愈。囑徒曰。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因入頂山。獨棲以薑葉爲衣。野菜爲食。適於雪夜。負薪。霍然有省。住三年。入終南雲霧山。居九石坪。人云。此坪不開久矣。曾有六七人入坪採木。死於虎。師不爲意。捫蘿剪棘。露坐七晝夜。稍開一徑。於坪建一室。名蘿月山房。修靜其中。雖絕粒經旬。處之夷然自得也。時休和尚已化。聞之。爲位拜哭。歎曰。先師一把椅子。可惜。或曰。師得無有餘念乎。師曰。此處安容。念爲祖庭所繫。不爲人耳。未幾入秦。遊太白山。靈山將之華山。講道德南華二經。爲士大夫。延回漢南。講首楞嚴。仍入蜀。廣元縣漢王山。靜居。頓成叢林。已應雪峰寧羌二講。未久。門人請還漢王山。乃以萬曆戊戌五月示寂。遺言有樂志論一行三昧說及淨土應驗山房夜話詩偈雜作。傳於世。紫柏尊者曰。真禪師持行高潔。與余意氣相期。惜不得與之雅遊。僅於峨眉一交臂而失之。曾投一偈。冀續後緣。而今則已矣。世之君子。試讀其樂志諸篇。可想而見也。師住



峨嵋臥雲臺時。蓮師曾過訪之。故及之云。

孤月禪師傳

淨澄。燕京西河張氏子。生時偶二僧至門。厥父喜。即請安名。僧曰。此兒非常。應名。清正。未幾。父母相繼亡。師決志出家。行至雙城子。路逢僧求落髮。詢其來緣。乃初立名僧也。遂就金河寺。剃落其師。令習經業。師不悅。示以念佛法門。未周歲。其師死。偶遇五臺善公。易名曰淨澄。即走古華嚴鍊磨。日夜遍抄。忽疑滯頓。開如釋重負。求證於廣恩。月溪老人。溪轉數語。師汗下。不能對。因俾參無字。久之。獲印可。付以拂子。手卷。南游濟河。舟沒。所有俱失。身附浮木。獲免。自思所得。未愜。即誓曰。此行若不大悟而還者。有如河。自此提參。益切入蜀。飛雪山。獨居。吊影三年。一日造飯。遂定去。覺時。飯生白醭。靜中。嘗聞百里外人聲。久着地打坐。足爲冷濕。所乘。忽不能起。幸得人荷至。後山調息始愈。一日坐木上。正爾湛寂。忽聞爆竹聲。豁然心空。自是方得一切時中。洞然明妙。請印於圓覺法鑑和尚。又造廣福雲谷。老人谷。見其一向孤迥。迥底。即問。

曰。你却似個死人。我且問你。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眉毛眼上。橫鼻孔。大頭垂。又問。如何是無字意。師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又問。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青。谷肯之。天順改元。還清涼道。聲遠播。代藩請詣內掖。問道。感光明。炤徹內外。王大悅。因就華嚴谷建寺。請額曰。普濟奉師開法。其中有清涼語錄。行世。嘗作山居詩云。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橫眠枕石頭。格外生涯隨分足。都緣胸次一無求。又云。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閒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住山青葉又黃。復坐脫於本寺。

石頭回禪師傳

自回東川合州人。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爲僧於景德寺。精戒謹言。求人口授法華。日取崖石。手不釋錘。鑿而誦經。不輟。南堂靜禪師見而愍之。令罷誦。一意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槌。瞥見火光。遂大悟。說偈曰。用盡功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南堂可之。爲石。



工而又因石悟諸方稱石頭和尚有頌云石頭和尚  
咬嚼不入打破虛空露些子跡既而歸釣魚山建護  
國禪林大開爐講從化者衆著草菴歌警世其末云  
老僧不知輪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後自斃石二十  
四片爲龕自入掩門而逝又有回禪師者婺州人育  
王謙和尚嗣也住南澗西殿新行經界法回夏去茶  
窠植松柏人訴於有司追之甚峻回曰少待吾行也  
卽剃頭沐浴陞堂辭衆曰使命追呼不暫停爭如長  
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瞑目  
而化有司遂寢其事

### 無盡燈禪師傳

祖燈無盡其字也族王氏四明人父好謙嘗寫華嚴  
經五色舍利見於筆端師年方幼歎曰般若之驗一  
至於斯邪卽求出家依郡之天寧東白明公秉戒於  
開元奎律師已而日溪泳公來代明公說法命掌綱  
維司藏論日溪升堂師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乞賜指示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著却來  
再問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溪便喝

師遠禮拜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師曰開口卽錯  
溪頷之服勤數載復出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峰  
本公在天目方山瑤公居淨慈無見觀公住華頂斗  
巖芳公主景星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蓋不異日溪  
云師得道已思韜晦而護持之乃入天台上雲峰縛  
草爲廬宴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於戶外師攝伏之  
不能加害日與其徒修苦行以自給冬一裘夏一葛  
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逾五十春秋人多化之有  
以土田爲布施者師辭曰先佛以乞食爲事吾焉用  
此爲然天性尤孝謹迎母童氏養山中年九十四而  
終衆以非沙門行護之師曰世尊尙升忉利天爲母  
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哉 洪武己酉春示微疾  
二月八日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曰未也或  
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  
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  
不病者古德云阿爺阿爺師舉此良久又曰如此喚  
做病得否衆無言師曰色身無嘗早求證悟侍者執  
紙乞偈師曰無偈便不可死耶乃書曰生滅與去來



本是如來藏。搗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擲筆端坐而逝。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勝計。塔於峰之左原。大河衝鎮。撫林君性宗。嘗從師游。師勉以忠孝。迄能爲國宣勞。爲時顯人。恐師之行。不白於叢林。請宋太史景濂文宣師行業。其略云。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弗遷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跡巖穴。友烟霞而侶泉石。至有跣步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純務外之意。絕也。風教日偷。學者始不知自立。榮名利養之念。日交蝕於心胸。奔競干請。無所不至。是以來有識者之訕侮。可勝歎哉。禪師一鉢自將。策厲學徒於寂寞之濱。雖施者填委。振起頽廢。重樓傑閣。彈指現前。亦未嘗見其有爲。震黃鍾於瓦釜。雷鳴之際。翔靈鳳於衆禽。紛蕪之時。謂爲禪師。矯弊之功。非耶。

會堂緣師傳

自緣號會堂。姓陳氏。台之臨海人。父某以詩書爲業。人稱爲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師氣骨不凡。嶠然有出塵之趣。初爲四明白雪寺。觀公弟子十七。

薙髮受具。戒卽以轉禪爲事。還台謁天寧日溪。泳公一見。輒加獎予。泳遷淨慈。師從行。咨決心要。知解。且日至漸息。誓念期造於無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盡覲省之禮。復還台。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問師遑遑急走。欲求憩泊之地。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旅主人。破屋一間。不能蔽風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建菴廬以延日。退者。有如日。閭閻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視。喜曰。是足以遂吾志矣。白於主僧。假西偏。糞除蕪蕪。具牀几。設衾褥。下至庖厨。滷滷之屬。罔不整潔。吳楚閩浙之士。肩摩袂接而至者。如歸。皆得歇息安飽而去。其費一出師之經。盡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廣度河上。故有圓通閣。歲久將壓。縣人李斯民撤而新之。邀致師爲主。師遂遷至其處。遇過客如初。師猶以爲未足。儉衣削食。建華嚴寶閣。月集善士。閱華嚴經。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土十六觀。相覽者。觀相與行。啓發極樂。正因閣道行空。朱甍耀日。儼然如化人天宮矣。事聞於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佛心。



普濟之號。仍俾報恩寺額。以寵異之。師既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修矣。顧塵居雜。遂無以稱清淨宏偉之觀。爰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橋之陽。林樾蒼潤。蔚爲神靈之壤。新建報恩院一區。晨夕帥其徒。以祝釐報上。爲務。繇是兩地之間。鐘魚互答。有若東西家焉。元季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關與寺皆鞠爲茂草。之場。師盡然傷心。又以興復爲已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爲之易業。於是施者四集。師仍于桃源夾河兩隄。悉營以石。建傑閣三楹。間命工。塿佛菩薩天神諸像。畢工未久。而師厭世矣。師一日早作。無疾如平時。索浴更衣。屬諸弟子以見性爲急。且曰。吾明日將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二。窆留七日。顏貌如生。茶毗得舍利無算。其徒卽寺西北偏塔而藏之。宋景濂爲之銘。從學于方孝孺。請也。

### 雪庭傳

雪庭某公。自號梅雪隱人。杭仁和人。父桂。姓徵。名母

徐氏。昆仲三人。師最少。以景泰丙子生。毀齒喪父。患痘風。雙目短視。羞明抱疾。弗瘳。夢中感金神教。使出家。母兄不允。年十五。雖慕道。求師不得。正暇。成化癸巳。聞四川休休翁。寓郡城仙靈寺。往叩之一見。契合。始落髮。受無字公案。日夜研究。猶滯沈寂之境。座元。勉以看教。因閱楞嚴。至一毛端。上現寶王。利有疑乙巳。寓江陰乾明寺。忽覩萬佛閣金碧輝燦於眉宇間。偶會得毛端現刹之句。始知幻寄兩間。如夢如旅。又明年。因詠黃鸝。有作者云。此句法未得意。在言外之。逕繇此。茅塞泮然。衝口道云。多情自信。惜春光飛入園林。錦繡鄉。記得小聰驚我夢。滿庭紅杏帶斜陽。後因除夕聞鐘。大悟曰。圓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炤。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休休翁應湖南淨慈。請師復依附。日逐尋究。乃蒙印可。所著有請益警進拈古頌古擬寒山和永明詩偈等。凡二十卷。號幻寄集。夫幻卽寄之跡。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全寄是幻。幻逐寄生。全幻是寄。騎目生華山河大地。華騎不生。空眞實際。幻之寄之。誠哉兒戲。師自語也。



天界成禪師傳

道成字鷲峰。別號雪軒。居薊北之雲州。出家受具戒。結三人爲友。雲游至山東之青州。居士審中刻苦。究參脇不沾席者三逾寒暑。一日忽見一老人自外而來。儀貌甚古。謂師曰。汝三人苦學如此。他日必作法門。梁棟言已。忽不見。緣是愈厲精苦。久之聞濟南秋江。梁公大弘曹洞宗旨。遂往見之。潔問何處來。師曰。青州曰。帶得青州布衫來否。師曰。呈似和尚了也。曰。如何是布衫下事。師曰。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潔。肯之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弘吾道。惜吾不及見矣。後出世住萊州大澤山。每說法聽者千餘人。洪武壬戌。詔天下設僧司。揀名德以居之。師首膺其選。授青州都綱。高皇帝聞其賢。召爲僧錄司右講經。命考試天下僧人稱。旨賜金襴衣。命住持天界。懇辭。上不允。賜詩留之。及太宗文皇帝嗣位。命師宣諭日本。陸辭。賜金鉢錫杖等物。既至。宣示朝廷恩威。闡揚佛祖宗旨。自其國王而下。莫不俯伏向化。明年師還。而國人入貢稱謝者。卽至。

上大悅。陸師左善世復率天下僧于鍾山修設大會。師承旨說法聽者數萬人。是日有瑞應。上聞之。況御製感應詩三章。賜師累賜金帛。作大毗盧閣於寺後。皇上北狩。數師入覲。賜賚甚厚。仁宗在春宮時。有忌師之寵者。構詞問之。及御極。遂謫師海南。宣宗嗣位。首遣官召師還京。且敕禮部左善世到須別見師。至入見。便殿慰勞甚至。賜綵段若干疋。鈔萬緡。仍命掌僧錄司事。無何入疏乞歸。南京天界之西菴以終老。上從之。賜白金楮幣及鍍金佛。敕兵部給驛舟。命中官護送。逾三歲。辛亥十二月八日。微疾端坐而逝。闍維得堅。固子無算。於灰燼中。上遣官諭祭。賜塔。所師身長七尺。廣額豐頤。脩然出人之表。歷事四朝。五十餘年。三坐道場。四會說法。有語錄行於世。

古淵清公傳

清公者不知何許人。重興南京永寧寺。以清苦自勵。親執勞役。寒暑無厭倦心。天子嘉其勤。授以左覺義。以尸祝。雖處榮遇。而苦節彌堅。一室蕭然。朝夕。



稱佛名號拜禮求速超脫。忽所事大士像放白光。榮如絲縷盤旋於室。至夜如秉燭復夢大士謂曰。爾以精心懇禱。宜即參訪了心。爲上師拜受之。即掩關於弘濟寺。提無字話。心念相依。脇不沾席者三年。忽一念不生。三世際斷。經三日夜。見大千世界。光若琉璃。聞遠雞唱。乃起說偈曰。喔喔金雞報曉時。不因他響。詎能知三千世界。渾如雪井底泥。蛇舞柘枝。他日以偈呈善世古林香公公。喝曰。多嘴漢。明日特爲師上堂。纔豎起拂子。師隨奪之。自是得無碍。機人不敢嬰其鋒。且言人吉凶無不應。應自奉極淡薄。每有金帛之供。視之漠然。悉付嘗住爲公衆。須一心懇懇。爲人惟恐不及。凡於法門無益之事。毫髮不經念慮。所以與永寧莫大之功。舉之如掇。實自道行中來。非緣報偶然也。

### 真空傳

真空泉南人。六歲時墮井。得不死。遂出家。既長。游關洛。歷終南衡嶽。遇師授漸解悟。嘉靖己未。入羅浮。憩止永福寺。寄食一僧爲之。紉針補衲。時當暮春。游寺

人甚盛。空置盂。嘿坐。或投之錢。時在樹間。或佛燈下。宴坐入定。已則隨衆作務。人莫之知也。龍塘公讀書寺中。見其色潤肌清。神光孤卓。亟叩之。乃知其深於禪也。龍塘問曰。力務如此。能無苦乎。空曰。米未熟。腰石何辭。吾今黃梅一行者耳。日然則汝他日成六祖耶。空曰。成則今。或何待他日。我自成。我何必六祖。浴佛日。寺僧敷高座。請空說法。空亦不辭。徑登坐。發揮奧義。語音清亮。傾聽數百人。無不稱善。龍塘驚問之。答曰。偶然耳。成亦宿因也。無何。出五羊。少參徐公。迎至麻舍。請法。過廣孝寺。徒觀音山。歸從者。日以千計。緣震一時。僉謂曹溪再來也。一日齋會。命弟子置木龕。龕成。辭衆入坐。衆爲哀爭執。卷請偈。龍塘聞而趨。至復出。龕溫敘如平生。既而復入。命閉龕。視之。已長往。諸檀越思之。立祠觀音山。奉香火云。

### 繼高閣黎傳

繼高號古峰。建福寺僧。嘉靖十七年入京。受戒。祖母繼母前後死。廬墓六年。春秋七十有九。而歿。其間閉關者四。計三十餘年。太史李少莊贈以詩。有云。篆烟



雲自結。簾影晝長閒。其高靜可想。有僧問。壽公道號甚麼。曰。古峰。又問。如何是古峰。景答曰。乾坤長不老。今古獨能存。僧又問。法名曰繼萬。曰。何不繼一。答云。萬卽是一。一卽是萬。觀其應對機辨。似亦非槁。然枯坐者云。壽公蓋其姓也。

滿賢傳

滿賢。其先江西星子人。姓錢氏。自幼穎悟異。嘗具戒後。參訪知識。得所契證。以因緣未偶。不得弘宣。助化諸方。惜之。其所依祝髮。則爲大淵。其所從入室。則爲大安。其相與同參交證。則爲月心。融天然。諸老其所游履。初則廬嶽之黃巖。旣爲蓮華峰之普濟。歷白下武林。諸勝刹。間孤峰。問市靡不經練。而卒老于秀州之張家橋。師蚤歲出家。卽知有向上事。初舉石邊水。冷花裏風香之句。末自警。然久之於熱病中。打脫桶底。通身汗流。自是掃除建立。任意縱橫。管束茅蓋。頂草食茵衣。坐風宿雪。艱苦偏至者。累年人高其行。而卒不以著相誇修。作功德行佛事。孜孜無倦。又嘗機鋒時起。意語俱捐。瀉爲沙界。電拂聖賢。人企其宗。而

終不以恣情越簡。稱圓融。放而不流。用而無作。年六十五。以萬曆戊戌歲。化於張家橋。周海門爲銘其塔云。

無明禪師傳

慈經號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形儀蒼古。天性澹然。無所好。九歲入鄉校。忽然若無意於人間。世者十七。遂棄筆硯。慨然有求道志。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輒終卷。忻然若獲。故物。絲是斷葦。酒決定出家。依廩山忠禪師。執侍三年。凡聞所教。不違如愚。因問。傳燈見僧。問與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罔措。疑情頓發。後於峨眉住靜。因推石而悟。始落髮。受具。住山二十四年。時邑之賢方宋寶禪師。故刹也。師居之。實萬曆甲午歲。師年四十有七矣。有僧問師曰。長老住此。曾見何人。師曰。從未行脚。僧師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棄寺而參方。足跡遍南北。紫柏尊者深器重之一時。法門大老。相與醇酢。無不推譽。最後見五臺瑞峰和尚。契證底蘊。開法於壽昌。禪子。壽至壽昌。實西竺來公所創。師與來同鄉。同姓人。



以師爲來後身云。師之住壽昌也不拔外援不發化主。安道信緣年迨七十尙混勞侶。率衆開王必先出後。歸四十年如一日。歲入可供三百衆。放生平佛法未離饅頭邊也。雖邊幅不修而形儀端肅。嚴霜煦日不怒而威未嘗輕意許可一人。故海內高其風。並無一言之據借爲口實者。其慎密如此。丁巳臘月師自田中歸。語衆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手書遍辭遠近道侶。勉以叩已。眞參。至次年正月十有七日。端坐而逝。茶毗心與頂骨牙齒不壞於本寺。建塔藏之。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十一。僧臘五十有奇。懸山清謂師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至其精進忍力。當求之於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及。豈非尸居而龍現。淵嘿而雷聲者耶。

### 雲谷會師傳

法會雲谷其號也。嘉善懷氏子。二十受具。修天台小止觀。往郡之天寧。問所修何如。於法舟濟。公公曰。夫學以悟心爲主。止觀之要不離身心氣息。何能脫然子之所修。流於下乘矣。因示以旨要。師力究之一日。

受食盡而不知碗。忽墮地。猛然有省。恍如夢覺。公與印可自是。韜晦叢林。陸沉賤役。閱錫津集。見明教翁護法。深心制行。立願欲少似之。頂戴禮誦。至終夕不寐。入京寓天界毗盧閣下。精進行道。管入定數日不起。三年人無知者。復愛栖霞幽深。結菴於千佛嶺。下始爲陸五臺公見。知時栖霞久廢。陸公矢興復之。願請師住持。師舉嵩山善公應命。移居山最深處。曰天開巖。巾影如初。一時宰官居士。因陸公開導。多造巖參。請師一見。卽問日用事。無論貴賤僧俗。入室略無寒溫。必展蒲團於地。令其端坐。返觀甚至終日。竟夜無一語。臨別必叮嚀曰。人命無常。無空過日。再見必問別後用心何如。故荒唐者。茫無以應。卽欲見亦不敢近。以慈愈切。而規益重。雖無門庭施設。使見者望崖不寒而慄。然師一以等心相攝。從來接人軟語。低聲一味平懷。未嘗有辭色。時士大夫歸依者。日益衆。又不能入山。願請見者。師以化導爲心。亦就見歲一往來城中。至必主回光寺。每至則在家。二衆歸之。如遶華座。師一視如幻化人。曾無一念分別心。故親



近者如嬰兒之傍慈母也。出城多至普德驢鶴悅公。實出其教師。惑禪道絕響於嘉靖丙寅冬。乃集五十人。結坐禪期于天界學人。請問直捷用心處。師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又曰。古人道終日喫飯。不嚼粒米。終日行路。不踏穿地。終日穿衣。不掛寸絲。如是用心。方有少分相應。有宰官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莫更有奇特否。師曰。不得將龜作鱉。師護法心深。不輕初學。不慢毀戒僧。有不律亦不棄之。委曲引誘。進於善。或有干法紀者。師聞不待求而往救。必懇懇當事。乃曰。佛法付囑王臣。爲外護。唯在仰體佛心。辱僧即辱佛也。聞者莫不改容釋然。必至解脫而後已。然竟罔聞於其人。聽者亦未嘗以多事爲煩。久久皆知出于無緣慈也。了凡袁公未第時。參師於山中。對坐三晝夜。不瞑目。師問曰。公何無妄念。公曰。我推我命。無科第子嗣分。故安心。委命無他妄想耳。師曰。我將以公爲豪傑。乃一凡夫耳。聖人云。命繇自作。福繇已求。造化豈能拘人耶。於是委示以改過積德。唯心立命之旨。公依教

奉行。竟登進士。有子嗣。慙師爲小師時。侍師彌謹。一日。請曰。說者謂某甲壽不長。奈何。師曰。壽夭乃生死法。參禪乃了生死法。若一念不生。則鬼神覷不破。造化何能拘之耶。第患不明道眼耳。慙師將北行。師誠之曰。古人行脚。單爲提明。已躬下事。爾當思他日。何以見父母師友。慎毋虛費草鞋錢也。其善誘掖人類如此。歲壬申。嘉禾吏部尙書默泉吳公。刑部尙書澹泉鄭公。太僕五臺陸公。與弟雲臺同迎師歸故山。諸公時時入室問道。每見必炷香請益。執弟子禮。紫柏師同平泉陸公。思菴徐公。謁師叩華嚴宗旨。師發揮法界圓融之妙。皆歎未曾有。當江南禪道草昧之時。出入多口之地。始終無一議之者。則師操行可知已。師居鄉三年。所蒙化者千萬計。一夕四鄉之人見師。菴中發火。及明視之。師已寂然而逝矣。時萬曆乙亥正月也。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餘。葬於大雲寺右。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明律篇

宋 柳律師圓覺律師傳

柳律師者是蓋持律而苦行者也。蜀開縣大覺寺有柳律師行碑。剝落其剝落未盡者。猶可摹而為言。師名法本。臨江鄉人。自幼神秀。穎異。父母惟師一子。尤愛重之。甫七歲。舉動如成人。一日忽告父母曰。兒久處塵寰。俗緣未釋。今欲棄僧為僧。願二親莫以兒為念。父母苦止之。繼之以泣。師乃絕粒不食。父母懼。姑從之。遂削髮入山。絕跡不踵家門。勤修苦行。日夕不輟。年及十五。經律論藏。無不該覽。遠近咸瞻。禮之常處。厚與師為方外交。時就請教。年九十九。一日告衆曰。緣業殆盡。吾將西歸。汝輩宜自勉。端坐而化。圓覺律師德明者。住金陵能仁寺。際遇太宗。召見。賜紫衣并御容。及羅漢像以歸。律聲振江以南。求法人望之而歸。真宗嗣位。復贈以詩章。有精勤演律達真風。釋子南禪道少同之句。二師道行在當時。必表表

一方竟爾失傳。僅於斷鐫殘刻間得其名。不得言其詳也。惜哉。

了興傳

了興。平陽萬全鄉人。宋氏子。嘗年棄俗。具戒。後歷參諸方。有聞於荆溪。尋公。遵戒律。務勤勇。頗多異迹。每誦經。有虎伏案下。而聽。或猿獻果。鳥送花。曾官築垂楊埭。祭用牛。牛脚刀奔至師所。逐者踵至。師解袈裟付之。曰。第條拆散。置埭址。可固。勿用牛也。已而果然。牛放山中。時院將與塔師。謂牛曰。汝能為我鍊泥乎。牛俛首受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牛已生善道矣。天禧改元。師坐逝。偈曰。不願生天及淨國。祇明心地。本圓常毗盧。妙性非來去。耀古騰今。遍十方。經七日。日光爛然如生。

遼 法均 附雜類

法均。族里失詳。爾菑潛幽。珠英秘潤。人莫之知。唯京西紫金寺。非辱律師異之。收為童子。究律學。謹持犯得性。自然非矯揉也。雖行在毗尼。而志尚禪悅。尋師求指。決者十餘年。封被危坐。切甚。頭然似有發明者。



清寧中被徵較定諸家章抄或有隨之謀爲代者師力求退與息貪競時議多之道聲遐震授紫方袍師號久之歸隱馬鞍山遠邇把其清風咸雍間上以金臺僧務繁劇須才德並茂者錄其事僉以非師不可命亟下雖欲退辭不可得也當是戒壇肇闢來集如雲師爲大和尚儼臨萬衆雖遐荒絕域冒險輕生自萬里而來冀一瞻慈範一領音教如獲至寶而還似有神物告語而然者遼主渴思一見上待以師禮后妃以下皆展接足之敬特旨授崇祿大夫守司空并傳戒大師之號寵以詩章有行高峰頂松千尺戒淨天心月一輪之句其見重如此後屢應巨剎一以弘戒爲事所至之處士女塞涂皆罷市輟耕忘饑與渴迺求瞻禮之弗暇一如利欲之相誘總計前後領戒稱弟子者至五百萬餘飯僧之數稱是其餘因聞而施觸目之爲壽草木不盡義孳孳焉嘗若弗逮惟恐人之知也勞而感疾雖食飲罕御而進力靡懈曉示學衆諄諄以務戒爲言以大康元年三月四日怡然別衆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二十九計聞遼主悼歎

命太嘗卿楊溫矯董後事七衆哀號如失恃怙茶毗收靈骨塔於方丈之右或弔之以詞日出齋門兮西觀日嚴岫兮嶺岵伊萬庫兮參差何獨尊兮馬鞍非以其下兮舊有人耶神燈發燄兮古玉絕瑕傳佛戒兮警靈蹟提金剛兮僞魔外高關度門兮遠邇雲奔利見龍德兮來儀帝閣師子一吼兮天駝去豆上下交孚兮如鳥破殼梵音晝宣兮宸章夕吟歎師德無旣兮懸懸千古之心師卽世繼其道者曰裕窺裕窺不知何處人守德嚴戒有師之風遼主嘉之仍襲傳戒大師賜崇祿大夫簡較太尉提點天慶寺并賜御製菩提心戒本命開戒壇說戒一如師在日年七十而化窺性退讓每事不欲上人勸人完慈止殺漁者焚網更業數十家奏罷獵地置義倉備凶歲者數處方說戒時有食魚者肉上現光氣其人懼而茹素嘗過黑椏野有童子牧牛牛見窺至隨而迎之其主卽以其牛并童子爲奉中年亦預僧務僧以事至窺先好語誘掖終於無訟其人辭謝仍以念珠一串付之歎歲嘗抵紫金寺賑飢人飽粥或告爨下乏水窺以



杖撻地掘尺餘得甘注。暨終事取足。窺既去。水亦隨。揭此窺跡之概。爾窺如是。師可勿詳而悉矣。

金 悟敏悟銖二傳戒大師傳

悟敏臨漢孫氏子。幼聰警。十四著掃塔衣事佛。時普賢大師以有道徵見。而奇之。銖爲弟子。携之入京。貌重言謙。洒掃應對。甚得其職。王公大人爲加賞識。受經於師。宏軸巨卷。他人讀之。決旬僅能周敏。一日而畢。泊普賢示寂。從法兄裕景習業。通唯識論。對衆析義。辯若湧泉。宿學碩德。無不歎息。以爲不可及。敏未嘗以是自多。遠近爭挽說法。不顧而去。謁通理策公。又見寂炤感公。密受指迪。所資益深。黜聰明。墮肢體。者又十年。而後出世。禪以自悅。戒以攝人。普賢爲戒壇宗師。第一世普賢傳窺。窺沒而傳敏爲第三世。錫紫服師號。所度之衆不減於乃祖。若父復得悟銖而傳焉。繩繩不絕。律座益尊。皇統元年入寂。壽八十五。夏六十五。敏天資渾厚。不事雕琢。護戒如珠。微細無越。且尙賢務。施至老無倦。主大道場。凡二十二處。稟戒者。逮五百萬。靜定之外。課誦行持。皆有常數。或疑

以道雜。敏笑曰。八萬法門。皆吾心之用。何雜之有。既化。茶毗。炷凝成雲。五色相映。舍利若小珠。條一條多。或相倍。徒人爭取而寶之。異哉。是亦戒光之驗爾。

悟銖字子平。臨漢何氏子。父椿。保信軍節度使。有令名。椿五子。銖當第三。娠時。母不御肉味。既誕。過中不乳。七歲學詩。書聰慧過人。年十五。懇出家。父母不許。遂不食。或諭其父母曰。宦達雖人世美事。乃或德不稱其位。福不加乎民。徒貪饕貴富於隙駒之間。違眞失性。何益於身心。從其志。可。因禮白著太尉傳戒大師。執弟子之役。受具戒。通諸經論。精旨妙義。出老師宿學上。復見佛覺禪師於龍泉。菑笏山。自是宗說無礙。化行平漢。涿易間。開圓覺楞嚴二十餘席。人趨奉法音如佛在世。皇統間。授中都右街僧錄。賜號文悟大師。尋告退歸鞍山。大興土木。了前人未竟之業。於段西北隅。作涅槃堂。曰吾蛻於是。以金亮貞元二年入寂。戒傳於圓拱。銖平生多異跡。宿村寺。適洪水發。餘屋盡壞。獨坐室。屹然。當升壇說戒。空中現五色霞。霞中列蓮華無數。坐處隱然有光。迫近則無。尤留心



唯識每發願上生日慈尊一生補處吾欲從之細窮法相耳。閣維舍利盈掬徒衆建窣堵波藏焉。

### 賈菩薩傳

廣恩和尚順德路洛水賈氏子。元初祝髮爲開元寺僧。其師亦知識訓督頗嚴。師至性過人。安納褻緊不見色詞。小異勤勤汲汲。唯恐不得師心。及受具爲大僧。振錫遠游。參見名山老宿。精進勇猛。所過有去後之思。且戒行嚴謹。少言語。慎舉動。三業肅然。六時如一。時兵馬大元帥路通鎮臨清。信向佛乘。建淨土寺。請師居之。人無貴賤遠近。爭致檀貨。金碧輝煥如天成地涌。以師道風有素。所歸翕然。故不待號召而至。策勉而成也。一日元帥願聞淨土之說。師曰。心體自淨。雜用濁之用。若能一是名著體體。卽淨心。心外無二。土淨心淨。其理無二。通聞歎服曰。可謂要言不煩。表聞於朝。賜號護國興理大師。賈法宗大菩薩。

### 光教律師法門傳

法聞。陝西嚴氏子。楚莊王之裔。以諡爲姓。避漢諱。嚴代莊也。師七歲事禪德輝公。十有五薙染。二十受具。

戒游汴汝河洛間甚久。從大德溫公學法華般若。唯識因明及四分律。溫以師任重道遠。託以弘傳之寄。因對佛灼肌然指庸表克誠。又刺血書經。隱臺山不踰閩者六年。讀大藏經五千卷。三過行業。大進帝師。聞師說法。願謂其徒曰。孰謂漢地乃有此人耶。未幾輝致書勗以兼善無忘鄉梓。師遂抗錫而西。既至耆老。驩呼曰。吾鄉之人得所師而承教矣。尋以安西王命居城南之義善寺。唐初神僧杜順示迹地也。道大振。天子聞之。被徵詔居大原教寺。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遷普慶蘭。若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銀章一品。賜遼世金書戒本。王公大臣皆仰止。高風猶景星鳳凰。無不從師受教者。延祐四年三月。跏趺而逝。以聞上惻然。賜幣數萬緡。以葬。詔大臣護喪。有司備儀衛。旌蓋送之。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三。

### 清涼信明傳 印實附

信明字真覺。五臺清涼。睦高氏子。依本山清涼寺正洪長老。削染年十四。業講有聲。二十四受大戒。述論弘贊戒章。又著孟蘭等鈔。發義精明。甚爲時輩傳誦。



加以行門自嚴誦戒讀經殊無少怠元主召見法沁宸衷賜號與國大師授僧統之職勉應之非所願也後從慶壽海雲和尚咨決心要頗有省發然不以得所解而廢所行益自督厲戒光高顯于時無兩自貴戚以下至士庶人從師受菩薩戒者甚夥化風被河朔矣六十九示寂獲舍利無數正覺寺有遺行碑存焉

榆次有印寶者亦戒行僧也四方多請住持弗應七十歲坐亡火化烈燄中有金光透出舍利如雨眼舌不壞後有人見於黃蘆嶺騎白驢而行

### 惠汶律師傳

惠汶歸德之偃武人也。驅烏之歲依耆宿紅公爲童侍。二十從大德溫公受菩薩戒。嗣法壇主恩公。既而行業日隆。道益著。從學者益衆。佛制凡爲苾芻。雖大節不虧。而細行必謹。非法不眼。非時不食。居處動作皆有軌則。所以戒昏墮而防逸德也。師守護嚴謹。雞鳴而興。坐以待旦。乾乾終日。惟佛是念。雖道行旅宿。三衣一鉢。必與身俱。制行甚高。而無矯飾之節。操存

雖固而無詭激之跡。是以而言人莫不信動。而人莫不敬。兩河之間。三監舊邑。從化者。蓋以萬數。緇素相率而求戒法者。僅僅接迹於途。承一訓言。無不懽心感戴。說法數十餘年。升壇授戒四十餘會。大臣接以師敬之禮。至順三年示寂。年七十有三。

###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 護法篇

宋 維琳傳 天石附

維琳武康沈氏子。約之後也。好學能詩。熙寧中東坡侂抗。請住徑山。繼登慧淵公法席。叢林蔚然。衆心歸附。久之憚煩。退靜於邑之銅山。結菴名無畏。自號無畏大士。建中靖國初東坡自儋耳還至毗陵。以疾告老師。往問慰。坡答之以詩。始師之居銅山也。院有松。合抱。縣大夫將取以治廨。師知之。命削皮題詩其上。



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深明月下悞他千里鶴飛來尉至讀其詩乃止宣和元年師既老朝廷崇右道教詔僧爲德士皆頂冠師獨不受命縣遣使諭之師卽集其徒說偈趺坐而逝衆以二缶覆其軀瘞山後

天石者福州侯官水西石松寺僧也紹興十年栽松三本於石上自刻石云一與寺門作名實二與山林作標致三與游人作陰涼題詩云偃蓋覆巖石歲寒傲霜雪深根蟠茯苓千古飽風月寺初名石嵩後名石松者以此天石亦可想見也

杭州報恩院慧明傳

慧明蔣氏子也幼歲出家三學精練過臨川請法眼豁然有省回鄞水菴居大梅山吳越部內禪學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築之閩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禪者至菴師問曰近離何處對曰成都曰上座離成都到此山則成都少上座此間剎上座剎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禪客莫能對又遷止天台白沙菴有彥明道人者俊辯自負來謁師師問

曰從上先德有悟者否對曰有之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舉手指曰只今天台山巖然知何得銷殞去明張目直視遞去錢忠懿王延請問法命住崇資院盛談玄沙法眼宗旨自是他宗泛學皆寂然賓服矣一日忠懿王爲法集大會諸山師問諸老宿曰雪峰塔銘云夫從緣而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而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卽且止雪峰只今在何處老宿不能對王大說署圓通普昭禪師

長蘆曠禪師傳

宗曠襄陽孫氏子父早亡母携還舅氏家鞠養長成習儒業志節高邁學問宏博年二十九幡然曰吾出家矣遂往真州長蘆從秀圓通落紫學最上乘未幾秀去而夫繼師得旨於夫遂爲夫嗣而紹長蘆之席一法窟父子接踵弘開者三世雲門之道大震江淮之間幾無別響師上堂曰金屑雖貴落眼成昏金屑既除眼在甚處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是水聲山色自悠悠啓示明切如此師性孝於方丈側別爲小室安其母於



中勸母剪髮持念阿彌陀佛號。自製勸孝文。曲盡哀懇。師雖承傳南宗頓旨。而實以淨土自歸。至感普賢普慧二大士夢求入社。其精誠可知矣。其母臨終。果念佛吉祥而逝。始卒數十年間。以安養一門。誕化繙白。從化臨終。正念如其母者。蓋不知幾何人。師持勸匡道一念。得自天性。以言難及。遠往往託筆墨。以致心焉。其勸供養。則曰。若無有限之心。則受無窮之福。其勸坐禪。則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覺之即失。久久忘緣。自成一派。又曰。道高魔盛。逆順萬端。但能正念。現前一切不能留碍。其警游談。則曰。既乖福業。無益道心。如此游言。並傷實德。其警撥。無則曰。龐解法師不通教眼。虛頭禪客。不貴行門。此偏枯之罪也。又曰。宗說兼通。若呆日麗。虛空之界。心身俱靜。如琉璃含寶月之光。可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衆流入海。總號天池。其言意至味一贊。可以知全鼎矣。未詳所終。

宗致傳 附居處子照

宗致者。臨濟十一世之玄孫。而泐潭準禪師之嫡嗣。

也。住持東山。立身行道。大爲時所宗仰。以智慧無礙之心。爲功德莊嚴之事。洪覺範慈觀閣記云。師骨面嚴冷。英氣逸羣。以荷擔雲菴法道。爲已任。說法有辯。慧護教有便行。卑叢林以宗旨爭。溝封以語言爭。是非紛然。諸方方熾。未艾名爲走道。其實走名射利。禪販無所不至。而正宗微矣。欲棄之而弗忍。欲導之而弗從。於是爲室于方丈之東。名曰慈航。又自名其號曰慈覺。猶以爲未也。建閣於大門。名曰慈觀。蜀僧居竭者。傾長財一百五十萬。以助成之。竭平生自奉甚約。所得檀信之施。毛累寸積。四十年之藏。一旦舉以施之人。以爲難。南晉僧子照者。有實行自然之智。如人信手斫方圓。皆中繩墨。慈覺使總院事事無巨細。談笑而辦。閱經管照實董其事。垢面龜手。不憚霜雪。伐山相材。運土拾礫。與蒼頭短髮。進退凡半年。而落成。竭以財施。而慈覺之志。乃克成。師弟子之於宗。皆無所媿賢矣哉。

寶覺道法師傳

永道。順昌毛氏子也。出家。宗唯識百法二論。又受西



天總持三藏密法及傳圓頓戒法於元照師咸得其要政和中賜樵衣主左街香積院賜號寶覺大師林靈素以左道罔上宣和初詔改僧爲德士服冠巾天下從之無敢後師獨毅然抗詔上書曰自古佛法未嘗不與國運同爲盛衰魏太武崔浩滅佛法未三四年浩竟赤族文成大興之周武衛元嵩滅佛法不五六年元嵩貶死隋文帝大興之唐武宗趙歸真李德裕滅佛法不一年歸真誅德裕竄死宣宗大興之我國家太祖太宗列聖相承譯經試僧大興佛法成憲具在雖萬世可守也陛下何忍一旦用姦人之言爲驚世之舉陛下不思太武見弑於閹人之手乎周武爲鐵獄之囚乎唐武受奪壽去位之報乎此皆前監可觀者陛下何爲蹈惡君之禍而違祖宗之法乎書奏上大怒命下黥流道州蔡京從容爲上言曰天下佛像非諸僧自爲之皆子爲其父臣爲其君以祈福報恩耳今大毀之適足以動人心恐非社稷之利也上意爲之少回未幾靈素事敗放歸賜死於道復教師量移近郡尋得旨放回敕住昭先禪院賜名法道

以旌護法師之謫道州也郡守僚屬皆先夢佛像倚榻入城既而師至皆善待之時軍民多病師呪水飲之無不愈者求者益多乃爲沼於營中以呪之師既還道人如失恃怙及二帝北狩康王卽位東京留守宗澤承制命師住左街天清寺補宣教郎總管司參謀軍事爲國行法護佑軍旅師往淮穎勸化豪右出楹助國軍賴以濟後奉詔隨駕陪議軍國事上欲加以冠冕師力辭詔加圓通法濟大師一日上從容謂師曰上皇爲妖人所惑毀師形服朕爲師去此黥涅師對曰上皇御墨不忍毀除上笑曰此僧到老倔強乃敕住廬山太平禪寺故事道場僧左道右崇觀以來遂易舊制師不能平詣朝廷論辯卒獲改正紹興五年大旱詔師入內祈雨結壇作法以四金瓶各盛鮮鮓喫水默祝遣四急足投諸江使未回而雨已洽上大悅賜金鉢上以國用不足敕天下僧道納清閒錢師致書於省部極論其非傷大體而阻善化言雖不行勢亦少戢紹興十七年秋說偈端坐而化闍維舍利無數塔於九山九里松



法燈禪師傳

法燈字傳炤。成都華陽王氏子。自幼時則能論氣節。工翰墨。逸羣不受世緣。控勒年二十三。剃落於承天院。受具足戒。卽當首楞嚴講。耆年皆卑下之。其師圓明大師。棄講出蜀。師侍行至恭州。而及師扶護歸葬成都。辭塔而去。下荆江。歷淮山北。抵漢沔。徧謁諸老。所至少留機語。不契振策。卽行登大洪。謁楷禪師。遂服膺戾止。承顏接詞。商略古今。應機妙密。當仁不讓。大觀初。楷公應詔而西。三年。坐不受師名。敕牒縫掖。其衣謫緇州師。跣足隨之。緇之道俗高其義。太守李公擴。虛太平輿國禪院以居之。於是洞上宗風盛於京東。政和元年。楷公得釋。東遁海濱千餘里。太湖中而止。草衣澗飲。若將終焉。師猶往從之。楷以手擲掄。曰。雲巖路絕。實在汝躬行矣。師識其意。再拜而還。七年。解院事。西歸京師。名聞天子。俄詔住襄陽鹿門。政和禪寺。師謝恩罷退。飯丞相第。堂吏抱牘至。白曰。江州東林寺。當改爲觀。從道士所請。師避席曰。廬山冠世絕境。東林又其勝處。世爲僧居。如春湖白鷗。自然

相宜。今黃冠其中。絕境其厄。會乎丞相。大以爲然。東林之獲存。師之力也。既至漢上。郡將諷諸山辦金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笑曰。童牙事佛。有死無二。苟非風狂失心。輒以十方檀施之物。千里媚道士耶。郡將愧其言而止。然天下叢林。聞而壯之。鹿門瀕漢江。斷岸千尺。寺嘗艱於水。師坐巖石下。念曰。吾欲叢林此地。爲皇朝植福。而泉不能贖衆山靈。其亦知之乎。師以杖植草根。俄衆泉發。一衆大驚。山中之人。目之曰。燈公。泉師初依夾山。齡禪師齡道孤化。而無嗣之者。僧惟顯得其旨。隱於南岳。師以書抵長沙。使者迎出。以居龍安禪寺。聞者服其公。嘗其行。初慧定禪師自覺。革律爲禪。開規未半而逝。燈藏蜂聚。故窠遺塚。十猶七。師爲一新之。長廡廣廈。萬礎盤崖。椎拂之下。五千指。十年之間。宗風大振。人徒見其婆娑勃窣。若游戲然。不知其至剛峭激也。篤信所學。雖威武貴勢。不敢干以非義。性喜施。不計有無。傾困倒廩。以走人之急。靖康二年。春。金人復入寇。兩宮圍閉。師驚悸。不言。謝遣學徒。杜門面壁而已。弟子曰。朝廷軍旅之事。



何預林下人而師獨愛念之深乎師熟視徐曰河潤九里漸洳者三百步木仆千仞蹂踐者一寸草豈有中原失守而林下之人得寧逸耶五月十三日中夜安坐戒門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泊然而逝檢其所蓄道具之外書畫數軸而已閱世五十有三坐夏三十塔全身於山口別墅慧定塔之東

萬松老人傳 附從倫

行秀號萬松河內人族蔡氏自幼不凡超然有出世志屢白父母求出家父母初難之然知終不可以世相奪因携送邢州淨土寺禮贊允公爲師落髮焉具戒後決力參究卽擔囊抵燕栖憩潭柘過慶壽叩勝默老人老人曰學此道如鍛金淬礮不盡精真不顯觀君眉宇間大有物在此物非一番寒徹不能放下子後自見不在老僧多言也師益厲精猛至寢食俱忘後至磁州參雲巖滿公遂於言下大悟曰得恁麼近始知勝默爲人處婆心切落草深也依雪巖二年盡其底蘊付僧伽黎勉以流通大法自是兩河三晉之人皆飲師名法門隱然倚以爲重明昌中章宗請

入內庭說法親奉錦綺大衣腋而升座自后妃以下皆從師受法羅拜位下各施珍愛建普度會數日之內祥瑞疊見道猷遠聞承安改元特詔住仰山棲隱寺寺先爲世宗所建奉玄冥顯公爲開山顯公故金國大禪老給田度僧雖極一時之盛然未大弘法音師登座一宣萬指傾聽以洞上孤冷不振之宗一旦得師而起之扶頽繼絕功不在青華巖下也次遷寶集萬壽又移席報恩連住鉅利道化不少衰晚年退居從容菴幽林多暇評唱宏智百頌又著請益錄踵碧巖之後屢開寶鏡之重垢甚有補於宗門學者至今傳習師天資敏利於百家之學無不淹通三閱大藏首尾熟貫雖座主老於緇檢者不敢以汗漫欺李屏山居士著論弘宗人稱使摩詰棗柏再出無以加然以日叩函文受師啓發者居多則師於法門樹立宏矣後無疾而終年八十一

林泉老人從倫者師弟子也住大都報恩寺著空谷傳聲虎堂習聽二書評唱投子青丹霞淳二公頌古其自序有云以無說之說而說其說使不聞之聞而



聞乎。聞論者謂倫公非有意於言。蓋道之所在。不得已而言之也。

### 元 雲峰高禪師傳

妙高字雲峰。福之長溪人家。世業儒。母夢嬰兒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采秀澈。嗜書力學。尤醉心內典。汲汲以入道爲請。父母以夢故。不奪其志。俾從雲夢澤。公受具戒。銳意求道。首參癡絕。冲冲曰。此兒語。纒纒有緒。吾宗胡理也。次見無進範。範猶器愛。擬以侍職。處師嘆曰。懷安敗名。遂去之。育王見偃溪。掌藏鑰。一日。溪舉臂如牛過。窻樞頭角四蹄俱過。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答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可之。尋住南興大蘆。遂爲偃溪嫡嗣。遷保安江陰。勸忠霄川何山。雲衲四來。三堂皆溢。朝命升蔣山。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有迫師求金者。師曰。此但有寺。有僧。無金。與汝偶。以刀擬師頸。盪磨之。師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刀石軍士感動。擲刀去。寺得無恙。至元庚辰。遷徑山。山經回祿。草創纒什。一師悉力興建。纒還舊觀。明年己丑正月。復火。剎那

而燼。寺衆大駭。師喟然曰。吾宿生負此山。吾償之。勿憂。憂諸人不解。狗子無佛性耳。衆爲悚然。遂竭力再營。至壬辰十月。落成爲屋千楹。計工百萬。師雖治土木。而晨夕唱道。雲衲奔湊。瓶錫几几。宴若無事。甫十年。間兩建鉅剎。如探諸懷。功亦偉矣。時教徒肆毀禪宗。上將信之。諸禪老縮項無聲。師聞之。歎曰。此宗門大事。吾當忍死以爭之。遂拉一二同列。趨京。有旨大集禪教兩門。廷辯。上問禪以何爲宗。師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循源泝流。緣詞會理。約二千餘言。如瀉泉鳴。竊以答宸衷。上大悅。自是使講徒不復有言於禪。而當世之主。遂深信於禪。皆師回天之力也。陞辭南。還以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閱世七十有五。臘五十有九。塔於寺西之居頂菴。

### 至溫傳

至溫字其玉。號全。一生邢州郝氏。幼時敏異。嘗六歲見寂照和尚。照曰。汝其爲釋氏乎。師心許之。會照避亂去。隱遼西。乃禮照弟子辯菴。訥而祝髮焉。無遺富。



公開法萬壽。眾甚嚴師。不以爲忤。與十僧同往。佐之尋爲萬松侍者。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衆。然博記多聞。百家之言。罔不該涉。又善草書。有顛素之遺法。凡萬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嘗使代應對談。鋒不可犯。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薦師可大用。世祖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辭曰。天下佛法流通。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慰而遣之。世祖征雲南。還。文貞爲言。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諸路僧事。刻印以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驛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或勸之少憩。弗懈也。憲宗末年。僧道士各爲違言。以相傾。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真僞。師從少林諸師。辯之道士義墮。自是法教大興。僧徒賴之。師遂納印辭職。每歲賜金。輒緣手盡。世味泊如也。以至元丁卯。終於桓州之天宮寺。當盛夏。儀形如生。異香馥郁。停三日。火浴之。心舌牙齒不壞。人指其地深數尺。皆得舍利云。世壽五十一。僧臘四十。

念常傳 附覺岸

念常號梅屋。華亭黃氏子。母楊夢。僧龐眉。雪髮稱大長老。託宿焉。因而娠。至元壬午三月十有二日。誕於夜。神光燭室。異香襲人。逾日不散。既長。喜焚香。孤坐。風骨秀異。年十二。懇求出家。父母鍾愛之。誘以世務。終莫奪其志。遂舍之。元貞乙未。江淮總統所授以文憑。薙髮。受具。遍游江浙大叢林。博究羣經。宿師碩德。以禮爲羅延之。皆攜謙弗就。至大戊申。佛智晦機和尚。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師往參承。於言下有省。俾掌記室。服勤七年。延祐乙卯。佛智遷徑山。師職後版。表率明年。朝廷差官。理治教門。承遴選住嘉興祥符。至治癸亥。乘驛赴京。得以觀光三都之勝。覽燕金遺墟。入五臺。禮曼殊。出入金門。討論墳典。如司徒雲麓洪公。別峰印公。自帝師以下。皆尊而愛之。自京而回。主姑蘇萬壽法席。師精通內義。外博羣書。乃取佛祖住世之本末。傳授之源流。及夫時君世主之所尊尚。王臣將相之所護持。參異同。考訛正。運弘護之心。秉至公之筆。緝而成書。謂之佛祖歷代通載。凡二十有二卷。翰林道園虞公序其首。慨僧史無續而失傳。



謙志營書事之無法蓋深有取於師言也。寶洲上人謂師此述理明事實出入經典考五宗傳殊有補於名教於是即普覺文房采摭內外典籍成編題曰稽古略與師並行於世詳略各得其宜也。

寶洲名覺岸吳與吳氏子從獨孤明禪師落髮受具與師同參晦後開法於松江南禪講楞嚴至七徵心忽淨瓶水騰湧注於懷聽衆驚愕師笑曰此偶然耳。

明 呆菴莊公傳 敬菴

呆菴莊禪師台州人也住持徑山學者雲合說法辭機迅若奔雷有呆菴語錄湮沒無傳記籍但載其答儒一編意深而遠語宏以肆轟轟然誠宗門之偉人也或以備釋內外之辯問者曰昔宋儒晦翁曰釋所謂心上做工夫本不是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稿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教所以隘也吾儒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二翁之說何如師曰不然教有內外不同故造理有淺深之異求

之於內心性是也求之於外學解是也故心通則萬法俱融着相則目前自昧嗚呼外求之失斯爲甚矣今儒學之弊浮華者固以辭章爲事純實者亦不過以文義爲宗其實心學則皆罔然也宋之眞儒深知其病又知吾心工夫爲有本是當教本抑末以斥其言語文字之非可也而復以心上工夫不是何自爲矛盾歟本既不是何謂却勝儒者乎此其不能窮心學之理於吾佛之道深自惑亂而不能取決也觀伊川之言亦然夫既愍吾道爲有內無外矣果能以道爲本得本何憂於末哉繼言枯稿恣肆又愍吾道之隘是未見其大者矣既曰佛有覺之理爲敬以直內復言要之亦不是皆反覆自惑之言耳豈眞知此理者哉若率性之說亦不出吾心上工夫必取證於易易乃心上之妙理先儒不明本心之體遂不明良知良能之所自出謂有氣而後有知乃推性命之源於氣推性爲氣中之理以性循理爲道故隨事隨物以明理不知天地人物形氣皆生於覺性之中而吾之本心妙明徧照已在思慮未發之時若有得於此即



時中之義也。失此不能少存於內。徒追求於事物之末。謂之義以方外。豈有是哉。取證於易者。易言至神至聖。皆指不可測不可知之地。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以無思無爲無感通之本。則易所證固非外矣。夫了悟之地。非學解所能到。悟則謂之內。解則謂之外。則內教外教。所以不同也。儒者專用力於外。凡知解所不及者。不復窮究。故不知允執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處。皆在思慮不起。物欲淨盡之時。踐履雖專。終不入聖人之域矣。蓋因疑佛氏之迹爲無父無君。遂不究盡其說。使孔聖之道不明。乃成毀佛之過也。惜哉。師將化。忽云。難難。二八嬌娘。上高山。老僧扶不得。言訖而寂。

敬菴莊公亦台人。自幼智慧不凡。祝髮廣慈。視輕世薄塵。遍參有悟。入永樂間。住徑山。奉詔修大典。寓天界二年。姚廣孝等諸公。交章舉住持。固辭還徑山。其嘉言善行。惜不得盡傳。采菴嘗云。敬菴嘗主越中二刹。既來龍河。全室翁以二座處之。退休一室。以風節自持。良可尚也。一日含笑而化。塔於水嶺小池之上。

### 天泉淵公傳

祖淵字天泉。雨菴其號也。廬陵楊氏之子。生有異質。永樂癸未。具戒於青原山。上金陵謁幻居戒公。多所啓發。號入室弟子。嘗對衆稱之。師不以小得自滿。然臂香篤志求道。至廢寢食者五年。始得微悟。若閉雲霧。行虛空。無所留滯。遂振錫觀方。遍禮祖塔。所至叢林。畏敬之聲稱隱然。起同輩間。壬寅。還天界。刺血書鞋華經。宣德改元。住山閣。教月山。公嘉其行。延置座。端爲龍象。表率尋爲僧錄。司舉住雪峰。未幾。大童虛席。移師居之。百廢具興。化道大行。甲寅。被召入京。命爲左覺義。時勅建大功德寺。成住持。難其人命。師兼之。僧衆聞之。皆樂從。展鉢如雲。上悅。賜田四百餘頃。以贖焉。師念禪講教三宗。名不可不正。奏以大功德大慈恩大隆善三寺爲之。錄是三宗弟子。各有依歸。傳道受業。而綱緒始無紊亂矣。又以天下寺多廢。錄學徒未廣。於符度正額外。增其數五之一。一時受度者如川。滙雲委其徒之繁。昌廢利多。錄是而興。陞右善世。發上所賜物。建大利於江寧之鳳翔。



山 賜額曰普寧禪寺。萬善戒壇。成命師爲傳戒宗師。天下學者聞師戒。皆知所守而行。不離道。寺左道北山阻溝水。泥淖往來者苦之。師同太監與安拓地三百畝。甃石作安和橋。築菴橋側。命僧守之。以濟衆。於是寒不病。涉暑則供茗飲。人歸德焉。師氣宇弘深。制行潔白。蓋湛然淵澄。浩然海蓄。凡諸世緣。無一可以動其意。其爲國家祝釐。則洞洞然盡其誠。爲諸弟子說法。則懇懇然發其趣。蓋忠於事。上勤以接下一時尊而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所度弟子以萬計。嗣與教事及主名山住大利者。又若干人。生於洪武己巳二月四日。化於正統己巳三月七日。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七。卒之時。沐浴更衣而坐。索筆書偈曰。觀世間六十一。一卽是三三。卽一團團。燦破去來踪。白日虛空。灑露書畢。瞑目而逝。異香滿室者數日。太上皇聞之。遣太監吳瑞賜以白金香幣鈔萬緡。又遣禮部主事林璧賜祭朝之公卿大夫。莫不致祭。茶毗於都城之西山。貴賤耄童送者萬餘人。得舍利盈掬。藏於功德院。靈骨奏遼南京普寧建大窣堵波藏焉。

### 真澄傳

真澄字亨渠。別號一江。江右劉氏子。系出唐中山高錫之裔。父福端。母湯氏。生時感異夢。有天香芝草之瑞。弘治辛酉閏七月。誕甫脫乳口。絕羶羶。合掌籲佛十餘齡。姚洞寇肆掠民間。母子相失。師被俘。久而得脫。投鎮守黎公爲參。隨守事淳謹。黎公愛重之。及黎公入京。携以偕道出。彭蠡瞻匡廬。天池之勝。遂願出家。叩首請命於馬前。黎公故長者。奇賞其志。許自便。師卽投廣化寺禮旌祖庭爲師。落髮受具。戒宿知漸。顯歷游諸席。通圓頓教旨。入耳契心。大爲師友賞識。所至人皈從之。師或說佛法。或示詩辭。隨方振鐸。啓迪弘多。時京都招提有變。燈燄微熄。師大感惻力爲掙拄。而事獲寢。不致橫流波及。師功居多。孜孜以弘教護法爲心者。見生平非如此一事一跡而已。歲丁巳。一日忽夢居賢坊水塘之陽。有唐復禮法師舊基。見一僧手持書券一紙。相授曰。師有力宜興此地。卽隨僧履土。窪步平臺。觀湖水石壁。獅峙象拱。日光山色。輝煌奪目。忽驚醒。遂偕客踪跡之。得廢地。恍然夢



境遂矢葺構之願。檀施雲集。雨合不數年而成。金碧交映。宛如化樂天宮。師踞座演迦陵之音。人踵門服甘露之化。京師佛法。號爲中興。云師韻度清遠。有句云。樹間風正軟。雲際日方遲。論者謂有禪意。萬曆壬午。坐化塔於西山雙槐樹。

莽會首傳

慧定字無盡。別號南泉。潞安邵氏子。貌奇偉。兩眸如電。性倜儻。不喜俗務。剃髮理會本分事。有省。詣臺山禮大士。遂發願。飯僧十萬。八千日。滿願。蒸菜粒米。必躬親之人。服其誠篤。師力藝絕人。能兼數十人。執作。又言行質直無文。以故。競呼爲莽會首。聲震叢林。所至人遮留之。答曰。易處不住。住處不易。不願行至。舊路嶺結。茹聚衆。以居。時盜賊蟠聚山半。畫地爲界。號南北大王。溝官兵莫敢捕。過客瑟縮相戒。非聚百衆。鳴金持械。莫得前者。及師莅止。盜怯師名。而伺之甚密。一日。師出菴。破旣歸。殘僧三四人持師泣。幸徒菴避之。師奮曰。不可。死生有命。賊何爲者。尋且滅之。言已。賊大至。師手無兵器。乃碎水缸擊賊。無所中。賊

知師無兵器。乃敢相近。鎗中師左脇。師手接其鎗。踢賊仆地。刺殺之。賊駭退。方入戶。檢視傷處。洞三寸許。脂腸俱出。忍痛縛固。持鎗出戶。厲聲曰。正欲捕滅汝輩。今來送死。耶。賊怯不敢前。但持亂石。遙擊師中額。願會龍泉。關兵統鄭某者。與師善意。師創盜潛以兵護之。兵到盜散。去遍山覓師。不得。逮曉。見深淵中。僵臥一血人。細視之。師也。鄭號哭曰。天乎。奈何喪此英雄人。耶。昇歸。捫其胸。尚溫。喜曰。是不死。血迷心竅耳。挾其齒。灌以藥酒。久之。乃甦。調治平復。卽辭鄭去。奮欲擊賊。或難之。師曰。大丈夫欲除殘暴。建立佛法。卽九死豈敢辭。結同志得五十二人。俱英奇。輕死之輩。諸邊將雅熟師名。至是遍謁之。假兵器。募糧草。投牒師府。督府期一舉滅盡。咸壯許之。盜渠率百餘。曹師悉知其姓名。住處。卒以兵相臨。數日間。無不就擒。斬巢穴。遂空。時師二十八歲矣。從此安立叢林。供十方雲水粥飯。以慈慧爲定課。兼行一切佛事。或修淨業。或習禪觀。或閱藏典。歷五十餘年。如一日。一日。謂衆曰。時節清平。吾將順化。速請城上宗主師來。旣至。付



以住持事將就化衆哀號師曰無勞悲戀但念世界空花苦樂夢幻卽見我已慎勿作去來想衆復哀留繪像師振威喝曰咄豎子此金剛不壞之體堪充汝輩瞻仰何用此幻妄爲遂端坐化去時萬曆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座全身山之西峰越兩月雷轟處杭僧止堂者竊窺師相髮髮已長寸許顏色如生

宗主名某全與莽師同穢盜賊者也習講律庭選爲傳戒宗師住京師明因寺旣承付託勸精弘闡從化者衆貌狀略與莽師同亦奇偉丈夫也

### 寬念小師傳

寬念小師十餘歲祝髮卽有大心一言一笑不輕發眉宇清逸端嚴見者浮氣自斂京師諸刹凡屬中貴供奉者卽以中貴爲主人僧反客焉見中貴則膜拜盡禮小師所居崇因寺亦然乃祖若師守禮無失至小師紹位則曰沙門不拜王者豈可自袈裟中失律見諸中貴問訊如律衆稍畔去香積塵封不問也而縉紳學士敬而愛之炷香問者履嘗滿年餘病瘵肌

肉落盡而起居自若時方延淨侶禮懺誦華嚴經梵音清越入室中客問曰懺宿業耶延新禧耶小師曰宿業一定當遺懺之何益眼前四大如此作苦延之何貴生長閻浮無補於衆生幻緣將盡悉衣鉢之餘燒一炷香假三寶勝緣聊報四恩三有耳行與子辭矣他時異日當效奔走言訖點首數四客去呼湯浴罷合掌念佛而化時年十九云

###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 感通篇

### 五代 一 蕭師傳

蕭公祖師蜀人生於殘唐師雪峰存和尚行頭陀行久之得悟而發通於國服大著神異閩人莫知其名因稱蕭公祖師古田有白蛇肆害師驅之溪源有毒龍爲雉師降之至於封山打洞無妖不剪無怪不除



合四境之內地方千餘里。魔氛不作。月皎清光。人無惡夢。有偈曰。剃髮還留髮。居塵不染塵。人稱三教主。了義一歸真。又曰。一相元無相。如來如不來。道全歸四果。顯法救三災。觀師偈意。是蓋大菩薩示跡度生。非專羊鹿位中人也。師至宋嘉熙間。始入滅。住世三百餘歲。火化於鳳冠殿。祥光燭天。異香普聞。火盡鄉民刻木肖師形。盛骨於內。請有司立菴奉之。錫胤弭災。隨禱而應。尤効於兩度。禮則霽焉。隨踵而至。又有蕭禪和者。長沙萊陽人。生後唐。爲弓手。催稅夜宿。逋負之家。明日逋家欲烹鵝。以待鵝覺焉。遂作人語。語雖曰。我明日當烹汝。善視諸子。弓手聞之。天未明。謂逋家曰。何以相待。逋家曰。烹鵝矣。曰。何不生與我。遂携鵝而去。因感此。出家。遍參知識。修鍊精苦。所至聖鵝以自隨。亦著靈異。一日遊茶鄉小崗。見老嫗肩水向求飲。嫗進水。遜詞曰。水非泉。恐未潔。禪和憫之曰。汝願富貴乎。嫗曰。地無泉。歲不熟食。且少安。望富貴。但得水。嗚呼。歲有年足矣。禪和卽於近山巖下。以錫杖鑿石孔七。以碗覆之。俾七日後去碗。當有泉。後果

然。蔭注千頃。後人賴之。入宋于江西慶雲寺。立化。鵝亦長號而死。二師同姓。其脫然不可思議處。又同。故合傳。

南唐 木平傳

木平和尙。不知何許人。游戲江滸。語言無度。蹤跡詭異。人不能測識。李後主尊爲聖師。嘗掛木瓶杖頭。一日赴內齋。坐頃。忽不見。後主問曰。和尙何在。因引瓶自蔽。應曰。某在此。澡浴。後主拜之。木平曰。陛下見羣臣勿言。臣在瓶中。浴。後主笑曰。和尙見人。亦勿道吾拜汝。嘗出入禁中。他日從登百尺樓。後主問其制度。佳否。對曰。尤宜望火。初不諭其意。後數年。木平卒。淮甸大擾。烽火交馳。後主管於是登望。以占動靜。後主素愛慶王。問木平壽命。曰。年七十。是歲病亡。年十七。蓋反語耳。爲建寺宮側。居之。奉事隆篤焉。本名木瓶。後訛爲木平。或云。木平山名。師居處也。法眼禪師贈詩云。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曾已曉。爲大宗匠所與。木平故箇中人。蓋混跡以警世。



者也

言法華傳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梵相奇古。語言無忌。出沒不測。多行市里。褻裳而趨。或舉指畫空。佇立良久。與屠沽者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共目爲狂。僧時至景德寺。七俱胝院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答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眞。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義。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儲之生。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上夜焚香默禱。曰。翼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來也。輒升御榻。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侵尋晚暮。嗣息有無。師其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呂申

公蒙正居政府。日焚疏請師。齋翼日。師至坐堂上。公將出。念當拜。不當拜。師大呼曰。呂老子。快出來拜。亦得不拜。亦得。呂大驚。遽出拜之。齋畢。問未來休咎。師索筆書亳州二字。及後罷相。知亳州。始悟。天衣懷公。依景德時。與師遇。拊懷背曰。臨濟德山去。懷因奮而游禪。遂大振雲門之道。兒孫珠走而玉躍。師言於是乎。驗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寂。或作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得度於俱胝院。留講肆之久。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遂獲感通焉。

河南志曰。志言姓許氏。自壽春來居東京景德寺。爲人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勁。初不可曉。後多驗。有具齋薦鱸者。則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羣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纜引舶而濟。客至都下。志言謂客曰。非我汝。奈何。客猶記其貌。真引舟者也。後卒。仁宗以眞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

清淨全了二師傳



清鋒福州人也。初參法眼。眼指兩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中。初不喻。後閱華嚴。了悟其旨。因入山求卓菴之地。至四明。登高四望。投以一石。石所住處。吾其止焉。遂結菴居之。既而錢忠懿王聞其名。命主靈隱。署了悟禪師。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師說法也。一日。王閱華嚴經。知震旦有支提山。爲

天冠菩薩住處。乃大集諸山耆德。問之。無能知者。唯

師道所以然。甚詳。王曰。非師一往不可。隨遣人偕行。至海濱。踪跡聖境。入深山。行三日。時有鐘聲。白猿相導。而前。師至。心頂禮。見幽林中。有一大利。扁金書古佛大華嚴之境。既入寺。殿閣崢嶸。衆盈萬指。菩薩千彌。儼然居上。異香襲人。光明射目。師默想運。誠隨喜。竟夜既曙。依然在林莽間。所見乃化刹也。師還報王。卽其處建寺。如師所見。鑄天冠千身。航海入山。至中流。颶風大作。舟重欲沒。相視無策。遂沉像之半於水。既濟。其半沉水者。已先至其地矣。其異如此。

全了永嘉人。遊方至荊州。入天竺山。遇一異僧。謂曰。汝緣在浙東。當得名山居之。爾鄉有諾詎那尊者。

道場適當興與宜。自爾勉成之可也。了詰其處。僧曰。地以花名山。以鳥名。中有龍湫。尊者宴息地也。了歸而遍訪。至海濱。見山水清奧。愛之。問土人。土人曰。此芙蓉村。鴈蕩山也。了恍然心悟。遂入山。結茆。要會處。曰芙蓉菴。以居之。卽今之龍仁也。鴈山之題實自了發之。其人放曠不羈。時目爲了莽蕩。

鰓子和尙傳 附遺書

鰓子和尙。名智儼。居華亭靜安寺。七月十五日。村郭設盂蘭盆。寺僧赴請。殆盡。惟儼在。寺有胥村人。嗣來召僧。而無僧可召。欲拉儼往。儼曰。但歸。辦置吾。隨來也。乘小刼而行。見捕鰓者。儼從買一斗。索水噉之。無遺。謂漁者曰。齋回還汝直。且叮囑舟子。勿泄。至村舟子不能忍。齋家聞此。厭薄之不。請上坐席地。一飯而無。以辱焉。師憮然納受。還見漁者曰。何饒舌。今日齋無錢。奈何。漁者曰。無錢。但還我鰓。曰。此易復。索水飲。隨吐出活鰓。盈斗。還之人以爲異。因呼名鰓子和。尙儼異迹頗多。海濱人皆能言之。及將滅。斂蒲草爲萬餘緇。懸廊廡。問謂人曰。與諸君作緣事。遂坐脫人。



爭赴施錢懸繩皆滿用建佛閣於寺中至今寺稱殿  
子道場

道嵩者伍姓溫州樂清人受業於東菴放蕩不羈人  
日爲嵩顛偶二水牯鬪於路人莫敢近嵩直前兩持  
其角呼其名諭之牛解而去嘗有飯僧者欲召嵩潛  
書其名焚之中庭翼旦嵩至衆咸以其自來主人言  
始異之後亦坐脫

### 無門開傳

慧開字無門杭之良渚人俗姓梁母宋氏禮天龍肱  
和尚爲受業師聞月林觀公開法於萬壽師同石霜  
印公往謁之林令看無字話六年迥無入處乃奮自  
剋責誓云若去睡眠爛却我身每至困劇時廊下行  
道以首觸露柱一日在法座邊立忽聞齋鼓聲有省  
成偈云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萬象森  
羅齊稽首須彌踰跳舞三臺入室通所得林叱曰何  
得見神見鬼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自此機語契合  
嘉定間出世住安吉報國遷龍興天寧黃龍翠巖蘇  
之開元靈巖鎮江焦山金陵保寧淳祐間還里于西

湖北山林木幽蔭處樂而居之有石自山趾斗折而  
上磴研不合如礪師之來其下剴然出泉色紺而甘  
冽澄若重淵言者謂師自黃龍移是山蓋龍隨師錫  
而歸也遂呼其石處爲黃龍洞而峰爲黃龍峰是凡  
夏雨初霽有物蜿蜒松上氣第第而黃其黃龍焉時  
境內大旱少保孟珙丞相吳潛鄴清之奏師道行致  
泉自湧龍時現必能爲蒼生救枯槁也有旨召入文  
德殿演法師升座無所說唯嘿坐雨應時大作遠近  
普洽上喜甚問何以致是師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上悅賜號佛眼禪師被以金縷伽梨勅祠黃龍曰靈  
濟侯于黃龍峰下建護國仁王寺撥平江官田三千  
畝命師開山師形體燈小其赴召也指日觀衆而後  
踰關施重城於座級而升焉朝士多竊笑之師誓弘  
法教惟自諱報身不偉洞之顛有玉峰一片削成插  
天瑩如脂肪高二丈餘因命工肖已形長丈許飛雲  
隱其足綠背光徹蔚起盤龍首蟠繞右向遠左寶可  
俛入前施案焉皆就石勢鏤之幻若從地湧出而登  
坐於空中者私祝云願後有身視此師遷化之夕錢



塘孫氏婦夢一僧篝燈自稱開道人寄宿翼日產男子後爲大禪師即中峰本公也師法嗣爲永嘉見和尚高峰語石屋云溫有瞎驢是也亦爲大宗匠不墜家聲者

肇公奘公傳

原肇通州靖海潘氏子母朱氏邑之利和寺妙觀其諸父也携之出家事瑜伽教師六七歲即能詩脫口可誦未嘗見其執卷習學既爲僧嗜酒肉無日不醉飽酣呼叫嘯嘖狼籍寺衆惡之後忽顯神異人莫之測嘗就江洗酒壺翻裏作表蕩軟如麪有時大醉過市吟云麥浪青於水浪梨花白似梅花詠之不已一賣淨鱗翁質師曰醉和尚只好兩句下韻來不得也師忽以手約其頸曰好送醉僧歸寺一看江月還家殿中塑佛質而未金寺主優募之師曰無事募我明日爲佛上金但不欲人見衆相顧而笑次日天未明宿醒方劇忽起排闥入殿攀座而上腳踏佛肩手按佛頭引頰而哇之其物淋然而下殿主見之倉皇報寺主衆集開殿門師歎曰來何早也遂下行且罵

曰賊賊自是不復還寺矣視之唾所及處皆成眞金止於佛胸而已衆始知師聖人也後見徑山浙翁琰禪師以師根器警敏欲大激發未容其參堂見即喝出且問曰泗州大聖爲甚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着翁又喝久之大悟彈指一下云吽吽送入室掌書記翁既寂師因繼席值歎除通券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轟雲衲踵至不減翁全盛時師自渡江而南無復故態實經諸禪老磨琢故收斂精光行止謹密若與前隔世者其題喝石殿詩云皓首來迎宴坐師山嶽易地致俱抵要知弘法回天力但看精誠裂石時蓋託古以自見耳將寂囑其徒曰爲吾附一穴於東澗見生死不忘奉師之意東澗翁葬處也

元奘永嘉人爲嘉福院僧飲酒啖肉日與兒童嬉戲市人呼爲奘顯見人即覓酒努日張拳爲金剛之狀見者絕倒雖夜醉至四鼓必起誦法華經天明復入酒肆醉時遺溺滿衣未嘗浣濯無穢氣忽一日遍辭諸酒徒刻期跌坐而逝



二頭師傳 附瑪瑙師

濟顛者名道濟。明顛者名□明。二師示跡同時而各  
那然。皆以素風。顛人因稱濟顛。明顛。濟顛之顛爲尤  
甚。飲酒食肉與市井浮沉。喜打筋斗。不著禪形。嫖露  
人。嫺笑自視。夷然出家。隱寺。寺僧無不唾罵。逐之  
居淨慈寺。爲人誦經。下火得酒食。不待召而赴。吟詩  
曰。何須林景勝。澹湘只願西湖化。爲酒和身臥。倒西  
湖邊一浪來。時吞一口息。人之諍。救人之死。皆爲之  
於戲。譁談笑。問神出鬼沒。人莫能測。年七十三。示化  
明顛者。潦倒猖狂。衣不蔽體。大雪中袒膊跣足而行。  
手弄摩鉢釘。遇瓦礫拾置袖中。人誠語相向。則答以  
機鋒。或侮之。則耐以狂言入市。羣兒爭挽袖覓錢。或  
與之一錢兩錢。或不與。喧叫語笑。衢路闌塞。人或飯  
之不問。遠近識不識。皆凌晨而至。或受贖。或不受贖。  
或反探袖出錢置几上。不謝而去。一時倭奴見之。羅  
拜云。曾向海中失風。得此僧。幸免於死。且能詩。或持  
菖蒲索題。隨口云。根下塵泥一點無。性便泉石愛清  
孤。當時不惹湘江恨。葉葉如何有淚珠。與濟顛實未

相識。偶過於朱涇。日之曰。噫。濟顛贈之詩曰。青箬笠  
前天地闊。碧蓑衣底水雲寬。不言不語知何事。只把  
人心不自設。二頭俱南宋。

宋亡。又有瑪瑙寺。顛僧豪飲。不羈。往往出憤世語。善  
畫葡萄枝蔓。虬結寫詩文於上。寓意深遠。楊總統以  
名酒啗之。終不濡唇。見輒罵曰。掘墳賊。

通慧傳

通慧。汴人。姓張氏。俗名文。禿髮。隸白雲寺。寺主命掌  
廁。廁有盥盆。有市鮮者。沃於盆。慧怒。偶擊之。仆地死。  
懼奔華州。總持寺。久之。爲寺長老。德行有聲。忽日。三  
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其故。曰。日午自見。  
遂趺坐。以待時。張魏公浚。提兵至闕中。一卒持弓矢。  
入法堂。睜目視慧。將射之。慧笑曰。老僧相候久矣。卒  
曰。一見卽欲相害。不知何雙慧語。以故卒悟曰。冤冤  
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譬如  
今立地往西天。視之。已立化矣。慧卽索筆書偈云。三  
十年前飄蕩作下。這般模樣。誰知今日相逢了。却向  
時魔障書畢。泊然而化。



德聰法寧二師傳

德聰姑蘇張潭人生仰氏初入杭淨光院領具戒於梵天寺參游諸方得心印太平與國中結廬華亭余山之東峰有二虎爲之衛名大青小青行則隨侍前後有禪者造焉見掛一裘梁間問之曰此佛經也問嘗讀否師曰如人看家書既知之矣何再讀爲嘗曰古人貴行吾何言哉其他問皆默不對嗣住超果慶依尊者自杭奉觀音像來師預知之曰三日內當有主公至及期果然天禧元年七月跌坐而逝閱月貌如生葬余山峰後遷於南嶺

法寧者先住沂州馬嶠山淨居寺人稱曰馬嶠禪師一日航海抵青龍有章妾母夫人高氏夢天神告曰古佛至翼日如夢候之師適至奉迎止錢氏園其夜地有光掘之得碑云大唐禪寺福德橋下又得金剛佛像於是建寺崇事焉後右丞朱謂迎師主余山昭慶而卒塔於方丈東偏師嗣雪竇明明嗣長蘆和嗣法雲本雲門裔也

僧伽傳

僧伽姓吳氏名文祐宋初信豐人止於縣明覺院畢止跌宕人目爲狂嘗書松柏上曰趙家天子趙家王言趙氏方興如松柏之茂也縣民曾氏老無嗣知僧伽有異設飯禮之未及召黎明排闥入曾氏膳甚豐僧伽曰當以珠報曾果得二子學佛者孫德自汀之南安謁定應禪師曰粵都有人禮我何爲孫不悟曰僧伽吾法子也孫告歸師持一扇付孫曰爲寄僧伽舟將抵邑僧伽候之邀曰我師扇安在孫以扇付之莫能欺一日昏暮詣寺中闔戶跌坐而化蓋祥符己酉六月日也

東松僧傳

東松僧不知何許人機變莫測與人語應答如響人疑之後無不驗岳武穆嘗提兵過問僧何處響滑滑僧遽應接竹引清泉岳云春夏嘗如此僧應秋冬亦自然岳心奇之先是僧種芋爲土墾砌壁塗之不使人知及岳過請得稿三軍僧乃挖壁間芋作羹以給殆遍岳益奇之及進岳麪置醬麪底待其菜而與之謂曰好食攪動有醬語多隱岳心解之不能題詩於



壁而去。後及福始悔不從東松僧言。秦檜以爲僧嘗教岳使李吉往殺僧。僧先知題詩云。急忙收拾破袈裟。鐘鼓樓臺莫管他。袖拂白雲歸古洞。杖挑明月到天涯。可憐松頂新巢鷓。猶憶籬邊舊種花。好把犬貓隨帶去。莫教流落野人家。以佛像一軸置菴西橋。復題壁云。李吉從東來。我向西頭走。不是佛力大。幾手作場醜。乃遁入山中。距其菴不一二里。吉見詩。尙欲追之。及展佛像。始見爲一俄。乃成千吉。錯謂不知所爲。讚歎而返。後於遁所坐化。所置佛像橋爲千佛橋。

### 照伯傳

照伯不知何許人。居台州崇教寺塔下。夏坐則向日。冬臥則擁雪。或引紙縱筆疾書。初若狂言。旣無不驗。宣和己亥正旦。忽持一巨軸與一往還士人。絨履甚密。已乃行哭於市。其中所言。自方寇猖獗。次及遼亡。迄於高宗南渡。按其日時。若合符節。一日忽辭寺僧去。或問何往。曰。不天台不五臺。不東去不西來。沿途誦詠。數日。跌坐塔下。視之死矣。衆欲舁入寺。忽躍起。狂走從寺後登山。緣高如猿。猿衆隨卽之。望木杪騰

踴者數十。莫知所終。

### 黑漆光菩薩傳

法明莫詳族氏。示蹟於萊州卽墨縣之荊溝村。以試經得度。於郡之崇福寺。師以讀誦爲行。於讀誦中。惟精法華。心念口演。無非是也。時人稱之爲明法華。所至利生。拔苦無不獲濟。人仰之如珠王。藥樹焉。每游州邑。聚落間。遇孕婦垂產。危難莫測之際。師入其家。爲講藥草喻品。或安樂行品。卽獲無恙。舉之如掇。於無子之家。講普門品。或普賢勸發品。所求卽遂。且具德慧之相。又有木客木筏爲風濤所敗。奔命求援於師。師示以觀世音號。俾其至誠急誦。遂獲安流。而達其所。如此非一人。心所向。莫不應之。如影響。奉之如神明。後值歲大旱。禱籙不應。民憂惶無措矣。師命衆聚柴爲棚。曰。爲諸君捐身。以致雨。衆跪拜哀號。師卽登棚。火從頂出。熾然而熾。彈指頃。雨至。大霖三日而止。焰在雨中。亦不息滅。如日之數。旣霽。觀之。見師真身。危坐灰燼中。曾無少損。黑而有光。奇矣。有司以聞於朝。賜號黑漆光菩薩。仍詔漆其身。迎歸京師。大慈



寺以永瞻奉云有贊之者曰開普濟門應衆生器一月衆水光無不被覺天之雲大地甘雨等慈無緣均沾苦窳樹精進幢火寒冰熱虛空贊揚萬象聽說

印肅傳

印肅號普菴袁州宜春余氏子生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他日當自省既覺以應示其母見當心有一點紅瑩大如櫻珠未幾從壽隆院賢公出家年二十七落髮具戒師容貌魁奇智性巧慧賢器之勉讀法華師曰嘗聞諸佛元旨必貴了悟數墨巡行何益於事遂辭師游湖湘謁牧菴忠公於大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豎起拂子師遂有省尋歸受業院院有鄰寺慈化者衆請住持無嘗住師布衾紙衣調粥二時禪寂外唯閱華嚴經論忽大悟遍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境界述頌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岳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自後發爲語句動悟幽顯有不期然而然者一日忽一僧冒雪至師目之喜曰此吾不請友也拉與寂坐交相問答或笑或喝僧曰師再來人也不久當大興吾教乃

指雪書頌而行自是慕向者衆師隨宜說法或書偈與之有病患者折草爲藥服之卽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者與之頌咸得十全至於祈禱雨暘伐怪木毀淫祠靈響非一繇是鼎新梵宇或問師修何行而得此師當空一畫云會麼云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將化書偈於壁集衆垂示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立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踣跌而逝乾道五年七月也世壽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塔全身焉

從登傳

從登福州懷安周氏子母夢僧伽願爲己子十四月乃生幼穎異能通經屬文攻書善草隸棄儒爲釋削染自號蒲菴唇舌如風日集衲子談立義接儒生論經史初至石門陳聘君易蔡郎中樞聞其名邀與同居答曰吾欲作海口橋以度衆生未暇居此至海數歲橋成比還而聘若已亡遂居石門時或言人禍福事多應里儒陳文虎未弱冠見之師謂曰子至二十九當預薦至四十二嗒呼而止其後一如所言每爲



詩文初不覃思。援筆立就。氣格雄放。陳西軒林艾軒劉著作兄弟皆刮目遇之。晚歲歸寓縣西之清源里。盧尉欲試其才。夜遣人遺以菖蒲石立索詩師走筆復之。曰。半夜敲門聲剝剝。風擾長空月欲落。九重洋外雷聲號。萬頃浪頭雲色惡。地神失却洞庭山。蒲菴化作蓬萊閣。盧郎寄我意何多。七十二峰添五岳。盧服其敏慧。歸寂之日。火化烟浮乳崩。皆爲舍利。徒輩立塔於林洋菴。

### 賴僧傳

僧慧五六歲時。寡言笑。不如輩。無何父母相繼殂逝。慧投羅漢寺師古空長老爲僧。誦金剛經有悟。年二十辭長老游方外。幾二十餘年。開寶初來滴水巖。關石掃土居。之日誦經端坐蒲團。竟夕不寐。遂得通明。言休咎輒應。鄉人有游巖者。慧曰。好歸好歸。家中得不醫之疾矣。及歸妻尙無恙。及夜得暴病卒。有失牛者。覓數日無獲。往叩之。慧曰。在某鄉某山之麓。求之果得。見捧心者。慧曰。汝患心痛乎。削蜂巢石水飲之。卽愈矣。既而果然。年九十餘。將入寂。書偈几上。曰。生

也。了死也。了九十三歲。磨多少。而今打破太虛空。一輪明月清皎皎。皎坐化旬餘。鄉人始知昇而陸之。顏色如生。破襖上香氣噴然。乃曰。賴公佛也。像祀之。遇旱禱其像立應。因生于歸化。賴家山。故人稱爲賴僧云。

### 金 法冲傳

法冲大師不知何許人。居五臺山。神異莫測。大定中黃冠蕭守眞上奏請與沙門角力。金主許之。師應召入京。止昊天寺。明日於殿庭相試。蕭能飲斗酒。自若。謂冲曰。沙門能飲乎。如弗能則出吾下矣。師曰。吾能一飲十斛。不足爲難。但吾佛有戒。沙門不得飲酒。請加砒霜鴆毒於中。我與若飲。庶不爲犯。若能飲之乎。蕭曰。請沙門先之。師手持毒酒。口誦呪。飲之如吸水。飲畢。倒器相示。無遺。然涓滴卽滿。盛一器與蕭。蕭毅煉不敢受。師曰。汝出吾下矣。蕭猶大言矜高。師於地畫金剛圈。呪之。蕭不覺投入圈中。汗如雨下。醜態狼籍。盡力求出而不能。上勸師捨之。師曰。若非帝前。吾以金剛杵碎爾首。金主大加賞賚。賜儀仗。送還山。敕建萬歲寺居之。



元 無住傳

無住不知生緣何所嘗往來西華縣中自名無住人亦呼爲無住嘗居壽聖寺瞑目獨坐旬日不食書門日來時不知何處來去時不知何處去不復見風道人髡髮行步踉蹌不知所從來茫茫烟水歸何處至正間寓提城寺逢人則指天畫地言天下當亂有時倒臥泥潦中如醉人羣兒逐之大笑或大哭人問福輒奇驗與之錢不受與之食則大嚼數升立盡或不顧而去嘗偃臥中庭夜半雪深三尺周身無雪酣睡三日乃起一日忽遷去邑人遇之襄陽城中托致聲住持某公計之卽去之日也

志誠傳

志誠縉山楊氏子父林以身材事太祖爲都元帥母房氏生二子師爲長有出世志年十六父母爲娶婦不從強逼之剪髮而逃入京師禮七代宗師出家受大戒師跪而請名宗師問爾何志對曰誠而已遂以命之自號寂菴志業精勤風神爽朗顯密要義游刃若虛謹持犯之科弘慈攝之行至元丁丑歲爲大都

路經錄丁亥主清安寺明年得隙地都之靈椿里建廣化菴若居之受徒三衆望益隆成宗踐位降曆書賜號靜炤妙行大禪師諸路頭陀教門都提點師平生多異跡通靈感化驚耳悻目之事人莫測是凡是聖嘗靜居有異氣縷結作善財合掌形在師上夜寢人見有白光洞胸經時不散有時羣雀聚師頭頂上如立朽株都人鄒氏女爲魘魅所憑且久師以念珠拂之立止嘗有所見宗師遣其徒李純輩四人往江南踰年不返師坐見李至且問其介及宗教事甚悉有頃李果至所言無不合又一日見許善友從保定來言寂炤師沒已而果然若此甚衆嘗有盜入室戒勿捕或橫逆相加置弗較大德乙巳秋將化手書發菩提心論并金字戒本授弟子法雲語以宗門事曰吾將行矣然香易服右脇果足而逝壽六十五閱維得五色舍利三十二粒塔於清安寺傍自入道至涅槃垂五十年弊衣粗食持諸部密呪仡仡朝夕未嘗以寒暑暫廢精專之功自能至靈是亦澄什之流亞歟



明 烏斯法王傳 附何濟

葛哩麻烏斯藏人也。道懷冲漠。神用叵測。聲聞於中國。永樂間。我太宗文皇帝遣使西土。迎之至金陵。道啓。聖衷詰封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師。性耽靜隱。不任羈煩。奏辭游五臺。上眷注殷勤。留之不獲。乃賜鑿輿。旌幢之儀。遣中使衛送於五臺大顯通寺。更敕內監楊昇重修其寺。兼修育王所置佛舍利塔。以飾法王之居。先是。上與法王幸靈谷寺。爲皇考妣設薦祀法壇。感塔影金光之瑞。及法王入臺山。上眷戀不能釋。然因思前瑞。再幸靈谷。上嘿有所禱。是日視瑞。相倍前。丁亥四月。上遣使致書於臺山大寶法王大善自在佛。其書略曰。朕四月十五日。與弘濟大師詣靈谷。觀向所見塔影。文彩光明。珍奇妙好。千變萬態。十倍於前。雖極丹青之巧。言論之辯。莫能圖說其萬一云云。此皆如來大寶法王大善自在佛道超無等德高無比。具足萬行。闡揚六通。化導羣品。實釋迦佛再現世間。而乃顯茲靈應。不可思議。朕心歡喜。難以名言。

略此相報。如來亮之明年。辭上入滅。火化。是年。函谷關吏見法王翩翩西逝。上所賜玉珎回奏。上驚歎不已。敕太監楊昇。塑像於顯應法堂。以永瞻奉。何濟雲南人。持明精進。往見法王。法王與授戒法。密書大著靈德。正統中。奉詔從征。麓川結壇行法。有功。天順六年。詔入對。未幾而化。上遣禮部主事曾卓諭祭。

皇明通紀云。命西僧尙師哈立。厥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皇考皇妣。尙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於都城。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橋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鏡中廣能二師傳

鏡中雲南曲靖人。蠻族也。正統間。住荒落一古寺。習



苦行四十餘年。鐵板一蒲團。終夜不寢。一夜數珠散  
落暗中。探之。集成串。汲汲如救頭然。或問師何苦  
如是。師曰。不苦不成。真吾煉睡魔耳。人因以真峰長  
老稱之。一日。謂其徒曰。有客至。須預備齋食。其夕。盜  
十數人突入。師曰。虛無恐。孤來意。奈何。遂手爲裝裹  
飲食之。盡室以行。盜負所得。竟夜奔趨。自喜離人遠  
甚。及天明視之。但旋繞兩廊。間尙未出寺門也。盜衆  
羅拜請死。師慰而遣之。師欲建彌陀大殿。卜地得一  
龍潭。祝曰。爾龍須上山。借我此地爲伽藍。未幾水遷  
於山頂。

廣能。貴州人。正統間。卓錫月潭寺。守戒精謹。嘗誦讀  
華嚴經。得聞持力。有虎突入寺。僧行驚走。師不爲動。  
虎登堂見師。遂妥尾而去。問曰。師有道乎。師曰。華嚴  
力也。因戒衆隱其事。歲已巳。苗夷寇興。隆箭入寺門。  
僧衆逃避。請師行。師曰。吾辛勤結構。安立三寶。誓同  
存亡。獨守不去。寇旣至。欲殺師。師曰。幸戮吾於外。毋  
汚此佛地。賊義而釋之。且戒同暴。毋毀寺。寺賴以全。  
寇退。衆問之曰。華嚴力也。

馬跡和尚裴和尚傳

馬跡和尚。福州懷安人。陳氏子。洪武初年出家。結  
茅居鼓山之大頂。卽劣巔峰也。裴和尚。台州人。亦  
國初僧。時往來天台山。人以裴和尚稱之。不知其姓  
裴也。名裴。也有異跡。嘗携一小兒出游。途遇虎。妥尾  
馴伏於側。小兒歸。語父母。師摩其首曰。莫說莫說。兒  
遂失音。有施師履者。亟穿走泥濘中。施者心悔。師還  
之視之。曾無纖染。一日訪檀越周氏。遇周婢採桑在  
野。師遽前擁抱之。引手捋其頸。似解縛狀。婢驚怒告  
其主。主責之曰。出家人何輕薄如此。師曰。七日後當  
自知之。主訝其語。至日置婢於室。以人守之。夜分守  
者假寐。醒視婢已經死矣。問師。師曰。昔見鬼以十索  
鎖其頸。吾斷之。未盡耳。華頂寺設修誦道場。師戒寺  
主曰。明日有火殃入寺。又明日火必起。次日忽一婦  
人從轎馬婢僕甚盛。乃頂會建齋者。寺衆謂得檀施。  
心獨喜。謂師曰。火殃安在。師曰。今日齋主是也。汝等  
惟恐失之數也。奈何。忽火從中發。一寺爲墟。師幻跡  
甚多。山中父老猶能言之。後示化於天台山。化後語



虎小兒始能復言馬跡之跡。略與師同。凡期望必還家。謁父母家去鼓山五十里。且石磴崎嶇。鄉人怪其來。早後期先往伺之。固跣步未嘗下山。而仍至家如嘗福州路總管郭琛吳之舉爲僧。判遂逃去。不知所終。二公示現海濱。與天風海濤同時。答響誠不可思議人也。

### 不二傳

圓信京兆之房山人。薙髮白雲山禮大僧德敬爲師。往來上方紅螺之間二十餘年。行脚所至爲武林淮安六安終南。每住輒數載。以嘉靖庚申至太嶽駐錫。虎耳巖穴而哮者爭避匿。去倚石爲屋。稍稍剪夷其積。圍瓢數十餘。踞石沿澗出入。幽花美箭之中者。繫藥如笠。巖上蓮池二澗。可二丈。旱歲不竭。蓬室三方。廣當身。所得一縷一縷。盡以供十方游衲行之數年。遂成叢林。傾震且士女號呼悲啼而至者。不至虎耳巖。猶未躋巖也。至巖不頭面頂禮者。自以爲怪。緣必痛哭去。否則謹伺巖扉外。經數日得一見。則喜過望。以故虎耳巖之名遍天下。計賢士大夫之轍以日至。

尙方之賜。披庭之供。以月至。自嘉隆以來。耆宿之者。聞未有若師者也。然師務爲密行。不以解顯。應機之言。多依孝敬。無摩照。猶乳母之於孺子。金錢湧而至。拒不納。有贈精者。付嘗住。作供四十餘年。影不出山。跌坐一龕中。如朽株。雖利根之士。好爲奇談。詭學。者。睹其顏。莫不肅然。增敬。師夏臘最高。逆其生。當在宣成間。諸徒屬。試以臘叩。不答。嘗簡其篋。得舊縑衣。忽云。此武皇帝七年。王城中。施食所得衣也。叩之。復不答。後終於山。慈聖出藏金爲師治塔焉。巖蓬頭者。裏人曰。謙彌陀。佛數萬聲。性高潔。施嘗累千金。揮之如塵土。踪跡甚異。人不得而凡。聖之亦絕世奇人。不二之流也。

明河曰。或云不二。姓徐。世爲襄善門。徐生長不二。送出家。娶妻入五臺山。修行不二。尋覓父母累年。得於冰雪堆中。見不二。大怒曰。不肖子。何敢遠。奔來。汝以我爲父母。我已出家。以我爲知識。我未悟道。大丈夫出世。孤峰絕頂。一間草屋。了辦自己。不暇尙當爲生死愛情。所使。至於此乎。速去。無落。



吾事不二遂南還居虎耳巖爲世大知識雖不二靈根夙種固有自來而開發之助亦緣父母團圓一門又出襄地或自龐家人再出不可知也

別傳老人傳

慧宗別傳其字湖廣雲夢汪氏子生而凝寂不樂世相七歲投白鶴寺出家九歲有王居士者引之入蜀至重慶茶江石門寺受具戒嘉靖甲午登峨眉顯禮佛次時雲氣乍斂杲日當空見金色異人乘小舟歷銅塔崖而沒述於得法師謙公公曰爾大有緣此菩薩示現也自是以荷擔山門爲事矣居山四十年自白水至山巔樓觀像設之屬無不鼎新充拓儼如天宮化城隆慶己巳始出山游京師渡南海禮觀音大士入五臺有終焉之志師生平嚴持戒律不喜作紙墨文字曰三藏教典亦是糟粕更饒舌何爲先示寂三日忽云將西歸澡浴更衣結跏澄息誦佛號不輟至期召諸弟子曰吾素不留文字今日不能無言因唱偈曰生本無所生死亦何所有這箇臭皮囊今朝成腐朽弟子鳴鐘鐘止忽開目續唱云云安然而逝

世壽八十一僧臘七十五塔在四會亭下師生平靈異最多嘗至新津興化寺鍊排不勝勞苦白板首求退遂往富民某氏之門跌坐七晝夜乞若干緡齋僧主人初不樂施至夜光明徹屋驚異跡之光從師坐處起始皈敬焉又往漢州金堂縣擊魚募化其聲所應不定東擊西聞西擊東聞一夕大雨師不出戶魚聲亦遍田野村民物色之師但安坐神祠而已其渡海也見白衣大士坐金色蓮花冉冉雲氣中弟子鎮滄未剃髮時從師荷擔甚疲師問曰耐煩乎應曰諾行一二十里復問答如前不少惰乃於雙飛橋爲滄落髮憐其愚令炷香跪大士前頂水盂誦祝聰明呪一百遍歷年至白水猶如此一日寺災滄跪請師休去師數而罵之滄於是作入水想祝空曰殿宇既空願保庫司無恙遂歸庫房默坐頂水宛如火至自滅乃知師平生造就弟子皆此類也馮司成夢禎請別傳老人踐履純白以莊嚴道場爲佛事其向上一著子雖不聞其音見何人嗣何家宗派要之乘願輪而來不可以凡情測者也



安岳了悟傳 附錄

了悟號無際。一號靈骨。安岳人。生莫氏。幼傭於大竹。馮平里黃友諒家。能辨異他傭。嘗有人代爲耕牧者。黃異之。妻以義女。相對疊膝坐。如賓客。未嘗小涉溫。媛與同作語。皆佛法。黃益奇之。因結菴。使居以成其志。如時送飲食衣服。無闕。一日。義女私送一兩鞋。師訝曰。此何來也。遂引刀碎之。說偈謝主人而去。削髮於定遠之羅圍寺。師事本真長老。本真爲言幽谷和尚。爲當今善知識。卽躡躡往參。獲證心要。因而發通。大著靈異。四方無賢愚。咸歸向之。登座說法。天花如雨。嘗經巴之劉何鄉。鄉人禮之。師說偈曰。天下大旱。此處半收。天下大亂。此處無憂。所言罔弗獲驗。自是從者日衆。所至騰沸。或以妖妄惑衆。拘於按察獄中。晝則端坐。夜則出募錢。修獄壞屋。至今獄無鼠虱。蚊蚋師居安岳四十餘年。永樂中。召詣京師。命爲宗主。登壇說戒。賜號大善知識。後居南京牛首寺。一日。集衆說偈。我元無我。光明圓陀陀。蕩蕩任縱橫。處處無拘鎖。端坐而化。賜祭給傳。還葬木門所著。

語錄一卷行世

師之詞曰。靈源字不二。鳳陽薛氏子。神采穎秀。講無際。授以無字話。久之。有省。樂廣安山水。結茅扁曰雪骨方時。太宗遣使纂修天下。及訪仙釋有顯跡者。有司忽而不錄。源作文自上之中。寓規諷。知州朱亨。惡其妄奏之。取至京。下于理問。狀甫及門。泊然脫化。上聞之。歎曰。失此僧。朕無緣也。賜塔北門。

月天傳

月天未詳何許人。目雙瞽。天順末年。從一行童游方。至葉縣平頂山西。忽據地坐。曰。此可結菴。土人異之。共施材爲結一菴。居焉。久之。發言輒應。事皆前知。遠近施助無虛日。遂營梵刹。興工得古基。蓋前代廢寺也。凡施將至。必預告其徒。曰。某人來施某物。已而果然。嘗口占詩句。令僧行書之。讀之。甚有理致。年八十餘。預言化期。而終。今縣北黃棟村雲潮寺。卽月天所建。骨塔在其傍。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遺身篇

宋 喻彌陀傳 附淨真

思淨錢塘喻氏子。好畫阿彌陀佛。臻其妙。楊無爲呼爲喻彌陀。世因以稱焉。或者問師能畫彌陀。何不參禪。師答曰。平生只解念彌陀。不解參禪。可奈何。但得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師兒時遊西湖。多寶山。輒作念曰。異時當鑄此石爲佛。後果爲彌勒像。侍郎薛公問彌勒。見在天宮。說法鑿石奚爲。師答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其應對機辯如此。師平生務實。不事虛飾。嘗就北關僧舍。飯僧不二十年。及三百萬。移妙行額。廣所居爲寺。屬離亂。寺獨不焚。師造賊壘。願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竦然爲之少戢。全活者衆。紹興七年冬。跌坐而逝。侍郎張無垢九成銘其塔。其後嘉熙中有曰淨真者。亦捐身益物。有淨師造壘代命之風。真初禮吳松興聖寺若平爲師。遊講肆得賢首宗旨。至錢塘。適江水

大溢。塘崩壞。居民相顧倉皇。無所措手。足真以偈呈安撫趙端明曰。海沸江河水。接連居民衝蕩。益憂煎。投身直入龍宮。去要止驚濤浪拍天。遂投身於海三日而返。謂衆曰。我在龍宮說法。龍神聽受。此塘不復崩矣。語訖復入于海。事聞於朝。敕賜護國法師立祠於會靈祀焉。

化僧傳 附吉祥 慈濟

化僧者。初不識其誰何。蒼顏鰲面。去來鄒繁間。甚熟。市人蓋多見之。而無相問訊者。崇寧五年十二月二日。晨從外來乞食。城中如故。嘗洋洋也。晷日欲昃。輒囊其衣。若將去者。行次廛東。小息於逆旅。馬氏乞漿焉。斂衽跌坐。漿未饋而告寂。玉骨山峙。不枕不倚。人皆聚觀。羅拜迎歸北溪。窆而奉之。至今真身儼然如生。宋楊天惠作文記之曰。異哉。我昔未之見也。是導師者。不離閻閻喧闐。而示靜。便不鄙屠沽垢紛。而示精潔。不舍生死濁惡。而示究竟。不樂相好設飾。而示堅固。其音制和軟。類近里社。而莫知其名氏。其膚臞勁。類七十許人。而莫知其壽臘。其衣履簡野。類空林。



衲子而莫知其居止。嗚呼！生吾不知從師遊，沒吾徒知志其跡是刻舟之說也。雖然，繇吾之說，嗣師之相起，欣慕想成淨信行，庶其有從入哉。

又僧曰：吉祥嘗寓東川解脫寺，魁梧多力，一飯五鉢，日夜誦經五函，寺前有池，畜魚，祥盡知其數，以名詔之。皆次第出水面，若受祥話，言靡靡而去。

滇有僧曰慈濟，嘗在洱海東北青嶺山險石上禮迦葉佛，日課百拜，人名其石名禮拜石，下臨不測之淵，後卽於石立化，今無能蹤其石者，示現難思，皆化僧之流亞也。

#### 咸平府大覺寺法慶禪師傳

法慶，嗣佛國白禪師，嘗掌書記，初住泗州，普炤後遷嵩少，汴破被虜，收牛于北方，惟一講僧識之。次居東京，因侍者讀洞山錄，作愚癡齋者，云古人甚奇，師云：我化後汝可喚之，若能復來，是有道力也。後預知時至，乃作頌云：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將離，本主白骨當風颺，却免占檀那地土，衣物盡付侍者，飯僧始聞初夜鐘聲，坐逝。侍者如約喚之，師睜眼應曰：爭麼者？曰：

和尚何裸跣而去？師曰：來時何有者？欲強穿衣，師曰：休留與後人者。曰：正恁麼時如何？師曰：也只恁麼復。書一偈云：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鐵牛踴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壽七十三，皇統三年五月五日也。

#### 元 覺慶德林二師傳

覺慶號壽堂，四明毛氏子，弱歲禮壽梅峰爲落髮，師精戒律，遊戲人間，脫然無碍，凡可以澤物利人之事，至於登衢鑿井，施湯茗行，鍼藥事無鉅細，靡不鼓勇直前，見人行之如出乎已，助成益力，至正間，至雲間，隨喜普炤佛會，忻然欲就，會入滅期，以正月二十三日，預作書別四明及杭之麴院道友，附偈曰：無量劫來，元有我無有，有我我亦無，無我無人無覓處，蕩蕩光明耀太虛，人皆止之不聽，有陳源堅者，迎歸其家。越二日，師曰：月明立到三更後，徹骨寒來有幾人，既云歸去，胡顏復留言已寂然，探之已逝矣。大眾奔赴昇於西延恩茶毗，而遍體汗下，復迎歸，是夕紅光燭天，停十日，顏貌如生，鬚髮自長，源堅深信，捨所居爲



菴而祠之加髹漆焉

德林者東甌人也。至正間挂錫上海之柘澤廢寺。饑寒弗嬰其心。歲夏五。忽語人曰。蹟能施我一龕。九月一日焚却此身。人以為欺。不之信。至期空鉢囊。易薪樵自環。跌坐合掌。云二十七年學無爲。信手拈來。獲得渠云。云火從身起。觀者始矍然。膜拜請曰。活燒人地里不祥。師火中應曰。雨過無妨。

明 落魄僧 附雪梅

永隆姑蘇施氏子。在襁褓。卽不苟葷血。惟佛法是慕。年逾冠。白父母求出家。遂舍入尹山崇福寺。落髮爲僧。受具戒。志力苦澹。耿耿與嘗人殊。偶夜坐。聞空中天神報曰。此寺創於梁天監。燬於元末。逮今三十年。吾受佛囑。衛此伽藍。師能重建。當陰相之師。乃感天神之言。遂鳴衆檀。卽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大經。以立願書。時筆端出舍利。燁然有光。人罔不駭異。敬信師。哀資庀材。先剋大雄殿。舟往三衢。構大木。過錢塘江。颶風飄筏。將入海舟之衆。皆歎泣。師曰。吾之所爲。皆神所警發。神寧食言者乎。俄頃風轉。回筏抵江岸。

木商黃有亮異之。與同友曰。奇哉。殿成當爲造大佛像。以報以。洪武辛未八月。殿乃成。二十五年壬申。朝廷度僧師。引其徒赴京師。試經請牒。時沙彌三千餘人。其中多有不能記經。欲冒請者。於是上怒。送錦衣衛。皆籍爲軍師。慈憫無可救。遂詣奉天門。奏聞欲焚身以求免。上尤以二月二十五日。敕內臣以武士嚴衛其龕。至雨華臺。師出龕望闕拜。辭入龕。索楮書偈曰。三十三年一幻身。洞然性火見全真。大明佛法興隆日。永祝皇圖億萬春。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內臣曰。煩奏。上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須臾秉炬自焚。烟燄凌空。異香撲人。羣鶴飛翔於龕頂。良久火餘。斂舍利無算。於是三千餘人悉宥罪。給牒爲僧。皆師賜也。時大旱。上召僧錄司官迎師。所遺之香。到天禧寺。率衆祈雨。以三日爲期。至夜卽降大雨。上喜而謂羣臣曰。此真永隆雨耳。上親製落魄僧詩以彰之。是年八月。弟子奉骨歸葬於尹山而塔焉。雪梅不知何許人。止天禧寺。嘗遊雨華臺。性宕不羈。



出言無度。解詩清奇。人爭傳誦之。數年後。行歌於市。命童子圍繞踏歌。曰。老雪梅。今日不歸。幾時歸。輒自答曰。歸歸三答。端坐而逝。

### 明 祖遇傳

祖遇不知何許人。自稱慈海舟之徒。自金陵來。遠安縛禪於法琳洞。跏趺而坐。足跡未嘗及山下。又服水齋。不粒食。惟飲水如此者。四十九日。每歲率以爲嘗。成化十五年。提學副使薛綱督學至遠安。至洞見遇。瘦瘦若有病者。因謂之曰。殿岡僻寂。非人所居。何乃自苦如此。遇曰。不如此不能成正覺。又問曰。人七日不食則死。聞汝水齋四十九日。何術致然耶。遇曰。吾知傳吾師之教。無他術也。但先三五日爲饑。火所燒。體熱而倦。力不能支。越六七日之後。飲水透徹。覺清爽如嘗。薛歎慕而去。十八年。薛再過洞。遇尙無恙。見菴之西。檻爲巖之墜石所毀。去禪所僅丈許。薛詰之曰。汝能先知巖石之墜。而不懼乎。曰。不知也。薛曰。石無慧眼。汝非金身。若一夕再墜。汝其盡粉矣。乎。聖賢有戒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汝宜識之。慎之。遇微

笑而不答。至二十年五月初二夜半。雷雨大作。巖石亂墜。其聲動地。遇歷焉。遂寂。年纔四十。其立志之堅。至死不變如此。

明河曰。無論世出世法。辦志如此。何事不辦。死生浮幻。有道德者。視之如戲。處之若無。薛告語諄諄。何異對醒人說夢。宜乎遇笑而不答也。

### 善信大雲傳

善信字無疑。蘇州嘉定吳氏子也。年二十九。削染爲僧。不識一字。惟事禪。那入立墓。參萬峰和尚。忽有得謂衆曰。我自出家以來。脇不至席。今日始了當矣。未幾。示微疾。索浴入龕。畢於彈指間。燄然火起。自焚其身。是蓋得道。急於入滅者也。或贊之以偈曰。一念纔空。萬境忘更。無餘事可商量。翻身永入火光定。驚倒靈山老藥王。出輪迴。又入輪迴。究竟何曾有去來。昨夜冰河中發。燄虛空燒作一堆灰。

大雲襄陽人。初爲北京吉祥寺僧。大極之弟。性敏重。通內外學。戒律清苦。嘉靖中。住廣德寺。律身事衆人。無間然。偶二僧相閱。不已。雲作齋爲之釋憤。因謂曰。



昔吾兄大極在京中一日試合掌自誦云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花爲父母卽坐化我今爲汝解紛亦當學吾兄自便耳因跌坐合掌誦前二句言訖化去

廣玉寧義傳

廣玉字無瑕蜀資中紅蓮池人在俗爲孟居士因觀世相無嘗感焉而出家一衲入九峰山山最高處爲雷音寺玉居寺九年習枯安靜霍然有得萬曆甲申歲忽告衆曰三月七日貧道與諸君別矣自是水漿不入口者二十餘日而神氣益王膜拜求法語者日嘗數百人悉煦婉酬答如輪轉水注彙彙不絕口而聞之者無弗感激發心至期沐浴升座忽天盡暝雷大震檐瓦欲飛衆皆慄伏不敢仰視少選日霽師乃慈音慰衆且云吾之遺骸如澄過白蠟隨汝輩意置之言訖而化初厝骸於桶三期開之顏貌如生彭之士民舉銅萬觔剝塔殿於峰頂漆而奉之寧義亦資人初居三堆山後雲遊遇知識命事苦行法門因茹菜嚼豆兀坐精練人有致譏者義曰我業障深重非如此不可久之有所得萬曆癸未積薪自

焚纒畢炬若朽株斯須而盡識者謂入火光三昧矣

夜臺秋月傳

夜臺者西蜀人少習引導辟穀之術遇大智師於峨眉薙髮受戒辭師至終南伏牛又至五臺多服水齋日則靜坐夜則遊臺人因呼爲夜臺五臺方圓五百里暴風怒號走大石吹驟馬如掃葉師棕衣棕帽手握鐵杖遇風則止風止則行有時昏黑墮入坑谷中鐵杖垂卷而師無恙遇虎卽投身示之曰汝噉我結一小緣遇鎖賊振錫環響賊遙呼曰夜臺師憊伏不敢動大雪滿山衆負鍾迹師雪中師已僵槁雪埋腰膝間衆昇歸置熱火土銚上沃以湯稍久乃甦復夜行如前矣師夜中時見燈光野火猛獸鬼怪親見文殊或爲老比丘或爲美好婦女抱嬰兒赤裸下體頃刻不見如是夜遊二十餘年歲癸卯入京師 慈聖太后賜鉢杖及紫欄袈裟一襲師先于塔院寺設千盤會于龍泉寺設龍華會皆四十九日又于峨眉五臺各鑄幽冥鐘一口重萬三千觔又于普陀峨眉請藏經二部又于九華設水陸道場其餘錢粟分施靜



室及諸貧僧鉢兩尺寸不入私囊。故久而糴素益信。之師往反四大名山。精神頹頓。絲蜀至廣陵。忽病作。道人某斷指入糜。冀療師疾。師訶曰：「出世人豈效兒女子所爲。吾期已近矣。」是時疾已瘳。買一巨舫。設水陸像。放餓口不絕。庚戌十月。緣通州渡海。過福山。忻然欲留。先遣散諸弟子。獨留老道人自隨。登舟將行。有新安二賈客。懇附舟。師曰：「此有緣人。許諾揚帆。甚駛。問日中乎？」曰：「中矣。」命作飯。飯二客。復出。觀錢授之。因禮十方諸佛。曰：「我欲歸海。衆驚曰：「今已在海中。復何歸？」師曰：「我聞解脫菩薩。臨命終時。戒其弟子。分身爲三一。施鳥獸。一施魚鱉。一施螻蟻。我今亦爾。衆哀號。牽挽師。出一紙授客。卽解脫菩薩語也。衆方哀挽不已。師曰：「汝爲我禮佛。皆拜師。一躍入海。衆欲收帆。援師。師端坐水浪上。搖手曰：「帆一下。汝曹皆覆矣。須臾。白黃霧擁師而去。時萬曆庚戌十月二十五日也。老道人歸言之人。華亭陳眉公。作文記其事。

秋月者。蘇州玄墓山老僧也。精戒律。勤禮誦。以茗飲作佛事。過玄墓者。必訪秋月。然非高雅之士。秋月不

與之見見。亦不與茗飲。方時禪期。講席四至。轟然師恬如不聞。或勸之一出。隨喜笑而弗答。天啓改元之歲。別山中道侶。朝南海。從蓮華洋。忽起。至船頭。禮拜高聲稱佛名。卽奮身下水。衆急出扳挽。已無及矣。時風浪大作。師出沒浪間。猶合掌稱佛。聲舟漸遠。乃失。系日夜臺。走四大名山。足跡徧海內。秋月靜閉一室。不知戶外事。夜臺廣修福業。秋月一事。弗爲二公之平生判。然如此。至末後一著。子則無少異。蓋夜臺藏靜於動。秋月寓動於靜。動靜二公之跡。脫然生死之際。而無絲毫罣礙者。二公之心。實不可得而優劣之也。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讀誦篇

宋 洪準遇安二師傳

洪準禪師桂林人從南禪師遊有年天資純至未嘗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己喜氣津津生眉宇間聞人之惡必合掌扣空若追悔者見者莫不笑之而其真誠如此終始一如暮年不領院事寓跡於寒溪寺壽已逾八十矣平生日夕無他營爲眠食之餘惟吟梵音讚觀世音而已臨終時門人弟子皆赴檀越惟一僕夫在師携磬坐土地祠前誦孔雀經一遍告別卽安坐瞑目三日不傾鄉民來觀者堵立師忽開目而笑使坐於地有頃門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久寂然視之去矣神色不變頰紅如生道路塑其像龕之

前是有破句讀楞嚴得悟曰遇安者福州人居瑞鹿上方道德著聞頗爲一方宗仰其死生之際脫然自在與師若出一手一日將示滅喚弟子蘊仁侍立停

棺於側說偈曰不是嶺頭携得去豈從雞足付將來遂自入棺安詳整頓命蘊仁闔釘經三日門人起棺見師右脇而臥衆哀慟師遂起如夢醒狀命搥鼓昇堂說法訶責垂戒曰此度更起吾棺非吾徒也言訖復入棺而化

道光傳

道光者蘄州永樂寺書經僧也數椽山中與其兄道舒鄰房晨香夕燈以禪誦爲佛事出血和墨書寫一切經其衡斜點畫勻如空中之雨整如上瀨之魚皆精進力之所成且爲人純素忠於事孝於奉親爲里閭所敬信法眷所追崇從之者皆肅如也寂音尊者嘗過其菴信宿彌日盡獲見其所寫之經無慮十數種爲之頂戴歡喜稱其爲真比丘爲說以贈之有云觀其施爲日夕以與佛菩薩語言醇酢豈復有世間心耶華嚴曰念念不與世間心合是大精進光其以之

元 如一菴傳

一菴如公永嘉人生玄氏先誕五日其父夢一異僧



持梵筴至問何來曰五雲問何姓曰姓殷何名亦曰姓殷且云後五日當復來視所持梵筴曰用是表信至期而師誕師頭骨嶄聳日光射人年十五事方山長老削髮披緇背誦楞嚴至第五卷得嘔血疾乃輟誦疾瘳一夕夢所未誦經皆金書大字布列空中厲聲讀之既覺猶存移時始隱自覺心地清涼爾後一誦如流徹後通前終身不忘矣復依竺元和尙究問上事雖提綱握要然亦不廢此經晚年居西澗菴不事匡徒來者亦不深拒倏然有政黃牛之風焉

#### 性然傳

性然字寶燈東阿楊氏子世爲田家生而多病年十七棄俗被服受戒夙具利根頓發至願修淨業跪誦華嚴經九年鍵戶不出後忽出遊諸方伏牛五臺南涉吳越西極秦隴名山勝刹皆有足跡行業精苦聲聞益彰旋里居香山寺寺業一新太守殷君三禮時爲諸生知師最深奉之彌謹師爲精舍立一小閣棲止其中復鍵結脩淨視昔尤勤誦佛號飲食寤寐未嘗輟聲寒暑昏曉未嘗就枕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如

是者六十餘年于公慎行嘗叩之曰上人口誦彌陀當生極樂否師曰孰爲彌陀孰爲極樂吾心是也聲聲相續念念不忘自然五蘊空六根淨而蓮花現矣西方極樂固在剎那豈懸遠哉于服其言謂其有靈竅非徒事勤苦者買田一區爲供師風骨稜稜眉角巖嶄年近期頽行步踈蹇造一坐龕置榻右時時入中少坐而笑忽一日告終命促殷公至囑後事乃扶服入龕趺坐而化生弘治庚申卒萬曆癸巳年九十有四也

#### 普明傳

普明字寂焰嘉善妙常菴僧也薙髮受具日誦法華經不輟世間萬事了不經懷入古杭山中閉門讀誦誦畢靜坐而已蛇鼠鳥雀日與明狎嬉遊於前偶客至叩門皆飛走而去不及去者輒手取納諸懷以衣覆之客去則出嬉狎如故有一病者詣之手摩其頂夙患頓除遂委身爲弟子一日謂弟子曰我五月十八日逝矣弟子以五月非吉爲對明日曰然則八月也既訂卽歸嘉善屆期弟子來視明方掃地語之曰汝



不來吾幾忘矣。命聲鐘集衆書偈曰：這個老漢全無思算禪，不會參經，不會看生，平百拙無能，晦跡青松岩畔，靜如磐石，添山動若雷轟，掣電擲筆端坐而化。茶毗火光五色，燭天異香，經夕不散，舌本不壞，叩之有聲，化後旬餘，人猶見之。古杭靜極光通，去留自在，是亦持誦有得者也。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興福篇

宋 永公傳

永公者不知何許人，法雲圓通秀禪師之嗣也。緣契都城，大作佛事，名震四方。賜紫方袍，師號江寧府天禧寺舊葬釋迦真身舍利，後寺廢，至南唐時爲營宋初營廢，祥符中僧可政上奏，得請復爲寺，政卽其光相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寺，據山水形

勢，坐乙向辛，以越王臺爲案塔之後，地勢傾下，政失於遷，就不能培築，相因姑以北廊造院爲安僧之地，雖規模僅足而狹小，陋劣事爽緣違，以故寺不復振。元符二年，知府事溫陵呂公升卿曰：是一大叢林，特主者未得其人耳，遂請于朝廷，改十方住持，卽報可。卽迎致永公爲開山第一祖，永公入寺，顧瞻歎息曰：眞福地也，所以不振者，正坐不正耳，乃於塔後築福增，疊凡下而上，積二丈三尺，深入四十尺，橫亘二十丈，將建法堂，次第以正其位，已而信士南昌魏德寶同其妻王氏見而喜曰：如此更易，方見形勝，願其妻曰：此地不植福，更將何之？乃獨許作堂，且曰：不計其費，惟成是務，師卽鳩材，庀工，未幾堂成，高明靜深，萬象俱廢，麗麗雄特，爲一方叢林之冠，俯視曠昔，無異發覆破閣，如出雲霄之外，凡壁甃髹繪，總用錢五百萬，永公又建寢堂，方丈盡所增之深，資藉締構，又建僧堂，厨庫移經藏於故院，隨向展演，各適其正，煥然一新，眞一大叢林矣。異時德寶再至，踴躍稱贊曰：非師正眼，昭徹道力超異，則不能有所舉，非我信向經



始則衆緣何從而應。遂請僧衆轉大藏經。修水陸齋。落成其事。又曰叢林既新。將不下五六百衆。其將何以備齋粥。永公曰亦在于耳。德寶曰請爲師置田產。買蘆洲收其所入以繼之。永公曰子果有是願。則功德圓滿矣。自是衆有恒食。山門賴之。師後不知所終。明河曰德寶何人能倒篋傾囊爲佛事。若拔毛遺唾。脫然如與已無與者。雖則見相與心。然亦永公道德故有以啓之。運虛空心爲解脫事。我本無捨師亦非受反覺。家材沉海者多事也。德寶高風可想。而見而曰永公見圓通則其天禧一局乃其逢場作戲。今觀其所爲不見其所說。孤負永心矣。

### 昭覺延美永安德元二師傳

延美陽安郡平泉杜氏子。出家依彥通律師具戒。昭覺師受業處。後以道行卽補住持。視了覺大師爲五代祖了覺號休夢。參石霜洞山諸老。深得禪旨。卽宣宗復教對御落髮者也。後大闡於昭覺師爲其遠孫。不惟能紹其宗風。且兼弘於福業寺之殿宇。舊而百間。師廣增至三百間。修唱梵之堂。廣方丈之室。備水

陸之儀及羅漢六祖切善大悲各列一堂。又分干部。經爲東西龕。又建紀天列宿堂。極壯麗。以至安義侶。供公庖厨倉寮庫齋廳浴室等無不備具。寺之舊址。頽垣茂草百年矣。師一旦豎版築以繩之。與百堵軫。舊封葺牆五百餘間。周匝圍圍而諸鄰敬師之德。相讓惟恐或後。自是朝飯千衆。累茵敷坐如升虛邑。未有一物爰假外求者。人謂師開口無機化不言而鷗狎。虛懷善應。施不求而谷盈。自大中祥符戊申。師住持事。迨三十餘年。食不兼味。衣不重繭。自處淡如也。師同時有德元者。亦精練行業。大興永安禪院。請欽禪師住持。俾揚宗教與衆共也。誓其徒曰。隆茲寶刹。寔假衆財。宜乎來者緣合。卽居。況成壞迭。臻泡幻易滅。有爲皆忘。浮生幾何。假物強名。曷定管主。茲後法屬當泯異心。無徇私無差別。但以義聚。勿爲爭。浸有淪是盟心。罹陰。翰林學士彭乘贊曰。禪師一錫周游。半偈明解。鑿忘拂拭。幡任飄颺。踐鹿苑之康莊。出虎溪之軌躅。道存先覺。依歸者喬雪。其臻言會大乘。參訪者甘露。攸飲向匪行業。積善名德。溢聞則曷以



當此乎

體謙傳

體謙永嘉人。苦行僧也。外形體耐饑寒。喜爲難事。入廬山。住靜刀耕火種。數年後下山雲游。至筠州爲衆。信擁留。曰和尚安往。新街大緣。惟師聖人金口。而木舌。衆生之願也。師忻然。應命曰。此吾事耳。自某年始。募至某年工畢。而筠州新街成。運至虛無物之心。行極苦難成之行。德感如呼。緣歸若響。總計募金錢一千萬。召工鑿山。陶土得石。與甌若干千萬。砌成大道。北斷於江。其南西線於闌。凡若干萬尺。橫渠暗竇。爲橋以通之。凡若干。所喜捨之士。以道計者。自五百尺至百尺。凡若干人。以錢計者。自三十萬至一萬。凡若干人。一萬而下。不可勝計。所得錢不以纖毫自私。皆寄某氏之帑。朱出墨入。悉某氏主之。麻衣草履。以董重役。暮宿甄舍。饑食於施者家。余襄公南征。見師於馬首。爲記其事。曰。彼上人者。弊衣糲食。苦其行而外其利。又能得開信同心。成此利益。使夫趨官曹游。旅肆者。出泥滓入清淨之境。真奉佛事。勸戒行而好。

方便者也。誌之無媿詞。

空印軾公傳

軾字空印。得法於吳江法真。天衣懷四世孫也。說法於廬山之下。學者歸之如雲。滄山密印禪寺。大圓祐祖開法之地。爲南國精藍之冠。崇寧三年。厄于火。一夕而燼。寺規模宏大。潭帥曾公孝。蘊謀於衆。以爲非名世大知識。福慧具足者。不能肩此。軾師其人乎。於是盡禮迎致之。師亦慨然。以興復爲已任。廣其基構。而增修之。使其壯麗。稱山雄深。鑄萬斤銅。鑄塗以黃金。立大法寶藏殿。藏諸佛菩薩之言。又明年。增廣善法堂。之後。爲雨花堂。含風而虎。明吐月而宏深。自兩廊之左。繞以復屋。立庫院。建堂司。大修僧堂。曰增者。人天之福田。佛祖之因地。人所見者也。曠野深山。聖道場地。阿羅漢所住。持人所不能見。旣以廣延其所見。則所不見者。敢不敬乎。又刻五百尊者之像。闢而供事之。又明年。得異木於絕壑。大合抱。長倍尋。斷而爲三刻。淨土佛菩薩之像。極其妙麗。殿於天供厨之南。又特建閣於寢室之前。奉安神宗皇帝所賜御書。



閣成而東南傾師默計曰增萬牛莫能挽且天章神翰之所在山君水王之所宜護藏而衛護之今賊弗修是神羞也言卒而風雨挾尾山嶽撼動俄而閣正萬人懽呼又明年重修大三門太師楚國公爲填其額却望形勝衆峰來朝有臺自獻其前以寶積墨牙舍利葬臺之中而建塔其上千尺九層蕩摩雲烟諸方皆建普同塔與僧坊相望遠不過一牛鳴地獨瀉山拘陰陽之說謂近寺不宜爲葬地自開山迄今三百年建塔於回心橋之南其去寺十里主者以遠故或不能親臨師曰事無大小而斷於理從違不可苟也僧火化衆俱臨先聖令不可違也禍福之來以智避就之不可從也遂建普同塔於寺之西而屋其上又修大圓祖塔而峙立兩亭以覆古今碑刻聖谿庄壘畝爲比鄰所吞數世且百年莫敢誰何師曰不直而歸是陷人入泥犁遣掌事執券證諸官竟還二百畝有玉泉住持僧死於龍牙山山中人不容其葬弟子抱骨石涕師哀之使於瀉山擇地建塚塔叢林義之師之潛行密用之懿時時見於與奪然皆本於仁

義道俗化其德政和六年敕補住鎮軍之焦山師雅意不欲東解住持事力辭之歸菴驚溪之上俄詔聽還之瀉山自其始至終而還八年之間百廢具興非乘願力何以臻此雪竇天衣之道至師大振叢林歸心焉興修蓋其游戲也

#### 嶽麓海禪師傳

智海吉州太和萬氏子幼靜專無適俗韻出家爲金公弟子受具游方依東林玉礪二公最久然無所契悟晚抵仰山陸沉於衆佛印元公獨異之師方銳於學喜翰墨元呵曰子本行道反從事語言筆畫語言筆畫借工於道何益矧未工乎師於是棄去經行湘南諸山依止大瀉十年真如門風號稱壁立學者皆望崖而退師獨受印可及真如赴詔住上都相國寺師雅志不欲西首衆納於衡陽花藥山分座說法元符己卯開法於城東之東明俄遷湘西之嶽麓無何麓厄於火一夕而燼道俗驚嗟以死弔師笑曰夢幻成壞蓋皆戲劇然吾侍願力宮室未終廢也於是就林縛屋單丁而住雜蒼頭厨養運瓦礫收燼餘之材



造牀榻板榻。凡叢林器用所宜有者皆備。曰棟宇卽成。器用未具。是吾憂。故先辦之。聞者竊笑而去。師自若也。未幾月。富者以金帛施。貧者以力。施匠者以巧。施十年之間。厦屋崇成。盤崖萬礎。飛楹層閣。塗金間碧。如化成釋梵龍天之宮。人徒見其經營之功。日新而不知其出於閒暇談笑。宣和己亥七月九日。以平生道具付侍者。使集衆。估唱黎明。漱盥罷。坐丈室。聞粥鼓。命門弟子。因敘出世本末。囑以行道。勿解說。偈爲別。有智暹者。進曰。師獨不能少留乎。師以手搖去。復周眴左右。良久。右脇而逝。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二。夏塔於西崦舜塘之陰。

明大禪傳

了明秀州人。妙喜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謫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爲禍。在不測。師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怠。既至。貶所。褫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二三百人。妙喜以齋粥不給。且慮禍。管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肩栲栳行乞。至晚卽數十

人爲之。荷米麪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褫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妙喜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妙喜被旨復俗衣。自使繼被旨。往育王。師嘗在座下。師爲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褫子下。喝師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一日榜方丈前。云下喝者。罰一貫錢。師見之。乃密具千錢於袖中。至室中。先頓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見之。卽驟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者不疑。卽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師袖之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而妙喜大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爲之一笑。每語師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隨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劬之久。舉令出住舒州。之投子。先是投子。諸庄牛遭疾疫。死斃幾盡。比歲不登。師以大願力。化二百隻牛。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嘗頗有異迹。遷住長蘆。褫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師來供施及飯。大衆泊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



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  
子吼孰云無物。隨君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住。  
徑山。道望愈著。先是陽和王夢一異僧。長大。幡腹緩。  
行。言欲化蘇州一庄。覺而異之。未言也。翼日師忽杖。  
履。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出見之。遙望師。  
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  
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蘇州一。  
庄。以爲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可否。因。  
令一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闕然。傳言。  
和王以蘇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會和王入朝。  
上爲言。聞卿捨蘇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爲蠲免賦稅。  
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至徑山。請師入城。而二日前。  
先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  
卽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  
爲究竟。和王卽以庄隸徑山。此庄歲出十萬犂牛。舟。  
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師於緇素有。大因緣。所在施。  
供。雲委。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湖兩湖。皆號之爲布。  
袋和尚。再出焉。

元 雪庭裕和尚傳

裕和尚字好問。人以雪庭稱之。生大原文水張氏。九。  
歲日誦千言。漸長。遭世變。執絕無依。道逢老比丘。勤。  
以學佛。曰。能誦法華經足矣。師曰。佛法止是乎。老比。  
丘異之。與偕詣仙巖古佛。曰。此龍象種。當爲大器。卽。  
爲祝染。受具。與雙溪廣公同執事。觀方至燕。依萬松。  
老人。最久。聲光鬱然。起學者歸之。世祖居潛邸。命師。  
入少林。作資戒會。尋又被太宗詔住和林。與國辛亥。  
憲宗徵至北庭。行在所。累月。問道言簡。帝心泊世祖。  
踐祚。命總教門事。賜號光宗正法。爲師建精舍於故。  
里。日報恩給田產。命僧守之。至元八年春。詔天下釋。  
子大集於京師。師之衆居三之一。濟濟可觀。上喜甚。  
時少林虛席。萬松海雲爲之請。上目師曰。師昔主資。  
戒會。於是有緣。煩領衆一行。屬少林猥燼之餘。師儼。  
臨之。聞而來者如歸。樂而施者如涌。嵩陽諸刹。金碧。  
一新。洛陽白馬。經筵不輟。皆師力也。師瞑目燕坐。若。  
無與焉。師襟度夷坦。風神閒散。說法三十餘年。如鼓。  
雷霆。揭日月。繼踵前賢。標準後學。綽有古知識之遺。



風涸池出泉古殿生光屢致祥瑞師戒人勿言以某時入滅仁宗履位之初贈師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仍命詞臣撰文表其塔下詔曰皇帝恭惟世祖神武不殺本仁祖義以一天下朕欲昭我祖德持盈守成唯爾克紹乃初祖永孚於仁以弘濟我兆民願先哲其逝朕弗克見于茲邈焉雖去來夢幻無得而名而封贈哀榮豈不在我其尊爾官隆爾爵以寄予思以迪後人以永譽於萬世其爲時君追慕永歎之如此

明 正映傳

正映號潔菴撫之金谿洪氏子幼祝髮性穎悟不妄舉動爲大僧受具足戒於杭之昭慶寺時巽中禪師唱道於靈谷師往參之光淹一衆遂契合付法爲眞子侍立居上首處之弗疑 洪武中奉 詔掌京師天界寺牀幃不設寒嘉一衲 上聞而嘉之移命掌泉州開元寺開元舊名蓮華寺自唐匡謨大師開山以來代不乏人近以元末擾害災火迭興僧徒屋宇罄殫無遺有司以聞故有是命 高皇帝面諭遣之

日著爾去作住持如今作住持難過善則受欺侮而不振過嚴則致毀謗而自壞爾但清心潔已長久欽此自能整頓綱光祖席耳師奉 旨惟謹蒞寺宣闡未幾玄風大振首作講堂額曰清心潔已示不忘也次作甘露戒壇於潔已堂前以爲生定起慧必本於戒尤爲先務也二作既集諸仆並舉皆不煩緣募衆樂助不數年煥然一新視昔有加焉永樂二年奉 詔主雪峰崇聖寺以開元績成也崇聖爲眞覺祖師道場眞覺化時留識云石塔卵爆杉枝拂地竹笋生五百年後吾當再來至師登山適五百二年諸識俱驗若合符節況師顏貌又與眞覺無異故人咸以爲爲祖師再出師益厲精勇道德在人誠有不言而化當雪峰頽廢之秋積糧於廩伐木於山陶瓦甃而儲器用佛殿既落法堂三門諸仆以次而起皆弘碩壯偉肖像端嚴金碧輝映瞻禮者歡喜讚歎觀望者矐目駭心正如無邊色相一彈指頃從地湧出令人應接不暇師固視之如無處之若虛則其爲人可知矣師戒律精嚴所視惟首嘗於建陽鳳皇山休夏值大



水因說戒全活男女千餘人。游甌寧建金山菴。致徒衆五百人。既年迫桑榆。師欲歸老靈谷。遂移檄僧錄。僧錄以聞。許之。其徒遠近代領雪峰法席。正號秋崖。師還京數年而寂。所著有潔菴語錄。

### 徐和尚傳

徐和尚名愷。樂清蒲岐人。故嘗漁海上。漁舟時有行剽者。或曰愷亦在焉。聞之怒憤甚。遂祝髮爲僧。因姓徐。人以徐和尚呼之。朝夕禮佛。額間隱隱起方寸許。如懸珠。言語煦勸人爲善。當是時山水爲患。開沙角路平洞橋。以殺水勢。又砌鄧公橋。大役既興。費用不貲。衆情惶惶。相與謀徐和尚。有修行人所言。服得其出一鳴。事集矣。第恐不肯耳。愷聞曰。但有益無不與。崇庸何傷。卽爲木鐸。念佛行里中。數日人雲赴雨集。富者施財。貧者效力。未閱月而橋成。鄉民又欲起龍宮。顧山高石遠。轉輸不便。又求徐和尚計之。愷亦不辭爲之經營。四顧惟傍有巨巖。師目之而未言。忽有白髮老父前謂曰。鑿此石足了一宮。言畢于袖出米數升於地。因忽不見。衆異之。愷以米少不足爲

飯。姑煎粥。遂人人得飽。卽施椎鑿。比宮成而石已盡。試鑿他石。則堅不可破矣。緣是人知徐和尚非嘗人焉。

### 大智禪師傳

真融楚之麻城人也。幼有慧性。十五爲沙彌。潛心教乘。數年托鉢行游。涉歷名山。所至隨處結緣。嘉靖丁未。抵建康。入牛首山。修苦行。明年入燕京。掛搭崇國寺。諷法華經。越數月至萬壽山。登壇受戒。已入五臺山。禁步五年。愈益精進。甲寅往伏牛山。龜背石煉磨三年。持行益苦。丁巳自伏牛還楚。寓會城龍華寺。轉經明年入蜀。住峨眉山。頂禁步一十二年。集衆修安養行。立叢林。建藏閣。名淨土菴。接納雲水。孳孳如不及。萬曆二年。出山。隨喜止登華山。登華與峨眉相拱。向每見朝山人。衆山路八十里。崎嶇峻峻。風雨不時。措足無地。欲爲憩息之所。而難其基。聞山有池。曰金蓮池。上平行可建道場。師大喜。往視。果然。遂夷石爲址。伐木爲材。工勤於趨。人樂於助。不一二年。成一大刹。名金蓮菴。是峨山之化城。雲水賴之。復修千佛閣。



爲金蓮之鎮。既而復念天下三大道場。五臺峨眉已獲朝參。獨普陀山乃觀世音示化之地。可弗至乎。以萬曆庚辰渡海。抵小白華。感大士示相。大慰夙願。自謂與此山有緣。鋪糜喫菜。了餘生足矣。乃於寶陀寺之左。日千步沙。迤邐而東。沙盡處有山。曰光熙峰。師結菴其麓。前爲樓。儼然觀滄海。日出後爲大士精舍。其餘方丈香積。靡不翼翼然飾矣。菴成命之曰海潮。蓋視峨眉登華之勝。不相遠也。師爲人一味真實。捍忍勤苦。刻滅情識。人無賢愚。少長一以慈眼視之。游泳教海。深入三昧。終不以二門自居。淨業堂一單終身不與衆異也。嘗謂人曰。某甲苦行六十年。豈敢妄有希圖。但願與三寶結緣成人。天小果畢。吾志耳。師住山多。神異之跡。痛秘之人。有見者戒勿泄。靜極光通理固然耳。吾自不惑焉。敢惑人師之道。岸無涯。淡矣。故朝海者見大智禪師。以爲現在肉身大士叢林相傳。以爲口實云。歲□□月。坐化於海潮院。

眞來佛子傳

福登別號妙峰山西平陽人。姓續氏。春秋續鞠居之。

後也。七歲父母值凶。歲死無斂具。薦席而已。師無依倚。爲里中富人牧羊。十二出家。十八携鉢至蒲坂。先是山陰王建文昌閣於郡之東山。延僧朗公居之。師至日。行乞於市。晚投宿於閣中。適王出游。見之。問朗。朗告之。故王曰。當善視此子。他日必成大器。朗遂留爲弟子。會地大震。師被壓不死。王聞奇之。謂師曰。子幸免大難。何不痛念生死大事乎。遂入中條山。閉關習華嚴觀。取荆棘貼四壁。不設牀。坐日夜。鶴立禪中。如此三年。稍有開發。乃作偈一首。呈山陰山陰歎曰。此子見處。早如是不折之。他日或在因。取官人做屣。割其底洗淨。封寄之。附一偈曰。這片臭鞋底。封將寄與你。並不爲別事。專打作詩。嘴師見之。卽對佛作禮。以線繫於頂上。自此絕無一言矣。三年破關。往見王。則具大人相。王甚喜。乃曰。子雖知自己本分事。但未聞佛法。恐墮邪見。時介休山中有法師講楞嚴。促師往聽。受具戒。作務而聽。年二十七也。時王深敬三寶。屑嘗自恨不能飄笠遠游。一日謂師爲僧。不游方如井蛙耳。南方多知識。子宜往參。歸來可當老夫行脚。



也師遂行。遍歷叢席。至南京天界。于無極老人座下。作淨頭。打掃糞穢。洗滌籌杖。衆怪其處潔淨異。嘗知淨頭有道者。莫知爲誰。愍師時爲副講。偵之累日。始得之。與納交。且期同行。參訪不旬日。竟之。已潛行矣。師歸。見王王喜。問所參何人。師具述之。師意在居山。復入中條最深處。誅茆弔影。辟穀飲水者三年。大有開悟。王日重三寶。南山建大梵刹。成強出師居之。且欲求北藏經。欲師親往。師住山日久。髮長未剪。乃俗扮入京。藏板貯大內。非奉旨不可得。且久閉不發。師得之。如撥焉。時愍師先已至都下。聽忠法師講法。師於馬上識之。下馬相勞。苦笑謂愍曰。視我何如。愍曰。本來面目自在。因拉愍隨藏出京。日子之宿願耳。遂入五臺。龍翻石。冰雪堆中。得老屋數椽。共棲之。師夜游五頂。遣昏散。日刺舌血。書華嚴經。完起無遮大會。結文殊萬聖緣於塔院寺。凡一百二十日。九邊八省。緇白赴會者。路踵相繼。法筵之盛。前所未有也。兩宮賢師德。溫旨屢降。私念大名之下。難久居。因入蘆芽結菴。將終身焉。聖母求師得之。爲建大

華嚴寺於蘆芽絕頂。命師居之。更造萬佛鐵塔七成。紫柏尊者手書法華經一部。安奉其中。尋奉慈聖懿旨。送藏雲雞足山。道出峨眉。禮銀色光密矢銅殿之願人弗知也。自滇還山。陰請修萬固寺大殿。殿高三十二丈。闊九丈。渭河病涉行者苦之。大中丞李公請建橋其上。師住二年。修橋十三孔。復受請建宣府大河橋。兩重重三十二孔。大河自胡地入中國。水勢洶涌。最難爲力。師竟成之。有若神助焉。二橋與殿所費數百萬金。師寔空手無一文。信施雲集。兩合莫知所從來。福緣成就。殆不可思議也。既還蘆芽。開石窟於寧化所。窟深廣高下各三丈五尺。鑄華嚴世界十方佛刹圖。萬佛菩薩像。精巧細密。遂成一大道場。潘藩見而喜曰。勝因成就。好息心住山矣。師白峨眉未了之願。王乃畀萬金於師。取棧道入蜀。適王中丞象乾總制其地。迎師問心要。因笑謂師曰。三大士兄弟行也。師於普賢如此。不慮觀自在文殊。謂師不平等耶。師曰。貧道不過空拳。效奔走耳。若如所云。自有公等有力大人在。王曰。唯唯。師一言而三銅殿巋然矣。隨



殿各有滲金諸像峨眉五臺各一。普陀者不果行。安置南京之華山。兩宮頒旨爲三山護持。復舉七處九會道場於臺山永明寺慶讚之嗣。後建太原之塔。修阜平之橋。又闢茶藥菴於龍龕關。上親書其額。又修滹沱河大橋長五里。又修省城大塔寺。尋還臺山。料理所建上下道場。立爲十方叢林。不留法屬一人。萬曆庚申八月。賜金佛繡冠千佛。磨衲紫衣。并眞來佛子之號。是冬十二月。示微疾。羣鳥悲鳴異光。匝地師乃集衆開示。畢端坐而逝。年七十三。臘五十一。訃聞。兩宮遣中管侍致祭。賜葬於永明之西岡立塔焉。慈宮別賜舉葬之費。師貌不勝衣。語不出口。始以小王助道。終致聖天子聖母諸王爲檀越。凡所營建。應念雲湧。投足所至。遂成寶坊。動費輒累鉅萬。悉聽能事。有實行者。主之。師蕭遠自如。一禱之外。無長物。飄然若浮雲之聚散。孤鶴之往來。苟非深證。唯心遇緣。卽宗其能爾耶。侍御蘇雲浦嘗問道於師。深有契於心。乃曰。人以妙師爲福田。善知識而實不知其超悟處也。大司馬汪伯玉嘗謂愨師方今

無可爲公師者。唯妙峰耳。故愨師傾心服之。嚴事之。亦無兩人也。

無邊傳

無邊代州曹氏子。稔齡志慕出家。初叩無相。無相不許。曰。篤能悟道家。何繁汝。乃詣無礙原公。落髮見汾州空安老人。安令參萬法歸一。一日舉波斯匿王觀河語。問師。師不能酬。懇求指示。安曰。我不辭向汝說。汝須自悟。始得。遂屹立不臥。又入牛山火場。歷謁諸老。罔所入。復歸侍安。力提一字。至寢食俱忘。一日掃地。次聞人誦彌陀經。至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師忽失聲。見安曰。我識得一也。安問在何處。曰。今現在說法。安詰之。茫然。安遽掌曰。學語之流。師退泣曰。我固分明。奈對境復迷。何。復謁玉峰寶山二公。後參龍樹楚峰。因問樵者曰。人若不歇心。師聞脫然曰。萬法本閒。惟人自鬧。呈楚峰一偈。峰可之。自是豁光晦跡。人莫窺其涯。久之。徒侶奔湊。爭爲結菴。卽今五臺之大博菴是也。師住山以枯淡自持。食作必與大眾同。有古人風。三十年如一日。遠近爭頌之。萬



曆戊子密藏幻予二上人入臺下居藏方冊藏經師  
聞曰僧菴乃十方嘗住今之人悉私之吾素以爲恥  
今幸際此勝因吾盡將此菴及所有施之藏公使方  
冊大藏早行闍浮提一日是吾法輪一日轉也於是  
悉召山中耆宿爲證且立約云徒屬以一孟一筋自  
私者卽擯出藏公初尙猶豫未敢承旣見師意懇至  
因聽焉旣而師示疾又三月而化其在病苦中日夕  
與藏公徵決第一義諦絕不以病苦少蹙頷云或謂  
師眞有志於破有者簞食豆羹人不能無恠色師畢  
生平所蓄一朝而授之人固已行人所難矣四大欲  
離風火相逼人所叫號惶怖不暇爲理時而師諄諄  
惟以第一義相決擇不允難哉是能遺身矣夫惟能  
遺身故能遺此菴如敝屣也不可爲末法之光明幢  
耶師非嘗情所測識具眼者自能別之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雜科篇

後周 慧瑱傳

慧瑱上黨開元寺大德也通經奉律於世漠然顯德  
中世宗行會昌之政嚴緇度滅空門瑱抱持經像徒  
居巖谷間盜謀往劫瑱未之覺也忽一丈夫乘馬自  
山頂下謂曰夜有寇宜急避瑱知其爲神合掌告曰  
國滅吾教孤窮故來投檀越仰祈庇覆否則守死而  
已更何置是夜大雪賊不得進及霽盜復謀往若有  
人禦之者終不得而犯瑱緣是得全近山之人多供  
養之後莫知所終

宋 善慧傳

善慧淳邑霍氏子兒時聰慧有神彩好弄泥土作浮  
屠採花獻供爲戲父見而歎曰此兒釋家子吾失望  
矣旣長恐其逸強婚之居三載無觸染也父母叱之  
師歎曰生死業輪欲爲其本三界勞生愛爲其根無  
始汨沒吾安能復襲斯愆耶父母知其志不可奪聽



其出家禮清涼寺成大德爲師。成曰：吾家麒麟兒也。教以經典，過日成誦。孜孜爲學，無或忘久。成以三門土木事命諸徒。師曰：幻影浮光，須臾交謝。已躬下事，未辦吾安能爲他閒事。長無明耶？幸師置我度外可也。乾德間，有司以德行聞，賜號宣秘大師，視篆掌教門事。命下不可辭，勉而就職。僧庶懷來，法林穆肅。臨終謂弟子曰：昔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墟，非輕生樂死，知義有所重於身也。吾二十年來已事未純，爲僧務累，殉輕而遺重，其德虧矣。爾曹勉之，勿踵吾陋跡也。言訖而逝。

麻衣和尚傳

麻衣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當五季之際，方服而衣麻，往來澤潞關陝間，妙達易道，發河圖之秘，以授華山處士陳搏。搏得之，始著訣，以傳种放、放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謬，昌昌傳劉牧。始爲鈞隱圖，以述之。實本於師也。稱者謂師發易妙於二千年之後，殆天授耳。錢若水未第時，訪搏於山中，見老僧擁衲，附火若水揖之，僧問曰：而已坐久，搏問何如？曰：無仙骨，若

水退搏戒之曰：三日後可復來。如期而往，搏曰：始吾見子神觀清粹，謂可以學仙。故請決於老僧。老僧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賢公卿。急流勇退耳。問向僧何人，搏曰：吾師麻衣道者也。太祖仕周時，嘗訪師，問曰：今上毀佛法，大非社稷靈長之福。師曰：三武所以無令終也。又問：天下何時定？師曰：赤氣已兆，辰申間當有眞主出。佛法亦大興。及受禪，果應所言。開寶四年，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遇師之院，躬禱於佛曰：此行以弔伐爲事，誓不蓋殺一人。蓋不忘龍潛時師所囑也。

惠泉傳

惠泉，彭城人，住南臺閣子院，性孤潔，不妄與人交。知名士多就見之，與之語落落可喜，數親之則拒而弗應。且義學超洽，能詩，清永有世外趣。太平興國末年，曹彬緣弭德超之語，出領節制，閉閣謝客。孫何自京師來，久不得見，以詩自諷云：欲謁元戎無介紹，薛能詩版在鵬堂。異日登南臺，閱泉高槩扣其門。一見如舊相，識館于其廬，饋勞加厚，將歸，賦以裘馬。後二年，何爲進士舉，首同年，路振官彭門，何盛稱泉好義甚。



篤不求人知。振下車携僚客詣焉。其徒曰：吾師聞公來已去。浙矣。振歎慕，留詩壁間曰：漢公嘗說惠泉師，解講楞嚴解賦詩。今日我來師已去，草堂風雨立多時。若泉之志可謂善行其所學無忝吾宗矣。

### 杭州興教小壽禪師傳

小壽禪師不知何許人。誰氏子也。以同時有永明壽。故稱小壽。以別之。二壽皆天台韶國師眞子。師聞墮薪而悟。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國師頷之。及開法。請子爭師尊之。天禧中。御史中丞王公隨出鎮錢塘。往候師。至湖上去。騎從獨步登寢室。師方負暄。裘衣自若。忽見之。問曰：官人何姓。王公曰：名隨。姓王。卽拜之。師推蒲團藉地。坐語笑終日而去。門人讓之曰：彼王臣來。奈何不爲禮。此一衆所係。非細事也。師唯唯。他日王公復至。衆橫撞大鐘。傾寺出迎。而師前趨。立於松下。王公望見。出輿握其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而遽爲此禮。數耶。師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丞卽得。奈知事。曠何其天資粹美如此。

### 惟中文英傳

惟中字慧雅。蓬州開元寺僧也。游成都。不復歸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遠。與可朋相。上下時稱之。曰：詩伯且通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日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履。見者莫測其中之所有。慶曆五年五月。示寂于大慈甘露道場。年六十九也。前時盡傾其橐中。得八萬錢。委其所嘗往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刻其爲我。命奇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殿。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被除諸妄。而泯相亡心。我爲是功德之意也。舒諾之。命名手劉允文。圖之。梓潼文同嘗問道於師。爲記其事。

文英者。姓蘇氏。泉州人。往來商成都。富鉅萬。留意禪悅。忽若有悟。盡捐貲。移書別妻子。祝髮於嘉祐院。妻子萬里入蜀。訪之。師絕不復見。堅坐一室。歷三日。寂無人聲。妻子知師志不可奪。棄去。以故聲望愈高。凡四坐道場。住超悟最久。超悟者。大慈三大院之一也。



實承灰燼之餘。師鳩工庀徒。創建禪宇。凡爲屋千楹。闡龍宮。藏貝葉。規模恢敞。氣象雄特。始成而旁院復火。勢且延及。師亟白府。毀正寺之三門。以絕之。請後自建。火乃止。而三門復新。院始無田。師合施者金錢。且請廢寺之產於官。成三百畝。以備香積。故超悟耽耽。爲大叢林。皆師力也。

楞嚴道人。名繼。殊有高行。賜號覺濟大師。與文與可爲方外友。相得甚謹。有詩贈焉。覺濟大師且贊其像。極其稱歎云。

二寶月大師傳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蘇氏眉山人。於東坡爲無服兄。九歲出家。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趨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廬。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堵。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爲。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蜀守

制使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而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疎焉少與。蜀人張隱少愚。善老泉深器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仕。當有立於世。爲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卽以書告於往來者。敕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早暮及辰。日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

又寶月大師。修廣字叔微。姓王氏。杭州錢塘人。九歲出家。十一得度。景祐二年。賜紫。寶元元年。賜號寶月大師。治平中。州請爲管內僧正。師爲人樂。易慈祥。有智識。度量不見其喜怒。讀五經。知大義。頗喜爲詩。少羸。多病。始學爲醫。既成。而有疾者多歸之。無貴賤貧富。皆爲之盡其術。未嘗有所厚薄。尤貧者。或資之衣食。以其故。自京師至於四方。自公卿至於學士大夫。多知其名。旣見。皆樂從之。遊而鄉邑之人。至於羈旅。游客其歸之者。無不厭其意。師於接之。雖勞未嘗有懈倦不欲之色。於資之藥物衣食。雖窮無未嘗有所



計惜其應外者如此及退而處夫貧富死生之際又有所不累其心故至於不能自給而未嘗動意至於且死而未嘗變容改色熙寧元年十月感疾會門人與嘗所往來學佛之人告以將終從容就坐而逝

### 崇壽傳

大邑縣崇壽禪師。邛州蒲頓人。仇氏子也。自毀齒趣向便高遠。家嘗作佛事。則汎洒供獻。恭勤精愿。不救之而自率。嘗恐若不能如法者。父母異之。乃俾隸大邑靜林僧籍。以仁普爲師。年十六落髮。二十受具戒。來成都大慈聽講大乘諸經。盡通曉奧義。後七年還舊居。其所止。悉流落不治。但腐椽破壁。欹斜漏涼。屋數間而已。師恬然安一榻。處其中。無厭色。禪悟之暇。間亦作詩句。度夷淡清粹。與人語和輒未嘗涉物。心無愛惡色。無喜愠。且堅強少疾。狀貌修偉。慈恕溫裕。人無少長咸願見之。見必拜伏欣喜。留連不忍去。一日忽召其弟子慕安等前曰。人既生理必有死死。嘗事非異事。且吾無死生久矣。汝等當體吾之所以無死生者。慎勿戚戚如衆人。乃不累吾付囑。吾神光

一道留此無數刻。汝當奉吾所戒。惡不宜爲。善不宜失語。已攝足跌坐。疊手瞑目而逝。搖挽不動。凝如塑。刻世壽八十有六。時治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師之眞身不壞。風神凝然。不異平日。徒衆因爲窆。堵藏之。文與可居郡。暮時時相過。從嗣。後來權州事。師已化矣。枉道過邑。詣師塔下。旋瞻禮。悲悼歎息曰。師之面目如生。而師之語音已不聞矣。因爲銘其塔。

### 可久傳

可久字逸老。錢塘人。天聖初得度。習教於淨覺。無出世志。喜爲古律詩。所居西湖祥符蕭然一室。清介守貧。未嘗有憂色。東坡守錢塘。當元夕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師室。了無燈火。但聞瞻荷餘香。歎仰留詩。有不把琉璃閉。炤佛始知無盡本。非燈之句。蒲宗孟集錢塘古今詩。求藁於師。師曰。隨得隨去。未始留也。聞者高之。晚年杜門。送客不踰闕。辟穀安坐。觀練熏修如此。十餘年。臆外唯紅蕉數本。翠竹百箇。淡如也。一日謂人曰。吾死蕉竹亦死。擇瑛公亦死。未幾皆驗。人嗟異之。



師友清順亦錢塘人字怡然詩與師齊名而操行亦同石林葉夢得曰熙寧間有荷願可久二人其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餽之米者所取不過數升以瓶貯几上日取二三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嘗有故人尤重之

惟迪禪師傳

惟迪不知何許人法傳雲門啓道明切嘗答問佛者曰日出東方卯再乞指道師曰三日後看富嫩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皆師對機語又作賓主語曰賓中賓日月無改新賓中主杖長三五尺主中賓問答是何人主中主正眼誰敢覷說示大略如此熙寧中蜀普通山院僧自列於府願延道行者老闍揚宗風追復青州之前躅知府大資政南陽公是之命有司精擇其人以師充選師之來也都人激踴感勸緣是大闍道猷師平生枯淡自處前後三坐道場丈室蕭然一笠掛壁行則攜之怡怡如也最可異者所至皆伴古德真身始居馬溪則有水觀和尙次無爲則有惠寬

和尙及住普通又爲青州和尙真身皆結膝跌坐儀相儼然豈人事之適然乎或有所來也在王蜀時有洪果禪師至

自青州棲於東禪方是時二衆錯居蜀主仰重師德命二宮奚曰道真道粉者爲之侍使後有娼道玉府相之尤者蜀師說法言下有省遂祝髮事師於是物論喧然蜀主怒命鞠之知師純因精確愈加禮重師因以所居昇其身存焉蜀人贊爲爲連點七華陽隱士田道通訪師山中而見之問師曰如何是連點七師曰屈指數不及地上無踪勝追公皆拈此示衆或疑連爲師後身業理循環亦不可知也

智林傳

智林姓阮氏上世番禺人既受具禮慶閣黎爲師傅秘密教正勤四十年不虛一日仁宗樂宗佛事擇開寶寺西北隅增葺精舍被除淨場親篆殿額像設莊嚴皆自內出賜名寶生院屬師住持命主教門事賜號宣教大師天下僧籍爲之統首師於陀羅尼門受持精密國有祈禱罔不獲應內繇宮省以至宗室貴戚莫不厚爲之禮道俗傾向措紳景重張文定公安道潛心內典嘗從師問梵學師爲啓發隱奧科指條暢張於言下了然益深敬事張又問曰竊索諸部壇場軌儀種種莊嚴不離世諦無上正等諸佛心印其



用如何師云。壇有多名。空智爲上一念淨圓。同法界性。住無所住。如空無依。彼誠之至者。猶可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妙湛總持。一相三昧。具足神力。豈思議所及。佛以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無有二法。惟一乘道。至於隨緣立教。應物利生。百千法門。等爲妙用。空智云者。第一義諦也。張致歎曰。醍醐甘露。聞所未聞。吾固知師深得般若。究竟法空。相非但嚴淨毗尼。專精觀行而已。熙寧四年四月十二日起居。如平常忽作。而曰。吾報盡。今夕耶暮而歸。寂徒衆葬於開封縣東原。張公銘其石。

### 石塔長老傳

石塔戒長老住揚州石塔院。東坡赴登州。師往迎之。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師起立曰。只是飄浮圖耶。坡曰。有縫奈何。師曰。若無縫。爭解容得。法界螻蟻及坡。鎮維揚。師遣侍者投牒解院。坡問長老欲何往。以歸西湖舊隱爲對。坡與僚佐同至石塔。擊鼓集衆。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

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樵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其爲時賢。注意如此。長老必爲時名。德惜不得詳其始末耳。

### 志添元普傳

志添生泉州陳氏。故通直城伯兄也。初住南安雲華巖。後游京師。道聲籍甚。元祐元年。詔入內。爲遂寧王祝壽。賜號真覺大師。并磨衲衣金環。緜錫。哲宗親書敕與之。許遂歲度僧。天下名山福地。任性居住。初在福禪次。住秀州福巖。著作佐郎黃庭堅嘗贈之詩云。蒲團木榻付禪翁。茶鼎薰鑪與客同。萬戶參差寫明月。一家寥落共清風。又贊云。石出山而嶺自筌。巖松不枯而骨立。冰霜今得雲門掛。板打破。鬼窟靈牀。其石也將能萬里出雲雨。其松也。故與三界作陰涼。此似昔人非昔人。山中故友任商量。侍郎陳軒亦贈之詩云。車輪馬足走塵烟。競看成都萬炬然。獨我踏開亭下雪。伴師同坐一菴禪。元普不知見何人。得法住樂山。名其菴海湖。閉門危坐二十年。司諫江公望作歌以招致之。設三問皆不答。公望坐邑治平遠臺。每



迺拜其菴。其爲時賢敬重如此。普既去。公望懷之以詩。又作多暇亭記。稱西蜀隱者。蓋謂普蜀人故也。二公皆爲泉名僧。人至今稱之。

白雲孔清覺傳

清覺號本然。洛京登封孔氏子。宣尼五十三世孫也。父訴舉進士。有隱德。母崔氏。師幼而穎悟。習儒業。熙寧二年。閱法華經。有省。求出家。父母許之。依汝州龍門海慧大師。剃染。海會器之。囑其南詢。初參峨眉千歲和尚。蒙指訣。抵舒州浮山。結菴於太守殿。宴坐二十年。似有省。發元祐八年。至杭。入靈隱寺。隨衆居止。有汪羅二行人。求師心要。一言而中。千里響應。參叩之士。風雨而至。寺主以寺後白雲山菴。俾居之。闡化覺自立宗旨。著證宗論。三教編十地歌。皆依倣佛經。而設。人稱爲白雲宗。大觀元年。卓菴湖州。千金市復至烏程菁山。卓錫得泉。結菴而居。名曰出塵。徒衆復邀歸正濟寺。正濟覺舊講華嚴經處也。覺立說。專斥禪宗。覺海愚禪師力論其非。坐流恩州。宣和二年。弟子政布等陳狀。被旨放還。次年八月。作偈投太守游。

公請以九月二十六日爲別主期。而化。靈骨舍利歸葬餘杭之南山。

白雲之道。不淳。譏議歸之宜矣。至詆與白蓮相混。特以無妻子爲異。則亦太甚。然其持守精謹於息。難生死之際。脫然無礙。去常人亦遠。予故取其行已而恨其爲言也。

銓公傳

銓公。賜號文昭大師。華亭人。體清弱。以閉門習靜爲事。不泛交。惟主簿劉發常詣之。善鼓琴。有美琴曰響泉。好風。良月。則清香操之。云以供佛。鄰貴慕之。隔垣起亭。宵頃以聽。知之。徙北牖。發恃師所知。間邀一客。同見銓。銓方操絃爲泛聲。客遽稱善。銓即止。客不懌而去。銓顧發曰。何得引俗人入我座耶。發媿謝。師所居曰妙音閣。發爲記。且贈以詩曰。寶琴何所得。所得甚幽微。聊借絲桐韻。還超智惠機。霜風悲玉軫。江月入珠徽。向此諸緣盡。人間孰是非。銓發皆元祐間人也。

潛潤閣黎傳



處嚴字伯威。溫州樂清賈氏子。母萬方娠。一夕夢黑龍自天躍而下。俄化爲道人入其家。及產有異。相警悟不凡。經史過目輒成誦。少長不苟。輩母強之卒不從。一日游精舍。歸白其母曰。兒蔬食居俗。非所宜。願出家學佛。落髮於明慶院。初習講教。義發明。師說了無疑滯。同輩尙編錄。務相詰難。師心非之。遂棄教而崇禪。歷訪先輩老宿。叩擊立旨。多所契會。有以座首命之者。師弗顧而去。師於已事。外博學能詩。又醇重典雅。且工書。有晉宋法。時道潛思聰。二公與東坡游。聲名籍甚。或勸以所作。謁縉紳。求知已。師笑曰。古之桑門。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故終身不以一字干謁。識者高之。元祐間。還永嘉。寓淨光大雲。開元諸刹。其徒翕然宗之。扣門請益者。履相躡也。師訓以本業。外復以詩書子史導之。凡經指授者。咸見頭角。元符初。歸故山。誅茆結廬。循除蓄流。自號潛淵。賦詩鼓琴。以自娛。有古人林下風。師有辭辯。長於講釋。鄉里巨室。欲屈師講經。莫能致。因具法筵。集廣衆。預設魏座。俟師至。與衆迫之。師勿遽就。席闌揚奧旨。

緣飾以文音吐鴻亮。聽者驚悅。郡守張公平從師受楞嚴大義。初以僧正命師。又命主禪席。皆力辭弗受。每詣府。手提一笠。又以師爲府座所尊。因囑以事師正色。峻拒府政有不便於民者。委曲以告。守改容聽之。瑞安令呂公勤。邂逅師喜甚。與俱還邑。築菴於廳治後園。命師居之。爲留三宿而去。晚景絕人事。精修淨業。誦楞嚴圓覺維摩光明法華等經。精熟如流。靜夜孤坐。焚香暗誦。琅琅之聲出於林表。嘗手書法華光明二經報母德。又書華嚴經八十卷。首末不懈。字法益工。以政和壬辰正月二十日示寂。年五十四。僧臘三十九。闍維得舍利數百顆。明瑩如珠。植塔於故廬之後。以遺骨并舍利葬焉。師於佛學無不通曉。尤深於禪。而接物以教。故以闍黎著名。平生製述甚多。稿隨毀。失圓寂後。弟子收拾遺文。編成二卷。曰潛淵集。人有得其片紙。隻字。皆寶藏之。其文翰見重於人如此。王梅溪十朋之母有娠。產之日。夢師來。惠以金環。夢覺時。傳師適坐化。翌日。梅溪生。人皆謂爲師後身。故其爲師作銘。序有云。師歿之歲。而某始生。師舊書石橋寺碑。梅溪僉判紹興。道經寺。寺僧先夢逐嚴闍黎。次日。梅溪至。僧以夢告。有詩云。人喚我爲嚴首座。前身曾寫石橋碑。龍友和公雙峰詩云。詩老前



身法甚嚴  
正用此事

參寥子傳 附定諸

道潛字參寥。杭於潛何氏子。幼試法華。得度於書無所弗窺。能文章。尤喜爲詩。與秦太虛蘇長公爲方外交。蘇甚重之。以書告文與。可謂其詩句清絕。與林逋相上下。而通了大義。見之令人肅然。蘇謫居齊安。師不遠二千里相訪。留期年。移汝海。同游廬山。復歸於潛山中。及蘇守錢塘。卜兆山。智果精舍。率賓客十六人各賦一詩。送入院。後南遷。師欲轉海訪之。蘇以書固止之。當路亦招師。詩語謂有譏刺。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國。初。曾肇在翰院。言其非辜。詔復爲僧。賜號妙總大師。崇寧末。歸老於潛山。有參寥子集。行世人謂師之詩雅淡真率。上欲窺陶白。而下有鴈行。蘇黃句。卽未脫子瞻烟火。雅不樂與宋人同烟火。如參寥自有爲參寥。非第以子瞻重也。斯言得之定。諸晉江人能詩。調清遠。無塵俗氣。與曾會。諸公游談者。謂諸詩與參寥同調。其題畫水幃云。無波浪處。生波浪。愁殺孤飄渡海人。有去華集大約如此。

宋景濂作育王山寺碑。謂大覺蓮日。與九峰韶公。佛國白公。參寥潛公。講道一室。扁曰蒙堂。叢林取則焉。可入傳記之。

惠淵首座傳

惠淵首座。向北人。孤硬自立。參晦堂真淨。實有契悟。處泯泯與衆。作息人無知者。洪州奉新慧安院。門臨道左。衲子往還。黃龍泐潭。洞山黃檗。無不經繇。偶法席久虛。太守移書真淨。命擇人主之。頭首知事者。宿輩皆憚其行。師聞之。白真淨曰。惠淵去得否。淨曰。汝去得。遂復書舉師。師得公文。卽辭去。時湛堂爲座元。問師曰。公去如何。住持師曰。某無福。當與一切人。結緣。自負栲栳。打街供衆。堂曰。須是老兄始得。作頭。錢之師住慧安。逐日打供。遇暫到。卽請歸院中。歇泊曰。容某歸來。修供如此。三十年風雨不易。鼎新剎佛殿。輪藏羅漢堂。凡叢林所宜有者。咸修備焉。黃龍死心禪師訪之。師曰。新長老。汝嘗愛使沒意智。一著子。該抹人。今夜且留。此待與公理會些。細大法門。新憚之。謂侍者曰。這漢真箇會底。不能與他。劈牙劈齒。得不



若去休不宿而行師終於慧安閣維六根不壞者三  
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不絕奉新兵火殘破無  
子遺獨慧安諸殿巍然獨存豈非願力成就神物護  
持耶

覺心傳 智永祖紹附

覺心字虛靜嘉州夾江農家子甚富少好游獵一旦  
縱鷹犬棄妻子出家學道周歷雲水似有得者性喜  
畫善作草蟲人稱爲心草蟲游中原作從橫圖詩名  
動一時諸學士大夫翕然宗之孔南明崔德符招致  
臨汝住葉縣東禪及州之天寧香山三大刹後因兵  
亂還蜀邵澤民劉中遠兩侍郎善之請住毗盧陳澗  
上稱之曰虛靜師所造者道也放手詩游戲乎畫如  
烟雲水月出沒太虛所謂風行水上自成文理者耶  
後終於所居

又有智永祖紹者皆以詩畫寓意永嘗作瀟湘夜雨  
圖呈邵西山邵題云嘗優扁舟湘水西蓬聽剪燭數  
歸期揮因勝士揮毫處却憶當年夜雨時既疑之問  
永曰前輩曾有此詩否永因誦義山問歸篇西山嬰

然遂爲改之永性孝字文季蒙龍圖以永精禪理善  
談論請其住院永辭曰親在未能也於是售已所長  
爲親養祖詩畫俱做周忘機而氣韻殊絕政和間改  
僧爲德士詔下祖歎曰我生不背佛而從外道耶取  
祠部牒焚之乃冠巾反俗齋戒以終身

潛菴源師傳

清源號潛菴洪州新建鄧氏子世力田幼超卓短小  
精悍去依洪崖法智爲童子年二十一落髮受具戒  
時武泉嘗贊峰月雲居舜道價壓叢林師游三老間  
皆蒙器許而疑終未決後親見黃龍南公凡入室令  
坐於傍與雲菴同造積翠師爲侍者七年南公歿隱  
蹟西山西山有慧嚴院僧死屋無像設露坐師見而  
歎曰古人斫山開基致無爲有忍懷不舉哉乃求居  
以修完之不五年而殿閣崇成百具鼎新卽棄去游  
廬山南康太守徐公聞師名延居南山清隱寺寺在  
大江之北面揖廬山師門風孤峻學者皆望崖而退  
以故單丁住山十有八年晨香夕燈升堂說法如臨  
千衆而叢林所服玩者莫不具時時鏗地處置嘗云



先師初事棲賢。謬泐潭澄。更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要妙。莫不貫穿。及因文悅。以見慈明。則一字無用。設三關以驗天下禪者。而禪者如葉公。畫龍龍見。卽怖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大智如文殊。師利欲問空。王佛義卽遭擯出。以其壁艱難。故起現行耳。有僧依師住十二年。學令住淨衆寺。辭行師。謂曰。汝雖在此。

費歲月。實不識吾家事。倘嗣法當不以世俗欺誑爲心。其人乃嗣翠巖。樓焉。南昌隱君子潘延之。與爲方外友。迎師歸西山。而州郡文爭命居天寧。褫子方雲。趨座下。一時名士。搥衣問道。師以目疾。隱居龍興寺房。戶外之履亦滿。上藍忠公法姪也。延師居寺之東。堂事之如其師。師年八十而喪。明學者益親附之。有欲板其語要。流通師投拒曰。若吾語深契佛祖。從今百日間。復明則副汝。請如期。果愈。先是覺範洪公證獄太原。拴縛在旅邸。人諱見之。師獨冒雨步至。撫慰爲死訣。明年南歸。復見師。師軒渠笑曰。吾不意乃復見子。故覺範序之曰。嗚呼。佛法寢遠。壞衣瓦器之人。亦有侈欲爲人師者。爭慕華構便軟。煖公獨舉頽壞。

而新之爭。欲致弟子不問智愚。欲出門下。而公獨精粗之爭。欲坐八達衢頭。以自賣其道。而公獨居荒遠。以自珍之。爭好勢利。惡醜而公獨犯衆惡。自信而力行之。每謂弟子曰。無事外之理。理外之事。觀其措置。豈其真然之者耶。師終時。幾百歲也。

空禪師傳

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爲人強項。久侍死心。一日辭去心曰。汝福鮮宜。自養草堂。清公偈送之曰。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真空萬境閒。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受請出世。杭之南蕩。不幾月。而一火無遺。因歎息曰。吾違先師之言。故有今日之患。有富人發意營建。欲師一至其家。以受供。師辭曰。公施財求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衆而食。素不願也。力行其道。竟不役於土木。以終身。師頌野狐話曰。含血喫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鷲地喚回。打箇筋斗。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雜科篇

宋 圓覺演公傳

宗演河北恩州人。姓崔氏。元豐滿禪師弟子。唱雲門之道者也。法貌脩整。持守嚴密。宣和中。徽宗詔入內庭說法。賜紫方袍。當時有大因緣。前後凡住十三院。度弟子一千二百餘人。住永福能仁寺時。先是寺僧有生縛獼猴以泥裹塑。謂之猴王者。歲月滋久。遂爲居民妖崇。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衆。祭之不痊。則召巫覡。垂夜至寺前。鳴金吹角。日日取搆。寺衆亦撞鐘擊鼓。與之相應。言助神日甚。月盛莫或之。改適師移住。是寺聞而歎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淫及乎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爲誦大悲呪。資度之。是夜師坐見婦人。人身猴足。血汚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穉女再拜於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賴法力得解脫。

上升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師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原是佛。靈光洞耀沒中邊。聽偈已。再拜而去。明日啓其堂。施銀三重。蓋頃年曾爲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嘗深閉。猴負小女如所覩。乃碎之。并部從三十餘。驅亦皆烏。鷲鷓之類。所爲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絕。師後歸雪峰終焉。

宋 眞寶慶預傳

眞寶五臺山僧也。學道能外死生。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寶感。激還山。益聚衆習武。州不守。敵衆大至。寶悉力拒之。不敵。寺舍焚毀。僧徒逃散。曾下令生致眞寶。寶至。抗辭無擾。使郡守劉駒誘勸。百方終不願。且曰。吾佛制戒。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以力屈食吾言也。但速殺我。遂怡然受戮。北人聞者無不歎異。

慶預。湖南京山胡氏子。問道芙蓉楷公。得要領。住大洪山。靖康盜起。遠近震蕩。預日願指閒暇。外飭固守。內事靜專。謹禪誦。以定衆志。若是者數年。所活萬餘。



人士大夫家賴以生者十七八事稍定徙水南興國寺隨守以聞賜號慧炤紹興中下匡阜入八閩愛雪峰深秀閉關十餘年將化別衆書偈曰末後一句最難明轉步回頭千萬程除却我家親的子更誰敢向裏頭行擲筆含笑而寂

宋 老牛智融傳

智融俗姓邢初名澄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臨安萬松嶺號草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出入禁延賞賚殊渥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入靈隱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於以去塵俗弗遠肆游諸方徑山匡廬經行殆遍聞雪竇之勝遂投跡爲終焉計深坐一室土木形骸泊然如偶人或曳杖以出有欲相隨則謝遣之山中幽僻勝絕之地意行獨坐或至移晷人莫窺其際善畫而絕不以與人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於壁一吹火向空一躍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而時有火警又於火端作土梟之聲爲之革嘗畫龍首半體麟旱輒應頗近靈怪師亦不以自矜也或問畫次及人物師曰老不復能作蓋日昏不能下兩筆也曰

兩筆豈非阿堵中耶師曰此雖古語近之而非也吾所云兩筆者蓋欲作人物須先畫目之上險此兩筆如人意則除皆隨筆而成精神遂足所以難也或加以勢利則避之愈深意苟相契亦輒與不吝樓攻媿求之久不與催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作詩不多語字畫亦無俗韻初自言若得爲僧三十秋瞑目無言萬事休紹熙四年五月卒壽八十僧臘如師言尤好作牛自號老牛智融云

明河曰旨哉融牛之論畫也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宋 淳藏主傳

景淳藏主撫州化度受業久參寶峰祥和尙傑出參徒其爲人瀟灑高尚備見於自述山居詩祥見之論淳曰此詩不減灌溪恐世以伎取子而道不信於人也詩凡數十解今記十章以備傳云拙直自知趨世遠疎愚贏得住山深現成活計無他物只有鱗紋杖一尋屋架數椽臨水石門通一徑掛藤蘿自緣此處宜投老饒得溪雲早晚過自笑疎狂同拾得誰知擬



鈍若南泉。幾回食飽游山倦。只麼和衣到處眠。瓦鐺  
蘇處清烟。鐵磬敲時曉韻寒。一串數珠。塵又重拈  
來。百八不相諍。一瓢頭子。非爲樂。四壁相如。未是高  
爭似山家真活計。屋頭松韻響秋濤。數行大字。貝多  
葉。一炷麝香。古柏根。石室靜。延春晝。永杖鷲啼。破落  
花村漁父子。歌。甘露曲。優寒山。詠法燈。詩深雲。勿謂  
無人聽。萬象森羅。歷歷知。坐石已知毛骨冷。漱泉嘗  
覺齒牙清。箇中有味忘歸念。身世無餘合此情。幽巖  
靜坐來。馴虎古澗。經行自狎鷗。不是忘機能絕念。大  
都投老得心休。怕寒懶剃髮。鬆髮愛煖。頻添楮柴  
栗色伽黎。撥亂掛誰能。勞苦強安排。其詠閒適情。可  
謂得之至矣。倘非中有所養。孰能爾耶。惜乎。法道不  
扼悠悠以終老。卒中祥公之言。虛諸方之望云。

宋 北磻簡禪師傳

居簡字敬叟。潼川王氏子。資質穎異。初見佛書。必端  
坐默觀。如宿習。依邑之廣福院。圖澄得度。參別峰塗  
毒於徑山。沉默自究。一日閱萬菴語。有省。遽往育王。  
見佛照機相契。自是往來其門十五年。一時社中耆

碩無不忘年與交。走江西。訪諸祖遺蹟。蓋仲溫嘗掌  
大慧之記。菴於羅湖。纂所聞成書。發揮祖道。與師議  
論。大奇之。以大慧居洋嶼。菴竹筴。付之師。異焉。久之  
出住台之般若。遷報恩。英祐爭附。鴻儒竹巖。錢公水  
心。葉公皆折節問道於足下。大參真西山。時爲江東  
部使者。虛東林命之。以疾辭。乃於飛來峰北磻。掃一  
室居十年。人不敢以字稱。因以北磻稱之。起應響之  
鐵佛。西余常之。顯慶碧雲。蘇之慧日。湖之道場。奉旨  
移淨慈。所至道化。大行。師出佛焰之門。在諸法彥中。  
爲神駒香象。機格超逸。最難攀仰。其頌世尊初生話。  
云。一聲因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闡提。此土西天。起  
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又頌楞嚴六解一亡云。六用  
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烟一縷閒。清晝百  
鳥不來花自紅。關一室以居。名曰菴室。作賦以自見。  
其略曰。進則面牆。退則坐井。柱忽不支。壁將就殞。豁  
然而虛。漠然而罔。如蒙之擊。如震而警。如無盡藏。如  
大圓鏡。前山送青。若壯士之排闥。後山回闔。擬良工  
之御駁。撫鴻鶴而晚眺。入冥冥而遠引。笑雲烟之輕



去漫悠悠而無定。駐落日于西崦。延初蟾於東嶺。是皆中所得也。有北磻集十九卷。張公誠子序之曰。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爲一人。不能當也。北磻於人不苟。合亦不苟。咲取舍去就之際。潔如也。葉水心詩曰。簡公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青染綠未禁春。師居天台。委羽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肯已。仙居丞王君擇請於師。師作種竹賦一首示二姓。而訟遂止。其德音感化如此。靈隱虎席趙節齋奏師補其處。師笑曰。吾日迫矣。乃舉天童癡絕冲。淳祐丙午春三月二十八日。索紙書偈於紙尾。復書曰。四月一日珍重六字。呼諸徒。誡之曰。時不待人以吾自勵。吾世緣餘兩日耳。至期味爽。索浴浴罷。假寐。然視之已逝矣。壽八十三。臘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禪師塔側。遵治命也。

鼓山堅凝二師傳

彌堅號石室。閩清陳氏子。根性敏利。歷諸叢席。最後見孤峰秀公。函蓋相合。遂傳東山之衣。正凝舒州太湖李氏。與堅同門。並得秀公之道。法林

倚以爲重。凝儀相豐。朕所至人聚觀之。檀委山積。嘉熙初入閩。閩帥請住鼓嶠。風猷弘振。四衆欽慕。若現在如來。信施以巨萬計。悉充嘗住三十餘年。布衣紙衾。終其身不一染。捐於世好。則其所存槩可知矣。咸淳中。示寂。閣維數珠不壞。齒牙中舍利如砌。堅則凝凝住持。而清氣逼人。雖福緣少。遜於凝。而慧門開。受則過之日。衣東山之衣。說法法音遐被。置衣處。嘗有光夜白如晝。有二偷兒入室盜之。爲神所縛。臥地視不得起。堅爲懺謝。始甦而去。德祐中。朝廷欲南遷。被旨增廣城堞。請堅爲東門提督。乃忻然奔命。曰。何往而非佛事耶。手版築六十丈。次年告成。遂示寂焉。囑留衣鎮山門。未幾二王奔廣。軍次山麓。人情洶洶。咸思劫奪衣時。現異寺。賴以全。隱傳持法人如來所遣。行如來事。願力弘固。寓之而然。卽一色一香。皆能通靈顯妙。況金襴乎。入元衣。尙無恙。至正間。忽失所在。

宋 斯受傳

斯受字用堂。台黃巖楊氏子。年十四入三童山香積寺。依存方上人爲師。受具游歷諸方。咨叩耆宿。得心



學要領。自靈隱病歸。三童日行首楞嚴三昧。於不離見聞緣。超然入佛地。語致疑力。究無入。忽聞春碓聲。恍然自省。偈曰。六祖當年不誦經。肩柴放下便傳燈。誰知千載今猶在。秋月長廊搗碓聲。自是行業日進。善書以黃金爲泥。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般若及方等諸經。又於帛上金書法華塔一座。極其精妙。當時稱希有。將終坐牀上誦法華經。不輒卷畢而逝。

### 太癩傳

太癩蜀僧也。居衆時嘗歎佛法混蓋。異見叢起。乃曰。我參禪若得真正。知見當不惜口業。遂發願禮馬祖塔。長年不輟。忽一日塔放白光。感而有悟。後所至叢林。勘驗老宿。過雪竇山前。云這老漢口裏水漉漉地。雪竇聞其語。意似不平。及來見雪竇。云你不肯老僧耶。師云這老漢果然口裏水漉漉地。撒一坐具便出。直歲不甘中路。令人毆之。損師一足。師曰。此是雪竇老使之。他日須折一足償我。後果如其言。師後至都下。放棄市肆。中有官人請歸家供養。師屢告辭。官人確留之。愈加敬禮。每使侍妾饋食。其前一日官人至。

師故意挑其妾。官人以此改禮。遂得辭去。不數日開市中端坐而化。師名太因。預有譽。故人以太癩呼之。

### 宋 有南傳

有南閩人性慧達。以詩自娛。世味淡然。游泉之開元承天。每所過聞閩市易之家。獲息嘗倍。人始異之。至從市者爭徑。惟恐其不至。至則人爭遺之錢。納諸懷袖中。至數百。則拋撒於地。兒童競取拾。因大笑爲樂。以爲管江給事某極重之一日。忽語其徒曰。予翌日當與衆別矣。衆以爲戲言。詰旦果跌坐。奄然而化。或以告給事。給事來訊之。乃於座上微開目。嗟呼。江君授以偈曰。東省書問頻。灑佛日衣鉢相傳。試問來去何事。一輪江月橫。天舉手而寂。經十載。真身不壞。其徒就身爲塔藏之。

### 宋 自永傳

自永閩人。結茅麥斜。嚴宴坐。修靜忽有龍現。木杪恬然誦經。不顧久之。龍復出。山爪甲著石有聲。永語其徒曰。龍又至矣。視之果然。一日荷汲而歸。有虎蹊其後。就飲其水。永回顧。徐云。適從何來。其渴至此。又嘗



夜過諸偷者於菴外笑謂曰若欲罄我囊囊耶得升米傾囊與之曰愧不腆耳諸偷謝而去年八十餘而逝體不壞顏色如生噫永其有道者不然何與物相忘至此登高不慄入水不驚萬變陳乎前而莫動始可與言生死出生死捨此而云學道不知其可也故予深以不能詳永爲恨贊數言以待後賢續之

宋 法慈

法慈上虞長慶寺大德也平日深居簡出洒掃一室宴坐其中庭具花竹泉石有幽意士大夫多往游焉慈頗能棋又善譚論名理焚香瀹茗延納無倦嘉泰初忽謝客閉門雖年高而神觀精爽略無他故人初不以爲異會其童行辭往行在所請給僧牒慈語之曰汝去宜速回久之無耗日以爲問既還慈喜曰得汝歸甚好時方盛暑即令左右具湯沐浴畢易潔衣端坐將瞑目就寂其徒亟呼之云和尚幸自得恁好何不留一頌示後曰汝不早道我今寫不得也汝代筆則可乃云無始劫來不曾生今日當場又誰滅又誰滅萬里炎天覓點雪語僅脫口而逝

宋 清音子傳

清音子不知何許人自言姓楊名道享宋末引一猿自金陵來淞處茅椒於府城北猿大如人能主給使清音子夜坐有光淞人爭飯之豐薄不謝第言分定云由是人益異之施與日多因搆菴以居名曰太古以延佇四方雲水之客嘗赤脚行市中乞齋糧供衆復自號赤脚道人久之有軍士戲烹其猿食之清音子嗟歎即與衆訣別手書一偈云八十一年饒舌終日化緣不歇重陽時節歸家一路清風明月遂跌疊而化

金 大漢僧錄

大漢僧錄姓聶氏身長九尺膂力絕人削髮從佛持律誦經有解性發言不測若深有得於中者且能誦呪驅邪又名破魔和尚熙宗聞之召見賜食授殿中將軍固辭曰臣願始終事佛不願爲官不拜命爲交城縣僧錄領袖一方賜龍鳳山河衣衣宮中所製命僧錄披以化人因又稱大衣禪伯名振一時服化者衆後示寂闍維有舍利紅光之異至今交城人能言



之惜無詳可考。致大行寥寥云。

金 洪炤傳

洪照字文明。其先華州下邳人。世業耕桑。年十八入道。脩頭陀行。夙夜匪懈。研精修多羅教。落髮後。益勵奮求解脫。受大名憑空禪師印。可雲游河內。得古廢寺。基翠壁斜倚。秀木傍鬱。清泉流其下。照顧瞻喜曰。此正道人安隱處。詢土人知其爲唐覺林禪刹也。照結草廬。被麤茹糲。以居之。久之。四衆嚮應。鳩集輿工。開鑿得遺碑銅像。及然燈淨盞百餘隻。叢席既成。世宗嘉照行錫圓通禪師之號。賜院額曰香嚴。照行高識。遠超穎辯。達自初從道入法藏。依言而探義。因義而明理。運有爲洪濟之慈。入無證眞得之妙。弛張用舍。開闔語默。於覺炤中恒得自在。提振宗風。開覺後學。凡祖師之旨在章句者。必引而申之。學人或探其涯浹。或接其波瀾。莫不游焉息焉。隨其分量。俱得受用。故一時佛法以照爲司南。居山三十年。未嘗過檀門。日所費用。皆宰官居士。領施奉給。樂而不厭。雖金帛填委。而囊無一錢。大定二十六年。將逝。沐浴易衣。

問時早晚對曰。日晡矣。說偈怡然就寂。春秋七十有二。葬於院西之玉峰。

元 筠高安圓至傳

圓至字天隱。高安姚氏子。季父勉。父文叔。兄雲。皆中顯科。爲宋名臣師。按窺世相。深有所感悟。於中以咸淳甲戌出家。依仰山慧朗禪師。欽公脫髮。時年十九。務靜退。寡交。譏怡然以道味自尙。喜爲文章。志弘護。非街飾知見以自售也。故其文日益進。其曰吾聖人。自稱文佛。蓋以存其道於無窮。非文莫能日經日論。皆是物也。惟震旦諸師。欲撫中下之質。乃皆以天縱上智。示爲椎朴少文。與愚者同事。乃聖人冥權。非眞然也。愚者誘於其迹。直謂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躐至薄。經論爲淺教。斥文字爲異端。豈不惑哉。其論吾宗文。獨許嵩明教一人。其融會超了知見。扶宗匡道之心。居然可思矣。至元元貞間。住建昌能仁寺。說法一稟於欽。不兩年棄去。師行止不恒。所居斯其最久耳。大德二年戊戌卒於廬山。年四十三。惜無修期。以究其道之所歸。化之所及。爲可哀耳。有文集一卷。



吳門磧砂魁上所藏以示紫陽方虛谷讀而醉心敘其首刻焉

得喜無照無碍傳

得喜錢氏子童丕時依興聖權公雉染及長慕禪宗登天目山叩幻住老人有契旋歸里清信士有以花園地施者師受而結菴鑿基得古石刻錢喜二字衆異之菴成禪錫紛委幻住爲大書喜見二字顏其戶從是鄉人稱師爲喜菩薩師以學佛須以解脫爲心慈普爲行道風所感一鉢無盡四事供衆之外濟益深廣衣寒藥病赴者如歸生而饑者養之如人父死而暴者葬之如人子一以誠信真實爲之弗勸也嘗演法於吳江程林仲家有神人白帽金甲合掌聽其後舉衆見之凡諸大家禱祈惟師一至爲幸至順中移錫盤龍塘未幾成巨利化後舍利燦燦火處穿斷求之皆得鑑無照鑑無碍二公皆嘗事幻住

無照南詔人初習教辨博英發每日吾聞中國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使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由其國萬里來一言而悟徹法源方圖歸以倡道而

殞於中吳春秋僅三十有七也幻住祭而哭之以文曰謂無照於吾道有所悟兮真機歷掌其誰敢欺謂無照於吾道無所悟兮大方極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鈔兮何取舍之紛馳鄙良遂之歸罷講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無照總不然兮卽名言與實相互融交涉而無虧出入兩宗大匠之門兮孰不歎美而稱奇屈指八載之相從兮靡有間其毫釐我閱人之既多兮求如無照者非惟今少於古亦稀我不哀無炤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墜而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對爐熏於今夕兮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讀此文酸鼻苟其人非真有大過人者不足致老子惜之至是也然南詔之有禪宗實自無炤始

無礙永嘉人參幻住久之無省幻住指見龍淵一日聞蓮香得入有偈曰箇中消息本尋常幾度無端謾度量今日疑團百雜碎西風一陣白蓮香不知其所終

妙恩傳 附大圭 契祖 杰道者

妙恩生倪氏泉人也持律精苦脇不沾席者四十餘



年遍參名宿。旋入雪峰。謁湘和尚。蒙印可。聲價日騰。起至元中。僧錄鑑義白行省。請合開元百二十院爲

一大刹。請師爲第一世師。慧解圓融。不以禪廢教。嘗註釋彌勒上生經。以見意焉。武林南山羅漢殿災。師夢五百僧求依止。未幾傳聞。至乃卽夢夜也。因建羅漢殿於寺東廂。如數像之恢煥。一倣武林舊時。是以虛空心爲福德相。益見其慧門無量也。其法嗣大圭頊。曰碧眼。雁眉。解。斲人容。求單位。笑欣欣。一朝添五百閒漢。大屋澄天。開紫雲。師將示寂。偈曰。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紅燄。千足萬足。既火舍利如雨而下。圭亦有行解博極。儒書嘗曰。不讀東魯論。不知西來意。爲文簡嚴古雅。詩尤有風致。自號夢觀道人。著夢觀集及紫雲開士傳。紙貴一時。契祖同安張氏生亦師付法子。使嗣位行湘師事者。善說法要。渾然天成。賜號佛心。正悟禪師。有杰道者。清狂無度。恒掃除街市。所至相與譁笑。之所服衣垢甚。忽取澣之。言明日行矣。至明日。求僧粥。不與。杰曰。求之不再。幸與我。得粥。還置几上。危坐而化。祖爲舉火。曰。一生杰斗打。

硬參禪。街頭巷尾。掣風掣顛。若無末上。不值半錢。杰道者。誰信寒灰有煖烟。

### 元 若芬傳

若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落髮進具。後歷游講肆。頗得師說。同輩推挽之。欲其弘闡。芬曰。吾不能也。芬爲人清退。善文筆。爲上竺書記。讚揚佛事。游戲墨花。極一時之譽。又善畫。往往寫雲山。以寓意。有求者。初不甚新。雖寥寥數筆。應之人寶之。如連城。後求者不勝其多。芬笑而謝之曰。錢塘八月潮。西湖雪後諸峰極天下偉觀。二子當面蹉過。却求玩道人。數點殘墨。何邪。自是謝事歸深山。卽古澗蒼壁間。結菴。顏曰玉澗。因以爲號。又建閣對芙蓉峰。自稱芙蓉峰主。嘗自題畫竹曰。不是老僧親寫。曉來誰報平安。其意趣可想也。如芬者。尙存本色。非盡爲末技所掩。視今之圓顛習筆墨。沾沾自喜者。豈啻天淵哉。

### 月江淨公傳

宗淨。字月江。婺人也。正菴闍公法子。頎身偉貌。德本夙植。覺緣性稟。每以佛乘印參儒典。默而能融。辯而



不肆所著詩文皆有足觀。尤以接物利生爲已。任行持無怠。雖小戒律如踐青折萌。盥手泛席之數。未嘗放心。翰院侍講王公時彥在秘閣。纂修少師姚公質總其事。二公論及東南名僧。而師居其一。總司聞其賢。舉授徑山住持。一時名公鉅卿皆樂然出疏勸請。嚮振山靈師之住。是山也不大。設門逕不廣。聚徒衆。抑渾而務實。嘗示人曰。身是一卷活經。無時不轉口。是兩片死皮。有說便動。真知實謬不在言也。師之爲文字。用濟佛事。過則揮去。如塵垢。糝糠了無留意。至於整頓山門事。無巨細宜爲必行。可以立住。皆決於俄頃。無顧慮。徬徨之滯。亦法門英傑也。或贊其像曰。神定氣沖。言雄貌偉。擊拂一下。大海絕流。咳嗽一聲。須彌粉碎。衲子師模。佛祖骨髓。夫是之謂正菴和尚。之的傳妙喜七葉之華裔也。後念佛而逝。塔於本山。

元 慧明傳

慧明蔚州靈丘人。其母夢異人乘白馬素衣借宿而娠。生異恒童。習詩書。傍通百家之言。棄之謁海雲簡禪師。言下知歸。海雲美之以頌。遣住靈丘曲迴寺。適

西京大華嚴虛席。請海雲。海雲舉師爲代。華嚴前住者失綱。頽圯荒涼。久不成叢林矣。師御下寬明。持身謹肅。道聲高振。凡殿廊方丈。厨庫堂寮。叢席所宜有者。莫不化朽爲新。起廢爲興。卽壞爲成。壬子世祖在潛。享師名德。奉師陞堂說法。錫以徽號。旣而遷慶壽燕京府。僚致請及海雲也。世祖與太子屢臨法筵。出內帑作大施。會師倦於化道。告退。曲迴閒庭淨几。恬然靜適者數年。而華嚴之命復下矣。師賦性淳謹。器宇恬愉。臨事不回。與人謙穆。每陞堂演法。萬指圍繞。師憑陵數言。使聞者人人得意於言象之外。有古尊宿之風。雖日接貴顯。一之以坦。未嘗枉道以從物。以至元七年二月。示微恙。謂門人曰。日色晚矣。索筆書一偈。復云。鷲直去。擲筆而臥。若熟睡然。撼之以逝矣。俗壽七十二。坐夏四十五。茶毗舍利五色。燦然分葬華嚴曲迴。二刹表之以石。

元 祖英

祖英號石室。吳江陳氏子。韶年出俗。卽策杖游諸方。初從虛谷陵公於仰山。聞徑山海機。道化亟來投之。



一見契合。留掌記室。自是聲聞日新。出世明之隆教。杭之萬壽明之雪竇育王。會有恙。天童砥平石問之。答以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殿花譚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後造一龜曰。木禪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衰婦人叩頭。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跌坐而化。

元 如玉

如玉自匡廬至徑山雙溪。見陸羽泉上山麓森秀。遂結茅息影。持鉢乞食。隨緣化導。自號雙溪布衲。久之。扶策登凌。可以籠構室。三年不下山。一日遙睇吉祥峰。五色瑞雲曰。此中必有靈氣。遂尋至峰陰之坡。建寺成叢林焉。後敕賜大安。一日。妙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嘗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畢。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開鄉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去六十年後。塔戶自啓。眞容儼然。

元 幻撓傳

幻撓。錢塘人。賣菜傭也。每侵晨擔菜入市。一日往太早。暫歸少憩。覺室中有異。潛壁間聽之。乃妻與人私語。人曰。彼較我何如。妻曰。彼幻撓爾。平穩。卽吟詩曰。撥竹烏鴉叫。錢塘門未開。幻撓纔出去。平穩便入來。遂棄家往蕭山。越王臺。栖焉。從此潛心禪悅。深有契證。後坐脫。去面貌如生。舉身輕軟。每月髮長。姊爲剃之。數年。姊曰。我老矣。此後可無長也。又數年。而以泥塑其身。特露其面。好事者。每於春時。迎像入城。以種因果。至今絡繹云。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雜科篇

明 玄中猷法師傳

玄中猷法師別號復閣杭海昌某氏子依愚翁長老祝髮研精教義更知有宗門向上事其爲文如春花秋月艷無待飾清不加寒筆花之妙照映今古假斯文以闡吾道或以是譽師如受唾 洪武中主席於錢唐吳山大乘寺道風大振永樂庚子繼主嘉禾東塔寺寺爲漢朱買臣之故宅宋孝宗嘗龍游於此屢經兵燹殿宇傾廢若前住山滄海深雲谷祥諸公皆志於興復不果師至憮然有感遂罄衣囊鉢底及鳴合施者簡材鳩工薙荆榛畚瓦礫始是年訖於宣德戊申冬殫精十禩而百仆俱起四方緇素皆視師爲景星慶雲望而歸之者不可勝計師頌之力辭退居別室至正統戊午杭之南山慧因講寺久虛其席諸山僉謂慧因冠華嚴之首刹非碩德不足以當之唯師其人辭再四不克時慧因亦圯師至興廢起弊之

功不減在東塔時況二山俱華嚴講寺夫華嚴一宗始於賢首成於清涼定於圭峰皆盛弘於北傳至晉水則入杭矣杭而宗華嚴大難爲力師兩與巨刹一振頽宗晉水而後槩不多見孤力獨運良可嘉偉筆其略爲傳以示來者

南洲溥洽法師傳

師諱溥洽字南洲晚號迂叟又稱一雨翁姓陸氏宋寶章閣待制游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祖某爲饒州餘干縣尹父仁甫因家焉母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自幼閱爽穎異父教之詩書悟解日益進未訖已志慕出世法有老長戲之曰仙人本是山人作師應聲對曰鳳鳥終非凡鳥爲衆驚異之每入招提瞻佛像輒敬禮膜拜父母知不可退命於郡之普濟寺禮雪庭祥公爲師受具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重之命典賓客其儀矩從容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以爲難能而博究教典雖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具菴祀公於普福講求旨要凡諸經籍精粗小大之義靡不貫串而旁通儒書間以餘力爲詩文多有造詣記公



命首懺事行三昧法自是進於止觀明靜之道。洪武辛亥出世住孤山瑤璫講寺。又住蘇州北禪學徒雲集師爲開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儀無智愚高下人人滿所欲而退。一時宗門耆碩如九臯聲公啓宗佑公咸共嗟賞謂吳中法席第一。又六年至杭之下天竺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明護國期歲七晝夜爲衆講貫無虛日。太宗皇帝聞其賢召爲僧錄司右講經。玉音褒諭有通東魯書博西來意之語居長干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禧其徒由高者夜夢詣師室及門有二神人兜鍪金甲衛護甚嚴叱止高曰寺主在是既覺詣師告所夢且曰公其代吾師乎踰月夢觀卒有旨命師主天禧又三年陞左善世。太宗皇帝舉靖難師道衍公有輔翼居守功及卽位。召衍至自北京。命主教事師以左善世遜衍而已居右。上嘉從之永樂四年。詔修天禧寺浮圖落成之日。車駕臨幸。命師慶讚祥光燁煜萬衆聚觀天顏愉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構詞間之左遷右覺義疏斥師不辯自處裕如既而上

察其心復右善世。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徵被召問禮遇特厚。命居慶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上御便殿。召師入見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賜佛像經鈔若干緡給驛舟。命中官護送既至明年爲宣德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微疾呼寺之住持惟憲付後事留偈訣別其徒云清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塔全身於鳳嶺送者萬餘人訃聞。上遣行人王麟蒞祭焉師歷事列聖一以至誠而言動必祇禮度處物和取衆寬解迨逢掖士喜商論文事三四十年間鉅緇老衲有文辭者惟師與衍公耳師所著有金剛注解附錄二卷應制及與名人唱和詩若干卷。國家建法會一切科儀文字皆師所定以貽範於後所度弟子慈聖圓悟大智等若干人得法弟子圓澗鴻義惠朗等若干人宣德元年秋示寂於南京弟子奉窆建塔於長干西南鳳嶺之陽復於塔前構精廬以居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忱爲之記曰公戒行之精才望之高既已詳見少傅楊公塔銘矣今之記似可略



也。然予於茲寺之建，獨有感焉。昔者孔子沒，弟子皆冢於墓，服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子貢反廬於墓上，又三年而後去。蓋師之與弟子，所以傳其道，授其業，有父子之恩焉。後世此道不明，當其師之生存，反其道背之而去者，有矣。能服乎心喪之禮者，幾何人哉！心喪之禮，且不能服，況望其廬墓，至於三年六年之久者乎？予聞治公當永樂間，嘗為同列所間。太宗皇帝欲試其戒行，繫之於錦衣獄。一時門弟子多雲烏散去，獨寔公焦心苦骨，從其師於患難，服薪水之勞，未嘗一日去左右。卒使其獲全行業，蒙被國恩，大昌其教於晚節。觀其盡心所事，不以死生窮達而有所改易，此蓋士大夫之所難能，而寔公能之。予於是重有感也。是用書以為記，使後之觀於此者，或因寔公而有所激勸焉。

有言請難兵起師為建文君設藥師燈檝詛長陵金川門開父為建文君削髮長陵即位獄聞其事四師十餘年榮國公疾革長陵道人問所欲言願釋溥洽長陵從之釋其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夫

木殿植公傳

木殿植禪師，婺人也。得法於鹿谷陵公。三坐道場，皆有語錄。王文忠公禱為之序，曰：當宋末年，宗門耆宿相繼淪謝，欽公獨毅然自任，以斯道重得其傳者，是為鹿谷陵公公。遭逢聖時，蒙被帝眷，其道尤為光顯。而其上首弟子，則吾木殿植禪師是已。師之入室也，非唯參決其心要，而且兼傳其文印，故其為道無所不同於公焉。初師出世於寧之西峰，既至袁之仰山，而今遷居杭之慧雲門。人集其三會，所說日用動作之語，用故事次第而錄之，謂師之道雖不專任乎言語之間，而因其言語之所及，亦可以知其道之所存也。竊觀師之言，機鋒峻峭，誠足以啓學人之略解。至其敷演之切，皆戒之嚴，則所謂教律者，其道亦不外是焉。夫何近時禪學之弊，其徒唯口耳之是務，襲取昔人之言語，迭相師用，誣已而罔人，脫略方便，顯倒真實而莫之或省，然則於一大事果何相與乎？學者於師之言語，苟能以筌蹄視之，庶幾目擊而道存矣。陵公與師皆予同里人，予生也後不及登公之門。



而於師幸有游從之雅。姑述淵源之所自。以序其語錄焉。夫忠文公文章勳業。表率一時。爲開國第一流人。卽一字一言。將取信天下。後世豈妄許可人者。而獨私鄉曲耶。吾是以知木殿之人之德。定大有可觀。當于忠文故。忠文雖欲避鄉曲不言。木菴不可得也。惜其行跡泯沒。姑拈序略代小傳。以見木殿云。

### 曉山亮傳

元亮字曉山。河南信陽蕭氏子。誕夕室有光如晝。甫長。茹素誦佛。不爲俗管。父携之宦游。棠遂家焉。棠寶林寺僧。至福道高。一時師禮而祝髮。福示以禪要。有省。且指參古淪幽谷禪師。纔入室。契如鍼芥。塵勞迸於一見。疑滯銷於片言。洪武壬子。歸棠建寶頂大弘道化。時方選名德高流。有司以師聞。被詔住報恩。遷大慈。宸章屢降。有幽蘭久隱棠林下。不覺微香泄九天之句。師力求退院。久之乃賜還山。初蜀藩請師入內庭。說法贈以金襴衣。錫鉢諸物。併上所錫。資師受之。存爲十方招提。始終不御也。嘗有示徒頌曰。夔裏何曾走却。緊蝦跳元來不出。斗出世若

無堅固心。六道輪迴。空自走。庚辰十月十三日。忽紫浴更衣。危坐時。天淨無雲。日輪亭午。但聞轟雷三陣。圓光現於空際。其數如之。遂化去。茶毗舍利如注。

### 德昂傳

德昂別號伏菴。會稽吳守正子也。元季兵起。守正避地石門鎮。苗兵亂。母禹氏投水死。昂年十二。從守正歸。越未幾。守正亦死於兵。昂無所依。去金華山中。削染爲僧。修攝精厲。居然耆宿。人望而敬之。及于戈甫定。渡錢塘省親墓。宋學士濂序以送之。稱其至孝。有儒行會。修元史。昂入京。以母死事告於史氏。遂得列傳。歸治母墓。榜其居曰白雲先隴。鎮人表爲眞母軒。昂後不知所終。

形非親不生。性非形莫寄。凡見性明心之士。篤報本反始之誠。外此而求離道逾遠。昂之見性明心。吾不知何如也。只哀哀一念至懇至懇。亦足爲吾道解嘲。雖大慧禪師爲父母立後。亦不過推廣此心。豈有一毫加於昂哉。

### 天淵潘季芳聯二公傳



清濬字天淵。台之黃巖人。具戒游參見古鼎銘。公有所入。命司內記說法於四明之萬壽。未幾棄衆歸隱。清雷峰中。薦紳先生挽留不可得。宋公濂作文送之。其略曰。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爲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味冲澹而氣豐腴。得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於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寶藏啓而琛貝焜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益奇其爲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歎賞之。余竊以爲天淵之才。未必下於秘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恒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混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秘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圖氏也。浮圖之法。以天地萬物爲幻化。況所謂詩

若文乎。是同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爲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爲象爲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士大夫多留之。留之不得。咏歌以別之。以予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道聯字季芳。鄞人也。幼讀儒書。窮理命之學。長依薦嚴。義公修沙門行。尋嘗內記於大天界寺。遂嗣法於淨覺禪師。矩度雍容。進退咸有恒。則蓋溫然如玉者也。聚林之中。咸器重之。或挽其爲住持事。則謙然不敢當。且曰。我心學未能盡明也。三乘十二分之說。亦未能盡通也。我歸四明山中。求諸已而已矣。宋公亦作序送之。二公皆於道有聞。而退然不居。有高尙之風。焉宜乎見稱於長者也。

### 示應傳

示應寶曇。共別號也。其先世自汴入吳。宋丞相王文穆公之後。有居吳興者。祖父皆隱德。弗耀。唯信慕出世法。母朱氏奉佛尤謹。一夕夢僧踵門而娠。既而有僧自天目來。知斷崖禪師謝世正夢時也。自是人皆



謂師爲斷崖再世。在襁褓中。遇僧輒喜而笑。解禮佛。疊足而坐。所至緇白。景從莫不皆以和尚稱之。雖老師宿德。致敬坦不爲讓。人爭施金帛。得之隨方立僧。伽藍造佛像。餘則給施貧乏。高皇卽位。訪求山林。遺逸及有道行之士。師被徵應對稱。旨賜饌慰勞。

久之。令居龍河天界寺。洪武十一年。上以峨眉乃普賢應化之地。久乏唱導之師。曰無如應者。召見慰而遣之。居八年。蜀人咸被其化。時諸藩邸王侯士庶施者。日至。乃於絕頂光相寺。範銅鑄大士像。構重板屋以覆之。二十四年。分僧清理釋教。上諭僧錄司官寶曇居蜀。人服其化。就委區理。訖事來朝。以次年六月。復命京師。處置如式。深得。上心。天顏大悅。因奏先所居吳門集雲妙隱大雲三阿練若同一根蒂。今離而爲三。乞合爲一。上是其言。敕賜南禪集雲之額。期十月。陛辭而還。而疾作矣。以六月初九日。瞑目跏趺而逝。時隆暑。顏色不變。芳香襲人。得壽五十有九。僧臘如之。上聞爲之傷悼。尋遣官諭祭。飯僧三千員。茶毗會者以萬計。其徒分遺骨歸姑

蘇峨眉各建塔奉之。信士李正。因親侍日久。凡出處不約而先至。後事尤盡心焉。師平生不作表襪之行。而世共尊之。不爲溢美之言。而人益信之。屢嘗梵刹。不居其功云。之若遺焉。非其了達生死。皆如幻夢者。能若是乎。

### 守仁德祥二公傳

守仁字一初。富春妙智寺開黎也。詩文友德祥字止菴。仁和人。二公當元末。有志於行道。因時危亂。鬱鬱不自得。遂肆力於詩。並有聲於時。一初嘗云。我輩從事文墨。非以廢道。沽名蓋有不得已也。止菴云。詩豈吾事耶。資繡馘焉耳。觀此可知二公之心矣。一初詩清簡有遠致。楊廉夫極稱賞之。又善書。筆法遒勁入我。朝被徵爲僧錄。右善世。時南粵貢翡翠。一初題詩云。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遍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秋林靜處飛。太祖見之。怒曰。汝不欲仕。我謂我法網密耶。止菴住徑山。唱道爲禪者所宗。風化翕然。亦以西園詩忤。上二公皆以詩賈禍。幾於不免。然止菴律已甚嚴。臨衆有法。氣象巍然。一初



日暮無聊頗涉不羈不得蒙法門矣。從是見二公之優劣。故止菴得稍酬初志。而一初則終於不振。至止菴就化。倚座示衆。若無經意於死生。脫然無繫。景光尤可想而見也。

明河曰：非莊老不行六朝教也。非詩文不大宋元禪也。去古漸遠。餘波末流。自應至是。然道之真偽。與夫說之是非。吾猶得卽其言而觀之。至於今則大不然。椎魯不文之人。冒棒喝爲禪。以指經問字爲諱。何暇於詩文。輕浮躁進之士。執門戶爲教。方入室操戈。是圖何有於莊老。愈趨而愈下。覺六朝宋元間法道雖變。古猶爲可觀。因記二師教語。感時之歎。莫如今也。

雪菴和尚傳

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當變時。文皇入京。和尚方壯年。披剃走西南。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之。其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尋人。遂與之游。往來白龍諸山。見山旁松柏灘灘。水清駛。羅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和尚率

徒數人入居之。听夕誦易乾卦。山中人固謂佛經。景賢知之。不忍問。懼不能安。和尚和尚亦知景賢意。改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寺。和尚好讀楚辭。時時買一冊。袖之登小舟。急棹進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莫之知。景賢益憐敬之。終不問和尚和尚好飲不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不則拉樵牧豎入飲。半醄呼豎兒和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而秀爽。指柔白翦。翦落筆成章。不甚工。然意氣煥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爲建文時御史。死之日。其徒問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

當雪菴痛哭時。若遇善知識。一點吾見其渙然冰釋矣。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回此以學道何道之。不克故曰德山臨濟。若不出家學佛。定爲曹孟德孫仲謀無疑。世出世法。一揆惜哉。雪菴之不遇如臨濟德山者。一點化也。

大善國師傳

實哩沙哩卜得囉東印土拶葛麻國王之第二子也。



父母感奇夢而生在童真位聰敏不凡而百無所欲  
唯見佛法僧則深起敬信年十六請命出家遣禮孤  
捺囉納麻曷薩彌爲師雜落受具資受學業習通五  
明闔國臣庶以師戒行精嚴智慧明了尊稱爲五明  
板的達師足跡周遍五天從化得度者甚衆凡過道  
場塔廟必躬伸盡敬至地湧塔修敬卓錫而禪塔以  
久圯勸國王修治脫管心木木下紀師名號衆咸異  
之永樂甲午入中國謁 文皇帝於奉天殿應對稱  
旨命居海印寺丁酉奉 命游清涼山還都召見  
武英殿天語溫慰寵賚隆厚授僧錄闡教命居能仁  
寺歲甲辰 仁宗昭皇帝舉薦揚大典師掌行特授  
師號圓覺妙應慈慧普濟輔國光範弘教灌頂大善  
大國師賜金印寶冠供具儀仗乙巳 宣宗章皇帝  
舉薦亦命師掌行師平生不矜名不崇利外示聲聞  
內修大行遇 恩寵而志意愈謙涉諸緣而戒行彌  
確在京師受度弟子數千輩各隨器宇誘掖之漸引  
次升不立遏捺難行蹊徑使人望崖而不敢前將化  
謂弟子不囉加實哩等曰吾自西天行化至此今化

緣已周行將逝矣汝等各當善護如來大法毋少懈  
怠言訖儼然而寂實宣德丙午正月十三日也計閱  
上悼歎之命有司具葬儀闡維收舍利於香山鄉  
塔而藏之遺命分藏清涼山圓照寺亦建塔焉

### 德琮傳

德琮姓杜氏唐拾遺子美之後也出家崇山自食其  
力水耕火種兩股皆有日炙痕博通內外典素不出  
山教化人罕知之 成祖使中官至汴廉得其名還  
奏於朝適西番進一僧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  
爲中國王者師 上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  
當之詔徵德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孟明日普召衆  
僧各坐高几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注水  
琮訥於應對衆初疑之有頃忽問西僧諸字何義西  
信應稍遲琮乃大聲訓解鳩大藏探儒書歷示以字  
學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西僧蓋志頂禮歎服  
辭去 上喜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爲作室雞鳴  
山以爲修藏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寂 詔起塔於  
山之陰賜御祭者三



息菴觀公傳

慧觀別號息菴。胡忠簡公銓之後也。依青原。虎白鏡。公爲沙彌。青原深山中。鄉先生陳宗舜時來寓。靜師事之。甚謹。日暮受教。繇是博通文學。既長。刺落游方。從名德啓發。沛然有所悟入。拄杖之跡。幾遍寰中。居蜀最久。蜀獻王供養之。嘗曰。此眞道人也。府寮多老成名士。皆下禮於師。正統改元。初至北京。尊信者合力建一刹於城之東北隅。居之。參謁問道者。履滿戶外。一日。楊東里造其室。見函香施供。相繼踵。因戲之。云。知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何師。徐曰。學人假是致其誠。吾不可却。公何異焉。及入視之。蕭然無長物。惟忠簡公及楊忠襄楊文節胡剛簡四公遺像。在焉。東里又云。不猶滯於相乎。師曰。之數。公名德相高。皆山川之毓靈。國家之元氣。且胡楊世好。是四紙吾先人所寶。吾敢忽。諸東里歎曰。師好賢重德如此。豈尋常離倫絕類。自詭欺世。以爲高者之倫哉。未幾。坐脫去。善信塔而祀之。以屋有語錄一帙。東里爲書其首行之。

德然傳 附道安

德然號毗菴。華亭張氏子。生具異相。左足下有一痣。口能容拳。舌能舐鼻。七歲誦法華經於杭之天龍寺。慨然有游方之志。初見石屋珙公。後參千巖長禪師。大有契證。珙囑以終在吳松爲書松隱二字與之。素首座以福薄不可出世爲人。爾其步素公之後塵乎。遂歸里於城南。結菴以居。揭珙書爲額。足不越閩者數年。嘗割指血。命高行僧道謙書華嚴經八十一卷。洪武初。以有道徵。未幾以病還。嘗曰。學佛法人。無徒恃見地。一知半解。濟得何事。願力行何如耳。繇是愈益精勵。間亦爲韻語。不與人倡。和自適而已。有船居詩十首。清絕可誦。又建七級塔。奉藏血書法寶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辭衆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松隱菴。法子曰。道安。矢節礪行。有乃父風。常行般舟三昧。永樂丙申年七十七化去。遺偈云。不會掘地計天也。解虛空打楔。驚起須彌倒舞。海底蝦蟆吞月。踏翻生死大洋說。甚溫生溫滅。

妙智明瑄二師傳



妙智號白猷。浙東楊氏子。孺時哺以葷腥。輒吐。自是素食。楊氏固世信佛。乘一日隨父誦法華經。至火宅求解。父異之。十四出家。依靈鷲寺東林長老林目其穎秀。欲試之。適月出。林出對曰。日暝來看天際。月何患無。明師指佛龕燈。應聲云。燭殘剔起佛前燈。管教續。蘇林喜曰。此子再來人也。吾所有不足以待之。因勉令遍參。由是南造雪峰。西抵峨眉。躡天台。鴈宕。叩參諸識。深得言外之旨。嘗歎曰。佛法無深淺。但在力行。苟無得。掠虛。雖望隆佛。想於已何益。後入廬山。於天池舊址葺茅居焉。母陳氏年七十餘。一日暴卒。而甦語家人曰。昨至一處。見宮室嚴邃。叩其門。門者不許。入指我歸路。仍與偈云。八十四年獅子母。偶因風燭。悟無常。好個愚溪。勤念佛。天風吹送藕花香。時師在廬山。自號感溪云。後母果八十四歲卒。永樂戊子秋夜。師與靜主數輩。向月忽吟汪鼎新詩。菴無人守。庚申夜。池有荷。開子午花。衆問何意。笑而不答。浹旬晨起。沐浴端坐。謂衆曰。今日庚午矣。偈曰。內無內外。無外七十二年。隨方不碍。撒下臭皮袋。良久曰。自在。

遂寂

明瑄。蜀江津人。有戒行。性至孝。嘗夜臥。心動。曰。是必吾親之故也。遂夜馳二百里。至家。母吳病。剖股以進。母尋愈。感異。雲籠室之。瑞里有盜者。夢師。領一將軍持斧將斬之。所哀得免。明日詣師。求解。師曰。吾夢亦然。可速悔改。不然禍及無救。後盜迷如故。一日暴疾。連呼瑄師救我。救我無幾。何死矣。師年八十而化。山下人見五色雲中持錫飄然而去。

啓東白傳

善啓。字東白。曉菴。其號。姓楊氏。蘇之長洲人。楊故簪。組累世家。吳之支硎山。值兵徙北郭。父永年。母陸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禮永茂。爲落髮師。既長。屏跡龍山。窮日夜力於經史。百氏不輟。聲譽隱然。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與記於洽公者甚久。永樂元年。主蘇之永定。六年。主松之延慶。逾年。擢本府副都綱。住南禪寺。尋應召。纂修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賜金縷袈裟。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上疏。陳利病。不報。一



時名人如沈民望王希範王汝玉陳嗣初錢溥趙宗文皆與師為方外交嘗遇牡丹盛開邀集題賞錢塘瞿宗吉雄於詞賦師與對壘常用一韻往復百首詞鋒益銳海內傳焉此師之緒餘也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即示寂之歲弟子等奉柩歸葬於舊隱龍山遵治命也錢文通公溥銘其塔敘曰夫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夥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理卿胡公槩巡撫東吳威聲大振於師獨加敬禮時溥方冠欲應鄉舉謁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於公得預鄉舉然溥亦始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絲是往還款洽數日不見必折簡招之簡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蕭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或閉戶發篋出古人真蹟對閱評品詩文皆不務蹈襲以為奇至論儒釋之辯曰且各為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養生送死一務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撫諸姪教養兼至交四方宿儒名緇必以誠未嘗見惰容然非其人亦未嘗

與交此韓子謂墨名而儒行者也溥也荷師期待既久尚以餘齒無負於斯世則亦無負於所知矣

何氏說云錢文通小時即有文譽郡中有一僧名善啓號曉菴有詩名能書乃十大高僧之流亞也未幾中召至京師修大典後為僧官住南禪周文襄公為巡撫甚重之每公事稍暇即往南禪與啓公談語時錢文通為秀才亦與啓公交款一日學中散堂過謁啓公以藍衫置櫛上繼而文襄適至屏當不及文襄問之啓公因稱文通之才文襄即請相見索其舊作觀之大加賞識遂為相知○何氏言巡撫是周錢自云是胡當是兩時胡前而周後

啓原傳

啓原姓張氏太初其字日本人也九歲祝髮習教乘精戒律喜觀中國文字能指斥利病又心慕中國名山禪老之盛觀光之志益決以吳元年航海而來足跡幾遍寰宇叩諸禪蒙印可 洪武丙寅入安固梅公洞見四山環翠兩石相沓中虛若禪龕相對悵然曰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此地可息吾足矣是山久為虎蟻之窟樵斧不入荆棘彌天自師居之諸孽屏息山下居民時見峰頂有光稍來親近不數年遂成叢席聞風訪道者嘗數百人永樂丙戌立生塔於院南以為退修待寂之所曰吾老矣自為



之無累後人明年三月一日清晨禮佛畢入塔端坐  
衆奔視已逝矣宣德間開塔見頭髮披垂指甲曲繞  
聞風雷震仍閉之師有語錄三卷會通儒釋言道無  
滯也

復見心傳 如後

來復字見心豫章豐城王氏子以日南至生故取易  
卦語識之有志行清淨行欲絕塵獨立遂歸釋氏與  
同袍恭肅翁誓屏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窺見全  
體無礙然未以爲至走雙徑謁南楚悅禪師自陳厥  
故當機交觸如鶻落兔走不間一髮悅深然之留司  
內記越三載復約標士瞻修西方淨土於吳天平山  
刻期破障此禪觀尤力浙省右丞相達公九成慕師  
精進起住蘇之虎丘辭不赴會兵起避地會稽山中  
慈溪與會稽鄰壤中有定水院直東海之濱幽閔遼  
復可以縛禪復延師出主之師爲起其廢禪門典禮  
依次舉行瓶錫翩翩來萃乞食養之共激揚第一義  
諦尋以干戈載途不能見母作室寺東澗取陳尊宿  
故事名爲蒲菴示思親也自時厥後鄞人士請師居

天寧寺時寺爲戍軍營子女穢雜其衰樓尤甚師言  
於帥闔移其屯斥羣奴汛掃建治其弊壞一還舊貫  
師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勸主杭之靈隱適有 詔  
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 賜食內廷慰勞優渥洎建  
普薦會師奉 勅陞座說法辭意剴切聞者咸有警  
云師敏朗淵毅非惟克修內學形於詩文氣魄雄而  
辭調古有識之儒多自以爲不及其推師者李諭德  
好文則曰任道德爲住持假文字爲游戲陳狀元祖  
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內充外肆僧中指南主  
於楚國歐陽文公立謚國張公翁見諸觚翰間者獎  
予爲尤至學士宋公濂至稱其文如木難珊瑚之貴  
公卿大夫交譽其賢 皇上詔侍臣取而覽之褒美  
弗置當今方袍之士與逢掖之流鮮有過之者焉  
洪武二十四年遂罹於難噫是亦數也已時山西太原  
然僧智惠供稱胡准謀舉事時隨勅季潭復見心等  
往來胡府二公錄是得罪流黃服役造寺師遂不免焉  
師在定水時手度弟子曰如後者戒行端謹通內外  
典善書能吟雅爲繼林白眉永樂中兩膺 召命嘗  
住奉化之嶽林及撫州之翠雲有翠雲稿年八十五



歸永明終焉

如奝傳

如奝號菴菴嘉禾姜氏子母殷氏感吉夢而娠師生而秀異不樂處俗依真如衡宗繼公爲師繼故義苑白眉師深造堂奧徐知文字非究竟法以景泰庚午至杭參空谷隆公於修吉山問露柱因緣谷良久曰此是說不得底自會去久之谷亡自惟失怙始專心淨土法門自利利人一歸乎是以至勸人念佛數以米一粒一聲積二百斛炊飯以供衆散施佛圖若干萬如此多歷年所師嘗以五燈會元篇帙浩重未擬略機遂銳意抄簡以爲務使攬要知歸不在繁文也書成日曰禪宗正脉學者便之閱覽之次至杜鴻漸謁無住禪師庭樹鳴處似有省曰果然是說不得底師素有琢磨靜行無浮濫之習雖年老而進道益力不以略有所見便自休歇道無盡吾不可有盡求也晚年整衣鉢刻繇門警訓與年相若者共之意可見矣後終於本山

天印持公傳

能持閩之延平人出家於天寧光孝寺習經目過成誦天寧非禪者居所事闡茸師棄去而游方殆遍名山親近諸名宿後於海舟慈公言下有省無出世意尋歸故里結松關自休造進日深人無從津測後學衆四集師亦不能終斬其說小師隨說而錄日日天印語錄天印師號也又有徹空內集洞雲外集皆直透玄微不露蹊徑人謂師善爲鳴道師如不聞年八十一集衆告寂曰父子上山各自努力箇事如何天兩地濕且云吾死且無葬三年後某日有大星自東過西葬吾時也既寂徒衆安其蛻草堂竹榻中矻坐如生人雖盛夏蠅蚋不侵無穢氣至其時衆曰曩所言幻語也言未畢有星大如斗從東入西聲轟然而沒衆大驚遂葬之署曰天印禪師

了用德潮無礙三師傳

了用號雪樓姓張遂寧人初爲應教偶出遇天淵和尚謂之曰觀子氣韻堪出家師曰吾猶爲俗人耶淵曰行俗事爲俗人詎在髮之有無遂感悟棄所業一衲從淵學禪久之有得人欲挽師出世師搖手曰不



入這祿社因結菴而隱賦詩云傍樹修菴倚翠岑烟霞繚繞白雲深愚癡祇合栖泉壑潦倒何妨論古今怪石溪邊塗去跡浮嵐岩下絕來音太平世界元無事空自勞勞向外尋七十二歲卒於山菴

德潮號普光姓陳其先浙人國初從父廉宦游遂家於蜀師生多異徵出俗從珠玉山無際禪師游三年得際首一肯乃入永興山卓菴居靜衣草衣木食造詣難量山高峻苦無水師入定覺石中泠泠聲隨以杖點之泉湧出今耳泉是也且預知未來事奇蹟頗多師固自秘之人不得而傳八十九而寂

無礙信陽人有至行持一鉢入南岳天柱峰獅子崖崖中僅容木榻無礙坐木榻啖野菜不穀食者七年邑人聞而造焉見之爲之吐舌乃謀所居共力新南臺寺以處之弘治間太崖李公游衡山所稱有僧崖居食生菜衣百結如粟穗見人嘿嘿者卽無礙也野雲孤鶴飄飄然無與於斯世一時名公多重之廖道南太守喬瑛御史劉暘等諸公皆有詩贈春梁直脚跟穩三師高風居然可想而見也

### 宗林傳 附智淳

宗林字大風朽菴其號杭人也幼孤母憂其不能自立捨送普寧菴事某師爲童子誦經執務能得師歡心及長精戒行起息必慎不妄與人交交必以道能詩文不漫作必驚人性至孝雖出家孜孜以母爲念日戒不忘親也自是流譽遂達宸聽弘治中被徵入京命爲登壇大戒主爲學佛者師又敕提督五臺山校正清涼通傳入藏正德改元賜紫衣玉帶大宗師之號西直門外大香山寺立宗師府居之雖際榮盛處之若無淡如也有詩云天命傳來墨未乾櫛風沐雨上長安低頭嬾進三公位洗足羞登萬壽壇聞戒故多持戒少承恩雖易報恩難何如只向山中住松竹蕭蕭共歲寒師倦於津梁奏乞南還得請喜而有詩云再拜下丹宸衣香御路新九門三月雨千里一歸人馬踏殘花路鶯啼細柳春因思頭白母心火熱如焚二詩可以想見林爲人矣

前是杭有智淳者亦以戒行著嘗於靈芝寺說戒



受從頗衆。正統間被徵爲登壇大宗師。至景泰六年沐浴坐化。上遣禮部趙昂諭祭。碑石現存靈芝寺中。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雜科篇

明 德山傳

德山寧波人。少航海爲捕者。所誣以盜繫獄者十七年。得白遂爲僧。遇天眼師授法。頗有得爲雲水。游至毗陵城南龍舌尖止焉。日以飯僧修福爲事。孳孳無倦。自練甚苦。日惟一食。唯食糠粃。冬夏唯服獄中衣。破則補綴不更易也。然精神煥發。機鋒敏捷。唐中丞順之重之。交契甚密。每云滾湯鍋裏撈明月。百尺竿頭打筋斗。唐稱歎之。嘗範銅爲佛。送普陀山。又於山造無梁殿。未成而化去。弟子龕葬於寺中。因貌奇古。

人呼爲喇嘛僧云

大安傳

大安襄陽郝氏子也。幼禮古宗禪伯。祝髮於梅林古宗。知其具宿智。遣之就古殿參學。二古同出天奇之門。而殿爲上首。居終南山龍象景。附師至一語投機。輒授衣鉢。禪栖廬岳三十年。楚人殿事之。新都汪公伯玉嘗從師。質疑多有開發。嘗謂聞大安和尚所云見性冥合孔子所謂體仁。非惟世儒未之。或知雖大安亦不自知也。蓋師嘗與汪論見性也。某年五月。跏示寂。先是預示諸弟子以行期。若等無以衰麻哭泣爲喪。毋背吾家法。諸弟子問故。則以一偈示之。既及期。沐浴端坐。諸弟子請遺令。則又以一偈示之。距生丁卯行年七十有三。弟子就故廬傍築浮屠以藏舍利。

大闡禪師傳

大闡者東和名家子。明達物理。早悟空花。依玉溪和尚。祝髮力究出世之道。禪林講席。靡弗參叩。無所入。遂創菴於殿頭。榷關十年。於指胸點額之際。忽然摸



著快濟不可言直造和之天界。劣中和尙處求決擇。相見一笑而已。於是朝參夕見。機緣有契。弦管相合。既蒙印記。翠杖出閩。關履漸過。淮多逢哲匠。至金臺。憩大寶禪寺。道風翕然。司禮黃高二公。聞師名。袖香見之。言機期合。恨參承之晚。欲聞於上師。固辭乃已。自是問謁者踵接。戶外師隨緣開示。務使人人發心。歡喜而去。則吾說爲不徒。日復一日。頗覺煩撓。一日偶閱歸去來詞。慨然曰。陶淵明不以五斗米折腰。棄官而去。沙門釋子。反以一鉢飯繫足。息影地蒲團。大一塊耳。得青山幾何。以成化。戊戌八月。飄然南還。次年寓金陵報恩。寄書謝二司禮。司禮歎之而已。後邵郡清信士。創寺延師。居之二十餘年。清遠之風。從化者衆。於辛酉春二月十七日。歛衣而化。其徒淨淵集其機緣語句。爲上下卷。梓行。師喜作山居詩。唱道鳴懷。悠然可誦。過金山有句。月現潛龍影。雲籠老鶴聲。尤見禪意云。

### 宗道者傳

宗道者。觀城人人以悟空呼之。土木形骸。不識一字。

僅能口誦金剛心經。而淳謹敦信。其中莫能測也。事鐵佛元明上人爲弟子。供薪水之役。惟誦金剛心經。琅琅不輟。二十六七。別元明游方。遍歷晉宋荆楚關陝河洛之間。尋師擇友。汲汲如渴。中止考城。一住十年。正德辛未。有流寇之變。南北騷然。道者還里。居圓覺寺。既而寓依城北馬氏。又徙張太常南園。不住則已。住必十餘年。始行人敬之。如佛在。張園時年已一百有八歲矣。其健旺異嘗望之。如古松怪石。行止不携杖。耳目聰明如少壯人。初駭鈍。後頗諳事。了了居恒無所爲。唯冥然兀坐而已。有叩以所養者。無一言相證。但道不知有人欲事。或譏之曰。此渴睡僧何足重。北山野史解嘲曰。冥然兀坐。不知人欲。此外更有何法門也。後不知所終。

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信是死漢機軸。若遇明眼定。遭擯出燒菴。大都道在用處。用處在死處。今之學道者。曾不求死。何處有活。必至自誑自誤。若遇明眼。又不知作何遣發。然則死漢亦大費一番工夫。但心光不發。受人簡點。須是嬰兒始能勘驗。



爾我抹殺他不得

了然關主傳

能弘號了然關主。以生平多病。所至輒掩關。故得是稱。實密藏開公之落髮師也。師雅與紫柏尊者善。開公以師故。得事紫柏尊者。萬曆癸未。師掩關東塔。紫柏時栖止焉。相與體究。向上事。閱發良久。無何。紫柏北行。師命開公追隨焉。囑曰。善事此翁。倘得因地一聲。幸相聞。以爲吾門慶。會楞嚴新復。迎師關於東靜室。紫柏故居也。師體貌清羸。神氣和粹。最喜誘接人。少年研精教義。久之棄去。參雲谷和尚。看無字話。問有發明而不自肯。然從此教義益徹。每拈經論旨趣。示人直截明快。聞者無不擊節。其後理會德山托鉢。因緣。紫柏示以偈曰。托鉢因緣不甚難。耳邊密啓卽幽關。師疑益甚。至是開公禁足臺山。龍翻石一夕夢。

五箇落掌上。血跡宛然。閱數日。得師書。備相誨切。中及前話。通所得。且請紫柏印訣。開公以師所見。頭過尾不過。不相肯也。報書既達。師遂遷化。開公聞訃於東昌時。紫柏結夏。靈夢雙幢一倒於南。一倒於北。

次日開公至。以師訃及臺山無邊老宿之訃告師之化也。合掌呼達觀師。垂光攝我。至於二四無邊亦然。一念感通。萬里不隔。水月交光。針石相引。寧爲異哉。師姓某氏。嘉興王店人。生嘉靖癸卯。化萬曆戊子。世壽四十六。僧臘三十。晚蒙 聖母千佛袈裟之賜。開公奉靈骨塔楞嚴方丈後。

逆川禪師傳 附慧心

智順字逆川。永嘉陳氏子。其母奉佛甚謹。夢一僧佩圓光如滿月。形泝江流而上。謂吾當爲爾子。寤而有娠。既生。美質夙成。自少不喜音髮。隨長。隨剪。父母了其宿因。聽出家。受具戒於天寧院。誦法華經。與按句以講。深得經旨。旣而曰。學尙多聞焉。了生死。遂更衣入禪。走閩之天寶山。參鏡關樞公。欲依公。而往。公叱曰。丈夫於世。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蠶殼中。耶。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潛然而泣。公聞之。歡曰。吾知其爲法器。姑相試耳。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晝夜明暗。亦不能辯。踰月。因如廁。旋觀中園瓠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



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沉。喜幸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戒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謁千巖長禪師。見其所應酬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然指作發願文。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洊走閩中。見焉。值公出游。遙見師。喜曰。吾子今來也。勉師棄前解務。寔參厲精。五月而大悟。公始與印可。令掌藏室。尋命分座說法。及公去世。師嗣主院事。師握祖佛心印。既已升座。說法度人。而往往出餘力。莊嚴塔廟。使人爲遠罪遷善之歸。浙福二地。師所興建。大道場。凡十餘處。其餘葺宗補舊。蓋不可枚舉。師有才爲一事。則揮金如土。竟不知其所從來。其爲溫城淨光塔也。方參政初嘗戍其地。欲賦民錢。葺之。命師蒞其事。師曰。民力凋弊。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爲之。必欲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之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甃掄材。若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笑趨辦。七成既粗。完其下仍築

塔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手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燄珠之類。未幾一一就緒。金碧鮮明。猶天降而地湧。辨章燕只。不花鎮闔。欲閱大藏。尊經於家。或以几席什器。難具爲辭。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爲什分辦於各刹。表以題號。一時畢集。仍畫爲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飲饌間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鐘鼓爲節。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北之患矣。時東海有警。元帥達忠介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慕咏弗置。篆逆川二字。遺之師。因飯囚戒其勿萌遁逃心。卽重見日月。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囚。以師爲神。其後山寇竊發。所經之處。焚毀。欲盡歸原報恩。二利以師故。獨存。朝廷爲降院額。賜師號佛性圓辯及金襴法衣。師曾不以爲悅。悉散其衣。孟所畜。退居一室。掘地爲爐。折竹爲箸。意淡如也。後與鐘山之選。大駕臨幸。慰問備至。竣事還錢塘。清遠滑公。方主淨慈。舉師以爲代。淨



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召匠計傭，竭其筐篋，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通者，係累滿庭。師爲之出涕，悉代償之。會中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闈維於聚賢山，獲舍利無算。師有五會語及善財五十三參偈，皆傳於世。

慧心者嘗問道於師，後亦就徵入文淵閣，與修大典。歿後茶毗，亦得五色舍利無數。心號鑑空，出樂清方氏。

吉祥師傳

吉祥姓周氏，孝肅皇后弟也。爲兒時好出游，嘗出不復歸家，家亦不知其所在。后自未入宮，師已與其家不相聞矣。久之，祝髮於大覺寺，然嘗游行市中，夜卽來報國寺伽藍殿中宿。后意亦若忘之。忽夜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我所。」英廟亦同時夢言相符。詰旦遣小黃門如所夢求之，至寺見師在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引見問所以出游及爲僧時。帝后皆泣下，因曰：「何如今日爲？」皇親耶師搖首不

願復還寺。后不能奪，厚賜之。英廟晏駕，后爲太后，出內藏建大慈仁寺居之。孝宗時，太后爲太皇太后，爲立護，敕碑碑載。賜田無慮數百頃，師以左善世示滅。帝遣官致祭，師住寺衆嘗數百人，禪誦濟濟，迨後慶壽寺燬，僧亦來居於此。新舊衆皆仰食。賜田二時無闕，言者謂師脫屣。皇舅之貴而樂世外之閒方。孝肅在慈宮，二聖隆孝養，恩賜何所不至，而師澹寂自若。英廟以來外戚，恩澤侯者不能數。世師之賜莊，猶存衣食寺中，數百人，此有以見一時富貴之不能久，夜澹寂者之長存也。

滿起眞參傳

滿起時稱白雲上人，安州牛氏子。落髮於永安寺，正德間南游，伏牛諸山，遇西宗和尚，授以禪旨。隱界嶺禪林，用全護珠之志，又入伏牛之茅坪，方來四集師捨之去，游五臺入神京，居天慶寺中。貴姜賈二君爲供養，主師嚴戒律，苦修持，喜營福業，印造龍藏十三部，安置名山大刹，其餘飯僧造像，隨緣之舉，繫其



小者耳。一日謂其屬曰：吾有命債，欲還須靜攝數日。今閉戶，非呼喚切勿入。衆從隙中窺之，見師面裏臥背上肉紫黑色，墳起甚鉅。經七日始消。師與召衆入，曰：吾適還命已畢，今無苦矣。師有衆緣，凡所寓，歷從徒嘗至五百。京城內外爭趨供奉，祇園物色日甚，絢灼因喟然歎曰：輦轂之下，固宜若此乎。遂挈鉢返伏牛，謝絕人事，不復出山。嘉靖壬戌九月坐脫。

真參號無爲，楚之江陵人。姓劉氏，幼聰慧，樂善好施，與物無忤。攻舉子業，蜚聲文林，經史之暇，喜談佛書。後遇老衲，奇之，曰：子真大乘法器，世途軒冕一夢幻耳。於是幡然改悟，甫弱冠辭親出家。父母欲奪其志，弗得，乃詣玉泉山師事無邊長老。祝髮受具，矢志道前，後凡三然指誓，信不退，久而有入所至，道俗歸之。後游京師，四衆斯觀音寺奉師居之，道聲翕然。內庭聞之，頒賜齋供，無虛日。後以厭煩歸隱，伏牛將化，謂弟子塵世真夢境，吾將行矣。汝曹勉力無於袈裟下墮落也。言訖而逝。陝西觀察使王元春爲撰其行立石焉。

### 忠敬堂傳

法忠號敬堂，新安曹氏子。韶年喜端坐，年十九游錢塘靈隱寺，遇雲水僧激發，遂落髮受具，依講席數年。行脚入少林，見大千潤公走長安，參遍融笑巖二老，指示心要，稍有啓悟。尋入牛山火場，調鍊三業。後歸匡廬，愛仰天坪高勝，單丁居之，手植松十餘萬。本久之衲子來集，仰天坪遂成叢林。師爲人夷坦，無緣飾，御衆不立規矩，甘苦必同。雖粒米莖菜，必隨衆乃食，勞務必身先之，不開禪講門戶。一以真實示人，依之者無論愚智，浸久嘿化而不自知。故來者如歸，家侍父母也。且訓人有方，用人有度，出語慨切，痛至聽者悚然，無不心領而神會。一衆森嚴，儼然一大體。藉以身爲教，不用言說，真本色住山人也。劉雲蟠太史訪師，一見心契，乃爲顯其寺，曰：雲中愁老人爲之記。張洪陽太史書廬山高三字贈之，旌其志。庚申秋示微疾，謂其徒曰：吾見紅日當空，金蓮遍地，吾其行矣。言訖寂然而逝。愁老人復爲銘其塔，曰：師住雲中二十餘年，如一日。視十方衲子如一已，精心爲衆，未嘗以



無有異志。物我介懷。數語蓋實錄。師當之無愧也。

明龍傳

明龍淮南宿遷姚氏子。俗名東陽。嘗爲其縣諸生。居  
嘗好修。歷二十年。所不問家人。生業雅從。善知識游。  
隆慶改元。落髮居羊山秀峰菴。名德日起。卽 諸陵  
中。費人多。檀施師。蓋縷自如。一衲不香。惡鷄不穢。不  
襦不履。願就羊山安七十二衆。爲千日期。場師曰。爲  
大衆說經。大衆亦樂爲之聽。衆也時 神宗皇帝初  
卽位。行邊使道昆汪公道出 諸陵。詣師問道。意獨  
多之。因問曰。千日期畢。羊山能作。嘗住乎。師曰。無嘗  
無住。後旬有五日。太史當謁立冬。其日羊山放光。又  
越七日。歲將除。師集大衆。語曰。元年元日。吾當行公  
等居此。識字者。用心念佛。不識字者。用心念佛。務智  
慧。務普心。卽此是佛。公等勉之。歲除夜。旣半。命弟子  
視中星。曰。夜午乎。曰。午矣。師曰。未也。日午乃行。元日  
日。幾中。羊山放光如燭者。頃之坐化。蓋日中云。越七  
日。舉焚日中。復放光如燭者。 諸陵中。費人咸在。率  
大衆羅拜。治浮屠。藏舍利。

南嶽豆兒佛傳

法祥字瑞光。越州嵊縣周氏子。有出世志。隨季父宦  
游入京。見笑殿於柳巷。殿觀其根。示以念佛法門。師  
領之。居頃南。還棄妻子。薙髮入棲霞。謁素菴法師。雖  
居講肆。而念佛無間。又參遍融融所示。與笑殿同。繇  
五臺入伏牛。契機於柏松和尚。留住石室。中弔影木  
食者三年。一日跌坐。雪積滿林。火絕衣濕。松往視。擊  
磬出。共定。因示之曰。輕安小寂。非是歇場。若耽着此  
境。卽墜偏空。且行脚去。逢南卽止矣。遂飄然而行。遍  
歷楚蜀之境。鏗落知見。獨存孤明。後遊南嶽。忽憶柏  
松別時之語。有終焉之志。適僧以側刀峰靜室相讓。  
自是放下身心。一志念佛。募豆四十八石。一豆一佛。  
淨念相繼。以至終身。不知其過幾四十八石矣。繇是  
諸方稱爲豆兒佛。云十方衲子。爭歸之。側刀峰遂成  
海內名叢。席居恒。誠諸弟子曰。汝剃除髮髮。不知有  
生死事大。但倚牆靠壁。業識茫茫。喚作甚麼。豈非吾  
佛所呵。衲衣在空閒。假名阿練若。不專心淨業。大限  
到來。將何抵對。問老子乎。問者無不感泣。師雖絕意。



人世而當世諸君子聞其風者莫不景仰如方伯劉公直指史公學憲伍公儀部晉公周卿蔡公少保郭公大行宋公皆傾心皈向就師問道招致之則不往也郡丞盧公祀廟點失期者罰米三十餘石送師師曰老僧豈以一鉢飯斂衆怨耶竟不受聞者歎服師接納往來不擇臧否一味平等慈悲荆襄大盜賈二唐九等七人捕急投師求活師憐其誠納之冠以道巾令隨衆作務及捕官至雖識其爲盜第見師慈心藹然又聞念佛感動乃解腰纏三金設供而去其盜亦化爲苦行僧師住側刀峰三十餘年不發化主不結外援不設方丈不用侍者一龕於佛殿左危坐念佛其中不安庫房筭無長物滅之日簡之惟胡椒一餅舊布數片而已嘗以糠餅充飡或有投之地者師拾取煨而啖之行必荷鋤見遺穢必以土掩之將化命首座領衆念佛趺坐誠衆曰無得虛張捏怪誑惑世人獨一味老實念佛言訖合掌而逝時萬曆庚戌二月六日也閱世七十有九僧臘四十有三停龕七日顏色不變弟子奉全身塔於峰之右

### 三藏師傳

本融陝西郿縣人。癸染參懷慶松谷和尚。又參隱菴於大佛山大千主少林師。預其衆一鉢隨身不擾嘗住千巽之付以帕不受。住達磨洞四十餘年。萬曆丁亥抵京師。住龍華寺山門。風雨炎寒自若。又居積善寺。廊房長老見師勤苦。蚤夜不息。特爲造一龕請居之。繼開十方院。奉師接雲水。凡十有三年。信施雲委。而因果之間毫無差錯。最後住世利海。隨緣接衆。持妙法華經爲嘗課。密行甚至生平脇不至席。食不過午。不飯於嘗。住持鉢行乞。村市間如已得食。則鉢內向未得食。鉢外向人以是覘知。師食否而分衛之。每飯食訖。卽嚼楊枝。掩關趺坐。或未受齋。亦從汲處乞一杯。緣齒入戶。坐必不破。午食檀越或設供。施金必一衆均被。乃許否。卽堅拒。弗受人請。誦經師曰。吾堂中大德。不諳諷誦。有就寺飯僧者。付費過卽日營辦。米鹽蔬果。設不移時。作務以身先衆。食飲旨菲。隨其所有。不強爲生平絕。不以修造煩人。曰。勞生旅泊。住則隨緣。去則忘矣。何事華美。以累身心耶。慈聖嘗



爲諸大僧設齋。每僧餽五金一疋。絹旃檀滿。勛師堅不肯赴。中貴人不得已。昇至院師。乃與衆同。食。萬曆壬寅。初。臘。師示微疾。侍御蕭公問之。師豎一指。卽日午端坐而逝。茶毗。頂骨如芡。實大烟入地。處掘之。皆得舍利。初。張劉二內監共捨住宅。爲世利海師住。此食指嘗逾千。當是時。曹郎郭家珍。王玄謨。蕭丁泰。鮑應鰲。給舍段然。俱欽師道風。敬仰尊重。段公嘗詣師。師曰。居士坐久。饑當煮麪作供。段曰。久嚮老師。大麪特來。嘗嘗滋味。師厲聲曰。麪許你喫。却恐你吞吐不下。段爲之吐舌。其門風高峻如此。京師人稱師三藏師。多應是其號也。

青牛傳

青牛者。不知何許人。幼祝髮爲僧。居廬山最高處。靜室中。晝課誦經。呪夜則繞山唱佛號。鴉納百結履。一韜重可十觔。以黃蠟白油鍊其齒。如生鐵鑄。就靜室寒衲。夜聞屐聲。爭出松汁供之。呼曰青牛祖師。山有虎。見其來。伏道傍。以候。如是者五十臘。壬寅春。胡給舍徵吉。以使事道匡廬。愛其眉宇。凡五宿其室。癸卯。

袁儀部石公訪之。但見紫松枝爲窠。一水甕。一醴。一杖。游客好事者。間施以綿線米粟。歲僅一二。至則露置地。中出游。亦無門可扃。然亦無盜者。客至不問姓名。不拜不供。了不知人間禮。公奇而叩之。亦無語。公爲施一詩贊歎之。或問師夜游。遇虎。頗心動否。曰。人嘗思害虎。虎無害人意也。訊其修持。但云念佛。已酉之秋。入長安。神情骨相。無一不生人敬仰者。未幾事聞。慈聖賜號曰青融。出金錢香果供之。永安寺中。中貴學佛者。將爲請師。號紫衣師。聞而惡之。避匿城東。隆安寺。一夕坐化去。慈聖出帑金爲之。禮懺津送焉。

孤月傳

孤月北人也。未詳邑里。姓氏。因參訪南游。人終南山。望山勢透迤。崔巍。意山中必有至人。藏修。曰。予得歸。依承密諦。幸矣。遂褰履行。日行百餘里。所至皆披茅。蹂石。足爲之龜。行已十日。遇獵者。臂鷹。逐犬。一俠少年也。問月何以至此。答曰。尋師訪道。不遠千里。不識此中有高僧。可依否。獵者曰。封豕長蛇。熊羆。山鬼。于。



焉窟宅更何處覓僧耶子休矣前有石洞白熊踞視  
眈眈過者蔑不盡粉子無以身試嘗也月心弗忍起  
謝獵者又行數十里日入細柳矣見一巖洞心頗怪  
之甫窺洞白熊踞目光如電張目視月月日萬里  
參尋冀得人聞道乃今遇子子能相容乎不然亦天  
也不怖而立熊視良久掉尾而去月遂入洞宿越三  
日獵者至驚曰子真神人也而脫熊口月日幸免熊  
口惟夜有二偉丈夫黑憤長脛立予傍此何妖也獵  
者曰巖前古樹二章爨伐爲薪毋乃是爲崇乎請夷  
其根月不忍絕樹生理止勿夷是夜二丈夫不現月  
慈悲動草木矣獵者止月月復謝去至山椒一僧結  
草廬栖焉月色喜行入草廬僧瞑目跌坐五體如山  
望之如木雞啓視其釜釜皆青苔也向僧膜拜三日  
竟屹然不動乃從僧腰後扶之始覺月日願受教僧  
不應第曰汝於終南無緣月苦求教僧曰逢山則止  
過廬則藏語畢以杖指歸路示月月遙見一青鳥翩  
蹁而來若相導者行數日踰終南而西忽見城市乃  
蜀中也問蜀人乃知有廬山在江西從荊州棹而南

卓錫五老峰越四十年而化

孤月冒險探奇莫有所見而所見如此能高抗熊  
口而無懾怖下履定僧而致哀懇雖所聞未得要  
領要亦不失爲有道心人也所恨定僧姓字不落  
人間嗟乎彼固視人間如幻也而焉用名

### 寶藏禪師傳

能錫字寶藏河間獻縣人姓劉氏少孤詣戒壇從大  
千震公圓具有僧自伏牛山來請戒語及煉魔事錫  
躍然卽裹足往遇大川授以念佛法門遂立期修般  
舟三昧歷七夏既而過乾河溝謁通天老人留度歲  
一夜獨立至旦如彈指頃聞板聲心意豁然成一偈  
上通天通天亟止之曰毋爲狂魔攝也後閱楞嚴於  
徵心處有解復入煉魔場九旬行坐間得定相宛然  
又走終南山依孤月禪師四年偶山行得一小室因  
留止日掘山蔬充腹極意禪寂孤月勸令質於遺教  
曰毋爲三昧酒所醉此深坑不可墮也隨入燕參龍  
華通講主崇壽秀法師多所開解乃嘆曰孤月爲我  
何深至也雖然耽寂非矣趨喧寧是哉古人得旨之



後巖邊樹下甘澹受辛安有如今日易蓬戶於朱門。守淨檀爲世業者。余有愧道德未能垂手入塵蓋頭。一把茆終當塵不到耳。乃四衆堅請住廣濟寺。不獲已許之。而繼補纈。餐視山居不異也。報緣欲謝。先三日集諸方。至日稱佛名三千聲。跏趺而逝世。壽八十四。坐夏七十三。塔於德勝門外觀音菴之後。

天長僧武林比丘傳

天長僧少習於微賈。爲塾舍。嬰兒性愿。怒事同舍生。如其主也。居嘗寂嘿。莫測所爲。忽一日。心開言論。有異。舍生皆駭之。或叩以經書疑義。隨意解釋。遠出情表。好事者因就之。問佛法大旨。所對皆與冥合。實未嘗識一字也。問何謂道。曰一心爲道。問何謂心。曰一人爲心。或聞而徵之。曰吾昨所言。止得一概耳。可再申問。遂問何謂道。曰無心爲道。問何謂心。曰無人爲心。問者益溟溟之。皆歎曰。我輩多時。所謂使他肉身菩薩也。因請爲剌染。辭曰。吾身有屬。那得自便。耶願給役如故。請以義錢贖之。曰可。於是率錢歸於主人。乃辭去。爲僧後不知所終。

武林比丘。未詳所出何地。游武林。嘗混跡市廛。好與文墨士游。飲啖靡擇。人謂之狂易。忽謂所游者曰。某日吾當行。幸來相送。至期衆集。比丘出迎。客笑謔如故。曰。煩諸君雲來。何爲以饒我。咸曰。誦佛號可乎。曰。勿煩爾。但爲歌一篇好詩。問何詩佳。曰。崔題黃鶴樓詩最佳也。客乃抗聲歌之。比丘拍掌而和。至第三句。拍未合而化。

月潭和尚傳

月潭和尚不知何許人。自言姓楊氏。生於成化甲午。從師圓省。祝髮五臺山。嘉靖戊寅始受具。足戒周行天下。殆半於蜀。卽夔山中。最久。隆慶辛未。杖錫來江南。至婁東王鳳洲麟洲二先生。築室以居之。凡七十年。以萬曆丙戌冬告寂。俗壽一百一十三。僧臘九十八。王銘其塔而敘之。曰。和尚以不欺爲本。以無住爲宗。以彌陀爲父。以釋迦爲師。以淨土爲歸。地以無爲。爲法事。不談禪。不豎義。不沾講席。無寒而已。不備三衣。無饑而已。不強中食。既得疾。水飲者五日。絕水者二日。至夜分。乃呼浴。浴畢。使僧雜誦無量壽佛經。傾



聽既終奄然而化。噫果如所云。雖欲莫謂之高僧不可得也。故次語以備傳。

五日頭陀傳 附定林

五日頭陀者爲僧僅五而亡。事跡頗異。南海比丘巢林文公爲之記曰。頭陀姓徐氏。諱性容。某縣人。生而簡默淳厚。無他行能。每有青山白雲之想。家貧無以自給。總角依陸司空爲童子。見沙門輒致敬。司空獨異之人。莫識者。今年春。幾月染嘔血病。口氣嘗臭。謝司空寄跡報本塔院。從諸耆宿修淨業。卽孱弱難支。念佛不輟。或謂病亟。何自苦如此。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而病益沉綿。一日願禮僧伽求薙度。被袈裟端坐。五晝夜水漿不入口。有弟侍左右。問欲何食。曰。欲得果食。弟以果進。噉青梅四而謝其弟。曰。吾今日歸矣。爾善事二親。若古之某某者。其婦惑於巫言。曰。歸太早。耶尚須三日。曰。去住緣我。緣巫言乎。婦人安有不祥之言哉。一日經素聞頭陀狀。爭先問道。但曰。戒殺專持佛號而已。其口氣所觸。有花草香。言畢入龕。結金剛印。敷坐而化。其母摩頂至足。遍身皆冷。獨頂

熱兩足底似水墨雲霞色。司空爲衆倡作禮。一衆皆拜。閉龕至其所。先是淫雨爲災。是日雨甚。俄而開霽。將舉火焚而龕門忽開。頭陀屹然如故。從火燄若鎔金而盡。遂塔於小瀛洲。是夜里中人素持齋者。咸夢頭陀示以戒殺念佛如生時語。何其異歟。距生於嘉靖戊午。死於萬曆丁亥。閱世三十年。爲僧僅五日。馮司成夢禎贊曰。金剛般若。若有云。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而況聖賢出沒於生死海中。不可以跡計。而情量五日。非速萬劫。非長放刀。獻珠無轉。變相爾等衆生。其亟念佛戒殺。勉遵五日頭陀之教。以相見於極樂之鄉。

定林者。當時所謂周安者。是也。自幼不茹葷血。又不娶。日隨周生赴講學會場。執巾履之任。供茶設饌。時時竊聽。或獨立簷端。或拱身柱側。不欬不倚。不退不倦。周生病。故楊道南。東南名士。終歲讀書破寺中。周安復以事。周生者。事道南。行止一如周生。時李翰峰。李如真。焦弱侯。諸公。無不歎羨。信愛李卓吾入京。二李謂之曰。周安知學。子欲學。幸無下視周安也。未幾



道南又死。周安因白弱侯。吾欲爲僧。夫吾迄歲山寺。只多此數莖髮耳。不剃何爲弱侯。無以應。遂約卓吾。管東溟諸公。送周安於雲松禪師處。披剃爲弟子。改法名曰定林。弱侯又於館側別爲菴院。命卓吾書定林菴三字爲匾。以奉之。定林菴居未久。卽舍去。牛首創大華嚴閣。閣成。又舍去之。楚天中山。遂化塔骨於山中焉。伯時隱此山。時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專守其塔。弱侯思定林不已。命卓吾作定林菴記。立石以志不忘云。

明河曰。五日頭陀與定林。皆以卑賤出家。其一段卓然自立之風。自不落皮相。故致司空膜拜。羣公傾倒。道之所在。貴賤可忘耳。今有出家反恃族姓。且昂然視同輩。頭陀定林見之不呼奴子。幸矣。尙敢望人尊敬哉。罪云拜優波地。爲之震動者。我山摧慢山倒耳。法門下衰。人不尊道。至此不無三歎。

玉芝聚公傳

法聚字月泉。嘉禾富氏子。始去俗。從師於海鹽寶聖寺。矢志參學。初見吉菴法舟二宿。未甚啓發。聞王陽

明倡良知之指於菴山。同董從吾往謁之。言相契。陽明答以詩。然猶未脫然也。後於夢居禪師一掌下。洞徹源底。卽入武康天池山。構精舍。額曰玉芝。二十餘年說法。其中絲是諸方稱玉芝和尙。唐一菴王龍溪諸公。嘗往來山中。證會儒釋大同之秘。師其爲人也。峻結圓轉。舉止瀟然。王公貴人見其人。至不敢屈庸。夫豎子一聞其教。輒興起自愧。反其所爲。曲儒小士多譏釋。遇師與立談。願趨而事之。捨所學而從。彼其爲文也。無短長易難。皆據案落筆。應手而成。奧旨猜辭。一時而徹。或以此譏之。謂師苦於文。而疎於道。文如此。未嘗苦也。疎於道。又可信乎。師生於弘治壬子。示寂於嘉靖癸亥。春秋七十有二。立塔藏骨於本山。少司馬蔡公汝楠與師有支許之契。爲銘曰。聲之爲詩。齊之爲儒。詩其無上。呪耶。儒其無上。法耶。

圓魁傳

圓魁應天溧陽人。袁應魁也。有妻子兄弟。田宅頗饒。一日棄之。出游至馬岩靈巖谷。遂投師落髮。更名圓魁。然不甚禮誦。解管拖室靜坐。手甲長二寸餘。冬夏



一裨無增減。萬曆丙戌。四明戴祭酒洵。至露巖與語。魁默默似無知者。明忽造戴謀建寺。又明年寺成。且曰。有佛無經。佛法何明。凡愚何覺。吾將造京師。請藏經歸寺。以畢吾志。未行。乃留寓塔亭山。實戴留之也。戴日曉。曉佛法深。開示魁。魁唯嘿然而已。魁有日席地仰天。戴曰。雲行鳥飛。佛體也。魁笑從容曰。自古只有僧爲儒說法。今公反以儒爲僧說法。亦異事。良久忽起。附戴耳。自指其鼻尖。低聲曰。我雖不解文義。然嘗炤管主人公。時刻不忘者。二十餘年矣。戴異之前。席欲與深言。竟無語。次年始北上。至京。憩錫立真觀。卽坐化焉。其化日如嘗時。但獨語曰。印藏經自有時。今亦已矣。遂瞑。日猶謂其晏坐。不知已化也。化之日。面色微青。明日轉紅。潤如生。七日而髮漸長。都人瞻禮紛沓。觀主懼多事。陳於禮部。請從茶毗。宗伯王公具龕薪火之烟。皆西向。時壬辰歲二月二日也。年五十六。遺一偈。薜間曰。自古原無死。無死亦無生。是夢還非夢。亘古又亘今。其徒明海負其骨南歸。戴聞之。歎曰。退之之大顯。示以形骸。可外子瞻之了。元使

知性命所歸。吾是以深信魁之。以覺覺吾夢也。又深媿吾之方夢。夢未覺也。遂爲銘其塔。

#### 圓果傳

圓果上人。號香林。京口丁氏子。厭俗出家。勤讀誦於圓覺。幻滅故非幻。不滅處有省。自是參方。機鋒顯捷。年三十四。游武林。日行分衛。夜宿仙林寺。櫛無衣。不掩形。時嚴冬。或獻新衣美食。却不御。人奇之。致供日繁。師適至北高峰絕頂。假一席地。縛草爲團。瓢冥寂其中。不出營食。主僧以時閱而給焉。一坐六載。每風雨晦冥。猛虎毒蛇。踞繞左右。師不爲動。其後冬雪。浹辰平地。積至丈許。陟者跬步。屢覆隕。然而返。主僧曰。果公縱學。偃臥袁安。不能作啖。蘇子凍餒既久。恐無生理。俄而城中素心道衆。不期而會於靈隱者三十餘曹。相勞苦。各述所夢相同。謂見神人執刀厲聲告曰。北高峰古佛困雪中。盍往視之。陳敘如出一口。曰。事急矣。卽相率打雪披寒而上。叩團瓢見師。跌坐恬然。無億容。衆獻供。師作喞受之。相與繞視。不忍捨去。師曰。諸君休矣。時恐爲虎驚。毋過念貧道。乃



送之下山而返。一日至湖上，偶見一長僧，繇六橋度嶺而北，師覺其有異，尾之至黃龍祠，因忽不見。仰視林樾，清楚愛之，遂憩焉。如仙林時，適有樵牧數輩，戲拾瓦礫，累塔礮石間，忽罅中閃爍有光，微露石稜，去礫而頂相現，旋得滿月容。游人以畚鍤助之，須臾周身盡露，又得斷碑讀之，始知文公所鑿像也。乃實泣下拜曰：圖果與和尚同出南岳，不意顯示幻身，敢不捐軀爲報。繇是山靈之一新清規之再整，師之力也。汪開府伯玉覲師於黃龍，戲問曰：公年幾，何日八十有五，又問到家乎？曰：苦海孤航，兩不着岸。汪閱然增敬，師素貫禪律，凝神冥寂，每清晨背誦金剛經一卷，過午不食，檀施悉營福業，遇遺賂輒收，掩之積如漏澤者數處。凡開示四衆，切近簡要，使聞者生信，恍然自得於語言文字之外也。萬曆元年癸酉四月，示寂，年九十矣。塔於石像左脊。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終

補續高僧傳跋

補續高僧傳者，道開翁公成其師未成之書也。其師華山河公，號汰如，貫通內外之典，領袖龍象之林，念歷代高僧傳，搜討未該，事跡湮沒，擔囊負笈，遍游山岳，剔荒碑於薛逕，洗殘碣於松巖，嘉言懿矩，會萃良多。因補前人之所未備，續前人之所未完，紙皮墨骨，未闕宿世之緣，獅吼潮音，驟示雙林之疾，矧付翁公補綴成編，翁公以鷲子之多聞，兼茂先之博物，既師命遂畢，前功捧瓊函以示余，翻貝葉而眩目，余也踴躍讚歎，得未曾有。亟鳩剞劂之工，遂付棗梨之刻。使湧幢現塔，不墜荒榛，寶炬華燈，長然慧命石門文字之禪，淨土虛玄之體，相需而著，用垂千古。庶蓮花峰下師徒之志昭然，教海藏中今昔之踪宛在。隱湖毛晉謹識。

嗟乎！吾先高松弱冠未迨，蚤事參請，知命甫踰，旋示泥洹，屈指流光，僅浮生之三十耳。電光駒隙，辭量幾何，迺講論疏解，著述觀心，繇因地至於果覺，孜孜矻



屹不知作幾許事業。自非願力宏高。載來示現。其孰能與于此。卽斯僧傳一書之成也。年未強仕。慨然以僧史有關爲心。遂南走閩越。北陟燕臺。行雁宕石梁。匡廬衡岳。絕壑窮崑。荒林廢刹。碑版所在。蒐討忘疲。摹勒抄寫。彙集成編。而後竭思。覃精筆削。成傳蓋僧史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如俗之史書也。凡所集者。不越言之與事。自宋文宣王記室王簡栖所集百卷。又會稽嘉祥故法師所集梁高僧傳十三卷。唐南山律師所集續高僧傳。卷又贊寧國師所集有宋高僧傳。卷降斯已遠。未明相望。以六百餘禩之遠。邈然罕聞先師之作。其可緩哉。第是書也。無旣不旣。無成不成。適是而止。爲全部矣。補摭拾。若有所遺。在先師則曉夜皇皇。尙以未備爲憾焉。師門墻旣廣。桃李成蹊。翹楚僧英。不無其類。不肖以椎魯無文。確懷固守。當紛紛轉徙之時。予惟脚跟牢。貼故蒙先師嘉愍厥志。別貽青盼。山齋寂間。手授淨瓶。摩頂至三。記別亦再。曰。轉相傳授。流注不絕。儼如黃梅半夜信衣。初付非任力。旣智所可力。攘者也。其次不肖住山。

則曰。不獨山門有幸。實喜法脉得人。詩篇志喜啓札。相延手蹟。猶存墨痕。未燥。此闔郡護法所共同心。不能偏廢者也。至若拈華微笑。末後機緣。則箇端六字。擲筆神遊。曰。高僧傳托道開是也。若不肖果有一念。參商其能。蒙始終護念如此。乎孰謂。寂之後。異議紛然。變端遽起。所以退讓名山。躬先剗。剛負書行耳。進及戈矛。肩抱書之白門。饑荒兩值。變亂相仍。海宇更張。人心鼎沸。遂不能卒業。殺青。傍徨無措。歸而謀諸隱湖居士。樂成先志。助襄厥功。始克告竣。其艱難困苦之狀。未易以一言通告也。幸有濟上平章臨安司馬爲之弁序。此二公者。表表人杰。殉難捐軀。足徵先師德業所致。輔轍典彝。並垂不朽。於戲。名山師一時應迹之區也。使師而有年。今日敷玄豎妙於此。非師之千古也。卽予膺先師之命。辛勤拮据。尙居此山。亦未爲報先師也。惟此數編。廼師之千古。今幸不負所囑。得壽諸梓。實所以報先師於千古也。先師以寸管發揚六百年來之碩德耆英。其功於法門不淺。肩以寸心。報師三十年來之苦辛。實不敢負遺命而已。



敢謂有功于先師哉。至若山之住與不住。命之遵與不遵。予且付之一笑。常寂光中。尚肯攢眉蹙頞耶。所願祖祖相傳。燈燈相照。不冷風規。常存模範。師念無違。尚心曷已。他何計哉。因筆偶書。非敢揚飛塵以昧觀者之目也。疆圉大淵。獻之歲重。陽日嗣法弟子自庵和南謹跋。

補續高僧傳跋

自佛法東漸。名僧間出其宗風。道行神足。辨才莫不彪炳。一時輝鑑宇內。若無紀述。曷詔後來。是以代有作者。爲之立傳。列以十科。綜其行實。自中唐五季迄宋元入。大明歷千穉。其間神龍繡虎。闡教揚宗。而傳持法海者。不讓前人。乃徒寄傳聞。闕乎筆載。于是華山河公起而憂之。自墮僧數。卽以續傳高僧爲任。思欲該悉遺踪。莫如取信於金石。乃不憚千里雲山。單瓢柳栗。每逢殘碑斷碣。臥煙委莽者。必躬自刷摸。考核遺事。窮搜幽討。載罹寒暑。沐雨栴風。顧所不惜。噫。其用心亦苦矣。積有年歲。彙而成帙。因於禪觀之

暇。次序編年。臚陳行略。人各爲傳。以紀化事。凡數易稿而成。共得若干人。合爲若干卷。名之曰補續高僧傳。用傳將燼之明鏡。以續未斷之慧命。厥功變焉。乃功未告成。而化緣已畢。思委托得人。而其難其慎。金河願命。東日之照。實注於上座。庵公乃出。全編委其卒業。香爐如意之贈。方此更有加焉。庵公諾此。遺言仔肩。鉅任。冀挹檀波。用填願海。不意時值。迤邐兵荒。洊至迄皆未定之驚。竟徒重爾。四方毫無克濟。憂心如焚。懼無以報命。因質稿至虞山。就汲古主人謀焉。子晉本因深遠。乘願現身。契合夙緣。慨然心許。余皆在座。亦隨喜贊成。卽付梓人。尅期奏績。是舉也。歷朝龍象。藉以出興。非河公莫傳。其神非庵公孰繼。其志而非子晉。曷與告其成耶。是三人也。應響佛事。迭爲主賓。功成鼎足。藏海流通。信足不朽矣。予因是役。得預流校訂。透觀厥成。大喜偏身。莫可云喻。遂于卷末。聊識緣起。以記歲月云爾。

重光作噩夏孟佛日。退山弟子馬弘道謹撰。



宗鑑錄序

祿

左朝請郎尚書禮部員外郎詔軍楊傑撰

諸佛真語以心為宗眾生信道以宗為鑑眾生界即諸佛界因迷而為眾生諸佛心是眾生心因悟而成諸佛心如明鑑萬象歷然佛與眾生其猶影像涅槃生死俱是強名鑑體寂而常照鑑光照而常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國初吳越永明智覺禪師證最上乘了第一義洞究教典深達禪宗稟奉律儀廣行利益因讀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乃製宗鑑錄於無疑中起疑非問處設問為不請友真大導師擲龍宮之寶均施群生徹祖門之關普容來者舉目而視有欲皆充信手而拈有疾皆愈蕩滌邪見指歸妙源所謂舉一心為宗照萬法為鑑矣若人以佛為鑑則知戒定慧為諸善之宗人天聲聞緣覺菩薩如來由此而出一切善類莫不信受若以眾生為鑑則知貪瞋癡為諸惡之宗脩羅旁生地獄鬼趣由此而出一切惡類莫不畏憚善惡雖異其

宗則同返鑑其心則知靈明湛寂廣大融通無為無住無修無證無塵可染無垢可磨為一切諸法之宗矣初吳越忠懿王序之秘于教藏至元豐中

皇弟魏端獻王鏐板分施名藍四方學者罕遇其本元祐六年夏游東都法雲道場始見錢唐新本尤為精詳乃吳人徐思恭請法涌禪師同永樂法真二三耆宿徧取諸錄用三乘典籍聖賢教語校讀成就以廣流布其益甚博法涌知子喜閱是錄因請為序云

宗鏡錄序

天下大元師吳越國王 敕製

詳夫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親父子厚人倫儒吾之師也寂兮冥兮視聽無得自微妙升虛無以止乎乘風馭景君得之則善建不拔人得之則延既無窮道儒之師也四諦十二因緣三明八解脫時習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達真常釋道之宗也惟此三教並自心修心鏡錄者智覺禪師所撰也愬乎百卷包盡微言



我佛金口所宣盈于海藏蓋亦提誘後學師之智慧辯才演暢萬法明了一心禪際河游慧間雲布數而稱之莫能盡紀聊為小序以頌宣行云爾

宗鏡錄序

大宋吳越國崇壽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延壽 集

伏以真源湛寂覺海澄清絕名相之端無能所之迹最初不覺忽起動心成業識之由為覺明之咎因明起照見分俄興隨照立塵相分安布如鏡現像頓起根身次則隨想而世界成差後即因智而憎愛不等從此遺真失性執相徇名積滯著之情塵結相續之識浪鐔真覺於夢夜沉迷三界之中瞽智眼於昏衢匍匐九居之內遂乃縻業繫之苦喪解脫之門於無身中受身向無趣中立趣約依處則分二十五有論正報則具十二類生皆從情想根由遂致依正差別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如春蠶作繭似秋蛾赴燈以二見妄想之絲纏苦聚之業質用無明貪愛之翼撲生死之火輪用谷響言

音論四生妍醜以妄想心鏡現三有形儀然後違順想風動搖覺海貪癡愛水資潤苦芽一向徇塵罔知反本發狂亂之知見翳於自心立幻化之色聲認為他法從此一微涉境漸成憂漢之高峯滴水與波終起吞舟之巨浪邇後將欲反初復本約根利鈍不同於一真如界中開三乘五性或見空而證果或了緣而入真或三祇熏鍊漸具行門或一念圓修頓成佛道斯則剋證有異一性非殊因成凡聖之名似分真俗之相若欲窮微洞本究旨通宗則根本性離畢竟寂滅絕昇沈之異無縛脫之殊既無在世之人亦無滅度之者

二際平等一道清虛識智俱空名體咸寂迥無所有唯一真心達之名見道之人昧之號生死之始復有邪根外種小智權機不了生死之病原罔知人我之見本唯欲歇喧斥動破相折塵雖云味靜真空不知埋真拒覺如不辯眼中之赤青但滅燈上之重光罔窮識內之幻身空避日中之虛影斯則勞形役思喪力捐功不異足水助冰投薪益火豈知重



光在青虛影隨身除病眼而重光自消息幻質而虛影當滅若能迴光就己反境觀心佛眼明而業影空法身現而塵跡絕以自覺之智刃剖開纏內之心珠用一念之慧鋒斬斷塵中之見網此窮心之旨達識之詮言約義豐文質理詣揭疑關於正智之戶薙妄草於真覺之原愈入髓之沉痾截盤根之固執則物我遇智火之融融唯心之爐名相臨慧日之光釋一真之海斯乃內證之法豈在文詮知解莫窮見聞不及今爲未見者演無見之

妙見未聞者入不聞之圓聞未知者說無知之真知未解者成無解之大解所冀因指見月得免忘筌抱一冥宗捨詮檢理了萬物由我明妙覺在身可謂搜抉玄根磨礪理窟剔禪宗之骨髓標教網之紀綱餘惑微瑕應手圓淨玄宗妙旨舉意全彰能摧七慢之山永塞六衰之路塵勞外道盡赴指畢生死魔軍全消影響現自在力關大威先示真實珠利用無盡傾秘密藏周濟何窮可謂香中爇其牛頭寶中採其驪頤華中採其靈瑞照中耀

其神光食中噉其乳糜水中飲其甘露藥中服其九轉主中遇其聖王故得法性山高頓落群峯之峻醍醐海闊橫吞衆派之波似夕魄之騰輝奪小乘之星宿如朝陽之孕彩破外道之昏蒙猶貧法財之人值大寶聚若渴甘露之者遇清涼池爲衆生所敬之天作菩薩真慈之父抱音育之疾逢善見之藥王迷險難之途偶明遠之良導久居閻室忽臨寶炬之光明常處躰形頓受天衣之妙服不求而自得無功而頓成故知無量國中難聞名字塵沙劫內罕遇傳持以如上之因緣目爲心鏡現一道而清虛可鑒辟群邪而毫髮不容妙體無私圓光匪外無邊義海咸歸顧盼之中萬像形容盡入照臨之內斯乃曹谿一味之旨諸祖同傳鵠林不二之宗群經共述可謂萬善之淵府衆哲之玄源一字之寶王群靈之元祖遂使離心之境文理俱虛即識之塵詮量有據一心之海印指定圓宗八識之智燈照開邪闇實謂含生靈府萬法義宗轉變無方卷舒自在應緣現迹任物成名諸



佛體之號三菩提菩薩修之稱六度行海慧  
 變之為水龍女獻之為珠天女散之為無著  
 華善友求之為如意寶緣覺悟之為十二緣  
 起聲聞證之為四諦人空外道取之為邪見  
 河異生執之作生死海論體則妙符至理約  
 事則深契正緣然雖標法界之摠門須辨一  
 乘之別旨種種性相之義在大覺以圓通重  
 重即入之門唯種智而妙達但以根羸靡鑿  
 學寡難周不知性相二門是自心之體用若  
 具用而失恒常之體如無水有波若得體而  
 闕妙用之門似無波有水且未有無波之水  
 曾無不濕之波以波徹水源水窮波末如性  
 窮相表相達性原須知體用相成性相互顯  
 今則細明摠別廣辯異同研一法之根元搜  
 諸緣之本末則可稱宗鏡以鑿幽微無一法  
 以逃形則千差而普會遂則編羅廣義撮略  
 要文鋪舒於百卷之中卷攝在一心之內能  
 使難思教海指掌而念念圓明無盡真宗目  
 觀而心心契合若神珠在手永息馳求猶覺  
 樹垂陰全消影跡獲真寶於春池之內拾磔

渾非得本頭於古鏡之前狂心頓歇可以深  
 批見刺永截疑根不運一毫之功全開寶藏  
 匪用刹那之力頓獲玄珠名為一乘大寂滅  
 場真阿蘭若正修行處此是如來自到境界  
 諸佛本住法門是以普勸後賢細垂玄覽遂  
 得智窮性海學洞真源此識此心唯尊唯勝  
 此識者十方諸佛之所證此心者一代時教  
 之所詮唯尊者教理行果之所歸唯勝者信  
 解證入之所趣諸賢依之而解釋論起千童  
 眾聖體之以弘宣談成四辯所以擬奇提異

本經第一卷 第七十條

研精洞微獨舉宏綱大張正網撈撓五乘機  
 地昇騰第一義天廣證此宗利益無盡遂得  
 正法久住摧外道之邪林能令廣濟含生塞  
 小乘之亂轍則無邪不正有偽皆空由自利  
 故發智德之原由利他故立恩德之事成智  
 德故則慈起無緣之化成恩德故則悲合同  
 體之心以同體故則心起無心以無緣故則  
 化成大化心起無心故則何樂而不與化成  
 大化故則何苦而不收何樂而不與則利鈍  
 齊觀何苦而不收則怨親普救遂使三草二



木咸歸一地之榮邪植魚茅同霑一雨之潤  
斯乃盡善盡美無比無儔可謂括盡因門搜  
窮果海故得創發菩提之士初求般若之人  
了成佛之端由頓圓無滯明識歸家之道  
路直進何疑或雖此別修隨他妄解如擣角  
取乳緣木求魚徒歷三祇終無一得若依此  
旨信受引持如使舸隨流無諸阻滯又遇便  
風之勢更加搖掉之功則疾屆寶域忽登覺  
岸可謂資糧易辦道果先成被逸葉上行之  
衣坐釋迦法空之座登彌勒毗盧之間入普  
賢法界之身能令客作賤人全領長者之家  
業忽使沉空小果頓受如來之記名未有一  
門匪通斯道必無一法不契此宗過去覺王  
因茲成佛未來大士仗此證真則何一法門  
而不開何一義理而不現無一色非三摩鉢  
地無一聲非陀羅尼門嘗一味而盡變醍醐  
聞一香而皆入法界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煙  
島雲林咸提妙旨步步踏金色之界念念麤  
蒼蘊之香掬滄海而已得百川到須彌而皆  
同一色煥兮開觀象之目盡復自宗寂介導

求珠之心俱還本注遂使邪山落仞苦海收  
彼智機以之安流妙峯以之高出今詳祖佛  
大意經論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問  
答廣引證明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編聯  
古製之深義撮略寶藏之圓詮同此顯揚稱  
之曰錄分為百卷大約三章先立正宗以為  
歸趣次申問答用去疑情後引真詮成其圓  
信以茲妙善普施舍靈同報

佛恩共傳斯旨耳

宗鏡錄卷第一

標宗章第一

詳夫祖標釋理傳默契之正宗佛演教門立  
詮下之大旨則前賢所稟後學有歸是以先  
列標宗章為有疑故問以使疑故答因問而  
疑情得啓因答而妙解潛生謂此圓宗難信  
難解是第一之說備最上之機若不假立言  
詮無以蕩其情執因指得月不無方便之門  
獲兔忘筌自合天真之道次立問答章但以  
時當末代罕遇大機觀淺心浮根微智劣雖  
知宗旨的有所歸問答使疑漸消惑障欲堅



信力須假證明廣引祖佛之誠言密契圓常  
之大道偏採經論之要旨圓成決定之真心  
後陳引證章以此三章通爲一觀搜羅該括  
備盡於茲矣 問先德云若教我立宗定旨  
如聽上覓毛兔邊求角楞伽經偈云一切法  
不生不應立是宗何故標此章名 答斯言  
遺滯若無宗之宗則宗說兼暢古佛皆垂方  
便門禪宗亦開一線道切不可執方便而迷  
大旨又不可廢方便而絕後陳然機前無教  
教後無實設有一解一悟皆是落後之事屬

第二頭所以大智度論云以佛眼觀一切十  
方國土中一切物尚不見無何況有法畢竟  
空法能破顛倒今菩薩成佛是事尚不可得  
何況凡夫顛倒有法今依祖佛言教之中約  
今學人隨見心性發明之趣立心爲宗是故  
西天釋迦文佛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  
此土初祖達磨大師云以心傳心不立文字  
則佛佛手授授斯旨祖祖相傳傳此心已上  
約祖佛所立宗旨又諸賢聖所立宗體者杜

順和尚依華嚴經立自性清淨圓明體此即  
是如來藏中法性之體從本已來性自滿足  
處染不垢修治不淨故云自性清淨性體徧  
照無幽不曠故曰圓明又隨添加染而不垢  
返沫除染而不淨亦可在聖體而不增處凡  
身而不滅雖有隱顯之殊而無差別之異煩  
惱覆之則隱智慧了之則顯非生因之所生  
唯了因之所了斯即一切衆生自心之體靈  
知不昧寂照無遺非但華嚴之宗亦是一切  
教體佛地論立一清淨法界體論云清淨法  
界者一切如來真實自體無始時來自性清  
淨具足種種過十方界極微塵數性相功德  
無生無滅猶如虛空徧一切有情平等共有  
與一切法不一不異非有非無離一切相一  
切分別一切名言皆不能得唯是清淨聖智  
所證二空無我所顯真如爲其自性諸聖分  
證諸佛圓證此清淨法界即真如妙心爲諸  
佛果海之源作群生實際之地此皆是立宗  
之異名非別有體或言宗者尊也以心爲宗  
故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或言體者性也以  
心爲體故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或言智者



以心爲智即是本性寂照之用所以云自覺  
聖智普光明智等若約義用而分則體宗用  
別者會歸平等則一道無差所以華嚴託問  
云等妙二位全同如來普光明智者結成入  
普所以此會說等妙二覺二覺全同普光明  
智即是會歸之義問等覺同妙覺於理可然  
妙覺之外何有如來普光明智爲所同耶若  
說等覺說妙覺即是約位普光明智不屬因  
果該通因果其由自覺聖智超絕因果故楞  
伽經妙覺位外更立自覺聖智之位亦猶佛  
性有因有果有因有果果以因取之是因  
佛性以果取之是果佛性然則佛性非因非  
果普光明智亦復如是體絕因果爲因果依  
果方究竟故云如來普光明智或稱爲本者  
以心爲本故涅槃疏云涅槃宗本者諸行皆  
以大涅槃心爲本本立道生如無網目不立  
無皮毛靡附心爲本故其宗得立  
問若欲明宗只合純提祖意何用兼引諸佛  
菩薩言教以爲指南故宗門中云借蝦爲眼  
無自己分只成文字聖人不入祖位

答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恐慮不詳佛語  
隨文生解失於佛意以負初心或若因詮得  
旨不作心境對治直了佛心又有何過只如  
藥山和尚一生看大涅槃經手不釋卷時有  
學人問和尚尋常不許學人看經和尚爲什  
麼自看師云只爲遮眼問學人還看得不師  
云汝若看牛皮也須穿且如西天第一祖師  
是衣師釋迦牟尼佛首傳摩訶迦葉爲初祖  
次第相傳迄至此土六祖皆是佛弟子今引  
本師之語訓示弟子今因言薦道見法知宗

不外馳求親明佛意得旨即入祖位誰論頓  
漸之門見性現證圓通豈標前後之位若如  
是者何有相違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此  
土六祖乃至洪州馬祖大師及南陽忠國師  
鵝湖大義禪師思空山本淨禪師等並博通  
經論圓悟自心所有示徒皆引誠證終不出  
自曾臆妄有指陳是以綿歷歲華真風不墜  
以聖言爲定量邪僞難移用至教爲指南依  
憑有據故圭峯和尚云謂諸宗始祖即是釋  
迦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



諸祖相承根本是佛親付菩薩造論始末唯弘佛經況迦葉乃至龜多弘傳皆兼三藏及馬鳴龍樹悉是祖師造論釋經數十萬偈觀風化物無定事儀所以凡稱知識法介須明佛語印可自心若不與了義一乘圓教相應設證聖果亦非究竟今且錄一二以證斯文洪州馬祖大師云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唯傳大乘一心之法以楞伽經印衆生心恐不信此一心之法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何故佛語心爲宗佛語心者即心即佛今語即是心語故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者達本性空更無一法性自是門性無有相亦無有門故云無門爲法門亦名空門亦名色門何以故空是法性空色是法性色無形相故謂之空知見無盡故謂之色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隨生諸法處復有無量三昧門達離內外知見情執亦名捨持門亦名施門謂不念內外善惡諸法乃至皆是諸波羅蜜門色身佛是實相佛家用經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從心想生亦名法

性家談亦法性功勳菩薩行般若時火燒三界內外諸物盡於中不損一草葉爲諸法如相故故經云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今知自性是佛於一切時中行住坐卧更無一法可得乃至真如不屬一切名亦無無名故經云智不得有無內外無求任其本性亦無任性之心經云種種意生身我說爲心量即無心之心無量之量無名爲真名無求爲真求經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作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法無自性三界唯心經云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心色不自色因心故色故經云見色即是見心南陽忠國師云禪宗法者應依佛語一乘了義契取本原心地轉相傳授與佛道同不得依於妄情及不了義教橫作見解疑悞後學俱無利益縱依師匠領受宗旨若與了義教相應即可依行若不了義教互不相許譬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非天魔外道而能破滅佛法矣時有禪客問曰阿那箇是佛



心師曰牆壁瓦礫無情之物並是佛心禪客曰與經大相違也經云離牆壁瓦礫無情之物名爲佛性今云一切無情之物皆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人即別悟之不別禪客曰與經又相違也經云善男子心非佛性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未之此意如何師曰汝自依語不依義譬如寒時凝水爲冰及至暖時釋冰成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汝定執無情之物非心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故華嚴經云應

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今且問汝無情之物爲在三界內爲在三界外爲復是心不是心若非心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若是心者又不應言無性汝自違經我不違也鵝湖大義禪師因詔入內遂問京城諸大師大德汝等以何爲道或有對云知見爲道師云維摩經云法離見聞覺知云何以知見爲道又有對云無分別爲道師云經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云何以無分別爲道又皇帝問如何是佛性答不離陛下所問是以或

直指明心或破執入道以無方之辯祛必定之執運無得之智屈有量之心思空山本淨禪師語京城諸大德云汝莫執心此心皆因前塵而有如鏡中像無體可得若執實有者則失本原常無自性圓覺經云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楞伽經云不了心及緣則生二妄想了心及境界妄想則不生維摩經云法非見聞覺知且引三經證斯真實五祖下莊嚴大師一生示徒唯舉維摩經寶積長者讚佛頌末四句云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違諸法相無量礙瞽首如空無所依學人問云此是佛語欲得和尚自語師云佛語即我語我語即佛語是故初祖西來創行禪道欲傳心印須假佛經以楞伽爲證明知教門之所自逸得外人息謗內學稟承祖胤大興玄風廣被是以初心始學之者未自省發已前若非聖教正宗憑何修行進道設不自生妄見亦乃盡值邪師故云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西天九十六種執見之徒皆是斯類故知木匪繩而靡直理非教



而不圓如上略引二三皆是大善知識物外宗師禪苑麟龍祖門龜鏡示一教而風行電卷垂一語而山崩海枯帝王親師朝野歸命叢林取則後學稟承終不率自宵襟違於佛語凡有釋疑去偽顯性明宗無不一一廣引經文備彰佛意所以永傳後嗣不墜家風若不然者又焉得至今紹繼昌盛法力如是證驗非虛又若欲研究佛乘披尋寶藏一一須消歸自己言言使冥合真心但莫執義上之文隨語生見直須探詮下之旨契會本宗則無師之智現前天真之道不昧如華嚴經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故知教有助道之力初心安可暫忘細詳法利無邊是乃搜揚纂集且凡論宗旨唯逗頓機如日出照高山駛馬見鞭影所以丹霞和尚云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如今宗鏡尚不待舉意便自知有故首楞嚴經云圓明了知不因心念揚眉動目早是周遮如先德頌云便是猶倍句動目即差違若問曹谿旨不更待揚眉今為樂佛乘人實未薦者假以宗鏡

助顯真心雖挂文言妙旨斯在俯收中下盡被群機但任當人各資已利百川雖濶何妨大海廣舍五嶽自高不礙太陽普照根機莫等樂欲匪同於四門入處雖殊在一真見時無別如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目為羅理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為國如內德論云夫一水無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眾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為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眾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斯頓之異令法門之專一

故云如為一人眾多亦然如為眾多一人亦然豈同劣解凡情而生苟見我此無疑廣大法門如虛空非相不拒諸相發揮似法性無身匪礙諸身頓現須以六相義該攝斷常之見方消用十玄門融通去取之情始絕又若實得一聞千悟獲大惣持即胡假言詮無勞解釋舩筏為渡迷津之者導師因引失路之人凡關一切言詮於圓宗所示皆為未了文字性離即是解脫迷一切諸法真實之性向心外取法而起文字見者今還將文字對治



示其真實若悟諸法本源即不見有文字及  
 絲毫發現方知一切諸法即心自性則境智  
 融通色空俱泯當此親證圓明之際入斯一  
 法平等之時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何法是  
 祖而可重何法是頓而可取何法是漸而可  
 非則知皆是識心橫生分別所以祖佛善巧  
 密布權門廣備教乘方便逗會纔得見性當  
 下無心乃藥病俱消教觀咸息如楞伽經偈  
 云諸天及梵乘聲聞緣覺乘諸佛如來乘我  
 說此諸乘乃至有心轉諸乘非究竟若彼心  
 滅盡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為一乘  
 引導眾生故分別說諸乘故先德云一醫在  
 目千華亂空一妄在心恒沙生滅醫除華盡  
 妄滅證真病差藥除冰融水在神丹九轉點  
 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狂心不歇歇即  
 菩提鏡淨心明本來是佛  
 問如上所標已知大意何用向下更廣開釋  
 答上根利智宿習生知繞看題目宗之一字  
 已全入佛智海中永斷纖疑頓明大旨則一  
 言無不略盡攝之無有遺餘若直覽至一百

世尊三卷 十五卷終

卷終乃至恒沙義趣龍宮寶藏驚嶺全文則  
 殊說更無異途舒之徧周法界以前略後廣  
 唯是一心本卷末舒皆同一際終無異旨有  
 隔前宗都謂迷情妄興取捨唯見紙墨文字  
 嫌卷軸多但執寂默無言欣為首要皆是迷  
 心徇境背覺合塵不窮動靜之本原靡達一  
 多之起處偏生苟見唯懼多聞如小乘之怖  
 法空似波旬之難衆善以不達諸法真實性  
 故隨諸相轉墮落有無如大涅槃經云若人  
 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  
 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  
 無相相釋曰若云即文字無相是常見若云  
 離文字無相是斷見又若執有相相亦是常  
 見若執無相相亦是斷見但云即離斷常四  
 句百非一切諸見其旨自現當親現入宗鏡  
 之時何文言識智之能詮述乎所以先德云  
 若覓經了性真如無可聽若覓法鷄足山間  
 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山無情不用求專甲  
 斯則豈可運見聞覺知之心作文字句義之  
 解若明宗達性之者雖廣披尋尚不見一字



之相終不作言詮之解以迷心作物者生斯  
紙墨之見耳故信心銘云六塵不惡還同正  
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如斯遠者則六塵皆  
是真宗萬法無非妙理何局於管見而迷於  
大旨耶豈知諸佛廣大境界菩薩作用之門  
所以大海龍王置十千之問釋迦文佛開八  
萬勞生之門普慧菩薩申二百之疑普賢大  
士答二千樂說之辯如華嚴經普眼法門假  
使有人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寫於此普眼  
法門一品中一門一法一法中一義

一義中一句不得少分何況能盡又如大涅槃經中佛言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因大地生草木等爲諸衆生所宣說者如手中葉只如已所說法教溢龍宮龍樹菩薩暫看有一百洛又出在人間於西天尚百分未及一翻來東土故不足言豈况未所說法耶斯乃無盡妙旨非淺智所知性起法門何劣解能覽鸞雀焉則鳩鵲之志井蛙寧識滄海之淵如師子大哮吼狸不能爲如香象所負擔驢不能勝如毗沙門寶貧不能等如金翅鳥飛鳥

不能及唯依情而起見但逐物而意移或說有而不涉空或言空而不該有或談略爲多外之一或立廣爲一外之多或離默而執言或離言而未默或據事外之理或著理外之事殊不能悟此自在圓宗演廣非多此是一中之多標略非一此是多中之一談空不斷斯乃即有之空論有不常斯乃即空之有或有說亦得此即默中說或無說亦得此即說中默或理事相即亦得此理是成事之理此事是顯理之事或理理相即亦得以一如無二如真性常融會或事事相即亦得此全理之事一一無礙或理事不即亦得以全事之理非事所依非能依不隱真諦故以全理之事非理能依非所依不壞俗諦故斯則存泯一際隱顯同時如闡普眼之法門皆是理中之義似舒大千之經卷非標心外之文故經云一法能生無量義非聲聞緣覺之所知不同但空孤調之詮偏枯決定之見今此無盡妙旨標一法而眷屬隨生圓滿性宗舉一門而諸門普會非純非雜不一不多如五味和



其糞雜緣成其繡象寶成其藏百藥成其九  
邊表融通義味周足搜微扶妙盡宗鏡中依  
正混融因果無礙人法無二初後同時凡舉  
一門皆能圓攝無盡法界非內非外不一不  
多舒之則涉入重重卷之則真門寂寂如華  
嚴經中師子座中莊嚴具內各出一佛世界  
塵數菩薩身雲此是依正人法無礙又如佛  
眉間出勝音等佛世界塵數菩薩此是因果  
初後無礙乃至刹土微塵各各具無邊智德  
毛孔身分一一攝廣大法門何故如是奇異  
難思乃一心融即故亦以要言之但一切無  
邊差別佛事皆不離無相真心而有如華嚴  
經頌云佛住甚深真法性寂滅無相同虛空  
而於第一寶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所作利  
益衆生事皆依法性而得有相與無相無差  
別入於究竟皆無相又攝大乘論頌云即諸  
三摩地大師說為心由心彩畫故如所作事  
業故知凡聖所作真俗緣生此一念之心刹  
那起時即具三性三無性六義謂一念之心  
是緣起法是依他起情計有實即是徧計所

執體本空寂即是圓成即依三性說三無性  
故六義具矣若一念心起具斯六義即具一  
切法矣以一切真俗萬法不出三性三無性  
故法性論云凡在起滅皆非性也起無起性  
故雖起而不常滅無滅性雖滅而不斷如  
其有性則陷於四見之網又云尋相以推性  
見諸法之無性尋性以求相見諸法之無相  
是以性相互推悉皆無性是以若執有性墮  
四見之邪林若了性空歸一心之正道故華  
嚴經云自深入無自性真實法亦令他入無

自性真實法心得安隱以茲妙達方入此宗  
則物物冥真言言契旨若未親省不發圓機  
言之則乖宗默之又致失豈可以四句而取  
六情所知歟但祖教並施定慧雙照自利利  
他則無過矣設有堅執已解不信佛言起自  
障心絕他學路今有十問以定紀綱選得了  
了見性如畫觀色似文殊等不還逢緣對境  
見色聞聲舉足下足開眼合眼悉得明宗與  
道相應不還覽一代時教及從上祖師言句  
聞深不怖皆得諦了無疑不還因差別問難







宗鏡錄卷第二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纂集

夫諸佛境寂衆生界空有何因緣而興教迹  
答一實諦中雖無起盡方便門內有大因緣  
故法華經偈云諸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以  
萬法常無性無不性空時法亦能隨緣隨緣  
不失性且夫起教所由因緣無量古德略標  
有其十種一由法亦故二願力故三機感故  
四爲本故五顯德故六現位故七開發故八  
見聞故九成行故十得果故今諸大菩薩所  
集唯識論等大意有其二種一爲達萬法之  
正宗破二空之邪執二爲斷煩惱所知之障  
證解脫菩提之門斯則自證法原本覺具地  
不在文字句義較揚今爲後學慕道之人方  
便纂集又自有二意用表本懷一爲好略之  
人撮其樞要精通的旨免覽繁文二爲執惣  
之人不明別理微細開演性相圓通截二種  
生死之根躡一味菩提之道仰群經之大旨  
直了自心蓮諸聖之微言頓開覺藏去彼依  
通之見破其邪執之情深信正宗今知月不

在指迴光返照使見性不徇文唯證相應斯  
爲本意不可橫生知解沒溺見河於無得觀  
中懷趣向之意就真空理上興取捨之心率  
自習襟疑悟後學須親見性方曉斯宗

問既處執指徇文又何煩集教

答爲背已合塵齊文作解者恐封教滯情故  
有此說若隨詮了旨即教明心者則有何取  
捨所以藏法師云自有衆生尋教得真會理  
教無礙常觀理而不礙持教恒誦習而不礙  
觀空則理教俱融合成一觀方爲究竟傳通

耳斯乃教觀一如詮旨同原矣

問諸大經論自成片段科節倫序句義分明  
何假撮錄廣文成其要略

答但以教海泓深窮之罔知其際義天高廣  
仰之不得其邊今則以管窺天將螺酌海如  
掬滄溟之消滷似撮大華之一塵本爲義廣  
難周情存默怠亦爲不依一乘教之正理唯  
徇不了義之因緣罕窮橫豎之門莫知起盡  
之處所以刪繁簡異採妙探玄雖文不足而  
大義全錄不備而正理顯搜盡一乘之旨披



開萬法之原為般若之玄樞作菩提之要路則資糧易辦速至大乘證入無疑免迂小徑所以馬鳴菩薩造起信論云或有自無智力因他廣論而得解義亦有自無智力怖於廣說樂聞略論攝廣大義而正修行我今為彼最後人故略攝如來最勝甚深無邊之義而造此論瑜伽論云有二緣故說此論一為如來無上法教久住世故二為平等利益安樂諸有情故又為如來甘露聖教已隱沒者憶念採集重開顯故未隱沒者問答決擇倍興盛故又為攝益樂略言論勤修行者採集眾經廣要法義略分別故今斯錄者雖無廣大製造之功微有一期述成之事亦知鈔錄前後文勢不全所冀直取要詮且明宗旨如從石辯玉似披砂揀金於群藥中但取阿陀之妙向眾寶內唯探如意之珠舉一蔽諸以本攝末則一言無不略盡殊說更無異途亦望後賢未垂嗤誚所希斷疑生信但以見道為懷非徇虛名以邀世譽願盡未來之際徧窮法界之中歷劫逾生常弘斯道凡有心者皆

入此宗去執除疑見聞獲益承三寶力加披護持誓報佛恩廣濟含識虛空可盡茲願匪移法界可窮斯文不墜

問了義大乘廣略周備解一義具圓通之見聞一偈有成佛之功何假述成仍煩解釋

答上上根人一聞千悟性相雙辯理事俱圓若中下之徒須假開演莊嚴之道讚飾之門格量其功不可為喻所以法華經偈云譬如優曇華一切皆愛樂天人所希有時時乃一出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為已供養一切三世佛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般若頌云般若無壞相過一切言語適無所依止誰能讚其德般若雖叵讚我今能得讚雖未脫死地則為已得出又古聖云若菩薩造論者名莊嚴經如蓮華未開見雖生喜不如已剖香氣芬馥如金未用見雖生喜不如用之為莊嚴具故知弘教一念之善能報十方諸佛之恩論希有則如華檀優曇之名說光揚則似金作莊嚴之具 是以菩薩釋大乘密旨聞於未聞能斷深疑成於圓信法利何盡功



德無邊如大般若經云復次憍尸迦置瞻部洲諸有情類若四大洲諸有情類若小千界諸有情類若中千界諸有情類若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復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同作是言我今欣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眾苦令得殊勝畢竟安樂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成彼事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於意云何是善男子

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今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彼眾中隨施與一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以無量門巧妙文義廣為解釋分別義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誡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除一闍提其餘眾生聞是經已悉皆能作菩提因緣法聲光明入毛孔者

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有人能供養恭敬無量諸佛方乃得聞大涅槃經薄福之人則不得聞故知得聞宗鏡所錄一心實相常住法門皆是曩結深因曾親佛會甚為大事非屬小緣若未聞重曷由值遇又大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菩薩諸善男子善女人常當繫心修此二字佛是常住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此二字當知是人隨我所行至我至處是以信此法人即凡即聖修持契會住佛所住之中進止威儀行佛所行之跡釋摩訶衍論云第一顯離疑信入功德門者謂有眾生聞此摩訶衍行之甚深極妙廣大法門已即其心中亦不疑畏亦不怯弱亦不輕賤亦不誹謗發決定心發堅固心發尊重心發愛信心當知是人真實佛子不斷法種不斷僧種不斷佛種常恒相續轉轉增長盡於未來亦為諸佛親所授記亦為一切無量菩薩之所護念故如論云若人聞是法已不生怯弱當知是人定紹佛種必為諸佛之所授記第二比類對治示勝門者謂若有



人能善攝化三千大千世界中徧滿衆生皆悉無餘令行十善或有衆生於一食頃於此甚深法觀察思量若校量此二人功德彼第一人所得功德甚極微少譬如芥子碎作百分之量此第二人所得功德甚極廣大譬如碎十方世界微塵數量故如論云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於一食頃正思此法過前功德不可爲喻第三舉受持功讚揚門者謂若有人受持此論觀察義理若一日若一夜中間所得功德無量無邊不可言說不可思量若假使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方三世一切諸菩薩以十方世界微塵數舌各各皆悉於十方世界微塵數之量不可說劫讚揚其人所有功德亦不能盡所以者何法身真如之功德等虚空界無邊際故何況凡夫二乘之人能稱歎之一日一夜不多中間受持人尚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何況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乃至百日中受持讀誦思惟觀察不可思議不可說中不可說故如論云復次若人受持此

論觀察修行若一日一夜所有功德無量無邊不可得說假令十方諸佛各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歎其功德亦不能盡何以故謂法性功德無有盡故此人功德亦復如是無有邊際故知信此心宗成摩訶衍同三世諸佛之所證義理何窮等十方菩薩之所乘功德無盡偶斯玄化慶幸逾深順佛旨而報佛恩無先弘法闡佛日而開佛眼只在明心此宗鏡中若得一句入神歷劫爲種況正言深奧惣一群經此一乃無量中一若深此法即是

圓頓之種可謂甘露入頂醍醐灌心耀不二之慧燈破情根之闇或注一味之智水洗意地之妄塵能令厚障深遮若暴風之卷危葉繁疑積滯猶赫日之爍輕冰猶如於諸王中爲金輪之王於諸照中爲晨旭之照於諸寶中爲摩尼之寶於諸華中爲青蓮之華於諸諦中爲真空之門於諸法中爲涅槃之宅故金剛三昧經偈云一味之法印一乘之所成能於一切衆生中爲首爲師爲明爲導如勝天王般若經云一切法中心爲上首大智度



論云三世諸佛皆以諸法實相為師祖師云一切明中心明為上法華經偈云第一之導師得是無上法又若未入宗鏡非唯不得見道實乃理絕修行即本立而道生歸根方究竟如觀本質知盡像而非真若了藏性見塵境而為妄故經偈云非不證真如而能了諸行猶如幻事等似有而非真是以若得本即得末故華嚴經中海會菩薩用法界微塵以為三昧又出現品云此法門名為如來秘密之處乃至名演說如來根本實性不思議究竟法故先德云剖微塵之經卷則念念果成盡眾生之願門則塵塵行滿未悟宗鏡焉信斯文若暫信之功力悉等不易所習盡具法門即塞即通即邪即正所以昔人云遇斯教者應須自慶其猶溺巨海而遇芳舟墜長空而乘靈鷲矣 問凡申弘教開示化人應須自行功圓歷位親證方酬本願開方便門則所利非虛不違正教今之所錄有何證明 答此但唯集祖佛菩薩言教故稱曰錄設有問答解釋皆依古德大意傍讚勸修述成至

教豈敢輒稱開示妄有指陳且夫祖佛正宗則真唯識性纔有信處皆可為人若論修證之門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今集此宗鏡證驗無邊應念皆通寓目咸是今且現約世間之事於眾生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即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死然覺來牀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為則可比知覺時所見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暗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況昭然第二現知者即是對事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青白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見分自性任運分別與同時明了意識計度分別為青為白以意辯為色以言說為青皆是意言自妄



安置且如六塵純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  
既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云萬  
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  
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  
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既非空非有則唯  
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  
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  
終不現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  
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云  
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為境此

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  
約教而知者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  
所證本理能詮正宗廣在下文誠證非一如  
成實論云佛說內外中間之言遂即入定時  
有五百羅漢各釋此言佛出定後同問世尊  
誰當佛意佛言並非我意又白佛言既不當  
佛意將無得罪佛言雖非我意各順正理堪  
為聖教有福無罪且如說小乘自證法門尚  
順正理何況純引一乘唯談佛旨乎六行法  
云諸大智人欲學道者莫問大小皆依理教

若見權教雖是佛說知非實語即不依從若  
見凡人說有理者雖非佛語亦即依行以有  
智人學佛法者善解如來教有權實依佛實  
教宣說道理則過凡愚課執權者是以智人  
若有所說人雖是凡法則同佛如瓶傳水寫  
置餘瓶瓶雖有異所寫水一是故凡夫結雖  
未盡不妨有解能說實義但使解理心數思  
量此初觀理則異餘凡謂思人空則是二乘  
若觀法空則是菩薩故攝論云初修觀則是  
凡夫菩薩以此文證初學觀者雖未斷結即  
是菩薩以能解理同大聖故說則合理一一  
可依寶篋經云猶如迦陵頻伽鳥王卵中鳥  
子其背未現便出迦陵頻伽妙聲佛法外中  
諸菩薩等未壞我見未出三界然能演出佛  
法妙音謂空無相無作行音迦陵頻伽至孔  
雀群終不嗚呼還至迦陵頻伽鳥中乃須嗚  
呼菩薩若至一切聲聞緣覺衆中終不演說  
不可思議諸佛之法至菩薩衆爾乃演說以  
此文證凡夫地中過雖未盡不妨深解說有  
理者皆可信受但諸凡夫說有理者皆是宿



習非今始學若非宿習今學至老唯謂他語  
自仍迷理以迷理故雖得多言未解權實說  
則乖理若解理者不揀尊幼但求道不求事  
依法不依人如阿濕婆恃因舍利弗見之求  
法即偈答言我年既幼稚學日又初淺豈能宣  
至真廣說如來義舍利弗言可略說其要便說  
偈言諸法因緣生是法說因緣是法因緣盡  
大師如是說舍利弗一聞即獲初果轉教目  
連再說得道以此證知智人求法唯重他德  
不取下就不同凡愚我慢自高雖知他勝取  
不肯學凡夫無始不能入道多皆由此不能  
求法故諸愚人迷實教者未能自悟唯應訪  
德以迷理者雖有世智若無勝友常迷道故  
如勝天王般若經云如生盲人不能見色如  
是煩惱盲諸衆生不能見法如人有眼無外  
光明不能見色行人如是雖有智慧無善知  
識不能見法以此證知人雖有智未能自悟  
要須良友故付法藏經云善知識者即是得  
道全分因緣佛自勸人逐善知識不合守愚  
一生虛過是故諸佛有遺旨但令依法不依

人依義不依語菩薩尚變身作畜生為人說  
法顯此奇異今聞者信受皆令悟道入平等  
法豈令心生高下耶故華嚴演義難云此旨  
微密極位方知何以凡情輒窺大教釋云依  
憑教理聖教許故涅槃經云具縛凡夫能知  
如來秘密之藏毗盧遮那品頌云如因日光  
照還見於日輪以佛智慧光見佛所行道即  
因佛教能了教也今宗鏡中始終引佛智慧  
之教光顯佛所行之道跡若深信者則是以  
衆生之心光見衆生之行跡若難云凡夫不

合知者斯乃邪見不信人耳故大集經云若  
有人言我異佛異當知是人即魔弟子又云  
了了見者知一切法無二相也又云觀諸法  
等名之爲佛所以學人問忠國師云如來說  
般若即非般若是名般若既盡是非云何是  
般若答能見非名者是般若問佛亦如是說  
答古今不異得則千佛等心萬聖同轍  
問諸佛方便教門皆依衆生根起根性不等  
法乃塵沙三十七品助道之門五十二位修  
行之路云何唯立一心以爲宗鏡



答此一心法理事圓備是大悲父般若母法寶藏萬行原以一切法界十方諸佛諸大菩薩緣覺聲聞一切衆生皆同此心諸佛已覺衆生不知今爲未知者方便直指以本具故不虛以應得故非謬故華嚴經頌云譬如世間人間有寶藏處以其可得故心生大歡喜寶藏處者即衆生心纔入信門自然顯現方悟從來具足豈假功成始知本性無差非因行得可謂最靈之物至道之原絕妙之門精寶之義爲凡聖根本作迷悟元由如萬物得地而發生萬行證理而成就諸門鼓入衆德攸歸作千聖趣道之基爲諸佛出世之眼是以若了自心頓成佛慧可謂會百川爲一溟溟衆塵爲一丸融銀釧爲一金變酥酪爲一味如華嚴經頌云不能了自心焉能知佛慧阿差末經云但正自心不尚餘學禪要經云內照開解即大乘門見自心性謂之日照衆聖所遊謂之曰門入楞伽經偈云心具於法藏離無我見垢世尊說諸行內心所知法月燈三昧經偈云若有受持是一法能順菩薩

正修行因此一法功德故速得成於無上道十法 攝勝鬘經云世尊我見攝受正法有斯大力如來以此爲眼爲法根本爲引導法爲通達法釋曰所言正法者即第一義心也心外妄計理外別求皆墮邊邪迷於正見所以得爲如來正眼攝盡十方之際照窮法界之邊惣歸一心是名攝受正法起信論云復次真如自體相者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常恒究竟從無始來本性具足一切功德謂大智慧光明義徧照法界義如實了知義本性清淨心義常樂我淨義寂靜不變自在義如是等過恒沙數非同非異不思議佛法無有斷絕依此義故名如來藏亦名法身問上說真如離一切相云何今說具足一切功德相答雖實具有一切功德然無差別相彼一切法皆同一味一真離分別相無二性故以依業識等生滅相而立彼一切差別之相此云何立以一切法本來唯心實無分別以不覺故分別心起見有境界名爲無明心性本淨無明不起即於



真如立大智慧光明義若心生見境則有不見之相心性無見則無不見即於真如立徧照法界義若心有動則非真了知非本性清淨非常樂我淨非寂靜是變異不自在由是具起過於恒沙虛妄雜染以心性無動故即立真實了知義乃至過於恒沙清淨功德相義若心有起見有餘境可分別求則於內法有所不足以無邊功德即一心自性不見有餘法而可更求是故滿足過於恒沙非一非異不可思議諸佛之法無有斷絕故說真如

名如來藏亦復名爲如來法身然此一心非同凡夫妄認緣慮能推之心決定執在色身之內今徧十方世界皆是妙明真心如入法界品云華藏世界海中無問若山若河大地虛空草木叢林塵毛等處無不咸稱眞法界具無邊德故先德云元亨利貞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心也者冲虛粹妙炳煥靈明無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朗徹十方不滅不生豈四山之可害離性離相

奚五色之能盲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大矣哉萬法資始也萬法虛偽緣會而生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故德用無邊皆同一性起爲相境智歷然相得性融身心廓爾方之海印越彼太虛恢恢焉是是焉迥出思議之表也又先德云如來藏者即一心之異名何謂一心謂真妄染淨一切諸法無二之性故名爲一此無二處諸法中實不同虛空性自神解故名爲心是以若於外別求從他妄學者猶如鑽冰覓火壓沙出油以冰砂非油火之正因欲求濟用徒勞功力又若但修漸行空住權乘則似盡無膠如坏未鍛以坏盡非堅牢之器欲求究竟無有是處若能諦了自心不妄外求者如從木出火從麻出油不壞正因速得成辦又如盡得膠如坏經火堪成器用事不虜拍凡有施爲悉皆究竟若未信入取捨萬端隨境生迷爲法所害不觀空以遺累但取空而廢善不遠有以興慈但著



有而起罪皆爲不了空有一心致茲得失若  
入宗鏡緣發心時非唯行成理即頓具便同  
古佛一際無差如大涅槃經云拘尸那城有  
旃陀羅名曰歡喜佛記是人由一發心當於  
此界千佛數中速成無上正真之道法華玄  
義云心法者前所明法豈得異心但衆生法  
太廣佛法太高於初學爲難然心佛及衆生  
是三無別者但自觀已心則爲易涅槃經云  
一切衆生具足三定上定者謂佛性也能觀  
心性名爲上定上能兼下即攝得衆生法也  
華嚴經云遊心法界如虛空則知諸佛之境  
界法界即中也虛空即空也心佛即假也三  
種即佛境界也是爲觀心仍具佛法又遊心  
法界者觀相塵相對一念心起於十界中必  
屬一界若屬一界即具百界千法於一念中  
悉皆備足此心幻師於一日夜常造種種衆  
生種種五陰種種國土所謂地獄界假實國  
土乃至佛界假實國土行人當自選擇何道  
可從又如虛空者觀心自生心不須藉緣有  
心心無生力心無生力緣亦無生心緣名無

合云何有合尚叵得離則不生尚無一生況  
有百界千法耶以心空故從心所生一切皆  
空此空亦空若空非空點空設假假亦非假  
無假無空畢竟清淨豈止三觀萬行乃至十  
方虛空尚從心變豈況空中所生物像如首  
楞嚴經頌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所以  
華嚴疏云空有二法俱稱真之理則有與空  
皆性空也鈔釋云空有稱真之理者此空是  
外空若以理空對外空外空離法是斷滅空  
理空即名爲真空若以外空亦心現亦由對  
色滅色方顯則此斷空從緣無性即性空也  
故十八空中明大者謂十方空即十方虛空  
亦是性空矣所以千聖付囑難遇機緣若對  
上根豁然可驗如寒山子詩云自古多少聖  
語路苦叮嚀人根性不平等高下有利鈍真佛  
不肯信置功枉受困不如心淨明便是心王  
印先德云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經之根本  
入道要門此心門者三世之佛祖唯此一事  
實餘二即非真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一  
乘法者一心是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門一切



諸法無有大小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更無別心心無形色無根無住無生無滅亦無覺觀可行若有可觀行者即是受想行識非是本心皆是有為功用諸祖只是以心傳心達者印可更無別法如華嚴經中文殊童子化五百童子發菩提心唯一人善財童子達本心原遊一百一十城問菩提萬行所學三昧門皆如幻化而無實體故知從心所生皆同幻化但直了真心自然真實如唯識樞要云依境教理行果五唯識中此論有義但明境唯識捨離心外取境一切境不離心故有義但說教唯識成論本教釋彼說故有義但取理唯識成立本教所說之理分別唯識性相故有義但取行唯識明五位修唯識行故有義但取果唯識求大果故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故乃至今釋彼說唯取教理說依教理成彼性相性相即攝一切盡故一切皆取於理為勝是知唯識之理成佛正宗但以理該羅無法不是故云萬法唯識迷宗鏡之正意窮祖佛之本懷唯以一法逗一機

更無別旨故法華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大涅槃經云師子吼者是決定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又云衆生亦亦悉皆有心凡有心者悉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者此該萬法應別立真如為宗 答真如是識性識既該萬法即是有為無為諸法平等之性故經云未曾有一法而出於法性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故古師云唯識論是十支中高建法幢支何法而不收何宗而不立唯以簡為義識以了為義離識之外無別唯體即識有遮心外之用故名為唯唯之名獨性相俱收真如是識性依他相分色等是識相心所以識為主皆不離識故物名唯識又問三界是有漏法由屬三界愛結所繫故名三界其無為無漏法不為三界愛結所繫即不名三界法經何故但言三界唯心即不攝無為無漏等法此豈非唯識而但言三界耶答三界所治迷亂之法尚名唯識無為無漏法性是能治體非迷亂不說自成故但言



三界唯心也又諸部惣句有為無為染淨諸法皆心為本薩婆多等云無為由心故顯有為由心故起由心起染淨法勢用緣強故說心為本 問立心為宗具幾功德之門能起見聞之信 答真心自體非言所詮湛如無際之虛空瑩若圓明之淨鏡毀讚不及義理難通以功德過患二門絕對待故今依先德約相分別心略有五義一遠離所取差別之相二解脫能取分別之執三徧三際無所不徧四華虛空界無所不徧五不墮有無一異

等邊超心行處過言語道又此無住之心雙六修卷二末 十五泯二諦故無出俗入真之異既無出入不在空有故經言心處無在無在之處唯是一心一心之體本來寂滅不可以有無處所窮其幽迹不可以識智詮量談其妙體唯有入者六只在心知如搆萬種而為香丸藝一塵而具足衆氣似入大海水中浴掬微適而已用百川執磔而盡成真金攬草而非妙藥空器悉盈甘露之味滿室唯聞蒹葭之香衆義同歸若太虛包含於萬像千途競入猶多影靡

礙於澄潭若論一心性起功德無盡無邊豈以有量之心讚無為之德任盡神力未迷一者以信入之人悉皆現證即凡即聖感應非虛堅信不移法空之虛聲自息明誠可驗靈潤之野燄俄停豈假神通心魔頓絕匪憑他術識火自消除不肖人焉明斯旨如昔人云依智不依識者謂識現行隨塵分別眼色耳聲就迷不覺大聖示教境是自心下愚冰執塵為識外今人口誦其空心未亡有騰空不起入火逾難俱是心相封迷故爾後得通達隨心轉用豈不同鳥之遊空自常如是布之火浣不足怪也但群生識性不同致令大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界上下法義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又云如如與實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我說為心量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終窮至實畢到斯原隨流感果還宗了義 問一心為宗可稱綱要者教中何故廣談諸道各立經宗 答種種諸法雖多但是一心所作於一聖道立無量名如一火因然得草木火種種之號



猶一水就用得或羹或酒多多之名此一心  
 門亦復如是對小機而稱小法逗大量而號  
 大乘大小雖分真性無隔若決定執佛說有  
 多法即謗法輪成兩舌之過故經云心不離  
 道道不離心如大涅槃經云尔時世尊讚述  
 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知菩薩大  
 乘微妙經典所有秘密故作是問善男子如  
 是諸經悉入道諦善男子如我先說若有信  
 道如是信道是信根本是能佐助菩提之道  
 是故我說無有錯謬善男子如來善知無量  
 方便欲化衆生故作如是種種說法善男子  
 譬如良醫識諸衆生種種病原隨其所患而  
 為合藥并藥所禁唯水一種不在禁例或服  
 薑水或甘草水或細辛水或黑石蜜水或阿  
 摩勒水或尼婆羅水或鉢盂羅水或服冷水  
 或服熱水或蒲萄水或安石榴水善男子如  
 是良醫善知衆生所患種種藥雖多禁水不  
 在例如來亦爾善知方便於一法相隨諸衆  
 生分別廣說種種名相彼諸衆生隨所說受  
 受已修習除斷煩惱如彼病人隨良醫教所

患得除復次善男子如有一人善解衆語在  
 大衆中是諸大衆熱渴所逼咸發聲言我欲  
 飲水我欲飲水是人即時以清冷水隨其種  
 類說言是水或言波尼或言鬱持或言婆利  
 藍或言婆利或言波耶或言甘露或言牛乳  
 以如是等無量水名為大衆說善男子如來  
 亦爾以一聖道為諸聲聞種種演說從信根  
 等至八聖道復次善男子譬如金師以一種  
 金隨意造作種種瓔珞所謂紺鑠鑠釵釵鐺  
 天冠臂印雖有如是差別不同然不離金善

宗鏡錄卷二 十一

男子如來亦爾以一佛道隨諸衆生種種分  
 別而為說之或說一種所謂諸佛一道無二  
 復說二種所謂定慧復說三種謂見慧智復  
 說四種所謂見道修道無學道佛道乃至復  
 說二十道所謂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念  
 佛三昧三正念處善男子是道一體如來昔  
 日為衆生故種種分別復次善男子譬如一  
 火因所然故得種種名所謂木火草火糠火  
 蕪火牛馬糞火善男子佛道亦爾一而無二  
 為衆生故種種分別復次善男子譬如一識



分別說六若至於眼則名眼識乃至意識亦復如是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無二如來爲化諸衆生故種種分別復次善男子譬如一色眼所見者則名爲色耳所聞者則名爲聲鼻所嗅者則名爲香舌所嘗者則名爲味身所覺者則名爲觸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無二如來爲欲化衆生故種種分別善男子以是義故以八聖道分名道聖諦善男子是四聖諦諸佛卅尊次第說之以是因緣無量衆生得度生死又云若言十善十惡可作不可作善道惡道白法黑法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陀羅尼經云無有一切諸法是名一字法門又經云佛言三世諸佛所說之法吾今四十九年不加一字故知此一心門能成至道若上根直入者終不立餘門爲中下未入者則權分諸道是以祖佛同指賢聖冥歸雖名異而體同乃緣分而性合般若唯言無二法華但說一乘淨名無非道場涅槃咸歸秘藏天台專勤三觀江西舉體全真馬祖即佛是心荷澤直指知

見又教有二種說一顯了說二秘密說顯了說者如楞伽密嚴等經起信唯識等論秘密說者各據經宗立其異號如維摩經以不思議爲宗金剛經以無任爲宗華嚴經以法界爲宗涅槃經以佛性爲宗任立千途皆是一心之別義何者以真心妙體不在有無智不能知言不可及非情識思量之境界故號不思議體虛相寂絕待靈通現法界而無生超三世而絕跡故號之無任豎徹三際橫亘十方無有界量邊表不可得故稱法界爲萬物之根由作群生之元始在凡不滅處聖非增靈覺昭然常如其體故曰佛性乃至或名靈臺妙性寶藏神珠悉是一心隨緣別稱經云三阿僧祇百千名號皆是如來之異名只爲不知諸佛方便迷名著相隨解成差但了斯宗豁然空寂有何名相可得披陳如龍王一味之雨隨人天善惡之業所雨不同各見差別華嚴經云譬如娑竭羅龍王欲現龍王大自在力饒益衆生成令歡喜從四天下乃至他化自在天處及於地上於一切處所雨不







宗鏡錄卷第三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延壽 集

夫教明一切萬法至理虛玄非有無之詮絕自他之性若無一法自體云何立宗  
答若不立宗學何歸趣若論自他有無皆是眾生識心分別是對治門從相待有法身自體中實理心豈同幻有不隨幻無楞伽經云佛言大慧譬如非牛馬性牛馬性其實非有非無彼非無自相古釋云馬體上不得說牛性是是有是無然非無馬自體以譬法身上不得說陰界入性是有是無然非無法身自相此法空之理超過有無即法身之性然有趣有向智背天真無得無歸情生斷滅但有之不用求真規宛爾無之自然足妙旨煥然則寂爾有歸恬然無間頓超能所不在有無可謂真歸能通至道矣 問以心為宗如何是宗通之相 答內證自心第一義理任自覺地入聖智門以此相應名宗通相此是行時非是解時因解成行行成解絕則言說道斷心行處滅如楞伽經云佛告大慧宗通者謂

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衆魔緣自覺趣光明輝發是名宗通相所以悟心成祖先聖相傳故達磨大師云明佛心宗寸無差悟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偈云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近賢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問悟道明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云何說其行相 答前已云諸佛方便不斷

今時密布深慈不令孤棄已明達者終不發言只為因疑故問因問故答此是本師於楞伽會上為十方諸大菩薩來求法者親說此二通一宗通二說通宗通為菩薩說通為童蒙祖佛俯為初機童蒙少垂開示此約說通只為從他覓法隨語生解恐執方便為真實迷於宗通是以分開二通之義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乃至緣自覺趣光明輝發若親到自覺地光明發時得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如群盲眼開分明照



境驗象真體終不摸其尾牙見乳正色豈在  
談其鶴雪當此具眼人前若更說示則不得  
稱知時名為大法師實見月人終不觀指親  
到家者自息問程唯證相應不俟言說終不  
執指為月亦不離指見月如大涅槃經云譬  
如有王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爾時  
大臣受王勅已多集衆盲以象示之時彼衆  
盲各以手觸大臣即還而白王言臣已示竟  
爾時大王即喚衆盲各各問言汝見象耶衆  
盲各言我已得見王言象為何類其觸牙者  
即言象形如蘆葦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  
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  
脚者言象如木曰其觸脊者言象如牀其觸  
腹者言象如瓮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  
如彼衆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衆相悉  
非象者離是之外更無別象善男子王喻如  
來應正徧知臣喻方等大涅槃經來喻佛性  
盲喻一切無明衆生是諸衆生聞佛說已或  
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雖滅次第相  
續是故獲得無上如來三十二相如來常色

如來色者常不滅故是說色名為佛性譬如  
真金質雖遷變色常不異或時作釧作盤然  
其黃色初無改易衆生佛性亦復如是質雖  
無常而色是常以是故說色為佛性乃至說  
受想行識等為佛性又有說言離陰有我我  
是佛性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不得實非不  
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  
法善男子是故我說衆生佛性非色不離色  
乃至非我不離我善男子有諸外道雖說有  
我而實無我衆生我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  
更無別我善男子譬如莖葉積臺合為蓮華  
離是之外更無別華又佛言善男子是諸外  
道癡如小兒無慧方便不能了達常與無常  
苦與樂淨不淨我無我壽命非壽命衆生非  
衆生實非實有非有於佛法中取少許分虛  
妄計有常樂我淨而實不知常樂我淨如生  
盲人不知識乳色便問他言乳色何似他人答  
言色白如貝盲人復問是乳色者如貝耶耶  
答言不也復問貝色為何似耶答言猶稻米  
抹盲人復問乳色柔軟如稻米抹耶稻米抹



者復何所似答言猶如兩雪盲人復言彼猶  
米抹於如雪耶雪復何似答言猶如白鴿是  
生盲人雖聞如是四種譬喻終不能得識乳  
真色是諸外道亦復如是終不能識常樂我  
淨善男子以是義故我佛法中有真實諦非  
於外道夫真實諦者宗鏡所歸未聞悟時不  
信解者所有說法及自修行皆成生滅折伏  
之門不入無生究竟之道如菴提遮女經云  
爾時文殊師利又問曰頗有明知生而不生  
相為生所留者不答曰有雖自明見其力未

充而為生所留者是也又問曰頗有無知不  
識生性而畢竟不為生所留者不答曰無所  
以者何若不見生性雖因調伏少得安處其  
不安之相常為對治若能見生性者雖在不  
安之處而安相常現前若不如是知者雖有  
種種勝辯談說其深典籍而即是生滅心說  
彼實相密要之言如言辯色因他語故說得  
青黃赤白黑而不能自見色之正相今不能  
見諸法者亦復如是但今為生所生為死所  
死者而有所說者乃於其人即無生死之義

耶若為常無常所繫者亦復如是當知大得  
空者亦不自得空故說有空義耶故知能了  
萬法無生之性是為得道大般若經云佛言  
善現以一切法空無所有皆不自在虛誑不  
堅故一切法無生無起無知無見復次善現  
一切法性無所依止無所繫屬由此因緣無  
生無起無知無見華嚴經云如實法印印諸  
業門得法無生任佛所任觀無生性印諸境  
界諸佛護念發心迴向與諸法性相應迴向  
入無作法成就所作方便是以不了唯心之  
旨未入宗鏡之人向無生中起貪癡之垢於  
真空內著境界之緣以為對治成其輪轉若  
能返照心境俱寂如諸法無行經云若菩薩  
見貪欲際即是真際見瞋恚際即是真際見  
愚癡際即是真際則能畢滅業障之罪乃至  
凡夫愚人不知諸法畢竟滅相故自見其身  
亦見他人以是見故便起身口意業乃至不  
見佛不見法不見僧是則不見一切法若不  
見一切法於諸法中則不生疑不生疑故則  
不受一切法不受一切法故則自寂滅不思



議佛境界經云爾時世尊復語文殊師利菩薩言童子汝能了知如來所任平等法不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我已了知佛言童子何者是如來所任平等法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一切凡夫起貪瞋癡處是如來所任平等法佛言童子云何一切凡夫起貪瞋癡處是如來所任平等法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一切凡夫於空無相無願法中起貪瞋癡是故一切凡夫起貪瞋癡處即是如來所任平等法佛言童子空豈是有法而言於中有貪瞋癡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空是有是故貪瞋癡亦是有佛言童子云何有貪瞋癡復云何有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空以言說故有貪瞋癡亦以言說故有如佛說比丘有無生無起無作無為非諸行法此無生無起無作無為非諸行法非不有若不有者則於生起作為諸行之法應無出離以有故言出離耳此亦如是若無有空則於貪瞋癡無有出離以有故說離貪等諸煩惱耳中觀論偈云從法不生法亦不生非法從非法不生法及於

非法直釋偈意法即是有如色心等非法是無如兔角等若從法生法如母生子法生非法如人生石女兒從非法生法如兔角生人從非法生非法者如龜毛生兔角故般若假名論云復有念言若如來但證無所得者佛法即一非是無邊是故經言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法謂何即無所得未曾一法有可得性是故一切無非佛法云何一切皆無所得經云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云何非耶無生性故若無生即無性云何名一切法於

無性中假言說故一切法無有性者即是衆生如來藏性龐居士偈云劫火燃天天不熱嵐風吹動不聞聲百川競注海不溢五嶽名山不見形澄清靜慮無蹤跡千途盡惣入無生故知諸法從意成形千途因心有像一念澄寂萬境曠然元同不二之門盡入無生之旨所以傳大士行路難云君不見諸法但假空施設寂靜無門為法門一切法中心為主余今不復得心原究檢心原既不得當知諸法併無根又無生有二如通心論云一法性



無生妙理言法至虛言性本來自爾名曰無生二緣起無生夫境由心現故不從他生心藉境起故不自生心境各異故不共生相因而有故不無因生亦云一理無生圓成實性本不生故二事無生緣生之相即無生故止觀云若釋金剛經即轉無生意度入不住門中種種不住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等布施雖諸法不住以無住法住般若中即是入空以無住法住世諦即是入假以無住法住實相即是入中此無住慧即是金剛三昧能破盤石砂礫徹至本際又如釋迦牟尼入大寂定金剛三昧天親無著論開善廣解詎出無生無住之意若得此意千經萬論豁矣無疑此是覺觀之初章思議之根本釋異之妙慧入道之指歸綱骨曠大事理具足一解千從法門自在故知一切諸法皆從無生性空而有有而非有不離俗而常真非有而有不離真而恒俗則幻有立而無生顯空有歷然兩相泯而雙事存真俗宛爾斯則無生而無不生不住二邊矣如古德頌云無生終不住萬

像徒流布若作無生解還被無生固問以心為宗理須究竟約有情界真妄似分不可雷同有微圓覺如金鑰共鑿真偽俄分砂米同炊生熟有異未審以何心為宗答誠如所問須細識心此妙難知唯佛能辯只為三乘慕道見有差殊錯指妄心以為真實認妄賊而為真子劫盡家珍收魚目以作驪珠空迷智眼遂使愚癡之子陷有獄之重關邪倒之人溺見河之駭浪戲熾焰於朽宅忘苦忘疲卽大夢於長宵迷心迷性皆為執斯緣慮作自己身遺此真心認他聲色斯則出俗外道在家凡夫之所失也乃至三乘慕道法學禪宗亦迷此心執佛方便致使教開八網乘對四機越一念而遠驟三祇功虛大劫離寶所而又淹化壘跡困長衢斯卽權機小果乃至禪宗不得意者之所失也所以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



習猶如煮砂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衆生遺也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狂入諸趣釋曰此二種根本即真妄二心一者無始生死根本者即根本無明此是妄心最初迷一法界不覺忽起而有其念忽起即是無始如晴勞華現睡熟夢生本無元起之由非有定生之處皆自妄念

非他外緣從此成微細業識則起轉識轉作能心後起現識現外境界一切衆生同用此業轉現等三識起內外攀緣爲心自性因此生死相續以爲根本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者此即真心亦云自性清淨心亦云清淨本覺以無起無生自體不動不爲生死所深不爲涅槃所淨目爲清淨此清淨體是八識之精元本自圓明以隨深不覺不守性故如虛谷任響隨緣發聲此亦如然能生諸法則立見相二分心境互生但隨深淨之緣

遺此因常之性如水隨風作諸波浪由此衆生失本逐末一向沉淪都不覺知狂受妄苦雖受妄苦眞樂恒存任涉昇沉本覺不動如水作波不失濕性唯知變心作境以悟爲迷從迷積迷空歷塵沙之劫因夢生夢永昏長夜之中故經云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以不了不動眞心而隨輪迴妄識此識無體不離眞心元交無相眞原轉作有情妄想如風起澄潭之波浪雖動而常居不動之源似醫生空界之華華雖現而匪離虛空之性賢消空淨浪息潭清唯一眞心周徧法界又此心不從前際生不居中際住不向後際滅昇降不動性相一如則從上稟受以此眞心爲宗離此修行盡繫魔胃別有所得悉陷邪林是以能動深慈倍生憐愍故二祖求此妄心不得初祖於是傳衣阿難執此妄心如來所以呵斥如經云佛告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今復問汝即時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語阿難



言汝今見不阿難言見佛言汝何所見阿難  
 言我見如來舉臂屈指為光明拳耀我心目  
 佛言汝將誰見阿難言我與大眾同將眼見  
 佛告阿難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為光明拳耀  
 汝心目汝目可見以何為心當我拳耀阿難  
 言如來現今微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  
 即能推者我將為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  
 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  
 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想相惑汝  
 真性由汝無始至于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  
 常故受輪轉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佛寵弟心  
 愛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獨供養如來乃至  
 徧歷恒沙國土承事諸佛及善知識發大勇  
 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皆用此心縱令謗法  
 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  
 乃無心同諸土木離此覺知更無所有云何  
 如來說此非心我實驚怖兼此大眾無不疑  
 惑唯垂大悲開示未悟爾時世尊開示阿難  
 及諸大眾欲令心入無生法忍於師子座摩  
 阿難頂而告之言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

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阿難若  
 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葉縷結詰其  
 根元咸有體性縱令虛空亦有名號何況清  
 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無體若汝執各  
 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為心者此心即應離  
 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如汝  
 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縱滅一  
 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  
 我非勅汝執為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  
 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真汝心若分別性離塵

宗鏡卷之三

第十卷

七

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滅  
 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  
 其誰修證無生法忍古釋云能推者即是妄  
 心皆有緣慮之用亦得名心然不是真心妄  
 心是真心上之影像故云汝身汝心皆是妙  
 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若執此影像為真影  
 像滅時此心即斷故云若執緣塵即同斷滅  
 以妄心攬塵成體如鏡中之像水上之泡迷  
 水執波波寧心滅迷鏡執像像滅心亡心若  
 滅時即成斷見若知濕性不壞鏡體常明則



波浪本空影像元寂故知諸佛境智徧界徧空凡夫身心如影如像若執末為本以妄為真生死現時方驗不實故古聖云見鑿不識金入爐始知錯 問真妄二心各以何義名心以何為體以何為相 答真心以靈知寂照為心不空無住為體實相為相妄心以六塵緣影為心無性為體攀緣思慮為相此緣慮覺了能知之妄心而無自體但是前塵隨境有無境來即生境去即滅因境而起全境是心又因心照境全心是境各無自性唯是因緣故法句經云皎光無水但陽氣耳陰中無色但緣氣耳以熱時炎氣因日光爍遠看似水但從想生唯陽氣耳此虛妄色心亦復如是以自業為因父母外塵為緣和合似現色心唯緣氣耳故圓覺經云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性故知此能推之心若無因緣即不生起但從緣生緣生之法皆是無常如鏡裏之形無體而全因外境似水中月不實而虛現空輪認此為真愚之甚矣所以慶喜執而無據七處茫然二祖了而不生一言契道

則二祖求此緣慮不安之心不得即知真心徧一切處悟此為宗遂乃最初紹於祖位阿難因如來推破妄心乃至於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性一一微細窮詰徹底唯空皆無自性既非因緣自他和合而有又非自然無因而生悉是意言識想分別因茲豁悟妙明真心廣大含容徧一切處即與大眾俱達此心同聲讚佛故經云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蒙佛如來微妙開示身心蕩然得無罣礙是諸大眾各各目知心徧十方見十方空如觀手中所持葉物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及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禮佛合掌得未曾有於如來前說偈讚佛妙湛惛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消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即同初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問真心行相有何證文 答持世經云菩薩觀心中無心相是心從本以來不生不起



性常清淨客塵煩惱緣故有分別心不知心亦不見心何以故是心空性自空故根本無所有是心無有一定法定法不可得故是心無法若合若散是心前後際不可得是心無形無能見者心不自見不知自性乃至是人爾時不分別是心是非心但善知心無生相通達是心無生性何以故心無決定性亦無決定相乃至不得心垢相不得心淨相但知是心常清淨相大般若經云於一切法雖無所取而能成辦一切事業釋曰若了自心無

事不辦或妄取前境界却成內自不足所以金剛三昧經云菩薩觀本性相謂自滿足千思萬慮不益道理徒為動亂失本心王論釋云無量功德即是一心一心為主故名心王生滅動亂違此心王不得還歸故言失也又心者統攝諸法一切最勝無一法而不攝王者統御四海八表朝宗無一民而不臣故如幻三昧經云不求諸法名已身進趣大乘方便經云真如實觀者思惟心性無生無滅不住見聞覺知永離一切分別之想 問心

能作佛心作衆生以了真心故成佛以執妄心故成衆生若成佛皆具圓通五眼無漏五陰故經云滅無常色獲得常色又云妙色湛然常安住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云何說真心不住見聞覺知永離一切分別之想 答若是妄心見聞須假因緣能所生起如云眼具九緣生等若無色空和合之緣見性無由得發五根亦然皆仗緣起斯則緣會而生緣散而滅無自主宰畢竟性空如楞伽經偈云心為工技見意如和技者五識為伴侶妄想觀技衆如歌舞立技之人隨他拍轉拍緩則步緩拍急則步急五根亦如是但隨意轉如云身非念輪隨念而轉何者意地若生身輪動作意地若息根境寂然真心則不爾常照常現鐵圍不能匿其輝徧界徧空穹蒼不能覆其體非純非雜萬法不能隱其真無任無依塵勞不能易其性豈假前塵發耀對境生知自然寂照靈知湛然無際故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如是六根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失彼精了黏妄發光是以汝今離暗離明無有



見體離動離靜元無聽覺無通無塞與性不生非變非恬嘗無所出不離不合覺觸本無無滅無生了知安寄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恬變通塞生滅暗明如是十二諸有為相隨拔一根脫黏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菟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有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為風質其體元無諸滅盡定得寂聲聞如此會中摩訶迦葉又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阿難如彼世人聚見於眼若今急合暗相現前六根踰然頭足相類彼人以手循體外繞彼雖不見頭足一辯知覺是同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根塵既消云何覺明不成圓妙釋曰如彼世人聚見於眼者此

先明世見非眼莫觀若今急合則無所見與耳等五根相似彼人以手循體外繞雖不假眼而亦自知此況真見不藉外境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者此牒世間眼見須仗明暗因緣根塵和合方成於見無見不明自發者此正明真見之時見性非眼既不屬眼又何假明暗根塵所發則不明之明無見之見自然寂照靈知何曾間斷且世間明暗虛幻出沒之相又焉能覆蓋乎是以明不能明暗不能暗也故云則諸暗相末不能昏真性天然豈非

圓妙所以學人問先德云如何是大悲千手眼答云如人夜裏摸得枕子 問妄心行相有何證文 答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云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念心作是思惟此心無常而謂常住於苦謂樂無我謂我不淨謂淨數動不住速疾轉易結使根本諸惡趣門煩惱因緣壞滅善道是不可信貪瞋癡主一切法中心為上首若善知心悉解眾法種種世間皆由心造心不自見若善若惡悉由心起心性迴轉如旋火輪易轉如馬能燒如火



暴起如水作如是觀於念不動不隨心行令  
心隨已若能伏心則伏衆法大涅槃經云佛  
言善男子心若常者亦復不能分別諸色所  
謂青黃赤白紫色善男子心若常者諸憶念  
法不應忘失善男子心若常者凡所讚誦不  
應增長復次善男子心若常者不應說言已  
作今作當作若有已作今作當作當知是心  
必定無常善男子心若常者則無怨親非怨  
非親心若常者則不應言我物他物若死若  
生心若常者雖有所作不應增長善男子以  
是義故當知心性各各別異故當知無常又  
云云何現喻如經中說衆生心性猶如獼猴  
獼猴之性捨一取一衆生心性亦復如是取  
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是名現喻可驗  
即今衆生之心如獼猴之處高樹上下不停  
猶彌泥之泛迅流出入無礙似幻士之遊衆  
會名相皆虛若技兒之出戲場本末非實所  
以正法念處經云又彼比丘次復觀察心之  
獼猴如見獼猴如彼獼猴躁擾不淨種種樹  
枝華果林等山谷巖窟迴曲之處行不障礙

心之獼猴亦復如是常觀之矣 五道十五世 差別如種種林地  
獄畜生餓鬼諸道猶如彼樹衆生無量如種  
種枝愛如華葉分別愛聲諸香味等以為衆  
果行三界山身則如窟行不障礙是心獼猴  
此心獼猴常行地獄餓鬼畜生生死之地又  
彼比丘依禪觀察心之技兒如見技兒如彼  
技兒取諸樂器於戲場地作種種戲心之技  
兒亦復如是種種業化以為衣服戲場地者  
謂五道地種種裝飾種種因緣種種樂器謂  
自境界技兒戲者生死戲也心為技兒種  
種戲者無始無終長生死也又彼比丘依禪  
觀察心彌泥魚如見彌泥如彌泥魚在於河  
中若諸河水急速亂波深而流疾難可得行  
能漂無量種種樹木勢力暴疾不可遮障山  
澗河水峻速急惡彼彌泥魚能入能出能行  
能任心之彌泥亦復如是於欲界何急疾波  
亂能出能入能行能住大智度論云如佛說  
凡夫人或時知身無常而不能知心無常若  
凡夫人言身有常猶差以心為常是大惑何  
以故身住或十歲二十歲是心日日過去生



滅各異念念不停欲生異生欲滅異滅如幻  
事實相不可得如是無量因緣故知心無常  
是名心念處行者思惟是心屬誰誰使是心  
觀已不見有主一切法因緣和合故不自在  
不自在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無我若無我誰  
當使是心止觀云起一念慮知之心隨善惡  
而生十道一若其心念念專貪瞋癡攝之不  
還拔之不出日增月甚起上品十惡如五扇  
提羅者此發地獄之心行火塗道二若其心  
念念欲多眷屬如海吞流如火焚薪起中品

宗鏡錄卷三 六十一

十惡如調達誘衆者此發畜生心行血塗道  
三若其心念念欲得名聞四遠八方稱揚欽  
詠內無實德虛比賢聖起下品十惡如摩捷  
提者此發鬼心行刀塗道四若其心念念常  
欲勝彼不耐下人輕他珍已如鷄高飛下視  
而外揚仁義禮智信起下品善心行阿脩羅  
道五若其心念念欣世間樂安其軀身悅其  
癡心此起中品善心行於人道六若其心念  
念知三惡苦多人間苦樂相問天上純樂爲  
天上樂折伏麤惡此上品善心行於天道七

若其心念念欲大威勢身口意纔有所作一  
切弭從此發欲界主心行魔羅道八若其心  
念念欲得利智辯聰高才勇哲鑒達六合十  
方顯顯此發世智心行尼乾道九若其心念  
念五塵六欲外樂蓋微三禪之樂猶如石泉  
其樂內重此發梵心行色無色道十若其心  
念念知善惡輪環凡夫耽酒賢聖所訶破惡  
由淨慧淨慧由淨禪淨禪由淨戒尚此三法  
如飢如渴此發無漏心行二乘道此上十心  
或先起非心或先起是心或是非並起譬象  
魚風並濁池水象譬諸非自外而起魚譬內  
觀羸弱爲二邊所動風譬內外合雜穢濁混  
和前九種心是生死如蠶自縛後一種心是  
涅槃如麀獨跳雖得自脫未具佛法俱非故  
變簡明知三界無別理但是妄心生爲八個  
之根株作四流之源穴疾如掣電猛若狂風  
瞥起塵勞速甚瀑川之水欬生五欲急過旋火  
之輪是以結構四魔驅馳十使沈二死之河  
底投八苦之飲中醉迷衣裏之珠徒經艱險  
闡沒額中之寶空自悲嗟皆因妄心迷此真







宗鏡錄卷第四

秘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延壽集

夫所言心法者云何是心云何是心法 答  
 了塵通相說名心王由其本一心是諸法之  
 揔原也取塵別相名為數法良因其根本無  
 明迷平等性故也辯中邊論云若了塵通相  
 名心取塵別相名為心法 問此一心法幾  
 義而成 答心法惣有四義一是事隨境分  
 別見聞覺知二是法論體唯是生滅法數此  
 二義論俗故有約真故無三是理窮之空寂  
 四是實論其本性唯是真實如來藏法 問  
 心四義之中前二義是緣慮妄心後二義是  
 常住真心約真心則本性幽玄窮理空寂既  
 無數量不更指陳只如妄心既涉見聞又言  
 生滅此緣慮心有其幾種行相 答有五種  
 心一率爾心謂聞法創初遇境便起二尋求  
 心於境未達方有尋求三決定心審知法體  
 而起決定四深淨心法詮欣厭而起深淨五  
 等流心念念緣境前後等故法苑義林云辯  
 五心相者且如眼識初墮於境名率爾墮心

同時意識先未緣此今初同起亦名率爾故  
 瑜伽論云意識任運散亂緣不串習境時無  
 欲等生爾時意識名率爾墮心有欲生時尋  
 求等攝故又解深密經及決擇論說五識同  
 時必定有一分別意識俱時而轉故眼俱意  
 名率爾心初卒墮境故此既初緣未知何境  
 為善為惡為了知故次起尋求與欲俱轉希  
 望境故既尋求已識知先境次起決定即解  
 境故決定已識界差別取正因等相於恣任  
 惡於親任善於中任捨深淨心生由此深淨

六識心法 第三 劫

意識為先引生眼識同性善染順前而起名  
 等流心如眼識生耳等識亦爾先德問五心  
 於八識中各有幾心答前五識有四心除尋  
 求心無分別故第六具五心第七無率爾尋  
 求二心有決定深淨等流三心謂第七常緣  
 現在境故無率爾也問第七現有計度分別  
 何無尋求心答夫尋求心皆依率爾後尋求  
 方生第七既無率爾尋求亦無問前五既有  
 率爾何無尋求答尋求有二緣方有一即率  
 爾心引二即計度分別心前五種雖有率爾



而無計度分別第八有三心率爾決定等流  
無染淨尋求問第八同第七常緣現在境何  
得有率爾答第七緣境即無間斷第八緣境  
境有間斷第八初受生時創緣三界三種境  
故問初受生時第七亦創緣三界第八識何  
無率爾心答第七隨所繫常緣當界第八識  
也今助一解第七常內緣一境即無率爾第  
八外緣多境而有率爾無分別故即無尋求  
問五心之中何心熏種何心不熏種答率爾  
心有二說一云不熏種任運緣境不強盛故  
二云若緣生境即不熏種若緣曾聞熟境即  
熏種由串習力故餘心惣熏種今解且如率  
爾聞聲境時不簡生熟聲境皆熏實聲種子  
更有九心成輪廣略不同真理是一其心如  
輪隨境而轉故經云身非念輪隨念而轉其  
義如何上座部師云九心輪者一有分二能  
引發三見四尋求五貫徹六安立七勢用八  
返緣九有分體且如初受生時未能分別心  
但任運緣於境轉名有分若有境至心欲緣  
時便生警覺名能引發其心既於此境上轉

見照瞻彼既見彼已便成尋求察其善惡既  
察彼已遂貫徹識其善惡而安立心起語分  
別說其善惡隨其善惡便有動作勢用動作  
既與欲休廢道故返緣前所作事既返緣已  
還歸有分任運緣境名為九心可成輪義其  
中見心通於六識餘唯意識有分心通生死  
返緣心唯得死若離欲者死唯有分心既無  
我愛無所返緣不生願戀未離欲者以返緣  
心而死有戀愛故若有境至即心可生若無  
異境恒住有分任運相續然見與尋求前後  
不定 問若隨分別立真妄心約此二心惣  
有幾種 答大智度論云有二種道一畢竟  
空道二分別好惡道若畢竟空道尚不得一  
何況說多若分別好惡道理從義別事乃恒  
沙且約一心古釋有四一統利陀耶此云肉  
團心身中五識心也如黃廷經所明二緣慮  
心此是八識俱能緣慮自分境故色是眼識  
境根身種子器世界是阿賴耶識之境各緣  
一分故云自分三質多耶此云集起心唯第  
八識積集種子生起現行四乾栗陀耶此云



堅實心亦云貞實心此是真心也然第八識無別自體但是真心以不覺故與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義和合義者能含染淨目為藏識不和合者體常不變目為真如都是如來藏故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為一心一心者即如來藏如來藏亦是在纏法身經云隱為如來藏顯為法身故知四種心本同一體但從迷悟分多經偈云佛說如來藏以為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佛說如來藏者即法身在纏之名以為阿賴耶即是藏識惡慧

不能知藏即賴耶識有執真如與賴耶體別者是惡慧也然雖四心同體真妄義別本末亦殊前三是相後一是性性相無礙都是一心即第四真心以為宗旨又古德廣釋一心者望一如來藏心含於二義一約體絕相義即真如門謂非染非淨非生非滅不動不轉平等一味性無差別眾生即涅槃不待滅也凡夫彌勒同一際也二隨緣起滅義即生滅門謂隨熏轉動成於染淨染淨雖成性恒不動只由不動能成染淨是故不動亦在動門

楞伽經云如來藏名阿賴耶識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如大海波常不斷絕又云如來藏者為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名為識藏若此一心推未歸本者謂證第一義則得解脫第一義是緣之性若見緣性則脫緣縛華嚴經云皆一心作論云但是一心者一切三界唯心轉故諸教同引證成唯心云何一心而作三界有三一二乘謂有前境不了唯心縱聞一心但謂真諦之一或謂由心轉變非皆是心二異執賴耶名為一心簡無外境故說一心三如來藏性清淨一心理無二體故說一心是知凡聖二法染淨二門無非一心矣又此一心約性相體用本末即入等義更有十門一假說一心則二乘人謂實有外法但由心變動故說一心下之九門實唯一心二相見俱存故說一心此通八識及諸心所并所變相分本影具足由有支等熏習力故變現三界依正等報三攝相歸見故說一心亦通王數但所變相分無別種生能見識生帶彼影起四攝數歸王故說一心唯通八識以彼心所



依王無體亦心變故釋云攝相歸見者唯識  
 偈云唯識無境界以無塵妄見如人目有翳  
 見毛月等事凡作論有三義一者立義即初  
 句二者引證即第二句三者譬喻即下二句  
 所緣緣論云內識如外現為識所緣緣許彼  
 相在識及能生識故意云內識似外境現為  
 所緣緣許眼等識帶彼相起及從彼生識故  
 結云諸識唯內境相為所緣緣理極成也則  
 非全無相相全屬識故云歸見攝數歸王者  
 如莊嚴論偈云自界及二光癡共諸惑起如  
 是諸分別二寶應遠離釋曰自界謂自阿賴  
 耶識種子二光謂能取光所取光此等分別  
 由共無明及諸餘惑故得生起如是諸分別  
 二寶應遠離二寶謂所取寶及能取寶如是  
 二寶染汗應求遠離所以論偈云能取及所  
 取此二唯心光貪光及信光二光無二法釋  
 曰求唯識人應知能取所取此之二種唯是  
 心光五以未歸本說一心謂七轉識皆是本  
 識差別功能無別體故經偈云譬如巨海浪  
 無有若干相諸識心如異亦不可得六攝

相歸性說一心謂此八識皆無自體唯如來  
 藏平等顯現餘相皆盡一切眾生即涅槃相  
 經云不壞相有八無相亦無相七性相俱融  
 說一心謂如來藏舉體隨緣成辦諸事而其  
 自性本不生滅即此理事混融無礙是故一  
 心二諦皆無障礙八融事相入說一心謂由  
 心性圓融無礙以性成事事亦容融不相障  
 礙一入一切一一塵內各見法界天人脩羅  
 不離一塵九全事相即說一心謂依性之事  
 事無別事心性既無彼此之異事亦一切即  
 一一即是多多即一第十帝網無礙說一心  
 謂一中有一切彼一切中復有一切重重無  
 盡皆以心識如來藏性圓融無盡以真如性  
 畢竟無盡故觀一切法即真如故一切時處  
 皆帝網故如漩沑頌云若人欲識真空理身  
 內真如還徧外情與非情共一體處處皆同  
 真法界不離幻色即見空此即真如舍一切  
 一念照入於多劫一一念劫收一切於一境  
 內一切智於一智中諸境界只用一念觀諸  
 境一切諸境同時會時起帝網現重重一切



智通無罣礙漩沓者水之漩沓洄沓之處一甚深故二迴轉故三難渡故法海漩沓亦然一唯佛能究故二真妄相循難窮初後三聞空謂空聞有謂有則沉於漩沓若不了斯宗難超有海隨善惡之浪漂苦樂之洲不遇慈航焉登覺岸如偈云真如淨法界一浪未嘗存隨於染淨緣遂成十法界隨染緣成六凡法界隨淨緣成四聖法界六凡法界者一天法界二人法界三脩羅法界四地獄法界五餓鬼法界六畜生法界四聖法界者一聲聞法界二緣覺法界三菩薩法界四佛法界衆生於真性上以情想自異則六趣昇沉諸聖於無為法中以智行為差則四聖高下然凡聖迹雖昇降縛脫似殊於一真法界之中初無移動又依華嚴宗一心隨理事立四種法界一理法界者界是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二事法界者界是分義一一義別有分劑故三理事無礙法界者具性分義圓融無礙四事事無礙法界者一切分劑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以此十法界因理事四

法界性相即入真俗融通遣出無窮成重重無盡法界然是全一心之法界全法界之一心隨有力無力而立一立多因相資相攝而或隱或顯如一空徧森羅之物像似一水收萬疊之波瀾入宗鏡中坦然顯現又有所入能入二種法界如清涼疏云先明所入惣唯一真無礙法界語其性相不出事理隨其義別略有五門一有為法界二無為法界三俱是四俱非五無障礙然五各二門初有為二者一本識能持諸法種子名為法界如論云無始時來界等此約因義而其界體不約法身二三世之法差別邊際名為法界不思議品云一切諸佛知過去一切法界悉無有餘等此即分劑之義二無為法界二者一性淨門在凡位中性恒淨故真空一味法無差別故二離垢門謂由對治方顯淨故隨行淺深分十種故三亦有為亦無為法界二者一隨相門謂受想行蘊及五種色并八無為此十六法唯意所知十八界中名為法界二無礙門謂一心法亦具含二門一心真如門二心



生滅門雖此二門皆各摠攝一切諸法然其二位恒不相雜其猶攝水之波非靜攝波之水非動故迴向品云於有為界示無為法而不滅壞有為之相於無為界示有為法而不分別無為之性此明事理無礙四非有為非無為法界二門者一形奪門謂緣無不理之緣故非有為理無不緣之理故非無為法體平等形奪變派大品經云須菩提白佛言是法平等為是有為為是無為佛言非有為法非無為法何以故離有為法無為法不可得

離無為法有為法不可得須菩提是有為性無為性是二法不合不散此之謂也二無寄門謂此法界離相離性故非此二又非二諦故又非二名言所能至故是故俱離解深密經云一切法者略有二種所謂有為無為是中有為非有為非無為非無為非有為等五無障礙法界二門者一普攝門謂於上四門隨一即攝餘一切故是故善財或親山海或見堂宇皆名入法界二圓融門謂以理融事故令事無分劑微塵非小能容十刹利

海非大潛入一塵也以事顯理故令理非無分謂一多無礙或云一法界或云諸法界然由一非一故即諸諸非諸故即一乃至重重無盡是以善財暫時執手遂經多劫纔入樓閣普見無邊皆此類也上來五門十義惣明所入法界應以六相融之二明能入亦有五門一淨信二正解三修行四證得五圓滿此五於前所入法界有其二門一隨一能入通五所入隨一所入徧五能入二此五能入如其次第各入一門此上心境二義十門六相圓融惣為一聚無障礙法界百門義海云入法界者即塵緣起是法法隨智顯用有差別是界此法以無性故則無分劑融無二相同於實際與虛空等徧通一切隨處顯現無不明了然此一塵與一切法各不相見亦不相知何以故由各各全是圓滿法界普攝一切更無別法可知見也經云即法界無法界法界不知法界若如是更無別法可知見者云何言入以悟了之處名為入故又雖入而無所入若有所入則失諸法性空義以無性理



同故則處處入法界前約情智凡小所見隨  
染淨緣成十法界者即成其過今依華嚴性  
起法門悉為真法界若成若壞若垢若淨全  
成法界如經云分別諸色無量壞相是名上  
智者古釋云六道之色壞善壞定二乘之色  
壞因壞果菩薩之色壞有壞無佛色者壞上  
諸壞壞為法界非壞非不壞悉是法界  
問心分四名義開十種識之名義約有幾何  
答若約同門自相不可分別若約異門共相  
隨義似分名約性相有九義包內外具五名  
有九者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  
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九淨識義  
具五者一識自相謂識自證分二識所變故  
一切境界從心現起三識相應故同時受想  
等心法四識分位故識上四相等五識實相  
故謂二空真如是識實性自上諸法皆不離  
識物名唯識故知若相若性若境若心乃至  
差別分位皆是唯識卷舒匪離物別同時猶  
雲霧之依空若波瀾之涌海又古德廣釋唯  
識義有十門明此唯識二字先離解次合解

先且離解初唯後識初唯字者有三義一者  
揀持之義揀之謂揀去我法所執持謂持取  
持取依圓二性唯識論云唯言為遣離識我  
法非無不離識心所無為等二者決定義使  
無離心之境定有內識之心謂小乘離心有  
境清辯破無內心三者顯勝義謂心王勝心  
所等劣今但顯勝不彰於劣唯波論師二十  
唯識云此說唯識但舉王勝理兼心所如言  
王來非無臣佐次解識字者即了別義謂八  
種心王是識自性等五位百法理之與事皆  
不離識不爾真如應非唯識攝餘識物立  
識名經云三界唯心次合釋唯識者唯謂揀  
去遮無外境界無非有識能了別詮有內心  
心有非無合名唯識唯謂遮無是用識表詮  
有是體攝用歸體唯即識持業釋夫六釋之  
文簡法為妙今欲性相俱辯且略引持業依  
主二釋可稱今文第一持業釋者有二一持  
業二同依且持業者持謂任持業謂業用若  
法體能持用用能顯體名為持業如言藏識  
識是體藏是用識體能持藏用即名持業又



如妙法即蓮華等二同依釋者即多用同依一體如言分段生死即身變易生死即身等是所以一切萬法以心為體萬法是用法不離心用不離體心體能持萬法法即是心用即是體名持業釋若一切法不得自心之任持無一法可立又若無法則無業用無用不能顯體故知一切法是心心是一切法體用相成非一非二第二依主釋者有二一依主釋二依士釋依主者有法以勝釋劣將劣就勝以彰名如言眼識眼是所依即勝識是能依即劣以勝眼釋劣識故將劣就勝以彰其名眼之識故依主釋也或以別簡通依主即別名勝通名劣二依士釋者謂劣法是勝法之士用故今將劣法解於勝法勝法從劣法以彰名如言擇滅無為擇滅是有為即劣無為即勝將勝就劣以彰名依士釋是知心王為勝一切法盡是心法又心是所依即勝法是能依即劣以劣顯勝心之法故即依主釋無有一法不屬心者若以一切法顯心以劣彰勝法之心故即依士釋所以宗鏡內於持

業有財依主依士鄰近帶數六釋之中不出持業依主等二釋下文不更一一廣明以一例諸自然無惑問此言唯遮外境不有為遮離心之境為遮不離心之境答設爾何失難二俱有過若遮離心之境是無餘有不離心相分在何以但言唯識不言唯境識若遮不離心境是無應但有能變三分關所變相分過如何通釋答所言唯識者遮心外境無不遮內境不離識相分是無問內境與識既並非無如何但言唯識不言唯境識耶答以護法菩薩云境名通於內外謂有離心境不離心境恐隘外境但言唯識所以唯識論云謂諸愚夫迷執外境起煩惱業生死輪迴不解觀心非謂內境相分如外都無問唯識性與唯識有何同異答各有二義且唯識性二義者一者虛妄唯識性即徧計性所遺清淨二者真實唯識性即圓成實性所證清淨若言唯識者有二義一者世俗唯識即依他起所斷清淨二者勝義唯識即圓成實所得清淨又言唯識性相不同相是依他唯是有為通



漏無漏性即圓成唯是真如無為無漏又云  
唯言識者是了別義意云五位一百法理之  
與事不離識今攝歸識惣言識名以萬法由  
心起故然即非唯一人之識亦非唯一識更  
無餘識等出唯識體者一所觀出體者即取  
五位一百法為體以通觀有為無為法故即  
以識相識性合為唯識體皆不離識故二能  
觀出體者即唯取心心所為體心所與識常  
相應故即唯能非所若約唯識觀即取於境  
中慧為體於所觀境觀勝故又明唯識差

別惣攝諸緣及理有其十種一遺虛存實義  
者遺為除遺虛為虛妄觀偏計所執唯虛妄  
起都無體用應正除遺為情有理無故存者  
留義實謂實有即觀依圓法體是實有是本  
後二智境應正存留為理有情無故良由一  
切異生小乘無始時來妄執我法為有清辯  
菩薩等妄撥理事為空今於唯識觀中遺虛  
者空觀對遺有執存實者有觀對遺虛執非  
有非空法無分別雜言詮故二者捨留純  
義捨為捨離濫即相濫留謂存留純為無雜

雖觀事理有境有心為心不孤起伏境方生  
境不自生識變方起由境有濫捨之不稱唯  
心體既純留說唯識故唯識論云我唯內有  
境亦通外恐濫外境但言唯識非為內境如  
外都無華嚴經云三界唯心故三攝未歸本  
義攝謂縮攝未即見相二分歸即向本謂識  
自證分是所依體故今攝未見相分歸本自  
證分體故言唯識故解深密經云諸識所緣  
唯識所現四隱劣顯勝義謂三所俱能示現  
心所即劣依他起故隱劣不取心王即勝所  
依體故故言唯識即名顯勝故莊嚴論云許  
心似二現如是似貪等五遣相證性義識言  
所表具有事理事謂相用遣而不取理為體  
性應求作證故攝論偈云依繩起地解見繩  
知是無證見彼分明方知明性亂六境義境  
謂所觀境識即能觀心此所觀境由識變現  
境不離識立境唯識義何毗達磨經云鬼人  
天等所見各異七教義即能詮教說有唯識  
義故楞伽經偈云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  
彼所見非有是故說唯心八理義道理唯識



唯識頌云是諸識轉變分別所分別

唯識頌云是諸識轉變分別所分別由此彼皆無故一切唯識九行義行謂觀行即菩薩在定位作四尋伺觀等即觀行及定俱不離識故瑜伽論偈云菩薩於定位觀境唯是心等十果義謂佛果四智菩薩所有功德皆不離識故莊嚴論云真如無境識是淨無漏界等如上十義性相境智教理行果等皆唯是識無有一法而非所標故稱群經了義中王諸聖所依之父若有遇者頓息希望無一法而可求無一事而不足全獲如來無上之珍寶譬向荆岫璞中已探教海秘密之靈珠豈比驪龍領下迷得盡衆生之苦際斷煩惱之病原一念功全千途自正是以法華經云如清涼池能滿一切諸渴乏者如寒者得火如裸者得衣如貧人得主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醫如闇得燈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如賈客得海如炬除闇此法華經亦復如是能令衆生離一切苦一切病痛能解一切生死之縛故知唯此真實法皆空以此標宗更無等等如觀法經云彼有菩薩名曰上首作

一乞士入城乞食時有比丘名曰恒伽謂乞士言汝從何來答我從真實中來又問何謂真實答曰寂滅故名為真實又問寂滅相中有所求無所求耶答曰無所求又問無所求者何用求耶答言無所求中吾故求之又問無所求中何用求耶答有所求者一切皆空得者亦空著者亦空實者亦空來者亦空語者亦空問者亦空寂滅涅槃一切虛空分界亦復皆空吾為如是次第空法而求真實故知若能於法法上求空則於門門中解脫若

入法問答言語往來如宗鏡中像若般若智照寂滅涅槃如宗鏡中明所以若像若明一切皆空唯有鏡體恒常披露徧一切處未嘗出沒故云吾為如是次第空法而求真實即知一切法皆真實故無所求中吾故求之矣亦是夫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故融大師云若有一法可得即是非時求也所以淨名經云空當於何求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答曰當



於一切衆生心行中求古釋云空智因於見  
生則空智無性無性故智空故名空智邪見  
因諸佛解脫而有邪因正生邪見亦空矣諸  
佛解脫因悟衆生心行則解脫空矣即約其  
空體無二所以互求理無不徧釋曰邪正既  
體本同空理又未曾暫隱若於此平等性中  
即不須求為未知者說求耳如無生義云如  
經云願求諸佛慧亦不著願求求佛慧尚不  
令貪著何況其餘善法又菩薩以離願求但  
衆生不知求佛道菩薩故發願只云我願求  
佛道衆生因此方知發心而求佛道得意自  
知無所求也如上所解則念念與實相相應  
更無餘念也所以楞伽經云一一相相應遠  
離諸見過是知若於諸相常與實相相應自  
然遠離諸過會第一義清淨真心朗然明徹  
而無念著即事即如唯心直進即佛之所許  
自覺之境矣故論偈云自知不隨他寂滅無  
戲論無異無分別是則名實相 問此唯識  
大約有幾種 答略有二種一具分二不具  
分且具分唯識者以無性理故成真如隨緣

義則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  
耶識即是具分若不全依真心事不依理故  
唯約生滅便非具分有云影外有質為半頭  
唯識質影俱影為具分者此乃唯識宗中之  
具分耳又若決定信入此唯識正理速至菩  
提如登車而立至退方猶乘舟而坐昇彼岸  
如成唯識寶生論云謂依大乘成立三界但  
唯是識釋云如經所說言六乘者謂是菩提  
薩埵所行之路及佛勝果為得此故修唯識  
觀是無過失方便正路為此類故顯彼方便  
於諸經中種種行相而廣宣說如地水火風  
并所持物品類難悉方處無邊由此審知自  
心相現遂於諸處捨其外相遠離欣戚復觀  
有海喧靜無差奔彼小途絕大乘望及於諸  
有耽著之類觀若險崖深生怖畏正趣中道  
若知但是自心所作無邊資糧易為積集不  
待多時如少用功能成大事善遊行處猶若  
掌中由斯理故所有願求當能圓滿隨意而轉

宗鏡錄卷第四

祿



音義

串也古也反串統似鼻反又統餘封從又祥板也  
 也岫以反岫六也反岫統似鼻反又統餘封從又祥板也  
 也岫以反岫六也反岫統似鼻反又統餘封從又祥板也  
 也岫以反岫六也反岫統似鼻反又統餘封從又祥板也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五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延壽 集

夫真心靡易妙性無生凡聖同倫云何說妄  
 答本心湛寂絕相離言性雖自爾以不守性  
 故隨緣染淨且如一水若珠入則清塵雜則  
 濁又如一空若雲遮則昏月現則淨故大智  
 度論云譬如清淨池水狂象入中令其渾濁  
 若清水珠入水即清淨不得言水外無象無  
 珠心亦如是煩惱入故能令心濁諸慈悲等  
 善法入心令心清淨然垢淨不定真妄從緣  
 若昧之則念念輪迴遺失真性若照之則心  
 心寂滅圓證涅槃故知真妄無因空有言說  
 約真無說約說無真皆是狂迷情想建立千  
 途競起空迷演若之頭一法纒生唯現闍婆  
 之影以合生不窮實際但徇狂情則諸聖俯  
 順機宜悉同其事以搜出搜說妄而從妄旋  
 真將塵接塵舉相而因相通性若不執妄尚  
 不說真幻影纒消智光息滅首楞嚴經云佛  
 告阿難精真妙明本覺圓淨非留生死及諸  
 塵垢乃至虛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斯元本



覺妙明真精妄以發生諸器世間如演若多迷頭認影妄元無因於妄想中立因緣性迷因緣者稱爲自然彼虛空性猶實幻生因緣自然皆是衆生妄心計度阿難知妄所起說妄因緣若妄元無說妄因緣元無所有何况不知推自然者肇法師窮起妄之由立本際品云夫本際者即一切衆生無礙涅槃之性何爲忽有如是妄心及種種顛倒者但爲一念迷心此一念者從一而起又此一者從不思議起不思議者即無所起故經云道始生

一一者謂無爲一生二二謂妄心乃至三生萬法也既緣無爲而有心復緣有心而有色故經云種種心色是以心生萬慮色起萬端和合業緣遂成三界種子所以有三界者爲執本迷真一故即有濁厚生其妄氣者澄清微爲無色界所謂心也澄濁厚爲色界所謂身也散滓爲欲界所謂塵境也故經云三界虛妄唯一妄心變化夫內有一生即外有無爲內有二生即外有有爲內有三生即外有三界既內外相應遂生種種諸法及恒沙

煩惱也故知三界內無有一法不從自心生因心想念分別造作如幻術力變化萬物於外似有發現現無現性唯自心生迷倒之人執爲外境隨境了別妍醜自分纒生忻厭之情便起塵勞之迹故遠法師云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但內一不生則無諸有欲塞煩惱之窟穴截生死之根株但能內觀一念無生則空華三界如風卷煙幻影六塵猶湯沃雪廓然無際唯一真心矣進趣大乘方便經云佛言一實境界者謂衆生心體從本已來不生不滅乃至一切衆生心一切二乘心一切菩薩心一切諸佛心皆同不生不滅真如相故乃至盡於十方虛空一切世界求心形狀無一區分而可得者但以衆生無明癡闇熏習因緣現妄境界令生念著所謂此心不能自知妄自謂有起覺知想計我我所而實無有覺知之相以此妄心畢竟無體不可見故若無覺知能分別者則無十方三世一切境界差別之相以一切法皆不能自有恒依妄心分別故有所



謂一切境界各不自念為有知此為自知  
謂一切境界各不自念為有知此為自知  
 彼為他是故一切法不能自有則無別異唯  
 依妄心不了不知內自無故謂有前外所知  
 境界妄生種種法想謂有謂無謂好謂惡謂  
 是謂非謂得謂失乃至生於無量無邊法想  
 當如是知一切諸法皆從妄想生依妄心為  
 本然此妄心無自相故亦依境界而有所謂  
 緣念覺知前境界故說名為心又此妄心與  
 前境界雖俱相依起無前後而此妄心能為  
 一切境界原主所以者何謂依妄心不了法  
 界一相故說心有無明依無明力因故現妄  
 境界亦依無明滅故一切境界滅非依一切  
 境界自不了故說境界有無明亦非依境界  
 故生於無明以一切諸佛於一切境界不生  
 無明故又復不依境界滅故無明心滅以一  
 切境界從本已來體性自滅未曾有故因如  
 此義是故但說一切諸法依心為本當知一  
 切諸法悉名為心以義體不異為心所攝故  
 又一切諸法從心所起與心作相和合而有  
 共生共滅同無有任以一切境界但隨心所

緣念念相續故而得任持暫時而有如上廣  
 引佛言委曲周細只為成後學之信明我自  
 心寶藏論云古鏡照精其精自形古教照心  
 其心自明當知一心徧一切心無塵可異一  
 切性合一性有法皆同無形而廓徹虛空誰  
 分彼此搜迹而任窮法界莫得纖毫何故眾  
 生界中即今顯現斯則皆因妄念積集熏成  
 如鏡上之塵似遮光影若空中之霧暫混淆  
 虛但有一法現前皆是自心分別設當一念  
 纔起盡因幻境牽生起滅同時更無前後若

知能所無體頓悟人空法空忽了物我無依  
知能所無體頓悟人空法空忽了物我無依  
 始信境寂心寂又乃心生非是因彼境未曾  
 生心滅亦不因他境未曾滅當知境因心起  
 還逐心亡但心生非境生心滅非境滅似魚  
 母念魚子如蜂王攝眾蜂若魚母不念則魚  
 子亡蜂王不攝而眾蜂散是以有心緣想萬  
 境縱然無念憶持纖塵不現終無心外法能  
 與心為緣但是自心生還與心為相是以楞  
 伽經云不覺自心所現分劑不覺內識轉變



外現為色但是自心所現不通達如此分劑  
名惡見論以不知心現起差別見故云分劑  
是知若不於宗鏡正義之中所有知解皆是  
邪道宗黨設形言說悉墮惡見論議此宗鏡  
法義可以憑准正理無差可以依行現前得  
力萬邪莫迴其致千聖不改其儀遂能洗感  
塵消滯慮湛幽抱豁神襟獨妙絕倫故無等  
等 問若言有真有妄是法相宗若言無真  
無妄是破相宗今論法性宗云何立真立妄  
又說非真非妄 答今宗鏡所論非是法相  
立有亦非破相歸空但約性宗圓教以明正  
理即以真如不變不礙隨緣是其圓義若法  
相宗一向說有真有妄若破相宗一向說非  
真非妄此二門各著一邊俱可思議今此圓  
宗前空有二門俱存又不違礙此乃不可思  
議若定說有無二門皆可思議今以不染而  
染則不變隨緣染而不染則隨緣不變實不  
可以有無思亦不可為真妄惑斯乃不思議  
之宗趣非情識之所知今假設文義對治只  
為破其邪執若情虛則智絕病差則藥消能  
窮始末之由方洞圓常之旨故復禮法師問

天下學士真妄偈云真法性本淨妄念何由  
起從真有妄生此妄安可止無初即無末有  
終應有始無始而無終長懷懣茲理願為開  
玄妙折之出生死澄觀和尚答云迷真妄念  
生悟真妄則止能迷非所迷安得全相似從  
來未曾悟故說妄無始知妄本自真方是恒  
常理分別心未亡何由出生死宗密禪師釋  
云大乘經教統唯三宗一法相宗二破相宗  
三法性宗今此問是法性宗中齧鍊關節不  
問二宗若法相宗所說一切有漏妄法無漏  
淨法無始時來各有種子在阿賴耶識中遇  
緣熏習即各從自性起都不關真如誰言從  
真生妄也彼說真如一向無為寂滅無起無  
止不可難他從真有妄生也若破相宗一向  
說凡聖染淨一切皆空本無所有設見一法  
過涅槃者亦如幻夢彼且本不立真何況於  
妄故不難云從真有妄也唯疑法性宗以此  
宗經論言依真起妄者如云法身流轉五道  
如來藏受苦樂等言悟妄即真者如云初發  
心時即成阿耨菩提知妄本自真見佛即清



淨等又言凡聖混融者如云一切衆生本來成正覺般涅槃毗盧遮那身中具足六道衆生等真妄相印雖說煩惱菩提無有始終又說煩惱終盡方名妙覺華嚴起信等經論首末之文義宗有礙自語相違擬欲揀之不可取一捨一欲合之又難會俱用之又相違試問天下學士有遠者即知真入道若諸師所答悉迷問意皆約泯相歸理而說都不識他所問從真起妄之由修妄證真之理然迷真起妄蓋有因由息妄歸真非無所以復禮法

今世言真妄

師豈不知真妄俱寂理事皆如如寂之中何有問答然有二門義理易辯即無違妨一者一向說有妄可斷有真可證二者一向說非真非妄無凡無聖此二門皆可思議故勝鬘經云衆生自性清淨無煩惱所染不染而染不染皆云難可了知復禮正問此義諸師所答但說無垢染耳唯觀和尚所答約真如不變不礙隨緣方爲契當今宗密試答曰本淨本不覺由斯妄念起知真妄即空知空妄即止止處名有終迷時號無始因緣如

幻夢何終復何始此是衆生原窮之出生死又人多謂真能生妄故疑妄不窮盡爲決此理重答前偈不是真生妄迷真而起知妄本自真知真妄即止妄止似終末悟來似初始迷悟性皆空性空無終始生死由此迷遠此出生死又約始終有四句分別一有始無終即是始覺二有終無始即是無明三無終無始謂實際四有始有終是一期生死又釋云無始而有終長懷惛斯理者即法相事而例難之今云有妄即真則同無終始若分別說應有四句真理則無終無始妄念則無始有終真智則無終有始覺起妄念有終有始若約圓融同無終始既無終始亦復無有無終無始唯亡言絕想可會斯玄詳上答意深合因宗於隨緣門初即迷真起妄後乃悟妄即真於迷悟中似分終始約不變門妄自本空誰論前後真俗無性凡聖但名譬如迷繩作地疑杌爲鬼真諦非有世諦非無二諦相成不墮邪見是以俗諦不得不有有常自空真諦不得不空空恒徹有今時學者多迷空



有二門盡成偏見唯尚一切不立拂迹歸空於相遠差別義中全無智眼既不辯惑何以釋疑故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若能空有門中雙遮雙照真俗諦內不即不離方可弘法為人紹隆覺位

問法相法性二宗如何辯別

答法相多說事相法性唯談理性如法相宗離第八識無眼等諸識若法性宗離如來藏無有八識若真如不守自性變識之時此八識即是真性上隨緣之義或分宗辯相事則兩分若性相成理歸一義以不變隨緣隨緣不變故如全波之水全水之波動靜似分濕性無異清涼記引密嚴經偈云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即賴耶體是如來藏與妄染合名阿賴耶更無別體又金色如指環金體即金然此上異惣有四句一以本成末本隱末存此即存隱不異故云以妄無體攬而起則真無不隱唯妄現也二攝末歸本末盡本顯此即顯滅明不異故云以真體實妄無不盡唯真現也

三攝本從末末存攝末歸本本顯此則兩法俱存但真妄有異即有真有妄明不異故故云是即無體之妄不異體實之真故云無有異也四攝本從末本隱是不無義攝末歸本末盡是不有義此則不有不無明不異亦是末後二句又非異故非邊不一故非中非中非邊是無寄法界妙智所證湛然常住無所寄也又非一即非異故恒居邊而即中等又非一即生死非異即涅槃非一即非異故恒住生死即處涅槃等亦可眾生迷故成阿賴

耶如來悟故成如來藏如金隨工匠緣成時展作指環如指環隨爐火緣壞時却復為金成壞展轉但是一金更無差別如來藏心亦復如是但隨染緣之時迷作阿賴耶隨淨緣之時悟成如來藏本末展轉唯是一心畢竟無別如無生義云眾生身中有涅槃即是末中含有本眾生是涅槃家用即是本中含有末貪欲即是道即是末中含有本貪欲即是道家用即是本中含有末故經言一切凡夫常在於定問言常在何定答言以不壞法性



三昧故此是末中含有本法性中含有衆生  
即是本中含有末大品經言不可離有爲說  
無爲不離無爲說有爲又末即是本本即是  
末義如凌即是水水即是凌如經言生死是涅  
槃無滅無生故又楞伽經云真識現識如泥  
團微塵等乃至大慧若泥團微塵異者非彼  
所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泥團微  
塵應無差別如是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  
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  
真相實不滅是故非自真相滅但業相滅耳  
此中真相是如來藏轉識是七轉識藏識是  
賴耶又云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  
此三種相通於八識謂起心名轉八俱起故  
皆有生滅故名轉相動則是業如三細中初  
業相故八識皆動盡名業相八之真性盡名  
真相故經云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種相  
何等爲三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約不與妄  
合如來藏心以爲真識現即第八經云譬如  
明鏡持衆色像現識現亦復如是餘七皆  
名分別事識經云若異者藏識非因者謂三

若異藏識則應不用真相及轉識爲因既以  
轉識熏故真識隨緣而成藏識則知不異非  
以藏識爲二識因故經云非自真相滅但業  
相滅斯則三事備矣經喻中有三一塵二水  
三泥以水和塵泥團方成以業熏真相業識  
便生經云若自真相滅者藏識則滅者反顯  
藏識以真妄和合而成但其妄滅而真體不  
無又自真相者曉法師釋云本覺之心不藉  
妄緣性自神解名自真相約不一義說又隨  
無明風作生滅時神解之性與本不異亦名  
自真相是依不異義說又經云如來藏爲無  
始惡習所熏名爲藏識又云大慧如來藏是  
善不善因能徧興一切趣生譬如技兒變現  
諸趣是以諸教皆如來藏爲識體故知心性  
即如來藏此外無法唯識論偈云又諸法勝  
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性明  
知天親亦用如來藏而成識體但後釋論之  
人唯立不變則過歸後人以要言之惣上諸  
義皆是真妄和合非一非異能成一心二諦  
之門不墮斷常處中妙旨事理交徹性相融



通無法不收盡歸宗鏡 問真妄二心行相  
各異如何融會得入法性之圓宗 答但了  
妄念無生即是真心不動此不動之外更無  
毫釐法可得如經云預流一來果不還阿羅  
漢如是諸聖人皆依心妄有大般若經云復  
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分於諸法過極微  
量竟不見有少實可得故名般若波羅蜜多  
又真妄無體但有名字名字無體皆依言說  
言說性空俱無起處則一切言語悉皆平等  
一切諸法悉皆真實所以勝思惟梵天所問

宗鏡錄卷五

經云梵天謂文殊言仁者所說皆是真實文  
殊曰善男子一切言說皆是真實問曰虛妄  
言說亦真實耶答曰如是何以故善男子是  
諸言說皆為虛妄無處無方若法虛妄無處  
無方即是真實以是義故一切言說皆是真  
實善男子提婆達多所有言說與如來語無  
異無別何以故諸有言說皆是如來言說不  
出如故諸有言語所說之事一切皆以無所  
說故得有所說又輔行記釋一念心以成觀  
境此有二義一者以禪為境不同世心二者

即此境心復須離著向辯禪心既言一念一  
多相即為是何等一心能具故簡示云不得  
同於妄計一念能了妄念無一異相達此無  
相具一切心三千具足方能照於一多相即  
此據初心習觀之人恐懼於妄情境觀是故  
應須簡示入門若據理論無非法界亦何隔  
於取著妄情以念本自空妄不可得故為執  
有者令觀空耳又先德云未念之時念則未  
生未生則是不有不有之法亦無自相現在  
之念從緣而生念若自有不應待緣待緣生  
故即無自體故知心無自性緣起即空如欲  
斷其流但塞其源欲免其生但斷其根不用  
多功最為省要故通心論云夫縛從心縛解  
從心解縛解從心不開餘處出要之術唯有  
觀心觀心得悟一切俱了是故智者先當觀  
心觀心得淨返觀自心欺誑不實如幻如化  
躁擾不住又如猿猴騰躍奔擲猶如野馬無  
始無明歷劫流浪不知何由得出若能如是  
觀心過患又推諸境境無自性由見而有不  
見即無又推見處見無自性由心有動不動



即無又推動心動無自性獨由不覺覺則不  
 動又推不覺無有根卒直是無始虛習念念  
 自迷無念真心一無所有論云如人迷故謂  
 東為西方實不轉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  
 為動心實不動若能觀心知心無起即得隨  
 順入真如門當知所有皆是虛妄心念而生  
 心有即有心無即無有無從心彌須自覺勿  
 不自覺為心自欺既知心誰更勿留心好惡  
 是非一時都放則心無住處心無住處則無  
 有心既無有心亦無無心有無物無身心俱  
 盡身心盡故泯齊萬境萬境無相合本一真  
 真然玄照照無不寂以寂為體體無不虛虛  
 寂無窮通同法界法界緣起無不自然來無  
 所從去無所至又法無定相真妄由心起盡  
 同原更無別旨所以古師廣釋真妄交徹之  
 義云夫真妄者若約三性圓成是真徧計為  
 妄依他起性通真通妄淨分同真染分為妄  
 約徧計為妄者情有即是理無妄徹真也理  
 無即是情有真徹妄也若染分依他為妄者  
 緣生無性妄徹真也無性緣成真徹妄也若

約隨俗說真妄者真妄本虛則居然交徹真  
 妄皆真則本來一味故知真妄常交徹亦不  
 壞真妄之相則該妄之真真非真而湛寂徹  
 真之妄妄非妄而雲興如水該彼而非水濕  
 性凝停波徹水而非波洪濤洶涌則不存不  
 泯性相歷然一一融通重重交徹無障無閼  
 體用相收入宗鏡中自然法亦故先德云然  
 其真妄所以交徹者不離一心故禪原集云  
 謂一切凡聖根本悉是一法界心性覺寶光  
 各各圓滿本不名諸佛亦不名衆生祇以此

心盡妙自在不守自性隨迷悟之緣成凡聖  
 之事又雖隨緣而不失自性常非虛妄常無  
 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迷名真如故此一  
 心常具二門未曾暫闕祇隨緣門中凡聖無  
 定謂本來未曾覺悟故說煩惱無始若修證  
 即煩惱斷盡故說有終然實無別始覺亦無  
 不覺畢竟平等故此一心常具真如生滅二  
 門又真妄各有二義一真有不變隨緣二義  
 二妄有體空成事二義謂由真不變故妄體  
 空為真如門由真隨緣故妄識成事為生滅



門以生滅即真如故諸經說無佛無衆生本  
來涅槃常寂滅相又以真如即生滅故經云  
法身流轉五道號曰衆生既知迷悟凡聖在  
生滅門今於此門具彰凡聖二相即真妄和  
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此識在凡本來常  
有覺與不覺二義覺是三乘賢聖之本不覺  
是六道凡夫之本今推此不覺之心無體則  
真覺之性現前寶積經云佛言菩薩如是求  
心何者是心若貪欲耶若瞋恚耶若愚癡耶  
若過去未來現在耶若心過去即是滅盡若  
心未來未來未至若心現在則無有任是心  
非內非外亦非中間是心無色無形無對無  
識無知無住無處如是心者十方三世一切  
諸佛不己見不今見不當見若一切佛過去  
來今而所不見云何當有但以顛倒想故心  
生諸法種種差別是心如幻以憶想分別故  
起種種業受種種身乃至如是迦葉求心  
相而不可得若不可得則非過去未來現在  
若非過去未來現在則出三世若出三世非  
有非無若非有非無即是不起若不起者即

是無性若無性者即是無生若無生者即是  
無滅若無滅者則無所離若無所離者則無  
來無去無退無生若無來無去無退無生則  
無行業若無行業則是無為若無為者則是  
一切諸聖根本持世經云菩薩爾時作是念  
世間甚為在癡所謂從憶想分別識起於世  
間與心意識合三界唯皆是識是心意識亦  
無形無方不在法內不在法外凡夫為虛妄  
相應所縛故於識陰中貪著於我若我所金  
剛三昧經云知諸名色唯是癡心分別癡心  
分別諸法更無異事出於名色知法如是不  
隨文語心心於義不分別我論釋云此明方  
便觀於中有二一明唯識尋思更無異事出  
於名色者名謂四蘊色是色蘊諸不相應皆  
假建立離此名色更無別體故諸有為之事  
皆為名色所攝如是諸法唯心所作離心無  
境離境無心如名是名為唯識尋思二顯如實  
智知法如是不隨文語者是名尋思所引如  
實智故心心於義不分別我者是義尋思所  
引如實智故人法二我皆無有義所以於中



不分別故此真妄二心情分二種智了唯一  
一二俱亡方入宗鏡所以維摩經云妙臂菩  
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爲二觀心相空如幻化  
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爲入不二法門故  
知既以無心現心則無法現法何者以一切  
境界隨念而生念既本空法復何有如大法  
炬施羅尼經云佛言憍尸迦若人來問今此  
大衆食調衆具須功幾何彼問如是汝云何  
答天帝釋言世尊我無所報何以故世尊今  
我此處三十三天凡是所須衣食衆具隨念

俱舍論卷五 七五 釋

現前非造作故佛言憍尸迦一切諸法亦復  
如是皆任心中隨所念時即得成就憍尸迦  
猶如外生諸衆生等但以心念即便受生一  
切諸法亦復如是皆由心念法即現前憍尸  
迦又如一切俱生之類所謂魚鼈龜虵垢彌  
宜羅此等皆是外生所攝此等或唯行一由  
旬或二由旬或至三四或復過七達彼地已  
安處已外不令疲乏故能成熟憍尸迦此三  
藏教示復如是隨憶念時彼業現前次第不  
亂相續不斷與彼句義和合相應又佛地論

云三十三天有一雜林諸天和合福力所感  
今諸天衆不在此林宮殿等事共樂等受勝  
劣有異有我我所差別受用若在此林若事  
若受都無勝劣皆同上妙無我我所和合受  
用能令平等和合受用故名雜林此由諸天  
各修平等和合福業增上力故令彼諸天阿  
賴耶識變現此林同處同時同一相狀由此  
雜林增上力故令彼轉識亦同變現雖各受  
用而謂無別是以若達諸法皆心想生即從  
世俗門入聖行處如無盡意菩薩經云爾時  
舍利弗問無盡意唯善男子從何處來佛號  
何等世界何名去此近遠無盡意言唯舍利  
弗有來想耶舍利弗言唯善男子我知想已  
無盡意言若知想者應無二相何緣問言從  
何處來唯舍利弗有來去者爲和合義如和  
合相是無合不合無合不合即不去來不去  
來者是聖行處佛藏經云佛言舍利弗隨所  
念起一切諸想皆是邪見舍利弗隨無所有  
無覺無觀無生無滅通達是者名爲念佛海  
龍王經云佛言大王一切諸法皆從念興隨



其所作各各悉成諸法無住亦無有處大智  
度論云菩薩云何觀心念處菩薩觀內外心  
是內心有三相生住滅作是念是心無所從  
來滅亦無所至但從內外因緣和合生是心  
無有定實相亦無實生住滅亦不過去未來  
現在世中是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是  
心亦無性無相亦無生者無使生者外有種  
種雜六塵因緣內有顛倒心想生滅相續  
故強名為心如是心中實心相不可得是心  
性不生不滅常是淨相客煩惱相著故名為  
不淨心心不自知何以故是心心相空故是  
心本末無有實法是心與諸法無合無散亦  
無前際後際中際無色無形無對但顛倒虛  
誑生是心空無我無我所無常無實是名隨  
順心觀知心相無生入無生法中何以故是  
心無生無性無相智者能知智者雖觀是心  
生滅相亦不得實生滅法不分別垢淨而得  
心清淨以是心清淨故不為客塵煩惱所染  
如是等觀內心觀外心觀內外心亦如是故  
知法本不有因心故生離憶想而無法可成

除分別而無塵可現又反觀憶想分別畢竟  
無生從三際求求之不見向十方覓覓之無  
蹤既無能起之心亦無所滅之跡起滅俱離  
所離亦空心境豁然名為見道於見道中相  
待之真妄自融對治之能所皆絕能所盡處  
自然成佛如華嚴論云此經云以少方便疾  
得菩提不同權教菩薩同有為故立能證所  
證也一念之間無有能所能所盡處名為正  
覺亦不同小乘滅能所也了能所本無動故  
此乃任法性故動寂皆平為本智非動寂故

妄謂為動愚夫不了棄動而求寂為大苦也  
故維摩經云五受陰洞達空為苦義為小乘  
有忻厭故即苦生 問此說真妄二心為是  
法相宗為是法性宗 答唯華嚴演義云論  
云三界虛妄但是一心者若取三界虛妄即  
是所作便屬世諦今取能作為第一義論釋  
唯是能作今經云三界唯心轉者則通能所  
然能所有二若法性宗中以第一義隨緣成  
有即為能作所有心境皆通所作以不思議  
熏不思議變是現識因故若法相宗第一義







宗鏡錄卷第六

祿壽

慈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延壽集

夫宗鏡本懷但論其道設備陳文義為廣被群機同此指南終無別旨竊不可依文失其宗趣若悟其道則可以承紹可以傳衣如有人問南泉和尚云黃梅門下有五百人為甚麼盧行者獨得衣鉢師云只為四百九十九人皆解佛法只有盧行者一人不解佛法只會其道所以得衣鉢 問只如道如何會 答如本師云如來道場所得法者是法非法亦非非法我於此法智不能行目不能見無有行處慧所不通明不能了問無有答又古人云此事似空不空似有不有隱隱常見只是求其處所不可得是以若定空則歸斷見若實有則落常情若有處所則成其境故知此事非心所測非智所知如香嚴和尚頌云擬議前後安置中邊不得一法沒溺深泉都不如是我我現前卜方學者如何參禪若道如是豈可會耶所以古人云直須妙會始得斯乃不會之會妙契其中矣故先聖悟道頌

云有無去來心永息內外中間都惣無欲見如來真佛處但看石羊生得駒如此妙達之後道尚不存豈可更論知解會不會之妄想乎如古德偈云勸君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體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也休先峒山和尚偈云者箇猶不是况復張三李真空與非空將來不相似了了如目前不容毫髮擬只如云者箇猶不是豈况諸餘狂機謬解所以經云心不繫道亦不結業道尚不繫降故可知入宗鏡中自然冥合 問覺體

不遷假名有異凡聖既等眾生何不覺知若言不迷教中云何說有迷悟 答只為因本覺真心而起不覺因不覺故成始覺如因地而倒因方故迷又因地而起因方故悟則覺時雖悟悟處常空不覺似迷迷時本寂是以迷悟一際情想自分為有虛妄之心還施虛妄之藥經云佛言我說三乘十二分教如空拳誑小兒是事不知號曰無明祖師偈云如來一切法除我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須一切法故知已眼若開真明自發所治之迷悟



見病既亡能治之權實法藥自廢夫悟此法者非假他智與異術也或直見者如開藏取寶剖蚌得珠光發襟懷影合法界如經頌云如人獲寶藏永離貧窮菩薩得佛法離垢心清淨或不悟者自生障礙故通心論云真常不易封生滅者自移至理圓通執方規而致隔此悉迷自性但逐依通應須已眼圓明不隨他轉如融大師頌云瞎狗吠菰叢盲人唱賊虎循聲故致迷良由目無覩若得心開照理之時諸見皆絕不見佛法是不見世法非以自性中言思道斷故如云無所是是菩提不應安佛菩提於有所是邊如今但不用安置體自虛玄如瑠璃寶器隨所在處不失其性若識得此事亦復如是任是一切凡聖勝劣之色影現其中其性不動不知此事之人即隨前色變分別好醜而生忻感所以祖師云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起信論云心生滅門者謂依如來藏有生滅心轉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有二種義謂能攝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復有二種義

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言覺義者謂心第一義性離一切妄念相離一切妄念相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法界一相即是一切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一切如來為本覺以待始覺立為本覺然始覺時即是本覺無別覺起立始覺者謂依本覺有不覺依不覺故說有始覺又以覺心原故名究竟覺不覺心原故非究竟覺乃至為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為說真覺若無不覺之心則無真覺自相可說疏釋云若隨深隨流成於不覺則攝世間法若不變之本覺及返流之始覺則攝出世間法鈔解云於本始二覺中論攝法者若本覺所攝即是大智慧光明義徧照法界義真實識知義等若始覺所攝即是三明八解脫五眼六神通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等然此據實即同義言且異故疏云於生滅門中隨流不覺返流始覺於義用則攝法不同若真如門中則鎔融合攝染淨不殊謂以一真如理融之使染即非染淨即非淨即深即淨深為一味故不殊也如論云一切諸法從本



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是知隨覺不覺之緣似生染淨緣生無性染淨俱虛又云離言說相豈可以言談離心緣相豈可以心度實謂心言路絕唯證相應耳且夫凡言說者從覺觀生是共相和合而起分別者因意識生是計度比量而起以要言之皆因不覺教觀隨生若無不覺之心一切諸法悉無自相可說除方便門而為開示究竟指歸無言之道故論云若離不覺之心則

無真覺自相可說以覺對不覺說共相而轉若無不覺覺無自相如獨掌不鳴思之可見乃至染淨諸法悉亦如是皆相待有畢無自體可說如離長何有短離高何有低若入宗鏡中自然絕待又鈔中問生滅真如各攝諸法未審攝義為異為同答曰異也何者生滅門中名為該攝真如門中名為融攝該攝故染淨俱有融攝故染淨俱亡故一味不分俱有故歷然差別摩訶衍論云此二覺有二門一者略說本覺安立門二者略說始覺

安立門本覺門中則有二門一者清淨本覺門二者染淨本覺門始覺門中又有二門一者清淨始覺門二者染淨始覺門云何名為清淨本覺本有法身從無始來具足圓滿過恒沙德常明淨故云何名染淨本覺自性清淨心受無明熏流轉生死無斷絕故云何名為清淨始覺無漏性智出離一切無量無明不受一切無明熏故云何名為染淨始覺般若受無明熏不能離故如是諸覺皆智眷屬當證何理以為體分謂性真如及虛空理如是二理各有二種云何名為二種真如一者清淨真如二者染淨真如虛空之理亦復如是云何名為清淨真如二種淨覺所證真如離熏習故云何名為染淨真如二染淨覺所證真如不離熏故虛空之理亦復如是以何義故強名本覺字事差別其相云何頌曰本覺各有十體雖同字事各各差別故謂根明等義論曰本覺各有十云何為十本一者根字事本本有法身能善住持一切功德譬如樹根能善住持一切枝葉及華果等不壞不



夫故二者本字事本本有法身從無始來自  
二城本一矣 第五  
然性有不從始起故三者遠字事本本有法  
身其有德時重重又遠無分界故四者自字  
事本本有法身我自成我非他成我故五者  
體字事本本有法身為諸枝德作依止故六  
者性字事本本有法身不轉之義常建立故  
七者住字事本本有法身住於無住無去來  
故八者常字事本本有法身決定實際無流  
轉故九者堅字事本本有法身遠離風相堅  
固不動若金剛故十者惣字事本本有法身  
廣大圓滿無所不徧為通體故是名為十云  
何十覺一者鏡字事覺薩般若慧清淨明白  
無塵累故二者閑字事覺薩般若慧通達現  
了無障礙故三者一字事覺薩般若慧獨尊  
獨一無比量故四者離字事覺薩般若慧自  
性解脫出離一切種種縛故五者滿字事覺  
薩般若慧自具足無量種種功德無所少故  
六者照字事覺薩般若慧放大光明徧照一  
切無量境故七者察字事覺薩般若慧常恒  
分明無迷亂故八者顯字事覺薩般若慧清

淨體中淨品眷屬悉現前故九者知字事覺  
薩般若慧於一切法無不窮故十者覺字事  
覺薩般若慧所有功德唯有覺照無一一法  
而非覺故是名為十如是十種本覺字義唯  
依一種本性法身隨義釋異據其自體無別  
而已此中所說二本覺中當何本覺謂清淨  
本覺非染淨本覺染淨本覺字義差別其相  
云何頌曰染淨本覺中或各有十義前說十  
事中各有離性故論曰此本覺中或各有十  
所以者何前十義中各有不守自性義故字

事配屬依向應知如是二覺同耶異耶非同  
同故非異異故以此義故或同或異或非是  
同或非是異是故皆是皆非而已以何義故  
強名始覺字事差別其相云何頌曰從無始  
已來無有惑亂時今日始初覺故名為始覺  
論曰從無始來始覺般若無惑亂時而無惑  
時今日始初覺故名始覺如是始覺前惑後  
覺則非始覺而無惑時理常現今常初故為  
始覺如是始覺二始覺中當何始覺耶謂清  
淨覺非染淨覺染淨始覺字事差別其相云



何頌曰清淨始覺智不守自性故而能受染  
熏故名染淨覺雖無惑時而不守自性故能  
受染熏隨緣流轉以此義故是故名爲染淨  
始覺以何義故強名真如字事差別其相云  
何頌曰性真如理體平等平等一無有多相  
故故名爲真如論曰性真如理平等平等雖  
同一相亦無一相亦無多相無一相故遠離  
同緣無多相故遠離異緣以此義故名爲真  
如如是真如二種淨智親所內證復次真如  
各有十義一者根字事真乃至第十惣字事  
真如是十真十種本義相應俱有不相捨離  
是故同名表示而已云何十如一者鏡字事  
如乃至第十覺字事如如是十覺義相應俱  
有不相捨離故是故同名表示而已所以者  
何十種真理本有法身有德方便十真如理  
薩般若慧有覺方便以此義故更重言詞作  
如是示此中所說二真如中當何真如謂清  
淨真如非染淨真如染淨真如字事差別其  
相云何頌曰清淨真如理不守自性故而能  
受染熏名染淨真如論曰清淨真如從無始

來平等平等自性清淨不生不滅亦無去來  
亦無住所而真如理性不守自性故隨緣動  
轉是故名爲染淨真如如是真如二染淨智  
親所內證相應俱有不相捨離如是等義觀  
前所說比類應知以何義故強名虛空字事  
差別其相云何虛空有十義其體雖同義事  
各各差別故謂無礙等事論曰性虛空理有  
十種義一者無障礙義諸色法中無障礙故  
二者周徧義無所不至故三者平等義無棟  
擇故四者廣大義無分際故五者無相義絕  
色相故六者清淨義無塵累故七者不動義  
無成壞故八者有空義減有量故九者空空  
義離空著故十者無得義不能執故是名爲  
十如是十事義用差別若據其體無別而已  
此虛空理二種淨智親所內證相應俱有不  
相捨離二虛空中當何虛空謂清淨虛空非  
染淨虛空染淨虛空字事差別其相云何頌  
曰清淨虛空理不守自性故而能受熏習名  
染淨虛空論曰清淨虛空具足十德亦無染  
相亦無淨相而虛空性不守自性故能受染



淨真隨緣流轉是故名爲深淨虛空又起信論疏云本覺者以對始故說之爲本言離念者離於妄念顯無不覺也等虛空等者非唯無不覺之闇乃有大智慧光明義等故也虛空有二義以況於本覺一周偏義謂橫徧三際豎通凡聖故云無所不徧也二無差別義謂在纏出障性恒無二故法界一相也欲明覺義出纏相顯故云即是如來平等法身既法身之覺理非新成故云依此法身說名本覺無性攝論云無垢無罣礙智名爲法身金

光明經名大圓鏡智爲法身等皆此義也何以故者責其立名有二責意一云上開章中直云覺義何故今結乃名本覺二云此中旣稱本覺何故論中直云覺耶進退責也釋云以對始故說之爲本答初意也以始即同本以至心原時始覺即同本覺無二相故是故論中但云其覺答後意也良以本覺隨染生於始覺還待此始覺方名本覺故云本覺者對始覺說也然此始覺是本覺所成還契心原融同一體方名始覺故云以始覺即同本

也問若始覺異本即不成始也若始同本即無始覺之異如何說言對始名本答今在生滅門中約隨深義形本不覺說於始覺而實始覺至心原時深緣既盡始本不殊平等絕言即真如門攝也是故本覺之名在生滅門中非真如門也第二始覺者牒名依本覺有不覺者明起始覺之所由謂即此心體隨無明緣動作妄念而以本覺內熏習力故漸有微覺厭求乃至究竟還同本覺故云依本覺是以依本覺有不覺依不覺有始覺也論云本覺隨染生智淨相者即此始覺也此中大意明本覺成不覺不覺成始覺始覺同本覺同本覺故即無不覺無不覺故即無本覺無本覺故平等平等離言絕慮是故佛果圓融蕭然無寄尚無始本之殊何有三身之異但隨物心現故說報化之用耳又今約真如則是本覺無明則是不覺真如有二義一不變二隨緣無明亦二一無體即空二有用成事此隨緣真如及成事無明各有二義一違自順他二違他順自無明中初違自順他有二



一能返對詮示性功德二能知名義而成淨用遠他順自亦二一覆真理二成妄心真如中遠他順自有二一翻對妄染顯自德二內熏無明起淨用遠自順他亦二一隱自真體二顯現妄法由無明中返對詮示義及真如中翻妄顯德義從此二義得有本覺又由無明中能知名義及真如中內熏義從此二義得有始覺又由無明中覆真義真如中隱體義得有根本不覺又由無明中成妄義及真如中現妄義得有枝末不覺覺與不覺若鎔融摠攝唯在生滅一門也真如門約體絕相說本覺門約性德說大智慧光明義等名覺本者性義覺者是智慧心鈔釋云真中不變妄中體空成真如門真中隨緣妄中成事成生滅門乃至一切淨緣分劑法相屬於二覺一切染緣分劑法相屬二不覺又於中淨法之體屬於本覺淨法之用屬於始覺又染法之體屬根本不覺染法之相屬枝末不覺又始覺是末不離本覺之本論云始覺者即同本覺又云而實無有始覺之異乃至平等同

一覺故枝末不覺不離根本不覺論云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然斯二覺但是體用之異本末二不覺但是麤細之異豈可離體有用離細有麤者哉又衆生根本迷有二一迷法謂無明住地迷覆法體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名為蔽意故此無明迷真之初妄惑之本二迷義通四住或由前癡故迷覆因緣無我之義妄立諸法所迷諸法有內有外謂憍慢邪見此依迷內妄立我法自高陵物受念邪見此依迷外妄

謂我所及外境界而生貪愛如渴鹿馳飲癡猿捉月無而橫計枉入苦輪摠自迷心更非他咎杜正倫云心是如來之言高推聖地身即菩提之說自隔凡倫不悟夫功德無量唯在方寸之中相好宛然不出陰界之外又碑詞云法性平等實慧虛通我同於異人異於同不壞於有無取於空道非心外佛即心中門不覺妄心元無自體今已覺悟妄心起時無有初相則全成真覺此真覺相為復隨妄俱遣為當始終建立 答因妄說真真無自



相從真起妄妄體本虛妄既歸空真亦不立起信論云不覺義者謂從無始來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妄念自無實相不離本覺猶如迷人依方故迷迷無自相不離於方衆生亦爾依於覺故而有不覺妄念迷生然彼不覺自無實相不離本覺復待不覺以說真覺不覺既無真覺亦遣此則明真覺之名待於妄想若離不覺即無真覺自相可說是明所說真覺必待不覺若不相待即無自他待他而有亦無自相自相既無何有他相是顯諸法無所得義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釐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又偈云佛坐道場時不得一法實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又凡立真妄皆是隨他意語化門中收若頓見性人誰論斯事如今不直悟一心者皆爲邪曲設外求佛果者皆不爲正如寒山子詩云男兒大丈夫作事莫莽鹵徑擬鐵石心直取菩提路邪道不用行行之轉辛苦不用求佛果識取心王

三。是知若見有法可求有道可行皆失心王自宗之義若直入宗鏡萬事休息凡聖情盡安樂妙常離此起心皆成疲苦所以得大士頌云東山水上浮西山行不住北斗下闍浮是真解脫處行路易路易人不識半夜日頭明不悟真疲極又洞山和尚悟道偈云向前物物上求通只爲從前不識宗如今見了理無事方知萬法本來空 問真諦不謬本覺非虛云何同妄一時俱遣 答因迷立覺說妄標真皆徇機宜各無自體約世俗有依實諦無但除相待之名非滅一靈之性性唯絕待事有對治遺蕩爲破執情建立爲除斷見苦行伏諸外道神通化彼愚癡三昧降衆天魔空觀祛其相縛見苦斷集爲對增上慢人證滅修真皆成戲論之者盡是權智引入斯宗則無一法可興無一法可遣四魔不能滅大覺不能增旋心而義理全消會旨而名言自絕 問既云真心絕迹理出有無云何教中廣說無生無相之旨 答一心之門微妙難究功德周備理事圓通知解罕窮分別不及



目為無相實無有法可稱無相之名詔作無  
生亦無有法以顯無生之理發菩提心論云  
菩薩觀一切善不善我無我實不實空不空  
世諦真諦正定邪定有為無為有漏無漏黑  
法白法生死涅槃如法界性一相無相此中  
無法可名無相亦無有法以為無相是則名  
為一切法印不可壞印於是印中亦無印相  
是名真實智慧釋曰一切法印者以此心印  
印一切法指定真實不可壞印者一切有無  
內外等法不能破壞故於此印中亦無印相

者萬法皆空亦無所印所印之法既無能印  
之智非有如是通達名為真實智慧古德云  
顧此法衆生之本原諸佛之所證超一切理  
離一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推求  
而得但心心相印印相契使自證知光明  
受用而已 問立心為宗以何為趣 答以  
信行得果為趣是以先立大宗後為歸趣故  
云語之所尚曰宗宗之所歸曰趣遂得斷深  
疑起圓信生正解成真修圓滿菩提究竟常  
果又唯識性具攝教理行果四法心能詮者

教也心所詮者理也心能成者行也心所成  
者果也法藏法師依華嚴經立因果緣起理  
實法界以為宗趣釋云法界因果雙融俱離  
性相渾然無礙自在有十義門一由離相故  
因果不異法界即因果非因果也此即相為  
宗離相為趣或離相為宗亡因果為趣下九  
准思二由離性故法界不異因果即法界非  
法界也三由離性不泯性故法界即因果時  
法界宛然則以非法界為法界也四由離相  
不壞相故因果即法界時因果歷然則以非  
因果為因果也五離相不異離性故因果法  
界雙泯俱融迥超言慮六由不壞不異不泯  
故因果法界俱存現前煥然可見七由五六  
存泯復不異故超視聽之妙法無不恒通見  
聞絕思議之深義未嘗礙於言念八由法界  
性融不可分故即法界之因果各同時全攝  
法界無不皆盡九因果各全攝法界時因果  
隨法界各互於因果中現是故佛中有菩薩  
普賢中有佛也十因果二位各隨差別之法  
無不該攝法界故一一法一一行一一位一



一德皆各惣攝無盡無盡帝網重重諸法門  
海是謂華嚴無盡宗趣以華嚴之實教總攝  
群經標無盡之圓宗能該萬法可謂周徧無  
礙自在融通方顯我心能成宗鏡 問以心  
爲宗禪門正脉且心是名以何爲體 答近  
代已來今時學者多執文背旨昧體認名認  
名忘體之人豈窮實地徇文迷旨之者何契  
道原則心是名以知爲體此是靈知性自神  
解不同妄識仗緣託境作意而知又不同太  
虛空廓斷滅無知故肇論云般若無知者無  
有取相之知也常人皆謂般若是智智則有  
知也若有知則有取著若有取著則不契無  
生今明般若真智無相無緣雖鑒真諦而不  
取相故云無知也故經云聖心無知無所不  
知矣又經云真般若者清淨如虛空無知無  
見無作無緣斯則知自無知矣豈待返照然  
後無知者哉只此知性自無知矣不待忘也  
此真知不落有無之境是以諸佛有秘密秘密  
之教祖師有默傳密付之宗唯親省而相應  
非言詮之表示若明宗之者了然不昧寂爾

常知昭昭而溢目騰輝何假神通之顯現晃  
晃而無塵不透豈勞妙辯之敷揚爲不達者  
垂方便門令依此知無幽不盡 問諸法所  
生唯心所現者爲復從心而變爲復即心自  
性 答是心本性非但心變華嚴經云知一  
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法華經  
偈云三千世界中一切諸群萌天人阿脩羅  
地獄鬼畜生如是諸色像皆於身中現即知  
心性徧一切處所以四生九類皆於自性身  
中現以自真心爲一切萬有之性故隨爲色  
空周徧法界循業發現果報不同處異生則  
業海浮沉生死相續在諸聖則法身圓滿妙  
用無窮隱顯雖殊一性不動 問若一切法  
即心自性云何又說性亦非性 答即心自  
性此是表詮由一切法無性故即我心之實  
性性亦非性者此是遮詮若能超遮表之文  
詮泯即離之情執方爲見性已眼圓明如今  
若要頓悟自心開佛知見但了自性徧一切  
處凡有見聞皆從心現心外無有一毫毫法  
而有體性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何者以



是一法故無法可相知相到若有二法即相往來以知若凡若聖若境若智皆同一性所謂無性此無性之旨是得道之宗作平等之端由爲說空之所以了便成佛不落功夫如華嚴經頌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若不直下信此起念馳求如癡人避空似失頭狂走融大師云分別凡聖煩惱轉盛計校乖常求真背正寶藏論云察察精勤徒興夢慮惶惶外覓轉失玄路是以十方諸佛正念於此入實性原故能開平等大慧之門作衆生不請之友所以問明品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覺首菩薩言佛子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所謂往善趣惡趣諸根滿缺受生同異端正醜陋苦樂不同業不知心心不知業受不知報報不知受心不知受受不知心因不知緣緣不知因智不知境境不知智時覺首菩薩以偈答曰仁今問是義爲曉悟群蒙我如其性答唯仁應諦聽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譬如河中水流競奔逝各

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亦如大火聚猛燄同時發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又如長風起遇物咸鼓扇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又如衆地界展轉因依任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是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是中無能現亦無所現物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一切空無性妄心分別有如理而觀察一切皆無性法眼不思議此見非顛倒若實若不實若妄若非妄世間出世間但有假言說疏釋云問意謂明心性是一云何見有報類種種若性隨事異則失真諦若事隨性一則壞俗諦設彼教言報類差別自由業等熏識變現不關心性故無相連者爲遮此救故重難云業不知心等謂心業互依各無自性自性尚無何能相知而生諸法既離真性各無自立明此皆依心性而起心性既一事應不多事法既多性應非一此是本末相違難准此問意離如來藏不許八識能所熏等別有自體能生諸法唯如來藏是所依生文殊欲顯



實教之理故以心性而為難本欲令覺首以  
法性示生決定而答海會同證心性是一者  
謂心之性故是如來藏也又心即性故是自  
性清淨心也又妄心之性無性之性空如來  
藏也真心之性實性之性故不空如來藏也  
皆平等無二故云一也又妄心之性成心之  
性妄心是相以性相不同故真心之性真心  
即性故又云前二心之性別明二藏前之二  
性皆具二藏但為妄覆名如來藏直語藏體  
即自性心故此自性清淨真心不與妄合為  
名空藏具恒沙德名不空藏前明即離此明  
空有故重出也言皆平等無二者上二即離  
不同由心之性故不即由心即性故不離不  
即不離為心之性後二即空之實為不空即  
實之空為空藏空有不二為心之性然空有無  
二之性即是不即不離之性故但云一也又  
非但本性是一我細推現事各不相知既有  
種種何緣不相知既不相知誰教種種一一  
觀察未知種種之所由也既不相知為是一  
性為是種種又難有二意一約本識謂業是

能依心是所依離所無能故業不知心離能  
無所故心不知業以各無體用不能相成既  
各不相知誰生種種二約第六識業是所造  
心是能造並皆速滅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  
言我滅何能有體而得相生成種種耶又約  
境智相對相見虛無難謂境是心變境不知  
心心託境生心不知境以無境外心能取心  
外境是故心境虛妄不相知也業不知心心  
不知業者有二一約本識者業是心所故依  
於心是第八為根本依即離所無能何者  
無所依心王無能依業今依心有業業從緣  
生故無自性不能知心若離能無所者離能  
依業則心非所依今由業成所所依無性故  
不能知業謂各從緣成性空無體相依無力  
故云無用所以經云無體用故故不相知二  
約第六識業是所造心是能造者即以第六  
識名心從於積集通相說故謂第六識人執  
無明迷真實義異熟理故以善不善相應思  
造罪等以罪福不動等三行熏阿賴耶識能  
感五趣愛非愛等種種報相互不相知義通



相而言皆約無體用故別相而言用門不同  
此用略有二門一無常門經云並皆速滅淨  
名弟子品云一切法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  
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故則心業皆空  
華嚴經頌云衆報隨業生如夢不真實念念  
常滅壞如前後亦爾故由無常不能相知二  
無我門即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約  
法無我明不相知受不知報報不知受者受  
是能受之因報是所受之報即名言種如唯  
識論云復次生死相續由諸習氣然諸習氣  
揔有三種一名言習氣二我執習氣三有支  
習氣名言習氣者謂有爲法各別親種名言  
有二一表義名言即能詮義音聲差別二顯  
境名言即能了境心心所法隨二名言所熏  
成種作有爲法各別因緣釋曰言各別親種  
者三性種異故能詮義聲者簡無詮聲彼非  
名故名是聲上屈曲唯無記性不能熏成色  
心等種然因名起種立名言種顯境名言即  
七識見分等心非相分心相分心者不能顯  
境故此見分等實非名言如言說名顯所詮

義此心心所能顯所了境如似彼名能詮義  
故隨二名言皆熏成種論云三有支習氣謂  
招三界異熟業種有支有二一有漏善即能  
招可愛果業二諸不善即能招非愛果業隨  
二有支所熏成種令異熟果善惡趣別故論  
頌云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前異熟既滅  
更生餘異熟此能引業即諸業習氣此名言  
種即二取習氣言爲業所引者即彼俱義親  
辨果體即由名言若無業種不招苦樂如種  
無田終不生芽故此名言由業引起方受當

宗鏡錄卷六

十一

五

來異熟之果苦樂之報故華嚴經云業爲田  
識爲種也已上種種問難不相知義竟今答  
以緣起相由門釋者初句因緣相假互皆無  
力次句果法含虛故無體性是以虛妄緣起  
略有三義一由互相依各無體用故不相知  
二由依此無知無性方有緣起三由此妄法  
各無所有故令無性真理恒常顯現又果從  
因生果無體性因由果立因無體性因無體  
性何有感果之用果無體性豈有酬因之能  
又互相待故無力也以他爲自故無體也是



故體用俱無所以一切法各各不相知也今初以四大爲喻一依水有流注二依火燄起滅三依風有動作四依地有任持法中四者一依真妄相續二依真妄起滅三妄用依真起四妄爲真所持然此法喻一一各有三義一唯就能依二依所依三唯所依今初喻中唯就能依者流也然此流注有三義不相知而成流注一前流不自流由後流排故流則前流無自性故不知後二後流雖排前流而不到於前流亦不相知三後流不自流由前流引故流則後流無自性故不能知前四前流雖引後而不至後故亦不相知五能排與所引無二故不相知六能引與所排無二故不相知七能排與所排亦無二故不相知八能引與所引亦無二故不相知九能排與能引不得俱故不相知十所排與所引亦不得俱故不相知是則前後互不相至各無自性只由如此無知無性方有流注則不流而流也譬公云江河競注而不流即其義也二依所依者謂前流後流各皆依水悉無自體不能

相知然不壞流相故說水流三唯所依者流既惣無但唯是水前水後水無二性故無可相知是則本無有流而說流也二法中三義者一流喻能依妄法二妄依真三妄盡唯真初中妄緣起法似互相藉各不能相到忘無自性故無性無知是則有而非有也二依所依者謂此妄法各各自虛含真方立何有體用能相知相成即由此無知無成合真故有是則非有而爲有也三唯所依者謂能依妄法迥無體用唯有真心坦然顯現既無彼此何有相知正由此義妄法有即非有爲有復說真性隱以非隱爲隱又前後有二一生滅前後二此彼前後生滅前後者謂前滅後生互相引排此即豎說如壯與老謂此流水剎那生滅前剎那滅後剎那生此彼前後者此即橫說猶如二人同行狹徑後人排前前人引後分分之水皆有前後乃至毫滴有前毫滴後毫滴故聚多成流注則無性矣小乘亦說當處生滅無容從此轉至餘方而不知無性緣起之義耳



宗鏡錄卷第六

祿

音義  
蚌反步項也 瞎許八 恭其祠 窗郎古 挺徒 祛去  
樂也 也 詔彌正 反端他端 也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七

祿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延壽集

夫水喻真心者以水有十義同真性故一水體澄清喻自性清淨心二得泥成濁喻淨心不染而染三雖濁不失淨性喻淨心深而不深四若泥澄淨現喻真心惑盡性現五遇冷成冰而有硬用喻如來藏與無明合成本識用六雖成硬用而不失濡性喻即事恒真七煖融成濡喻本識還淨八隨風波動不改淨性喻如來藏隨無明風波浪起滅而不變自不生滅性九隨地高下排引流注而不動自性喻真心隨緣流注而性常湛然十隨器方圓而不失自性喻真性普徧諸有為法而不失自性又書云上德若水方圓任器曲直隨形故如小乘俱舍論亦說諸有為法有利那盡何以知有後有盡故既後有盡知前有滅故論云若此處生即此處滅無容從此轉至餘方若此生此滅不至餘方同不還義而有法體是生是滅故非大乘之法緣生無性生即不生滅即不滅故遷即不遷則其理懸隔又中論疏云常無常門者常即人天位



定故無往來無常即六趣各盡一形亦無往來又常即凝然不動無常念念變異今誰往來則常無常法俱不相到皆無往來肇論云夫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我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靜而非動動而非靜以其不來靜而非動以其不去然則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逆之所謂塞順之所謂通苟得其道復何滯哉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莫覺既知往物

之不來而謂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來今物何可往何則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於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如此則物不相往來明矣既無往返之微朕又何物而可動乎釋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者孔子謂顏回曰吾與汝終身交一臂已謝豈待白首然後變乎意明物物常

自新念念不相到交臂之頃尚不相待已失前人豈容至老而後變耶又前念已故後念恒新終日相見恒是新入故云見新如此新人見之只如交臂之頃早是後念新人非前念時也故云非故耳若前念已古後念已新新不至古古不待新前後不相至故不遷也又雖兩人初相見只如舉手交臂之頃早已往矣此取速疾也故云昔物自在昔今物自在今如紅顏自在童子之身白首自處老年之體所以云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隣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隣人皆愕然非其言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吾猶昔人者猶者似也吾雖此身似於昔人然重顏自在於昔今衰老之相自在於今則非昔人也故云徒知年往不覺形隨世人雖知歲月在於往古豈覺當時之貌亦隨年在於昔時則童子不至老年老年不至童子刹那不相知念念不相待豈得少壯同體百齡一質耶又



年往形亦往此是遷義即此遷中有不遷也  
往年在往時往形在往日是謂不遷而人乃  
謂往日之人遷至今日是謂惑矣又昔自在  
昔何須遷至今今自在今何須遷至昔故論  
云是以言往不必往古今常存以其不動稱  
去不必去謂不從今至古以其不來經中言  
遷未必即遷以古在古以今在今故也所以  
言無常者防人之常執言常住者防人之斷  
執言雖乖而理不異語雖反而真不遷不可  
隨方便有無之言迷一心不遷之性又解云  
如梵志白首而歸隣人謂少壯同體故云昔  
人尚存乎所謂有力者則三藏等事無常冥  
運力負夜趨交臂恒新念念捨故而常見昧  
之謂是固矣隣人不覺此之謂昧又有力者  
即無常之大力也世間未有一法不被無常  
吞故云然則莊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所以  
臨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豈曰排今而可往  
莊子本意說不住之法念念恒新物物各住  
各住相因而不相到即不遷也於惑者則為  
無常不住新新生滅而謂之遷若智者則了

性空無知念念無生謂之不遷莊子有三藏  
謂藏山於澤藏舟於壑藏天下於天下謂之  
固者不然也然無常夜半負之而趨昧者不  
覺也三藏者藏人於屋藏物於器此小藏也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大藏也藏天下於天  
下此無所藏然大小雖異藏皆得宜猶念念  
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  
夫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之哉蓋無所藏也  
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逝者  
往也浩浩迅流未曾暫住晝夜常然亦歎世

人之不覺故云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豈曰排  
今而可往此莊孔俱歎逝往難留皆說無常  
去也豈可推今日物到昔日乎若今日不到  
昔即今日自在今昔日自在昔則今昔顯然  
俱不遷也故云何者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  
住吾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今若至古古應  
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今而無古以知不  
來古而無今以知不去若古不至今今不至  
古事各性住有何物而可去來大涅槃經云  
人命不傳過於山水夫無常有二一者敗壞



無常二者念念無常人只知壞滅無常而不覺念念無常論云若動而靜似去而留經說無常速疾猶似流動據理雖則無常前後不相往來故如靜也雖則念念謝往古今各性而住當處自寂故如留也又雖說古今各性而住當處自寂而宛然念念不住前後相續也則非常非斷非動非靜見物性之原也古德問云各性而住似如小乘執諸法各有自性又何異納衣梵志言一切衆生其性各異答爲破去來明無去來所以據體言之故云各性而住非決定義則以無性而爲性不同外道二乘執有決定自性從此向彼若不執有定性去來亦不說各性而住故論云言往不必往開人之常想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住耳又劉湛注云莊子藏山仲尼臨川者莊子意明前山非後山夫子意明前水非後水半夜有力負之而趨者即生住異滅四時念念遷流不停也是以若心外取法妄夢所見情謂去來則念念輪迴心隨境轉尚不覺無常麤相焉能悟不遷之密旨乎若能見法是

心隨緣了性無一法從外而入無一法從內而生無一法和合而有無一法自然而成如是則尚不見一微毫住相寧觀萬法去來斯乃徹底明宗透峯見性心常合道念念不違宗去住同時古今一貫故法華經云我觀久遠猶若今日維摩經云法無去來常不住故若了此無所住之真心不變異之妙性方究竟明不遷矣已上論中所引內外之經典借世相之古今寄明不遷同入真實是以時因法立法自本無所依之法體猶空能依之古今奚有若假方隅而辯法因指見月而無妨或徇方便而迷真執違宗而反悞故信心銘云信心不二不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第二依火燄起滅喻中之義同前初唯燄者謂燄起滅有其二義一前燄謝滅引起後燄後燄無體而能知前前燄已滅復無所知是故各各皆不相知二前燄若未滅亦依前引無體故無能知後燄未至故無所知是故彼亦各不相知妄法亦爾利那生滅不能自立謂已滅未生無物可知生已則滅無體



可知是故皆無所有也斯則流金礫石而不  
熱也二依所依者謂彼火燄即由於此無體  
無用不相知故而有起滅虛妄之相是則攬  
非有而為有也妄法亦爾依此無所依之真  
理方是妄法是亦非有為有也三唯所依者  
推起滅之燄體用俱無無燄之理挺然顯現  
是則無妄法之有有妄法之無湛然顯現遂  
令緣起之相相無不盡無性之理理無不現  
又火依薪有薪是可燃火即是燃以燃因可  
燃則燃無體可燃因燃則可燃無體又前燄

已滅後燄未生中間無住如一念之上即有  
三時已滅為已生未生為未生生已即滅是  
生時故淨名經云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  
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  
經云比丘汝今即時亦生亦老亦滅故三時  
無體無可相知也第三依風有動作喻妄用  
依真起三義同前一唯動者離所動之物風  
之動相了不可得無可相知妄法亦爾離所  
依真體不可得故無可相知斯則旋嵐偃嶽  
而常靜也二依所依者謂風不能自動要依

物現動動無自體可以知物物不自動隨風  
無體不能知風法中能依妄法要依真立無  
體知真真隨妄隱無相知妄三唯所依者謂  
風鼓於物動唯物動風相皆盡無可相知妄  
法作用自本性空唯所依真挺然顯現是故  
妄法全盡而不滅真性全隱而恒露能所熏  
等法本自爾思之可見第四依地有任持者  
喻妄為真所持三義同前初地界因依有二  
種義一約自類二約異類前中從金剛際上  
至地面皆上依下下持上展轉因依而得安  
住然上能依皆離所無體而能知下然下能  
持皆亦離所無體可令知上又上上能依徹  
至於下無下可相知下下能持徹至於上無  
上可相知是故若依若持相無不盡所現妄  
法當知亦爾必羸依細謂苦報依於業業依  
無明造無明依所造展轉無體無物可相知  
斯則厚載萬物而不仁也摩公亦曰乾坤倒  
覆無謂不靜也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  
芻狗經云譬如大地荷四重任而無疲厭也  
不仁者不恃仁德也猶如草狗豈有吠守之



能故云唯道無心萬物圓備矣二約異類者如經云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唯此妄境依妄心妄心依本識本識依如來藏如來藏無所依是故若離如來藏餘諸妄法各互相依無體能相知是則妄法無不皆盡二依所依者地界正由各無自性而得存立向若有體則不相依不相依故不得有法是故攬此無性以成彼法法合可知三唯所依者謂攬無性成彼法者是則彼法無不皆盡而未嘗不滅唯無性理而獨現前又既不相知何緣種種答此有四因一由妄分別二諸識熏習三由無性不相知四真如隨緣然此四因但是一致謂由妄分別為緣今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有諸識熏習展轉無窮若達妄原成淨緣起前所疑云為是種種為是一性今答云常種種常一性又難去一性隨於種種則失真諦種種隨於一性則壞俗諦今答云此二互相成立豈當相乖性非事外曾何乖於種種種種性空曾何乖於一性由無性故有一性能成種種緣

生故空種種能成一性是以緣起之法惣有四義一緣生故有即妄心分別有及諸識熏習是也二緣生故空即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也三無性故有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也四無性故空即一切空無性也復次性有二義一有二空又二義一不變二隨緣以有義故說二空所顯即法性本無生也以空義故說依他無性即是圓成即各不相知以有義故說不變以空義故說隨緣此二不隨緣即是不變不變故能隨緣若唯不變

性何預於法若但隨緣豈稱真性又若性離於法則成斷滅法離於性則本無今有又法若即性性常應常性若即法法滅應滅此二相成非常非斷此二相牽非有非空為中道義經頌云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以眼等八識為能所熏展轉為因而常流轉無別我人故云而無能轉者是以舉體性空方成流轉即此八識各無體性故無實我法而為其主向若有性不可熏變安得流轉故知趣生同異受報妍媸皆



由識種悉依於心如流依水似火依薪續續無知新新不住善趣惡趣即是惣報由業熏心受所受報如水漂流不斷雖然流轉而無轉者故云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釋論云如瀑流水非斷非常相續長時有所漂溺此識亦爾從無始來剎那剎那果生因滅果生故非斷因滅故非常漂溺有情今不出離華嚴經云一切衆生為大瀑水波浪所沒楞伽經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唯識論云恒轉如瀑流起信論云如大海水因風波動等又以虛妄中有其二義一虛轉二無轉故常種種常一性也虛轉故俗不異真而俗相立無轉故真不異俗而真體存故互不相違也法性本無生者法性者法謂差別依正等法性謂彼法所依體性即法之性故名為法性又性以不變為義即此可軌亦名為法此則性即法故名為法性此二義並約不變釋也又即一切法各無性故名為法性即隨緣之性法即性也本無生者本有二義一約不變本謂原本本來不生隨緣故生二約隨緣有

此法來本自不生非待滅無即示現生時本不生故云是中無能現亦無所現物則妄心分別情計謂有然有即不有故云一切空無性常有常空是即萬物之自虛豈待宰割以求通哉又約相待相奪釋不相知言相待者業無識種不親辨體識無業種不招苦樂既互相待則各無自性言相奪者以業奪因唯由業招故因如虛空以因奪緣則唯心為體故業如虛空互奪獨立亦不能相知互奪兩云無可相知又以無生故不相知以緣奪因故不自生以因奪緣故不生因緣合辯相待無性故不共生互奪雙亡無因豈生以此不生類於不知居然易了即以因為自以緣為他合此為共離此為無因互有尚不相知互無豈能相知耳故知諸法相待皆無自性如中論相待門說不空既破空法亦亡偈云若有不真法即應有真法實無不真法何得有真法亦如因垢說淨垢性本無淨相何有此相待一門盡破諸法以諸法皆是相待而有未曾有一法而能獨立者故因緣無性論



云阿難調達並為世尊之弟羅睺等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與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收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為鳩本心頓盡橋變成枳前味永消故知有情無情各無定性但隨心變唯逐業生迷有從凡入聖之門轉惡為善之事大般若經云謂證諸法無性為性究竟圓滿方名為佛故知建立三寶成佛事門皆從無性因緣而得興顯所以首楞嚴三昧經

云爾時長老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謂文殊師利法王子曾於先世已作佛事現坐道場轉於法輪示諸衆生入大滅度佛言如是如是乃至迦葉汝今且觀首楞嚴三昧勢力諸大菩薩以是力故示現入胎初生出家詣菩提樹坐於道場轉妙法輪入般涅槃分布舍利而亦不捨菩薩之法於般涅槃不畢竟滅爾時長老摩訶迦葉語文殊師利言仁者乃能施作如此希有難事示現衆生文殊師利言迦葉於意云何是香閻崛山誰之所造

是世界者亦從何出迦葉答言文殊師利一切世界水沫所成亦從衆生不可思議業因緣出文殊師利言一切諸法亦從不可思議業因緣有我於是事無有功力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屬因緣無有主故隨意所成若能解此所為不難釋曰若了一切法悉屬因緣皆無自性但是心生則凡有施為何假功力以無性之理法爾之門隨緣卷舒自在無礙華嚴經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無有餘悉入於如無體性又頌云譬如真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真性以如是業而迴向華嚴論云一切衆生迷根本智而有世間苦樂法者為智無性故隨緣不覺苦樂業生為智無性故為苦所纏方能自覺根本無性衆緣無性萬法自寂若不覺苦時以無性故揔不自知有性無性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一切衆生因自心根本智而倒亦因而起又為智體無性但隨緣現如空中響應物成音無性之智但應緣分別以分別故癡愛隨起又中觀論



破應無如來偈云邪見深厚者則說無如來  
 如來寂滅相分別有亦非如是性空中思惟  
 亦不可如來滅度後分別於有無次惣拂偈  
 云如來過戲論而人生戲論戲論破慧眼是  
 皆不見佛論釋云戲論名憶念分別此彼等  
 此如來品初中後思惟如來定性不可得乃  
 至五求四句皆非是故偈云如來無有性即  
 是世間性如來無有性世間亦無性以如來  
 一性空義知一切世間法悉皆無性同如來  
 義華嚴演義中引法華經偈云未來世諸佛  
 雖說百千億無數諸法門其實為一乘諸佛  
 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  
 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於道場知已道  
 師方便說今但引兩句顯諸法無性成一性  
 義耳然上三偈諸釋不同今直解經文初一  
 偈明當佛開權終歸一實故云其實為一乘  
 次偈釋說一乘所以以唯一性故謂若有二  
 性客有兩乘既唯一性故說一乘耳知法常  
 無性者知即證知法謂所證知法即色心等  
 一切法也常無性者所證理也即如無性理

覺諸法故云何無性謂色心等從本已來性  
 相空寂非自非他非共非離湛然常寂故曰  
 無性而言常者謂本來即無非推之使無故  
 曰常無性耳佛種從緣起者然有二義一約  
 因種因種即正因佛性故涅槃經云佛性者  
 即是無上菩提中道種子此種即前常無性  
 理故涅槃經云佛性者即是第一義空無性  
 即空義也緣即六度萬行是緣因佛性起彼  
 正因今得成佛是故說一乘者唯以佛性起  
 於佛性更無餘性故說一乘稱理說也體同

曰性相似名種故開中云如稻自生稻不生  
 餘穀此屬性也萌蘗華粒其類無差此屬種  
 也二果種性關中云佛報唯佛其理不差即  
 性義也說法度人類皆相似此種義也果之  
 種性緣真理生故云從緣故釋此偈云佛緣  
 理生理既無二是故說一乘耳意云證理成  
 佛稱理說一此中知法常無性偈全同華嚴  
 出現品經云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  
 一切眾生成正覺乃至普見一切眾生入涅槃  
 皆同一性所謂無性乃至知一切法皆無



性故得一切智大悲相續救度眾生謂知無性佛性同故准經文云以知無性尚得一成一切皆成況不說一乘而度脫之後偈云是法住法位等者重釋前偈言是法者即前所知之法所以常無性者由住真如正位故由緣無性緣起即真由即真故云無性言法位者即真如正位故智論說法性法界法住法位皆真如異名世法即如故皆常住謂因乘常理成三界無常若解無常之實即無常而成常矣則常與無常二理不偏故涅槃經況之二鳥飛止同居今於道場證知一切世間無常即真常理猶懸鏡高堂萬像斯鑒二而不二不可言宣以方便力假以言說一乘尚是假說況有二三則一乘之理至理無過無性之宗諸宗莫及可謂宗鏡之綱骨祖教之指南也所以深密經云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實主天子所問經云若法は無即不自在若不自在是則無欲若無欲者則是真性若是真性即名無性宗鏡錄卷第七

宗鏡錄卷第八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集

夫無性理同是何宗攝 答法性宗攝如古師云法性有體是法相宗義事上無體是法性宗義 問若一切法實無性者不得教意之人恐成斷見 答若有性故一法不成以無性故諸緣並立於無性中有無俱不可得豈成斷常之見耶如大般若經云諸菩薩摩訶薩甚為希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二空雖知諸法一切如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燄如幻如化皆非實有無性為性自相皆空而能安立善非善等諸法差別皆無雜亂又云善現白佛言世尊佛說一切法皆以無性為其自性若一切法皆以無性為自性者誰染誰淨誰縛誰解彼於染淨及於縛解不了知故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淨命當墮地獄傍生鬼趣受諸劇苦乃至佛言善現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於一切法皆以無性為自性於自性中有性無性俱不可得不應於此執有無性故知既不可執有亦不可執



無以自性中無有無故所說有無之法皆是破執入法之方便故先德云用無所得為方便者有二一以無所得導前隨相則涉有迷於空為入有方便二假無得以入有不存無得即無得亦是方便此為入空之方便是以無得相空無作人空無際性空此三相盡法界理現故菩薩不壞空而常有深淨之法宛然不礙有而常空一真之道恒現如是雙照方入甚深如般若燈論云我說遮入有者遮有自體不說無體如楞伽經中偈曰有無

俱是邊乃至心所行彼心行滅已名為正心滅釋曰如是不著有體不著無體若法無體則無一可作故又如偈曰遮有言非有不取非有故如遮青非青不欲說為白釋曰此二種見名為不善是故有智慧者欲息戲論得無餘樂者應須遮此二種惡見此復云何若三界所攝若出世間若善不善及無記等如世諦種種所管作彼於第一義中若有自體者起勤方便作善不善此諸作業應空無果何以故以先有故譬如先有若瓶衣等如是

樂者常樂苦者常苦如壁上彩畫形量威儀相貌不變一切眾生亦應如是復次若無自體者彼三界所攝若出世間善不善法起勤方便則空無果以無有故如是世間則墮斷滅譬如磨瑩兔角令其鈎利終不可得是故偈曰少慧見諸法若有若無等彼人則不見滅見第一義復次如寶聚經中佛告迦葉有者是一邊無者是一邊如是等彼內地界及外地界皆無二義諸佛如來實慧證知得成正覺無二一相所謂無相是以先德云謂諸宗計多說但空自性不空於法如法相宗但無偏計非無依他誤學中論等不得意者亦云法無自性故說為空則今相不空矣今既無性緣生故有有體即空緣生無性故空空而常有要互交徹方是真空妙有故其言大同而旨有異又約緣起法有二一無相如空則蕩盡無有是相空二無自性如幻則業果恒不失即性空以相空故萬法體虛了無所得以性空故不壞業道因果歷然以此性相二空方立真空之理是則非初中後際終始



死然無能造作人報應非失故知無性理成  
法眼圓照更無一法有實根由今更引證廣  
明成就宗鏡夫真俗二諦一切諸法不出空  
有空有之法皆從緣生緣生之法本無自體  
依心所現悉皆無性以緣生故無性以無性  
故緣生以此緣性二門萬法一際平等是以  
華嚴記廣釋云謂緣生故有是有義無性故  
空是空義二義是空有所以謂無性故有是  
有所以緣生故空是空所以所以即是因緣  
謂何以無性得成空義由從緣生所以無性  
是故緣生是無性空之所以也何以緣生得  
為有義特由無定性故方始從緣而成幻有  
是故無性是有所以故中論偈云若人不知  
空不知空因緣不知於空義是故自生惱如  
不善呪術不善捉毒蛇若將四句惣望空有  
則皆名所以故云緣生故名有緣生故名空  
無性故名有無性故名空良以諸法起必從  
緣從緣有故必無自性由無性故所以從緣  
緣有性無更無二法而約幻有萬類差殊故  
名俗諦無性一味故名真諦又所以四句唯

第三句引證成者無性故有理難顯故若具  
證者一緣生故有者法華經云但以因緣有  
從顛倒生故說淨名經云以因緣故諸法生  
中論偈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等皆因  
緣故有義也二緣生故空者經云因緣所生  
無有生論偈云若法從緣生是則無自性若  
無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又偈云以有空義故  
一切法得成者由前論中諸品以空遣有小  
乘便為菩薩立過云若一切法無生無滅者  
如是則無有四聖諦之法菩薩反答云若一

今疏卷八

第五

中

切不空無生無滅者如是則無有四聖諦之  
法謂小乘以空故無四諦菩薩以不空故則  
失四諦若有空義四諦方成故偈云以有空  
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  
又般若經云若諸法不空則無道無果即無  
性故有也淨名經云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  
畏菩薩當何所依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  
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文殊師利又問菩薩  
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答曰欲依如  
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衆生又問欲度



衆生當何所除答曰欲度衆生除其煩惱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答曰當行正念又問云何行於正念答曰當行不生不滅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答曰不善法不生善法不滅又問善不善孰為本答曰身為本又問身孰為本答曰欲貪為本又問欲貪孰為本答曰虛妄分別為本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答曰顛倒想為本又問顛倒想孰為本答曰無住為本又問無住孰為本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寂公釋云無住即實相異名實相即性空異名故從無性有一切法又淨名經云文殊師利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為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衆生想當起法想應作是念但以衆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

滅彼有疾菩薩為滅法想當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是即大患我應離之云何為離離我我所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云何平等謂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是二皆空以何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無性緣生故空者雙牒前四句中兩種空也此二種空並離斷見謂定有則著常定無則著斷今緣生故空非是定無無性故空亦非定無定無者一向無物如龜毛兔角今但從緣生無性故非定無無性緣生故有者亦雙牒前四句中二有並非常見常見之有有是定性有今從緣有非定性有況由無性有豈定有耶從緣無性如幻化人非無幻化人幻化非真故亦云幻有亦名妙有以非有為有故名妙有又幻有即是不有有大品經云諸法無所有如有故非有非不有名為中道是幻有義真空是不空空者謂不空與空無障礙故是故非空非不空名為中



道是真空義經云空不空不可說名爲真空  
中論偈云無性法亦無一切法空故菴提遮  
女經偈云嗚呼真大德不知實空義色無有  
自性豈非如空也空若自有空則不容衆色  
空不自空故衆色從是生又一空有相害義  
今初一真空必盡幻有即真理奪事門以事  
攬理成遂令事相無不皆盡唯一真理平等  
顯現以離真理外無有少事可得故如水奪  
波波無不盡般若經云是故空中無色無受  
想行識等二空有相作義真空必成幻有者

即依理成事門謂事無別體要因真理而得  
成立以諸緣起皆無自性由無性理事方成  
故如波攬水而成立故亦是依如來藏得有  
諸法法句經云菩薩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  
三空有相違義幻有必覆真空即事能隱理  
門謂真理隨緣能成事法然此事法既違於  
理遂令事顯理不現也以離事外無有理故  
如波奪水水無不隱是則色中無空相也四  
空有不相礙義幻有必不礙真空即事能顯  
理門謂由事攬理故則事虛而理實以事虛

故全事之理挺然露現如由波相虛令水露  
現中論偈云若法從緣生是則無自性然此  
四義即是前緣生故空等四義也一真空必  
盡幻有是無性故空義二真空必成幻有是  
無性故有義三幻有必覆真空是緣生故有  
義四幻有必不礙真空是緣生故空義前四  
摠明空有所以今四正說空有之相然此空  
有二而不二須知四義兩處名異一真空必  
盡幻有是真空上空義二真空必成幻有是  
真空上不空義三幻有必覆真空是幻有上  
有義四幻有必不礙真空是幻有上非有義  
又須知有非有空非空各有二義一有上二  
義者一是不壞有相義二是遮斷滅義則詔  
有爲非不有二非有上二義者一離有相義  
二即是空義三空上二義者一不壞性義二  
遮定有義故詔空爲非不空四非空上二義  
者一離空相義二即有義已知名義今融合  
乃有五重爲五種中道一謂有非有無二爲  
一幻有者此是有上二義自合然取有上不  
壞相義非有上離有相義故合爲一幻有是



俗諦中道二空非空無二為一真空者即空  
上二義自合然取空上不壞性義非空上離  
空相義故合為一真空為真諦中道前一為  
即相無相之中道此一為即性無性之中道  
亦是存泯無二義三非空與有無二為一幻  
有者上一對空有自合此下一對空有四義  
交絡而合今此第三而取真空上非空義幻  
有上有義二義相順明不二然是非空上取  
即是有義有上取遮斷滅義故得共成幻有  
為非空非不有存泯無礙之中道四空與非  
有無二為一真空者即第四取真空上空義  
幻有上非有義二義相順明其不二然是空  
上遮定有義非有上即是空義故二義相順  
得成真空為非有非不空存泯無礙之中道  
第三是存俗泯真此是存真泯俗又三是空  
徹於有今是有徹於空皆二諦交徹五幻有  
與真空無二為一味法界者即第五摠合前  
四今其不二然上各合交徹並不出於真空  
幻有故今合之為一味法界為二諦俱融之  
中道然三四雖融二諦而空有別融今此空

有無礙即是非空非有無礙舉一全收若以  
真同俗唯一幻有若融俗同真唯一真空空  
有無二為雙照之中道非空非有無二為雙  
遮之中道遮照一時存泯無礙故云離相離  
性無障無礙無分別法門以幻有為相真空  
為性又空有皆相非空非有為性又別顯為  
相摠融為性今互奪雙融並皆離也無分別  
法但約智說唯無分別智方究其原其無障  
礙通於境智謂上之五重多約境說心智契  
合即為五觀五境既融五觀亦融以俱融之

宗鏡錄卷八 第八

智契無礙之境則心境無礙心中有無盡之  
境境上有無礙之心故要忘言方合斯理摠  
為緣起甚深之相故知若了空有無礙真俗  
融通無性之宗緣生之理如同神變莫定方  
隅雖處狹而常寬縱居深而逾淺或在下而  
恒上任遊中而即邊衆生常處佛身涅槃唯  
依生死可謂難思妙旨非情所知故云性海  
無涯衆德以之繁廣緣生不測多門由是圓  
通莫不迴轉萬差卷舒之形隨智鎔融一際  
開合之勢從心照不失機縱差別而恒順用



非垢體雖一味而常通又云謂塵不壞小量而徧十方普攝一切於中顯現斯由量則非量非量即量又居見聞之地即見聞之不及處思議之際即思議之不測皆由不思議體自不可得故即思不可思經云所思不可思是名為難思法界觀真空門云一色即是空者以色舉體全是真空不即斷空以色等本是真如一心與生成和合名阿賴耶識能變起根身器界即是此中所明色等諸法故今推之都無其體故舉體歸於真心之空不合歸於斷滅之空以本非斷空之所變故斷空則是虛豁斷滅無知無用不能現於萬法如鏡外之空非同鏡內之空色相宛然求不可得謂之空又凡是色法必不異真空以諸色法必無性故是故色即是空既非滅色取空離色求空又不即形顯色相之空又不離形顯無體之空即是真空若不即色相即無徧計所執不離無體即是依他緣起緣起無性之真理即是圓成二明空即色者真空必不異色故云空即是色何以故凡是真空必不

異色以是法無我理非斷滅故是故空即是色若離事求空理即成斷滅今即事明無我無性真空之理離事何有理乎以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諸事法則舉空全色舉理全事又真如正隨緣時不失自性則舉色全空舉事全理三空色無礙者謂色舉體全是盡色之空故色盡而空現空舉體不異全盡空之色即空即色而空不隱是故看色無不見空觀空莫非見色無障無礙為一味法也如舉眾波全是一水舉一水全是眾波波水不礙同時而水體坦然全露如即空即色而空不隱齊藏論云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形真空無名無名之父母無色色之父母為萬物之根源作天地之太祖肇論云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耳何則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未生無有緣離則滅如其真有有則無滅以此而推故知雖今現有有而性常自空性常自空故謂之性空法性如是故曰實相實相自無非推之使無故名本無言不有不無者不如有



見常見之有邪見斷見之無耳若以有為有則以無為無有既無則無無也夫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乃至三乘等觀性空而得道也性空者諸法實相也見法實相故為正觀若其異者便為邪觀設二乘不見此理則顛倒也是以三乘觀法無異但心有大小為差耳又不真空論云夫至虛無生者蓋是般若玄鑒之妙趣有物之宗極者也自非聖明特達何能契神於有無之間哉是以聖人通神心於無窮窮所不能滯極耳目

仁學卷八 牛溪 語

於視聽聲色所不能制者豈不以其即萬物之自虛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是以聖人乘真心以理順則無滯而不通審一氣以觀化故所遇而順適無滯而不通故能混雜致厚所遇而順適故則觸物而一如此則萬像雖殊而不能自異不能自異故知像非真像像非真像則雖像而非像然則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潛微幽隱殆非群情之所盡故知若乘真心而體物則何物而不歸齊一氣以觀時則何時而不會何時而不會則知觸境之

無生何物而不歸則見物性之自虛矣若任情所照曷能盡其幽旨乎若不悟宗難逃見跡如龐居士偈云昔日在有時常被有人欺種種生分別見聞多是非後向無中坐又被無人欺一向看心坐冥冥無所知有無俱是執何處是無為有無同一體諸相盡皆離心同虛空故虛空無所依若論無相理唯有父王知故知有無諸法欲求究竟唯心方證若未歸心盡成障礙為常為斷成是成非繞入此宗自然融即謂先明其起處知自心生既從心生則萬法從緣皆無體性必無心外法能與心為緣悉是自心生還與心為相但論空有則廣明諸法何者以空有管一切法故此空有二門亦是理事二門亦是性相二門亦是體用二門亦是真俗二門乃至摠別同異成壞理量權實卷舒正助修性遮照等或相資相攝相是相非相徧相成相害相奪相即相在相覆相違一一如是各各融通今以一心無性之門一時收盡名義雙絕境觀俱融契旨忘言咸歸宗鏡是以須明行相名義



差別方能以體性融通若不先橫豎鋪舒後  
何以一門卷攝故還原觀云用就體分非無  
差別之勢事依理現自有一際之形如上微  
細剖析廣照空有二門可謂得萬法之根由  
窮諸緣之起盡此有無二法迷倒所由九十  
六種之邪師因茲而起六十二見之利使從  
此而生菩薩尚未盡其原凡夫安能究其旨  
所以寶性論云空亂意菩薩於此真空妙有  
猶有三疑一疑空滅色取斷滅空二疑空異  
色取色外空三疑空是物取空為有故華嚴  
經中善財歷事諸佛已證法門尚猶於諸法  
中無而計有若究竟遠離唯大菩薩之人大  
智度論偈云有無二見滅無餘諸法實相佛  
所說淨名經云有無二見無復餘習又偈云  
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何者若  
時撥因緣執有則說空門若時撥因緣著空  
遂談有教為破有故不存空因治空故不立  
有故說有而不有言空而不空或雙亡而雙  
流或雙照而雙寂破立一際遮照同時如肇  
論鈔云今就論文揔有四意以顯周圓之旨

一者破實顯空二者破空顯假三者破唯空  
唯假顯亦空亦假四者破亦空亦假顯非空  
非假則是中道方謂周圓也然四論皆有周  
圓今既一一辯之且約四義一約境二約智  
三約果四約境智果初約境者不真空論云  
即物順通故物莫之逆此破實顯空遣凡夫  
執即偽即真故性莫之易此破空顯假遣聲  
聞執性莫之易故雖無而有物莫之逆故雖  
有而無此則破有破無顯亦空亦假辯菩薩  
境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所謂非無

此破亦空亦假遣菩薩執顯中道第一空佛  
之境此則境周圓也二約智者則般若論也  
若以般若智一一歷然空假等境則成心量  
但是有智不得無智意今則約前智知凡是  
一境即須周圓也論云言知非為知欲以通  
其鑒此破凡夫執相知辯無知也不知非不  
知欲以辯其相此破聲聞無知辯無種不知  
也辯相不為無通鑒不為有此破亦知亦不  
知顯非知非不知也非有故知而無知非無  
故無知而知此破非知非不知辯亦知亦無



知前來四義說雖前後並在一心不即不離  
可謂佛智周圓矣三約界辯者即涅槃論文  
云存不為有破有餘涅槃遣聲聞常執亡不  
為無破無餘涅槃遣聲聞斷執亡不為無雖  
無而有存不為有雖有而無此雙破有無顯  
亦有亦無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所  
謂非無此破亦有亦無顯非有非無以顯中  
道佛之境無住涅槃果周圓矣四約境智果  
三合辯者則是摠收前諸論文也前二論則  
真諦無相之境為真空般若能觀真智即萬  
行之本為妙有猶境發智由智顯境境智互  
顯為亦空亦有即涅槃論中三德相冥境智  
不二不斷不常為非空非有可謂涅槃極果  
也即如來一化之意並周圓故則罄盡佛法  
之淵海也故知真空難解應須妙得指歸若  
隨空有之文皆墮邪見如焉崑魔羅經偈云  
譬如愚夫見電生妄想謂是琉璃珠取已  
執持歸置之瓶器中守護如真寶不久悉融  
消空想默然住於餘真琉璃亦復作空想文  
殊亦如是修習極空寂常作空思惟破壞一

切法解脫實不空而作極空想猶如見電消  
濫壞餘真實汝今亦如是濫起極空想見於  
空法已不空亦謂空有異法是空有異法不  
空一切諸煩惱譬如彼雨雹一切不善壞猶  
如電融消如真琉璃寶謂如來常住如真瑠  
璃寶謂是佛解脫虛空色是佛非色是二乘  
解脫色是佛非色是二乘云何極空相而言  
其解脫文殊宜諦思莫不分別想譬如空聚  
落川竭瓶無水非無彼諸器中虛故名空如  
來真解脫不空亦如是出離一切過故說解  
脫空如來實不空離一切煩惱及諸天人陰  
是故說名空嗚呼蚊蚋行不知真空義外道  
亦修空尼乾宜默然所以外道執斷空二乘  
證但空俱不達一心真空之理故無生義云  
經云持心猶如虛空者非是斷空爾時猶有  
妙神即有妙識思慮問曰經言持心如虛空  
那更有妙神在答曰經道持心如虛空者只  
是持心今不生故言如虛空非即是空經言  
如虛空也經言若識在二法則有喜悅若識  
在無二實際法中則無喜悅實際即是法性



空識即是妙神故知實際中含有妙神也華嚴經性起品作十種譬喻明法身佛有心大師言雖有妙神神性不生與如一體譬如凌還是水與水一體水亦有凌性若無凌性者寒結凌則不現如中亦有妙神性同如清淨則現不淨不復可見乃至如師主姓傳傳姓身內竟不得身外竟不得中間竟不得當知傳姓是空而非是斷空之空以傳姓中含有諸男女故言性空異於虛空佛性是空諸佛法身不空大師引經曰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

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釋言女身色相即如故言無在如性真常體含衆相故言無不在含者含有男女色聲等相涅槃經明菩薩念法善男子唯此正法無有時節法眼所見非肉眼見不生不出不住不滅不始不終無明無數此正明如體也非結非業斷結斷業而亦是業非男斷男而亦是男非有斷有而亦是有非入斷入而亦是入乃至諸佛所遊居處常不變易是名菩薩念法如上空有二門約廣其義用逆說存礙開合若破其情

執乃說即離有無設當見性證會之時智解俱絕如泯絕無寄觀云謂此所觀真空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一切皆不可不可亦不可此語亦不受迫絕無寄非言所及非解所到是謂行境何以故生心動念即乖法體失正念故乃至若不洞明前解無以躡成此行若不解此行法絕於前解無以成其正解若守解不捨無以入茲正行是故行由解成行起解絕古釋云空若即色者聖應同凡見妄色凡應同聖見真空又應無二諦空若不即色者見色外空無由成於聖智又應凡聖永別聖不從凡得故又色若即空者凡迷見色應同聖智見空又亦失於二諦色不即空者凡夫見色應不迷又所見色長隔真空應永不成聖生心動念即乖法體失正念故者真空理性本自如然但以迷之動念執相故雖推破簡情顯解今情忘智泯但是本真何存新生之解數若有解數即為動念動念生心故失正念正念者無念而知若惣無知何成正念又解為遺情說因破







心為神靈之臺莊子云萬惡不可內於靈臺  
淨名疏問云云義處處多明觀心已恐不可  
入文復爾將不壞亂經教耶答說經本為入  
道若懷道之賢觸處觀行豈有尋求涅槃聖  
典而不觀行者乎但巧說得宜非止不損文  
義兼得觀慧分明分別法門非觀何逮豈有  
壞亂之咎乎夫有所說意在言前祖佛本意  
皆為明心達道假以文義直指心原豈可執  
詮迷旨背心求道耶所以正法念處經偈云  
天龍阿脩羅地獄鬼羅刹心常為導主如王

行三界心將詣天上復行於人中心將至惡  
道心輪轉世間寶雨經云云何菩薩得奢摩  
他毗鉢舍那善巧謂此菩薩心善巧已觀察  
諸法如幻如夢思惟諸法此是善法此非善  
法此出離法此不出離法謂諸菩薩觀一切  
法皆依於心心為自性心為上首能攝受心  
善調伏心善了知心故能攝此一切諸法既  
善調伏又善了知由此因緣便能修習奢摩  
他法如是繫心如是止心及安住心勤修如  
是奢摩他故便能安住心一境性弘道廣顯

定意經云彼德本者了識心本以此心行慈  
及眾生識了知彼空無我人其心德本助勸  
於道故知心為德本即是惣相心佛眾生三  
之別相心是惣相者法界深淨萬類萬法不  
出一心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故名  
惣相餘深淨二緣各屬二類然惣相說十法  
界中六道為深四聖為淨則十法界中深淨  
二緣凡聖兩道俱不出一心矣故經云心能  
導世間即自在義心能攝攝受即隨行義如  
是一心法皆自在隨行金剛三昧論云出世  
之因者入寶相觀出世之果者一味解脫故  
知初則信心而入道後則證心而得果始終  
不出宗鏡矣又楞伽經偈云唯心無所有諸  
行及佛地去來現在佛三世說如是堅劫定  
意經云等視一切諸法根原皆如是諦本無  
所有是日一心華嚴經夜摩天宮偈讚品云  
譬如工畫師分布諸彩色虛妄取異色大種  
無差別大種中無色色中無大種亦不離大  
種而有色可得心中無彩畫彩畫中無心然  
不離於心有彩畫可得彼心恒不住無量難



思議示現一切色各各不相知譬如工畫師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畫諸法性如是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亦如佛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若人知心行普造諸世間是人則見佛了佛真實性心不住於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疏釋云此顯顯於具分唯識此不相知義謂非唯所畫之法自不相知喻所變之境無有體性能盡之心念念生滅自不相知故亦不能知於所盡變喻心境皆無自性各不相知故言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盡又雖不知盡心而由心能盡喻眾生雖迷心現量而心變於境又由不能知所盡但盡於自心故能成所畫喻眾生由迷境唯心方能現妄境又喻正由無性方成萬境故云諸法性如是應觀法界性者即真如理觀一切唯心造者即唯識事觀以理觀唯識之性諸佛證此為成佛之體以事觀唯識之相眾生達此為出離之門如華嚴

演義云良以一文之妙攝義無遺一偈之功能破地獄故普賢菩薩告善財言我此法海中無有一文無有一句非是捨施轉輪王位而求得者非是捨施一切所有而求得者釋曰以一是一切之一故稱性之一故纂靈記云有京兆人性王失其名本無戒行曾不修善因患致死被二人引至地獄地獄門前見一僧云是地藏菩薩乃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菩薩授經已謂之曰誦得此偈能破地獄苦其

人誦已遂入見王王問此人有何功德答云唯受持一四句偈具如上說王遂放免當誦此偈時聲所至處受苦之人皆得解脫後三日方蘇憶持此偈向諸道俗說之衆驗偈文方知是華嚴經夜摩天宮無量菩薩雲集所說即覺林菩薩偈意明地獄心造了心造佛地獄自空耳故知若觀此心言下離苦不唯破地獄界乃至十法界一時破以入真空一際法故則平等真法界無佛無眾生此非妙術神通假於他勢以法如是故可驗自心不



可思議神妙之力高而無上淵而不深延而不長促而非短廣而無相顯而無蹤有而不常無而不滅照體獨立稱性普周妙萬物故稱之為神乎一切故名之為母統御該攝通變無窮任照忘疲若明鏡之寫像應緣無作猶虛谷之傳聲居方而方相分明處圓而圓文顯現在悟而悟成諸佛墮迷而迷作衆生跡任千途本地不動台教云心如幻化但有名字名之為心適言其有不見色質適言其無復起慮想不可以有無思慮故名心為妙非是待麤成妙以絕待為妙故傳大士稱為妙神亦云妙識妙神即是法身佛若無妙神誰受寂滅樂寶藏論云其為也形其寂也真本淨非瑩法爾天成光超日月德越太清萬物無作一切無名轉變天地自在縱橫恒沙而用混沌而成誰聞不喜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於陰入之坑是以體之即妙即神顯無價之寶迷之成麤成昧墮陰入之坑偏覽圓詮釋之莫盡仰唯諸聖讚之靡窮可謂入道玄關成佛妙法了至凡聖因果行位

進修不離此心而得成辦契同心性何德不收以一切法隨所依住皆於一心頓圓滿故如斯之事豈非絕待之妙耶如法華玄表云絕待明妙者為四一隨情三假法起若入真諦待對即絕故身子云吾間解脫之中無有言說此三藏經中絕待意也二若隨理三假一切世間皆如幻化即事而真無有一事而非真者更待何物為不真耶望彼三藏絕還不絕即事而真乃是絕待此通教絕待也三別教若起望即真之絕還是世諦何者非大涅槃猶是生死世諦絕還有待若入別教中道待則絕矣四圓教若起說無分別法即邊而中無非佛法亡泯清淨豈更佛法待於佛法如來法界故出法界外無復有法可相形比待誰為麤形誰得妙無所可待亦無所絕不知何名強言為絕大涅槃經云大名不可稱量不可思議故為大譬如虛空不因小空名為大也涅槃亦爾不因小相名大涅槃妙亦如是妙名不可思議不因於麤而名為妙若謂定有法界廣大獨絕者此則大有所有



何謂為絕今法界清淨非見聞覺知不可說  
示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止止不須  
說即是絕言我法妙難思即是絕思又云是  
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亦是絕教之文不可  
以待示不可以絕示滅待滅絕故言寂滅又  
云一切諸法常寂滅相終歸於空此空亦空  
則無復待絕中論云若法為待成是法還成  
待今則無因待亦無所成法華首經云既得  
無生忍亦不生無生主即無生是名絕待降  
此已外若更作若絕何物顯何理流浪無歸

則墮戲論乃是迷情分別絕待不絕非絕非  
待待於亦待亦絕言語相逐本無絕矣何者  
言語從覺觀生心慮不息語何由絕如癡犬  
逐塊徒自疲勞塊終不絕若能妙悟窠中息  
覺觀風心水澄清言思皆絕如點師子放塊  
逐人塊本既除塊則絕矣妙悟之時洞知法  
界外無法而論絕者約有門明絕也是絕亦  
絕約空門明絕也如駛馬見鞭影無不得入  
是名絕待妙也用是兩妙妙上三法衆生之  
法亦具二妙稱之為妙佛法心法亦具二妙

稱之為妙問何意以絕釋妙答只獎妙為絕  
絕是妙之異名如世人稱絕能耳又妙是能  
絕處是所絕此妙有絕處之功故舉絕以名  
妙此絕非是斷絕以無盡為絕如還原觀云  
一塵出生無盡徧一塵之內即理即事即人  
即法即依即正即深即淨即因即果即同即  
異即彼即此即一即多即廣即狹即情即非  
情即三身即十身何以故理事無礙法如是  
故十身互作自在用故唯普眼之境界也如  
上事相之中一一互相容相攝各具重重無  
盡之境界也經頌云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  
一法道場中如是次第轉成此無礙人方  
得悟問據其所說則一塵之上理無不顯事  
無不融文無不釋義無不通今時修學之徒  
云何曉悟達於塵處頓決群疑且於一塵之  
上何者是深云何名淨何者名真若為稱俗  
何者名生死何者是涅槃云何名煩惱云何  
是菩提何者名小乘法云何名大乘法請垂  
開使聞所未聞答大智圓明觀纖毫而觀性  
海真原朗現一塵之處以眺全身萬法願必



同時一際理無前後何以故由此一塵虛相能歸於真即是深也由塵相空無所有即淨也由於塵性本體同如即是真也由此塵相緣生幻有即俗也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即是生死也由觀塵生滅相盡空無有實即涅槃也由塵相大小皆是安心分別即煩惱也由塵體本空緣慮自盡即菩提也由塵相體無徧計即小乘法也由塵性無生無滅依他似有即大乘法也如是略說若具言之假使一切衆生懷疑各異一時同問如來如來唯一箇塵字而為解釋宜深思之經頌云一切法門無盡海一言演說盡無餘依此義理故名一塵出生無盡徧也所言即者現今平等故此一心法門如鏡頓現不待次第如印頓成更無前後一見一切見一聞一切聞不俟推尋若待了達而成皆為權漸若能觀於心性之一則是一道甚深即正道之一是唯一之一千佛同轍今古不易之一道也亦云一路涅槃門亦云一道出生死又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

嚴路猶如百華共成一蜜故知萬法同會斯宗若諦了之一切在我昇沉去住任意隨緣示聖現凡出生入死變化難測運無作之神通隱顯同時闡如幻之三昧是非冥合逆順同歸語默卷舒常順一真之道治生產業不違實相之門運用施為念念而未離法界行住坐卧步步而常在其中若不信之人對面千里如寒山子詩云可貴天然物獨一無伴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汝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如明達之者寓目關懷悉能先覺

若未遇之子可以事知舉動施為未嘗問斷如蔡順字君仲以孝聞順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嚙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嚙指以悟汝耳又唐裴敬彝父為陳王與所殺敬彝時在城忽自覺流涕不食謂人曰我大人凡有痛處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歸覲父果已死又唐張志安居鄉閭稱孝差為里尹在縣忽稱母疾急縣令問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志安適患心痛是



以知母有疾今拘之差人覆之果如所說尋  
奏高表門間拜為敬駢常侍

問此宗所悟還有師不 答此是自覺聖智  
無師智自然智之所證處不從他悟自證之  
時法從心現不從外來故無師契而能自得  
阿鞞菩提楞伽經云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善  
自覺聖智相及一乘我及餘菩薩若善自覺  
聖智相及一乘不由於他通達佛法又經云  
舍利弗復問何故諸賢復發此言從今日始  
不以佛為聖師諸比丘報曰從今日始自在  
其地不在他鄉自歸於己不歸他人以為師  
主不用他師是以故往不以佛為聖師乃至  
於是世尊讚諸比丘善哉善哉其於諸法無  
所得者乃為真得此乃但可自知方見真實  
所以千聖拱手作計較不成如經頌云言語  
說諸法不能顯真實平等乃能見如法佛亦  
爾所以永嘉詩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  
君不可見又先德偈云不煩問師匠心玉應  
自知斯乃真照無照真知無知何者若有照  
則有對處故云隨照失宗若有知則被知礙

故云法離見聞覺知如信心銘云縱橫無照  
最為微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達此要者即  
無一法可同無一法可異無一法可是無一  
法可非則何用外求知解古德詩云古人重  
義不重金曲高和寡無知音今時學士還如  
此語默動用跡難尋所嗟世上歧途者終日  
崎嶇枉用心平坦栴檀不肯取要須登陟訪  
椿林窮子捨父遠逃逝却於本舍絕知音貧  
女宅中無價寶却將小秤買他金故大涅槃  
經云如平坦路一切眾生悉於中行無障礙  
者中路有樹其陰清涼行人在下暫駕止息  
然其樹陰常住不異亦不消壞無持去者路  
喻聖道陰喻佛性是以若遠此宗歸於自地  
室中寶藏豈是外來衣內明珠非從他獲若  
能開發秘藏得現前受用之榮貨易神珠息  
積劫貧窮之苦非數他寶豈徇彼求則潤已  
之智藏何窮利他之法財無盡  
問若言無師自證者即墮自然之計執從他  
解者仍涉因緣之門且大道之性非是自然  
亦非因緣云何開示而乖道體



答為破他求故說須自證為執自解故從他印可若當親省之時迷悟悉空自他俱絕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之能詮所以牛頭初祖云夫道者若一人得之道即不偏若眾人得之道即有窮若各有之道即有數若惣共有之方便即空若修行得之造作非真若本自有之萬行虛設何以故離一切限量分別故明知說自說他言得言失者若約聖教則是隨世語言破執方便若依意解盡是限量分別不出情塵但不執教以徇情則方見性

而達道 問初心學人悟入此宗信解圓通有有何勝力 答若正解圓明決定信入有超劫之功獲頓成之力雖在生死常入涅槃恒處塵勞長居淨利現具肉眼而開慧眼之光明匪易凡心便同佛心之知見如太子具王儀之相迦陵超眾鳥之音將師子筋為琴絃餘音斷絕以毒見藥而治病眾患潛消若那羅箭之功勢穿鐵鼓似金剛鎚之力擬碎金山則煩惱塵勞不待斷而自滅菩提妙果弗假修而自圓乃至等冤親和諍論齊凡聖混

自他一去來印同異融延促混中邊世出世間不可稱不可量不可說不可說之力莫能過者亦名佛力亦名般若力亦名大乘力亦名法力亦名無住力所以先德釋云無住力持者則大劫不離一念又云色平等是佛力色既平等則唯心義成故知觀心之門理無過者最尊最貴絕妙絕倫有利那成佛之功頓截苦輪之力大涅槃經云譬如藥樹名曰樹王於諸藥中最高為殊勝能滅諸病樹不作念若取枝葉及皮身等雖不作念能愈諸病涅槃亦爾是以若於宗鏡有圓信圓修乃至見聞隨喜一念發心者無不除八萬塵勞三障二死之病大品經云如摩尼珠所在住處一切非人不得其便以珠著身闇中得明熱時得涼寒時得溫若在水中隨物現色即況識此自心如意靈珠圓信堅固一切時處不為無明塵勞非人之所侵害則處繁不亂復險恒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台教引佛藏經云無名相中假名相說皆是如來不思議力譬如有人躡須彌山飛行虛空石筏渡海貝



四天下及須彌山蚊脚為梯登至梵宮劫盡佛經卷九燒時一唾劫火即滅一吹世界即成以藕絲居士疏懸須彌山手接四天下雨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相無為無生無滅令人信解甚為難有甚為希有若少有所得與佛法僧諱入於邪道不聽出家受戒飲一盃水當知經明無生外用以顯妙理因果無生是則不了一體三寶常住不聽出家言不聽者若不解此戒不具足若約觀心者一利那起名一衆生即起即滅名為一期念念之中恒起三毒即當劫盡三災三毒貪為首三災火為端以不思議止觀觀此三毒一念貪心無有起處即是一唾劫火而滅了念成智即是一吹世界而成乃至一切不思議希有之事但達一念無明心成諸佛智無有不同曉之者若不解此非唯不聽出家一切萬善皆不成就以不知佛法根本故大智度論云復次有人謂地為堅牢心無形質皆是虛妄以是故佛說心力為大行般若波羅蜜故散此大地以為微塵以地有色香味觸重故自無所作水少香故動

作勝地火少香味勢勝於水風少色香味故動作勝火心無四事故所為力大又以心多煩惱結使繫縛故令心力微少有漏善心雖無煩惱以心取諸法相故其力亦少二乘無漏心雖不取相以智慧有量及出無漏道時六情隨俗分別取諸法相故不盡心力諸佛及大菩薩智慧無量無邊常處禪定於世間涅槃無所分別諸法實相其實不異但智有優劣行般若波羅蜜者畢竟清淨無所罣礙一念中能散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

千國土地諸山微塵故知真心有此大力三疏衆生妄隔而不覺知金光明經疏云如日光能照天下不能照道理心智之光明能發智照理故心是光若心癡闇體則憔悴心有智光膚色充澤故云般若大故色大般若淨故色淨即是明也天下萬物唯人為貴七尺形骸不如靈智為貴所以觀之心貴心即是金又知依知正名光知一切法無一切法為明是以若於宗鏡纔有信入便生圓解能發真正善提心更無過上は無等等心是最勝心



是最實心止觀云發此心者能翻一一塵勞門即是八萬四千諸三昧門無明轉即變爲明如融冰成水更非遠物不餘處來但一念心皆皆具足如如意珠非有寶非無寶若謂無者即妄語若謂有者即邪見不可以心知不可以言辯衆生於此不思議不縛法中而思想作縛於無脫法中而求於脫是故起大慈悲興四弘誓拔兩苦與兩樂故名非縛非脫真正菩提心此發一菩提心即一切菩提心譬如良醫有一秘方惣攝諸方阿伽陀藥功兼諸藥如食乳糜更無所須一切具足如如意珠乃至此一心是大中大中上中上圓中圓滿中滿實中實真中真了義中了義玄中玄妙中妙不可思議中不可思議若能如此簡非顯是體權識實而發心者是一切諸佛種譬如金剛從金性生佛菩提心從大悲起是諸行先如服阿娑羅藥先用清水諸行中最如諸根中命根爲最佛正法正行中此心爲最如太子生具王儀相大臣恭敬有大聲名如迦陵頻伽鳥聲中鳴聲已勝諸鳥此菩提

心有大勢力如師子筋絃如師子乳如金剛本經卷之六 三十五錠如那羅延箭具足衆寶能除貧苦如如意珠雖小懈怠小失威儀猶勝二乘功德舉妄言之此心即具一切菩薩功德能成三出無上正覺若解此心任運達於止觀無發無礙即是觀其性寂滅即是止止觀即菩提菩提即止觀如上廣讚發此圓信菩提心人實爲難有若凡夫外道迷於此心而爲分段生死藏通二乘背於此心而作有餘涅槃乃至通教菩薩始發大乘之人體於此心只成自性之空別教菩薩至大乘之終悟於此心雖見不空爲十法界之所依然即今未具猶假別修次第生起俱不能識知自心一念頓圓平等正性凡聖共有一際無差以不識故皆不能發此無上無等最勝廣大不可思議菩提之心所有悲願智行俱不具足若一發此心功德無際念念圓滿十波羅蜜故淨名經云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今宗鏡正爲開示此心一一搜窮重重引證普爲一切法界含



生凡有心者願皆信受纔得信入法爾自然發此無上菩提之心便坐道場行同體大悲起無緣慈化是以十方諸佛讚了此心能發菩提者功德無盡如華嚴經云菩提心者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菩提心者猶如良田能長衆生白淨法故菩提心者猶如大地能持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猶如淨水能洗一切煩惱垢故菩提心者猶如大風普於世間無所礙故菩提心者猶如盛火能燒一切諸見薪故菩提心者猶如淨日普照一

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猶如盛月諸白淨法悉圓滿故菩提心者猶如明燈能放種種法光明故菩提心者猶如淨目普見一切安危處故菩提心者猶如大道普令得入大智城故菩提心者猶如正濟令其得離諸邪法故菩提心者猶如大車普能運載諸菩薩故菩提心者猶如門戶開示一切菩薩行故菩提心者猶如宮殿安住修習三昧法故菩提心者猶如園苑於中遊戲受法樂故菩提心者猶如舍宅安隱一切諸衆生故菩提心者則

爲所歸利益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則爲所依諸菩薩行所依處故菩提心者猶如慈父訓導一切諸菩薩故菩提心者猶如慈母生長一切諸菩薩故菩提心者猶如乳母養育一切諸菩薩故菩提心者猶如善友成益一切諸菩薩故菩提心者猶如君主勝出一切二乘人故菩提心者猶如帝王一切願中得自在故菩提心者猶如大海一切功德悉入中故菩提心者如須彌山於諸衆生心平等故菩提心者如鐵圍山攝持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猶如雪山長養一切智慧藥故菩提心者猶如香山出生一切功德香故菩提心者猶如虛空諸妙功德廣無邊故菩提心者猶如蓮華不凍一切世間法故菩提心者猶如調慧象其心善順不曠處故菩提心者猶如良馬遠離一切諸惡性故菩提心者如調御師守護大乘一切法故菩提心者猶如良藥能治一切煩惱病故菩提心者猶如坑堦階沒一切諸惡法故菩提心者猶如金剛悉能穿徹一切法故菩提心者猶如香



薩能貯一切功德香故菩提心者猶如妙華  
 一切世間所樂見故菩提心者如白栴檀除  
 衆生欲熱使清涼故菩提心者如黑沉香能  
 熏法界悉周徧故菩提心者如善見藥王能  
 破一切煩惱病故菩提心者如毗婆摩藥能  
 拔一切諸惑箭故菩提心者猶如帝釋一切  
 主中最高故菩提心者如毗沙門能斷一  
 切貧窮苦故菩提心者如功德天一切功德  
 所莊嚴故菩提心者如莊嚴具莊嚴一切諸  
 菩薩故菩提心者如劫燒火能燒一切諸有  
 為故菩提心者如無生根藥長養一切諸佛  
 法故菩提心者猶如龍珠能消一切煩惱毒  
 故菩提心者如水精珠能清一切煩惱濁故  
 菩提心者如如意珠周給一切諸貧乏故菩  
 提心者如功德瓶滿足一切衆生心故菩提  
 心者如如意樹能雨一切莊嚴具故菩提心  
 者如鵝羽毛不受一切生死垢故菩提心者  
 如白氎線從本已來性清淨故菩提心者如  
 快利犁能治一切衆生田故菩提心者如那  
 羅延能摧一切我見敵故菩提心者猶如快

箭能破一切諸苦故菩提心者猶如利矛  
 能穿一切煩惱甲故菩提心者猶如堅甲能  
 護一切如理心故菩提心者猶如利刀能斬  
 一切煩惱首故菩提心者猶如利劍能斷一  
 切僞慢鎗故菩提心者如勇將幢能伏一切  
 諸魔軍故菩提心者猶如利鋸能截一切無  
 明樹故菩提心者猶如利斧能伐一切諸苦  
 樹故菩提心者猶如兵仗能防一切諸苦難  
 故菩提心者猶如善手防護一切諸度身故  
 菩提心者猶如好足安立一切諸功德故菩  
 提心者猶如眼藥能除一切無明翳故菩提  
 心者猶如紺繩能拔一切身見刺故菩提心  
 者猶如卧具息除生死諸勞苦故菩提心者  
 如善知識能解一切生死縛故菩提心者如  
 好珍財能除一切貧窮事故菩提心者如大  
 導師善知菩薩出要道故菩提心者猶如伏  
 藏出功德財無匱乏故菩提心者猶如涌泉  
 生智慧水無窮盡故菩提心者猶如明鏡普  
 現一切法門像故菩提心者猶如蓮華不染  
 一切諸罪垢故菩提心者猶如大河流引一



切度補法故菩提心者如大龍王能雨一切  
妙法雨故菩提心者猶如命根任持菩薩大  
悲身故菩提心者猶如甘露能令安住不死  
界故菩提心者猶如大網普攝一切諸眾生  
故菩提心者猶如胃索攝取一切所應化故  
菩提心者猶如鉤餌出有淵中所居者故菩  
提心者如阿伽陀藥能令無病永安隱故菩  
提心者如除毒藥能消歇含愛毒故菩提  
心者如善持咒能除一切顛倒毒故菩提心  
者猶如疾風能卷一切諸障霧故菩提心者  
如大寶洲出生一切覺分寶故菩提心者如  
好種子出生一切白淨法故菩提心者猶如  
住宅諸功德法所依處故菩提心者猶如市  
肆菩薩賣人貿易處故菩提心者如鍊金藥  
能治一切煩惱垢故菩提心者猶如好蜜圓  
滿一切功德味故菩提心者猶如正道令諸  
菩薩入智城故菩提心者猶如好器能持一  
切白淨物故菩提心者猶如時雨能滅一切  
煩惱塵故菩提心者則為住處一切菩薩所  
住處故菩提心者則為授行不取聲聞解脫

果故菩提心者如淨琉璃自性明潔無諸垢  
故菩提心者如帝青寶出過世間三乘智故  
菩提心者如更漏鼓覺諸眾生煩惱睡故菩  
提心者如清淨水性本澄潔無垢濁故菩提  
心者如闍浮金映奪一切有為善故菩提心  
者如大山王超出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  
則為所歸不拒一切諸來者故菩提心者則  
為義利能除一切衰惱事故菩提心者則為  
妙寶能令一切心歡喜故菩提心者如大施  
會充滿一切眾生心故菩提心者則為尊勝  
諸眾生心無與等故菩提心者猶如伏藏能  
攝一切諸佛法故菩提心者如因陀羅網能  
伏煩惱阿脩羅故菩提心者如空樓那風能  
動一切所應化故菩提心者如因陀羅火能  
燒一切諸惑習故菩提心者如佛支提一切  
世間應供養故善男子菩提心者成就如是  
無量功德舉要言之應知悉與一切佛法諸  
功德等何以故因菩提心出生一切諸菩薩  
行三世如來從菩提心而出生故是故善男  
子若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則已



出生無量功德普能攝取一切智道乃至善男子如有寶珠名自在王日月光明所照之處一切財寶衣服等物所有價直悉不能及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自在王寶亦復如是

一切智光所照之處三世所有天人二乘漏無漏善一切功德皆不能及善男子海中有寶名曰海藏普現海中莊嚴奉菩薩摩訶薩菩提心寶亦復如是普能顯現一切香海諸莊嚴奉善男子譬如天上閻浮檀金唯除心王大摩尼寶餘無及者菩薩摩訶薩發菩提

菩薩摩訶薩 卷一百一十

心閻浮檀金亦復如是除一切智心王大寶餘無及者乃至善男子菩提心者成就如是無量無邊乃至不可說不可說殊勝功德若有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則獲如是勝功德法如上略錄華嚴大教一百二十門讚發此心功德廣大無邊然經中雖引諸希奇珍寶譬況皆是世間有限之物以麤比妙將淺況深寧齊出世無盡之珍豈等佛法難思之旨故知世出世間天下之貴無過心寶如師子奮迅威猛最雄象王蹴躡勢力無

等所以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云爾時大樹緊那羅王白言世尊我聞菩薩所有三昧名曰寶住若有菩薩得是三昧一切法寶諸功德法自然而得佛告緊那羅王言若有菩薩欲令佛寶種性不斷法寶種性僧寶種性不絕者修集生起八十種寶所謂不忘一切智寶之心乃至觀空無相無願解脫門寶心入甘露門故觀一切法無生寶心得無生法忍故見一切法如幻如夢如焰如影如響如水月寶心不住諸見故觀因緣法寶心離斷常見故離諸邊見垢穢寶心離於二故入無二法門寶心覺一道故離一切行寶心至正位故正觀法位寶心一切法平等故集助一切菩提法寶心覺了一切佛法故乃至喻如大海為衆法主集一切寶一切衆寶皆悉來歸於是海中出生諸寶如是緊那羅王菩薩得是寶住三昧為諸一切衆生之主集一切寶一切法寶皆悉歸趣是以祖師云一切寶中心寶為上故知一切法寶皆歸宗鏡中無有法財珍寶而不積聚如入法界體性經云文



珠師利復白佛言以何因緣名以三昧為寶  
積耶佛告文殊師利譬如大摩尼寶善磨瑩  
已安置淨處隨彼地方出諸珍寶不可窮盡  
如是文殊師利我住此三昧觀於東方見無  
量阿僧祇世界現在諸佛如來阿羅訶三藐  
三佛隨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如是十方  
無量阿僧祇世界我皆現見是諸如來住此  
三昧為眾說法文殊師利我住此三昧不見  
一法然非法界釋曰寶積三昧者即一切眾  
生心是無量功德聚猶如世間寶積若能住  
此一心寶積三昧有何功德寶而不知故能  
見十方佛寶普照無餘所以云不見一法然  
非法界是以萬類之中唯心為貴如金翅鳥  
命終之後骨肉散盡唯有心在難陀龍王取  
此鳥心以為明珠轉輸王得以為如意珠然  
一切眾生心亦復如是幻身雖滅真心不壞  
如經云如劫燒火不燒虛空又祖師云百骸  
雖潰散一物鎮長靈若能了此常住真心即  
同獲於如意珠寶若得之者廣濟於法界用  
之者普潤於十方以此諸大乘經中十方諸

佛同共讚揚此菩提心況如無際虛空未言  
少分若下位淺智焉敢言之故先德釋涅槃  
教義云種種名目只是一心法此法即是佛  
師諸菩薩母諸佛菩薩辯不能宣凡夫千舌  
豈解揄揚二乘百首焉能舞手者哉此論開  
發信入功德無邊若但見聞設不信樂尚種  
善根無空過者如華嚴經云佛子譬如丈夫  
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其身出在於外何  
以故金剛不與肉身雜穢而同止故於如來  
所種少善根亦復如是要穿一切有為諸行

宗鏡錄卷九

十一

十一

煩惱身過到於無為究竟智處何以故此少  
善根不與有為諸行煩惱而共住故佛子假  
使乾草積同須彌投火於中如芥子許必皆  
燒盡何以故火能燒故於如來所種少善根  
亦復如是必能燒盡一切煩惱究竟得於無  
餘涅槃何以故此少善根性究竟故佛子譬  
如雪山有藥王樹名曰善見若有見者眼得  
清淨若有聞者耳得清淨若有嗅者鼻得清  
淨若有嘗者舌得清淨若有觸者身得清淨  
若有眾生取彼地土亦能為作除病利益佛



子如來應正等覺無上藥王亦復如是能作一切饒益衆生若有得見如來色身眼得清淨若有得聞如來名號耳得清淨若有得嗅如來戒香鼻得清淨若有得嘗如來法味舌得清淨具廣長舌解語言法若有得觸如來光者身得清淨究竟獲得無上法身若於如來生憶念者則得念佛三昧清淨若有衆生供養如來所經土地及塔廟者亦具善根滅除一切諸煩惱患得賢聖樂佛子我今告汝設有衆生見聞於佛業障纏覆不生信樂亦種善根無空過者乃至究竟入於涅槃佛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於如來所見聞親近所種善根悉離一切諸不善法具足善法故知若見若聞若信不信皆得究竟無上善根以見圓覺之佛普門之法故以覺圓故無有缺減以法普故自然具足豈非究竟耶所以華嚴初發心功德品頌云菩薩發心功德量億劫稱揚不可盡以出一切諸如來獨覺聲聞安樂故十方國土諸衆生皆悉施安無量劫勸持五戒及十善四禪四等諸定處復於

多劫施安樂今斷諸惑有餘九矣成羅漢云云彼諸福聚雖無量不與發心功德比又教億衆成緣覺復無淨行做妙道以彼而較菩提心算數譬喻無能及一念能過塵數利如是經於無量劫此諸利數尚可量發心功德不可知又頌云所說種種衆譬喻無有能及菩提心以諸三世人中尊皆從發心而得生華嚴指歸云明經有十種益一見聞益謂此見聞如來及此遺法所種善根成金剛種不可破壞要心成佛如性起品云佛子乃至不信邪見衆生見聞佛者彼諸衆生於見聞中得種善根果報不虛乃至究竟涅槃等二發心益謂信位既滿稱彼佛懷發此大心此心即是普賢法攝是故融通即徧無盡時處等法界既入彼攝故即全諸位悉皆成滿故經云初發心即是佛故悉與三世諸如來等三起行益謂若起一普賢行時即徧一切行一切位一切德一切法一切處一切時一切因一切果窮盡法界具足一切如帝網等故經云菩薩摩訶薩得聞此法以少方便疾得菩提四攝位益謂



信等五位一一位中攝一切位然有二門一  
全位相是門即一切位是一位故十信滿處  
即便成佛二諸位相資門則一位中具一切  
位如十信中有十住乃至十地故經云住於  
一地普攝一切諸地功德如十玄門五速證  
益依此普門一證一切證如經明地獄衆生  
蒙光滅苦纔從地獄門出昇兜率天聞此普  
法即得十地者明是此法之深益六滅障益  
依此普法亦一斷一切斷如前兜率天子非  
直自身頓得十地亦乃毛孔香熏全示衆生

金剛經卷九

王

佛

字

頓滅無量煩惱並是普法之勝力七轉利益  
普行亦成即能頓益無邊衆生悉亦同得此  
十地法如前兜率天子得十地已毛孔中出  
蓋雲供養佛經云若有衆生見此蓋雲者彼  
諸衆生種一恒河沙轉輪王所植善根等八  
造修益如善財依此普法一得一切得以前  
生曾見聞普法成金剛種遂令今生頓成解  
行九頓得益如經明六千比丘頓見如來得  
十眼境界祇恒林中不可說塵數菩薩頓得  
無盡自在法海等十稱性益謂依此普法一

切衆生無不皆悉稱其本性在佛果海中即  
是舊來益如經明於佛身中見一切衆生已  
成佛竟已涅槃竟是以此宗鏡錄中並是稱  
性而談約本而說因果皆實理事俱真以是  
圓滿之宗普門之法見普法故名爲普眼普  
法者一具一切一一稱性同時具足眼外無  
法乃稱普眼亦名普眼經遂令見聞之人皆  
同性得以此性無盡則所益何窮故能惣括  
無邊該通一切攝前則攝後如舉初步即到  
千里之程途得一則得餘猶觀天月即了一  
切之水月故知有教的有其位有法必有其  
人如地獄衆生見聞爲種處八難內超十地  
階善財童子行解在躬於一生中圓多劫果  
文理有據果報非虛可示後賢同繼斯種所  
以如來藏經中校量功德受持此經供養過  
去恒河沙現在諸佛達恒河沙七寶臺高十  
由旬日日如是乃至五十恒河沙七寶臺供  
養恒河沙如來不如有人喜樂菩提受持此  
經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釋曰七寶是限  
量之財供養乃有爲之福若持此經者則一



乘常住之實真如無盡之福如法界比微塵  
 豈可校量乎 問此發菩提心當有幾種依  
 何等菩提發心便獲如是功德 答若約橫  
 論隨根所證有四種菩提若約豎論依初中  
 後有三種菩提又發有二種一是起發二是  
 開發起發即一乘十信之首開發即一乘十  
 住之初今所讚者是四種之中依上上根佛  
 之菩提若宗鏡所讚多取圓信起發之發若  
 引華嚴或是初住開發之發又今論發者不  
 依人依法頓悟自心萬行圓足故稱曰發如  
 華嚴論云發心有二一有从從生死苦厭苦  
 發心有得三乘一乘之果名自覺聖智亦名  
 佛智自然智無師智二依先覺者勸令知苦  
 平方能發心夫發心者又有此二種若言要  
 依先佛發心者即有常過即同外道常見即  
 先覺者以誰為師轉轉相承不離常見若有  
 古時常佛為展轉之師即古佛自體自真不  
 隨妄者即不可踐其古跡為真自常真不可  
 以真隨生死故即生死是常生死佛自是常  
 佛故若也眾生定有生死者生死自常生死

不可得成真故此是斷見此二種俱非不離  
 斷常也為一切眾生生死無性本無生死橫  
 計生死本非生死一切諸佛本無自性故實  
 無菩提亦無涅槃而眾生妄謂諸佛有菩提  
 涅槃若有眾生能如是知者名為發心名為  
 諸佛名為見道而能開悟一切眾生是達無  
 明者無明本無諸佛亦無名為覺者但以無  
 依無住無體無性妙智能隨響應對現色身  
 能以此理教化眾生名為大悲故不可有得  
 有證有忻有厭有取有捨有古有今有真有

假發菩提心也如是發菩提心不為長夜無  
 明之所覆故又云善財白德雲比丘言我已  
 發無上菩提心者已於文殊師利所發菩提  
 心為知菩提無證修無所求故但求菩薩方  
 便三昧加行其菩提心自然明白無垢猶如  
 空中有雲雲亡其虛空自空不復云求虛空  
 也以明但修菩薩三昧觀照以治執障然菩  
 提心無有修作留除之體在凡不滅在聖不  
 增是故今以妙峯山像以止觀二門七菩提  
 之助顯方便菩提心自明白及至菩提明白



即菩薩行諸三昧自是菩提不復別有菩提而自明白以明菩薩處於世間修諸萬行世間萬行乃至菩提涅槃性自離故以將此法教化迷流不了此者而令悟達性空無垢之智以淨諸業令苦不生名為大悲猶如化人教化幻士以智觀業隨時隨根十方等利無心意識智幻利生以此義故但求菩薩一切諸行以明即行是菩提一切無生滅故云我已發無上菩提心者以明信心菩提雖未有三昧加行顯發已知無所修無所求故今求菩薩行者以明方便三昧相印方明行及菩提如實無二於此之中不可說言諸行無常是生是滅如此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當現前是知菩提之心不生不滅無得無依所云求菩薩行者是方便顯發當顯發之時則理行無二所以般若會中舍利弗念須菩提依何法門善說般若須菩提云我以無依故辯說如是諸佛弟子若於一切無依皆法爾如是非我能為亦如妙善堂中天鼓說法稱為無依印法門故古偈云識心達本如如佛畢竟無依自在人

宗鏡錄卷第九

祿

宗鏡錄卷第十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梁集

祿

夫凡聖一心境界如何是自在出生無礙之力 答一是法爾二由諸佛菩薩行願三即眾生信解自業感現又摠具十力一法如是力二空無性力三諸佛神力四菩薩善根力五普賢行願力六眾生淨業力七深信勝解力八如幻法生力九如夢法生力十無作真心所現力又華嚴疏釋云一多相持互為本末一心所現摠有十義一孤標獨立以是唯一故獨立為主二雙現同時各相資無礙故三兩相俱云互奪齊泯故四自在無礙隱顯同時一際現故五去來不動各住本法不壞自位故六無力相持以有力持無力故七彼此無知以各無自性法法不相知不相到故八力用交徹以異體相入有力相持故九自性非有以無體性方能即入無礙故十究竟離言真性德沒果海故釋云孤標獨立者即經頌云多中無一性一亦無有多二法互無故得獨立亦一即多而唯多多即一而唯一



廢已同他故去獨立二變現同時者即經頌云知以一故衆知以衆故一無一即無多無多即無一故二變現更無前後如牛二角三兩相俱云者即前二俱捨也四自在無礙者欲一即一不壞相故欲多即多一即多故一既如此多亦准之常一常多常即不即故故云自在五去來不動者一入多而一在多入一而多存若兩鏡相入而不動本相相即亦然六無力相持者因一有多多無力而持一因多有一一無力而持多七彼此無知者二

正法華經卷第十 第二十四

互相依皆無體用故不相知如經頌云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八力用交徹者即經頌云一中解無量量中解一義九自性非有者互爲因起舉體性空十究竟離言者不可言一不可言非一不可言亦一亦非一不可言非一非非一不可言相即以相入故不可言相入以相即故不可言即入不壞相故不可言不即入互交徹故口欲辯而詞喪心將緣而慮息唯證智知同果海故一多既爾染淨等法無不皆然

又約一心圓別之理無礙之力者圓別徧理微細難分別則要有差別方能徧若不差別不能徧圓則不要差別而能徧能徧之法一圓融故無差別而言圓融者一會即是彼一切會亦非此會處處到也即此即彼即一即多故去圓融又約所徧處以論總別東名非西名所徧別也此會即彼會所徧處總也又約能徧論圓別要將差別之法方能普徧是名別也今是圓融無差之法即能徧故名爲圓也前之別如列宿徧九天此之別如一月落百川前之總如一雲之滿宇宙此之圓如和香之徧一室故去摠圓有異也華嚴論云此華藏界隱顯自在爲利衆生顯勝福德故即具相萬差光明顯照若今衆生情無取著如幻雲散一物便無有所得存其計故以如此大願智力法性自體空無性力隱顯自在若隨法性萬相都無隨智力衆相隨現隱顯隨緣都無作者凡夫執著用作無明執障既無智用在不自離一真之境化儀百變是以箭穿石虎非功力之所能醉吉三軍豈



藥之所造筍抽寒谷非陽和之所生魚躍水  
 何豈網羅之所致悉為心感顯此靈通故知  
 萬法施為皆自心之力耳若或信受具此力  
 能則廣闢障門盡枯業海所以仁王經云能  
 起一念清淨信者是人超過百劫千劫無量  
 無邊恒河沙劫一切苦難不生惡趣不久當  
 得無上菩提是以了心無作即悟業空觀業  
 空時名為得道其道若現何智不明心智明  
 時於行住坐卧四威儀中法爾能現自利利  
 他之力如華嚴經云善見比丘在林中經行  
 告善財言善男子我經行時一念中一切十  
 方皆悉現前智慧清淨故一念中一切世界  
 皆悉現前經過不可說不可說世界故一念  
 中不可說不可說佛刹皆悉嚴淨成就大願  
 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眾差別行皆悉  
 現前滿足十力智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  
 諸佛清淨身皆悉現前成就普賢行願力故  
 一念中恭敬供養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  
 數如來成就柔軟心供養如來願力故一念  
 中領受不可說不可說如來法得證阿僧祇

差別法住持法輪陀羅尼力故一念中不可  
 說不可說菩薩行海皆悉現前得能淨一切  
 行如因陀羅網願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  
 說諸三昧海皆悉現前得於一三昧門入一  
 切三昧門皆令清淨願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  
 可說諸根海皆悉現前得了知諸根際於一  
 根中見一切根願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  
 說佛刹微塵數時皆悉現前得於一切時轉  
 法輪眾生界盡法輪無盡願力故一念中不  
 可說不可說一切三世海皆悉現前得了知

一切世界中一切三世分位智光明願力故  
 經行既爾坐立亦然故法華經偈云佛子住  
 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  
 問此宗鏡錄中德用所因有何因緣今此諸  
 法混融無礙 答約華嚴宗有其十義一唯  
 心現者一切諸法真心所現如大海水舉體  
 成波以一切法無非一心故大小等相隨心  
 迴轉即入無礙二無定性者既唯心現從緣  
 而生無有定性性相俱離小非定小故能容  
 太虛而有餘以同大之無外故大非定大故



能入小塵而無間以同小之無內故是則等  
太虛之微塵含如塵之廣利有何難哉是以  
一非定一故能是一切多非定多故能是一  
邊非定邊故能即中中非定中故能即邊延  
促靜亂等一一皆然三緣起相由者謂大法  
界中緣起法海義門無量略有十門具在下  
快法性因緣中說四法性融通門者謂若唯  
約事則互相礙不可即入若唯約理則唯一  
味無可即入今則理事融通具斯無礙謂不  
異理之一事具攝理性時令彼不異理之多  
事隨所依理皆於一中現若一中攝理不盡  
則真理有分限失若一中攝理盡多事不隨  
現則事在理外失今既一事之中全攝理盡  
多事豈不依中現華藏品頌云華藏世界所  
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法界即事法界矣斯  
即揔意別亦具十玄門一既真理與一切法  
而共相應攝理無遺即是諸門諸法同時具  
足門二事既如理能包亦如理廣徧不壞狹  
相故有廣狹純雜無礙門又性常平等故純  
普攝諸法故雜三理既徧在一切多事故今

一事隨理徧一切中徧理全在一事則一切  
隨理有一事中故有一多相容門又如塵自  
相是一由自一不動方能徧應成多若動自  
一即失徧應多亦不成一二三皆如是又一  
多相由成立如一全是多方名為一又多全  
是一方名為多多外無別一明知是多中一  
一外無別多明知是一中多良以非多然能  
為一多非一然能為多一以不失無性方有  
一多之智經頌云譬如算數法增一至無量  
皆悉是本數智慧故差別四真理既不離諸  
法則一事即是真理真理即是一切事故是  
故此一即彼一切事一切即一反上可知故  
有相即自在門五由真理在事各全非分故  
正在此時彼即為隱故有隱顯門六真理既  
普攝諸法帶彼能依之事頓在一中故有微  
細門七此全攝理故能現一切彼全攝理同  
此頓現此現彼時彼能現所現俱現此中彼  
現此時此能現所現亦現彼中如是重重無  
盡故有帝網門所以真如畢竟無盡故八即  
事同理故隨舉一事即真法門故有託事門



九以真如徧在晝夜日月年劫皆全在故在日之時不異在劫故有十世異成門況時因法有法融時不融耶十此事即理時不礙與餘一切恒相應故有主伴門又謂塵是法界體無分別普通一切是為主也即彼一切各各別故是伴也伴不異主必全主而成伴主不異伴亦全伴以成主主之與伴互相資攝若相攝彼此互無不可別說一切若相資則彼此互有不可同說一切皆由即主即伴是故亦同亦異當知主中亦主亦伴伴中亦伴

亦主也故一理融通十門具矣故知此理塵塵具足念念圓融無有一法而非所被如華嚴經云時彼普救衆生妙德夜神爲善財童子示現菩薩調伏衆生解脫神力以諸相好莊嚴其身於兩眉間放大光明名智燈普照清淨幢無量光明以爲眷屬其光普照一切世間照世間已入善財頂充滿其身善財爾時即得究竟清淨輪三昧得此三昧已悉見二神兩處中間所有一切地塵水塵及以火塵金剛摩尼衆寶微塵華香纓絡諸莊嚴具

如是一切所有微塵一一塵中各見佛刹微塵數世界成壞及見一切地水火風諸大積聚亦見一切世界接連皆以地輪任持而住種種山海種種何地種種樹林種種宮殿所謂天宮殿龍宮殿夜叉宮殿乃至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宮殿屋宅地獄畜生閻羅王界一切住處諸趣輪轉生死往來隨業受報各各差別靡不悉見又見一切世界差別所謂或有世界雜穢或有世界清淨或有世界趣雜穢或有世界趣清淨或有世界雜穢清淨或有世界清淨雜穢或有世界一向清淨或有世界其形平正或有覆住或有側住如是等一切世界一切趣中悉見此普救衆生夜神於一切時一切處隨諸衆生形貌言詞行解差別以方便力普現其前隨宜化度五如幻夢者猶如幻師能幻一物以爲種種幻種種物以爲一物等經云或現須臾作百年等一切諸法業幻所作故一異無礙言如夢者如夢中所見廣大未移枕上歷時久遠未經斯須六如影像者經云遠物近物雖皆影現影



六鏡中本 第七世 佛

不隨物而有遠近等七因無限者謂諸佛菩薩昔在因中常修緣起無性等觀大願迴向等稱法界修及餘無量殊勝因故今如所起果具斯無礙八佛證窮故者由真真性得如性用故經云無比功德故能爾九深定用故者謂海印定等諸三昧力故賢首品頌云入微塵數諸三昧一一出生塵等定而彼微塵亦不增等十神通解脫故者謂由十通及不思議等解脫故不思議法品十種解脫中士於一塵中建立三世一切佛法等 問目心為鏡有何證文 答大乘起信論云覺體相者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鏡一如實空鏡遠離一切心境界相無法可現非覺照義故二因熏習鏡謂如寶不空一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不出入不失不壞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體不動具足無漏熏眾生成三法出離鏡謂不空出煩惱礙離和合相淨明故四緣熏習鏡謂依法出離故徧照眾生之心令修善根隨念示現故釋摩訶衍論云性淨本覺

中論云覺體相者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鏡者此四種大義中各有二義與彼大義不相捨離一者等空義二者同鏡義如論云復次覺體相者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鏡故云何名為如實空鏡及有二義其相云何頌曰性淨本覺中遠離慮知知如遠離妄境實示遠離義鏡摩奢跋舉一示一故論曰性淨本覺之體性中遠離一切攀緣慮知諸戲論識成就一味平等之義故名為如遠離一切虛妄境界種種相分成就決定

字疏卷一上 四之三

真實之相故名為實為欲現示遠離之義故名為空鏡謂喻明然此中鏡則喻摩奢跋舉珠鏡非餘種種油摩等鏡以為譬喻何以故取此摩奢跋舉珠鏡安置一處珠鏡前中或蘊種種石或蘊種種飲食或蘊種種莊嚴具或蘊同類珠鏡彼珠鏡中餘像不現唯同類珠分明顯了故如實空鏡亦復如是於此鏡中唯同類清淨功德安立集成種種異類諸過患法皆遠離故如論云一者如實空鏡遠離一切心境界相無法可現故各有二種義



而唯示同鏡義等空之義不現示耶以舉一義兼示一義故若如是者云何名為等空義耶謂如虛空清淨無染四障所不能覆廣大無邊三世所不能攝如寶空鏡亦復如是故非覺照義故者即是現示遠離因緣為如彼摩奢跋娑珠鏡中石等諸像不現前者石等諸法皆鄙穢故此本覺珠鏡中種種妄法不現前者一切染法皆悉是無明不覺之相無照達義故云何名為因熏習鏡及有二義其相云何頌曰性淨本覺習三種世間法皆悉不捨離為一覺熏習莊嚴法身果故名因熏習鏡輪多梨華空容受徧一論曰性淨本覺三世間皆悉不離熏習彼三而為一覺熏習莊嚴一大法身之果是故名為因熏習鏡云何名為三種世間一者眾生世間二者器世間三者智正覺世間眾生世間者謂異生性界器世間者謂所依止土智正覺世間者謂佛菩薩是名為三此中鏡者謂輪多梨華鏡如取輪多梨華安置一處周集諸物由此華熏一切諸物皆悉明淨又明淨物華中現前皆

悉無餘一切諸物中彼華現前亦復無餘因熏習鏡亦復如是熏一切法為清淨覺熏令平等復次虛空義則有二種一者容受義二者徧一義容受義者容受諸色無障礙故徧云二者因熏習鏡謂如實不空一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故如是本覺從無始來遠離四種過自性清淨常住一心一者遠離不徧之過三種世間不出本覺清淨鏡故如論云不出故二者遠離雜亂之過一切諸法不入本覺清淨鏡故如論云不入故三者遠離過患之過本覺鏡中現前諸法無不本覺淨功德故如論云不失故四者遠離無常之過本覺鏡中現前諸法無不常住無為智故如論云不壞故遠離邊過圓滿中實是故說言常住一心白此已下顯示因緣何因緣故本覺智中種種諸法如彼本覺離諸過耶種種諸法皆悉無不真實體故如論云以一切法則真實性故故自此已下作緣使疑謂有眾生作如是疑三世間中眾生世間無明染法具足



圓滿流轉運動無休息時如是世間現本覺者不可得言本覺清淨遠離諸過以此義故今通而言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般若實智其體不動自性清淨具足無漏常恒熏習衆生世間令清淨故如論云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體不動具足無漏熏衆生故云何名爲法出離鏡及有二義其相云何頌曰如寶不空法出離三過失圓滿三種德故名法出離鏡銷鍊玻璃空出離色義論曰無漏性德出離三過圓滿三德名法出離云何名爲三

種過失一者無明染品名煩惱礙二者根本無明名爲智礙三者俱合轉相名戲論識是名爲三如是三過究竟離故名爲出離如論云三者法出離鏡謂不空法出煩惱礙智礙離和合相故云何名爲功德一者淨成就功德二者淨成就功德三者明成就功德是名爲三如論云淨淨明故故出離何過圓滿何德謂出離煩惱礙圓滿淨成就功德出離智礙圓滿明成就功德出離和合轉相圓滿淨成就功德何以故相對法爾故此中鏡者

謂玻璃珠譬如玻璃珠淪深泥中則便涌出離彼泥騰一丈量若置濁水中驅混成塵累唯上清淨水安住其中若置福多伽林中出現香氣礙彼穢香遠去而住法出離鏡亦復爾故此中喻者喻自體淨義等空義者出離色義謂如虛空遠離大種一向清淨法出離鏡亦復爾故云何名爲緣熏習鏡及有二義其相云何頌曰於無量無邊諸衆生緣中出無量無邊殊勝應化身熏習衆生心出生諸善根增長兩輪華莊嚴法身果故名緣熏習鏡中玻璃空隨順成就義如法應觀察論曰譬如取玻璃珠安置一處周而積集種種色珠彼玻璃珠隨向珠色現前轉變緣熏習鏡亦復爾又譬如虛空有自在力故於一切所作之事中隨順成立緣熏習境亦復如是於一切衆生修行之事中隨應建立故如論云四者緣熏習鏡謂依法出離故徧照衆生之心令修善根隨念示現故如是四種本覺大義徧一切衆生界一切二乘界一切菩薩界一切如來界中無不住處無不照處無不通處



無不至矣。具足圓滿具足圓滿起信疏釋云：性淨本覺者以空及鏡喻別解。四義論云：一如真空鏡遠離一切心境相。無法可現。非覺照義。故者初內真如中妄法本無。非先有後無。故云如真空下釋空義。倒心妄境本不相應。故云遠離。非謂有而不現。但以妄法埋無。故無可現。境非不能現。但以兔角無故。無可現也。非覺照者有二義。一以妄念望於真智。無覺照之功。以情執違理。故如鏡非即外物。以彼外物無照用。義故即顯鏡中無外物體。二以本覺望於妄法。亦無覺照功能。以妄本無。故如淨眼望空。華無照賜之功。亦如鏡望兔角。問若然者。何故下因熏習鏡中即現一切世間法。耶荅約依他似法。此是真。心隨熏所作。無自體。故不異真。如故論云。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今此約徧計所執實性。故無可現也。問所現似法。豈不由彼執實有耶。荅雖由執實有。然似恒非實。如影由質。影恒非質。鏡中現影。不現質。不現質。故云空鏡能現影。故是因熏也。論云。二因熏習鏡謂如實不

空一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出不入不失。不壞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體不動。具足無漏。熏眾生故者。釋內有二因。義初能作現法之因。二作內熏之因。亦可初是因。義後是熏習義。故云因熏習也。言如實不空者。此惣出因熏體。謂有自體及功能。故二因初中一切世間境界。悉現明一切法。離此心外無別體性。猶如鏡中能現影。也不出者。明心待熏。故及現諸法。非不熏而自出。也不入者。離心以無能熏

故不從外入。也不失者。雖復不從內出。外入然緣起之時。顯現不無。故云不失。也不壞者。諸法緣集起。無所從不異真。如故不可壞。如鏡中影。以因鏡。故不可壞也。常住一心者。會相同體。染法不能染者。以性淨。故智體不動者。以本無染。今無始淨。是故本覺之智。未曾移動。又雖現染法。不為所染。故云不動。如鏡中像。隨質轉變。然其鏡體。未曾動也。又一空鏡。離一切外物之體。二不空鏡。謂體不無能現萬像。三淨鏡。謂已磨治離塵垢。故四受用



鏡謂置之高堂須者受用前二自性淨後二離垢淨又初二就因隱時說後二就果顯時說又前二約空不空後二約體用如佛地經云復次妙生大圓鏡智者如依圓鏡眾像影現如是依止如來智鏡諸處境識眾像影現唯以圓鏡為譬喻者當知圓鏡如來智鏡平等平等是故智鏡名圓鏡智如來大圓鏡有福樂人懸高勝處無所動搖諸有去來無量眾生於此觀察自身得失為欲存得捨諸失故如是如來懸圓鏡智處淨法界無間斷故無所動搖欲令無量無數眾生觀於染淨為欲取淨捨諸染故又如圓鏡極善磨瑩淨無垢光明徧照如是如來大圓鏡智於佛智上一切煩惱所知障垢永出離故極善磨瑩為依止定所攝持故磨淨無垢作諸眾生利樂事故光明徧照又如圓鏡依緣本質種種影像相貌生起如是如來大圓鏡智於一切時依諸緣故種種智影相貌生起如圓鏡上非一眾多諸影像起而圓鏡上無諸影像而此圓鏡無動無作如是如來圓鏡智上非一

眾多諸智影起圓鏡智上無諸智影而此智鏡無動無作又如圓鏡與眾影像非合非離不聚集故現彼緣故如是如來大圓鏡智與眾智影非合非離不聚集故不散失故大涅槃經云若能聽受是大涅槃經悉能具知一切方等大乘經典甚深義味譬如男女於明淨鏡見其色像了了分明大涅槃鏡亦復如是菩薩執之悉得明見大乘經典甚深之義又云何等名為伊帝目多伽經乃至拘那牟尼佛時名曰法鏡是知古佛皆目此為鏡以教法萬義真俗萬緣無不於中顯現故天台頂尊者涅槃疏云般若者即是無上調御一切種智名大涅槃明淨之鏡此鏡一照一切照照中故是鏡照真故是淨照俗故是明明故像亮假現淨故瑕盡真顯鏡故體圓中顯三智一心中得故言明淨鏡攝一切法故稱調御佛智藏故名般若德是知諸聖皆目心為鏡妙盡其中矣大乘千鉢經云諦觀心境照見心性唯照唯清唯照唯淨徧觀十方周法界朗然寂靜無有障礙所以先德云此

本經第十卷 十一卷 佛



真如性猶如明鏡萬像悉於中現又一切萬法有二一皆如明鏡含明了性一心所成故二分別所現如影像故由初義故為能現由後義故為所現故一切法互為鏡像如鏡互照而不壞本相經云遠物近物雖皆影現影不隨物而有遠近且如河泉之中見日月者是為能現若河泉以為所現者長河飛泉入於鏡中出是所現之相登樓持鏡則黃河一帶盡入鏡中瀑布千丈見於咫尺王右丞詩云隔窗雲霧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明是

所現矣如高懸心鏡無法不含似廓徹性空何門不入故唐朝太宗皇帝云朕聞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今以心為鏡可以照法界又明鏡只照其形不照其心只照生滅不照無生但照世間不照出世有形方照無形不照且如心鏡洞該性地鑒徹心原徧了無生廣明真俗有無俱察隱顯咸通優劣懸殊略齊少喻如華嚴普賢行願品云時娑羅門為善財童子讚甘露大王頌云我主勝端嚴微

忿誠諸欲心如淨明鏡鑒物未嘗私明鏡唯照形不鑒於心想我王心鏡淨洞見於心原先德云如大摩尼寶鏡懸耀太虛十方色相悉皆頓現而此鏡性淨光無有影像諸佛法身亦復如是澄徹清淨而無影像以昔大悲不倦隨眾業緣感應差別普現一切色身三昧眾生聞見無不蒙益諸佛與無漏金剛心為身普現一切眾生界但為煩惱習氣所覆無體不現如瓶內淨燈光不滅名如來藏亦名功德藏亦名無盡藏諸祖共傳諸佛清淨自覺聖智真如妙心不同世間文字所得何以故無礙解脫是一真法性不與世間出世間所共故經云無比是菩提不可喻故若有悟斯真實法性此人則能了知三世諸佛及一切眾生同一法界本來平等常恆不變諸佛一切時中離觀相故經偈云心淨已度諸禪定是以心淨故則孤光一照萬慮全消如閻室懸燈重雲見日如古德偈云安知一念蒙光處億劫昏迷滅此時故云法有應照之能故況之以鏡教有可傳之義故喻之於



燈可謂慧月入懷靈珠在握法界洞徹無不  
中論第十卷 十五區  
 鑒矣才命論云心徹寶鏡注云夫心以鑒物  
 庶品不遺洞徹幽明同乎寶鏡又莊子云志  
 人之心若鏡也又如世間之鏡尚照人肝膽  
 何況靈臺心鏡而不洞鑒耶昔秦宮以玉為  
 鏡照諸群僚肝膽腑臟皆悉顯現所以昔人  
 云不遊大海未覩沃日之奇不仰太山靡覩  
 干霄之狀如未臨宗鏡焉識自心恢廓而體  
 納太虛澄湛而影含萬像不信入者莫測高  
 深故真覺大師謂云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空  
 徹周沙界萬像森羅影現中一性圓光非內  
 外是故依此起信論四種空鏡義遂乃廣錄  
 祖教顯現一心證成宗鏡所以論云有法能  
 起摩訶衍信根者有法者謂一心法若人能  
 解此法必起廣大信根故信根既立即入佛  
 道以成佛道故離二現行云何現行一者凡  
 夫現行生死成雜染事二者二乘現行涅槃  
 失利樂事縛脫雖殊俱迷宗鏡今成佛道無  
 二現行圓證一心具摩訶衍以大智故不住  
 生死以大悲故不住涅槃作一種之光明為

萬途之津濟 問宗鏡廣照萬法同歸是此  
 鏡義不 答若凡若重說異說同皆是鏡中  
 之影像此唯一鏡圓極十方鏡外無法彼我  
 俱絕古德云若言衆生心性同諸佛心性者  
 別教也圓教心性是一寂光無彼無此極十  
 方三世佛及衆生邊際成一大圓鏡但是一  
 鏡無有同異也佛及衆生一鏡上像耳 問  
 今宗鏡錄以鏡為義者是約法相宗立約法  
 性宗立 答若約因緣對待門以法相宗即  
 本識為鏡如楞伽經云譬如明鏡現衆色像  
宗鏡第十卷 十二區  
 現識處現亦復如是現識即第八識以法性  
 宗即如來藏為鏡如起信論云復次覺體相  
 者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鏡又占察  
 善惡經立二種觀門為鏡根人立唯心識觀  
 為利根人立真如實觀又起信論云心若馳  
 散即當攝來令住正念其正念者當知唯心  
 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  
 故若唯心識觀及正念唯心當法相宗若真  
 如實觀與其念念不可得即法性宗若約  
 法性融通門皆歸一旨無復分別今論正宗



取勝而言約法性宗說若摠包含如海納川以本攝末豈唯性相無有一法而遺所照問此宗鏡中如何信入 答但不動一心不住諸法無能所之證亡智解之心則是無信之信不入之入人法二空心境雙寂如大般若經文殊師利云繫緣法界一念法界不動法界知真法界不應動搖謂若言我入法界已動法界能所兩亡入相斯寂故不動法界是入法界大乘千鉢大教王經云云何方便而得證入無性觀者菩薩先須當心觀照本性靜寂悟入滅盡定得心識性證見清淨唯清淨唯淨證見聖性自性如如一道寂靜悟達本原返照見淨唯照唯瑩唯瑩唯淨唯寂唯聖則是名為菩薩得入無動涅槃無性觀故知若有能證則為有人若有所證則為有法以唯一真法界故則心外無法不可以法界更證法界如無生義云如經言舍利弗讚比丘言汝等今者住於福田諸比丘言大師世尊猶尚不能消供養何況我等大師解言此是佛不住佛則無有佛亦無福田能消供養

者此正是真福田人佛若住佛即是有佛亦是有福田能消供養者此即非是真福田也類此住神通智慧則有智慧此則非真智慧若無所住乃是真有智慧又思益經論釋云雖於法界更無有人受供養者故以彼法界本來清淨故是以此錄削去浮華唯談真實不依名字直顯心宗如普賢觀經云昔在靈山演於一實之道又究竟一乘實性論偈云雖無善巧言但有真實義彼法應受持如取金捨石妙義如真金巧語如及石依名不依義彼人無明盲若親見性入宗鏡中乃是自信法門決定無惑則日可使冷月可使熱縱千途異說終不能易如大法炬陀羅尼經云佛言憍尸迦如來弟子見諸世間猶如幻化無有疑網所以者何彼信如來即自見法是故自信不唯信他何以故若世間人既自見已彼人終不更取他言憍尸迦如人裸露在道而行設有一人語衆人言此人希有錦衣覆身憍尸迦於意云何彼雖有言自餘衆人信此言不不也世尊何以故眼親見故佛言



如是如是憍尸迦諸佛如來諸有弟子自見法故不取他言其義亦爾釋曰若見自法何

法非自或凡或聖若是若非凡有指陳皆不出自心之際如是信者方到法原如入法界

體性經云佛復告文殊師利汝知實際乎文

殊師利言如是世尊我知實際佛言文殊師

利何謂實際文殊師利言世尊有所際彼

即實際所有凡夫際彼即實際若業若果報

一切諸法悉是實際世尊若如是信者即是

實信世尊若顛倒信者即是正信若行非行

宗鏡錄卷第十 六

彼即正行所以者何正不正者但有言說不

可得也是知若信唯心實義者則不為言語

所轉聞深而不怖聞淺而不疑聞非深非淺

而不癡如清涼演義云聞深不怖者即大分

深義所謂空也聞說於空謂同斷滅故令人

怖故大品云既非先有後亦非無自性常空

勿生驚怖聞淺不疑者淺謂涉事方便多門

則令疑惑今知隨宜何所疑耶聞非深非淺

謂無所據使身心湛然知非深為妙有非淺

為真空離身心相方為勇猛可造斯境又此

三句亦即三觀初空次假後中道三句齊聞一念皆會則三觀一心何疑不遣

宗鏡錄卷第十

釋

音義

蕪不列 鄙也 反也 玻西 親徒 黎力  
沓又他計 懲或也 忿也 親也 黎也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十一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撰集

侈

夫所度之機無量能度之法無邊立五行門廣闢賢愚之路張八教網遍攝人天之魚何乃以心標宗能治一切 答方便有多門則選張八教之網歸源性無二乃高峙一心之宗是以病行憩聲聞於化城見行誘凡夫於天界兼但對帶俯為差別之機開示悟入唯證一乘之道如千方共治一病萬義俱顯一心今不執見徇文失真法之味所冀研心究理得正覺之原如法華玄義云一心五行即是三諦三昧聖行即真諦三昧梵行嬰兒行病行即俗諦三昧天行即中道王三昧又圓三三昧圓破二十五有即空故破二十五惡業見思等即假故破二十五無知即中故破二十五無明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故名如來行又如來室冥熏法界慈善根力不動真際和光塵垢以病行慈悲應之示種種身如聾如啞說種種法如狂如癡有生善機以嬰兒行慈

悲應之娑婆啞木牛揚葉有入空機以聖行慈悲應之執持糞器狀有所畏有入假機以梵行慈悲應之慈善根力見如是事踞師子床寶机承足實估賈人乃徧他國出入息利無處不有有入中機以天行慈悲應之如馱馬見鞭影行大直道無留難故無前無後不並不別說無分別法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圓應眾機如何脩羅琴若漸引入圓如前所說若頓引入圓如今所說入圓等證更無差別焉顯別圓初入之門慈善根力今漸

宗鏡錄

卷十一

四

九

頓人見如此說此一心法門橫通豎徹攝盡恒沙之義故號總持能為萬法之宗逆稱無上若但論事行失佛本宗如金光明經云如王子飼虎尸毗貨鴿皆捨父母遺體非捨己身己身者法性實相是也釋論云持戒為皮禪定為血智慧為骨微妙善心為髓為他說戒能遮罪修福無相最上非持非犯尸破羅蜜者是施已皮也說諸禪定神通變化不起滅定現諸威儀者是施已血也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者是施已骨也檀忍等應是



因也說甚深法相諸佛行處不一不二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微妙中道者是施已體也將此充足飢餓衆生況餘飲食餘飲食者即是人天二乘戒皮定血慧骨真諦之髓耳法華經云於餘深法中示教利喜者即其義也是以能說此法門者是徹佛真心施於已體矣又此一心宗若全揀門則心非一切神性獨立若全收門一切即心妙體周徧若非收非揀則遮照兩亡境智俱空名義雙絕可謂難思妙術點瓦礫以成金無作神通攬江河而爲酪轉變自在隱顯隨時或卷或舒能同能別實乃能治之妙何病而不痊巧度之門何機而不溲洗除心垢拔出疑根言盡契奉心一一皆含真性法法是金剛之句塵塵具秘密之門如入法界體性經云文殊言諸法性不壞是故名金剛句華嚴經頌云若於佛及法其心了平等二念不現前當踐難思位勝天王般若經云菩薩摩訶薩一切境界無有一法不通達者修行如是智波羅蜜二乘外道不能掩蔽以智觀察從初發心至入

槃皆悉明了能以一法知一切境界一切境界即是一法何以故如如一故不見我能修及所修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通達智般若波羅蜜思益經云網明謂梵天言是五百比丘從座起者汝當爲作方便引導其心入此法門今得信解離諸邪見梵天言善男子縱使令去至恒河沙劫不能得出如此法門譬如癡人畏於虛空捨空而走在所至處不離虛空此諸比丘亦復如是雖復遠去不出空相不出無相相不出無作相又如一人求索虛空東西馳走言我欲得空我欲得空是人但說虛空名字而不得空於空中行而不見空此諸比丘亦復如是欲求涅槃行涅槃中而不得涅槃所以者何涅槃者但有名字猶如虛空但名字不可得取涅槃亦復如是但有名字而不可得是知一切不信衆生邪見外道徒生獸離狂自妄求究竟一心位中未曾暫出故密嚴經偈云如飯一粒熟餘粒即可知諸法亦如是知一即知彼譬如鑽酪者嘗之以指



端如是諸法性可以一觀察楞伽經偈云譬  
如鏡中像雖見而非有於妄想鏡中愚夫見  
有二法集經云爾時海慧菩薩白佛言世尊  
菩薩欲願見涅槃應觀虛妄分別寂滅之心  
如是之處得於涅槃是名勝妙法集大乘本  
生心地觀經觀心品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  
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告妙德等五  
百長者我為汝等敷演心地微妙法門我今  
為是啓問如來云何為心云何為地乃至薄  
伽梵告諸佛母無垢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摩

訶薩言大善男子此法名為十方如來最勝  
秘密心地法門此法名為一切凡夫入如來  
地頓悟法門此法名為一切菩薩趣大菩提  
真實正路此法名為三世諸佛自受法樂微  
妙寶宮此法名為一切饒益有情無盡寶藏  
此法能引諸菩薩衆到色究竟自在智處此  
法能引諸菩提樹後身菩薩真實導師此法  
能兩世出世財如摩尼寶滿衆生願此法能  
生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功德本原此法能消  
一切衆生諸惡業果此法能與一切衆生所

求願印此法能度一切衆生生死險難此法  
能息一切衆生苦海波浪此法能救苦惱衆  
生而作急難此法能竭一切衆生老病死海  
此法善能出生諸佛因緣種子此法能與生  
死長夜為大智炬此法能破四魔兵衆而作  
甲冑此法即是正勇猛軍戰勝旂旗此法即  
是一切諸佛無上法輪此法即是最勝法幢  
此法即是擊大法鼓此法即是吹大法螺此  
法即是太師子王此法即是大師子吼此法  
猶如國大聖王善能正法若順王化獲大安  
樂若違王化尋被誅滅善男子三界之中以  
心為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  
沉淪衆生之心猶如大地五穀五果從大地  
生如是心法生世出世善惡五趣有學無學  
獨覺菩薩及於如來以是因緣三界唯心心  
名為地一切凡夫親近善友開心地法如理  
觀察如說修行自利教他讚勵慶慰如是之  
人能斷二障速圓衆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爾時大聖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  
尊如佛所說唯將心法為三界主心法本元



不殊塵穢云何心法深貪嗔癡於三世法誰  
不殊塵穢云何心法深貪嗔癡於三世法誰  
 說為心過去心已滅未來心未至現在心不  
 住諸法之內性不可得諸法之外相不可得  
 諸法中間都不可得心法本來無有形相心  
 法本來無有住處一切如來尚不見心何況  
 餘人得見心法一切諸法從妄想生以是因  
 緣今者世尊為大衆說三界唯心願佛哀愍  
 如實解說爾時佛告文殊師利菩薩言如是  
 如是善男子如汝所問心心所法本性空寂  
 我說衆喻以明其義善男子心如幻法由徧  
 計生種種心想受苦樂故心如水沫念念生  
 滅於前後世不暫住故心如大風一刹那間  
 徧歷方所故心如燈燄衆和合而得生故心  
 如電光須臾之頃不久住故心如虛空客塵  
 煩惱所覆障故心如猿猴遊五欲樹不暫住  
 故心如畫師能盡世間種種色故心如僮僕  
 為諸煩惱所策役故心如獨行無第二故心  
 如國王起種種事得自在故乃至善男子如  
 是所說心心所法無內無外亦無中間於諸  
 法中求不可得去來現在亦不可得超越三

世非有非無心懷疎著從妄緣現緣無自性  
 心性本空如是空性不生不滅無來無去不  
 一不異非斷非常本無生處亦無滅處亦非  
 遠離非不遠離如是心等不異無為無為之  
 體不異心等心法之體本不可說非心法者  
 亦不可說何以故若無為是心即名斷見若  
 離心法即名常見永離二相不著二邊如是  
 悟者名見真諦悟真諦者名為賢聖一切聖  
 賢性本空寂無為法中戒無持犯亦無小大  
 無有心王及心所法無苦無樂如是法界自

性無垢無上中下差別之相何以故是無為  
 法性平等故如泉河水流入海中盡同一味  
 無別相故此無垢性是無等等遠離於我及  
 離我所此無垢性非實非虛此無垢性是第  
 一義無盡滅相體本不生此無垢性常住不  
 變最勝涅槃我樂淨故此無垢性遠離一切  
 平等體無異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一心修習如是  
 心地觀法大智度論問云般若波羅蜜是菩  
 薩第一道一相所謂無相何以故說是種種



道答曰是道皆入一道中所謂諸法實相初學有種種別後皆同一無有差別譬如劫盡燒時一切所有皆同虛空故知越此弘修絕進步之地離斯方便無成佛之期乃至從初得道畢至涅槃於中能化所化師弟始終本末同時機應一際俱不出自心矣如台教云心王即如來心數即弟子但眾生剎那相續日夜常生無量百千眾生心王十數邪一切法邪魔眷屬也心王十數正則一切法正今時學道行人須善得此意若修智慧但當內起慧數思惟分別因此發半滿智慧自行化他即同舍利弗莊嚴雙樹也如是一一約心數行成化十弟子一一之行顯由心也若能諦觀心性即是見佛性住大涅槃即同如來具足莊嚴婆羅雙樹也若觀行心明者見心王即是法王心數即大弟子莊嚴雙樹之義猶如眼見問台宗觀心語密跡豈盡心還原集云法華經云受持行誡經稱揚何佛道華嚴經云色經論受想行識經論若隨自意語亦得云眼經論耳鼻舌身意貪嗔癡經論所以然者

經云知眼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六根同此經經只是法知眼空法即眼經論耳空法即是耳經論諸界亦爾道理必須實照不可虛談為自欺也行住坐卧受持陰界入為行誰經於色上發智即是受行色經乃至隨一切處悟即是受持一切處經是乘從三界中出至薩婆若中住以不動故即是其義若堅信深思則如法住經云如法住者如彼六根性空法而假言住也稱揚何佛道者瓔珞經云實智性為法身若見實性即是稱揚法身佛聞身有實性即於陰界入得空三昧六度七覺三賢十地妙覺等以報前功即是稱揚報身佛得前諸法應眾生身即是稱揚應身佛此則於身內一念見三佛眾生不觀察雖近而不見大集經云無出之出是名佛出無禪之禪是名正禪無脫之脫是名正脫魔逆經云魔請文殊解縛文殊云無人縛汝汝自想為縛也魔即語云我畢竟永不解脫經云本自無縛其誰求解若使法界有繫縛者我即解脫此真實不生不滅也當於心行



中求無智人中莫說此經恐生邪見藥反成病知離名爲法覺法名爲佛知離者色性離受想行識亦自離從一性空法而假出三寶之名黃蘗和尚云你若擬著一法印早成也印著有四生文出來印著空即空界無想文現如今但知決定不印一切物此印與虛空不一不異虛空不空本印不有見十方虛空世界諸佛出世如電一種觀一切蠢動如響一種千經萬論只說汝之一心一切法不生不滅即是大理樂果所以道果滿菩提圓華

開世界起故知菩提果滿結自心華世界緣興始於識浪如昔有東國元曉法師義相法師二人同來唐國尋師過夜宿荒止於塚內其元曉法師因渴思漿遂於坐側見一泓水掬飲甚美及至來日觀見元是死屍之汁當時心惡吐之豁然大悟乃曰我聞佛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故知美惡在我實非水乎遂却返故園廣弘至教故知無有不達此者頓息遊心任負笈勇囊廣歷三乘之學肆縱尋師訪友徧參法界之禪高若欲絕學拯神完

竟應須歸於宗鏡如大涅槃經云佛言云何菩薩信順一寶菩薩了知一切衆生皆歸一道一道者謂大乘也釋曰大乘者所言大者即衆生心性能包能徧至小無內無一塵而能入至大無外無一法而不舍所言乘者以運載爲義能運行人直至薩婆若海是知此海不遠心寶常現則趙璧非貴隋珠未珍善友徒泛滄波卞和虛傳荆岫若入宗鏡不動神情刹那之間其實自現何須徧參法界廣歷叢林當親悟時實非他得如寒山子詩云昔年曾入大海中爲探摩尼誓懇求直到龍宮深密藏金闕鑠斷鬼神愁龍王守護安身裏寶劍星寒勿處搜賈客却歸門內去明珠元在我心頭杜順和尚偈云遊子謾波波巡山禮土坡文殊只者是何處覓彌陀石鞏和尚弄珠吟云如意珠大圓鏡亦有中人喚作性分身百億我珠分無始本淨如今淨日用真珠是佛陀何勞逐物浪波波隱顯即今無二相對面看珠識得麼 問一切萬法皆唯識性者云何有虛有實立色立空真俗二諦



之門性相雙通之道 答森羅影現皆唯心  
之本宗差別跡分盡唯識之妙性唯識之性  
略有二種一者虛妄即徧計所執二者真實  
即圓成實於前唯識性所遺清淨於後唯識  
性所證清淨又有二種一者世俗即依他起  
二者勝義即圓成實於前所斷清淨於後所  
得清淨又相即依他起該有為之門性即圓  
成實通無漏之道又色即依他起之相空即  
圓成實之性斯則虛實真俗性相有空微本  
窮原皆唯識性矣慈恩云識性識相皆不離  
心心所心王以識為主歸心泯相抱言唯識  
唯遮境有執有者喪其真識簡心空滯空者  
乖其實是以佛心如海無一沫而不入佛心  
如鏡無一像而不生佛心如珠無一寶而不  
兩佛心如地無一種而成萬像現於法身  
諸義生於般若則一文一字一念一塵皆入  
不二之法門盡住不思議解脫矣如金剛三  
昧經云若住大海則括眾沫住於一味則攝  
諸味無行經偈云菩提非菩提佛陀非佛陀  
若知是一相是為世間導故知能了此一際

無相之宗可為明為導為師為匠普救羣迷  
不憚化城直至寶所故經云常樂觀寂滅一  
相無有二其心不增減現無量神力又華嚴  
經出現品云佛子譬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  
大千世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一切皆  
盡乃至此大經卷雖復量等大千世界而全  
住在一微塵中如一微塵一切微塵皆亦如  
是時有一人智慧明達具足成就清淨天眼  
見此經卷在微塵內於諸眾生無少利益即  
作是念我當以精進力破彼微塵出此經卷

今得饒益一切眾生作是念已即起方便破彼  
微塵出此大經今諸眾生普得饒益如於一  
塵一切微塵應知悉然佛子如來智慧亦復  
如是無量無礙普能利益一切眾生具足在  
於眾生身中但諸凡愚妄想執著不知不覺  
不得利益爾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  
觀法界一切眾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  
眾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癡迷惑不知不  
見我當教以聖道今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  
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即教彼



衆生修習聖道令離妄想離妄想已證得如來無量智慧利益安樂一切衆生釋曰大千經卷者即如來智慧在一微塵中即是全在一衆生心中一切微塵皆亦如是即一切法界衆生皆含佛智以情塵自隔不能內照空埋金藏枉蔽靈臺如闕沒額珠醉迷衣寶不因指示何以發明故先德云破塵出卷者恒沙佛法一心中曉是知水未入海則不鹹薪未入火則不燒境未歸心則不等但以宗鏡收之萬法皆同一照是非俱泯逆順同歸無一心而非佛心無一事而非佛事未見剎那頃不是如來得菩提時無有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故先德云心非境外故無得境非心外故無相即心是境故甚深即境是心故難入如肇法師云即事無不異即空無不一極上窮下齊以一觀乃應平等也台教云如地無差別草木若干若干無若干無若干若干又如約心論法約法論心心有諸數法無諸數心不離法法不離心無數而數數而無數耳所以起信論云復次真如依言說分別

有二種義云何爲二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所言空者從本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妄心念故當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非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乃至摠說一切衆生以有妄心心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爲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故所言不空者以顯法體空無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變淨法滿足則名不空亦無有相可取以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真如者古釋云遺妄曰真顯理曰如觀和尚拂此義云無法非真何有妄可遺耶則真非真矣無法不如何辨理可顯耶故如非如矣斯則無遺無立爲非安立之真如矣此釋甚妙故信心銘云良由取捨所以不如立即是取遺即是捨今無遺無立道自玄會矣豈有真妄當情乎如百論序云儻然靡據而事不失真蕭焉無寄而理自玄會反本之道著于茲矣可謂無心合道理事俱通



又真如自相唯離念境界則不可以有無思故云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何者若有二可得名俱今有即無故則有外無無可與有俱今無即有故則無無外有可與無俱故亦有亦無相違不立言不俱不立者若定有有無遮彼有無有俱非句今有即無何有非無今無即有何有非有故雙非亦寂故知言亡四句無句可亡了此無句即真亡矣 問一心平等理絕偏圓云何教中又說諸法異 答隨情說異雖異而同

對執說同雖同而異將同歧異將異破同雖同雖異非異非同如云捉子之矛刺子之楯亦如騎賊馬逐賊以聲止聲所以云朝四暮三今衆狙而喜悅苦塗水洗養嬰兒以適時皆是俯順機宜善權方便如莊子云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示日是也注云夫四之與三衆狙妄生喜怒非之與是世人競起愛憎聖人還以是非止世

人之是非狙公又將四三以息衆狙之三四達人於一豈一勞神明於其間哉大涅槃經云譬如女人生育一子嬰孩得病是女愁惱求覓良醫良醫既至合三種藥酥乳石蜜與之今服因告女人兒服藥已且莫與乳須藥消已方乃與之是時女人即以苦味用塗其乳語其兒言我乳毒塗不可復觸其兒渴之欲得母乳聞毒氣便捨遠去其藥消已母乃洗乳喚子與之是時小兒雖復渴之先聞毒氣是故不來母復告言爲汝服藥故以毒塗汝藥既消我已洗竟汝便可來飲乳無苦其兒聞已漸漸還飲經合譬意譬無我等猶如毒塗說如來藏如喚子飲或時說我或說無我皆爲適機如彼塗洗如義海云謂塵事相是異剋體唯法は無異只由法體不異即異義方成以不壞緣方言理也故經云奇哉世尊於無異法中能說諸法異如森羅雖異不能自異虛妄雖同不能自同以無體故法法常生以無用故塵塵恒寂皆是世間分別衆







宗鏡錄卷第十二

俊佳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唯一心法云何教中廣立名字

答如來名號十方不同般若一法說種種名  
解脫亦爾多諸名字故大般若經云如一切  
法名唯容所攝於十方三世無所從來無所  
至去亦無所住一切法中無名名中無一切  
法非合非散但假施設所以者何以一切法  
與名俱自性空大方等大集經云爾時佛告  
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善男子第一義者謂無  
有諸法若無諸法云何說空無名字法說為  
名字如是名字亦無住處名下之法亦復如  
是是以法從心生名因法立所生之心無處  
能生之法亦然則心境皆空俱無處所論云  
心能為一切法作名若無心則無一切名字  
當知世出世名字皆從心起以心隨緣應物  
立號略有五義而立假名一從義故二隨緣  
故三依俗故四因時故五約用故云何從義  
無量義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故知因義  
立名因名顯義云何隨緣涅槃經云其味真

正停留雪山隨其流處得種種名隨其流處  
者即是隨緣淨之緣得凡聖之號云何依俗  
經云一法有多名實法中即無不失法性故  
流布於世間云何因時涅槃經云佛性因時  
節有異說淨不淨何者在垢染時稱眾生處  
清淨時名諸佛云何約用如因心立法隨法  
得名處聖稱真居凡號俗似金作器隨器得  
名在指曰銀飾臂名釧則一心不動執別號  
而萬法成差真金匪移認異名而千器不等  
若知法法全心作器器盡金成名相不能干

宗鏡錄卷第十二

宗鏡錄

俊

是非焉能惑又如圓器與方器名字不同若  
生金與熟金言說有異推原究體萬法皆空  
但有意言名義差別動即八識凝為一心得  
旨忘緣觸途無寄如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  
子如來所有一切善行悉為調伏諸眾生故  
譬如醫王所有醫方悉為療治一切病苦善  
男子如來世尊為國土故為時節故為他語  
故為人故為眾根故於一法中作二種說於  
一名法說無量名於一義中說無量名於無  
量義說無量名云何一名說無量名猶如涅



槃亦名涅槃亦名無生亦名無出亦名無作亦名無為亦名歸依亦名窟宅亦名解脫亦名光明亦名燈明亦名彼岸亦名無畏亦名無退亦名安處亦名寂靜亦名無相亦名無二亦名一行亦名清涼亦名無暗亦名無礙亦名無諍亦名無濁亦名廣大亦名甘露亦名吉祥是名一名作無量名云何一義說無量名猶如帝釋亦名帝釋亦名憍尸迦亦名婆蹉婆亦名富蘭陀亦名摩佉婆亦名因陀羅亦名千眼亦名舍脂夫亦名金剛亦名寶頂亦名寶幢是名一義說無量名云何於無量義說無量名如佛名為如來義異名異亦名阿羅訶義異名異亦名三藐三佛陀義異名異亦名船師亦名導師亦名正覺亦名明行足亦名大師子王亦名沙門亦名婆羅門亦名寂靜亦名施主亦名到彼岸亦名大醫王亦名大象亦名大龍王亦名施眼亦名大力士亦名大無畏亦名寶聚亦名寶主亦名得脫亦名大丈夫亦名天人師亦名大分陀利亦名獨無等侶亦名大福田亦名大智慧

海亦名無相亦名具足八智如是一切義異名異善男子是名無量義中說無量名復有一義說無量名所謂如陰亦名為陰亦名顛倒亦名為諦亦名四念處亦名四食亦名四識住處亦名為有亦名為道亦名為時亦名衆生亦名為世亦名第一義亦名三修謂身戒心亦名因果亦名煩惱亦名解脫亦名十二因緣亦名聲聞辟支佛亦名地獄餓鬼畜生人天亦名過去現在未來是名一義說無量名善男子如來世尊為衆生故廣中說略略中說廣第一義諦說為世諦說世諦法為第一義諦云何名為廣中說略中告比丘我今宣說十二因緣云何名為十二因緣所謂因果云何名為略中說廣如告比丘我今宣說苦集滅道苦者所謂無量諸苦集者所謂無量煩惱滅者所謂無量解脫道者所謂無量方便云何名為第一義諦說為世諦如告比丘吾今此身有老病死云何名為說世諦為第一義諦如告憍陳如汝得法故名阿若憍陳如是故隨人隨意隨時故名如來知諸



根力善男子我若當於如是等義作定說者則不得稱我爲如來具知根力善男子有智之人當知香象所負非驢所勝一切衆生所行無量是故如來種種爲說無量之法何以故衆生多有諸煩惱故若使如來說於一行不名如來具足成就知諸根力故知法本無名因心建立是以大聖隨順世諦曲徇機宜廣略不同一多無定將有說攝歸無說用有名引入無名究竟咸令到於本心寂滅之地故經云佛告舍利弗汝慎勿爲利根之人廣

說法語鈍根之人略說法也又名因體立體逐名主體空而名無所施名虛而體無所起名體互寂萬法無生唯一真心更無所有永嘉集云是以體非名而不辯名非體而不施言體必假其名語名必藉其體今之體外施名者此但名其無體耳豈有體當其名耶譬夫兔無角而施名此則名其無角耳豈有角當其名耶無體而施名則名無實名也名無實名則所名無所名所名既無則能名不有也何者設名本以名其體無體何以當其名

言體本以當其名無名何以當其體當無當而非體名無名而非名此則何獨體而元虛亦乃名而本寂也然而無體當名由來若此名之有當何所云爲夫體不自名假他名而名我體名非自設假他體以施我名若體之禾形則名何所名若名之未設則體何所明然而明體雖假其名不爲不名而無體耳設名要因其體無體則名之本無如是則體不名生名生於體耳今之體在名前名從體後辯者此則設名以名其體故知體是名原矣則名之所由緣起於體體之元緒何所因依夫體不我形假緣會而成體緣非我會因會體而成緣若體之未形則緣何所會若緣之未會則體何所形體形則緣會而形緣會則體形而會體形而會則明形無別會形無別會則會本無也緣會而形則明會無別形會無別形即形本無也是以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故名性空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會雖性空而不無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而不無何者會則



性空故言非有空則緣會故曰非無今言不有不無者非是離有別有一無也亦非離無別有一有也如是則明法非有無故以非有非無名耳不是非有非無既非有無又非非有非非無也如是則何獨言語道斷亦乃心行處滅也如是則名體既空言思自絕可謂萬機泯跡獨朗真心矣 問唯心妙旨一切無名者若衆生之號乃假施為諸佛之名豈虛建立 答因凡立聖聖本無名從俗顯真真元不立並依世俗文字對待而生文字又空空亦無寄若是上機大士胡假名相發揚對境而念念知宗遇緣而心心契道如大智度論云如經說師子雷音佛國寶樹莊嚴其樹常出無量法音所謂一切法畢竟空無生無滅等其土人民生便聞此法音故不起惡心得無生法忍當此之時何處有三寶名字但了無生之旨自然一體三寶常現世間若取差別之名即失真常之理但了一切法無自性則一切處佛出世無一法而非宗如先德云佛出世者今如來出現全以塵無性法

界緣起菩提涅槃以為如來身也此身通三世間是故於一切國土一切衆生一切事物一切緣起一切業報一切塵毛等各各顯現菩提涅槃等為佛出世也若一處不了即不成佛亦不出現何以故由不了處仍是無明是故不成佛不出現也是以諸佛出世知機知時俯為下根示生滅劫空拳誘引黃葉提撕若上上機人則諸佛不出不沒故經云有佛無佛性相常住華嚴經頌云如心諸佛爾如佛衆生然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只是

一法名別理同何者覺此無依無住絕待不思議心不動時入十信之初號不動智佛不覺此絕待真心不守自性隨緣差別時名法身流轉五道號曰衆生但有迷悟之名不離一心之體更有何法而作凡聖名字為差別乎如文殊般若經云佛言佛法無上耶文殊答無有一法如微塵許名為無上又經云如世尊說此法時無有菩薩得是三昧諸陀羅尼門亦復無彼諸佛所說語言句義乃至不說一文字句無人聽聞無人得解無人成佛



如此等法是實言者於後末世五百歲時此  
經法門弘闊浮提徧行流布熾然不滅是真  
實語 問既萬機泯跡獨朗真心者云何  
教中說此是凡夫法此是聖人法 答以一  
切法緣生無性故不得凡夫法不得聖人法  
以無性緣生故若真若俗不相混濫如云一  
切即一皆同無性一即一切因果歷然雖即  
歷然不失無性之理雖即無性不壞緣生之  
道然又雖但了一心而於諸法一一了知分  
明無惑如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  
皆同一性所謂無性無種種性無無量性無  
可算數性無可稱量性無色無相若一若多  
皆不可得而決定了知此是諸佛法此是若  
薩法此是獨覺法此是聲聞法此是凡夫法  
此是善法此是不善法此是世間法此是出  
世間法此是過失法此是無過失法此是有  
漏法此是無漏法乃至此是有為法此是無  
為法是為第七如實住 問一心之法云何  
盡能周徧含容出生圓具一切法耶 答夫  
心者神妙無方至理玄邈三際求而罔得二

諦推而莫知無像無名不可以測其深廣無  
依無住不可以察其指蹤細入無間之中不  
可以言其小大包軋象之外不可以語其深  
至道虛玄孰能令有幽靈不墜孰能令無迹  
分法界而非多性合真空而非一體疑一道  
而非靜用周萬物而匪勞如如意珠天上勝  
寶狀如芥粟有大功能淨妙五欲七寶琳瑯  
非內畜非外入不謀前後不擇多少不作塵  
妙稱意豐儉降雨灑灑不添不盡利濟無窮  
蓋是色法尚能如是豈況心神靈妙寧不具  
一切法耶故經云佛言一切聲聞獨覺菩薩  
皆共此一妙清淨道皆同此一究竟清淨更  
無第二我依此故密意說言唯有一乘乃至  
譬如虛空徧一切處皆同一味不障一切所  
作事業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皆同  
一味不障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大士所修事  
業寒山子詩云余家住此號寒山山巖栖息  
離煩喧浪時萬像無痕跡舒即周流徧大千  
光影騰輝照心地無有一法當現前方知摩  
尼一顆寶妙用無窮處處圓還原觀云定光



顯現無念觀者謂一乘教中白淨寶網萬字輪王之寶珠此珠體性明徹十方齊照無思成事念者皆從雖現奇功心無念慮若人入此大妙止觀門中無思念慮任運成事如彼寶珠遠近齊照分明顯現廓徹虛空不為二乘外道塵霧煙雲之所障蔽清涼疏云猶一日宮千光並照隨舉一法有無量門然有二義一約相類如一無常門有生老病死聚散合離得失成壞三災四相外器內身刹那一期生滅轉變深淨隱顯皆無常門餘亦如是

二就性融不可盡也謂法性寂寥雖無諸相無相之相不礙繁興是以依體普現若月入百川尋影之月月體不分即體之用用彌法界體用交徹故不思議輔行記問云一心既具十法界因果但觀於心何須觀具答一家觀門永異諸說該攝一切十方三世若凡若聖一切因果者良由觀具具即是假假即空中理性雖具若不觀之但言觀心則不稱理小乘奚嘗不觀心耶但迷一心具諸法耳問若不觀具為屬何教答別教教道從初心來

但云次第生於十界斷亦次第故不觀具或稟通教即空但理或稟三藏寂滅真空如此等人何須觀具何者藏通但云心生六界觀有巧拙即離不同是故此兩教不須觀具尚不識具況識空中若不爾者何名發心畢竟二不別成正覺已何能現於十界身土又復學者縱知內心具三千法不知我徧彼三千彼彼三千互徧亦爾苟順凡情生內外見應照理體本無四性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能知此者依佛識心華嚴論云以一心大智之印印無始三世揔在一時無邊諸法智印咸徧以智等諸佛故以智等眾生心故以智等諸法故以智無中邊表裏三世長短近遠故為智過虛空量故如世虛空無所了知如無分別智虛空一念而能分別過虛空等法門是故經頌言一切虛空猶可量諸佛說法不可說又頌云普光明智等虛空虛空但空智自在所以無量義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即知一法能生無量義所謂一心一一法皆生無量義者以心徧一切法一一法無非心故



以略代揔故知略心能舍萬法歷一切教若  
境若智若人若法隨諸事釋一一向心為觀  
觀慧滿成如海吞流似薪益火以不能深達  
故為徧為小以不能諦觀故住有住空是以  
聲聞觀斯大事自鄙無堪或號泣而聲振大  
千或云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若菩薩聞  
茲妙旨懺悔前非或云從無量劫來為無我  
之所漂流或言我等歸前盡是邪見人也如  
上所失皆是不達自心廣大圓融能包徧  
故何以能包徧以無相故如太虛無相不  
拒諸相發揮能舍十方淨穢國土所以昔人  
云夫萬化非無宗而宗之者無相虛相非無  
契而契之者無心內外並冥緣智俱寂是故  
若能如是體道千萬相應可謂正法中人真  
佛弟子若違斯旨妄起有心悉墮邪修不入  
宗鏡如古德謂云只為無心學無學亦復正  
修於不修若人不知如此處不得稱名為比  
丘洞山和尚云吾家本住在何方鳥道無人  
到處鄉君若出家為釋子能行此路萬相當  
所以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即無作處無

作法即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何者  
若作時無作者無作法即人法俱空覺此成  
佛若迷無作法則幻相現前故經云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如熱病所見豈非鬼耶所以古  
德云萬法浩然宗一無相又云念滿一萬八  
千徧徧徧入於無相定亦云無相道場無相  
法門等是以若於宗鏡發真最省心力華嚴  
經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古德云學雖不多  
可齊上賢即斯意矣又此一心皆因理事無  
礙得有如是周徧含容如理事無礙觀云但

理事銖融存二逆順通有十門一理徧於事  
門謂能徧之理性無分限所徧之事分位差  
別一一事中理皆全徧非是分徧何以故彼  
真理不可分故是一一纖塵皆攝無邊真  
理無不圓足二事徧於理門謂能徧之事是  
有分限所徧之理要無分限此有分限之事  
於無分限之理全同非同何以故以事無  
體還如理故是一塵不壞而徧法界也如  
一塵一切法亦然思之又一理性不唯無分  
故在一切處而全體在於一內二不唯分故



常在一中全在一切處一事法不唯分故常在此恒在他方二不唯無分故徧一切處而不移本位又一由理性不唯無分故不在一事外二不唯分故不在一事內一事法不唯分故常在此處而無在二不唯無分故常在他處而無在是故無在無不在而在此在彼無障礙也此全徧門起情離見非世喻能況如全一大海在一波中而海非小如一小波而於大海而波非大同時全徧於諸波而海非異俱時各而於大海而波非一又大海全徧一波時不妨舉體全徧諸波一波全而大海時諸波亦各全而互不相礙思之釋曰以海為真理以波為事況理事相徧而非一異則海處波而不小同濕性而廣狹無差波而海而非大不壞相而一多全而問理既全徧一塵何故非小既不同塵而小何得說為全體徧一塵一塵全而於理性何故非大若不同理而廣大何得全徧於理性既成矛盾義甚相遠答理事相望各非一異故全收而不壞本先理望事有其四句一真理與事非異

故真理全體在事中二真理與事非一故真理體性恒無邊際三以非一即非異故無邊理性全在一塵四以非異即非一故一塵理性無有分限次事望理亦有四句一事法與理非異故全而於理性二事法與理非一故不壞於一塵三以非一即非異故一小塵而於無邊理性四以非異即非一故一塵而無邊理性而塵不大思之間無邊理性全徧一塵時外諸事處為有理性為無理性若塵外有理則非全體徧一塵若塵外無理則非全體徧一切事義甚相違答以一理性融故多事無礙故得全在內而全在外無障無礙各有四句先就理四句一以理性全體在一切事中時不礙全體在一塵處是故在外則在內二全體在一塵中時不礙全體在餘事處是故在內則在外三以無二之性各全在一切中時是故亦在內亦在外四以無二之性非一切故是故非內非外前三句明與一切法非異此之一句明與一切法非一良為非一非異故內外無礙次就事四句一一塵全而



於理時不礙一切事法亦全而是故在內即在  
在外二一切法各而理性時不礙一塵亦全  
而是故在外則在內三以諸法同時各而故  
是故全內亦全外無有障礙四以諸事法各  
不壞故彼此相望非內非外思之釋曰以理  
在一為內在多為外事亦以一為內以多為  
外何故如是一多內外相徧相在而無障礙  
唯是一心圓融故寄理事以彰之以體寂邊  
目之為理以用動邊目之為事以理是心之  
性以事是心之相性相俱心所以一切無礙

如下鏡工本  
如上無邊分限差別之事唯以一理性鎔融  
自然大小相舍一多即入如金鑄十法界像  
若消鎔則無異相如和融但是一金以理性  
為洪爐鎔萬事為大冶則銷和萬法同會一  
真三依理成事門謂事無別體要因真理而  
得成立以諸緣起皆無自性故由無性理事  
方成故如波要因於水能成立故依如來藏  
得有諸法當知亦爾思之四事能顯理門謂  
由事攬理故則事虛而理實以事虛故全事  
中之理挺然露現猶如波相虛令水體露現

當知此中道理亦爾思之五以理奪事門謂  
事既攬理成遂令事相皆盡唯一真理平等  
顯現以離真理外無片事可得故如水奪波  
波無不盡此則水存於已壞波令盡六事能  
隱理門謂真理隨緣成諸事法然此事法既  
而於理遂令事顯理不現也如水成波動顯  
靜隱經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眾生故令眾  
生現時法身不現也七真理即事門謂凡是  
真理必非事外以是法無我理故事必依理  
以理虛無體故是故此理舉體皆事方為  
真理如水即波動而非濕八事法即理門謂  
緣起事法必無自性舉體即真故說眾生即  
如不待滅也如波動相舉體即水無異也九  
真理非事門謂即事之理而非是事以真妄  
異故實非虛故所依非能依故如即波之水  
非波以動濕異故十事法非理門謂全理之  
事事恒非理性相異故能依非所依故是故  
舉體全理而事相宛然如全水之波波恒非  
水以動義非濕故華嚴經云如色與非色此  
二不為一又云生死及涅槃分別各不同釋



曰理事逆順自在者事理相望各有四義東坡十二卷 十一卷 十二卷四義中皆二義逆二義順謂依理成事真理即事順也以理奪事真理非事逆也事能顯理事法即理順也事能隱理事法非理逆也欲成即成欲壞即壞故云自在成不礙壞壞不礙成顯不礙隱隱不礙顯故云無礙正成時即壞等故云同時五對皆無前却故云頓起又上四對何以約理望事但云成等不云顯等約事望理但云顯等不云成等深有所以何者事從理生可許云成理非新有但可言顯事成必滅故得云壞真理常住故但云隱其即之與一離之與異大旨則同細明亦異理無形相但可即事而事有萬差故言與理冥一理絕諸相故云離事事有差異故云異理上約義別有此不同若統收者應成五對無礙之義一相徧對二相成對三相害對四相即對五不即對五中前四明事理不離後一明事理不即又五對之中共有三義成顯一對是事理相作義奪隱及不即二對是事理相違義相徧及相即二對是事理不相礙

義又由第二相作故有第四相即由相即故相徧由有第三相違故有第五不即又若無不即無可相徧故說真空妙有各有四義約理望事即真空四義一廢已成他義即依理成事門二泯他顯己義即真理奪事門三自他俱存義即真理非事門四自他俱泯義即真理即事門由其即故而互泯也又初及三即理徧事門以自存故舉體成他故徧他也後約事望理即妙有四義一顯他自盡即事能顯理門二自顯隱他義即事能隱理門三

自他俱存義即事法非理門四自他俱泯義即事法即理門又初及三即事徧於理門以自存故而能顯他故徧他也故說約空有存亡無礙真空隱顯自在理事鎔融者鎔冶也謂初銷義融和也謂終成義以理鎔事事與理融觀之於心即名此觀觀事當俗觀理當真今觀理事無礙中道第一義觀自然悲智相導成無住行又理事十門揔分五對一理事相徧二理事相成三理事相害四理事相即五理事相非理即性空真理一相無相事



即深淨心境互為緣起起滅時分此彼相類不可具陳相徧二門是全徧全同理不可分故華嚴經頌云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眾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三句即全徧末句即不可分相成二門依理成事則如因水成波似依空立色真如不守自性能隨萬緣事能顯理則如影像表鏡明識智表本性華嚴經頌云了知一切法自性無所有如是解諸法即見盧舍那相害二門以理奪事如水奪波事能隱理似煙鬱火相即二門真理即事如水不離冰若但是空出於事外則不即事今即法為無我理離事何有理耶事法即理則緣起無性一切眾生亦如也相非二門能所有異真妄不同則於解常自一於諦常自二相即則非二相非則非一非一故不壞俗諦非二故不隱真諦此真諦性空之理空而不空斯俗諦幻有之事有而不有不有之有不礙空不空之空空不絕有彼此無寄遞互相成若心內定一法是有即隨常若心外執一法是無即沉斷俱成

見網不入圓宗如上圓融約理事無礙訖

宗鏡十二卷

十五卷

景

宗鏡錄卷第十二

音義

鏗 戶關反 窟 苦骨反 躋 七何反 佉 丘伽反 緒 徐也 由 熾 古力反 琳 魯力反 郎 魯古反 濃 汝陽反 謀 莫計也 儉 古力反 廉 魯力反 吳 胡也 吞 吐也 鄙 方美反 號 呼號也 泣 去息反 振 章刃反 鑄 之也 鎔 鎔也 冶 中者反 挺 徒頂反 鬱 好也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十三

慈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延壽集

夫前已明一心理事無礙今約周遍含容觀中事事無礙者如法界觀序云使觀全事之理隨事而一一可見全理之事隨理而一一可融然後一多無礙大小相舍則能施為隱顯神用不測矣乃至欲使學人冥此境於自心心慧既明自見無盡之義此周遍含容觀亦具十門一理如事門謂事法既虛相無不盡理性真實體無不現此則事無別事即全理為事是故菩薩雖復看事即是觀理然說此事為不即理釋云由此真理全為事故如事顯現如事差別大小一多變易無量又此真理即與一切千差萬別之事俱時歷然顯現如耳目所對之境亦如芥瓶亦如真金為佛菩薩比丘及六道眾生形像之時與諸像一時顯現無分毫之隱亦無分毫不像今理性亦爾無分毫隱亦無分毫不事不同真空但觀理奪事門中唯是空理現也故菩薩雖復看事即是觀理然說此事為不即理者以

事虛無體而不壞相所以觀眾生見諸佛觀生死見涅槃以全理之事恒常顯現是以事既全理故不即理若也即理是不全矣如金鑄十法界像一一像全體是金不可更言即金也二事如理門謂諸事法與理非異故事隨理而圓遍遂令一塵普遍法界法界全體遍諸法時此一微塵亦如理性全在一切法中如一微塵一切事法亦爾釋云一一事皆如理普遍廣大如理微於三世如理常住本然例一切諸佛菩薩緣覺聲聞及六道眾生一

宗鏡錄卷第十三

三

六

一皆爾乃至一塵一念性相作用行位因果無不圓足三事舍理事門謂諸事法與理非一故存本一事而為廣容如一微塵其相不大而能容攝無邊法界由利等諸法既不離法界故俱在一塵中現如一塵一切法亦爾此理事融通非一非異故惣有四句一一中一二一切中一三一中一切四一切中一切各有所由思之釋云一中一者上一是能舍下一是所含下一是能遍上一是所遍餘三句一一例知四通句無礙門謂事與理非一



即非異故今此事法不離一處即全遍十方一切塵內非異即非一故全遍十方而不動一位即遠即近即遍即住無障無礙五廣狹無礙門謂事與理非一即非異故不壞一塵而能廣容十方利海由非異即非一故廣容十方法界而微塵不大是則一塵之事即廣即狹即大即小無障無礙六遍容無礙門謂此一塵望於一切由普遍即是廣容故遍在一切中時即復還攝一切諸法全住自中又由廣容即是普遍故今此一塵還則遍在自內一切差別法中是故此塵自遍他時即他遍自能容能入同時遍攝無礙思之七攝入無礙門謂彼一切望於一法以入他即是攝他故一切全入一中之時即彼全一還復在自一切之內同時無礙思之又由攝他即是入他故一法全在一切中時還令一切恒在一內同時無礙思之釋云此上無礙猶如鏡燈即十鏡互入如九鏡入彼一鏡中時即攝彼一鏡還入九鏡之內同時交互故云無礙八交涉無礙門謂一望於一切有攝有入通

有四句謂一攝一切一入一切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攝一一入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切同時交參無礙釋云一攝一一入一者如東鏡攝彼西鏡入我東鏡中時即我東鏡入彼西鏡中去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切者圓滿常如此句但以言不頓彰放假前三句攝有入亦有四句謂攝一入一攝一切入一切攝一入一切攝一切入一切同時交參無礙釋云此與前四句不同前但此彼同時攝入今則欲入彼時必別攝餘法帶之將入彼中發起重重無盡之勢攝一入一者如東鏡能攝南鏡帶之將入西鏡之中即東鏡為能攝能入南鏡為所攝西鏡為所入也此則釋迦卅尊攝文殊菩薩入普賢中也攝一切入一者如東鏡攝餘八鏡帶之將入南鏡之中時東鏡為能攝能入八鏡為所攝南鏡為所入則一佛攝一切衆生帶之同入一衆生中也攝一入一切者如東鏡能攝南鏡帶之將入餘八鏡中攝一切入一切者如東鏡攝九鏡



帶之將入九鏡之中時東一鏡為能攝能入九鏡為所攝亦即便為所入也此句正明諸法互相涉入一時圓滿重重無盡也今現見鏡燈但入一燈當中之時則鏡鏡中各有多多之燈無前後也則知諸佛菩薩六道衆生不有則已有即一刹那中便徹過去未來現在十方一切凡聖中也十普融無礙門謂一切及一普皆同時更互相望一一具前而重四句普融無礙准前思之今圓明顯現稱行境界無障無礙深思之今現在前是以前九

門丈不頓顯故此攝今同一刹那既惣別同時則重重無盡也又華嚴演義云夫能所相入心境包含惣具四義能成無礙一稱性義二不壞相義三不即義四不離義由稱性故不離由不壞相故不即又如諸刹入毛孔皆有稱性及不壞相義今毛上取稱性義故知法性之無外刹上取不壞相義故不遍稱性之毛以一毛稱性故能舍廣刹以廣刹不壞相故能入一毛又內外緣起非即非離亦有二義一約內外共為緣起由不即故有能所

入由不離故故得相入二約內外緣起與眞法性不即不離此復二義一由內外不即法性有能所入不離法性故毛能廣包刹能遍入二者毛約不離法性如理而包刹約不即法性不遍毛孔思之此事事無礙觀如群臣對王各各全得王力猶諸子對父一一全得為父又如百僧同住一寺各各全得受用而寺不分若空中大小之華一一遍納無際虛空而華不壞則十方一切衆生全是佛體而無分割以不知故甘稱眇劣稟如來之智德反墮愚盲具廣大之威神而跽小器所以志公云法性量同太虛衆生發心自小如上無礙但是一心如海涌千波鏡舍萬像非一非異周遍圓融互奪互成不存不泯遂得塵舍法界無虧大小念包九世延促同時等事現前此乃華嚴一部法界緣起自在法門如在掌中爛然可見又非獨華嚴之典乃至一代時教難思之妙旨十方諸佛無作之神通觀音秘密之悲門文殊法界之智海一時顯現洞鑒無疑矣若非智照深遠自心又焉能悟



此希奇之事如先德云證佛地者為塵空無我無性是也乃至稱理而言非智所及如空中鳥飛之時跡不可求依止跡處也然空中之跡既無體相可得然跡非無此跡尋之逾廣要依鳥飛方詮跡之深廣當知佛地要因心相而得證佛地之深廣然證入此地不可住於寂滅一切諸佛法不應爾當示教利喜學佛方便學佛智慧夫佛智慧者即一切種智所以般若經中以種智為佛則無種不知無種不見斯乃以無知知一切知以無見見一切見如華嚴離世間品十種無下劣心中云菩薩摩訶薩又作是念三世所有一切諸佛一切佛法一切眾生一切國土一切世間一切三世一切虛空界一切法界一切語言施設界一切寂滅涅槃界如是一切種種諸法我當以一念相應慧悉知悉覺悉見悉證悉修悉斷然於其中無分別離分別無種種無差別無功德無境界非有非無非一非二以不二智知一切二以無相智知一切相以無分別智知一切分別以無異智知一切異

以無差別智知一切差別以無世間智知一切世間以無世智知一切世以無眾生智知一切眾生以無執著智知一切執著以無住處智知一切住處以無雜染智知一切雜染以無盡智知一切盡以究竟法界智於一切世界示現身以離言音智示不可說言音以一自性智入於無自性以一境界智現種種境界知一切法不可說而現大自在言說證一切智地為教化調伏一切眾生故於一切世間示現大神通變化是為第十無下劣心

如上微細剖析理事根源方見全佛之眾生惺惺不昧全眾生之佛歷歷無疑悟本而似達家鄉得用而如親手足云何迷真抱幻捨實憑虛辜負已靈沉埋索寶高推上聖自鄙下凡都為但誦空文未窮實義唯記即心是佛之語親省何年只學萬法唯識之言誰當現證既乖教觀又闕明師雖稱紹隆但成自誑宗鏡委細正為斯人使了其義而識其心披其文而見其法感諸聖苦口愧先賢用心覽卷方知終不虛謬如高拂雲霧豁觀青天



以深入龍宮親逢至寶始悟從來未諦學處  
鹿浮可驗時中全無力量未到實地莫言其  
深未至劬勞莫言其苦唯當見性可以息言  
且諸聖所以垂言教者普為生盲凡夫令不  
著生死眇目二乘令不任涅槃夜視小菩薩  
令捨於權乘羅毅別菩薩令不執敘道此為  
未知有自心即具如是廣大神德無邊妙用  
者分明開示令各各自知十方諸佛莫不承  
我威光一切異生莫不賴我恩力勸生忻慕  
進道弘修破一微塵出大千經卷然後以定  
慧力內外莊嚴發起本妙覺心真如相用似  
磨古鏡如瑩神珠光徹十方影透法界無令  
一小含識不承此光猶如善財一生可辦又  
如龍女親獻靈山如來印可故云我獻寶珠  
世尊納受是事疾不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  
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是知纔悟此法因果  
同時成道度生不出一刹那之際如法華經  
信解品云疾走往捉又譬喻品云其疾如風  
豈滯多生枉修功行有如是速疾念念相應  
之力而不肯承當故諸聖驚嘆廣為開演布八

教網備三乘車大小俱收權實並載提携誘  
引密赴機宜或見或聞而前而後悉令入此  
一乘金剛寶藏以為究竟如方便品中引十  
方三世諸佛皆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  
譬喻言詞而為衆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  
佛乘故是諸衆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  
種智則不可迷諸佛方便門執其知解領成  
現之語起法我之心如般若經中佛言我於  
一切法無所執故得常光一尋身真金色是  
以但於人法二執俱亡一道常光自現還同  
釋迦親證金色之身所以諸佛教門皆為顯  
宗破執依前住著反益迷心如熱金丸執則  
燒手令甘露聖教出苦良緣若遇斯人有損  
無益如方便品偈云舍利弗當知諸佛法如  
是以萬億方便隨宜而說法其不習學者不  
能曉了此汝等既已知諸佛世之師隨宜方  
便事無復諸疑惑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  
故知若不習定學慧且不知隨宜之說妄認  
為真不可徇文以為悟道直如善財登闍龍  
女獻珠當此之時自然親見應須剋已辦事



曉夜忘疲若問程而不行家鄉轉遠似見寶而不取選受貧窮所以古德頌云學道先須細識心細中之細細難尋可中尋到無尋處方信凡心是佛心故知即於一念生死心中能信有諸佛不思議事甚為難得如大涅槃經云佛言若有人能以藕根絲懸須彌山可思議不不也世尊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一念頃悉能得量一切生死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問理唯一道事乃萬差云何但了一心無邊佛事悉皆圓滿 答出世之道理由心成處世之門事由心造若以唯心之事一法即一切法舒之無邊以唯心之理一切法即一法卷之無跡因卷而說一此法未曾一因舒而說多此法未曾多非一非多有而不有而多而一無而不無一多相依互為本末通有四義一相成義則一多俱立以互相持有力俱存也二相害義形奪兩亡以相依故各無性也三互存義以此持彼不壞彼而在此彼持此亦爾經頌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四互泯義以此持彼彼相盡而唯此以彼

持此此相盡而唯彼經云知一即多多即一又由彼此相成資攝無礙是故得有大小即入一多相容遠近互持主伴融攝致使塵塵現而無盡等帝網以參差故得事事顯而無窮若定光而隱映又多無礙之義古德以喻顯示如數十錢法此有二體一異體二同體就異體中有二一相即二相入又以諸緣起法有二義一空有義此即自體二有力無力義此望力用由初義故約相即由後義故得相入初空有義中由自若有時他必無故他即自何以故由他無性以自作故二由自若空時他必有故自即他故何以故由自無性用他作故以空有無二體故所以常相即若不尔者緣起不成有自性等過二力用中自有全力所以能攝他他全無力故所以能入自不據自體故非相即力用交徹故成相入十數為譬者復有二門一異體門二同體門就異體門中復有二一者一中多多中一如經頌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此約相說二者一即多多

宗鏡錄

卷一三

五



即一如經頌云一即是多多即一義味寂滅  
 悉平等遠離一異顛倒相是名菩薩不退住  
 此約理說問既其各各無性那得成其一多  
 耶答此由法界實德緣起力用普賢境界相  
 應所以一多常成不增不減也次明一即多  
 多即一者如似一即十緣成故若十非一一  
 不成故何但一不成十亦不成如柱若非舍  
 爾時則無舍若有舍亦有柱即以柱即是舍  
 故有舍復有柱一即十十即一故成一復成  
 十也問若一即十此乃無有一若十即一此  
 乃無有十那言一之與十復言以即故得成  
 耶答一即非一者是情謂一今所謂緣成一  
 緣成一者非是情謂一故經頌云一亦不為  
 一為破諸數故淺智著諸法見一以為一問  
 前明一中多多中一者即一中有十十中有  
 一此明一即十有何別耶答前明一中十者  
 離一無有十而十非是一若此明一即十者  
 離一無有十而十即是一緣成故也二同體  
 門者還如前門相似還明一中多多中一一  
 即多多即一今就此門中說者前異體門言

一中十者以望後九故名一中十此門言一  
 中十者即一中有九故言一中十也問若一  
 中即有九者此與前異體門中一即十有何  
 別耶答此中言有九者有於自體九而一不  
 是九若前異體說者一即是彼異體十而十  
 不離一問一中既自有九者應非緣成義若  
 若非緣成豈得有九耶問一體云何得有九  
 若若無九即無一次明同體門中一即十者  
 還言一者緣成故一即十何以故若十非一  
 一不成故一即十既爾一即二三亦然問此

末後十卷 卷之五

中言自體一即十者與前同體一中十有何  
 別耶答前明自體中有十而一非是十此明  
 一即十而一即是十以此為異問此明一體  
 即十為攝法盡不若隨智差別故亦盡亦不  
 盡何者如一若攝十即不為盡若具說即無  
 盡也問為攝自門無盡為攝餘門亦無盡耶  
 答一無盡餘亦無盡若餘不盡一亦不盡若  
 一成一即成若一不成一切即不成是故  
 此攝法即無盡復無盡成一之義也於三四  
 義猶若虛空即是盡更不攝餘故名無盡故



知亦攝盡不盡也問既言一即能攝者爲只攝一中十亦得攝他處十答攝他十亦有盡不盡義何以故離他無自故一攝他處即無盡而成一之義他處十義如虛空故有盡經云菩薩在於一地普攝一切諸地功德此宗鏡錄是一乘別教不思議門圓融無盡之宗不同三乘教中所說如上一多無礙之義不可以意解情思作限量之見唯淨智眼以六相十玄該之方盡其旨耳則知融攝無邊包含匪外如法華神力品云諸佛於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於此轉于法輪諸佛於此而般涅槃又經云慈悲爲佛眼正念爲佛頭妙音爲佛耳香林爲佛鼻甘露爲佛口四辯爲佛舌六度爲佛身四攝爲佛手平等爲佛指戒定爲佛足種智爲佛心金光明經疏云法性身佛者非是凡夫二乘下地之所能見唯應度者示令得見此即無身之身無相之相一切智爲頭第一義諦歸八萬四千方門跋大悲眼中道白毫無漏鼻十八空舌四十不共齒弘誓肩三三昧耆如來藏腹權

實智手定慧足如此等相莊嚴法性身佛也牛頭初祖云諸佛於此得菩提者此是心處得菩提色處轉法輪眼處入涅槃若爾者身中究竟解脫法身常在淨土具足更少何物復更何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此宗鏡中所行智行主伴皆同一際纔有信者悉同法流但如一圓鏡之中無別分拚如華嚴論云此經法門惣是十方諸佛同行共行更無新故如大王路發跡登之者即是無奈不行之何一念隨善根少分見性智慧現前惣是不離佛正覺根本智故不離普賢行故如普賢一念中少分善心惣是向法流者故經云聞如來名號及所說法門聞而不信猶能畢竟至於金剛智地何況信修者也又云此華嚴經中解行法門修學悟入必能成就十住法門住佛種性生一來家爲佛真子不同權教初地菩薩以普願成佛此華嚴經直論實證位不論普願爲此教門惣一時一際一法界無異念前後情絕凡聖一性不論情繫應以無念無作法界照之可見若立情見不可信也



設生信者玄信佛語故非是自見若自見者情絕想亡心與理合智與境冥方知萬境性相通收若不如斯心常彼此是非競作垢淨何休若也稱性情亡法界重玄之門自達一多純雜自在含容摠別之門圓融自在於利生之法善達諸根隨所堪能悉皆成益敬承親近者皆能拔之所以稱性故凡行一事悉徧法界若隨事作則有分限如摩訶般若經云欲以一食供養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諸佛及僧當學般若波羅蜜欲以一衣華香瓔珞

法華經疏 卷下 三法 三

殊香塗香燒香燈燭幢幡華蓋等供養諸佛及僧當學般若波羅蜜論問曰菩薩若以一食供養一佛及僧尚是難事何況十方如恒河沙等諸佛及僧答曰供養功德在心不在事也若菩薩以一食大心悉供養十方諸佛及僧亦不以遠近為礙是故諸佛皆見皆受是知但運一心廣大無際功德智慧二種莊嚴六度萬行無不圓滿則知一毫空性法界無差一微塵中具十方分是以法華會上十方佛國通為一土分身共座同證一乘亦如

華嚴教明此土說法十刹成然仰先聖之同歸今後學之堅信偶斯教者莫大良緣如秉大炬以燭幽關炳然見性似駕迅航而渡深濟倏爾登真故云一句殊神必當成佛二字經耳七出不沉所利唯人所約唯已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異流俱會平等今宗鏡中亦復如是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一切諸法中唯以等觀入若執方便廣辯諸乘則失佛本懷違於大旨如法王經云若定根機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闍提人說闍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何以故眾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藥病如是解者即一切法無非佛法矣 問如何是一切法皆是佛法 答一切法唯心心即是佛心即是法如學人問忠國師經云一切法皆是佛法殺害還是佛法不答一切施為皆是佛智之用如人用火香臭不嫌亦如其水淨穢非汗以表佛智也是知火無分別蘭艾俱焚水同德方圓任器所以文殊執劍於瞿曇鷲

掘持刁於釋氏豈非佛事乎若心外見法而生分別直饒廣作勝妙之事亦非究竟  
問心性本淨寂照無遺何假智光而為鑒達  
答心是正因雖然了照以客塵煩惱所遮若無智慧了因而不能顯古德云智照心原即是了因如空與日略有十義以辯難思一謂  
日與空非即非離二非住非不住三如日善作破暗良緣顯空之要四雖復滅暗顯空空無損益五理實無損事以推之暗蔽永除性乃無增空界所含萬像皆現六而此虛空性雖清淨若無日光則有暗起七非以虛空空故自能除暗暗若除者必假日光八日若無空無光無照空若無日暗不自除九然此暗性無來無去日之體相亦不生不滅十但有日照空則乾坤洞曉以智慧日照心性空亦復如老釋曰一智與心非即非離云何非即以智是能照心是所照能所異故云何非離智是心之用用不離體故二非住非不住云何非住智性離故云何非不住與心相應故三智能破客塵顯了心性四智雖去塵現性

而心去無隱顯五心雖本空要盡客塵方能普現法界六心雖清淨若無智光則為客塵所蔽七非心自空不深客塵塵若除者要因智光八智無心不照心無智不明九客塵雖盡本無來去智雖起照亦無生滅十但得智光則心性湛然寂照法界同明究竟清淨故知萬法無修策修而至無修本性雖空亦由修空而顯空今宗鏡所錄深有所以只為眾生無智不修而墮愚闇不照心性枉為輪迴若不待宗鏡之智光何由顯於心寶且眾生

無漏智性本自具足以客塵所蔽似鏡昏塵但能知鏡本明塵即漸盡客塵盡顯真性朗然如大涅槃經云如大村外有安羅林中有  
一樹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時林主灌之以水隨時修治其樹陳朽皮膚枝葉悉皆脱落唯真實在如來亦爾所有陳故悉已除盡唯有一切真實法在所以一鉢和尚誦云萬代金輪聖三子只者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眾生度盡眾生出生死生死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明無





言如我解於仁所說表化與不化等無有別云何問言凡有幾何昔賢等薩言善哉善哉佛子如汝所說設一切眾生於一念中悉成正覺與不成正覺等無有異何以故菩提無相故若無有相則無增減佛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成等正覺同於菩提一相無相疏釋云所以知佛智徧者無一眾生不有本覺與佛體無殊故經云佛智潛流即似佛智徧他眾生今顯眾生自有佛智故云徧耳此有三意一明無一眾生不有則知無性者非眾

生數謂草木等已過五性之見二者眾生在纏之因已具出纏之果法故云有如來智慧非但有性後方當成亦非理先智後是知涅槃對苦方便且說有性後學尚謂談有教無汎聞等有果智誰當信者三彼因中之果智即他佛之果智以圓教宗自他因果無二體故不爾此說眾生有果何名說佛智耶斯則玄又玄矣非華嚴宗無有斯理疑云涅槃云佛性者名為智慧有智慧時則無煩惱今有佛智那作眾生釋云謂顛倒故不證豈得言

無如壯士迷於額珠豈是層中無寶謂若先無雜倒寧有既離則現明本不無如貧得珠非今後與是以涅槃恐不修行故云言定有者即為執著恐不信有故云若言定無則為妄語乍可執著不可妄語又如來藏等經說有九種喻喻如來藏謂如青蓮華在泥水中未出泥人無貴者又如貧女而懷聖胎如大價寶垢衣所纏如摩尼珠落在深廁如真金像莽衣所覆如菴羅樹華香未開亦如稻米在糠穢中如金在鐵如像在璞皆是塵中有佛身義與此大同也又此無性理能成一切能壞一切則一成一切或一壞一切壞一成一切成者即因果交徹於中有二一明生佛不二華嚴經云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等淨名經云一切眾生即菩提相即菩提相干何不成二明能所不二即華嚴經云皆同一性所謂無性淨名經云不行是菩提雖意法故法即是所意即是能良以心境同一性故生佛亦然是以真心不守自性故舉體隨緣成諸萬法性即體也



以諸法唯心所現各無自體虛假相依無使字樣異 定性以無性故能隨異緣成立一切若有定字樣 性猶如金石各有堅性不可今易今此無性字樣 猶如於水遇冷成冰逢火便煖故中論偈云 集若有定性先來所不斷於今云何斷道若 有定性先來所不修於今云何修故知若有 定性一切諸法皆悉不成若無定性一切皆 成又若衆生各各有性自體不移則永作衆 生無因成佛所以無性理同以有空義故一 切法得成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一切法若 此一微塵法成則盡十方虛空界一切異法 一時成若有一微塵異法不成者此間一毫 之法亦不成失圓頓義以一心一切心故若 悟宗鏡成佛即一切處成佛所以金剛經云 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有一微塵處不成佛 則不入宗鏡中故經云唯我一人者三界六 道凡聖無非我是一是人故唯我一人耳故 知若離此而修皆成權漸如待空華而結果 期飲水以成冰任滿三祇不入真實但自觀 心見佛了諸法空則不動念而親觀毫光靡

運身而徧參法界如佛在忉利一夏安后佛 以神力制諸人天不知處所夏受歲已佛備 神足欲還閻浮爾時須菩提於石室中注自 思惟言佛忉利下當至佛所禮佛耶為不至 耶復自思惟佛常說法若人以智慧力觀佛 法身是名見佛中最佛時已從忉利下閻浮 提四衆皆集人天相見座中有佛及轉輪王 諸天大集衆會莊嚴先未曾有須菩提念今 此大衆雖復殊特勢不久停磨滅之法皆歸 無常因此無常觀之初門悉知諸法空無有 寄作是觀時即得道證時一切衆欲先見如 來禮拜供養有蓮華色比丘尼常為他人呼 為婬女欲除惡名便化為輪王七寶千子衆 人見之皆悉避座化王見佛還復本身為比 丘尼最先禮佛佛告尼言非汝先禮我唯須 菩提最初禮我所以者何須菩提觀諸法空 為見法身得真供養供養中最非供養生身 名供養也是知若不自信心佛求他勝緣功 業雖勤終非究竟如華嚴如來出現品云佛 子設有菩薩於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行六

波羅蜜修習種種菩提分法若未聞此如來  
不思議大威德法門或時聞已不信不解不  
順不入不得名為真實菩薩以不能生如來  
家故又以從緣故緣亦無自性則一切不成  
念念散壞如隨差別雜染之緣因名言建立  
故號眾生於諸緣中求眾生性了不可得則  
眾生體空即是壞義以有諸法故則空義得  
顯若此一眾生義不成則盡十方法界一切  
眾生悉皆不成故名一壞一切壞所以諸佛  
知一切法皆無性故得成就一切智起同體  
悲相續不斷蓋未來際廣度有情以一心無  
性成佛之理願一切眾生與我無異知眾生  
本來一心不動常合天真以無性故不覺隨  
緣六趣昇降枉受妄苦虛墮輪迴所以能起  
大悲相續度脫若無此無性之理則大化不  
成善惡凡聖不可移易若能如是解悟則是  
入不思議方便法門佛藏經云諸法若有決  
定體性如拈毛髮百分之一者是則諸佛不  
出於世亦終不說諸法空並證頓義華嚴經  
頌云能於一念悉了知一切眾生無有餘了

彼眾生心自性遠無性者所行道不退轉法  
輪經云爾時三菩薩住世尊前以曼陀蓮華  
散於佛上散已作如是言我於此法深生信  
解無有疑或其第一者白佛言世尊若有人  
說如來我即如來於此法中都無疑惑第二  
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有人稱說世尊我即  
世尊亦於此法悉無疑惑第三菩薩白佛言  
世尊若有人稱說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我即  
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亦於此法悉無疑惑乃  
至阿難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作如是說佛  
言此三菩薩善解假名故作是說故知但是  
凡聖諸法皆是假名從心建立若能了達一  
切平等即知凡聖諸法不出假名假名不出  
真如之性如大般若經云爾時善現告欲色  
界諸天眾言汝諸天眾說我善現佛真弟子  
隨如來生云何善現隨如來生謂隨如來真  
如生故所以者何如來真如無來無去善現  
真如亦無來無去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  
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如來真  
如如是真如無真如性亦無不真如性善現



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釋曰若  
如來真如即一切法真如者非獨善現隨如  
來生乃至一切法界衆生悉隨如來生何者  
以如來真如即自真如故如是真如無真如  
性者以此真如是言說中極亦不可立故云  
喚作如如如是變也既無真如之性亦無非  
真如之性如是了達方爲究竟真如矣鴈腋  
經云爾時舍利弗問諸比丘言大德何緣說  
如是語我今始於六師出家諸比丘言大德  
舍利弗從今已往六師諸佛等同一相無增

不增不減

無減大德舍利弗我等今知諸師不異於出  
家中無所分別故言出家舍利弗言大德何  
緣說言從今佛非我尊諸比丘言大德舍利  
弗我從今往自然明了熾然明了不假餘明  
我自歸依非餘歸依自歸自尊是故說言佛  
非我尊何以故我不離佛佛不離我乃至舍  
利弗言大德何故說從今往說無有業諸比  
丘言大德舍利弗我從今往知一切說究竟  
涅槃是中無有調伏無非調伏以是故言我  
說無業如來藏經云世尊告金剛慧言善男

子我以佛眼觀一切衆生貪欲恚癡諸煩惱  
中有如來智如來眼如來身結加趺坐儼然  
不動善男子一切衆生雖在諸趣煩惱身中  
有如來藏常無染汙德相備足如我無異楞  
伽經云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三十二相入於  
一切衆生身中華嚴入法界品中鞞瑟股羅  
居士得菩薩解脫不般涅槃際法門常供養  
栴檀座佛塔告善財言我開栴檀座如來塔  
門時得三昧名佛種無盡善男子我念念中  
入此三昧念念得知一切無量殊勝之事乃  
至善男子我唯得此菩薩所得不般涅槃際  
解脫如諸菩薩摩訶薩以一念智普知三出  
一念徧入一切三昧如來智日恒照其心於  
一切法無有分別了一切佛悉皆平等如來  
及我一切衆生等無有二知一切法自性清  
淨無有思慮無有動轉而能普入一切世間  
離諸分別任佛法印悉能開悟法界衆生又  
頌云如心境界無有量諸佛境界亦復然如  
心境界從意生佛境如是應觀察法華經云  
如是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

祇劫常住不滅衆有疑云成道既久常此教化中間所有然燈毗婆沙尸棄等佛成道入滅說法度衆生復是誰耶古釋云於是中間說然燈佛等成道入滅如是皆以智慧方便善巧分別說於他佛非離我身別有彼佛金剛經論云衆生身內有佛亦非密身外有亦非密乃至非身內非身外有非非內非非外有並非密也衆生即是故名爲密寶藏論云不遺一法不得一法不修一法不證一法性淨天真可謂大道乎真一是以徧觀天下莫非真人孰得此理同其一倫台教云只觀十法界衆生即是佛十法界衆生陰佛陰無毫芥之殊三世佛事衆生四儀無不圓足華嚴論云若少見性者亦得佛乘如大海中一毫之滌乃至多滌一一滌中皆得大海如是菩薩五位之中十位十地一一位內皆有佛果如彼海水一毫之滌不離佛性得諸行故以彼佛性而有進修如華嚴經直以全佛果不動智等十智如來示凡信修如有凡夫頓昇寶位身持五位徧知臣下一切群品無不該

合華嚴經中法門菩薩行相亦復如是從初發心十住之始頓見如是如來法身佛性無作智果徧行普賢一切萬行隨緣不滯悉皆無作涅槃經云佛性非是作法但爲客塵煩惱所覆故是故今從十住初位以無作三昧自體應真煩惱客塵全無體性唯真體用無貪瞋癡任運即佛故一念相應一念成佛一日相應一日成佛何須數劫漸漸而修多劫積修三祇至果心緣劫量見障何休諸佛法門本非時攝計時立劫非是佛乘又經云一

切卅界海微塵數劫所有諸佛出興于世親近供養者明無功之智徧周無法不佛佛即法也十方虛空無有間缺計鋒毛端無不是一切法一切佛故但有微塵許是非深淨心皆不是見佛也以智眼印之又云都舉佛刹微塵數佛者智滿行徧無非佛故皆悉承事者即聖凡同體無一不佛法空無間也以普眼觀之徹其心境無不佛也智隨諸行一切皆佛故如是見者以事而論亦實如是表法而論一切摠實是佛故若一法一物不是佛



見者當知是人即是邪見非正見也即有能所是非諸見競生不得入此奇賢文殊智眼境界是以若有異想雜念續續而起故號眾生則能所互興是非交諍即是邪見若了妄念無相外境自虛則一切剎塵無非正覺所以釋摩訶衍論云一念初起無有初相者謂心起者無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即謂無念者則是除疑今生勝解謂有眾生作如是疑極解脫道會本覺時微細初生知得有耶知得無耶若知有者極解脫道當非無念所以者何知有初念有初念故若知無者極解脫道當不能有所以者何既無初念待何念無立解脫有如是疑故今自通言所知之相從本已來自性空無能知之智從本已來無有起時既無所覺之相亦無能覺之智豈可得言有細初相智慧可知而言說知初相者即是現示無念道理所以者何法性之理雖無所知之初起相亦無能知之始覺智而能通達無所知相無能知智無所有覺都非空無是故今且依此道理作如是說知初相耳

是故一切眾生不名為覺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明者即是成三上無念義謂金剛已還一切眾生獨力業相大無明念未出離故則是現示一切眾生皆是有念名為眾生一切諸佛皆得無念名為佛故自此已下現示始覺境界周徧圓滿謂大覺者已到彼岸徧知一切無量眾生一心流轉作生住異滅四相故如論云若得無念者則知心相生住異滅故以何義故如是知耶得自無念時一切眾生平等得故如論云以無念等故以何義故唯一行者得無念時一切眾生悉得無念一一眾生皆悉各有本覺故此義云何謂一行者始覺圓滿同本覺時徧同一切無量眾生本覺心中非自本覺所以者何自性本覺徧眾生界無不至故清淨覺者得無念時一切眾生皆得無念者清淨覺者斷無明時一切眾生亦可斷耶若爾何過若始覺者斷無明時一切眾生皆得斷者何故上言金剛已還一切眾生獨力業相大無明念未出離故不名為覺若諸眾生無

始無明未得出離而與諸佛同得無念者無念等義唯有言說無有實義豈可得言一切眾生皆有本覺亦有始覺決斷此難則有二門一者自宗決斷二者望別決斷自宗決斷者此論正宗為欲現示一切眾生同一相續無差別故可得一修行者無始無明究竟斷時一切眾生亦同斷盡一修行者滿始覺時一切眾生亦同得滿是故三身本有契經中作如是說爾時世尊告文殊言文殊師利我由二等而成正覺一者斷等二者得等言斷等者我極解脫道初發起時一切眾生所有無始無明一時究竟頓決斷故言得等者我初成道滿始覺時一切眾生皆滿足故是名二等故望別決斷者舉圓滿者望眾生界無一一法而非清淨舉諸眾生望無上尊入無明藏無所覺知皆悉清淨無所障礙無念等義而得成立入無明藏無所覺知上上所說文無相違過舉此一隅應廣觀察自此已下雖諸始覺今同本覺謂五十一分滿始覺時實無轉勝漸次之果亦無究竟圓滿之極所

以者何一切始覺四相俱時而得住止皆無自三從本已來一味平等自性圓滿契同無二一相覺故如論云而實無有始覺之異以四相俱時而有皆無自立本來平等同一覺故起信疏云豁然大悟了自心本無所轉今無所靜本不平等種種夢念動其心原覺心初起者是明所覺相心初起者依無明有生相之心體今動念今乃證知離本覺無不覺即動念是靜心故言覺心初起如迷東為西悟時乃知西即是東心無初相者本由不覺有心生起今既覺故心無所起故言無初相今究竟位動念都盡唯一心在故言無初相無明永盡歸一心原更無起動故言得見心性心即常住更無所遷名究竟覺未至心原要念未盡欲滅此動望到彼岸而今既見心性夢相都盡覺知自心本無流轉今無明靜息常自一心是以證知佛地無念此是舉因而證果也馬祖大師云汝若欲識心祇今語言即是汝心喚此心作佛亦是實相法身佛亦名為道經云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隨



世應處立名如隨色摩尼珠縹青即青縹青  
即黃體非一切色如指不自指如刀不自割  
如鏡不自照隨緣所見之處各得其名此心  
與虛空齊壽乃至輪迴六道受種種形即此  
心未曾有生未曾有滅為眾生不識自心迷  
情妄起諸業受報迷其本性妄執世間風息  
四大之身見有生滅而靈覺之性實無生滅  
汝今悟此性名為長壽亦名如來壽量喚作  
本空不動性前後諸聖祇會此性為道今見  
聞覺知元是汝本性亦名本心更不離此心  
別有佛此心本有今有不假造作本淨今淨  
不待塗拭自性涅槃自性清淨自性解脫自  
性離故是汝心性本自是佛不用別求佛汝  
自是金剛定不用更作意凝心取定縱使疑  
心斂念作得亦非究竟志公和尚生佛不二  
科云眾生與佛不殊大智不異於愚何用外  
求珍寶身內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  
凡聖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  
竟攀緣空寂推求憶想清虛無可一法可得  
蕭然直入無餘傳大士頌云還原去何須次

第求法性無前後一念一時修又頌云凡地  
修聖道果地習凡因恒行無所踐常度無度  
人真覺大師語云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  
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合一切  
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  
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  
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刹  
那滅却阿耨業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  
何交涉百門義海云發菩提者今了達一切  
眾生及塵毛等無性之理以成佛菩提智故  
所以於佛菩提身中見一切眾生成等正覺  
又眾生及塵毛等全以佛菩提之理成眾生  
故所以於眾生菩提中見佛修菩提行是故  
佛是眾生之佛眾生即佛之眾生縱有開合  
終無差別如是見者名菩提心起同躰大悲  
教化眾生也又策林問云眾生為迷諸佛為  
悟體雖是一約用有差若以眾生通佛佛亦  
合迷若以佛通眾生眾生合悟否恒以非眾  
生為眾生亦以非佛為佛不礙存而恒奪不  
妨壞而常成隨緣且立眾生之名豈有眾生

可得約體權施法身之號寧有諸佛可求莫不妄徵真原居一相而恒有真該妄未入五道而常空情談則二界難通智說乃一如易就然後變非雙是即互壞互成見諸佛於衆生身觀衆生於佛體仰山和尚問爲山和尚云真佛任何處爲山云以思無思之妙反靈藏之無窮思盡還原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斯則無住無離能見真佛履平等道矣故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即是佛道故所以先德云夫大道唯心即心是佛只依一心而修即是根本之智亦是無分別智即能分別無窮自具一切智故不同起心徧計故知凡有心者悉皆成佛如今行是佛行坐是佛坐語是佛語默是佛默所以云阿鼻依正當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此非分得可謂全收以不信故決定爲凡以明了故舊來成佛然成佛之義約性虛玄隨相對機即有各種如華嚴演義云隨門

不同種種有異門雖有多且略分四一約性性即一真法界二約相即無盡事法三性相交交徹顯此二門不即不離四以性融相德用重重重初約體門者問體是佛不答應成四句一一是佛法性身無所不至故經云性空即是佛故二非佛絕能所覺爲其性故平等真法界非佛非衆生故三亦佛非佛以法性身無自性故四雙非性與無性雙泯絕故經頌云無中無有二無二亦復無三世一切空是則諸佛見二就相門有二一情二非情真心隨緣變能所故然此二門各分深淨謂無明熏真如成深緣起真如熏無明成淨緣起深成萬類淨至成佛以修淨緣斷彼深緣方得成佛依此二義則生佛不同於淨緣中復有因果因有純雜果有依正若約純門隨一菩薩盡未來際唯修一行一一皆然若約雜門萬行齊修盡未來際若約因門盡未來際常是菩薩若約果門盡未來際常是如來經云爲衆生故念念新新成等正覺若雙辯門盡未來際修因得果若約雙非盡未來際非因非果



便同真性前之三門雙具悲智雙融心境第三性相交徹門曲有四門一以性隨相同第二門二寄相歸性同第一門三雙存無礙且上二門依此則悲智雙運性相齊驅寂照雙流成大自然在四互奪雙亡則性相俱絕沒同果海無成不成第四以性融相門相雖萬差無不即性性德無盡全在相中以性融相相如於性今上諸門皆無障礙因果交徹純雜相融事事相叅重重無盡今就性門四句之內是即佛門不取餘三就相門中約有情門

是淨非染是果非因是一分表非此所用就交徹門佛則性相雙融生則會相歸性今經正約第四以性融相一成一切皆成謂以佛之淨性融生之染以佛一性融生之多今多深生隨一真性皆如於佛已成佛竟非唯有情會萬類相融為佛體無不皆成故肇公云會萬物而成己者其唯聖人乎又云故聖人空同其體萬物無非我以佛之性融於物性同佛皆成以物之性融佛之相故今三業等於萬類即今經意而非餘門故云隨門不同

今是成佛門也頓教多同約性四門終教即同性相交徹始教有二門幻有即空同會相歸性但唯心現多同第二小乘人天皆同相門由此有云無情成佛是約性相相融以情之性融無情相以無情相隨性融同有情之相故說無情有成佛義若以無情不成佛義融情之相亦得說言諸佛眾生不成佛也以成與不成情與無情無二性故法界無限故佛體普周故色空無二故法無定性故十身圓融故緣起相由故生界無盡故為因周徧故遠離斷常故萬法虛融故故說一成一切成也非謂無情亦有覺性同情成佛若許此成則能修因無情變情情變無情便同邪見是以性非巧拙解有精麁智妙而見在須臾機鈍而悟經應劫所以古德云夫佛體幽玄非即色蘊亦不離色蘊一異性空真性自現如密嚴經偈云碎抹於金鑛鑛中不見金智者巧融鍊真金方乃顯分別於諸色乃至為極微及析求諸蘊若一若異性佛體不可見亦非無有佛且如悟入宗鏡中成佛不離一



念若前念是凡後念是聖此猶別教所收今  
 不動無明全成正覺故華嚴論云如將寶位  
 直授凡庸如夜夢千秋覺已隨滅傳大士白  
 梁武帝云今欲將如意寶珠清淨解脫照徹  
 十方光色微妙難可思議意欲施於人主若  
 受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若一  
 念決定信受者不問刹那便登覺位如維摩  
 經云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又法華經云  
 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持  
 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  
 利弗言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答言  
 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故  
 知一切含生心珠朗耀理無前後明珠隨機  
 或因關而隱層中對明鏡而顯現或因遊而  
 沉水底在安徐而得之或處輪王毳中建大  
 功而受賜或繫貧人衣裏慳智願而猶存宗  
 鏡明文同證於此如是信者究竟無餘即是  
 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據此  
 諸聖開示心佛了然設有抱疑退屈之者雖

未信受若成佛之理未曾暫虧如人不識真  
 金認為銅鐵銅鐵但有虛名金性未曾暫變  
 如今執者不知本是却謂今非亦匪昔迷而  
 方始悟如上廣引委曲證明只為即生死中  
 有不思議性於塵勞內具大喜提身以障重  
 之人聞皆不信甘稱絕分唯言我是凡夫既  
 不能承紹佛乘弘持法器遂乃一向順眾生  
 之業背覺合塵生死之海彌深煩惱之籠轉  
 密所以徧集祖佛言教頓釋群疑今於言下  
 發明直見無生自性方知與佛無異萬法本

同始信真詮有茲深益 問六祖云善惡都  
 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洞山和尚云學得佛  
 邊事猶是錯用心今何廣論成佛之旨  
 答今宗鏡錄正論斯義以心冥性佛理合真  
 空豈於心外妄求隨他勝境如華嚴記云若  
 達真空尚不造善豈況惡乎若邪說空謂豁  
 達無物或言無礙不妨造惡若真知空善順  
 於理恐生動亂尚不起心慕善惡肯於理以  
 順妄情豈當可造若云無礙不礙造惡何不  
 無礙不礙修善而斷惡耶耿修善法尚恐有





一切經論皆破眾生身心相華純如皆戒論離微品云夫經論者莫不就彼凡情破彼根量種種方便皆不任於形事若下任形事者則不須一切言說及以修教也故經云隨宜說法意趣難詳難說種種之失皆是權接方便助道法也然非究竟解脫涅槃如有人於虛空中畫像種種色相及種種言聲然彼虛空實無異相受入變動故知諸佛化身及以說法亦復如是於實際中都無一異是以天地合離虛空合散萬物動作變化無為天神中有智智中有通通有五種智有三種何為五種通一曰道通二曰神通三曰依通四曰報通五曰妖通妖通者狐狸老變木石精化附傍人神聰慧奇異此謂妖通何謂報通鬼神逆知諸天變化中陰了生神龍隱變此謂報通何謂依通約法而知緣身而用乘符往來藥餌靈變此謂依通何謂神通靜心照物宿命記持種種分別皆隨定力此謂神通何謂道通無心應物緣化萬有水月空華影像無主此謂道通何謂三智一曰真智二曰

內智三曰外智何謂外智謂分別根門識了塵境博覽古今皆通俗事此名外智何謂內智自覺無明割斷煩惱心意寂靜滅無有餘此名內智何謂真智體解無物本來寂靜通達無涯淨穢不二故名真智真智道通不可名目餘所有者皆是邪偽偽則不真邪則不正或亂心生迷於本性是以深解離微達彼諸有自性本真出於羣品夫智有邪正通有正偽若非法眼精明難可辯了是以俗間多信邪偽少信正真大教偃行小乘現用故知妙理難顯也百大廣語云應物隨形變現諸極難我我所猶屬小用是佛事門收大用者大身隱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龐居士偈云世人多重金我受刹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心通法亦通十八斷行蹤但自心無礙何愁神不通如是解者方入宗鏡之中所有施為皆入律行自然成辦一切佛事如淨名私記云得入律行者如優婆離章是名奉律具名善解端坐不用經營辦供養具而常作佛事心行中求已上並約性用心通不約



事解或諸家兼事說者或云衆生三理具諸佛  
 事圓或云衆生在因諸佛證果或云衆生客  
 塵所遮諸佛種現俱盡或云衆生妄見所隔  
 諸佛五眼圓通又台教多約本迹明凡聖不  
 二辯生佛之因果故肇法師云本迹雖殊不  
 思議一所以湛然尊者約三觀四教十如十  
 乘一念三千等於此迹門論其十妙若知迹  
 門尚妙本門可知遂撮略色心不二等十門  
 明權實之宗辯能所之化故云為實施權則  
 不二而二開權顯實則二而不二斯則始終  
 明不二十門者一色心不二門者且十如鏡  
 乃至無諦一一皆有揔別二意揔在一念分  
 別色心何者初十如中相唯在色性唯在心  
 體力作緣義兼色心因果唯心報唯約色十  
 二因緣苦業兩兼或唯在心四諦則三兼色  
 心滅唯在心二諦三諦皆俗具色心真中唯  
 心一實諦及無諦准此可見既知別已攝別  
 入揔一切諸法無非心性一性無性三千宛  
 然當知心之色心即心名變變名為造造謂  
 體用是則非色非心而色而心唯色唯心良

由於此故知但識一念徧見已他生佛他生  
 他佛尚與心同況已心生佛寧乖一念故彼  
 彼境法善而不差二內外不二門者凡所觀  
 境不出內外外謂託彼依正色心即空假中  
 即空假中妙故色心體絕唯一實性無空假  
 中色心宛然豁同真淨無復衆生七方便異  
 不見國土淨穢聖品而帝網依正終自炳然  
 所言內者先了外色心一念無念唯內體三  
 千即空假中是則外法全為心性心性無外  
 攝無不周十方諸佛法界有情性體無殊一

切成徧誰云內外色心已他此即用向色心  
 不二門成三修性不二門者性德只是界如  
 一念此內界如三法具足性雖本爾藉智起  
 修由修照性由性發修在性則全修成性起  
 修則全性成修性無所移修常死爾修又二  
 種順修逆修順謂了性為行逆謂背性成迷  
 迷了二心心雖不二逆順二性性事恒殊可  
 由事不移心則今迷修成了故須一期迷了  
 照性成修見性修心二心俱泯又了順修對  
 性有離有合離謂修性各三合謂修二性一

修二各三共發性三是則修雖具九九只是  
三爲對性明修故合修爲二二與一性如水  
爲波二亦無二亦無波水應知性指三障是  
故具三修從性成三法爾達無修性唯一  
妙乘無所分別法界洞朗此由內外不二門  
成四因果不二門者衆生心因既具三執此  
因成果名三涅槃因果無殊始終理一若爾  
因德已具何不任因但由迷因各自謂實若  
了迷性實唯任因故久研此因因顯名果只  
緣因果理一用此一理爲因理顯無復果名  
豈可仍存因號因果既泯理性自忘只由忘  
智親疎致使迷成厚薄迷厚薄故強分三或  
義開六即名智淺深故如夢勤加空冥或絕  
幻因既滿鏡像果圓空像雖即義同而空虛  
像實像實故稱理本有空虛故迷轉成性是  
則不二而二立因果殊二而不二始終體一  
若謂因異果因亦非因曉果從因因方剋果  
所以三千在理同名無明三千果成咸稱常  
樂三千無改無明即明三千並常俱體俱用  
此以修性不二門成五乘淨不二門者若識

無始即法性爲無明故可了今無明爲法性  
法性之與無明徧造諸法名之爲深無明之  
與法性徧應衆緣號之爲淨濁水清水波瀑  
無殊清濁雖即由緣而濁成本有濁雖本有  
而全體是清以二波理通舉體是用故三千  
因果俱名緣起迷悟緣起不離刹那刹那性  
常緣起理一一理之內而分淨穢別則六穢  
四淨通則十通淨穢故知刹那體悉淨三  
千未顯驗體仍迷故相似位成六根徧照照  
分十界各具灼然豈六根淨人謂十定十分  
真垂跡十界亦然乃至果成等彼百界故須  
初心而遮而照照故三千恒具遮故法爾空  
中終日變亡終日雙照不動此念徧應無方  
隨感而施淨穢斯泯亡淨穢故以空以中仍  
由空中轉深爲淨由了深淨空中自亡此以  
因果不二門成六依正不二門者已證遮那  
一體不二良由無始一念三千以三千中生  
陰二千爲正國土一千屬依依正既居一心  
一心豈分能所雖無能所依正宛然是則理  
性名字觀行已有不二依正之相故使自他



因果相攝但衆生在理果雖未辦一切莫非遮那妙境然應復了諸佛法體非徧而徧衆生理性非局而局始終不改大小無妨因果理同依正何別故淨穢之土勝劣之身塵身與法身量同塵國與寂光無異是則一一塵刹一切刹一一塵身一切身廣狹勝劣難思議淨穢方所無窮盡若非三千空假中安能成茲自在用如是方知生佛等彼此事理互相收此以殊淨不二門成七自他不二門者隨機利他事乃憑本本爲一性具足自他方

釋經十五卷 卷之三

至果位自即益他如理性三德三諦三千自行唯在空中利他三千赴物物機無量不出三千能應雖多不出十界十界轉現不出一念土土互生不出寂光衆生由理具三千故能感諸佛由三千理滿故能應徧徧徧欣赴不差不然豈能如鏡現像鏡有現像之理形有生像之性若一形對不能現像則理鏡有窮形事未通若與鏡像隔則容有是理無有形對而不像者若鏡未現像由塵所遮去塵由人磨現像非開磨者以喻觀法大旨可

知應知理雖自他具足必藉緣了爲利他功復由緣了與性一合方能稱性施設萬端則不起自性化無方所此由依正不二門成八三業不二門者於化他門事分三密隨順物理得名不同心輪鑿機二輪設化現身說法未曾毫差在身分於真應在法分於權實二身若異何故乃云即是法身二說若乖何故乃云皆成佛道若唯法身應無垂世若唯佛道誰施三乘身尚無身說必非說身口平等等彼意輪心色一如不謀而化常冥至極稱物施爲豈非百界一心境界無非三業界尚一念三業豈殊果用無虧因必稱果若信因果方知三密有本百界三業俱空假中故使稱宜徧赴爲果一一應色一一言音無不百界三業具足化復作化斯之謂歟故一念凡心已有理性三密相海一塵報色同在本理毗盧遮那方乃名爲三無差別此以自他不二門成九明權實不二門者平等大慧常鑒法界亦由理性九權一實實復九界權亦復然權實相冥百界一念亦不可分別任運常

然至果乃由契本一理非權非實而權而實  
此即如前心輪自在致令身口赴權實機三  
業一念無乖權實不動而施豈應隔異對說  
即以權實三稱在身則以真應為名三業理  
同權實冥合此以三業不二門成十受潤不  
二門者物理本來性具權實無始熏習或權  
或實權實由熏理恒平等遇時成習願行所  
資若無本因熏亦徒設遇熏自異非由性殊  
性雖無殊必藉幻發幻機幻感幻應幻赴能  
化所化並非權實然由生具非權非實成權  
實機佛亦果具非權非實為權實應物機應  
契身土無偏同常寂光無非法界故知三千  
同在心地與佛心地三千不殊四微體同權  
實益等此以權實不二門成已上並是約理  
事權實因果能所等解釋大凡理事二門非  
一非異如大智度論云有二種門一畢竟空  
門二分別好惡門今依分別門中則理是所  
依為本事是能依為末又理妙難知為勝事  
應易見為劣如今祇可從勝不可徇劣但得  
理本本立而道生事則自然成矣又理實應

緣無礙事之理事因理立無失理之事如今  
不入圓信之者皆自鄙下凡遠推極聖斯乃  
不唯失事理亦全無但悟一心無礙自在之  
宗自然理事融通真俗交徹若執事而迷理  
永劫沉淪或悟理而遺事此非圓證何者理  
事不出自心性相寧乖一旨若入宗鏡頓悟  
真心尚無非理非事之文豈有若理若事之  
執但得本之後亦不廢圓修如有學人問本  
淨和尚云師還修行也無對云我修行與汝  
別汝先修而後悟我先悟而後修是以若先

悟而後修斯則有功之功效歸生滅若先悟  
而後修此乃無功之功效不虛弄所以融大  
師信心銘云欲得心淨無心用功又若具智  
眼之人豈得妄生叨監況似明目之者終不  
墮於溝坑若盲禪闇證之徒焉知六即狂慧  
徇文之等奚識一心如今但先令圓信無疑  
自居觀行之位古人云一生可辦豈虛言哉  
切不可迷性徇修執權害實弃本逐末認妄  
遺真據世諦之名言執無始之熏習將言定  
旨立解明宗一向合塵背於本覺如昔人云



妄情牽引何年了辜負靈臺一點光又真覺  
大師詩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為法不同  
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  
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為寶相門  
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  
合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歇  
且如世間有福之人於伏藏內得摩尼珠法  
爾以種種磨治然後自然而寶況悟心得道  
之者亦復如是既入佛位法爾萬行莊嚴悲  
智相續如華嚴經中第十法雲地菩薩況如  
大摩尼珠有十種性十地品云佛子譬如大  
摩尼珠有十種性出過眾寶何等為十一者  
從大海出二者巧匠治理三者圓滿無缺四  
者清淨離垢五者內外明徹六者善巧鑽穿  
七者貫以寶縷八者置在瑠璃高幢之上九  
者普放一切種種光明十者能隨王意而眾  
寶物如眾生心充滿其願佛子當知菩薩亦  
復如是有十種事出過眾聖何等為十一者  
發一切智心二者持戒頭陀正行明淨三者  
諸禪三昧圓滿無缺四者道行清白離諸垢

穢五者方便神通內外明徹六者緣起智慧  
善能鑽穿七者貫以種種方便智縷八者置  
於自在高幢之上九者觀眾行放聞持光  
十者受佛智職墮在佛數能為眾廣作佛  
事故知悟道如得珠豈無磨治莊嚴等事  
問若不具神變將何攝化 答若純取事相  
神通有違真趣如輔行記云修三昧者忽發  
神通須急弃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故止觀  
云能障般若何者種智般若自具諸法能混  
諸相未具已來但安於理何須事通若專於  
通是則障理又不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鑽頭  
勝意之徒即斯類矣夫言真實神變者無非  
演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死而證  
涅槃目擊明宗即塵勞而成正覺利那而革  
凡為聖須更而變有歸空如此作用豈非神  
變耶所以寶積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  
夫說法者為大神變若是下方根機之者諸佛  
大慈不令孤弃一期方便黃葉止啼如維摩  
經云以神通惠化愚癡眾生若上上根人只  
令觀身寶相觀佛亦然如昔有彭城王問諸

心說三果 第九 法

大德等貴若證果即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即禮拜汝爲師牛頭融大師答云善哉善哉不可思議今若責我如此證果者恐與道乖審如是成佛者幻師亦得作佛且與諸大德及諸人士證者昔釋迦在於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異維摩在俗說解脫果與俗不殊勝鬘女人說大乘法女相不改善星比丘行闍提行僧相不移此乃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爲差滿何關色身男女相貌衣服好醜若言形隨

證改猶迷悟遷是聖者則瞿曇形改方成釋迦維摩相遷乃成金粟即知證是心證非是形遷悟是智變非關相異譬如世間任官之人爲遷改官官高豈即別又古人云不改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設或改形換質千變萬化皆是一心所爲乃至神通作用出沒自在易小今大展促爲長豈離一心之內故知萬事無有不由心者但證自心言下成聖若不識道具相奚爲故金剛經云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又偈云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古人云若不達此理縱然步步脚踏蓮華亦同魔作魔居士偈云色聲求佛道結果反成魔若決定取神通勝相作佛者不唯幻士成聖乃至天魔外道妖狐精魅鬼神龍壓等皆悉成佛彼咸具業報五通盡能變化故若不一一以實相勘之何辯真偽但先悟宗鏡法眼圓明則何理而不通何事而不徹一切佛事攝化之門自然成就如華嚴論云經云入深禪定得佛神通者以心稱理原無出入體無靜亂體無造作性任理自真不生不滅理真智應性自徧周三世十方一時普應對現色身隨智應而化羣品而無來往亦不變化名佛神通智無依止無形無色體無來去性自徧周非三世攝而能普應三世之法名曰神通是故經云智入三世而無來往爲三世是衆生情所妄立非實有故爲智體無形無色不造不作而應群品名之爲神圓滿十方無法不知無根不識名之爲通又云法華經云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



是事聲聞及緣覺不退諸菩薩皆悉不能知  
此等即是門前三乘也為未明世間相常住  
是法住法位為三乘同歇苦集樂修滅道之  
心未明苦集本唯智起不了滅道本自無修  
無造無作化諸羣品如幻住世性絕無明即  
是佛故一念相應一念佛一日相應一日佛  
何須苦死要三僧祇但自了三界業能空業  
處任運接生即是佛也何須變易方言成佛  
龍天變易豈為佛耶三乘之人亦變易何故  
待三僧祇佛方成故十地之上方能見性是  
故經云若以色性大神力而欲望見調御士  
伎即瞽目顛倒見彼為不識最勝法佛者覺  
也覺業性真業無生滅無得無證不出不沒  
性無變化本來如即是佛故隨緣六道行善  
薩行變化神通接引迷流佛非變化淨名經  
云雖成正覺轉于法輪不捨菩薩之道是菩  
薩行故以此善財十住初心於妙峯山上德  
雲比丘所得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  
普見法門即便成正覺然後始詣諸友求菩  
薩道行菩薩行當知正覺體用之時即心無

作處即是佛故不須修行設當行滿亦不穢  
今故如化佛示成化相之時若行麻麥刺髮  
持衣捨諸飾好藉草等事為化外道經中佛  
自和會非佛自須如是等行無增上慢者豈  
須如是一念任無作性佛智慧現前無得無  
證即是佛也還如善財證覺之後方求菩提  
道菩薩行所以然者為覺道之後方堪入纏  
處俗無縛始能為眾說法解縛若自有縛  
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說時前後法是一時故  
當知若欲行菩薩行須先成正覺又經頌云

文殊法常爾者為文殊是諸佛之慧不動智

是體文殊是用以將此一切諸佛一切眾生  
根本智之體用門與一切信心者作因果體  
用故使依本故迄至究竟果滿與因不異無  
二性故方名初發心畢竟心二種不別明此  
十信心難發難信難入聞之者皆云我是凡  
夫何猶可得是佛故設少分信者即責神通  
道力是故當知且須如是正信方始以正信  
正見法力加行如法進修分分無明禱解脫  
智慧明依自得法淺深漸當神通德用隨自

已得信猶未得何索神通說言漸漸者不殺  
一時一法性一智慧無依住無所得中漸漸  
故以十玄六相義圓之法性理中無有漸頓  
但為無始無明慣習熟卒今契理純熟難故  
而有漸漸 問佛稱覺義覺何等法 答無  
法之法是名真法無覺之覺是名真覺則妙  
性無寄天真朗然華嚴經頌云佛法不可覺  
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無字  
寶篋經云爾時勝思惟菩薩白佛言何等一  
法是如來所證覺知善男子無有一法如來  
所覺善男子於法無覺是如來覺善男子一  
切法不生而如來證覺一切法不滅而如來  
證覺是以若有覺乃眾生無覺同木石俱非  
真性不契無緣無覺之覺方齊大旨無覺故  
不同眾生覺故不如木石則一覺一切覺無  
覺無不覺無覺故慧解寂然無不覺故虛懷  
朗鑒又見心常住稱之曰覺一成一切成一  
覺一切覺言窮慮絕不壞假名故云始成正  
覺 問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云何復說後  
心菩提 答非初非後不離初後如大智度

論云不但以初心得亦不離初心得所以者  
何若但以初心得不以後心者菩薩初發心  
便應是佛若無初心云何有第二第三心第  
二第三心以初心為根本因緣亦不但後心  
亦不離後心者是後心亦不離初心若無初  
心則無後心初心集種種無量功德後心則  
具足具足故能斷煩惱習得無上道須菩提  
此中自說難因緣初後心心數法不俱不俱  
者則過去已滅不得和合若無和合則善根  
不集善根不集云何成無上道佛以現事譬  
喻答如燈炷非獨初發燄亦不離初發非獨  
後發燄亦不離後發而燈炷燄佛語須菩提  
汝自見炷燄非初非後而炷燄我亦以佛眼  
見菩薩得無上道不以初心得亦不離初心  
亦不以後心得亦不離後心而得無上道燈  
譬菩薩道炷喻無明等煩惱燄如初地相應  
智慧乃至金剛三昧相應智慧燄無明等煩  
惱炷亦非初心智燄亦非後心智燄而無明  
等煩惱炷燄盡得成無上道又如燈雖念念  
滅而能相續破闇心亦如是雖念念不住前



後不俱而能相續成其覺慧成無上道清涼  
跡去華嚴經云了知境界如幻如夢如影如  
響亦如變化若諸菩薩能與如是觀行相應  
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現前初  
發心時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知一切  
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者夫初心  
為始正覺為終何以初心便成正覺故云知  
一切法即心自性故覺法自性即名為佛故  
經頌云佛心豈有他正覺覺世間斯良證也  
斯則發者是開發之發非發起之發也何謂

宋三六 古 似

現前之相夫佛智非深情迷謂遠情亡智現  
則一體非遙既言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則知  
此心即一切法性今理現自心即心之性已  
備無邊之德矣成就慧身者上觀法盡也正  
法當與今諸見亡也佛智受起覺心則理現  
理現則智圓若鏡淨明生非前非後非新非  
故寂照湛然不由他悟者成上慧身即無師  
自然智也又不由他悟是自覺也知一切法  
是覺他也成就慧身為覺滿也成就慧身必  
資理發見夫心性豈更有他若見有他安稱

為悟既曰心性自亦不存寂而能知名為正  
覺故法華經云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夫一者即古今不易之  
一道大者是凡聖之心體故十方諸佛為此  
一大事出現於世皆令眾生於自心中開此  
知見若立種種差別是眾生知見若融歸一  
道是二乘知見若一亦非一是菩薩知見若  
佛知見者當一念心開之時如千日並照不  
俟更言即是祖師西來即是諸佛普現故云  
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何處於自心  
外別求祖佛則知眾生佛智本自具足若欲  
起心別求即成徧計之性故六祖云本性自  
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觀照不假文字若如  
是者何用更立文字今為未知者假以文字  
指歸今見自性若發明時即是豁然還得本  
心於本心中無法不了故云悟無念法者萬  
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是知若入  
無念法門成佛不出刹那之際若起心求道  
徒勞神於塵劫之中如釋迦文佛從過去無  
量劫來承事供養無數恒河沙等諸佛皆不





開示悟入之方便是以若衆生心與諸佛心各異如何說開只爲契同方垂方便如藏中無寶徒勞掘鑿只爲有寶不廢人功但發信心終當見性故云我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所以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是的指何用別求耶故心丹訣云茫茫天下虛尋覓未肯迴頭自相識信師行到無爲鄉始覺從來枉施力所以華嚴論云以無明住地煩惱便爲一切諸佛不動智一切衆生皆自有

之只爲智體無性無依不能自了會緣方了故知一切衆生皆是佛智不得了緣無由覺悟了即成佛如小品經云有菩薩初發心即坐道場爲如佛所以龐居士偈云心若如神自虛不服藥病自除白蓮華如意珠無勞覓莫驅驅智者觀財色了了如幻虛衣食支身命相勸學如如時至移庵去無物可盈餘又古人云一九療萬病不假藥方多 問若即真心成佛妄覺墮凡則妄念違宗真心頓覺斯乃真妄有二體用分離如何會通圓融一

旨 答真妄無性常契一原豈有二心而互相即以性淨無染妄不可得如幻刀不能斫石苦霧不能深空爲不了一心之人所以說即如台教問云無明即法性無復無明與誰相即答如爲不識冰人指水是冰指冰是水但有名字寧復有二物相即耶是知時節有異融結隨緣濕性常在未曾變動乃至即凡即聖亦復如是凡聖但名一體無異故先德釋華嚴經云一世界盡法界亦如是者知一眼如一切眼如皆然舉譬如一人身有手足一切人皆有手足是以不了此一心皆成二見若凡夫執著此心造輪迴業二乘厭弃此心求灰斷果又凡夫無眼將菩提智照成煩惱火燒如大富盲兒坐寶藏中舉動罣礙爲寶所傷二乘將如來四德秘藏爲無常五陰謂是賊虎龍蛇怕怖馳走縛脫雖殊取捨俱夫若諦了通達之者不起不滅無得無生了此妄心念念無體從何起執念念自離不須斷滅尚不得一何況二乎故知諸法順如證圓成而情無理有群情違旨執徧計而情有

理無順常在遠一道而何曾失體情不乖理  
宗鏡錄卷一六 第三十二  
 千途而未暫分岐洞之而情理絕名了之而  
 順遠無地是以法法盡合無言之道念念皆  
 歸無得之宗天真自然非干造作如無言菩  
 薩經云爾時舍利弗謂無言菩薩曰汝族姓  
 子不能語言云何欲問如來義乎無言曰一  
 切諸法悉無文字亦無言詞所以者何一切  
 衆生皆悉自然無諸言教及衆想念所以若  
 約事備陳則凡聖無差而差若就理融即則  
 生佛差而不差是以差與不差俱不離真如  
 之體如華嚴演義云無差之差者是圓融上  
 之行布也差之無差者是行布上之圓融也  
 如攬別成摠非離別外而有此摠如是融攝  
 無法不歸則三乘非三五性非五如是妙解  
 方被宗鏡之光離此見生悉乖不二之旨  
 問若一切衆生即心是佛者則諸佛何假三  
 祇百劫積功累德方成 答為復學一乘實  
 法為復趣五性權機此論自證法門非述化  
 儀方便且楞伽經說有四佛一化佛二報生  
 佛三如如佛四智慧佛隨機赴感名之為化

酬其往因名之為報本覺顯照名為智慧理  
 體無二故曰如如華嚴經明十種佛所謂於  
 安住世間成正覺佛無著見願佛出生見業  
 報佛深信見住持佛隨順見涅槃佛深入見  
 法界佛普至見心佛安住見三昧佛無量無  
 依見本性佛明了見隨樂佛普授見又佛摠  
 具十身一衆生身二國土身三業報身四聲  
 聞身五緣覺身六菩薩身七如來身八智身  
 九法身十虛空身若別依五教隨教不定一  
 小乘教有二身佛一生身二法身二大乘初

教有三身佛一法身二應身三化身三終教  
 有四身佛一理性身二法身三報身四應化  
 身四頓教唯一佛身一實性佛五一乘圓教  
 有十身佛又約性成佛五教差別不同小乘  
 唯悉達一人為佛性初教半成半不成以有  
 性無性分故為佛終教凡有心者當得作佛  
 除草木等頓教無佛無性離言說相為佛圓  
 教無所不有佛性以三種世間皆是為佛若  
 三種世間皆是為佛者則內外心境無非佛  
 矣又約心成佛小乘以善心修所得為佛初



教心性為佛終教以心相性泯為佛頓教心  
本不生為佛圓教以心無礙無盡為佛又天  
台明四教佛一藏教佛二通教佛三別教佛  
四圓教佛若以如如佛心佛本性佛誰人不  
具若以國土身法身虛空身何法不圓則處  
處而皆是寶坊丘陵誰立念念而成成正覺  
妄想何分如盲者不覩光明非朝陽夕魄之  
過象似小果不聞圓頓豈佛心妙旨之親踈  
但以法弱由於根微道廣在乎量大淺機自  
感妙有證作無常薄福所宜珍寶化為瓦礫  
空迷已眼錯認他身分齊際以千差致化儀  
之百變如大方等無想經云爾時佛告大雲  
密藏菩薩言善男子汝今當燃大智慧燈破  
諸衆生狂愚黑闇若言如來真實出生輪頭  
檀舍出家學道修習苦行壞魔兵衆坐於道  
場成菩提道當知是人即是謗佛寧當斷首  
拔出其舌終不出此虛妄之言何以故非是  
善解如來秘密語故又大涅槃經云若言釋  
迦如來從兜率天降神母胎乃至八相成道  
此是聲聞曲見故云為劣解衆生母胎出現

是以入此宗鏡出語無過舉念皆真若未到  
斯門說是成非攝心猶錯如圓覺經云動念  
之與息念皆歸迷悶信心銘云不識玄旨徒  
勞念淨融大師云悟此宗人道佛不是亦得  
若未信者設念佛亦成妄語故知不達宗鏡  
凡有見解盡成謗佛謗法謗僧任萬慮千思  
未有相應之日纔了此旨自然一念無差所  
以華嚴論云從初發心十住之首以三昧力  
頓印三界三世一際諸法一味解脫涅槃常  
寂滅味更無始終因果一際諸性一性諸智  
一智諸相一相諸行一行三世一念一念三  
世乃至十世如是等法自在無礙此經法門  
無始無終名為常轉法輪是故此經教門依  
本安立以備大根依本一際不立始終為非  
虛妄見故入一揔得餘為法界一際故不同  
權學見未盡故入餘揔得一為法界體無礙  
故如圓珠無方如明鏡頓照如虛空無隔如  
響無依如影不礙如化人所生此法門者是  
該括始終一際圓滿無礙無成無壞無出無  
沒常轉法輪若人了得此法門者佛智自然

智無師智之所現前爲此法無出沒故還以自然無出沒智而自能得之非情繫思量之所能得也一切權教法門摠在其中一時而說爲諸權教不出法界無三出故各依自見無量差殊此一乘教是始成正覺時說若依情是最初成佛時說若依智無始終說故知成佛說法不離一念如華嚴經中毗目仙人執善財手即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方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

宗鏡錄卷一六

至或經百千億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乃至時彼仙人放善財手善財童子即自見身還在本處是知不動本位之地而身徧十方未離一念之中而時經億劫本位不動遠近之刹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爾不依宗鏡何以消文萬法冥歸終無別旨問無性理同一時成佛者云何三乘等人見佛有其差別答隨心感現影像不同自業差殊非佛有異觀一水而俄分四等皆自見殊共寶器而飯色不同非他業變則全心是

佛全佛是心即真如心是法身佛且法身無相真性無形相尚無云何差別皆是自識照影不同如五百婆羅門見灰身而起信劬師羅長者觀三尺而發心無邊身菩薩窮上界而有餘住小聖之凡夫觀丈六而無盡如觀佛三昧經云佛白父王及勅阿難吾今爲汝悉現具足身相說是語已佛從座起今衆俱起今觀如來從頂順觀至足輪相復從足相逆觀至頂一一分明了了如人執鏡自見面像若生垢惡不善心者若有能毀佛禁戒者見像純黑猶如灰人五百釋子但見灰人有千比丘見赤土色優婆塞十六人見黑象脚色優婆夷二十四人見如聚墨比丘尼見如白銀優婆塞優婆夷有見如藍深青色四衆悲淚釋子拔髮碎身自述所見乃至佛各爲說過去宿因致茲異色故譏論云境隨業識轉是故說唯心又密跡經云一切天人見佛色量或如黃金白銀諸雜寶等乃至或見丈六或見一里或見十里乃至百億無量無邊徧虛空中是則名爲如來身密故知



隨見不同跡分多種不唯見佛觀法亦然隨  
智淺深法成高下如大涅槃經云十二因緣  
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  
提上智觀故得菩薩菩提上上智觀故得佛  
菩提乃至八相成道不出刹那際三昧門隨  
衆生見聞自分時分故先德云是故如來於  
一念中八相成道不出刹那際者以降生時  
即是成道時即是度人時即是入滅時何以  
故以一切法同時俱成故一成一切成華嚴  
經云不離覺樹而昇釋天者疏釋云佛得菩  
提智無不周體無不在無依無住無去無來  
然以自在即體之應應隨體徧緣感前後有  
住有昇閻浮有感見在道樹天宮有感見昇  
天上非移覺樹之佛而昇天宮故云不離覺  
樹而昇釋殿法慧偈云佛子汝應觀如來自  
在力一切閻浮提皆言佛在中此不離也我  
等今見佛住於須彌頂此而昇也又古師釋  
有十義一約處相入門以一處中有一切處  
故是此天宮等本在樹下故不須起然是彼  
用故說昇也二亦約相入門以一處入一切

處故樹徧天中亦不須起欲用天宮表法昇  
進故云昇也三由一切即一故天在樹下四  
由一即一切故樹在天上不起等准前五約  
佛身謂此樹下身即滿法界徧一切處則本  
來在彼不待起也撥熱今見故云昇也是故  
如來以法界身常在此即是在彼六約佛自  
在不思議解脫調坐即是行住等在此即在  
彼皆非下位測量故也七約緣起相由門八  
約法性融通門九約表示顯法門十約成法  
界大會門不思議經云以一切佛一切諸法  
平等平等皆同一理如陽燄等一切衆生及  
諸如來一切佛土皆不離想乃至若我分別  
佛即現前若無分別都無所見想能作佛離  
想無有如是三界一切諸法皆不離心普賢  
觀經云爾時行者聞普賢說深解義趣憶持  
不忘日日如是其心漸利普賢菩薩教其憶  
念十方諸佛隨普賢教正心正意漸以心眼  
見東方佛身黃金色端嚴微妙見一佛已復  
見一佛如是漸漸徧見東方一切諸佛心想  
利故徧見十方一切諸佛無量壽經云諸佛

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具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徧知海從心想生此無量壽經爲中下之機作十六觀想今韋提夫人等暫現佛身恐生外解故有此說是心是佛之文今生實見華嚴出現品云佛子譬如大海其水潛流四天下地及八十億諸小洲中有穿鑿者無不得水而彼大海不作分別我出於水佛智海水亦復如是流入一切衆生心中若諸衆生觀察境界修習法門則得智慧清淨明了而如來智平等無二無有分別但隨衆生心行異故所得智慧各各不同佛子是爲如來心相又問明品頌云譬如水一味因器有差別佛福田亦然衆生心故異又頌云譬如淨明鏡隨色而現像佛福田如是隨心獲衆報起信論云復次真如用者謂一切諸佛在因地時發大慈悲修行諸度四攝等行觀物同已普皆救脫盡未來除不限劫數如實了知自他平等而亦不取衆生之相以如是是方便智滅無始無明

證本法身在運起於不思議業種種自在差別作用徧法界真如等而亦無有用相可得何以故一切如來唯是法身第一義諦無有世諦境界作用但隨衆生見聞等故而有種種作用不同此用有二一依分別事識謂凡夫二乘心所見者是名化身此人不知轉識影現見從外來取色分限然佛化身無有限量二依業識謂諸菩薩從初發心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見者名受用身身有無量色色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所住依果亦其無量功德莊嚴隨所應見無量無邊無際無斷非於心外如是而見此諸功德皆因波羅蜜等無漏行熏及不思議熏之所成就具無邊喜樂功德相故亦名報身又凡夫等所見是其應用隨六趣異種種差別無有無邊功德樂相名爲化身初行菩薩見中品用以深信真如故得少分見知如來身無去無來無有斷絕唯心影現不離真如然此菩薩猶未能離微細分別以未入法身故淨心菩薩見微細用如是轉勝乃至菩薩究竟地中見之



方盡此微細用是受用身以有業識見受用身若離業識則無可見一切如來皆是法身無有彼此差別色相互相見故古釋云依分別事識謂凡夫二乘心所見者是名化身者凡夫二乘未知唯識計有外塵即是分別事識義今見佛身亦謂心外順彼事識分別計度迷於唯心故言從外來不達即色是心無有分劑故云取色分劑不能盡知問佛身何故唯眾生真心與諸佛體平等無二答但眾生迷於自理起諸妄念是時真如但顯深相

以本覺內真妄心故有狀求有狀求故真用即顯狀求劣故相用即顯狀求漸增用亦微細如是漸漸乃至心原無明既盡狀求都息始覺同本用還歸體平等平等無二無別未至心原已還用於識中隨根顯現故云識中現也問若據此義用從真起何說言轉識現耶答轉識即是賴耶中轉相依此轉相方起現識現諸境界此識即是真妄和合問若據此義乃是眾生自心中真如之用云何說云佛報化也答眾生真心則諸佛體無差別若

隨流生死即妄有功能妄雖有功離真不立若返流出纏真有功能真雖有功離妄不顯就緣起和合中說其用耳既從法身起報化用何得不是眾生真心耶以真心是法家之身凡聖同共一法身故經云心造諸如來所以即心是佛故問若真心即佛者何故云從波羅蜜等因緣生答此約本覺隨染義說然其始覺覺至心原平等一際有何差別又即以諸佛悲智為增上緣眾生機感種子為因託佛本質上自心變影像故云在自識中現法界品彌伽長者微見十方佛海顯此定者唯心之觀知眾生界無量無邊皆心現故明隨心念佛諸佛現前以唯心觀徧該萬法今約上中下根隨自心觀見佛不同有其四等一凡夫由帶過去六道惡業習氣不盡或見佛是樹神天神黑脚象三尺等身二小乘由帶業生滅之見見佛是金槍馬麥打身出血俱非樂相三大乘初終頓等三教菩薩由是唯識觀佛乃是賴耶識中轉識所現之相故見此佛身唯是心現不離真如無有分劑徧

一切處隨衆生根自然顯現此是樂相四一  
乘圓教菩薩以法界圓明之智依正該攝理  
事人法以此之智感見十身理事無礙又三世  
融通一切是故佛身不離十方道樹常詣六  
天智乃徧觀一切恒無作念十四科法身義  
云經明法身者跡指丈六同人身是聚義而  
無非法故有法身之稱尋經之旨以如來照  
體虛存爲身累盡爲法乃是所以真法身也  
然即以善感應應即隨類成異但於見者是  
有佛常無身故經云如來之身是幻化身問  
佛必無身者云何以解感丈六耶答衆生以  
未足之善仰感如來至足之地道足即能應  
化無方未足故唯見其所見法不達即身是  
虛幻也問夫感應之道皆由情徹冥契故致  
事効於當時內外理應是同如婦人詣情幽  
冥城爲之崩孝至而石開此即事隨心變云  
何以善感丈六而云是虛幻身耶答城崩石  
開此由情感於物物實故崩開非虛解感法  
身法身非有但信解爲感所壅滿故見丈六  
爲實豈非人自見所感耶問丈六若是虛幻

何由傳於實理耶答理妙非塵不傳猶影之  
傳於形也問法身無形者爲即法身是丈六  
爲法身外別有丈六耶答感法身爲丈六何  
有別也如聲感谷而出響豈容谷外別有響  
哉問衆生爲緣法身生見爲緣丈六生見耶  
答感見法身所應何緣見法身如見影知有  
樹不見樹也問法身是常丈六亦是常不答  
丈六理是常但於人是無常故經云如暗中  
樹影非肉眼所見也古釋云佛常無身者明  
感應非真法身是實感是能感屬衆生應謂  
所應屬佛以衆生有感佛之善自見不同有  
見釋迦丈六弥勒十尺或觀無邊之相或見  
三尺之形與衆生根善有淺深遂今應身精  
塵隨異故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  
如水中月又佛常無身者無分段變易之身  
以法身至妙不可以形質求故云無身據乎  
實理非無妙色妙心妙色故能分形適變妙  
心故能虛能鑒故天親頌云報化非真佛亦  
非說法者金光明經云應化二身是假名有  
法身是真實有道足即能應化無方者以法



身道足故能應化無方即是無所不應無其定一之身衆生位居信解以未足之善唯隨其所見丈六等身不足之善者法雲已還信解善也至足之地者佛果極照道滿菩提名至足之地以善未足故不能了達丈六三尺等身即是虛幻唯法身及自受用身可名真實如婦人詣情幽冥城爲之崩者列女傳云杞梁妻就其夫屍於城下哭之十日而城爲之崩孝至而石開者漢書云李廣無父問其母曰我父何耶母曰虎殺之遂行射虎於草中夜見石似虎射之沒羽後射之終不入矣以城石之事隨心感變所以崩開理妙非鹿不傳由影之傳於形者明文六雖鹿而能傳妙理託事表理寄言顯道猶影傳於形亦如指指月清涼疏云舊佛新成曾無二體新成舊佛法報似分無不應時故即真而應應隨性起故即應而真三佛圓融十身無礙故辯應現即顯真成又佛身無依應機普現謂色無定色若金剛之合未紫形無定形猶光影之任脩短相無定相似明鏡之對妍媸故隨

樂皆見乃至一身多身但由衆生分別心起故無積無從其猶並安千器數步而千月不同一道澄江萬里而一月孤映又如三舟共觀一舟停住二舟南北南者見月千里隨南北者見月千里隨北停舟之者見月不移是爲此月不離中流而往南北設百千共觀八方各去則百千月各隨其去是以情隔即法身成異心通而玄旨必均絃絃自他於佛何預是以真身寥廓與法界合其體包羅無外與萬化齊其用窮原莫二執迹多端一身多身經論異說今說此經佛爲真爲應爲一爲多若言真者何名釋迦居娑婆界人天同見若云應者那言遮那處蓮華藏大菩薩見見佛法身若去一者何以多處別現若云異者何復言而不分身故說此經佛並非前說即是法界無盡身雲真應相融一多無礙即毗盧遮那是釋迦故常在此處即他處故遠在他方恒住此故身不分異亦非一故同時異處一身圓滿皆全現故一切菩薩不能思故今先明十身後彰無礙言十身者如前所述

今就佛上自有十身一菩提身二願身三化身四力持身五相好莊嚴身六威勢身七意生身八福德身九法身十智身言無礙者指歸中有十義一用周無礙謂於念劫剎塵等處遮那佛現法界身雲業用無邊悉周徧故經頌云如於此處見佛坐一切塵中亦如是等二相徧無礙於一一差別用中各攝一切業用如在胎中即有出家成道等類如是一切自在無礙三寂用無礙雖現如是無邊自在然不作意不起念常在三昧不礙起用下

思議品云於一念中皆能示現一切三世佛教化一切衆生而不捨離諸佛寂滅無二三昧是為諸佛不可譬喻不可思議境界譬如摩尼雨寶天鼓出聲皆無功用任運成就四依起無礙如此所現雖無功用皆依海印三昧之力而得顯現經頌云一切示現無有餘海印三昧威神力五具應無礙即此應現無盡身雲即無生滅即是法身平等一味不礙業用無有限量六分圓無礙即此徧法界盡舍那身一一身一支分一一毛孔皆亦有

自舍那全身是故分處即圓滿經頌云如來無量功德海一一毛孔皆悉見七因果無礙謂於身分毛孔處現自舍那往昔本生行菩薩行所受之身及佛眉間出勝音等塵數菩薩八依正無礙謂此身雲即作一切器世間經頌云或作日月遊虛空或作河池井泉等又亦潛身入彼諸刹一一微細塵毛等處皆有佛身圓滿普徧九潛入無礙謂入衆生界如如來藏雖作衆生不失自性故出現品云佛智潛入衆生又云衆生心中有佛成正覺等又亦攝一切衆生在一毛孔善化天王頌云汝應觀佛一毛孔一切衆生悉在中等十圓通無礙謂此佛身即理即事即一即多即依即正即人即法即此即彼即情即非情即深即廣即因即果即三身即十身同一無礙如是無礙但是一心若有外塵絲毫成帶如華嚴經頌云佛身非過去亦復非未來一念現出生成道及涅槃華嚴演義釋見佛差別今寄清涼五臺求見文殊以況法界見佛差別揔有十義一或多機異處各感見二或同



雙六卷 主後

處各見三或異時別見四或同時異見五或同時異處見六或同處異時見七或異時異處見八或同時同處見九或一人於同異交互時處見多人所見十或一人於同異俱時處見一切人所見謂同時同處異時異處名同異俱時處既是一人時該多時處徧諸處見通諸境故是普眼機也故知文殊真體尚非是一見者自有差殊可驗唯心弥加深觀又如云一文殊從一處東來即一切處文殊者一約義復語其實德如前路之月即是後路及萬江百川之月全入前路所以爾者一切處月不離本月故本月落路則千處俱落

二約表者文殊主般若門若約觀照般若智了萬境無非般若若若白日麗天無物不明矣若實相般若無法非實相故無非般若若猶水徧波無波非水即大般若經云般若波羅蜜多清淨故色清淨色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何以故若般若波羅蜜多清淨若色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通於觀照及實相也又問佛前唯一普賢何以

一一佛前各有多耶答含有二義一緣起相由正約主伴兼明即入謂為主須一為伴必多此一者是即多之一一切一也多是全一之多一一切也二力用交徹一有一切普賢之身不可思議略有三類一隨類身隨人天等見不同故二漸勝身乘六牙象等相莊嚴故三窮盡法界身帝網重重無有盡故此第三身合前二身及無盡身又問如上所說則無一處無有普賢今何不見釋有三意一約機不見是盲者過二不見是見見虛空身以

雙六卷

一三

三

虛空不可見若不見者真見虛空三亦徧不見處故者明見則不徧何者以可見不可見皆是普賢身要今可見為身則普賢身不周萬有如智不可見豈非智身耶明知由有不見之處方知徧耳此第三身何人能見慧眼方見非肉眼所見如是慧眼無見無不見矣

宗鏡錄卷第十六

俗

音義

映直引鑿在木卷小單合反瘵力斫之若怕  
 普寫怖普故魄營山捨七半把極聖反

丁未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宗鏡錄卷第十七

後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著集

夫成佛之理或云一念或云三祇未審定取何文以印後學 答成佛之真且非時劫遲速之教屬在權宜故起信論明為勇猛衆生成佛在於一念為懈怠者得果須滿三祇但形教跡之言盡成方便楞嚴經鈔云劫者是時分義而有成住壞空皆由衆生妄見所感且妄見動外感風輪由愛發故外感水輪由堅執心外感地輪由研求燥故外感火輪由四大故起六根起六根故見六塵見六塵故有時分若了無明根本一念妄心則知從心所生三界畢竟無有且時因境立境尚本空時自無體何須更論劫數多少但一念斷無明何假更歷僧祇是以首楞嚴經云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又云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寂無上知覺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故知長短之劫由一念來三乘趣果並是夢中說悟時事皆無多劫耳所



以法華經演半日為五十小劫維摩經演七日為一劫又如涅槃經云屠見廣額日殺千羊後發心已佛言於賢劫中成佛諸大菩薩及阿羅漢疑云我等成佛即遠劫廣額何故成佛在先佛言欲得早成者即與早欲得遠成者即與遠若頓見真性即一念成佛故知利鈍不同遲速在我可驗心生法生心滅法滅矣以三界無別法但是一心作一切境界皆因動念念若不生境本無體返窮動念念六空寂即知迷時無失悟時無得以無在真

心不增減故如首楞嚴經云佛言當樓那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面目可見嗔責已頭不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因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佛言妙覺明圓本圓明妙既稱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諸妄想展轉相因從迷積迷以歷塵劫雖佛發明猶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自有識迷無因妄無所依尚無有生欲何為滅得菩提者如寤時人說夢中事

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況復無因本無所有如彼城中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來縱未歇狂亦何遺失富樓那妄性如是因何為在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果眾生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則汝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不從人得何藉助勞肯繁修證古釋云頭無得失者頭喻真性無明迷時性亦不失無明歇時亦不別得歇即菩提者但悟本體五現量識一切萬行皆悉具足即是菩提如涅槃經云一切眾生本來成佛無漏智性本自具足又頓從漸得名俱稱方便古釋云若據說頓亦是方便若云漸頓俱是亦謗於佛俱不是亦謗於佛是以本覺體上離頓漸離言說何處有頓漸名字第六識動有分別不動即等周法界五現量識等一一根皆徧法界眼見色時色不可得元來等法界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在即知世間一切諸相本來常住何行位能知唯佛於道場知已導師方便說為眾生迷



不知故說若知不俟更說方知有說皆屬方便  
問即自心成佛者還立他佛不若決定  
不立則無諸佛之所威神建立如被護念等  
便成斷見 答以自心性徧一切處故所以  
若見他佛即是自佛不壞自他之境唯是一  
心衆生如像上之摸若除摸既見自佛亦見  
他佛何者雖見他佛即是自佛以自鑄出故  
亦不壞他佛以於彼本質上雖變起他佛之  
形即是自相分故變與不變皆是一心所以  
因衆生迷悟二心有見不見自他之理若約  
真性迷悟何從自他俱泯以法身無形無自  
他相見之相占德云迷有二種一心外取境  
生想遠理故不能見無相之佛二取內蘊相  
不了性故不見心佛悟有二種一了一切法  
即心自性性亦非性情破理現則見舍那身  
稱於法性無內外也二了蘊性相則見自心  
之佛與舍那非一非異如天帝釋不修天業  
宮殿何以隨身轉輪王不作王因七寶無由  
聚集唯憑自善外感勝緣是以華嚴經云佛  
子一切如來同一體性大智輪中出生種種

智慧光明佛子女等應知如來於一解脫味  
出生無量不可思議種種功德衆生念言此  
是如來神力所造佛子此非如來神力所造  
佛子乃至一菩薩不於佛所曾種善根能得  
如來少分智慧無有是處但以諸佛威德力  
故今諸衆生見佛功德而佛如來無有分別  
無成無壞無有作者亦無作法佛子是為如  
來應正等覺出現之相寶藏論云夫所以真  
一無一而現不同或有人念佛佛現念僧僧  
現但彼佛非佛非佛而現於佛乃至非僧

非非僧而現於僧何以故彼妄心希望現故  
不覺自心所現聖事緣起一向為外境界而  
有差別實非佛法僧而有異也乃至譬如  
人於大冶邊自作模樣方圓自稱願彼融金  
流入我模以成形象然則融金雖成形象其  
實融金非像非非像而現於像彼人念佛亦  
復如是大冶金即喻如來法身模樣者即喻  
衆生希望念融得佛故以念佛和合緣生起  
種種身相然彼法身非相非相何謂非相  
本無定相何謂非非相緣起諸相然則法身



非現非非現離性無性非有非無非心非意不可以一切量度也但彼凡夫隨心而有即生現佛想一向謂彼心外有佛不知自心和合而有或一向言心外無佛即為謗正法也釋曰何謂非相本無定相者以因心所現外相無體從心感生緣盡即滅何相之有故云本無定相何謂非非相緣起諸相者既稱無定但隨緣現因緣和合幻相不無故云緣起諸相若能不生分別不執自他內不執有而取諸蘊外不執無而謗正法則開眼合眼舉足下足非見非非見為真見佛矣實性論云依佛義故經云佛告阿難言如來者非可見法是故眼識不能得見故依法義故經云所言法者非可說事以是故非耳識所聞故依僧義故經云所言僧者名無為是故不可身心供養禮拜讚歎故知三寶如虛空相非見聞之所及則眾生之心佛度佛心之眾生若有一法對治盡成邪見故六祖云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即是真度 問既心外無佛見佛是心云何教

中有說化佛來迎生諸淨刹 答法身如來本無生滅從真起化接引迷根以化即真真應一際即不來不去隨應物心又化體即真說無來去從真流化現有往還即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也不來而來似水月之顯呈不見而見猶行雲之忽現 問如上所說真體則湛然不動化則不來而來正是心外有他佛來迎云何證自心是佛 答一是如來慈悲本願功德種子增上緣力令曾與佛有緣眾生念佛修觀集諸福智種種萬善功德力以為因緣則自心感現佛身來迎不是諸佛實遣化身而來迎接但是功德種子本願之力以所化眾生時機正合今自心見佛來迎則佛身湛然常寂無有去來眾生識心託佛本願功德勝力自心變化有來有去如面鏡像似夢施為鏡中之形非內非外夢裏之實不有不無但是自心非關佛化則不來不去約諸佛功德所云有往有還就眾生心相所說是知淨業純熟自觀佛身惡果將成心現地獄如福德之者執磔成金業貧之人變

金成礫礫非金而金現金非礫而礫生金生  
但是心生礫現唯從心現轉變是我金礫何  
從抱疑之徒可曉斯旨 問如前剖耕理事  
分明佛外無心心外無佛云何教中更立念  
佛法門 答只為不信自心是佛向外馳求  
若中下根權令觀佛色身繫緣度念以外顯  
內漸悟自心若是上機只令觀身實相觀佛  
亦然如佛藏經云見諸法實相名為見佛何  
等名為諸法實相所謂諸法華竟空無所有  
以是畢竟空無所有法念佛乃至又念佛者

華諸想諸想不生心無分別無名字無障礙  
無欲無得不起覺觀何以故舍利弗隨所念  
起一切諸想皆是邪見舍利弗隨無所有無  
覺無觀無生無滅通達是者名為念佛如是  
念中無貪無著無逆無順無名無想舍利弗  
無想無語乃名念佛是中乃至無微細小念  
何況麤身口意業無身口意業處無取無攝  
無諍無訟無念無分別空寂無性滅諸覺觀  
是名念佛舍利弗若人成就如是念者欲轉  
四天下地隨意能轉亦能降伏百千億魔况

華無明從虛誑緣起無決定相是法如是無  
想無戲論無生無滅不可說不可分別無暗  
無明魔若魔民所不能測但以世俗言說有  
所教化而作是言汝念佛時莫取小想莫生  
戲論莫有分別何以故是法皆空無有體性  
不可念一相所謂無相是名真實念佛華嚴  
經頌云譬如日月在虛空一切水中皆現影  
住於法界無所動隨心現影亦復然又頌云  
譬如帝青寶照物皆同色衆生見佛時同佛  
菩提色釋云諸佛菩提之色即衆生心性之  
光以心無相故菩提亦復然所以文殊頌云  
無色無形相無根無住處不生不滅故敬禮  
無所觀又頌云虛空無中邊諸佛心亦然心  
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華嚴入法界品中德  
雲比丘入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  
見法門乃至任一切世念佛門隨於自心之  
所欲樂普見三世諸如來故入不思議解脫  
境界品頌云心能普集無邊業莊嚴一切諸  
世間了一切法皆是心現身等彼衆生數入  
楞伽經偈云佛及聲聞身辟支佛身等復種



種色身但說是內心大方廣如來秘密藏經  
 三如來密藏法謂一切智心乃至是心為柱  
 不怯不弱不羸不壞無有顛墮不背不捨順  
 向是心而覺了之華手經云一切諸法如日  
 明淨隨所正觀皆入無際釋曰一切諸法皆  
 是心光無有瑕翳故三如日明淨隨所有法  
 能作斯觀無不入自心無際之際又止觀明  
 念佛三昧門者當云何念為復念我當從心  
 得佛從身得佛佛不用心得不用身得不用  
 心得佛色不用色得佛心何以故心者佛無  
 心色者佛無色故不用色心得三菩提佛已  
 已盡乃至識已盡佛所說盡者是癡人不知  
 智者曉了不用身口得佛不用智慧得佛何  
 故智慧索不可得自索我了不可得亦無所  
 見一切法本無所有壞本絕本又如夢見七  
 寶親屬歡樂覺已追念不知在何處如是念  
 佛又如佛在時三人為伯仲聞毗耶離國姓  
 女人名菴羅婆利舍衛國有姓女人名須曼  
 那三舍城姓女人名憂鉢羅那那有三人各  
 各聞人讚三女人端正無比晝夜專念心著

不捨便於夢中夢與從事覺已心念彼女不  
 來我亦不往而姓事得辦因是而悟一切諸  
 法皆如是耶於是往到跋陀婆羅菩薩所問  
 是事跋陀婆羅答言諸法實爾皆從念生如  
 是種種為此三人方便巧說諸法空是時三  
 人即得阿鞞跋致是知人不來往而樂事宛  
 然當如是念佛又如人行大澤飢渴夢得美  
 食覺已腹空自念一切所有法皆如夢當如  
 是念佛數數念莫得休息用是念當生阿彌  
 陀國是名如相念大方等大集經云佛告賢

華嚴經卷第六

護我念往昔有佛世尊號須波日時有一人  
 行值曠野飢渴困苦遂即睡眠夢中具得諸  
 種上妙美食食之既飽無復飢虛從是寤已  
 還復飢渴是人因此即自思惟如是諸法皆  
 空無實猶夢所見本自非真如是觀時悟無  
 生忍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  
 如人以寶倚琉璃上影現其中亦如比丘觀  
 骨起種種光此無持來者無有是骨是意作  
 耳如大方等大集經云復次賢護譬如比丘  
 修不淨觀見新死屍形色始變或青或黃或



黑或赤乃至觀骨離散而彼骨散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唯心所作還見自心又如鏡中像不外來不中生以鏡淨故自見其形行人色清淨所見者清淨欲見佛即見佛見即問問即報聞經大歡喜自念佛從何所來我亦無所至我所念即見心作佛心自見心見佛心是佛心是我心不自知心不自見心心有想為癡心無想是泥洹是法無可示者皆念所為設有其念亦了無所有空耳是名佛印無所貪無所著無所求無所想所有盡所欲盡無所從生無所可滅無所敗壞道要道本是印二乘不能壞何况魔耶婆沙論明新發意菩薩先念佛色相相體相業相果相用得下勢力次念佛四十不共法心得中勢力次念實相佛得上勢力而不著色法二身偈云不貪著色身法身亦不著善知一切法永寂如虛空勸修者若人欲得智慧如大海今無能為我作師者於此坐不運神通悉見諸佛悉聞所說悉能受持者常行三昧於諸功德最為第一此三昧是諸佛母佛眼佛父無生

大悲母一切諸如來從此二法生碎大千地及草木為塵一塵為一佛刹滿爾世界中寶用布施其福甚多不如聞此三昧不驚不畏況信受持讀誦為人說況定心修習如攝牛乳頃況能成是三昧故無量無邊又婆沙論云劫火官賊怨毒龍獸眾病侵是人者無有是處此人常為天龍八部諸佛皆共護念稱讚皆共欲見共來其所若聞此三昧如上四番功德皆隨喜三出諸佛菩薩皆隨喜復勝上四番功德若不修如是法失無量重寶人天為之憂悲如鷓人把柈檀而不饒如田家子以摩尼珠博一頭牛故知不識自心是佛反求他法者背道修道其過如是即凡夫不達心寶飲毒食於人天二乘遠離家珍求除蠱之備直故法華經云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為永失 問夫成佛門若論修善則有前後若是性善本一心平等諸佛既有性惡闡提亦有性善既同一性俱合成佛云何闡提不成佛耶 答若言性佛何人不等若約修成闡提未具台教問闡提與佛斷



何等善惡答闡提斷修善盡但性善在佛斷修惡盡但性惡在問闡提不斷性善還能令修善起佛不斷性惡還令修惡起耶答闡提不達性善以不達故還為善所染修善得起廣治諸惡佛雖不斷性惡而能達於惡以達惡故於惡得自在故不為惡所染修惡不得起故佛永無復惡以自在故廣用諸惡法門化度衆生終日用之終日不染不染故不起那得以闡提為例耶若闡提能達此善惡則不復名為一闡提也若依他人明闡提斷善

盡為阿賴耶識所熏更能起善阿賴耶即是無記無明善惡依持為一切種子闡提不斷無記無明故還生善佛斷無記無明盡無所可熏故惡不復還生若欲以惡化物但作神通變現度衆生耳問若佛地斷惡盡作神通以惡化物者此作意方能起惡如人畫諸色像非是任運如明鏡不動色像自形可是不思議理能應惡若作意者與外道何異答今明闡提不斷性德之善遇緣善發佛亦不斷性惡機緣所激慈力所熏入阿鼻同一切惡

善化衆生以有性惡故名不斷無復修惡名不常若修性俱盡則是斷不得為不斷不常闡提亦爾性善不斷還生善根如來性惡不斷還能起惡而是解心無染通達惡際即是實際能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縛不脫行非道而通佛道闡提染而不達與此為異也何謂不達以不了無性故是以善惡諸法皆以無性為性此性即是佛性即無住本即法性故此善惡性不可斷也即今推自心性不可得即無住處能徧一切處即善惡性也性無善惡能生善惡善惡可斷性不可斷善惡同以心性為性若斷性惡則斷心性性不可斷所以闡提不斷性善縱墮三塗性善不減性惡不增直至成佛性善不增性惡不減此性即法身也猶如明鏡本無好醜衆像能現一切好醜衆像像有增減明淨光體不增不減也鏡本無像故能現像佛性無善惡能現善惡衆生不得性但得善惡為善惡所拘不得自在也性善不壞故地獄發佛界善性惡不壞故佛能現六趣惡又性者即是善惡等

諸法之性徧十方三世衆生國土等一切處  
無有變異不增不減能現善惡凡聖垢淨因  
果等從性而起故云性善性惡若善惡等即  
無定相隨緣構習如鏡中像無體可得若遇  
淨緣即善若因染緣即惡從修而得故名修  
善修惡若論性善不唯聞提若論性惡不唯  
諸佛以是善惡諸法之性故即一切衆生皆  
悉具有一際平等若覺了此性即便成佛故  
能示聖現凡自在無礙若論修善修惡於上  
中下根即不可定隨修成之厚薄任力量之  
淺深得世間報而六趣昇沉成出世果而四  
聖高下以不了善惡之性故為善惡業之所  
拘而不自在若見性達道何道不成則法法  
標宗塵塵契旨豈唯善惡二法而得自在耶  
問三寶如虛空相非見聞之所及者教中云  
何說見道又稱見佛 答約本智發明假稱  
名見非眼所覩唯證乃知離見非見方名真  
見涅槃經云菩薩實無所見無所見者即無  
所有無所有者則一切法是以法性無所有  
菩薩則無所見與法理會假稱為見實非見

也真性湛然非是見法經云不行見法諸佛  
速與受記則是離斷常二邊即見自身清淨  
見身清淨即是見佛清淨乃至見一切法悉  
皆清淨無非是佛無非是法以自心性無生  
順物徧一切處故若一微塵不是佛者則成  
翳障不入普眼之門唯墮能所之見大集經  
云梵天問海慧菩薩言善男子汝了了見  
佛法不梵天言佛法非色不可覩見汝云何  
言了了見佛法耶一切諸法悉不可見夫了  
了者即是佛法無有二相是以來同水月散

若幻雲見猶夢形聞如各響覺處即現不從  
方來迷趣自無不從此去如圓覺經云圓覺  
普照寂滅無二於中百千萬億不可說阿僧  
祇恒河沙諸佛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般  
若假名論偈云如來法為身但應觀法性法  
性非所見然亦不能知法性者所謂空性無  
生性此即諸佛第一義身若見於此名為見  
佛經云以見空性名見如來又法性之趣無  
有一物可名所知由是彼智亦不能知又經  
言大王一切法性猶如虛空等與衆物為所



依止而其體性非是有物亦非無物能知此  
中寂然無知名爲了知名爲知者隨俗言說  
信解無生之福多於實施如有頌言若人持  
正法及發菩提心不如解於空十六分之一  
是以解第一義空方成般若見無生自性始  
了圓宗以真空不壞業果尊卑宛然不同但  
空不該諸有如大涅槃經云有業有報不見  
作者如是空法名第一義空所以見性之時  
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無  
形非有物而可遺故云離念之智等虛空界  
如大乘千鉢大教王經云是時普明菩薩則  
證入毗盧遮那如來金剛法藏三昧三摩地  
今一切菩薩及一切有情衆生同願修持入  
此性淨真如法藏三昧實際觀云何應得修  
入此觀菩薩則當觀照心地覺用心智唯照  
心性細細觀覺覺照心體見性無動證覺不  
動即能恒用用觀體智見性清淨性自離念  
離念無物心等虛空即證聖智如如聖性二  
俱證寂空同無體性體虛靜則是名爲菩薩  
證入真如法界性印法藏實際觀門故知法

界性即衆生心性衆生心性即虛空性故大  
智度論云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住內  
空外空內外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爲空  
無爲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相性諸  
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  
當學般若波羅蜜釋云內空者即內法所謂  
內六入眼耳鼻舌身意眼空無我無我所等  
外空者即外法所謂外六入色聲香味觸法  
色空無我無我所等內外空者即內外十二  
入十二入中無我無我所等空空者以空破  
內空外空內外空破是三空故名爲空空大  
空者即十方空東方無邊故名爲大亦一切  
處有故名爲大第一義空者第一義名諸法  
實相不破不壞故是諸法實相亦空何以故  
無受無著故若諸法實相有者應受應著以  
無實故不受不著若受若著即是虛誑有爲  
空無爲空者有爲法名因緣和合生所謂五  
陰十二入十八界等無爲法名無因緣常不  
生不滅如虛空問曰有爲法因緣和合生無  
自性故空此則可爾無爲法非因緣生法無

破無壞常若虛空云何空答曰若除有為則無無為有為實相即是無為如有為空無為亦空以二事不異故畢竟空者一切法皆畢竟空是畢竟空亦空空無有法故亦無虛實相待復次畢竟空者破一切法令無遺餘故名畢竟空若有少遺餘不名畢竟空無始空者如經中說佛語諸比丘衆生無有始無明覆愛所繫往來生死始不可得破是無始法故名爲無始空散空者散名別離相如諸法和合故有如車以輻輳聚合爲車若離

散各在一處則失車名五陰和合因緣故名爲人若離五陰人不可得性空者諸法性常空假來相續故似若不空譬如水性自冷假火故熱止火停久水則還冷如經說眼空無我無我所何以故性自爾耳自相空者一切法有二種相摠相別相是二相空故名爲相空摠相者如無常等別相者諸法雖皆無常而各有別相如地爲堅相火爲熱相一切諸法空者一切法有好有醜有內有外一切法有心生故名爲有無自體故空無所得空者

一切法乃至無餘涅槃不可得故名無所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者無法名法已滅是滅無故名無法空有法空者諸法因緣和合生故有法實性無故名有法空無法有法空者取無法有法相不可得是爲無法有法空乃至云離我所故空因緣和合生故空無常苦空無我故名爲空始終不可得故空唯心故名爲空故知一切萬法皆從心現悉無自體盡稱爲空所以云若任此十八空門當學般若則未嘗有一法能出我之靈臺智性矣此十八空下至有爲世間五陰上至無爲第一義諦收一切法無不皆空若不學般若別尚餘宗體有而未達有原窮空而不盡空理須歸宗鏡內照發明則外無一法更有遺餘矣又此是如空非體是空以真心無礙映現萬法如虛空不拒諸相發揮故於真心中能現一切其所現一切雖依心無體照見五蘊皆空然亦不著於空能與佛事如華嚴經頌云十方所有諸如來了達諸法無有餘雖知一切皆空寂而不於空起心念以



一莊嚴嚴一切亦不於法生分別如是開悟諸羣生一切無性無所觀 問法身之理為復有法成爲復無法成爲復一法成爲復異法成 答本覺心宗法身性地口欲言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去所以然者說有則妙體虛玄談無則道無不在言生則三界無物云滅則一體常靈言一則各任其形說異則同歸實相是知不可以稱量不可以希冀若開方便欲曉疑情則不有不無非一非異能超四句方會一乘古德問云若衆生與諸佛同一心佛性等有法身則有二過一衆生悉當成佛則衆生界盡二諸菩薩闕利他行以無所化機故答此所問難並由妄見衆生界故妄起此難不增不減經云大邪見者見衆生界增見衆生界減以不如實知一法界故於衆生界起增減見經意則一切衆生一時成佛佛界不增衆生界不減故經云衆生即法身法身即衆生衆生法身義一名異解云況衆生界如虛空界設如一鳥飛於虛空從西向東經百千年終不得說東近西遠何以故虛空

無分割故亦不得云摠下飛行以功不虛故當知此中道理亦爾非有滅度今有終盡非無終盡有不滅度故衆生界甚深廣大唯是如來智所知境不可轉以狂心限量斟酌起增減見且如虛空界雖無分割不礙鳥飛類衆生界雖不可盡不妨滅度但不起增減之見去取之情則智量高翔真空無滯如華嚴疏釋經云佛智廣大同虛空者量智包含而普徧理智無分別而證入是以太虛合衆像衆像不能合太虛太虛不分別衆像衆像乃差別太虛以況我法不能容佛智佛智乃能容我法有我法者分別如來是如來者不分別我法二普徧喻中妙觀察智無不徧知即普徧義成所作智曲成無遺即隨入義經頌云佛智廣大同虛空普徧一切衆生心此即體徧悉了世間諸妄想此約知徧又云得一切法量等心此約證徧智性全同於色性故此約理徧云何徧入不壞能所有證知故經頌云世間諸國土一切皆隨入智身無有色非彼所能見由隨於如即入無所入故云平





宗鏡錄卷第十八

後

慧日永明寺至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諸佛法身普徧衆生心既同一心云何右  
 現不現 答常現無不現時或於一塵頓現  
 無不具足或於諸塵普現無不周徧一處頓  
 現者如來眼睫文殊寶冠彌勒閣中普賢毛  
 孔淨名室裏摩耶腹中芥子針鋒近塵遠刹  
 各各頓現如文殊般泥洹經云文殊身如紫  
 金山等其文殊冠毗楞伽寶之所嚴飾有五  
 百種色一一色中日月星辰諸天龍宮世間  
 衆生所希見事皆於中現維摩經云於是長  
 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  
 師子之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  
 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  
 悉包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無所妨礙於毗  
 耶離城及闍浮提四天下亦不迫窄悉現如  
 故華嚴經入法界品摩耶夫人告善財言善  
 男子爾時菩薩從兜率天將降神時有十佛  
 刹極微塵數諸菩薩衆乃至與眷屬俱從天  
 宮下來入我身彼諸菩薩於我腹中現大神

通遊行自在或以三千大千世界而為一步  
 乃至或以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世  
 界而為一步又念念中十方不可說佛刹極  
 微塵數世界諸如來所菩薩衆會及四天王  
 三十三天須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  
 在天乃至色界諸梵天王俱來欲見菩薩處  
 胎廣大神變恭敬供養聽受正法皆入我身  
 雖我腹中悉能容受如是衆會而身不廣大  
 亦不迫窄其諸菩薩各見自處衆會道場清  
 淨嚴飾善男子如此四天下闍浮提中菩薩

宗鏡錄卷第十八 第五

受生我為其母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四天下  
 闍浮提中悉亦如是然我此身本來無二亦  
 復非一非一處住非多處住何以故以修菩  
 薩大願智幻莊嚴解脫門故如先德云廣大  
 如法界究竟若虛空是處胎義若如是者則  
 一切衆生皆處摩耶胎非獨釋迦矣何以故  
 衆生心即法界故又若了心空即無胎分如  
 菩薩處胎經云佛告彌勒行空菩薩云何遊  
 至十方刹土教化衆生彌勒白佛言行空菩  
 薩不見刹土亦無有佛佛自無佛云何有佛

地水火風識界我人壽命皆悉空寂以是之故無有胎分諸塵普現者則橫該一切處堅徹一切時涉入重重普融圓徧古德云一切不思議事於一切處悉能普現其唯一毗盧清淨法身之應用耳此法身者即是心也所以言若能諦觀心不二方見毗盧清淨身一念起惡法身亦隨現一念善心生法身亦隨現名為處處互現乃至色處現空處現自在無礙更莫遠推諸佛唯自一念空心是又如海印普印一切華嚴經出現品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如來成正覺於一切義無所觀察於法平等無所疑惑無二無相無行無止無量無際遠離二邊住於中道出過一切文字言說知一切衆生心念所行根性欲樂煩惱深習學妄言之於一念中悉知三世一切諸法佛子譬如大海普能印現四天下中一切衆生色身形像故共說以為大海故經中有海印三昧疏釋云海印三昧有十義根器是所現菩薩定心是能現無不空心故名三昧一無心能現經云無有功用無分別二

現無所現經云如光影故三能現與所現非一四非異經云大海能現能所異故非一水外求像不可得故非異顯此定心與所現法即性之相故能所宛然即相之性故物我無二五無去來現萬法於自心彼亦不來羅身雲於法界未曾暫去六廣大經云普悉包容無所拒明三昧心周于法界則衆生色心皆定心中物用周法界亦不離此心七普現經云一切皆能現又云菩薩普印諸心行此與廣大異者此約所現不簡巨細彼約能現其量普周八頓現經云一念現故謂無前後如印頓成九常現非如明鏡有現不現時十非現現如明鏡對至方現四天之像不對而現故云非現現以不待對是故常現該三際也此上海印現義隨理事能所而分十門但是一真心寂照普現之義若有不現者即是容塵自遮見網自隔非法身各摩訶衍論云諸佛如來法身平等自然徧一切處無有作意但依衆生心現衆生心者猶如於鏡鏡若有垢色像不現如是衆生心若有垢法身不現



其猶日月麗天盲者不覩雷霆震地聾者不聞道契則隣不在身近故福人出世則琳瑯現矣薄福者出則荆棘生焉皆由自心有現不現若直了心性之人悉皆平等顯現如洛浦和尚神劍謔云君子得之忘彼此小人得之自輕生他家不用我家劍世上高低早晚平所以衆生不得了然明現皆帶有迷真滯真迷中滯中迷性成三種緣集所以成障如天台淨名疏云衆生氣類無量無邊元其正要不出三種緣集氣類一有為緣集之類者

即是界內染淨國土悉迷真滯有而起結業稟分段生死皆是有為緣集衆生之類二無為緣集之類者即是界外有餘國土及果報土乃至下品中品常寂光土此三土衆生迷中道佛性滯真空無為緣無為起諸結業受變易生死是無為緣集衆生之類三自體法界緣集者即菩薩迷自體起如宗門中云已見不忘今室外折伏界內有為緣集衆生次弟子一品折伏無為緣集衆生後菩薩一品即是折伏自體法界緣集衆生問無為緣集

與自體緣集為同為異答名雖有別或體不殊二乘迷自體起無為生計著著無為故正受無為緣集名菩薩亦迷自體起無為緣集而菩薩觀破無為著無為緣集未盡此或附體別受自體緣集之名如凡夫迷真起有為緣集學人見真斷見思思惟不盡猶於真理有貪恚色染無色之名問學人自為緣集不盡見真猶有惑不約真名自體緣集菩薩無為緣集不盡見真何得別受自體緣集之名答二乘見真但是空理空理非法身不得立自體之名菩薩見真實是法身法身常在故得別立自體緣集名也菩薩或未知未知故須折伏也是故三種緣集不亡所以法身不現又遠大師云緣集義者統唯一種或分為二約真妄開一妄緣集三界虛妄唯一心作如夢所見但是妄心解二真緣集一切諸法皆真心起如夢所見皆報心作或約心識說三一就事緣集從其事識起一切法二妄緣集從其妄緣起一切法三真緣集真識體中具過一切恒沙性德互相集成故言緣集又



從真識起一切法故經說言若無如來藏識第七識不住不得厭苦樂求涅槃由如來藏故起諸法又就有為無為說三即一有為緣集二無為緣集三具二緣集 問直了此心是佛更用八相成道不 答若了此心即是天真佛不說成與不成若說成佛是助語亦是增語圓覺經云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與涅槃亦無成佛及不成佛無妄輪迴及非輪迴等釋曰本無菩提及與涅槃者此是二轉依號亦是任觀語轉煩惱故立菩提之號轉生死故得涅槃之名若了煩惱性空生死本寂既無所轉之相亦無能轉之名無不成佛者無妄輪迴亦無成佛者無非輪迴唯妙圓覺心更無所有如今只恐不得宗鏡之光若得其光則自然入圓覺門普照法界所以先德云飛錫若登故國路莫愁天下不聞聲麗居士頌云十方來一會各自學無為此是選佛處心通及第歸如是則自然應念登科隨處及第何須受記而待揚名者乎如昔人詩云不坐禪不持律妙覺心珠白如日

當體虛玄一物無阿誰承受燃燈佛 問衆生業果種子現行積劫所熏猶如膠漆云何但了一心頓斷成佛 答若執心境是實人法不空徒經萬劫修行終不證於道果若頓了無我深達物虛則能所俱消有何不證猶微塵揚於猛吹輕舸隨於迅流只恐不信一心自生艱阻若入宗鏡何往不從且如勇施等墮因犯婬欲尚悟無生性比丘尼無心修行亦證道果何況信解一乘之法諦了自心而無剋證乎或有疑云豈不斷煩惱耶解云

但諦觀殺盜婬妄從一心上起當處便寂何須更斷是以但了一心自然萬境如幻何者以一切諸法皆從心幻生心既無形法何有相所以高城和尚詩云說教本窮無相理廣讀元來不識心識取心了取境識心了境禪河靜若能了境便識心萬法都如闍婆影性比丘尼即摩登伽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摩登伽彼尚姓女無心修行神力冥資速證無學云何汝等在會聲聞求最上乘決定成佛譬如以塵揚于順風有何艱險淨業障經云



爾時有一比丘名無垢光入毗舍離城次第乞食以不知故入婬女家時無垢光入其家已是時婬女起染汗心作是思惟我今必死當與此比丘共行欲法若不從我我將殞命作是念已即便閉門語比丘言願與尊者共行欲事若不從我我當必死時無垢光語婬女言且止大姉我今不應犯如此事所以者何佛所制戒我應奉行寧捨身命不毀此戒爾時婬女復更思惟我今當以呪術藥草令此比丘共為欲事語比丘言我今不能令汝退轉毀犯禁戒但當受我所施之食即入舍內便呪其食投比丘鉢呪術力故令此比丘便失正念起於欲心展轉增盛爾時婬女見此比丘顏色變異即前牽手共為欲事是時比丘與彼婬女共相愛樂行婬欲已持所乞食還詣精舍到精舍已生大憂悔舉體煩熱咄哉何為破大戒身我今不應受他信施我今則是破戒之人當墮地獄時無垢光向諸比丘同梵行者說如是言我今破戒非是沙門必趣地獄時諸比丘問無垢光有何因緣

而破此戒時無垢光具說上事時諸同學語無垢光仁者當知此有菩薩摩訶薩名文殊師利得無生法忍善能除滅破戒之罪亦令衆生離諸蓋纏我今與汝共詣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所除汝憂悔時無垢光猶故未食與諸比丘詣文殊師利法王子所到已問訊供養恭敬即以上事具白文殊師利文殊師利語無垢光汝今且食食已當共詣如來所問如來此事如佛所說當共受持比丘食已與文殊師利共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無垢光比丘心懷恐懼不敢問佛於是文殊師利即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即以上事具白世尊爾時世尊告無垢光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比丘汝本有心欲犯婬不答言不也佛告比丘汝本無心云何而犯比丘答言我於後時乃生欲心如比丘心犯欲耶答言如是佛告比丘我常不言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耶答言如是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汝曾夢中受欲之時心覺知不答言覺知佛告比

立汝向犯欲豈非由心而覺知耶答言如是若如是者比丘悟夢犯欲有何差別比丘答言悟夢犯欲無差別也佛言於意云何我先不言一切諸法皆如夢耶答言如是佛言於意云何如夢諸法是真實耶答言不也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悟夢二心俱是真實耶不也世尊佛告比丘若非真實是有法也不也世尊佛告比丘於意云何無所有法為有生不不也世尊佛告比丘若法無生有滅有縛有解脫耶不也世尊佛告比丘於意云何無生

之法尚無所有而當有墮三惡道耶佛告比丘一切諸法本性清淨然諸凡夫愚小無智於無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別以分別故墮三惡道復告比丘諸法無實而現種種所應作事為著貪欲嗔恚愚癡凡夫等故分別諸法不知如故非是真實復告比丘諸法虛誑如野馬故諸法如夢本性自在逮清淨故諸法究竟如水中月泡沫等故諸法寂靜無老病死諸過患故諸法無取非是色法不可見故諸法無聚如虛空故諸法無性過諸性故

諸法甚深過虛妄故諸法廣大無處所故法無所作究竟寂故法無所依境界空故法無根本畢竟空故法離蓋纏煩惱結使不可得故法離識然性不生故乃至兩時無垢光聞說是法心懷歡喜悲喜交集兩淚叉手合掌一心觀佛即說偈言使哉世尊大功德諸天世人所歸仰善覺一切勝妙法稽首能斷諸苦行又佛告文殊過去有佛號無垢光時有比丘名曰勇施入難勝城次行乞食到長者舍其家有女容貌端正見勇施已生愛深心乃至因託病延請勇施說法其後勇施數到其家轉相親厚數相見故便失正念而生欲心即與彼女共行姪法心遂耽著往來頻數時彼女夫見此比丘往來頻數心生疑恚即設方便欲斷其命勇施比丘聞是事已即以毒藥持與彼女而語之言若必念我可持此藥以殺汝夫時長者女即以毒藥和著食中勅其婢使持此飯食以飯我夫夫食飯已即便命終兩時勇施聞彼命終心生大悔作是思惟今我所作是大重惡何名比丘受行姪



法又斷人命我今如是當何所歸生大憂惱  
 我若命終當墮惡道誰能免我如是之苦以  
 是事故從一精舍至一精舍惶怖馳走衣服  
 落地作如是言咄哉怪哉我今即是地獄眾  
 生時有精舍名曰醯無中有菩薩名曰鼻掬  
 多羅勇施比丘即入其房舉身投地時彼菩  
 薩問勇施言何為以身自投於地荅言大德  
 我今即是地獄眾生又復問言誰乃令汝為  
 地獄人勇施荅言我作大罪犯於姪戒又斷  
 人命時彼菩薩語勇施言比丘莫怖我今力  
 能施汝無畏爾時勇施聞彼菩薩施無畏聲  
 心生歡喜踊躍無量爾時鼻掬多羅勇施即  
 時從地接起勇施牽其右手將至異處坐林  
 樹中時鼻掬多羅勇施即時入於諸佛境界  
 大乘妙門如來寶印三昧入三昧已即於身  
 上出無量佛身皆金色三十二相徧林樹間  
 爾時諸佛即時同聲說是偈言諸法同鏡像  
 亦如水中月凡夫愚惑心分別癡恚愛乃至  
 諸法常無相寂靜無根本無邊不可取欲性  
 亦如是爾時林中二萬天子詣鼻掬多羅勇

薩來聽法者聞說是偈即得無生法忍  
 問妙圓覺心既無所有云何教中說諸佛成  
 等正覺出現世間等事 荅一是機熟眾生  
 自心感現二是菩薩因地本願然諸佛境界  
 廣大無邊非情識所知唯見性能了故華嚴  
 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應云何知如來應正  
 等覺境界佛子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  
 慧知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知一切三  
 世境界一切刹境界一切法境界一切眾生  
 境界真如無差別境界法界無障礙境界實  
 際無邊際境界虛空無分量境界無境界境  
 界是如來境界佛子如一切世間境界無量  
 如來境界亦無量如一切三世境界無量如  
 來境界亦無量乃至如無境界境界無量如  
 來境界亦無量如無境界境界一切處無有  
 如來境界亦如是一切處無有佛子菩薩摩  
 訶薩應知心境界是如來境界如心境界無  
 量無邊無縛無脫如來境界亦無量無邊無  
 縛無脫何以故以如是如是思惟分別如是  
 如是無量顯現故知凡聖無際心境一原真



無性而即相發明相無體而因真建立故云  
智身寒廓惣萬像以成體萬像無形以智身  
而齊體又若論化現門中此是諸佛因地悲  
願之力令機熟衆生自心感現衆生心中諸  
佛應現無窮諸佛心內衆生機緣不盡所以  
法身無像遇感成形妙應無方應念垂跡由  
了平等赴衆望而猶若摩尼為達無私任群  
機而如同天鼓古頌云佛是衆生心裏佛隨  
自根堪無異物欲知一切諸佛原悟自無明  
本是佛如佛地經云隨諸衆生所樂示現平  
等法性圓滿成故論釋云隨諸有情樂見如  
來色身差別如來示現如是色身如來雖居  
無戲論位由平等智增上力故大圓鏡智相  
應淨識現瑠璃等微妙色身今諸有情善根  
成熟自心變似如是身相謂自心外見如來  
身如契經言由諸如來慈善根力有所示現  
今天人等自心變異見如來身如金色等又  
如經言若所應化無量有情宜見瑠璃末尼  
寶色如來即能無礙示現種種琉璃末尼寶  
色今彼自心亦如是變乃至廣說如是示現

一切如來形相平等如是平等即是法性是  
故說名平等法性謂諸如來隨同所化有情  
樂見色身形相即各示現同趣同時異類形  
相今彼自心如是變現作利樂事如諸有情  
阿賴耶識共相種熟各各變現世界等相同  
趣相似不相妨礙此亦如是如色身相餘事  
亦爾由此示現如前修習圓滿成故平等性  
智圓滿成就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云文  
殊師利問無生無滅其相云何佛答不生不  
滅即是如來文殊師利譬如大地瑠璃所成  
帝釋毗闍延宮殿供具等影現其中闍浮提  
人見瑠璃地諸宮殿影合掌供養燒香散華  
願我得生如是宮殿我當遊戲如帝釋等彼  
諸衆生不知此地是宮殿影乃布施持戒修  
諸功德為得如是宮殿果報文殊師利如此  
宮殿實無生滅以地淨故影現其中彼宮殿  
影亦有亦無不生不滅文殊師利衆生見佛  
亦復如是以其心淨故見佛身佛身無為不  
生不滅不起不盡非色非非色不可見非不  
可見非世間非非世間非心非非心以衆生



心淨見如來身散華燒香種種供養願我當得如是色身布施持戒作諸功德為得如來微妙身故如是文殊師利如來神力出現世間今諸眾生得大利益如影如像隨眾生長又說如日光無心普照喻摩尼無心兩寶喻各響無言喻等其瑠璃地等喻眾生心影喻佛身又華嚴有摩尼隨映喻摩尼現色喻自受用身有其本色但無青黃等異青黃等異隨機映生又若以虛空喻佛身即法性身以虛空無相故不隨方隅而有增減以法身無

法苑珠林卷第十

形故非依報化而現精麤如華嚴十定品云佛子譬如虛空於蟲所食芥子孔中亦不減小於無數世界中亦不增廣其諸佛身亦復如是見大之時亦無所增見小之時亦無所減如上諸況皆喻見佛然於鏡像喻最親如質來對鏡鏡中見像像是質像機感對刹利中見佛佛是心佛故華嚴經云化佛從敬心起又諸喻大意皆以體無生滅不礙生滅如非色約體非不色約用則法報一際體用無差俱會無生同歸宗鏡又若以色聲取是行

邪道若離色聲取未免斷無古釋云如華嚴偈云色身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若依權教本影四句體用皆分若依此宗四句皆用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故本質影像亦是自心橫豎等一切諸法不出心性故如般若中了色是般若具歷諸法且初歷五蘊云了色是般若一切法趣色色尚不可得云何當有趣非趣如是具歷諸法皆然般若意似當諸法之性不異色性故皆趣色色不可得當法性空既無所趣安有能趣若智者意一切法趣色假觀色尚不可得空觀云何當有趣非趣即中道觀今但要初句以取色性為諸法依以性普收故皆趣色則一色中具一切法是無礙之意故隨一法皆收法界故若能如是解者則凡有見聞一切境界無非是佛出世如大集經云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慧聚白佛言世尊生老病死出於世者即是佛出無明愛出即是佛出貪恚癡出即是佛出一切疑網煩惱出者即是佛出何以故若如是等法不出世者佛以何

緣出現於世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實如所言爾時海慧菩薩言世尊若不見如是等法是時如來為出於世不出於世善男子菩薩初發菩提心時真實不知如是等法是我為而宣說之善男子菩薩有四種一者初發菩提之心二者修行菩提之道三者堅固不退菩提四者一生當補佛剋發心菩薩見佛色相見已即發菩提之心修行菩薩見佛具足一切善法見已即發菩提之心不退菩薩見如來身及一切法皆悉平等一生菩薩不見如來所有功德及一切法何以故所得慧眼了了淨故斷二見故淨智慧故若不見淨不見不淨不見非淨非不淨是人即能明見如來又古德釋台教止觀云只達一念自心是法界十方諸佛與一切眾生同一無住本一法界為身為土無彼無此無根無任處無修不修無證不證無凡無聖但眾生自謂妄想纏縛為凡為不修為不證謂佛為聖為修為證修證凡聖在眾生自強立之佛位中都無此名也諸佛所見一切眾生凡聖身是

佛法身一切國土是佛國土一切法是佛法一切心是一心極十方三際推求無纖毫許若色若心不是佛理智境朗然周徧法界皆無一事澹然身心無所施為佛心既然我學佛智如佛用心即止觀明靜也佛現即我心現現與不現只是自心鏡上影像耳問豈都無外佛可見耶答自他不二但如來有同體大悲眾生有薰習之力扣擊同體智鏡隨此心上感見相好鏡中之像然不離鏡而非即鏡隨照好醜感者千差相亦萬品或機地深

厚或佛身長千萬由旬壽命無量阿僧祇劫以恒河沙世界微塵佛刹為淨妙國土說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法門或人天報殊示現八相一期利益不過數百年間如空雲水月恍惚而生斯皆由感者一念之心謂佛色身來應佛實無來去之勞無有形之患無可說之法無所度之機但眾生善緣心想謂佛來應為我說法實是眾生於自心上現此相耳問眾生善根擊佛大圓智鏡現此影像則屬佛若明鏡屬佛像不屬佛像若屬佛佛



則生滅流動像若屬衆生衆生業結所縛何能具此相好但感應道交方見此耳問既是佛智鏡上像何言衆生心上現答同體圓鏡不偏屬佛及衆生同一體故但衆生磨瑩已鏡未得全明故能暫現此相表進修之力問若爾衆生自感心鏡上現像不言佛像現佛即於衆生無力虛致敬慕有何益也答由敬慕之心感像現也此真佛力豈衆生能置哉問此亦衆生自家佛力非他佛力也答佛地無自他汝強謂自佛他佛者衆生心不盡耳問若爾只共作一佛不能各各自成也答不共作一佛不各各自成此義難了試舉喻看如國清寺法界也任寺僧古佛也遠人暫遊暫感佛也他日愛慕剃髮配寺國清即我寺也五峯松徑臺殿房廊悉我有也頓得受用不減他物成我家也不人人別造一寺也不若他分一寺也分即隨人去常住法界不可分也此義出涅槃經中譬如路有一大樹樹陰清涼來者即納無人遮護無持去者既印金口可以奉持又機應相關感應緣會能具

一切無邊佛事以佛是增上緣廣大悲願慈善根力以衆生是等流果志誠所感根熟而見然揔不出自心如師子現拍醉象禮足慈母遇子盲賊得明城變瑠璃石舉空界釋女瘡合調達病瘥皆是本師積劫熏修慈善根力令一切衆生自心所見如上等事可證今文故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如提婆達多教阿闍世王欲害如來是時我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阿闍世王即放護財狂醉之象欲令害我及諸弟子乃至我於爾時為欲降伏護財象故即入慈定舒手示之即於五指出五師子是象見已其心怖畏尋即失糞舉身投地敬禮我足善男子我於爾時手五指頭實無師子乃是修慈善根力故令彼調伏復次善男子我欲涅槃始初發足向拘尸那城有五百力士於其中路平治掃灑中有一石衆欲舉弄盡力不能我時憐愍即起慈心彼諸力上尋即見我以足拇指舉此大石擲置虛空還以手接安置右掌吹令碎沫復還聚合令彼力士貢高心息即為略說種種法要



今其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  
如來爾時實不以指舉此大石在虛空中還  
置右掌吹令碎抹復合如本善男子當知即  
是慈善換力令諸力士見如是事復次善男  
子此南天竺有一大城名首波羅於是城中  
有一長者名曰盧至為眾導主已於過去無  
量佛所植諸善本善男子彼大城中一切人  
民信伏邪道奉事尼乾我時欲度彼長者故  
從王舍城至彼城邑其路中間相去六十五  
由旬步涉而往為欲化度彼諸人故彼眾尼

一連八卷 十一卷

乾聞我欲至首波羅城即作是念沙門瞿曇  
若至此者此諸人民便當捨我更不供給我  
等窮悴奈何自活諸尼乾輩各各分散告彼  
城人沙門瞿曇今欲來此然彼沙門委棄父  
母東西馳騁所至之處能令土地穀米不登  
人民饑饉死亡者眾病瘦相尋無可救解瞿  
曇無賴純將諸惡羅刹鬼神以為侍從無父  
無母孤窮之人而來諮啓為作門徒所可教  
詔純說虛空隨其至處初無安樂彼人聞已  
即懷怖異頭面敬禮尼乾子足白言大師我

等今者當設何計尼乾答言沙門瞿曇性好  
叢林流泉清水外設有者宜應破壞汝等便  
可相與出城諸有之處斬伐今盡莫使有遺  
流泉井池悉置糞穢堅閉城門各嚴器仗當  
壁防護勤自固守彼設來者莫令得前若不  
前者汝當安隱我等亦當作種種術令彼瞿  
曇復道還去彼諸人民聞是語已敬誥施行  
斬伐樹木汗辱諸水莊嚴器仗牢自防護善  
男子我於爾時至彼城已不見一切樹木叢  
林唯見諸人莊嚴器仗當壁自守見是事已  
尋生憐愍慈心向之所有樹木還生如本復  
更生長其餘諸樹不可稱計河池泉井其水  
清淨盈滿其中如青瑠璃生眾雜華滿覆其  
上變其城壁為紺瑠璃城內人民悉得徹見  
我及大眾門自開闢無能制者所嚴器仗變  
成雜華虛至長者而為上首與其人民俱共  
相隨往至佛所我即為說種種法要令彼諸  
人一切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  
子我於爾時實不化作種種樹木清淨流水  
盈滿河池變其本城為紺瑠璃今彼人民徹



見於我開其城門器仗為華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能令彼人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舍衛城中有婆羅門女姓婆私吒唯有一子愛之甚重遇病命終爾時女人愁毒入心狂亂失性裸形無恥遊行四衢啼哭失聲唱言子子汝何處去周徧城邑無有疲已而是女人已於先佛植眾德本善男子我於是女起慈愍心是時女人即得見我便生子想還得本心前抱我身嗚呼我口我時即告侍者阿難汝可持衣與是女人既與衣已便為種種說諸法要是女聞法歡喜踊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非彼子彼非我母亦無抱持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波羅奈城有優婆夷字曰摩訶斯那達多已於過去無量光佛種諸善根是優婆夷夏九十日請命眾僧奉施醫藥是時眾中有一比丘身嬰重病良醫診之當須肉藥若得肉者病則可除若不得肉命將不全時優婆夷聞醫此言尋持黃金徧至市廛唱如是言誰有肉

賣吾以全買若有肉者當等與金周徧城市求不能得是優婆夷尋自取刀割其髀肉切以為臠下種種香送病比丘比丘服已病即得差是優婆夷患瘡苦惱不能堪忍即發聲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於爾時在舍衛城聞其音聲於是女人起大慈心是女尋見我持良藥塗其瘡上還合如本我即為其種種說法聞法歡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往至波羅奈城持藥塗是優婆夷瘡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調達惡人貪不知足多服酥故頭痛腹滿受大苦惱不能堪忍發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時住在優禪尼城聞其音聲即生慈心爾時調達尋便見我往至其所手摩頭腹授與鹽湯而令服之服已平復善男子我實不往調達所摩其頭腹授湯令服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調達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憍薩羅國有諸羣賊其數五百羣黨抄劫為害甚甚波斯匿王患其縱暴遣兵伺捕得已批目

逐著黑闇叢林之下是諸羣賊已於先佛植  
衆德本既失目已受大苦惱各作是言南無  
佛陀南無佛陀我等今者無有救護啼哭號  
咷我時住在祇桓精舍聞其音聲即生慈心  
時有涼風吹香山中種種香藥滿其眼眶尋  
還得眼如本不異諸賊開眼即見如來住立  
其前而為說法賊聞法已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作風吹香  
山中種種香藥住其人前而為說法善男子  
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羣賊見如是事復  
次善男子瑠璃太子以惡癡故廢其父王自  
立為主復念宿慙多害釋種取萬二千釋種  
諸女別割耳鼻斷截手足推之坑塹時諸女  
人身受苦惱作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  
我等今者無有救護復大號咷是諸女人已  
於先佛種諸善根我於爾時在竹林中聞其  
音聲即起慈心諸女爾時見我來至迦毗羅  
城以水洗瘡以藥傅之苦痛尋除耳鼻手足  
還復如本我時即為略說法要悉令俱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於大愛道比丘尼

所出家受具足戒善男子如來爾時實不住  
至迦毗羅城以水洗瘡傅藥止苦善男子當  
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悲喜  
之心亦復如是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  
薩修慈思惟即是真實非虛妄也善男子夫  
無量者不可思議菩薩所行不可思議諸佛  
所行亦不可思議是大乘與大涅槃經亦不  
可思議以此明文可為誠證則知三界九有  
一切染淨等法皆不出法界衆生之心猶如  
畫師畫出一切境界心之畫師亦復如是所  
以正法念處經云又彼比丘如是觀察云何  
衆生有種種色種種形相有種種道種種依  
止又彼觀察有種種心種種依止種種信解  
有種種業此如是等種種諸色種種形相種  
種諸道種種依止譬如點慧善巧畫師若其  
弟子觀察善平堅滑好地得此地已種種彩  
色種種雜色若好若醜隨心所作如彼形相  
心業畫師若其弟子亦復如是善平堅滑業  
果報地生死地界隨其所解作種種形相種  
種諸道種種依止心業畫師業作衆生又諸



彩色取白作白取赤作赤取黃作黃若取鵝色則為鵝色取黑作黑心業畫師亦復如是綠白取白於天人中則成白色何義名白欲等漏垢所不染汗故名白色又復如是心業畫師取赤彩色於天人中能作赤色何義名赤所謂愛聲味觸香色盡觀察衣又復如是心業畫師取黃彩色於畜生道能作黃色何義名黃彼此遠互飲血散肉貪欲嗔癡更相殺害故名黃色又復如是心業畫師取鵝彩色攀緣觀察於餓鬼道作垢鵝色何義名鵝

言歸入在 卷之八

彼身猶如火燒林樹飢渴所惱種種苦逼心業畫師嫉心所乘癡闇所覆又復如是心業畫師取黑彩色於地獄中盡作黑色何義名黑以黑業故生地獄中有黑鐵壁被然被縛得黑色身作種種病飢渴苦身無量苦逼皆是自業非他所作又彼比丘觀察如三界五道五種彩色生死盡衣於三地住謂欲界地色無色地心業畫師習近姪欲攀緣欲界種種色盡綠色依止有二十種離欲四禪以為畫筆依十六地是所畫處作色界離綠色

界三摩改提綠無色界畫為四處心業畫師廣畫如三界大衣又彼比丘觀察如心業畫師身如彩器貪欲瞋癡以為堅牢攀緣之心猶如梯陞根如畫筆外諸境界聲觸味色又諸香等如種種彩生死如地智如光明勤發精進如手相似眾生如畫神通如彼無量形服有無量種業果報生如畫成就又彼比丘依禪觀察心業畫師有異種法如彼畫師不生疲倦善治彩色各各明淨善識好筆畫作好色心業畫師亦復如是不生疲倦若修禪定善治禪彩攀緣明淨如彩光明修道之師如善好筆知禪上下如善識知有取有捨如不疲倦如是禪定心業畫師畫彼禪地如彼好色又彼如是心業畫師若有疲倦則畫不善地獄餓鬼畜生道與同業因緣鐵杵為筆不善彩色畫非器人所謂地獄餓鬼畜生如是等色非好色畫廣說如前釋曰是以畫師運巧拙之意執五彩之筆於平正之地遊出一切綺麗之像如眾生稟愚習之心與三業之筆於善惡之地畫出一切苦樂之事

又如世畫師只畫得色陰若心畫師能畫五陰又世畫不堅牢色退像即滅心畫經長劫身謝業不亡又世畫甚易知妍醜皆可見心畫極難審果報莫可知如正法念處經頌云諸業之所作過於巧畫師業畫師天中作種種樂報種種眾彩色現觀則可數心業布眾彩其數不可知毀壁畫則亡二俱同時滅若身喪滅時業盡不可失譬如一畫師造作眾文飾一心亦如是造作種種業五彩光色現見之生愛樂五根盡亦尔如業有生死如世巧畫師現前則可見心畫師微細一切不可見圖畫好醜形令壁眾像現心業亦如是能作善惡報是心於晝夜思念恒不住如是業隨心展轉常不離風塵煙雲熱畫色則毀滅捨善不善持諸業尔乃失又依般舟經見佛略有四喻一夢喻如夢所見從分別生見一切佛從自心起二水影喻水喻心性則佛之月影皆是衆生真心中物心佛交徹唯真心也三幻喻自心猶如幻術一切佛如幻所作謂有能幻法方成幻事無能念心無所見佛

四響喻譬如空谷隨聲發響悟解自心隨念見佛上之四喻一正喻唯心二唯心故空三唯心故假四唯心故中又夢喻不來不去影喻不出不入幻喻非有非無響喻非合非散如經頌云心者不知心心者不見心心有想則癡無想則泥洹是法不堅固常立在於念以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釋云若心自見心先心為能見佛為所見刀不自割指不自觸云何自心還見自心能所不分見相斯絕故經云心有想則癡若無想則心冥性佛永絕思求矣如是衆生自心感現次諸佛菩薩因地願力示現化門無有斷絕所以維摩經云雖示成正覺不捨菩薩道雖悟即心是佛類成菩提然為衆生未達廣修福業以導未聞皆令開解同歸此地如華嚴經云雖能一念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為衆生故於無量劫行菩薩行無有休息是為如山增上心又云佛子菩薩摩訶薩又作是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心為本心若清淨則能圓滿一切善根於佛菩提必得自在欲成阿





宗鏡錄卷第十九

修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如上所說祖教同詮凡曰有心皆得成佛如今現見衆生何不成佛 答若以衆生眼觀只見衆生界有餘若以佛眼觀乃知諸佛界無外故知無明妄風鼓心海而易動本覺真性睡長夢而難醒是以首楞嚴經云汝之心靈一切明了未曾暫昧而迷者目擊而不知如美玉沉泥自埋高價猶貞金混礫空匿光輝如法華經云我昔欲令汝得安樂五欲自恣於某年日月以無價寶珠繫汝衣裏今故現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爲癡也汝今可以此寶寶易所須常可如意無所乏短故知本覺常成衣珠不失若非圓頓之教何以直了自心故圓覺經云覺成就故當知菩薩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未學何以故一切覺故是知一切衆生皆本覺成就以不覺故認隨染之覺見勝劣之境起忻厭之心但逐妄輪迴頓迷真覺然因覺

有不覺若無真妄無所依故如煙無火不起又覺因不覺若隨器之金還待器顯事能顯理故所以唯真不立單妄不成唯真不立者佛果無生故單妄不成者無所依故如先德頌云一切衆生金色界白淨無垢智無壞寶珠自在內衣中只欲長貧在門外清淨寶乘住四衢文殊引導普賢扶肥壯白牛甚多力一念徧遊無卷舒如是寶乘不肯入但樂勤苦門前立不覺自身常在中遣上恒言我不及華嚴經頌云欲求一切智速成無上覺應

以淨妙心修習菩提行又頌云譬如良沃田所種必滋長如是淨心地出生諸佛法是知十方諸佛中無有一佛不信此心成佛二十八祖內無有一祖不見此性成祖如今聞而不成祖佛者皆爲信不及見不諦故但學其語不照其心但執其解不深其法何者信即是道故經云信是道原功德母見即無疑故經云見若諦習亦除何況現行心外境界但入宗鏡方悟前非心光透時餘瑕自盡華嚴出現品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自心念念



常有佛成正覺何以故諸佛如來不離此心  
成正覺故如自心一切衆生心亦復如是悉  
有如來成等正覺廣大周徧無處不有不離  
不斷無有休息入不思議方便法門古釋云  
不離此心成佛者有二一衆生身心即佛所  
證故佛證衆生之體用衆生之用二全即佛  
菩提性故一性無異此即他果在我之因以  
我因成他果故名入不思議方便法門是以  
不得意者作衆生思故是亦不可設作佛思  
是亦不可即亦不可非即亦不可當淨智眼  
無取諸情經云佛子今依此知無幽不盡涅  
槃經云二十五有有我者自實名我所謂一  
切諸法體實一切衆生有如來藏能爲佛因  
名有佛性如一切色中皆有空性然非獨有  
情具如來之正性一切諸法中皆有安樂性  
所以云若以肉眼觀無真不俗若以法眼觀  
無俗不真又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但  
法身即是真如流轉五道即是隨緣名曰衆  
生是差別義又由隨緣即不變故奪差別今  
體空則末寂也由體空差別故奪不變今隨

緣故本寂也以全本爲末故本便隱全末爲  
本故末便亡也是則真如隨緣成衆生未曾  
失於真體故今衆生非衆生也衆生體空即  
法身時未曾無衆生故非法身也故二雙絕  
二既互絕則真妄平等無可異也故云隨緣  
非有之法身恒不異事而成立寂滅非無之  
衆生常不異真而顯現故知煩惱即菩提菩  
提即煩惱所以勝天王般若經云佛告勝天  
王言譬如無價如意寶珠粧飾瑤冶皎潔可  
愛體圓極淨無有垢濁墮在淤泥已經多時  
有人拾得取而守護不令墮落法性亦爾雖  
在煩惱不爲所染後復顯現天王諸佛如來  
悉知衆生自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覆蔽不  
入自性是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應  
作是念我當勇猛勤修精進爲諸衆生說是  
甚深般若波羅蜜除其煩惱一切衆生皆有  
性淨是故於彼勿生下劣應當尊重彼即我  
師如法恭敬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心即生般  
若闍那大悲觀胎經云魔梵釋女皆不捨身  
不受身悉於現身得成佛故偈云法性如大

海不說有是非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唯  
在心垢滅取證如反掌華手經云佛言堅意  
無礙際者即無邊際無邊際者即是一切衆  
生性也是名際門入是際門則能開演千億  
法藏此法藏者即非藏也堅意如來衆法藏  
中有所說法皆說是際復有色藏受想行識  
藏是藏非藏不在自藏是名諸藏以阿字門  
入釋曰阿字者即無生義若了心無生則無  
法可得悟此唯識乃入道之初門所以大品  
經云無有一法可得名曰衆生夫言衆生者

即法身義如不增不減經言舍利弗即此法  
身過於恒沙無量煩惱所纏從無始來隨順  
世間生死濤波去來生滅名為衆生是知若  
云衆生即法身者甚為難解故先德引大涅  
槃經云若有人能藕中絲懸須彌山可思議  
不不也世尊佛言菩薩能以一念稱量生死  
不可思議今明圓理難曉但仰信而已如聞  
生死有不可思議理而但仰信不能一心即  
如來藏故非圓意文殊般若經云佛告文殊  
若人問汝有幾衆生界汝云何答文殊言衆

生界數如如來界問衆生界廣狹答如佛界  
廣狹問一切衆生繫在何界答如如來繫衆  
生亦爾問衆生界任何處答任涅槃界又云  
文殊言如虛空無數衆生亦無數虛空不可  
得衆生亦不可得是以於不可得中隨世語  
言有所建立凡聖境界方便說者是不可思  
議廣大神變如大寶積經云文殊師利菩薩  
云復次法無出相說出維法是名神變法無  
差別文字分別是名神變法無所行說有修  
行是名神變法無來去說有來去是名神變  
於一道證建立諸果是名神變於一味法分  
別三乘是名神變一切諸佛唯是一佛說無  
量佛是名神變一切佛土唯一佛土說無量  
土是名神變無量衆生即一衆生說無量衆  
生是名神變一切佛法唯一佛法說無量法  
是名神變法不可示顯示諸法是名神變法  
無所得修習作證是名神變乃至爾時長老  
舍利弗語實主天子言汝聞此神變不驚怖  
耶天子答言我即神變云何驚怖舍利弗言  
天子以何密意而作是言天曰一切諸法若



善不善無動而動名大神變是故舍利弗作善業者生於天上有大威德如是善業不可思議一切衆生往來生死亦不可思議不可思議者名大神變如佛所說四種境界不可思議一者業境界不可思議二者龍境界不可思議三者禪境界不可思議四者佛境界不可思議以是義故說一切法名大神變不應驚怖復次舍利弗若如來說此神變虛空界寧有怖耶答言不也天曰若虛空不怖云何問言汝不驚怖舍利弗言汝豈同虛空耶天曰如佛所說若內空外空是虛空不答言如是天曰是故一切衆生是虛空性是知若一切有情無情皆同虛空性者何趣有凡聖之異內外之殊且虛空性無有起盡何故更問成佛不成佛乎入法界體性經云佛問文殊汝知法界耶如是世尊我知法界即是我界又問汝豈不樂法界耶文殊曰世尊我不見一法非法界者更何所樂持世經云若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異者諸佛不出於世也何者以覺一切法平等故名爲佛大集經云諸

衆生界及法界若能平等觀無異不生分別一二數是名菩薩不退印又云若有菩薩不離凡夫能知聖法以凡夫心觀察聖法密嚴經云如來法身住於一切衆生身中光影外現猶如淨綵裹摩尼珠無所障蔽亦復如是是故當知如來法身徧在一切諸衆生中如佛所說乃至枯樹蕉木亦悉皆入不應生害况復餘類是故不應稱量衆生除諸如來無能知者是以諸佛法身徧一切處夫法身者即自心也是法家之身羣有之性該今徹古

論界盈空十方太虛於自心內尚如一點之

雲生百千大海向本覺中猶若一滴之漚起豈况假名凡聖而非我心乎台教云佛者覺義如寶篋經云佛界衆生界一界無別界此是圓智圓覺諸法徧一切處無不明瞭雖五無間皆生解脫想雖悟盲倒惑其理存焉斯理灼然世間常住有佛不能益無佛不能損得之不爲高失之不爲下故言衆生即佛此理佛也華嚴論云一切處文殊師利一切處金色世界一切處不動智佛今之信者當信

自心無依任性妙慧解脫是自文殊於心無  
依任中無性妙理有自在分別無性可動名  
不動智佛理智無二妙用自在是故號曰妙  
德菩薩是故一切諸佛從此信生故號文殊  
為十方諸佛之母亦號文殊為童子菩薩為  
皆以信為初生故信心成就即以定慧觀智  
力印之契一念相應名十住初心便成正覺  
取能行行處號曰普賢取妙慧無依處號曰  
妙德取善能分別知根之智號之為不動智  
佛自契相應名為正覺且能信處號之曰信  
自契相應名為任心為任佛所任妙慧解脫  
相盡無生法故若心外有佛不名信心名為  
邪見人也一切諸佛皆同自心一切眾生皆  
同自性性無依故體無差別智慧一性應如  
是知以此同體妙慧知諸佛心及眾生心應  
如是信解不自欺誑是故此經宗趣為大心  
眾生設如斯法諸佛自所乘門一乘妙法  
界道理今大心眾生入佛根本大智佛果故  
一念契真理智同現即便佛故為法界道理  
見則無初中後故是以世人唯信諸佛境界

不可思議不知眾生境界亦不可思議以眾  
生界即佛界故如論云一切處不動智佛者  
夫一切之言無處不徧豈獨眾生界耶所以  
華嚴私記云今多許人學皆得與釋尊等亦  
與文殊等一念即等若不信始作少時努力  
靜思惟看故知一念平等理事無差但靜思  
凝神迴光內照有何異法能為隔越唯自心  
想起妄分高下耳清涼疏云佛及眾生若以  
性淨而說現今平等而不妨迷悟之殊是故  
三乘亦有差別亦無差別是則深淨三世一  
切諸法無不平等況攝性互收如是解者名  
為善住一切智地如地能生終歸於地萬法  
依於佛智究竟還至一切智寶性論偈云譬  
如貧人舍地有珍寶藏彼人不能知寶又不  
能言眾生亦如是於自心舍中有不可思議  
無盡法寶藏雖有此寶藏不能自覺知以不  
覺知故受生死貧苦譬如珍寶藏在彼貧人  
宅人不言我貧寶不言在此如是法寶藏在  
眾生心中眾生如貧人佛性如寶藏為欲令  
眾生得此珍寶故彼諸佛如來出現於世間



無生義云大師恒引如來藏經言衆生身中有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坐寶蓮華與佛無異但爲煩惱所覆故未能得用此是具有佛知見根性未有知見用即時猶故愚乃至譬如小兒具有大人六根與大人不異在其身中而未能有大人用至漸長大復須學問乃有大人知見力用也若根性是有作用豈無如種子本甘結果非苦只恐不知有自認作凡夫真性常了然未曾暫隱覆如佛言如來實無秘藏何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清淨

無翳人皆覩見又祖師云五陰本來空師子何曾在窟故知但是衆生不了自稱爲秘然雖無秘藏而有密語密語難解唯智能知如百丈和尚云只如今語言鑿照分明覓其形相不可得是密語所以宗鏡之光無時不照常關日用昧者不知所以無所希望經偈云衆生界悉等平若虛空界其能了此等成佛道不難又偈云其無所相者一切無所念無心無所生佛道不難得月藏經云佛言是故於法平等思惟觀察不離衆生有法不離法

有衆生如衆生體性即是我體性如我體性即是一切法體性如一切法體性即是佛法體性如是觀諸法平等時衆生即陰不可得離陰不可得和合不可得離和合亦不可得非法非非法是人如是得住無相是名法平等是知一切法常成正覺無有不成正覺時如經云凡真實法不捨自相取於餘相若捨非正覺成等正覺則非真實正覺者曾無有時不成正覺故知一切衆生皆住覺地非是捨不覺而取正覺則一覺一切覺常成正覺無有不覺時如虛空湛然無有成壞若執有成不成斯屬情見若以智照何往不真念念而常見法身塵塵而盡成佛國但以自眼有醫妙見不通違背已重沉溺家寶雖同一性要以智明如樂蘊奇音指妙則宮商應節人懷覺性智巧則動用冥真得失在人精厲任已所以善逝按指發海印之光含識舉心現塵勞之相如古釋衆生佛性譬若箜篌具有五義一有箜篌身二有中間聲三有絃緇四有彈箜篌人五有所彈得曲此五是喻我等

五陰似筌篋身中真如佛性似聲六度萬行似絃緇巧便智慧似彈筌篋人我等以巧便智修行六度當來成佛一塵一毛皆徧法界似彈奏之曲也故沈休文佛知不異眾生知義云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沈約六道相續作佛義云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鍊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故知眾生之識相續不斷但由精麁分其昇降耳又古師計云一切如來因地發願度盡眾生界不盡不取正覺現見眾生沉淪九有故知諸佛未合有成成則違誓彼答不正華嚴記中約如實義釋諸佛皆有悲智二門以大悲故窮未來際無成佛時故菩薩闡提不成佛也以大智故念念速成又欲化盡諸眾生界自須速成方能廣化不懼違昔盡竟誠言又了眾生之本如故化而無化是則常成亦常不成亦常化而常無化悲智自在

何局執耶如上釋者此猶是約理事變通若直就宗明如華嚴經云如來初成正覺時於自身中見一切眾生已成佛竟已涅槃竟又經云爾時世尊復依一切住持藏法如來之相為菩薩宣說般若一切有情住持徧滿其深理趣勝藏法門謂一切有情皆如來藏昔賢菩薩自體徧故一切眾生皆金剛藏以金剛藏所灌灑故一切眾生皆正法藏一切皆依正語轉故一切眾生皆妙業藏一切事業加行依故法華經云舍利弗當知我本立誓

願欲令一切眾如我等無異如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化一切眾皆令入佛道斯則成佛度生大願大化悉圓滿矣如有不信此說自尚未成焉能度彼 問眾生即佛佛即眾生入一心門因果交徹故經云若彌勒得菩提者一切眾生皆亦應得此俱成佛得菩提義為是理成為是事成 答三乘多約理成或云法身即等報化未圓亦云一念成佛皆從理說今一乘宗理事齊等古德云此出自華嚴大意難以取解然諸眾生若於人天位



中觀之具足人法二我小乘唯是五蘊實法  
大乘或說但心所現或說幻有即空人法俱  
遣或說唯如來藏具恒沙性德故眾生即在  
蓮法身法身眾生義一名異猶據理說更有  
說言相本自盡性本自現不可說言即佛不  
即佛等若依華嚴宗舊來成竟亦涅槃竟非  
約同體此成即是彼成若介何以現有眾生  
非即佛耶若就眾生見解位看者尚不見唯  
心即空安見圓教中事如迷東爲西正執西  
故若諸情頓破則法界圓現無不已成猶彼  
悟人西處全東是以善財龍女皆是凡夫一  
生親證三乘推教信不及人稱爲示現如玄  
義格云人謂善財龍女是法身菩薩化爲幻  
技一時悅凡人今自強不息耳誤曰若爾聖  
有誰凡之憊凡無即聖之分教門徒設用學  
何爲故不然也問若是實從凡頓成佛者何  
故經中唯此二人別更無耶答日月在天盲  
者不見經說一生成佛者數如微塵五千卷  
經卷卷有即生得道只如達磨禪師傳佛心  
印言下見性便爲得道取相之徒指爲外道

論云金色世界不動智佛一切剎文殊俱是  
自心法性非外來物又云十信十住十行十  
向十地爲華嚴覺了自心大方廣是佛先自  
見性爲佛身心脣修五位爲莊飾也亦同天  
台初發心時即觀涅槃行道比喻蓮華華果  
同時義同印即心成佛鸞岷魔羅經云鸞岷  
魔羅與文殊師利普詣十方各十世界諸如  
來所問如是義云何釋迦牟尼佛住娑婆世  
界不般涅槃解脫之際彼諸如來悉答我言  
釋迦牟尼佛即我等身彼佛自當使汝所疑  
故知徧刹之身只是一身分亦不多聚亦非  
一如首楞嚴三昧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求  
佛道者聞首楞嚴三昧義趣信解不疑當知  
是人必於佛道不復退轉何況信已受持讀  
誦爲他人說如說修行時諸釋梵護世天王  
皆作是念我等今者當爲如來敷師子座正  
法座大人座大莊嚴座大轉法輪座當令如  
來於我此座說首楞嚴三昧是中人人各各  
自謂唯我爲佛教師子座餘人不能乃至須  
臾之間於如來前有八萬四千億那由他寶

師子座悉於來會無所妨礙一一天子不見  
餘座各作是念我獨爲佛敷師子座佛當於  
我所敷座上說首楞嚴三昧時釋梵護世天  
王敷座已竟各白佛言唯願如來坐我座上  
說首楞嚴三昧即時世尊現大神力徧坐八  
萬四千億那由他師子座上諸天各各見佛  
坐其所敷座上不見餘座有一帝釋語餘釋  
言汝觀如來坐我座上是釋梵護世天三各  
相謂言汝觀如來坐我座上有一釋言如來  
今者但在我座不在汝座乃至時梵衆中有

一梵王名曰等行白佛言世尊何等如來爲  
是真實我座上是餘座上是佛告等行一切  
諸法皆空如幻從和合有無有作者皆從憶  
想分別而起無有主故隨意而出是諸如來  
皆是真實云何爲實是諸如來本自不生是  
故爲實是諸如來今後亦無是故爲實是諸  
如來非四天攝是故爲實諸陰界入皆所不  
攝是故爲實是諸如來如先中後等無差別  
是故爲實梵王是諸如來等無差別所以者  
何是諸如來以色如故等以受想行識如故

等以是故等是諸如來以過去世如故等以  
未來世如故等以現在世如故等以如幻法  
故等以如影法故等以無所有法故等以無  
所從來無所從去故等是故如來名爲平等  
如一切法等是諸如來亦復如是釋曰首楞  
嚴三昧者即一切事究竟堅固何者以能見  
心性名爲上定信入此者亦名王三昧以此  
三昧歷一切事豈非究竟堅固耶如釋梵護  
世諸天各見佛坐自座此乃實證自心所以  
經云皆從憶想分別而起無有主故隨意而  
出是諸如來皆是真實云何爲實是諸如來  
本自不生是故爲實者以諸如來本自不生  
即是自心生然其自心又如幻夢皆不出平  
等真如之性所以經云譬如真金雖復鍛磨  
不失其性是諸大士亦復如是隨所試處皆  
能示現不思議法性寶性論偈云如彼毗瑠  
璃清淨大地中天主帝釋身於中鏡像現如  
是衆生心清淨大地中諸佛如來身於中鏡  
像現故知即心而見佛者可謂現身成道矣  
如禪要經云佛言善男子若外相求雖經劫



華嚴十九卷 五十五 後 五  
 數終不能得於內覺觀如一念頃即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行位齊成速登妙果  
 以凡聖同體迷悟似分若信入之時不從外  
 得所以云生死與道合如明與暗合故云水  
 中鹹味色裏膠青李長者論云此華嚴經十  
 住為見道十行十向十地十一地為加行修  
 行令慣熟故佛果於初先現以普賢悲願令  
 智悲大用慣熟自在故以自如來根本普光  
 明智先現故始終本末揔無延促時日分割  
 故以法身根本智如實而言不同三乘權教  
 情所解故皆須約本而觀之畢竟佛果慣習  
 已成普賢行已滿一往但以教化一切眾生  
 為常恒從初至末無始無終無成無壞但以  
 普徧十方一切六道以智對現利生為永業  
 也從初發心起信修行時發如是信樂發如  
 是志願起如是志求見如是道從初發心住  
 以定觀力契會法身顯根本普光明智照知  
 一切自他生死海性自解脫但為教化眾生  
 令其破執離妄想苦故亦不見自身成佛不  
 成佛故若也起心豈成佛念當知此人去佛

道遠若也但以法身無性之力自他性雖無  
 成壞心起方便力興大願力起大悲門無作  
 而作發無限志願教化一切法界中無性眾  
 生使令迷解還令省得自心無性之理妄想  
 繫著自無不言成佛不言不成佛不可作如  
 是畝念之情如此華嚴經安立五位教門但  
 為引接未得謂得未至謂至未滿云滿滯染  
 淨障於菩提道及菩薩行有止足心有休息  
 想安立五十重因果一百一十重法門使不  
 滯住止息休廢之心滿普賢願行至無盡極

華嚴十九卷 五十五 後 五  
 又云此華嚴經直示本身本法出超情見無  
 始無終三世相絕一圓真報不生不滅不常  
 不斷性相無礙自在栗海法門直授上上根  
 人教門行相勢分如是不同權學依次第漸  
 漸而成只如登峯九仞不可以絕其蹤履十  
 層之級者不可亡其跡常見官階一品但以  
 為巨聞古士夫忽有身登九五明珠頓照普  
 見無方澤霖大海滂沛皆滿一壺空性法界  
 無差別類有情強生留繫根器不等權實不  
 同以此教門千差萬別須知權實識假修真

不可久滯權宗迷其實教者也故智儼法師問一地即攝一切諸地功德者一法即具何用餘門耶答曰若無餘門一門即不成故如一井攝一斗若無升時此斗即不成問若無升即無斗者今舉一升即得一斗以不得一升不得斗者一行不具一切也答十升合成一斗既無其升時將何作斗故知無升即無斗有升即有斗今舉升即斗斗升之外無別升斗也如龜毛兔角不可得也初心即成佛成外無別修其相如虛空故是故初心成佛者非謂不具諸功德如經說昔莊嚴童子一生得聞善熏習二生成其解行三生得入果海同一緣起而此三生只在一念猶如遠行到在初步然此初步之到非謂無於後步明此童子得入果海非不久植善根問既久修始得云何言一念得耶答言久修善根者即在三乘教攝從三乘入一乘即是一念始修具足故經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譬眾川入海纔入一滴即稱周大海無始無終若餘百川水之極深不及入大海之一滴即用三乘

中修多劫不及一乘之一念又此時劫不定或一念即無量劫無量劫即一念一生即無量生無量生即一生如十玄門時處無礙又大乘明一念成佛義有二一者會緣以入實性無多少故明一念成佛二者行行纔滿取最後念名為一念成佛如人遠行以後步為到若一乘明一念成佛者如大乘取後一念成佛即入一乘以彼即初初念即是成何以故以因果相即同時相應故欲論其成者成復成復成也眾生欲在後成者在後復在後在後復在後也今舉一念成者即與佛同位未具究竟故復有淺深之殊矣如人始出門及以久遊行他土雖同在空中而遠近有別是故十信十住等五位各各言成佛者而復辯其淺深此中須善思之心要淺云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道成無一塵而非佛國是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眾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一致而融萬境止觀云觀眾生相如諸佛相眾生界量如諸佛界



量衆生界住如虚空住以不住法以無相法住般若中不見凡法云何捨不見聖法云何取但住實際如此觀衆生具佛法界身子云詰了此義是名菩薩摩訶薩彌勒云是人近佛座佛覺此法故文殊云聞此法不驚即是見佛佛云即住不退地具六波羅蜜具一切佛法矣如上所說教理無虧只是正解難生信力不具若信而不解則日夜長無明若解而不信則日夜長邪見信而且解方契此宗契此宗人甚爲希有不唯十方諸佛與我相

應大地山河一時同證如真覺大師詩云法中王最高勝恒沙諸佛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百丈和尚云但是一切照用任聽縱橫啼笑語言皆成佛慧如是解者無一時不成佛無一人不得道天真自然何關造作故法華經云又見諸如來自自然成佛道法界印云初發心時便正覺苦樂平等一味佛又云寂法分別名衆生舊來不動名爲佛勸大師頌云法忍先將三毒共佛性常與六情俱但信研心出妙寶何煩衣外覓

明珠傳大士頌云佛亦不離心心亦不離佛心寂即涅槃心能則有物物則變成窳無物即見佛若能如是則十八從何出龐居士偈云不用苦多聞看他彼上人百億及日月暮在一毛鱗心但寂無相即出無羽津若能如是學幾許肯精神寒山子詩云寄語諸仁者復以何爲懷遠道自見性見性即如來天真元具足修證轉老迴奔本却逐末只守一場談志公和尚詩云佛體本是心作那得文字中覓將佛求佛辛苦坐地自致徭役一鉢和尚詩云莫更將身造水泡百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真如地頂上從他轉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者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出生死不生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布袋和尚詩云只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觀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





宗鏡錄卷第二十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撰

夫正因佛性衆生共有經云不由觀智所顯則道常披露云何異生迷而不悟

答智論云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處能善用之即合本妙又譬如一器中水滋味恒然若著甘草則甜下黃連則苦衆生心水亦復如是起妄染則凡冥具空則聖其心之性未嘗變異如華嚴經偈云譬如淨日月皎鏡在虛空影現於衆水不爲水所雜菩薩淨法輪當知亦如是現世間心水不爲世所雜如華嚴疏云一切法有二一是所迷謂緣起不實故如幻緣成故無性二是能迷徧計無物故如空妄計故無相又以不覺故不知有以不信故不承當但起無明空成倒想如夜繩不動疑之爲蛇闇室本空怖之有鬼故知本無迷悟妄有昇沉昔迷悟而似迷今悟迷而非悟但以內見自隔客塵所遮於體上分遠近之情向性中立凡聖之量如勝思惟梵天所

問經云梵天問文殊師利比丘云何親近於佛答言梵天若比丘於諸法中不見有法若近若遠是則名爲親近於佛大集經云不覺一法微相者乃能了知如來出世無出之出即是佛出是以若不見一法常見諸佛則千里同風若見一法不見諸佛則對面胡越故知背心合境頓起塵勞背境合心圓照法界何者心是所依法是能依能依從所依起如水是所依波是能依離水無波離心無法又心是能生法是所生如木能生火木是能生

火是所生離木無火離心無法故知不即心爲道者如千人排門無一得入若了心頓入者猶一人投關能通萬彙得宗鏡之要者其斯謂乎是以妙性無虧迷悟自得一法不動向背俄分如首楞嚴經云佛言富樓那又汝問言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徧法界疑水火性不相陵滅又徵虛空及諸大地俱徧法界不合相容富樓那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所以者何富樓那彼太虛空日照則明雲屯則暗風搖則動霽澄則清氣

疑則濁土積成靈水澄成映於意云何如是殊方諸有爲相爲因彼生爲復空有若彼所生當樓那且日照時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爲日色云何空中更見圓日若是空明空應自照云何中宵雲霧之時不生光曜當知是明非日非空不異空日觀相元妄無可指陳猶邀空華結爲空果云何詰其相陵滅義觀性元真唯妙覺明妙覺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復問不相容者真妙覺明亦復如是汝以空明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則各各現若俱發明則有俱現云何俱現當樓那如一水中現於日影兩人同觀水中之日東西各行則各有日隨二人去一東一西先無準的不應難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曰既雙云何現一宛轉虛妄無可憑據當樓那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我以妙明不生不滅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故知妙覺明心湛然不動因業

發現隨爲色空周徧法界衆生背其本覺妄執情塵翻於平等一真覺中認所現差別之境界隨發明處強說是非如於虛空體中定其差別實謂虛妄顛倒無理可憑凡桂聖智真詮悉爲破其顛倒若知顛倒不實自然無法可論如華嚴經云以智入於一切佛法爲衆生說今除顛倒然知不離衆生有顛倒不離顛倒有衆生不於顛倒內有衆生不於衆生內有顛倒亦非顛倒是衆生亦非衆生是顛倒顛倒非內法顛倒非外法衆生非內法衆生非外法一切諸法虛妄不實速起速滅無有堅固如夢如影如幻如化誑惑愚夫如跡釋云經文有四對前三對二互相望後一對當體以辯前三對中前二不離後一不即即顯生之與倒非即離也衆生即能起顛倒之人乃深分依他顛倒即所起之妄是徧計所執初對明不離者謂依似執實故離生無倒依執似起離倒無生第二對明不相在重釋前義言不離者明因果相待緣成非先有體二物相在因中無果故倒內無生若必有



者則應徧計是依他起果中無因故生內無到若要今有者則應無有不倒眾生第三對明不即不壞因果能所徧計之二相故由前三對則知生倒非一非異非即非離第四對當體以辯倒心託境方生故非內法若是內者無境應有境由情計故非外法若是外者智者於境不應不染既非內外寧在中間則當體自虛將何對他以明即離眾生亦即即蘊求無故非內法離蘊亦無故非外法既非內外亦絕中間本性自空何能起倒將何對

言正三集 卷之三

他明非即離既如是知則自無倒為物說此倒或自除因謂由不達緣成不堅妄生徧計故云誑或愚夫實則愚夫自誑若猴執月非月執猴猴又中觀論偈云有倒不生倒無倒不生倒倒者不生倒不倒亦不倒若於顛倒時亦不生顛倒汝可自觀察誰生於顛倒已顛倒者則更不生顛倒已顛倒故不顛倒者亦不顛倒無有顛倒故顛倒時亦無顛倒有二過故汝今除憍慢心善自觀察誰為顛倒者復次諸顛倒不生云何有此義無有顛

倒故何有顛倒者顛倒種種因緣破故墮在不生彼貪著不生謂不生是顛倒實相是故偈說云何名不生為顛倒乃至無漏法尚不名為不生相何況顛倒是不生相無顛倒何有顛倒者因倒者有倒故 問云何一切顛倒不成妄耶 答只為因情所執遂成虛妄以執本空妄即非妄如起信鈔云所執本空與真心不動迭相成立只為所執本空所以真心不動只由真心不動故得所執本空何異萬像本空明鏡不動何謂真妄迭相成立以迷真起妄妄因真立悟妄即真真從妄顯問如何得離倒不自誑無過耶 答如大集經云如第五大如第七情如十九界無出無入無生無滅無有造作無心意識乃名無過問若心性本淨云何說客塵染 答心本清淨迹亦清淨體亦清淨用亦清淨以不離一心別有清淨以妄塵不能染真法不能淨何者離心無異法豈有染能染耶亦離心無真法豈有淨能淨耶則刀不能自割指不能自觸大莊嚴論偈云已說心性淨而為客塵染

不離心真如別有心性淨不離心之真如別  
有異心謂依他相說為自性清淨此中應知  
說心真如名之為心即說此心為自性清淨  
此心即是阿摩羅識又一切眾生未見性者  
雖客塵所隱五陰所埋任經生死往來其性  
不昧或遇善友開發終自顯明以是出世間  
常住心寶豈世間無常敗壞生滅之法而能  
壞壞如貧女室中金藏雖未掘而匪移若力  
士額上寶珠任闕沒而常在猶雪山筍中藥  
味暫沫出而恒存如大地底下金剛縱穿斷  
而不壞是以大涅槃經云迦葉菩薩白佛言  
世尊我從今日始得正見世尊自是之前我  
等悉名邪見之人世尊二十五有有我不也  
佛言善男子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眾生  
悉有佛性即是我義如是我義從本已來常  
為無量煩惱所覆是故眾生不能得見善男  
子如貧女人舍內多真金之藏家人大小無  
有知者時有異人善知方便語貧女人我今  
雇汝汝可為我耘除草穢女即答言我不能  
也汝若能示我子金藏然後乃當速為汝作

是人復言我知方便能示汝子女人答言我  
家大小尚自不知況汝能知是人復言我今  
審能女人答言我亦欲見并可示我是人即  
於其家掘出真金之藏女人見已心生歡喜  
生奇特想宗仰是人善男子眾生佛性亦復  
如是一切眾生不能得見如彼寶藏貧人不  
知善男子我今普示一切眾生所有佛性為  
諸煩惱之所覆蔽如彼貧人有真金藏不能  
得見如來今日普示眾生諸覺寶藏所謂佛  
性而諸眾生見是事已心生歡喜歸仰如來

善方便者即是如來貧女人者即是一切無  
量眾生真金藏者即佛性也乃至譬如王家  
有大力士其人眉間有金剛珠與餘力士角  
力相撲而彼力士以頭抵觸其額上珠尋沒  
膚中都不自知是珠所在其處有瘡即命良  
醫欲自療治時有明醫善知方藥即知是瘡  
因珠入體是珠入皮即便停住是時良醫尋  
問力士卿額上珠為何所在力士驚答大師  
醫王我額上珠乃無去耶是珠今者為何所  
在將非幻化憂愁啼哭是時良醫慰喻力士



汝今不應生大愁苦汝因關時寶珠入體今在皮裏影現於外汝曹關時瞋恚毒盛珠陷入體故不自知是時力士不信誓言若在皮裏膿血不淨何緣不出若在筋裏不應可見汝今云何欺誑於我時警執鏡以照其面珠在鏡中明了顯現力士見已心懷驚怪生奇特想善男子一切衆生亦復如是不能親近善知識故雖有佛性皆不能見而為貪婬瞋恚愚癡之所覆蔽故墮地獄畜生餓鬼阿脩羅旃陀羅利利姿羅門毗舍首陀生如是等種種家中因心所起種種業緣雖受人身瞽盲瘡痂拘攣瘡跛於二十五有受諸果報貪婬瞋恚愚癡覆心不知佛性如彼力士寶珠在體謂呼失去衆生亦亦不知親近善知識故不識如來微密寶藏修學無我喻如非聖雖說有我亦復不知我之真性我諸弟子亦復如是不知親近善知識故修學無我亦復不知無我之處尚自不知無我真性况復能知有我真性善男子如來如是說諸衆生皆有佛性喻如良醫示彼力士金剛寶珠是諸衆

生為諸無量億煩惱等之所覆蔽不識佛性若盡煩惱今時乃得證知了了如彼力士於明鏡中見其寶珠善男子如來秘藏如是無量不可思議復次善男子譬如雪山有一味藥名曰樂味其味極甜在深叢下人無能見有人聞香即知其地當有是藥過去往世有轉輪王於此雪山為此藥故在在處處造作木筒以接是藥是藥熟時從地沫出集木筒中其味真正王既沒已其後是藥或醋或鹹或甜或苦或辛或淡如是一味隨其沫處有種種異是藥真味停留在山猶如滿月凡人薄福難以鑽斷加功困苦而不能得復有聖正出現於世以福因緣即得是藥真正之味善男子如來秘藏其味亦亦為諸煩惱叢林所覆無明衆生不能得見一味藥者喻如佛性以煩惱故出種種味所謂地獄畜生餓鬼天人男女非男非女利利姿羅門毗舍首陀佛性雄猛難可沮壞是故無有能殺害者若有殺者則斷佛性如是佛性終不可斷性若可斷無有是處如我性者即是如來秘密之

藏如是秘藏一切無能同沮壞燒滅雖不可壞然不可見若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乃證知以是因緣無能殺者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無殺者應當無有不善之業佛告迦葉殺生何以故善男子衆生佛性住五陰中若壞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惡趣以業因緣而有利利婆羅門等毗舍首陀及旃陀羅若男若女非男非女二十五有差別之相流轉生死非聖之人橫計於我大小諸相猶若稗子或言如豆乃至拇指

不殺生戒 第八 法 本

如是種種妄生憶想妄想之相無有真實出世我相名為佛性如是計我是名最善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善知伏藏即取利鏹斷地直下磐石沙磧直過無難唯至金剛不能穿徹夫金剛者所有刀斧不能沮壞善男子衆生佛性亦復如是一切論者天魔波旬及諸人天所不能壞五陰之相即是起作起作之相喻若石沙可穿可壞佛性者喻如金剛不可沮壞以是義故壞五陰者名為殺生善男子必定當知佛法如是不可思議是知雖有

佛性久翳塵勞須以止觀熏修乃得明淨如貧女得藏中之寶猶力士見鏡裏之珠方親悟自心妙覺圓滿又如何行於止觀得契真修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性離即妄心自息此名為止常作此觀不失其照故名爲觀斯則即止即觀即觀即止無能所觀是名止觀如先德云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觀非能所觀有其二事所以華嚴經頌云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跡釋云一離妄想如彼淨空無雲翳故斯即真止二觸境無滯如彼淨空無障礙故斯即真觀此觀不作意以照境則所照無涯此止體性離而息妄故諸趣皆寂若斯則不拂不瑩而自淨矣無淨之淨乃冥契法原不修之修則闍蹈佛境矣故知唯一心真智是我本身湛然常存現前明淨自然以智慧翳破無明殼飛出三界自在無礙此時方得見性了然更有何法而堪比對如丹霞孤寂吟云不迷須有不迷心看時淺淺用時深此箇真珠若採事豈同



樵客負黃金新此珠含光未鍊轉為新此珠含光未  
 示人了則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  
 問諸佛心徧一切眾生心能現凡心眾生身  
 徧一切諸佛身能作聖體為復轉動互徧而  
 成為當一體 答若言轉動即成造作若言  
 互徧則有二心是以常住一心猶若虛空之  
 體凡聖二號還同空裏之華青黃起滅雖殊  
 匪越太虛之性迷悟昇沉有異未離真覺之  
 原又如一室千燈光光涉入一鏡萬像影影  
 交羅非異非同不來不去達斯旨者唯佛洞  
 知是以萬有即真無轉變相華嚴經云知心  
 如幻出生一切諸法境界周徧無盡不匱不  
 息大集經云住一心中能知一切眾生諸心  
 觀眾生心悉皆平等如幻化相本性清淨觀  
 諸眾生身業平等皆如水月見諸眾生悉在  
 己身己身亦在眾生身中猶如影現能令眾  
 生悉作佛身亦令己身作眾生身一切無有  
 能轉動者又經頌云諸佛一似大圓鏡我身  
 猶若摩尼珠諸佛法身入我體我身常入諸  
 佛軀雖然互入而無所入若有所入即成二

法 問若實心外無法獨標宗者無諸佛則  
 無能化之人無眾生則無所化之眾全歸無  
 寄何以紹隆 答只謂了唯心故成平等之  
 佛達唯識故行同體之悲若不直下頓悟斯  
 宗則自他二利俱失何者不入一心平等違  
 成佛之正宗不了同體大悲墮愛見之妄想  
 如維摩經觀眾品云今時文殊師利問維  
 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眾生維摩詰言譬如  
 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智者  
 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談如呼  
 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泡如芭蕉  
 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  
 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  
 無色界色如焦穀芽如須陀洹身見如阿那  
 含入胎如阿羅漢三毒如得忍菩薩會盡毀  
 禁如佛煩惱習如盲者見色如入滅盡定出  
 入息如空中鳥跡如石女兒如化人煩惱如  
 夢所見已寤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煙之火菩  
 薩觀眾生為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  
 觀者云何行慈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

念我當為衆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淨  
名私記釋云今明觀衆生品大精只依其中  
一句行則足得一句攝心常照行之一切萬  
行足只令汝自觀觀汝身心如此畢竟空即  
是菩薩觀衆生菩薩名道道能通通汝色心  
本性今離虛妄即是菩薩菩薩只在汝身中  
觀汝身心如第三手為畢竟無身心此中示  
人坐禪用心法大好只觀身心如此無可作  
定亂是非一異一切平等即坐禪法不同今  
時計有心可得言我心亂欲除亂取定大成  
顛倒須覺知魔事又今時欲度衆生應須曉  
夜觀汝心中所起煩惱性即是度衆生只詔  
此觀煩惱智名佛耳釋迦已觀煩惱已得作  
佛竟說教留與今凡夫依教修行若言別有  
佛別有許多世界衆生佛次第度竟然後成  
佛若介釋迦已成佛竟今那得猶見有衆生  
滿世間當知不介夫言竟者盡也已上觀衆  
生竟次觀如來者如阿闍佛品云介時世尊  
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為以何等觀如來乎  
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

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色不  
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  
不觀識性非四大起同於虛空六入無積眼  
耳鼻舌身心已過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  
脫門三明與無明等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  
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  
流而化衆生觀於寂滅而不永滅不此不彼  
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  
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強無弱非淨非穢不在  
方不離方非有為非無為無示無說不施不  
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定不亂  
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一  
切言語道斷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  
不應供養非取非捨非相非無相同真際等  
法性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非大非小非  
見非聞非覺非知離衆結縛等諸智同衆生  
於諸法無分別一切無失無觸無惱無作無  
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無著無已  
有無當有無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  
示世尊如來身為若此作如是觀以斯觀者



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天台淨名疏釋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者不觀色者心如幻師幻作種種色若知幻師是誑則不得所幻之色今色從心幻師幻出尚不得此心何處見有此色故不應觀色不觀如者若見色與如異是則混色入如今不見色如之別故不觀如不觀性者即不觀佛性不觀色是空俗不觀如是空真不觀佛性是空中道以其計中道有佛性而起順道愛生是為頂墮故經云我及涅槃是二皆空唯有空病空

古鏡字來 十二後 位

病亦空今不觀性は無順道愛故夫受世間差別果報皆為一念心異分別情生取眾生相為凡執諸佛境為聖如經所說觀眾生如幻師見幻觀如來則三際體空二見於是雙消情量為之俱泯則可以成諸佛之喜除菩薩之憂信此一心能入宗鏡是以法華神力品偈云能持是經者今我及分身滅度多寶佛一切皆歡喜古聖云道俗之不夷二際之不泯菩薩之憂也大方等大集經云佛法者名一切法一切法者名為佛法佛法性即一

切法性如一切法性即佛法性佛法性一切法性無有差別故知性無有異隨見成差其體常融假名有別所以經云一切諸法及諸佛法但假名字亦非是法亦非非法不退轉法輪經云佛及菩提有聲無實亦無方所諸法亦然華嚴經頌云知諸世間悉平等莫非心語一切業衆生幻化無有實所有果報從茲起又頌云諸法寂滅非寂滅遠離此二分別心知諸分別是世見入於正位分別盡法華經安樂行品云復次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不顛倒不動不退不轉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但因緣有從顛倒生故說常樂觀如是法相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又如來壽量品云諸善男子如來所演經典皆為度脫衆生或說己身或說他身或示己身或示他身或示已事或示他事諸所言說皆實不虛所以者何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



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  
無有錯謬以諸衆生有種種性種種欲種種  
行種種憶想分別故欲今生諸善根以若干  
因緣譬喻言詞種種說法所作佛事未曾暫  
廢故知若以正宗門尚無在世之人亦無滅  
度之者何況有能化所化之異乎若以佛事  
門則教海宏深智燈廣照隨機善巧寧容暫  
廢耶所以大智度論問云若五陰空無佛即  
是邪見云何菩薩發心求作佛答曰此中言  
無佛破著佛想不言取無佛相若有佛尚不  
今取何況取無佛邪見又佛常寂滅無戲論  
相若人分別戲論常寂滅事是人亦墮邪見  
離是有無二邊處中道即是諸法實相諸法  
實相即是佛何以故得是諸法實相名為得  
佛大般若經云諸菩薩衆尚不得法何況非  
法尚不得道何況非道又云於生死法不起  
不墮於諸聖道不離不修釋云於生死法不  
起者自性常空故不落離邊不墮者不隨流  
轉故不落即邊於諸聖道不離者性常相應  
故不落斷邊不修者天真具足故不落常邊

如清涼疏云不著一多能立一切者不著於  
有能安立故即真俗鎔融謂世俗幻有之相  
相本自空勝義真空之理理常自有有是空  
有非常有斯有未曾不空空是有空非斷空  
此空何嘗不有有空空有體一名殊名殊故  
真俗互乖迢然不雜體一故空有相順冥然  
不二一與不一不即不離鎔融無礙菩薩智  
契其原所以迥絕無寄而善修安立又云良  
以事虛攬理無不理之事理實應緣無礙事  
之理所以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故終日知見

而無知見也乃至菩薩悲智相成出沒無礙  
悲故常行世間智故不染世法融通有三一  
悲無不智故則世無不離是以常在世間未  
曾不出二智無不悲故雖無不世是以恒超  
世表無不遊世三雙融故動靜無二唯是一  
念所謂無念無念等故世與出世無有障礙  
如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知善巧說法示現  
涅槃爲度衆生所有方便一切皆是心想建  
立非是顛倒亦非虛誑何以故菩薩了知一  
切諸法三世平等如如不動實際無住不見







性不可得當知唯是一心且萬行之初無先  
五戒若依事相報在人天藏教但證無常通  
教空無自性別教歷別因果不融唯圓教觀  
心即具法界所以大涅槃經云雖信別相不  
信一體無差別相名信不具信不具故所有  
禁戒亦不具足故所有多聞亦不具足何謂  
信不具未了一法即一切法信豈圓耶何謂  
戒不具未知戒性如虛空戒豈具耶何謂聞  
不具未聞如來常不說法是為具足多聞聞  
豈具耶若入宗鏡寧唯戒善乃至諸佛果德

菩薩萬行靡有一法而非所被則念念了知  
法法圓滿且如五戒者戒從心生心因戒立  
若心不起為四德萬行之基若心妄生作六  
趣三塗之本則無善而不攝無惡而不收故  
台教云此五戒亦是大乘法門東此五戒為  
三乘即對三無失三不護三輪不思議化三  
密三軌三身三佛性三般若三涅槃三智三  
德等無量三法門橫豎無邊際與虛空法界  
等亦是無盡藏法門亦是無量義三昧舉要  
言之即是一切佛法也天台金光明經疏云

五戒者天地之大忌上對五星下配五嶽中  
成五藏犯之者陵天觸地自伐其身也一不  
殺者害命名事殺不害命名事不殺法門解  
者拏法名理殺體法名理不殺若作意防護  
如馬著勒如牧牛執杖者報在人道百二十  
年唯得肉眼若任運性成如河注海者報在  
六天極長者九百二十六億七千萬歲唯得  
天眼若加修定戒無常若空無我華慧者報  
在變易壽七百阿僧祇唯得慧眼若加修常  
無常華慧報在蓮華藏海受法性身分得五  
眼分得常壽比佛猶是諸根不具壽命損減  
若圓教人持事不殺戒又持理不殺戒不壞  
身因常隨一相不斷癡愛起於明脫體陰界  
入無所傷毀若子若果不生不滅成就智慧  
居寂光土常壽湛然五眼具足得根自在得  
命自在脩短自任是則名為究竟持戒諸根  
具足命不損減圓人向但持是之戒唯殺唯  
慈亦作事殺亦作理殺如仙預大王殺五百  
婆羅門與其見佛之眼與其十劫之壽又作  
法門殺者拏蕩塵累淨諸煩惱如樹神折枝



不受然鳥如劫火燒木灰炭變亡故楞加經云殺無明父害貪受母斷隨眠怨壞陰和合斷七識身若有作者現證法身此逆即順奮崛云我誓斷陰界入不能持不殺戒一切塵勞是如來種斷此種盡乃名為佛成就全剛微妙法身湛然應一切垂形九道隨其所宜示長短命任其所見用缺具根而化度之二不盜者不與取名事盜與取名事不盜法門者如佛言他物莫取名法門不盜菩提無與者而取菩提是名法門盜若持戒作業求可意果者無常速朽悉是他物臭如糞果害如毒食有智之人所不應求云何殷勤飲苦食毒而自傷毀洄狀困苦豈過有沈三障障佛第一義天之所捨離是盜非不盜也又二乘以四諦智觀身受心法獸惡生死欣求涅槃涅槃心起即取他物即非時取證即不待所說因燒種不生見苦斷集修道造盡非末法也謂有涅槃成涅槃見若有著空諸佛不度身長三百由旬而無兩翅墮三無為抗飢餓羸瘦體生瘡癬豈非貧窮困苦耶又不見佛

不聞法不入眾數豈非第一義天遠離耶此猶名盜非不盜也若別人從淺至深捨一取一來已更復來去已更復去悉是尋於去來相亦是不與而取取已而捨亦是貧窮捨已更取數數去取即是困苦不與第一義天相應即是遠離此猶名盜非不盜也圓人觀法實相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亦受亦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不取是菩提障諸取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不高故不取不下故不捨如是觀者觀如來藏具足無缺是如

意珠隨意出寶即脩羅琴任意出聲即是六富大富故無取即第一義天故不遠離是名究竟持不盜戒圓人亦有盜法門者菩提無與者而取菩提如海吞流不隔萬派如地荷負擔四重擔眾生悉度煩惱悉斷法門悉知佛道悉成三不婬者男女身會名事婬法門解者若心染法是婬若關禁七支如猿著鎖攀一油鉢過諸大眾割捨樂願樂求於未來淨潔五欲如市易法如銅錢博金錢此乃增長欲事非不欲也若斷欲界羸弊之欲染著

色無色界禪定之樂如水魚蟄蟲墮長壽天  
是為一難貪著禪味名大縛是染欲法非不  
欲也若憎生死愛涅槃棄之直去涉路不迴  
諸有色聲不能染屈如八風不動須彌若聞  
菩薩勝妙功德甄迦羅琴聲迦葉起舞不能  
自持毗嵐風至破如腐草是染欲非不染欲  
也若菩薩惡生死如糞穢惡涅槃如怨鳥捨  
於二邊志存中道起順道法愛生名頂墮是  
菩薩旃陀羅旣無方便此慧被縛不能勝怨  
已所修治為無慧利是染欲法非不欲也圓  
人觀一心三諦即空何所染即假何所淨即  
中何所邊即空即假何所中即空故無我人  
十六知見依正等愛即假故無空無相無願  
等愛即中故無佛菩提轉法輪度眾生等愛  
三諦清淨名畢竟淨唯佛一人具淨戒餘人  
皆名汙戒者圓人又有染愛法門如和須蜜  
多女人見人女天見天女見者即得見佛三  
昧執手者得到佛三昧嗚者得極愛三昧抱  
者得真如三昧亦如魔界行不汙菩薩變為  
無量身共無量天女從事皆令發菩提心又

先以欲拘牽後令入佛智斯乃非欲之欲以  
欲止欲如以楔出楔將聲止聲四不妄語者  
法門者未得謂得凡夫癡人之於下苦中橫生  
樂想豈我慢憍打自大故執有與無諍執無  
與有諍起六十二見破慧眼不見於真實備  
口四過三十三天黃葉生死謂是真金非想  
自地謬計涅槃此非妄語誰是妄語耶二乘  
競執瓦礫歡喜持出生滅度想生實未盡寧  
得滅度生安樂想所作未辦寧得安隱其實  
未得一切解脫未得謂得豈非妄語耶佛為  
別教人四門說實相執於一有隔礙三門乃  
至執非有非無不融有無夫實相者言語道  
斷心行處滅云何以字字於無字云何以數  
數於無數豈非妄語耶圓人如實而觀如實  
而說如實觀者非內觀乃至非離內外觀亦  
不以無觀得是智慧如實說者一切實乃至  
非實非不實等如是皆名諸法實經云諸佛  
皆實語即是以佛道聲令一切聞圓人亦有  
妄語法門無事說事誘戲童子無樂說樂止  
彼啼兒若有眾生因虛妄說得利益者佛亦



妄說又言我是貪欲尸利等我是天是人實非天人將虛以出虛今得不虛耳五不飲酒法門解者迷惑倒見名酒夫酒為不善諸惡根本飲酒招狂外道等是即世間醉也大經云從昔已來常為聲色所醉流轉生死三界人天通有此醉二乘無明酒未吐如半瘡人大經引醉歸之世間無常樂而言我淨如來實我淨而言無常樂如彼醉人見日月轉此二乘醉也菩薩無明未盡不了見夜觀畫像譬如醉人朦朧見道迦葉云自此已前我

等悉名邪見人也此是菩薩醉圓人行如來行具煩惱性能知如來秘密之藏雖有肉眼名為佛眼所可見者更不復見是則五住正習一時無有餘酒法既除何所可醉圓人亦有飲酒法門齋岷云持真空瓶盛寶相酒變化五道宣揚吽孔波斯匿醉轉更多恩末利后飲佛言持戒入于酒肆自立其志亦立他志夫得其門者逆順俱當失其柄者操刀傷手是知能以塵勞煩惱為佛事者斯乃見一切法皆寶相矣於一心寶相中不見有世間

過患障礙之法則何所捨亦不見有出世殊勝尊妙之法則何所取但為未入寶相門中見有凡聖種種差別而生忻厭者迷乃徇彼機宜隨其所作善巧方便而化導之皆令入此一際平等無諍無失自證法門究竟常樂如是開示不負前機若解肘後之方似探囊中之寶實為第一之說括盡初終開大施之門復誰前後得自己法身之髓到一心智海之源初阿已攝無邊過茶無字可說 問夫戒是執持全依事相大綱所立出自四分等律文今宗鏡中云何於萬行之門皆稱第一若夫萬行之由皆為契真顯本若違真逐末不識教宗凡一切眾生皆本具自性之律若純根者則漸以相示若上器者直從性明如傳大士云持律本為制生心我今無心過戒律首楞嚴云持犯但束身非身何所束如是之機如是之教豈須戒耶已自知各具佛性戒故然於初心凡夫及出假菩薩亦不壞於事相遮性二戒悉皆持以初心自行根劣故須理事相資以久行化他圓滿故須權實

變備且如凡夫二乘菩薩諸佛凡持戒者莫不皆由一心所起以凡夫全不自知垢淨之戒因從自心生罪福之戒果當自心受二乘雖知由心轉變執有前塵權小菩薩雖不執前境實有住無自性空都不了外本無空皆自心變諸大菩薩正了唯心空有雙泯無明未盡功德未圓理行猶虧尚居因位諸佛則圓證真唯識性離念清淨故經云唯佛一人持淨戒其餘盡名破戒者如六行法云次就戒明人心別有六不同先明麤凡依戒起罪謂有愚人身雖持戒不知看心復不護口自謂已能毀他破戒由此惡說壞人敬信便成罪業當生惡道次明凡夫身口持戒未學觀慧唯成福行次明二乘出世道戒謂二乘人觀生空時離凡我倒則成道戒次明大乘小菩薩觀相空慧心淨明時離取相罪即明為戒次明大乘大菩薩戒謂觀唯心本無外色無色可破相空亦無離取相過故名為戒此則不同小菩薩戒雖離著有仍著空相此大菩薩知空亦空無空可著則證大空故智論

云破諸法皆空唯有空在而取相著之大空者破一切法空空亦復空以此文證著空是過大根離之故名為戒次明佛戒謂證唯心離念常淨無明垢盡即成佛戒但佛心中具諸功德離過義邊則名為戒諸大菩薩雖具功德無明未盡則不同佛故佛淨戒與因有異如上所說六種持戒雖即優劣不同皆是一心所作以凡小不了唯心證空取相取相者成罪福之垢證空者背圓常之門若入宗鏡之中自成戒德則不為空有諸緣所動豈

宗鏡錄卷二

非第一耶戒法既爾萬行例然所以華嚴論云夫小乘戒為情有宗為如來創為凡夫造業處言是應作是不應作說善不善如此立教未為實有如此有教且約凡情虛妄之處橫繫諸惡以教制之令生人天是故戒序云若欲生天上及生人中者常當護戒足勿令有毀損衆生有為作業虛妄非實德故生人天無常虛妄非實未得法身智身非為實有宗且為情有宗於小乘中為執持教也如華嚴經持戒即不然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四



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尚羯磨壇頭等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爲清淨梵行如梵行品說如是清淨行者名持佛性戒得佛法身故乃至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以持佛性戒故與佛體齊理事平等混真法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他身有破戒者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可得名淨行當如是觀如是性戒即法身也法身者即如來智慧也如來智慧者即正覺也是故不同小乘有取捨故然雖無取捨於理行二門亦不廢具修如寒山子詩去五嶽俱成粉須彌一寸山大海一滴水吸在我心田生長菩提子徧蓋天中天爲報慕道者慎勿遠十纏夫九結十纏性雖空寂初心學者且須離之是以諸佛所說深經先誡不可於新發意菩薩前說慮種子習重發起現行又觀淺根淨信解不及如淨名經云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又云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故云得之者隱傍之者

現若於婬怒癡情生未著得其事者則道隱若傍善觀之了其性者則道現雖了而不著故云亦不與俱若非久行根熟菩薩方能理事無礙如先德偈云又種善根深逢塵塵不侵不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 問法身無像真土如空皆是一心無別依正云何教中廣談身土 答只於自心性相分身土之名以自心相義名身自心性義名土清涼疏問法性身土爲別不別則不名法性性無二故不別則無能依所依答經論異說統收法身略有十種一依佛地論唯以清淨法界而爲法身亦以法性而爲其土性雖一味隨身土相而分二別智論云在有情數中名爲佛性在非情數中名爲法性假說能所而實無差唯識論云雖此身土體無差別而屬佛法性相異故謂法性屬佛爲法性身法性屬法爲法性土性隨相異故云爾也今言如虛空者唯識論云此之身土俱非色攝雖不可說形量大小然隨事相其量無邊譬如虛空徧一切處故如虛空言通喻身土二或唯大智而

為法身所證真如為法性土故無性攝論云無垢無罣礙智為法身故若爾云何言身相如虛空智體無礙同虛空故三亦智亦如而為法身梁攝論中及金光明經皆云唯如如及如如智獨存名法身故此則身合如智土則唯如四境智雙泯而為法身經云如來法身非心非境上亦隨爾依於此義諸契經中皆說如來身土無二此則依真之言顯無能所方曰依真成如空義五此上四句合為一無礙法身隨說皆得土亦如之六此上惣別

五句相融形奪泯茲五說迥然無寄以為法身土亦如也此上單就境智以辯七通攝五分及悲願等所行恒沙功德無不皆是此法身收以修生功德必證理故融攝無礙即此所證真如體大為法性土依於此義身土迥異今言身相即諸功德言如虛空即身之性華嚴經云解如來身非如虛空一切功德無量妙法所圓滿故八通收報化色相功德無不皆是此法身收故攝論中三十二相等皆法身攝又法華經云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

二然有三義一相即如故歸理法身二智所現故屬智法身三當相並是功德法故名為法身其所依土則通性相淨穢無礙我此土淨而汝不見衆生見燒淨土不毀色即是如相即非相身土事理交互依持通有四句一謂色身依色相土二色身依法性土三法身依法性土四法身依色相土此上猶通諸大乘教九通攝三種世間皆為一大法身具十佛故其三身等並此中智正覺攝故土亦如之即如空身而示普身于何不具此唯華嚴十上分權實唯以第九屬於此經若據融攝及攝同教惣前九義為一惣句是謂如來無礙身土又諸土無礙通有十種諸教說上或謂但是無常或云心變理事懸隔一多不融故今要辯無礙一理事無礙謂全同真性而刹相宛然經頌云華藏世界海法界無差別莊嚴悉清淨故二成壞無礙故謂成即壞壞即成等三廣狹無礙不壞相而普周故經頌云體相如本無差別無量國土悉周徧等四相入無礙經頌云以一刹種入十方十方入



一亦無餘亦是一多無礙五相即無礙經云  
亦說無礙經云  
 無量世界即一界故六微細無礙經頌云清  
 淨珠玉布若雲炳然顯現諸佛影等七隱顯  
 無礙謂染淨異類隱顯等殊見不同故八重  
 現無礙謂於塵中見一切刹刹內塵中見刹  
 亦然重重無盡如帝網故九主伴無礙凡一  
 世界必有一切以為眷屬經頌云毗盧遮那  
 昔所行種種刹海皆清淨種種刹即眷屬也  
 十三世無礙一念融故如上無礙皆是一心  
 若有異法相參則不能融攝如大集經云佛  
 言善男子云何菩薩自淨其國如諸佛土若  
 菩薩知一切法無國無非國至一切處無至  
 無不至若菩薩見法對六情皆知是佛法亦  
 不見凡夫法佛法有異作是念此一切法皆  
 是佛法佛法至一切處故一切諸法及佛法  
 但假名字亦非是法亦非非法是故我等不  
 應取著以自土淨故知諸佛國淨此與法平  
 等等眼界是佛界耳鼻舌身意法界是佛界  
 我不應分別有尊有卑菩薩如是至一切法  
 平等處是為菩薩自淨其國如諸佛土則知

主伴依正不離五蘊五蘊性空即是平等又  
 見法從緣則知國由心現國由心現故有而  
 即空空為法性萬法由生見法性原是真智  
 慧所以諸佛他受用土隨根不同見有差別  
 故法華經云我淨土不毀衆生見燒盡昔人  
 云如人於餓鬼火處見水餓鬼於人水處見  
 火亦如羅刹宮殿與人宮殿同在一處互不  
 相見他受用土亦復如是若自受用土故是  
 徧周不即三界不離三界故若法性土即起  
 滅常如故知佛土難思不可作存滅深淨之  
見矣又古德釋有三義一自性身土既同所  
 證明是體同如一室之空二自受用如千燈  
 光同徧室內三他受用及變化二土正證於  
 前亦相似名同而隨機見異如首楞嚴經云  
 循業發現者隨衆生業果皆能顯現如釋迦  
 出世國土狹小海水增盈彌勒下生世界寬  
 弘四大海滅菩薩在會無諸丘坑聲聞處中  
 穢惡充滿故知隨諸一切有情而出應現寬  
 狹淨穢惣是衆生心量所成佛果無作格公  
 云心則諸佛證之以為法身境則諸佛證之

以爲淨土則二皆所證智爲能證慈恩疏云  
問淨土以何爲體答准攝論云以唯識智爲  
體爲佛及菩薩唯識智爲體即金剛般若論  
云智習唯識通如是取淨土若佛地論以佛  
自在無漏心爲體非離佛淨心外別有實等  
淨心色也又云色等即是佛淨心所感離佛  
自心之外別無能感如是假實之色皆不離  
佛淨心即此淨心能顯假實之色故經云青  
色青光黃色黃光等是也天台無量壽疏云  
夫樂邦之與苦域金寶之與泥沙胎獄之望  
華池棘林之比瓊樹誠由心分垢淨見兩土  
之昇沉行開善惡觀二方之羸妙喻於形端  
則影直源濁則流昏乃至可謂微行妙觀至  
道要術者哉此經心觀爲宗實相爲體記云  
妙觀至道者業行雖多以心觀爲要術一念  
心起淨土宛然無作體如故言微行一心三  
觀皆空假中能所雖分互照不思議境要在  
心原即觀功也橫周豎窮平等無二三觀因  
圓三德果滿皆由心要義成故言至道要術  
肇法師云萬事萬形皆由心成心有高下故

丘陵是生又云佛土常淨豈待變而後飾蓋  
是變衆人之所見耳是以衆生見爲土石山  
河皆是自業之影起菩薩純爲妙慧即是真  
智之所爲離凡聖心無真俗境如華嚴論云  
北華嚴經明緣起法界門理事無二無緣不  
寂無事不真十方世界一真性海大智圓周  
爲國土境界惣爲性海爲一真法界非有情  
無情隨業說故爲華嚴中純真境界惣爲智  
故十住菩薩以慧爲國十行菩薩以智爲國  
十迴向十地以妙爲國不說情與無情二見  
差別以華嚴經爲章本法異三乘權學教故  
是無情是有情有生有滅故 問一切身土  
八微所成云何唯心而無質礙 答執色極  
微有質礙性是小乘宗非通大旨人水鬼火  
豈在異方毛海芥山誰論巨細一塵一識萬  
境萬心矣若迷心而觀色則通塞宛然若了  
色而明心乃是非絕矣所以古德云若知色  
即空觀色非耶若迷色不空觀色是耶若知  
空即色觀空非耶若觀空異色觀空是耶此  
乃解惑異途自分妍醜何關色空二境以辯



邪正耶若曉此宗途常色觀而恒正若迷斯旨趣雖空觀以恒邪且夫衆生不了二空皆爲執心色實有觀心不妙照境無功既不解即色明空又不能微細剖析固知麤細色聚焉窮真妄心原今對深淺之機略標性相之義今圓頓之根不濫使中下之智無遺如先德云如來出出本爲度生有情迷執根深妄計實有我法佛即巧設方便令除顛倒之心於色聚中遣其分析顯彼二執我法皆空觀心析時有如刀用顯所析者色雖無量不越兩般一者俱礙二者所礙俱礙色者謂五根五境能造四大此乃物體於中別者即青黃赤白此四是實長短方圓麤細高下若正若不正此十是假依實有故名爲形色能礙於他亦被他礙故名俱礙依此分析成極略色極略色即法處收復有光影明暗煙雲塵霧迥色表色空一顯色等皆是假有由被他礙不能礙他名所礙色依此假想分析之時名極迥色極迥色即法處攝三顯示行相及所依定者謂瑜伽師作觀行時依四靜慮根本

定心與慧俱時託彼根境及與外色爲質於自識上變影而緣於一色聚之中初析爲二觀此二分色上我法都無了了分明不沉不掉復恐二分色裏我法猶存更以慧心析爲四別如是乃至隣虛一相更不可析名色後邊若更析之便爲非色依斯假立極略極迥二種極微推覓我法實體都無遠徧計空悟依他假便能引起二空無漏根本智生即證二空所顯真理又佛國者如今一國之內皆天子所握領無不屬於國者今亦爾隨心一想一緣有情無情若色若心皆是實智所照之境無不了其性相故名佛國天台淨名疏云隨成就衆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者觀心性本淨猶如虛空即是性淨之境境即國也觀智覺悟此心名之爲佛初觀名因觀成名果若論自行即是心王無染若論化他即是心數解脫智慧數爲大且能排諸數上惑

以還心原清淨土也故云心淨即佛土淨也  
又隨四教所明四心此四種心淨即四種佛  
國悉淨此四種心只是一自性清淨心此心  
若淨一切佛土皆悉淨也如鏡明則照遠鈴  
響則聲高心淨則智行俱清意虛則境界咸  
寂凡曰垢淨無有不由心者乃一淨一切淨  
矣或見成住壞空皆是衆生善惡業現如首  
楞嚴經云思報招引惡果此思業交則臨終  
時先見惡風吹壞國土二者神識被吹上空  
旋落乘風墮無間獄古釋云思者意也國土  
不壞由心分別見國土壞由意思影像法塵  
生滅報處還然能受生滅之遷變又生人見  
國土死人則見壞皆由意生法生心滅境滅  
十四科淨土義云經有恒沙佛國者皆是聖  
人接物之迹迹佛實無土何以明之夫未免  
形累者故須託土以自居八住已上永脫色  
累照體獨立神無方所用土何爲而言有者  
以衆生解微惑重未堪真化故以人天福樂  
引之令行戒善或以三乘四果誘之勤修道  
品然涉善之功自然冥歸善提因起貪報之

惑故流轉生死實即土屬衆生故無國而不  
穢淨屬於佛故無國而不淨故經云我淨土  
不毀此之謂矣問所明淨土敬如高旨但尋  
玄宗不以事爲淨淨取無穢此即行業不同  
報至不雜是以石砂之人不得同天錢七珍  
之土今疑畜生業與人異而同覆石砂之地  
以死所立義耶答畜生所以得與人同踐石  
砂者良由一毫微善同人俱免燒煮之痛以  
善微故不及人爲苦然爐鑊與石砂爲善輕  
重雖異而事實相隣所以猶與人同踐石砂

之地善勝事精而域絕故石砂之人絕階於  
七珍之土也問淨穢似無定質如釋摩男捉  
瓦成金餓鬼見水成火云何淨穢域絕耶答  
因緣之法誠有此理但經云如釋摩男此莫  
不是示旨欲明法無定相以祛衆生封滯之  
甚耳餓鬼惑故見水爲火不迷是火也所以  
域絕者石砂之人不得同生安養故也釋云  
淨取無穢者不以形爲淨取無形爲淨又云  
七珍無石砂之穢爲淨不取七珍爲淨若畜  
生與人善業相隣所以同覆石砂善勝事精



昔人天業殊故人絕階七珍之士畜生不及人爲苦者緣遭鞭楚烹宰及自互相食取等苦人無此事故云不及人爲苦鑪鑊者輕趣與人同趣故經云諸小地獄在鐵圍山間或海邊曠野等是也若阿鼻獄等即與人別居天善爲勝七珍事精所以與人限域隔絕問中難釋摩男明人中即受天報何故云人絕階於七珍之士又塞餓鬼欲明人不絕鬼限域可即人報成鬼報耶答云示旨者示現意也意除封迷常之極所云不遂是火者餓鬼雖自業感所迷見水爲火然水不從惑成火遂者從也因緣之法誠有此理者謂如來說法有二種門一謂因緣門二謂因果門因緣門者即無定質因果門者即有定義又經明一切世間淨穢國土皆是菩薩行所成衆生業共感若娑婆緣熟即華藏是娑婆若華藏緣熟即娑婆是華藏若無行無感世界不成則離心之外更無一法如華藏世界海者略有二因一約衆生如來藏識即是香海亦法性海依無住本是謂風輪亦妄想風於此海

中有因果相恒沙性德即是正因之華世出世間未來果法皆悉含攝故名爲藏若以法性爲海心即是華含藏亦爾然此藏識相分之中半爲外器不執受故半爲內身執爲自性生覺受故如來藏識何緣如此法如是故行業引故二約諸佛謂以大願風持大悲海生無邊行華含藏二利深淨果法重疊無礙故所感剎相狀如之所以重重無盡皆是凡聖之心真如性故上之大海既是藏識今明故有多香海然一一具於性德故皆有莊嚴故又夫一切諸法隨緣幻生體用俱無隱顯互起或多中現一一中現多若不知起盡之根由則任運但隨境轉或隨好境而忻集或逐惡緣而怖生若能明了一切凡聖等法悉是自心境界以此一印衆怖潛消所以持地經云佛告阿逸多菩薩於一切法於一切菩薩法莫生恐怖於一切辟支佛法亦莫恐怖於一切聲聞法亦莫恐怖於一切凡夫法亦莫恐怖乃至於靜於亂亦莫恐怖於假於實



亦莫恐怖於信不信亦莫恐怖於善念不善念亦莫恐怖於住不住亦莫恐怖如是菩薩於一切法莫生恐怖阿逸多我於往昔修如是等無畏法故得成正覺悉能了知一切衆生心之境界而於所知不起知相以我所證隨機演說能令聞法諸菩薩等獲得光明陀羅尼印得法印故永不退轉釋曰了一無畏法能除五怖畏入此一心門當生歡喜地又云心淨得佛土功德淨故云欲得淨土果者當淨其心舉果勸因謂由心也云何稱淨若行

者不得心處則心無起滅無起滅故是曰淨心又大品經云空故雜故不生故寂滅故名之為淨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者明因則是心此明心外無境界隨心而生心既清淨外報相亦淨淨穢從心自無體質豈有相礙而異處是故行業不同各各異見行業同故所以見不異如聲和響順形直影端淨穢之異皆由心作若無心分別垢淨何生見垢實性即無淨相豈有二法相待而論差別乎故華嚴經頌云佛刹無分別無憎無有愛但隨衆生

心如見有殊所以對機立教於分別門中論衆生淨心非唯一種不可雷同古釋有四一真實淨謂無漏善心二相似淨謂有漏善心三究竟淨謂佛世尊四不究竟淨謂十地已下乃至凡夫又四句料簡體相淨穢一體淨相穢謂佛現穢土相佛心清淨無漏故經云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衆惡不淨土耳二體穢相淨如十地已還本識及有漏六七識并地前凡夫一切有漏心所現淨土是有漏故名體穢以依如來清淨佛土自識變似淨土相現名相淨三體相具淨如佛及十地已還無漏心中所現淨土四體相俱穢如有漏心所現穢土若分別淨土淨心更有多種復有究竟淨心未究竟淨心有有漏淨心無漏淨心有有相淨心無相淨心有伏現行淨心斷種子淨心有自力淨心他力淨心諸佛隨機說無定法若論大旨尚不得一淨何況多門此乃一心真如不守自性隨緣對處有淺有深或垢或淨不可帶理妨守一疑諸迷卷舒之門起通局之見雖同一旨約相差





宗鏡錄卷第二十二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集

夫真心無形妙體絕相云何有報化莊嚴等事 答諸佛法身如真金相好似金莊嚴具以金作具體用全同從心現色性相無二如起信論問云若佛法身無有種種差別色相云何能現種種諸色答以法身是色實體故能現種種色謂從本已來色心無二以色本性即心自性說名智身以心本性即色自性說名法身依於法身一切如來所現色身徧一切處無有間斷十方菩薩隨所堪任隨所願樂見無量受用身無量莊嚴土各各差別不相障礙無有斷絕此所現色身一切衆生心意識不能思量以是真如自在甚深用故故知所現一切依正二報供具莊嚴等無邊佛事皆從一心而起如華嚴經云以從波羅蜜所生一切寶蓋於一切佛境界清淨解所生一切華帳無生法悉所生一切衣入金剛法無礙心所生一切鈴網解一切法如幻心所生一切堅固香周徧一切佛境界如來座

心所生一切佛衆寶妙座供養佛不懈心所生一切寶幢解諸法如夢歡喜心所生佛所住一切寶宮殿無著善根無生善根所生一切寶蓮華雲一切堅固香雲一切無邊色華雲一切種種色妙衣雲一切無邊清淨栴檀香雲一切妙莊嚴寶蓋雲一切燒香雲一切妙鬘雲一切清淨莊嚴具雲皆徧法界出過諸天供養之具供養於佛其諸菩薩一一身各出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菩薩皆充滿法界虛空界其心等於三世諸佛以從無顛倒

法所起解深密經云爾時曼殊室利白佛言

世尊如來成等正覺轉正法輪入大涅槃如是三種當知何相佛告曼殊室利善男子當知此三皆無二相謂非成等正覺非不成等正覺非轉正法輪非不轉正法輪非入大涅槃非不入大涅槃何以故如來法身究竟淨故如來化身常示現故釋曰非成等正覺者以法身究竟淨故離常見故入第一義諦故非衆生見聞故非不成等正覺者以化身常示現故離斷見故約世俗諦故隨機熟有情



心現故然法報雖分真化一際又法身普徧  
有二一隨相各別徧以法身徧在一切大小  
相中不壞相故二圓融摠攝徧以法身無相  
能融一切有相摠攝歸一體故色身即體之  
用徧智身修成如體之徧遂則十身布影散  
分十刹之中一體分光不動一塵之內色身  
如日之影隨現世間智身似日之光照臨法  
界又佛身諸根一一相好皆徧法界以諸根  
體同故若眼為門諸根相好及佛刹土莫不  
皆是一眼中現如經云衆生身中有如來眼  
如來耳等以佛法身共衆生性無別體故皆  
從無性而起起不違真因法界而生生不礙  
事所以一切諸佛於一切世界皆是得菩提  
處若以真身則稱性徧周若以應身則隨機  
普現所以大親云廣略相入者諸佛有二種  
身一法性法身二方便法身由法性法身故  
生方便法身由方便法身故顯出法性法身  
此二種身異而不可分一而不可同是故廣  
略相入法身無相故則能無不相是故相好  
莊嚴即是法身也法身無知故則能無不知

是故一切種智即是真實智慧故華嚴論云  
法身相好一際無差曉公起信論疏序云原  
夫大乘之為本也蕭焉寂滅湛爾冲玄玄之  
又玄豈出萬像之表寂之又寂猶在百家之  
談非象表也五目不能觀其容在言裏也四  
辯莫能談其狀此明真體與一切法非一非  
異華嚴經疏序云冥真體於萬化之域顯德  
相於重玄之門記釋云此明無礙則與諸法  
非一異矣如肇公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亦  
體即萬化矣故云冥真體於萬化之域顯德  
相於重玄之門者明相不礙體也重玄即是  
理體明德相只在體上若離體有相相非玄  
妙勝德之相名為德相言重玄者借老子之  
言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彼以有名無  
名同謂之玄河上公云玄者天也天中復有  
天莊子云天即自然則自然亦自然也依此  
而生萬物故云衆妙之門今宗鏡中亦復如  
是無法不收無德不備可謂心之至妙幽玄  
矣清涼記引華嚴經頌云佛以法為身清淨  
如虛空問云佛身既如虛空何緣現於金色



等云何令人悟於虛空答有三意一體雖無相為物現相物宜見故隨他意耳二若不現相云何令人悟於無相如不因言豈顯無言之理三如虛空言取其清淨無相非離相求相即無相不乖空故經頌云佛住甚深真法性寂滅無相同虛空而於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此一偈惣收前三意肇論云用即寂寂即用用寂體一同出而異名更無無用之寂主於用也寂用元是一體同從理出而有異名也非謂離用之外別有一寂為用

宗鏡子三卷

卷二二

卷

之主也故云般若之體非有非無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如鏡鑒像虛不失照似日遊空照不失虛又不動等覺建立諸法則寂而常用不壞緣生而觀實相則用而常寂斯乃千差萬用別相異名俱同出一真心體矣所以又云經稱聖人無為而無所不為無為故雖動而寂無所不為故雖寂而動雖寂而動故物莫能一雖動而寂故物莫能二物莫能二故逾動逾寂物莫能一故逾寂逾動法性如是動寂難量焉能

一其寂而二其動哉故名不能名相不能相矣又云所以聖人哉云機於未兆藏冥運於既化惣六合以鏡心一去來以成體古今通始終同窮本極末莫之與二浩然大均乃曰涅槃所以聖人云機預察於未來鋒芒未兆之事冥運過去已變化之緣則心鏡能照萬事十方三世無有遺餘今古去來始終本末莫不同一心無二之體是以入佛境界經云如來如實知本際中際後際如彼法本際不生未來際不去現在際不住如實知彼法足跡如一法一切法亦如是如一切法一法亦如是文殊師利而一多不可得故知生佛同一莊嚴同一慈心同一悲體如諸法無行經云文殊師利言一切眾生皆成就大悲名不動相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無起無作相皆入如來平等法中不出大悲之性以惱悲無分別故是故一切眾生皆成就大悲名不動相故知萬法不動悲惱何分一真匪移垢淨誰別然雖現莊嚴皆如海印如古德云謂香海澄停湛然不動四



中觀二卷 卷之二 五  
天下中色身形像皆於其中而有印文如印  
印物亦猶澄波萬頃晴天無雲列宿星月炳  
然齊現無來無去非有非無不一不異如來  
智海識浪不生澄得清淨至明至靜無心頓  
現一切衆生心念根欲心念根欲並在智中  
如海含像故經頌云如海普現衆生身以此  
說名為大海菩提普印諸心行是故正覺名  
無量非唯智現物心亦依此智頓現萬形普  
應諸類賢首品頌云或現童男童女形天龍  
及與阿脩羅乃至摩睺羅伽等隨其所樂悉  
令見衆生形相各不同行業音聲亦無量如  
是一切皆能現海印三昧威神力以此海印  
三昧之力頓現一切爲衆生不知故佛方便  
力垂諸教迹是以昔人云佛興由生迷實說  
法示於真實不動真際建立諸法則性不可  
壞不壞假名而說實相則相不可壞斯則天  
魔外道等皆法印故無能壞且五逆四魔尚  
法界印況無漏淨智一真相好而能障實相  
之妙旨耶故華嚴經頌云清淨慈門刹塵數  
共生如來一妙相一一諸相莫不然是故見

者無礙足法華經偈云深達罪福相徧照於  
十方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則法身爲一  
切法之印無有一法出此印文合教云如無  
行經云五逆即菩提菩提即五逆逆與菩提  
不出心性故無二相體既不二故不可壞以  
逆本來無自性故苦即實相陰死二魔即法  
界印煩惱即實相煩惱魔即法界印業即實  
相天魔即法界印魔既即印印豈壞印大論  
云有菩薩教人修空斷一切念後時纔起一  
念有心便爲魔動即便憶念本所修空魔爲

宗鏡子集 卷之六 五

之滅修空尚爾況復觀之即法界印是知心  
有即縛心無即解若了於心何縛何解  
問心無自性生滅無恒體用俱空如何起行  
答雖自體常空不壞緣生之因果而無有作  
者寧亡善惡之業門故心王論云觀心空王  
玄妙難例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  
就萬德本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  
有聲爲大法將持戒傳經水中鹹味色裏膠  
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  
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清



涼疏釋經云法界如幻者即體從緣一切法如實際即事而寂世人皆謂實際不變而謂諸法無常理實圓融世間之相即是常在然古德以七喻展轉釋疑一疑云世間幻火不成燒用佛現益物豈同幻耶釋云如影亦有應質陰覆等義豈是實耶然諸法喻各有三義一緣成義二無實義三有用義意取無實故不著也二疑云若佛如影菩薩何以起行往來因既不虛果寧非實釋云如夢夢亦三義無體現實與覺為緣謂有夢走而驚覺故菩薩行亦爾證理故空無明未盡故似實能與佛果為緣勤勇不已豁然覺悟如夢渡河三疑云若菩薩行如夢何以經說此是菩薩行此是二乘行釋云如響緣成無本稱聲大小聖教亦爾機感無本隨機異聞四疑云果行可然世間未悟此應是實釋云如化心業神力所持無實有用五疑云若皆如化何有差別之身釋云如幻六疑云身若如幻何有報頰不同釋云如心以心無形如幻故雖如幻不定無有自性然隨緣現能成衆善如大

寶積經云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此緣起法因果不壞雖復是心法性無有自性無有作用無有主宰然此諸法依止因緣而得生起我當隨其所欲積集善根既積集已修相應行終不捨離是心法性復次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云何此中積集之相舍利子是諸菩薩摩訶薩作如是觀積集之相是心本性猶如幻化無有一法而可施者是心法性而能布施一切衆生迴向積集莊嚴佛土是則名為善根積集又舍利子是心本性如夢所見其相寂靜是心法性而能積集守護尸羅皆為迴向神通作用是則名為善根積集又舍利子是心本性猶如陽燄究竟滅盡是心法性而能修習一切可樂忍辱之力迴向積集莊嚴善提是則名為善根積集又舍利子心本性者如水月中究竟遠離積習之相是心法性而能發起一切正勤迴向成熟無量佛法是則名為善根積集又舍利子心本性者不可取得不可覩見是心法性而能修習一切靜慮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迴向諸佛勝三



摩地是則名為善根積習又舍利子觀此心性本非色相無見無對不可了知是心法性而能修習一切慧句差別說智迴向圓滿諸佛智慧是則名為善根積習又舍利子心無所緣無生無起是心法性而能建立無量善法攝受色相如是名為善根積習又舍利子心無所因亦無所生是心法性而能攝受覺分法因是則名為善根積習又舍利子心性遠離六種境界亦不生起是心法性而能引發善提境界因所生心是則名為善根積習

字通上本 卷五

舍利子如是名為善根積習依般若波羅蜜多故於一切心隨心觀察修習念住復次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又依般若波羅蜜多故於一切住隨心觀為求證得勝神通故繫縛其心修學通智得神通已但以一心而能善知一切心相既了知已依心自體宣說諸法又云化樂天王白佛言世尊彼實際者徧一切處無有一法而非實際世尊謂善提者亦是實際世尊何者是善提一切法是善提離自性故乃至五無間業亦是善提何以故

善提無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亦是善提是以了心本性自體無生從無生中建立諸法觀無性之心說無性之教隨淨緣而無性成佛隨深緣而無性為凡不見纖塵暫出性空之理未有一念能違平等之門所以大般若經偈云有法不成有法無法不成無法有法不成無法無法不成有法擇曰有不成有無不成無者以一體故無能成所成有不成無無不成有者自既不成焉能成他故知各無自體至不成就大集經云一切諸法究竟無生一切諸法無性無生無起無出是以緣不生因不生緣自性不生自性他性不生他性自性不生他性他性不生自性是故說一切諸法自性無生勝思惟梵天所問經云爾時普華菩薩語舍利弗汝入滅盡定能聽法耶答言善男子入滅盡定無有二行而能聽法也大德舍利弗汝信諸法皆是自性滅盡不答言如是諸法皆是自性滅盡之相我信是說普華曰若如是者則舍利弗常一切時不能聽法何以故以一切諸

法常是自性滅盡相是以諸法本空但是緣起緣會則似有緣散則似無有無唯是因緣萬法本無生滅如真金隨工匠而器成即金體不變似虛谷任因緣而響發與法性無違如有頌云如人掘路土私人造為像愚人謂像生智者言路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無生滅路亦非新故是知但是一土生滅唯是因緣例如一心萬法更無前後何者掘路成像時土亦不滅壞像填路時土亦不增以不失本土故如成佛時心亦不增為凡時心亦不減以心隨緣時不失自性故又像生但是緣生像滅唯從緣滅像無自體故如成佛但是淨緣生為凡亦是深緣起凡聖本無生故是知萬法從緣皆無自性本未曾生今亦無滅如文殊師利觀幻頌云此會衆善事從本未曾為一切法亦然悉等於前際所以正作時無作以無作者故當為時不為以無自性故任從萬法縱橫常等未生之際假使禪生出沒不離無性之宗又昔有龐居士命文靈照曰吾當先逝汝可後來專候日中

可說斯毅靈照曰午即午矣有蝕陽精居士怪之自臨牕下其靈照忽爾迴登父座俄爾坐亡居士笑云甚為鋒捷空華落影陽燄翻波吾道於先吾行於後遂往于相公為喪主告于公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言訖而逝斯亦不墮有無之見妙得無生之旨矣 問善提即自身心者云何教中說善提者不可以身心得 答夫言善提之道即心者乃是自性清淨心湛然不動蓋是正覺無相之真智其道虛玄妙絕常境聰者無以

容其聽智者無以運其知辯者無以措其言像者無以狀其儀以迷人不了執色陰為自身認能知為自心故經云身如草木無所覺知心如幻化虛妄不實所以除其執取之心故云善提者不可身心得也善提非是觸塵不可以身得善提非是法塵不可以心得若就了人即達陰身本空妄心無相以本空故法身常現以無相故真心不虧如此發明五陰即善提離是無善提不可以善提而求善提不可以善提而得善提文殊云我不求善



提何以故善提即我我即善提故維摩經云  
不觀是善提離諸緣故善提非所觀之境則  
無能緣之心所觀境空即實相善提能緣心  
寂即自性善提大般若經云龍吉祥言頗有  
能證善提者不妙吉祥曰亦有能證龍吉祥  
言誰為證者妙吉祥曰若無名姓施設語言  
彼為能證龍吉祥言彼既如是云何能證妙  
吉祥曰彼心無生不念善提及善提座亦不  
懸念一切有情以無表心無見心等能證無  
上正等善提龍吉祥言若爾尊者以何心等  
當得善提妙吉祥曰我無所趣亦非能趣都  
無所學非我當來詣善提樹坐金剛座證大  
善提轉妙法輪拔濟生死所以者何諸法無  
動不可破壞不可攝受畢竟空寂我以如是  
非趣心等當得善提龍吉祥言尊者所說皆  
依勝義今諸有情信解是法解脫煩惱若諸  
有情煩惱解脫便能畢竟破魔胃網妙吉祥  
曰魔之胃網不可破壞所以者何魔者不異  
善提增語何以故魔及魔軍性俱非有都不  
可得是故我說魔者不異善提增語龍吉祥

言善提何謂妙吉祥曰言善提者徧諸時處  
一切法中譬如虛空都無障礙於時處法無  
所不在善提亦爾無障礙故徧在一切時處  
法中如是善提最為無上仁今欲證何等善  
提龍吉祥言欲證無上妙吉祥曰汝今應正  
無上善提非可證法汝欲證者便行戲論何  
以故無上善提離相寂滅仁今欲取成戲論  
故譬如有人作如是說我今幻士坐善提座  
證幻無上正等善提如是所言極成戲論以  
諸幻士尚不可得豈今能證幻大喜提幻於  
幻法非合非散無取無捨自性俱空諸佛世  
尊說一切法不可分別皆如幻事汝今欲證  
無上善提豈不便成分別幻法然一切法皆  
不可取亦不可捨無成無壞非法於法能有  
造作及有滅壞無法於法能有和合及有別  
離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非合非散自性皆空  
離我我所等虛空界無說無示無讚無毀無  
高無下無損無益不可想像不可戲論本性  
虛寂皆畢竟空如幻如夢無對無比豈可於  
彼起分別心龍吉祥言善哉尊者我今由此

字體字小 第五編 五

定得菩提何以故由真者為我說深法故妙  
吉祥曰吾於今者未曾為汝有所宣說若顯  
若密若深若淺云何令汝能得菩提所以者  
何諸法自性皆不可說汝謂我說甚深法者  
為行戲論然我實非能說者諸法自性亦不  
可說如有人言我能辯說幻士識相謂諸幻  
士識有如是如是差別彼由此說害自誓言  
所以者何夫幻士者尚非所識況有識相汝  
今謂我說甚深法令汝證得無上菩提亦復  
如是以一切法皆如幻事畢竟性空尚不可

卷二二

十一

知況有宣說是一切眾生之性即是無相  
平等菩提於自性中云何有能證所證之差  
別乎如般若經云覺法自性離諸分別為菩  
提故又經云諸所有行皆有所是無所是是  
菩提何者若有所是即立所證之境便有能  
證之心能所盡處名為大覺大覺之義唯悟  
自心如大毗盧遮那成佛經云爾時金剛手  
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誰尋求一切智誰為菩  
提成正覺者誰發起一切智智佛言秘密主  
自心尋求菩提及一切智何以故本性清淨

故心不在內不在外及兩中間心不可得故  
乃至欲識知菩提當如是識知自心莊嚴菩  
提心經云佛言菩提心者非有非造離於文  
字菩提即是心心即是眾生若能如是解是  
名菩提修菩提心是則心外無菩提何所求  
取菩提外無心何所得耶如華嚴經云知一  
切法無相是相相是無相無分別是分別分  
別是無分別非有是有是非有無作是作  
作是無作非說是說說是非說不可思議知  
心與菩提等知菩提與心等心及菩提與眾  
生等又頌云雖盡未來際徧遊諸佛刹不求  
此妙法終不成菩提故知心法妙故當體即  
是若向外遠求則失真道故云善財徧巡諸  
友不出娑羅之林慈氏受一生成佛之功不  
離一念無生性海所以淨名經云若彌勒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皆亦應  
得所以者何一切眾生即菩提相若彌勒滅  
度者一切眾生亦當滅度所以者何諸佛知  
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故  
知己成不更成已滅不更滅為未知者方便



說成方便說滅若執方便則失本宗如大莊嚴法門經云爾時文殊師利語金色女言如是五陰體性即是菩提體性菩提體性即是一切諸佛體性如汝身中五陰體性即是一切諸佛體性諸佛體性即是一切眾生五陰體性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復次覺五陰者名覺菩提何以故非離五陰佛得菩提非離菩提佛覺五陰此方便知一切眾生悉同菩提菩提亦同一切眾生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大寶積經云菩提者名心平等無所起故菩提者名眾生平等本無生故乃至菩提者性相如是若於此法有所願求徒自疲勞何以故如菩提性菩薩應行能如是行名為正行思益經偈云菩薩不壞色發行菩提心知色即菩提是名行菩提如色菩提然等入於如相不壞諸法性是名行菩提不壞諸法性則為菩提義是菩提義中亦無有菩提正行第一義是名行菩提瓔珞經云發心住者是人始從具縛未識三寶乃至值佛菩薩教法中起一念便信發菩提心既云始從凡

夫最初發心明知此中發心該於初後問此既是初何得乃具後諸行位及普賢德耶古德釋此略有二門一行布次第門謂從微至著從淺至深次第相承以階彼岸二圓融通攝門謂一位即具一切位等如華嚴經所說亦如大品等中一行具一切行此中有二門一緣起相由門二法界融攝門前中普攬一切始終諸位無邊行海同一緣起為普賢行德良以諸緣相望略有二義一約用由相待故有有力無力義是故得相收及相入也二

約體由相作故有有體無體義是故得相即及相是也又有二菩提一性淨二圓淨從緣起者即是圓淨圓淨復二一明緣起萬行為緣故二明性起全是真如性淨功德之所顯又緣起無性即性淨故如法華經偈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義耳又有二義一約行布展轉義二約圓融展促無礙義如善財見仙人執手一一佛所經無量劫故知脩短難思特由於此如賢首菩薩云信大乘者猶為易能信此法倍更

難以初心即具一切德故難信也又設於夢中驚懼怖令發菩提心尚得稱為大菩薩摩訶薩何況正信之發開發之發如大涅槃經如來性品云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未發菩提心者得菩提因佛告迦葉若有聞是大涅槃經言我不發菩提心誹謗正法是人即於夢中見羅刹像心中怖懼羅刹語言咄善男子汝今若不發菩提心當斷汝命是人惶怖寤已即發菩提之心是人命終若在三惡趣及在人天結復憶念菩提之心當知是人是大菩薩摩訶薩也 問經云佛言學我法者唯證乃知今言菩提者不可以身心得無修無證則初發菩提心人如何趣向答若能信悟菩提無相不可取無性不可修如是明達即是真證如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云菩薩已復應更作如是思惟是中何者是我誰為我所法誰能得成諸佛菩提為身得耶為心得耶乃至如是觀時心明了見是身相不得菩提亦知是心不得菩提何以故諸法無有以色證色以心證心故然彼於

言說中知一切法雖無色無形無相無漏無可觀見無有證知亦非無證何以故以一切諸如來身無有漏故又諸如來身無漏故心亦無漏又諸如來心無漏故色亦無漏若能如是知無所發能發此心若入宗鏡中是名真發既能發心便又為他開示則諸聖同讚功德無涯如經偈云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先心難雖自未度先度他是故我禮初發心

宗鏡錄卷第二十二

富

音義

戩反止 扭反衡 物反 龐反 江反 蛇反 舒反 萬反 般反 若反 角反 及反 鋒反  
 戩反 捷反 疾反 葉反 措反 舍反 故反 胃反 姑反 汝反 著反 步反 意反 出反 當反

丁未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宗鏡錄卷第二十三

當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筆集

夫菩提之道不可圖度約一朔方便寧無指示如何是菩提之相 答若約究竟菩提體常冥寂如淨名經云寂滅是菩提離諸相故若以無相之相於方便門中不無顯示今初發菩提心人分明無惑故如先德云謂寂照無二為菩提相猶如明鏡無心為體鑒照為用合為其相亦即禪宗即體之用自知即用之體恒寂知寂不二為心之相又云理智相攝以離理無智離智無理如珠之明故以珠是體明是用用不離體體不離用明不離珠珠不離明故 問有念即眾生無念即佛云何言凡聖一等 答眾生雖起念不覺念本無念與佛無念爭妄隨有念中佛得無念知念本無眾生雖現在念中佛知念即無念斯則佛無念與眾生無念義同又以眾生不知念空於念成事似有差別若實了念空則於苦樂境不生執受何者以境從念生心空則境何有既無有境相縛自除能所俱空誰生

取著既不取著生死自無如圓覺經云知是空華即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 問即心成佛之宗曹谿正意見性達道之旨靈鷲本懷如今信不及人謂不現證古今悟者請垂指南 答若親見無一人而非佛若不信無一佛而非人迷則常作佛之眾生悟則現證眾生之佛人佛不異妄見成差迷悟雖殊本性恒一如過去有佛号住無住發願使已國眾生同日同時成佛即日同滅度又賢劫前有佛号平等示願已國及十方眾生亦同日成佛即日滅度如寶積經云是時妙慧童女重白目連以我如是真言言故於未來世當得成佛亦如今日釋迦如來乃至若我此言非虛妄者今斯大眾身皆金色說是語已眾皆金色又思益經云思益菩薩故右掌寶光一切四眾皆如佛相下方四菩薩踊出欲禮世尊乃發願言今此眾會其色無異當知一切法亦復如是此語不虛願釋迦如來現異相今我禮敬即時釋迦如來踊起七多羅樹坐師子座又最勝王經云佛言修菩提行

者於諸聖境體非一異不捨於俗不離於真  
依於法界行菩提行時善女天白佛言世尊  
如上所說菩提正行我今當學時梵天王問  
曰此菩提行難可修行汝今云何於菩提行  
而得自在善女曰我今依於此法得安樂  
住是實語者願令一切五濁惡世無量無數  
無邊衆生皆得金色三十二相非男非女坐  
寶蓮華受無量樂乃至說是語已一切五濁  
惡世所有衆生皆悉金色具大人相非男非  
女坐寶蓮華受無量樂猶如他化自在天宮  
釋曰於諸聖境體非一異者即是不捨於俗  
是不一不離於真是非異若一即壞真俗若  
異即成斷常不斷不常即是依於法界非真  
非俗乃曰修習菩提故云我依此法得安樂  
住所以善天女悟五濁質成真金之色間淨  
提迷大人相成惡業之身是知若智照之即  
世法而成佛法若以情執之即佛法而成世  
法一心實不動二見自成蓋同共一法中別  
成凡聖解若了非男非女之體現具三十二  
相坐寶蓮華若執是男是女之形常繫二十

五有沉無明海故知信力所及發真實言可  
驗現證法門頓明心佛矣 問此猶叙古引  
文如何是即今之佛 答如今一念纔起了  
不可得無有處所是過去佛過去不有未來  
亦空是未來佛即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但  
一念起時莫執莫斷不取不捨則三際無蹤  
一念圓具十法界非因非果而因而果之法  
活能如是一念而達者則念念相應念念成  
佛凡聖悉等今古皆齊故云了了識心惺惺  
見佛是佛是心是心是佛念念佛心心念  
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戒律心淨心即佛  
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萬法莫除一物心  
性雖空含真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如是  
則十方諸佛同一法身若欲念外施功心外  
求佛便落他境無有得時遂即前後情生凡  
聖緣起徒經時劫枉用功夫所以華嚴論云  
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  
問一念成佛已入信門如何得目前了了分  
明而見 答目前無物是真見佛如文殊師  
利巡行經以經中說文殊徧巡五百比丘房



皆見寂定因以為名最後難舍利弗以顯甚  
深般若問舍利弗言我時見汝獨處一房結  
加趺坐折伏其身汝為當坐禪耶不耶答云  
坐難云為當欲令未斷者斷故坐禪耶等因  
此廣顯性空無得之理意五百比丘從座而  
起於世尊前高聲唱言從今已去更不復見  
文殊身不復聞其名字如是方處速應捨離  
所有文殊一切任處亦莫趣向所以者何文  
殊煩惱解脫一相說故等舍利弗令文殊為  
決了文殊言實無文殊而可得故若實無文

佛說文殊師利菩薩經

殊可得者彼亦不可見等廣為說法四百比  
丘漏盡得果一百比丘更謗陷入地獄後還  
得道廣如彼說所以無見是真見無聞是真  
聞不見不聞文殊是真見真聞文殊矣若不  
信此說雖起謗而陷獄以曾聞故終熏種而  
得道何況聞而信耶則成道不隔於一念故  
知宗鏡見聞無不獲益矣所以寶積經云無  
畏女言大迦葉諸法永無不可示現是故大  
迦葉一切法皆無若法本無云何可見彼清  
淨法界大迦葉若欲見清淨如來彼善男子

善女人應善淨自心時大迦葉語無畏言云  
何善淨自心女言大迦葉如自身真如及一  
切法真如若信彼者不作不失如是見自心  
清淨故迦葉問言自心以何為體女言空為  
體若證彼空信自身故即信真如空以一切  
法性寂靜故又云如來者即虛空界是故虛  
空即是如來此中無一物可分別者華手經  
云一切法如即是如來如來即是一切法如  
是故世尊無所住處是如來義又報化如影  
空無去來心淨佛現則云佛來佛亦不來心  
垢不現即云佛去佛亦不去斯即來而非來  
去而非去佛既無來去心亦不生滅如是解  
者可見真佛矣故金剛經云若人言如來若  
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如來  
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則知若人  
若法俱不出一如之道如是通達六根所對  
無非見自性如如佛矣此以不見為真見見  
實為真佛肇法師云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  
大覺之稱也生法師云以見實為佛如是則  
亦名真見道亦名真供養 問如何是真供



養 答契如理之心無見佛之想了自法身  
 是真供養賢積經云真供養者無佛想無能  
 見佛何況供養若供養佛當供養自身 問  
 自身如何供養 答若捨已徇塵是名違背  
 能迴光反照隨順真如境智冥合是真供養  
 故維摩經云無前無後一時供養此是運無  
 捨無得之意起一際平等之心則徧十方供  
 養一切如來盡法界含靈一時受潤如是之  
 供施莫大焉所以寶雨經云如理思惟即是  
 供養一切如來 問云何如理思惟 答但  
 一切不思惟是真思惟以頓悟一心無法可  
 思量故是以十方諸佛證心成道故稱如理  
 若了自心能順佛旨即是供養一切如來若  
 不依此如理悟心則隨事施為心外見佛設  
 經多劫皆不成真實供養為背諸佛指授故  
 如華嚴經頌云設於念念中供養無量佛未  
 知真實法不名為供養云何真實法所謂了  
 心真如無生之旨故是以思益經問云誰能  
 供養佛言能通達無生際者文殊般若經  
 云佛問文殊汝云何供養佛答言世尊若幻

人心數滅我則供養佛台教云供養佛者只  
 是隨順佛語今順佛教修三觀心即是供養  
 佛為破五住得解脫故即供養法三諦理和  
 即供養僧又眾行心資觀智心即供養佛觀  
 智心開發境界即供養法境智心和即供養  
 僧此是真實供養亦名法供養如義海云謂  
 以無生心中施一切珍寶乃至微塵皆能攝  
 於法界即以此法界塵而作供養此供養乃  
 至徧通三世一切諸如來前無不顯現彼諸  
 如來無不攝受何以故由塵即法界是理與

佛法界相應是故徧至一切名廣大供養無  
 空過者何謂無空過以心通即法通法徧即  
 心徧一切處無非見理故悉皆通達則是一  
 一承事無空過者亦不礙香華等種種供養  
 以內外唯心故破執顯宗故有是說又若於  
 正觀心中不唯供養乃至行道禮拜一切施  
 為皆須就己方得其力如三藏勅那云正觀  
 修誠禮者此明自禮自身佛不緣他境他身  
 佛何以故一切眾生自有佛性平等本覺隨  
 順法界緣起熾然但為迷故唯敬他身已身



佛性妄認爲惡若能反照本覺則解脫有期  
經云不觀佛不觀法不觀僧以見自身他身  
平等正法性故如涉遠道要藉自身欲見佛  
性要觀已佛體同無二是名正觀禮 問若  
心外無相相外無心如是一圓通名真供養者  
云何教中說供養諸佛得福無量 答如前  
已說諦了一心理事無礙云何堅執疑境疑  
心故維摩經云各見世尊在其前法華經偈  
云乾闥緊那羅各供養其佛牛頭初祖釋云  
如觀貪即見貪性貪即是衆生悟貪性智即  
是佛貪衆生自見佛在其前一切例爾又各  
供養其佛者即是於一一法門各自發明如  
理思惟即是各供養佛設爾事法香華供養  
者經云十方諸佛機宜感出既隨感現何離  
自心如靈山四衆八部各隨根力心念見佛  
不同如龍見是大龍王鬼見是大鬼王等則  
心外無法之詮有文有理空外執色之見無  
理無文設有惡慧邪見之人抱疑不信之者  
擬陳狂解強欲破之似將一蚊嘴擬吸大海  
之水如以十指爪欲壞妙高之山我此圓頓

之詮真如之理如刀斷水似風吹光徒自勞  
神反招深咎 問如上剖析義理雖明猶是  
因他方便強說云何得如今親自現證得見  
自心之佛 答當自審問 問如何審問  
答還就人覓豈有歇時欲絕纖疑應須親到  
問豈無他助之力發自智照之心 答無正  
無助非自非他若以智求智則成解解背圓  
宗若起照心照則立境隨照失旨皆是影事  
不契斯宗若了真心自然無心合道合道則  
言語道斷無心則境智俱闕如龐居士偈云  
須彌頽五嶽崩大海竭十方空乾坤尚納毛  
頭裏日月猶潛毫相中此是西國那提子示  
疾不起現神通妙德啓口問不二忘言入理  
顯真宗 問如上所說即心成佛之旨事已  
皎然只如禪宗從上先德云如今須知十方  
諸佛出身處空知有佛不得成佛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 答石牛生象子木女孕嬰見諸  
佛從中出最初成道時 問既衆生已成理  
事圓備則諸佛何以出世更化衆生 答衆  
生不如是知所以須化故經云俱同一性所

本經二十七卷 第七段 五



謂無性大悲相續救度衆生隨門不同種種有異約成佛門一切成也同一無性故得現成妄性本虛生元是佛真性叵得非今始成故皆成也物物無性故成種智證斯同體而起大悲一得永常故云相續只由不知無性故教化不絕雖現報化法體不遷如隨色之摩尼衆相現而本體不動似應聲之虛谷群響發而起處無心不著自他豈見衆生之相本非出沒常冥大覺之原華嚴經云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

宗鏡錄卷之三 第八十四

又頌云無體無住處亦無生可得無相亦無形所現皆如影思益經云大迦葉言善男子幻所化人離於自相無異無別無所志願汝亦如是耶若如是者汝云何能利益無量衆生網明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性即是一切衆生性一切衆生性即是幻性幻性即是一切法性於是法中我不見有別不見無利又云網明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薩希望功德利而發菩提心者不名發大乘也所以者何一切法無功德利以無有對處故若有

衆生可度而求功德之利斯則心外見法全不誠心何名發大乘心也以絕待心無對處故如楞伽經云佛語外道言若能了達有無等法一切皆是自心所見不生分別不取外境於自處住自處住者是不起義不起於何不起分別此是我法非汝有也我法者即衆生心也以不知不信故自成疎外有亦同無所以祖師西來只爲直示衆生今自知有頓入凡聖平等真原如勝天王般若經云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得心微細作是思惟世間熾然大火之聚所謂貪欲火瞋恚烟愚癡闇云何當今一切衆生皆得出離若能通達諸法平等名爲出離如實知法猶如幻相善觀因緣而不分別是以若欲捨劣就勝狀異忻同欲今凡聖一倫垢淨平等者無有是處但明宗鏡萬法自齊即究竟出離三界火宅義亦是與諸子同住秘密藏義如云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實開然後方平續是截鶴於



實錄卷之三 第九頁 百

焉始等故知但了法法皆如自然平等則青  
 松綠蕙不見短長鵬翥蜻飛自忘大小如璧  
 論云是以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  
 夷嶽盈壑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  
 異而不異耳乃至經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  
 相亦不異相信矣莊子南華經云長者不為  
 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  
 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  
 所續以明境智雖異而同不待同而後同也  
 若能如上了達同異二門或諸佛出世不出  
 世衆生可度不可度乃至有無高下皆絕疑  
 矣若執同則滯寂若執異則兩分迷此同異  
 二門皆智不自在金剛辯宗云以有鏡故男  
 女之像於中現以有法身故而能處處應現  
 往只緣鏡中本無像所以能現男女像佛身  
 本無身所以能現一切身衆生機感無緣之  
 慈任運能應若定有身即為所礙聲論云佛  
 非天非人而能天能人耳故一切菩薩皆以  
 無所得為方便能入無量無邊塵勞幻網以  
 心外無法故方成無所得慧若心外有一毫

所得云何成無緣之慈同體之化以宗鏡明  
 故能廣照世間觀生也如石女之懷兒觀在  
 也若陽燄之翻浪觀異也同浮雲之萬變觀  
 死也猶狂華之謝空是以深遠無生知皆無  
 我空生空滅幻墜幻昇愍彼愚迷盲無慧目  
 遂乃發無能作之智照開無所捨之檀門乘  
 自性空之戒心具無所起之精進圓無所傷  
 之法忍修無所住之禪門了無身而相好莊  
 嚴達無說而縱橫辯說遊戲性空之世界建  
 立水月之道場陳列如幻之供門供養影響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九頁 百

之善逝徧習空華之萬行施為谷響之度門  
 降伏鏡像之魔軍大作夢中之佛事廣度如  
 化之含識同證寂滅之菩提 問絕待真心  
 本無名相云何成佛又作異生若云隨順世  
 法立此假名又因何法而得成立 答實際  
 理中本無凡聖可得以一切衆生迷無性理  
 以無性故不覺起妄於真空中妄立名相故  
 名為凡了名相空復稱為聖凡聖之号因三  
 法成猶如幻化名相非真且如幻以術成形  
 因業有術業俱假形幻同空但有違悟之名



本無凡聖之體五法者瑜伽論云一名二相  
 三妄想四正智五真如古釋云名相妄想三  
 法成凡正智真如成聖名相妄想者是凡夫  
 法名相二法是凡夫境妄想一法是凡夫六  
 識迷事緣境而起故名妄想經偈云不了心  
 及緣則生二妄想正智真如者是聖人法正  
 智是聖人對治金剛緣修無漏斷惑智亦名  
 能覺智真如是聖人心中所證之理真如是  
 體正智是用異者未曾異同者未曾同同者  
 是真如異者是正智正智常用故障生滅真  
 如常體故無生滅體用無礙法界不思議真  
 實義也又凡夫心或不違名相空故妄計為  
 有迷有不空名之為妄從妄起心名之為想  
 正智者覺知名相本來空寂以知空故妄想  
 自息息妄歸真顯理分明正智現前不立名  
 相故名正智經偈云了心及境界妄想不復  
 生真如者即此正智心性真故即名真如故  
 知但是一法無中執有成凡達有本空成聖  
 不唯五法乃至恒沙義出無邊理恒一道此  
 唯心之道即是如來行處步步履法空故亦

是摩訶衍處念無所得故如持世經云佛  
 言諸善男子是故我說一切法是如來行處  
 如來行處是無行處何以故一切法行處是  
 中無法可行是故說無行處文殊悔過經云  
 文殊師利言吾往古時希望諸法求空處所  
 遊於閑居限節知足少欲為得不能識知一  
 切法空心無所著爾乃可謂靜處宴坐住於  
 法界釋曰若了人法二空見真唯識性即常  
 在三昧住真法界矣 問云何說入此宗鏡  
 一念相應見道速疾超過劫量 答實有斯  
 理世況可知若不直下頓悟自心功德圓滿  
 即於心外妄求徒經劫數若能內照如於遇  
 便風一念圓成所作無備如大涅槃經云譬  
 如有人在大海中乘船欲渡若得順風須臾  
 之間則能得過無量由旬若不得者雖復久  
 住經無量歲不離本處有待船壞沒水而死  
 衆生如是在於愚癡生死大海乘諸行船若  
 得值遇大般涅槃猛利之風則能疾到無上  
 道岸苦不值遇當久流轉無量生死或時破  
 壞墮於地獄畜生餓鬼故知不遇宗鏡之風



有為行狀終不能速度生死之彼直至涅槃之岸有並大利廣集無勞唯獨後賢轉相傳授如法句經云善知識者有大功德能令汝等於貪欲瞋恚癡邪見五欲五蓋衆塵勞中建立佛法不起一心得大功德譬如有人持堅牢船渡於大海不動身心而到彼岸故知入宗鏡中即凡即聖可謂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不斷五欲而淨諸根矣所以華嚴論云十住初位以無作三昧自體應真煩惱客塵本無體性唯其體用無貪瞋癡任運即佛故

一念相應一念佛一日相應一日佛此宗鏡錄中前後皆悉微細委曲一一直接指示了見即便見不在意思纔信入時理行俱備終不更興惡行似有纖疑若不如然爭稱圓頓以了心外無境故則念念歸宗何有虛幻能惑所以寶藏論云一切如幻其幻不實知幻是幻守真抱一又如學人問大梅和尚師常言神性獨立學人不識乞師指示答阿誰教汝問問莫不問者便是不答若不是是問誰能如是問問神性非是聲色師所示問者是神

性學人只識得聲色不識真性乞師指示如何得識答譬如大寶藏衆寶皆具足上福德人見直捉得明月寶珠福德者只見銅鐵之類非是藏中無寶亦非主藏者不與我如今向汝道性不是聲色汝只見聲色我亦無過汝知麼此神性火不能燒水不能溺須臾能到千里萬里山河石壁不能礙汝如今揚眉動目彈指聲咳口喃喃問答惣是此性喚作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觀汝若疑惑不信受破法墮惡道若是上根者聞言下便會更不作諸惡喚作一受不退常寂然中根者親近善知識近於智者數數聞說不久還會若是下根千徧萬徧與說元來不會雖然記得少許如破布裏明珠出門還漏却汝知麼佛道不遠迴心即是若悟則刹那不悟恒沙劫 問此一心成佛之道還假歷地位修證不 答此無任真心實不可修不可證不可得何以故非取果故不可證非著法故不可得非作法故不可修以本淨非瑩法爾天戈若論地位即在世諦行門亦不失理以

無位中論其地位不可起決定有無之執經  
 明十地差別如空中鳥跡若圓融門寂滅真  
 如有何次第若行布門對治習氣昇進非無  
 又深淨階位皆依世俗名字分別則似分階  
 降不壞一心譬如衆生位如土器菩薩位如  
 銀器諸佛位如金器土銀金等三種器量雖  
 殊然一一器中虛空徧滿平等無有差別虛  
 空即喻一心法身平等之理諸器即况根器  
 地位階降不同道本無差隨行有異夫論行  
 解頓漸不同現行煩惱有淺深熏染習氣有  
 厚薄不可一向各在當人業輕則易圓障深  
 則難斷只如登八地菩薩親證無生法忍觀  
 一切法如虛空性此猶是漸證無心至十地  
 中尚有二愚入等覺位一分無明未盡猶如  
 微煙尚須懺悔又若未自住三摩地中不信  
 心外無法如患眼瞽者不信空中無花以分  
 別智解心不亡但緣他境未住自地如首楞  
 嚴經云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  
 地中是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  
 有所云大菩薩者即八地已上若八地菩薩

尚心外見淨土以智緣理不名自住若十地  
 菩薩雖心外不見境猶有色心二習是以有  
 須云唯佛一人持淨戒其餘並名破戒者故  
 知若入宗鏡究竟一乘門中方云持戒方云  
 見道且知見有四一知而不見初地至九地  
 二見而不知即十地三亦見亦知唯佛四不  
 見不知地前異生等若得直下無心量出虛  
 空之外又何用更歷階梯如未頓合無心一  
 念有異者直須以佛知見治之然後五忍明  
 其正修六即揀其叨濫則免墮增上慢究竟

圓滿佛乘若入宗鏡中則為普機菩薩乘不  
 思議乘依普門法一位一切位如善財一生  
 具五位等皆是普法相收此普賢機乃見一  
 切所見聞一切所聞即普眼境也普法相收  
 者以心外無法故名為普一切行位皆在心  
 中豈不相收耶於行布門似分深淺又玄義  
 格云圓教四十二位同一真理就智論之遂  
 分明晦太虛一也日行空中具有中且圓教  
 登住如船入海似日遊空智皆無作行亦無  
 為運運道風自然增進如止觀云入佛正宗



免墮邪倒創發圓信之人須明十種觀法十種觀法者一觀不思議境二發真正菩提心三巧安止觀四破諸法徧五善識通塞六三十七品調適七對治助開八善知位次九安忍強軟兩賊十順道法愛不生如是不濫方入圓乘且最初一念信解之心能成五品言教云若人宿植深厚或值善知識或從經卷圓聞妙理謂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非一非一切不可思議起圓信解信一心中具十法界如一微塵有大千經卷欲聞此心而修圓行圓行者一行一切行略言爲十謂識一念心平等具足不可思議傷已昏沉慈及一切又知此心常寂常照用寂照心破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又識一心諸心若通若塞能於此心具足道品得菩提路又解此心正助之法又識已心及凡聖心又安心不動不墮不退不散雖識一心無量功德不生染著十心成就舉要言之其心念念悉與諸波羅蜜相應是名圓教初隨喜品從此具修十法得入圓教初發心住分真即中初阿後發心

畢竟二不別以行位念三不退故台教接人上住於此邇後直至十行十迴向十地等妙二覺位所有智斷昇進任運無功念念圓滿無上菩提又廣釋不可思議境者如華嚴經頌云心如二盡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莫不從心造種種五陰者十法界五陰也法界者有三義十數是能依法界是所依能所合稱故言十法界又此十法各各因各各果不相混濫故言十法界又此十法一一當體皆是法界故言十法界十法界通稱陰入界其實不同三途是有漏惡陰界入三善是有漏善陰界入二乘是無漏有漏陰界入菩薩是亦有漏亦無漏陰界入佛是非有漏非無漏陰界入釋論云法無上者涅槃是即非有漏非無漏法也無量義經云佛無諸大陰界入者無前九陰界入也今言有者有涅槃常住陰界入也大經云因滅無常色獲得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常樂重沓即積聚義慈悲覆蓋即陰義以十種陰界不同故名五陰世間也攬五陰通稱衆生衆生不同攬三途

陰罪苦眾生攬人天陰受樂眾生攬無漏陰  
真重眾生攬慈悲陰大士眾生攬常住陰尊極  
衆生大論云眾生無上者佛是豈與凡下同  
大經云歌邏羅時名字異乃至老時名字異  
芽時名字異乃至果時名字亦異且約一期  
十時差別況十異眾生寧得不異故名眾生  
世間也十種所居通稱國土世間者地獄依  
赤鐵住畜生依地水空住脩羅依海畔海底  
住人依地住天依宮殿住六度菩薩同人依  
地住通教菩薩或未盡同依人天住斷惑盡

宗鏡錄卷之三

者依方便土住別圓菩薩惑未盡者同人天  
方便等住斷惑盡者依實報土住如來依常  
寂光土住仁王經偈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  
佛一人居淨土淨土不同故名國土世間也  
此三十種世間悉從心造又十種五陰一一  
各具十法謂如是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  
未究竟等此是十如五陰世間眾生世間國  
土世間即是三種世間此一心具十法界一  
法界又具十法界即百法界一法界具三十  
種世間百法界具三千種世間此三千在一

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亦不  
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後亦不言一切法在  
前一心在後例如八相遷物物在相前物不  
被遷相在物前亦不被遷前亦不可後亦不  
可只物論相遷只相遷論物今心亦如是若  
從一心生一切法者此則是縱若心一時含  
一切法者此即是橫縱亦不可橫亦不可只  
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非縱非橫非一  
非異玄妙深絕非識所識非言所言所以稱  
爲不可思議境意在於此既自了達一心不  
思議境遂起同體大悲發真正菩提心等已  
下九種觀門成熟華嚴論云如三乘中亦說  
根本智後得智今欲令三乘人迴心指此金  
色世界不動智佛令使直認是自心能分別  
智本無所動文殊師利即是自心善揀擇無  
相妙慧覺首目首等菩薩即是自心隨信解  
中所見之理智如是三乘之人未迴心者定  
當不信何以故爲立三阿僧祇劫後當得佛  
故爲直自認身及心惣是凡夫但信佛有不  
動智等不自信自心是根本不動智佛與佛



無異以是義故不成此教法界乘中以根本智為信心此經信心應當如是直信自心分別之性是法界性中根本不動智佛金色世界是自心無染之理文殊師利是自心善揀擇妙慧覺首目首等菩薩是隨信心中理智現前以信因中契諸佛果法分毫不謬方成信心從此信已以定慧進修經歷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十一地日月歲劫時復無遷法界如本不動智佛如舊而成一切種智海教化衆生因果不遷時劫不改方成信也若立僧祇定實身是凡夫凡聖二途時劫移改心外有佛不成信心又如圓覺經云金剛藏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衆生本來成佛何故復有一切無明若諸無明衆生本有何因緣故如來復說本來成佛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唯願不捨無遮大慈為諸菩薩開秘密藏乃至佛言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舍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

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譬如動目能搖湛水又如定眼猶迴轉火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亦復如是善男子諸旋未息彼物先住尚不可得何況輪轉生死始心曾未清淨觀佛圓覺而不旋復是故汝等便生三惑善男子譬如幻醫妄見空華幻醫若除不可說言此醫已滅何時更起一切諸醫何以故醫華二法非相待故亦如空華滅於空時不可說言虛空何時更起空華何以故空本無華非起滅故生死涅槃同於起滅妙覺圓照離於華醫善

男子當知虛空非是暫有亦無暫無况復如

來圓覺隨順而為虛空平等本性善男子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既已成金不重為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故知圓覺妙心如虛空之性生死涅槃即空華之相譬眼不無起滅真性何曾有無如鑛藏金金非鑛有又非銷得要以銷成迷時如未淨之金悟了若已成之寶真金不動垢淨俄分妙性無虧迷悟自得所以不思議佛境界經云爾時須菩提又問言大



士汝決定住於何地為住聲聞地為住辟支  
佛地為住佛地耶文殊師利菩薩言大德汝  
應知我決定住於一切諸地須菩提言大士  
汝可亦決定住凡夫地耶答曰如是何以故  
一切諸法及以衆生其性即是決定正位我  
常住此正位是故我言決定住於凡夫地也  
須菩提又問言若一切法及以衆生即是使  
定正位者云何建立諸地差別而言此是凡  
夫地此是辟支佛地此是佛地耶文殊師利  
菩薩言大德譬如世間以言說故於虛空中  
建立十方所謂此是東方此是南方乃至此  
走上方此是下方雖虛空無差別而諸方有  
如是如是種種差別此亦如是如來於一切  
法決定正位中以善方便立於諸地所謂此  
是凡夫地此是聲聞地此是辟支佛地此是  
菩薩地此是佛地雖正位無差別而諸地有  
別耳所以天台云四教如空中四點四點雖  
歷然不壞虛空性然此地位至究竟位中若  
理若行方可窮盡如菩薩瓔珞本業經云佛  
子第四十二地名寂滅心妙覺地常住一相

第一無極湛若虛空一切種智照達無生有  
諦始終唯佛窮盡衆生根本有始有終佛亦  
照盡乃至一切煩惱一切衆生果報佛一念  
心稱量盡原一切佛國一切佛因一切菩薩  
神變亦一念一時知任不可思議二諦之外  
獨在無二是知先得宗本然後鍊磨於鍊磨  
時不失道本如巧鍊金不失銖兩於圓漸內  
階降寧無從有為而至無為因生忍而成法  
忍圓融不壞行布壞則失全理之事行布不  
礙圓融礙則失全事之理然雖理事一際因  
果同時生熟之機似分初後之心不混直至  
妙覺如月圓時始盡因門方冥果海如華嚴  
經云佛子譬如乘船欲入大海未至於海多  
用功力若至海已但隨風去不假人力以至  
大海一日所行比於未至其未至時設經百  
歲亦不能及佛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積  
集廣大善根資糧乘大乘船到菩薩行海於  
一念頃以無功用智入一切智智境界本有  
功用行經於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所不能  
及 問入寶觀者一尚不存云何廣明十法



答夫入實觀者是觀諸法之實一法既實萬法皆然則一實一切實如知蜜性甜則一切蜜皆甜則不假諸多觀門但了不思議一法自然橫周法界皆同此旨大根一覽蕩爾無遺如上醫治患見草童舞而衆疾咸消又直聞其言病自除愈則何須軒候更待施方又如上醫以非藥為藥中醫以藥為藥下醫藥成非藥非藥為藥者如云無有一物不是藥者攬草皆成豈云是藥非藥如行非道而通佛道即煩惱而成菩提一切世法純是佛法

中觀三卷 三說

以藥為藥者即癩病與藥隨手痊愈附子治風橘皮消氣等如觀根授法不失其時思覺多者修數息觀姪欲多者修不淨觀等藥為非藥者即不識病原反增其疾如說法者不逗其機淺根起於謗心下士聞而大笑醍醐上味為世珍奇過斯等人翻成毒藥如上上根人纔悟其宗不俟言說所以古聖云上士見我詩把著滿面笑楊脩見幼婦一覽便知妙或遮障深厚根思遲迴須備歷觀門對治種現如加減修合服食後差台教約中下之

根備歷十乘觀法然雖具十不離一門如法華玄義云明入實觀者即十乘觀法一不思議境即是一實四諦謂生死苦諦不可思議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故方便淨即假故圓淨即中故性淨三淨一心中得名大涅槃淨名經云一切衆生即大涅槃故名不可思議四諦也不可復滅此即生死之苦諦是無作之滅諦亦是集道也煩惱集諦不可思議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故名一切智即假故名道種智即中故名一切種智三智一心中得名大般若淨名經云一切衆生即菩提相不可復得此即煩惱之集而是無作道諦亦是苦滅故名不思議一實四諦也亦是真善妙色何者生死即空故名真生死即假故名善生死即中故名妙此名有門不可思議境也二發真正心者一切衆生即大涅槃云何顛倒以樂為苦即起大悲興兩誓願今未度者度今未斷者斷一切煩惱即是菩提云何愚闇以道為非即起大慈興兩誓願今未知者知今未得者得無緣慈悲清淨誓願慈善根力任



運吸取一切衆生也三安心者既體解成就  
宗鏡錄卷二 發心具足豈可臨池觀魚不肯結網畏糧束  
脚安坐不行修行之要不出定慧譬如陰陽  
調適萬物秀實兩早不節焦爛豈生若兩輪  
均平是乘能運二翼具足堪任飛昇體生死  
即涅槃名爲定遠煩惱即菩提名爲慧於一  
心中巧修定慧具足一切行也四破法徧者  
以此妙慧如金剛斧所擬皆碎如無翳目所  
臨皆朗若生死即涅槃者分段變易苦諦皆  
破若煩惱即菩提者四住五住集諦皆破雖  
復能破亦不有所破何者生死即涅槃故無  
所破也五識通塞者如主兵寶取捨得宜強  
者經之弱者撫之知生死過患名爲塞即是  
涅槃名爲通知煩惱雜亂名爲塞即是菩提  
名爲通始從外道四見乃至圓教四門皆識  
通塞節節執著即是塞節節止泯名爲通若  
不識諸法夷險非但行法不前亦亡去重寶  
也六善識道品者觀生死即涅槃十界生死  
色陰皆非淨非不淨乃至識陰非常非不常  
能破八顛倒即法性四念處念處中具道品

三解脫及一切法又知涅槃即生死顯四枯  
樹知生死即涅槃顯四榮樹知生死涅槃不  
二即一實諦非枯非榮住大涅槃也七善修  
對治者若正道多障應須助道觀生死即涅  
槃治報障觀煩惱即菩提治業障煩惱障也  
八善知次位者生死之法本即涅槃理涅槃  
也解知生死即涅槃名字涅槃也勤觀生死  
即涅槃觀行涅槃也善根功德生即相似涅  
槃也真實慧起即分真涅槃也盡生死底即  
究竟涅槃也觀煩惱即菩提亦如是九善安  
宗鏡錄卷二 忍若能安內外強軟遮障不壞觀心若觀生  
死即涅槃不爲陰入境病患業魔禪二乘善  
薩等境所動壞也若觀煩惱即菩提不爲諸  
見增上慢境所動也十無法愛者既過障難  
道根成立諸功德生觀生死即涅槃故諸禪  
三昧功德生觀煩惱即菩提故諸陀羅尼無  
畏不共諸般若生觀生死涅槃不二故法身  
實相生相似功德順理而生喜起順道法愛  
生名法愛不上不退名爲頂墮此愛若起即  
當疾滅已愛若滅已破無明開佛知見證實



相體觀生死即涅槃故證得解脫煩惱即善  
提故證得般若此不二證得法身一身無  
量身無上寶聚如意圓珠眾法具足是名有  
門入實證得經體三門亦如是乃至歷一切  
法門亦如是 問若即心是佛者則一切舍  
生皆有此心盡得成佛教中云何不見授劫  
國名号之記 答劫國名号乃是出世化門  
之中現前別記欲知真記者淨名經云一切  
衆生亦如也一切法亦如也華嚴經頌云顯  
佛自在力如說圓滿經無量諸衆生悉受善  
提記又頌云一一心中普觀一切法安住  
真如地了達諸法海又頌云一一微塵中能  
證一切法如是無所礙周行十方國斯則人  
法心境悉記成佛以一念具足一塵不虧念  
念證真塵塵合體同居常寂光土俱号毗盧  
遮那終無異土別身聖強凡劣與三世佛一  
時成道前後情消共十類生同日涅槃始終  
見絕免起有情無情之妄解不生心内心外  
之邪思可謂上無所求下無可化真真履實  
得本歸宗俱登一際解脫之門盡受平等菩

提之記又古德問云既色心不二修性一切  
何不見木石受菩提記耶答一一諸色但唯  
心故心外無法豈唯心滅而色猶存佛但記  
有情攝無情也譬如幻事要藉幻心心在幻  
中能持幻事若其心滅幻事同無故但滅心  
不復滅事衆生色心亦復如是皆如幻相一  
切外境從幻心生豈猶滅心而存幻色此即  
有情得記無情亦然是故無情不須別記玄  
義格云真佛者從初發心即體一真法界全  
同古佛相極三際全現一塵性海無邊表裏  
不可得信此法故名爲發心心無異念故名  
爲證證成名佛的無方處又圓教入初住人  
心同法界神無方所何用天衣天座四衆圍  
繞夫立劫國名号授記作佛者爲引未發心  
者令嚮慕耳若愛著身土情未盡耳所以華  
嚴論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於一刹那際皆  
得此之法不許於刹那際外有別時當知即  
非本法故若有人於佛法中見佛成道作劫  
量延促處所而生見者信亦未成未論修道  
若解者本來全得處迷者自沒輪迴又云但

有所見境界及如來名号想是自心佛果所  
會之法若自心不會對面無覩見之期

宗鏡錄卷第二十三

富

音義

熾反昌志反背反即反委反吸反許反類反杜反口反淵反深反也反息反  
防反無反蕙反胡反計反鵬反少反蕪反者反車反想反瑣反於反於反煉反也反許反各反  
脛反胡反定反聲反去反幾反效反苦反蓋反反反喃反女反成反莖反鳥反定反海反  
荒反內反杏反徒反合反駛反速反也反鑽反古反也反軼反之反忍反痊反此反  
愈反以反主反煇反即反消反爛反即反翼反與反聯反綏反息反遺反推反

丁未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宗鏡錄卷第二十四

富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延壽集

夫成佛本理但是一心者古何更立丈殊普  
賢行位之因釋迦彌勒名号之果乃至十方  
諸佛國土神通變現種種法門 答此是無  
名位之名位無因果之因果是心作因是心  
成果是心標名是心立位普賢觀經云大乘  
因者即是實相大乘果者亦是實相釋論云  
初觀實相名因觀竟名果故知初後皆心因  
果同證只為根機莫等所見不同若以一法  
逗機終不齊成解脫須各各示現引物歸心  
雖開種種之名皆是一心之義若違自心取  
外佛相勝妙之境則是顛倒所以華嚴經頌  
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為  
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又頌云假使  
百千劫常見於如來不依真實義而觀救世  
者是人取諸相增長癡或網繫縛生死獄盲  
冥不見佛云何不見佛一為不識自心二為  
不明隱顯何者衆生之因隱於本覺諸佛之  
果顯於法身因隱之本覺是果顯之法身果



能成因則佛之衆生果顯之法身是因隱之本覺因能辨果則衆生之佛故云凡聖交徹理事相合矣所云釋迦牟尼者釋迦此去能仁牟尼此云寂默能仁者即心性無邊合容一切寂默者即心體本寂動靜不干故號釋迦牟尼覺此名佛彌勒者此云慈氏即是一心真實之慈以心不守自性任物卷舒應現無方成無緣化故稱慈氏阿彌陀者此云無量壽即如理爲命以一心真如性無盡故乃曰無量壽阿閼者此去不動即一心妙性湛然

全地古本 曹疏 云

不動妙覺位不能增無明地不能減故稱不動如三藏勒那云徧入法界禮者良由行者想觀自己身心等法從本已來不離法界諸佛身外亦不在諸佛身內亦不在我外亦不在我內自性平等本無增減今禮一佛徧通諸佛所有三乘位地無漏我身既徧隨佛亦徧乃至法界空有二境依正兩報莊嚴供具隨緣徧滿不離法界隨心無礙並薦供養隨喜頂禮如一室中懸百千鏡有人觀鏡鏡皆像現佛身清淨明逾彼鏡遙相涉入鏡無不

照影無不現此則攝他爲想入他爲別一身既爾乃至一切法界凡聖之身供養之具皆助隨喜悉同供養既知我身在佛身內如何顛倒妄造邪業不生愧恥又諸佛德用既齊名號亦等隨稱何名名無不盡如稱一阿彌陀佛名禮召一切諸佛無不周備西天云阿彌陀佛此云無量壽豈有一佛非長壽也設一切佛不化衆生但一佛化生即功歸法界法界德用徧周是名徧入法界禮也楞伽經云佛告大慧以四等故如來應等正覺於大衆中唱如是言我爾時作拘留孫拘那含牟尼迦葉佛云何四等謂字等語等法等身等是名四等云何等義所謂同一名字同一梵聲同一乘門同一真體乃至同一心同一智同一覺同一道如鷲嶺摩羅與文殊師利共遊十方所見十方諸佛彼佛皆稱釋迦佛者即我身是又法華經明十方諸佛皆是釋迦分身則阿閼彌陀悉本師矣本師即我心矣釋云非獨彌陀阿閼十方諸佛皆我本師海印頓現且法華分身有多淨土如來何不指

已淨土而今別往彌陀妙喜思之故知賢首  
彌陀等皆本師矣復何怪哉言賢首者即壽  
量品中過百萬阿僧祇利最後勝蓮華世界  
之如來也經中偈云或見遠華勝妙刹賢首  
如來住其中若此不是歎本師者說他如來  
在他國土爲何用耶且如惣持教中亦說三  
十七尊皆遮那一佛所現謂毗盧遮那如來  
內心證自受用成於五智從四智流出四如  
來謂大圓鏡智流出東方阿閼如來平等性  
智流出南方寶生如來妙觀察智流出西方  
無量壽如來成所作智流出北方不空成就  
如來法界清淨智即自當毗盧遮那如來言  
三十七者五方如來各有四大菩薩在於左  
右復成二十謂中方毗盧遮那如來四大菩  
薩者一金剛波羅蜜菩薩二寶波羅蜜菩薩  
三法波羅蜜菩薩四羯磨波羅蜜菩薩東方  
阿閼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薩埵菩薩二金  
剛王菩薩三金剛受菩薩四金剛善哉菩薩  
南方寶生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寶二金剛  
威光三金剛幢四金剛笑西方無量壽如來

亦名觀自在王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法二  
金剛劍三金剛因四金剛利北方不空成就  
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業二金剛法三金剛  
華又四金剛拳已有二十五及四攝八供養  
故三十七言四攝者即鈎索鐵鈴八供養者  
即燒散燈塗華鬘歌舞皆上有金剛下有菩  
薩然此三十七尊各有種子皆是本師智用  
流出與今華嚴經中海印頓現大意同也問  
若依此義豈不違於平等意趣平等意趣云  
言即我者依於平等意趣而說非即我身如

何皆說爲本師耶答中平等之言乃是一義  
唯識尚說一切衆生中有屬多佛多佛共化  
以爲一佛若屬一佛佛能示現以爲多身十  
方如來一一皆爾今正一佛能爲多身依此  
而讚本師爾如弟子問傳大士從來啓佛文  
疏那只啓釋迦而不稱彌勒耶 答曰十方  
諸佛共一法身向必須二又三身十身隨用  
而說約其本性唯一身而已如冥室希光隨  
孔而照光雖萬殊而本之者一所謂眞法身  
也亦是隨機所現形相不同如出現品頌云



譬如梵王住自宮普現三千諸梵處一切人天咸得見實不分身向於彼諸佛現身亦如是一切十方無不徧其身無數不可稱亦不分身不分別方知不是他佛智徧自則乃自佛智徧他亦非自因趣他果本是他果承我因則因果同時凡聖一際是以了無二相能過魔界不得一法安住佛乘若取相則沉六入之海起念則投五陰之城皆是衆生隨差別情起自他見則影分多月迹任殊形不離一真各現心水故融大師云不離五陰有佛經言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又云離心求菩提譬如天與地那有丈六身身無丈六也大品云不以身爲佛用種智爲佛若相好是佛輪王是也今多許人身中佛那不見爲煩惱故經云具煩惱衆生雖近而不見只在身內甚近而不見又我等無智故不覺內衣裏有無價寶珠乃至心者信也謂有前識法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汙乃至迷悟凡

聖行來去住並是妄識非心心本不生今亦無滅若知自心如此佛亦然故云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經云世間如是身諸佛身亦然了知其自性是則說名佛是以一身無量身皆同佛體以無性理同故所以志公云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作麼忙忙受苦辛華嚴私記云從如是我聞已來乃至一切經中菩薩衆聲聞衆莊嚴具華幡幢蓋七珍寶等事並是如來淨業所起或作法名雲名並是淨心中事文殊則是衆生現行分別心普賢則是衆生塵勞業行心觀音即是衆生大悲心勢至即衆生志智心如華嚴經云一切處文殊者文殊雖東來而即一切處以是法界之身不動之智觸境斯了六根三業盡是文殊寶相體周萬像森羅無非般若何有一處非文殊哉淨名疏云定自在王菩薩者用一心三觀能觀心性名爲上定得此上定於一切真俗禪定即得自在如國王也寶積菩薩者一心三觀正觀心性雖空具足萬行之法寶聚故名寶積也妙生菩薩

宗經十卷 卷下

者觀心不生則一切法不生般若妙生也故  
經云色不生般若生觀世音菩薩者請觀音  
經云觀於心脉使想一處即見觀世音也如  
是等菩薩隨舉一觀門別以標菩薩名引物  
歸心若一人各具一切觀門即名字互通即  
是字等語等身等法等以一切法本自無名  
無名而有名者皆從心起故心即名也其能  
如是解者即於正觀心中見一切菩薩諸佛  
也乃至聲聞十大弟子皆是自心十善法數  
又云十心數者三藏教毗曇偈云想欲更樂

宗鏡錄卷二四

慧念思及解脫作意於境界三摩提以痛此  
心通大地數法扶心王起一切諸心數如國  
有十臣共輔佐一主若君臣共行非道國內  
人民悉皆作惡君臣相輔共行正治國內人  
民悉皆有道今衆生有心王通十心數若念  
不善即有無量不善煩惱數法起若心王十  
數相扶念善即有無量諸善功德智慧心數  
而起也復次心王即是師十數即是十弟子  
如師資共作惡即化一切人皆惡如師資共  
作善則化一切人修善心王及十心數法亦

如是故此經云弟子衆塵勞隨意之所轉也  
今一切衆生皆有心王十通心數法若遇天  
魔外道愛論見論即起諸煩惱流轉生死如  
為惡君惡臣惡師惡弟子之所化也今佛為  
法王十弟子為法臣即是正法之師正法弟  
子用慧行行行正法共化衆生心王十通心  
數法若衆生信受修行慧行即見論諸煩惱  
滅成一切見道無量諸善心數法也若衆生  
信受修習行行即破一切天魔生死不善諸  
心數法成修道無量善心數法也故經云心  
王若正則六臣不邪復次此十數即是十法  
門悉能通入涅槃也初以十數為種子從此  
修習遂致成道如合抱之樹起於毫末也今  
法王欲以半滿之教化諸衆生先當隨其樂  
欲故此經云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也今  
十弟子各弘一法者人以類聚物以羣分隨  
其樂欲各用一行法門攝為眷屬也雖各掌  
一法門何曾不具十德如十心數隨有一起  
十數即隨起雖用一數當名而實有十數也  
別對十弟子者初想數即對富樓那想數偏



強從想入道是故聲聞弟子中說法第一也  
成論云識得實法想得假名富樓那用想數  
 分明故能分別名相無礙辯才無滯於說法  
 人中最為第一欲數對大迦葉用善欲數入  
 道故諸弟子中頭陀第一也一切善法欲為  
 其本迦葉絕世榮華志存出要樂在山林是  
 則善欲心發捨世惡欲也更樂對迦葉延即  
 起此數研覈義理入道故聲聞中論義第一  
 也問答往復更相涉入論義不窮無滯無關  
 以其偏修更樂數故能如是也慧數對身子  
 用慧數入道故於諸聲聞中智慧第一法輪  
 之將也念數對優波離用念持律入道於諸  
 聲聞中持律第一也憶持不忘名之為念波  
 離身口對緣詮量輕重而無忘失持律之上  
 也思數對羅云因秘行入道諸聲聞中密行  
 第一也行陰即是思數思數若利修諸戒行  
 覆藏功德密行之上也解脫對善吉用此數  
 法修空解脫入道故諸聲聞中解空第一無  
 諱三昧蕭然獨脫不與物競也作意境界憶  
 數對阿那律因其失眠佛令起此數修天眼

入道故聲聞中天眼第一夫修天眼必須住  
 心緣境取日月星光相而修發天眼通也三  
 摩提數對目連是定數偏利修此定進道故  
 諸聲聞中禪定第一痛數對阿難當受數強  
 利聽受聞持以入道故諸聲聞中多聞惣持  
 第一痛通言受以領納為義故此數分明領  
 持佛法如完器盛水也是十數弟子共輔如  
 來莊嚴半滿四枯四榮之教引衆生入中道  
 見佛性住大涅槃即是住不思議解脫也是  
 知自利實行利他權門若師若弟若教若觀

終不出衆生心數法門一一同歸宗鏡乃至  
 一切言說義理行位進修悉皆是心無不收  
 盡以一切語言由覺觀心一切諸行由於思  
 心一切義理由於慧心故又心王即佛寶心  
 數即僧寶所緣實際無王無數即法寶善入  
 實際王數之功力用足矣心心數法不行故  
 名行般若波羅蜜普賢觀云觀心無心法不  
 住法我心自空罪福無主即是無心無數名  
 為正觀是心數塵勞若不盡者觀則不訖故  
 經言衆生不度我不成正覺即此意也若能



如是解者無一佛菩薩名及一法門不於正觀心中現故法華經云若有人信汝所說則為見我亦見於汝及比丘僧并諸菩薩何者聞經心信無疑覺此信心明淨即是見佛慧數分明是見身子諸數分明是見眾比丘慈悲心淨是見菩薩黃藥和尚去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覺心即是唯此一心即是佛見此心即是見佛佛即是心心即是眾生眾生即是佛佛即是心為眾生時此心亦不滅為佛時此心亦不添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真佛文殊當真空無礙之理普賢當離相無盡之行諸大菩薩所表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即是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不如言下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絕諸思量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原清淨佛蠢動畜生與佛菩薩一體只為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但於見聞覺知認取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

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解亦不離見聞覺知竟心不即不離不住不著世人聞道諸佛皆傳心法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十劫終無得日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乃至出家皆不出一念心地故香嚴和尚偈云從來求出家未詳出家稱起坐只尋常更無少殊勝以心外更無別出家法有何勝境可求所以淨名經云無利無功德是名出家則阿難未悟斯宗但觀如來勝相求身出家遂懺悔云我身雖出家心不入道台教云觀一念心淨若虛空不為二邊桎梏所礙平等大慧無住無著即名出家以中觀自資活法身慧命名為乞士觀五住煩惱即是菩提是名破惡一切諸邊顛倒無非中道即是怖魔天台拾得頌云無瞋是持戒心淨是出家我性與汝合一切法無差夫出塵之人心不依物故經云出家放曠猶若虛空志公訶云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所以先德云汝若悟此事了但隨時著



衣喫飯任運騰騰故知此事唯自己知別無方便故云一飲一啄各自有分豈非悟心出家非從事得又云觀一一心中皆具王數為成觀故王數相扶而取開悟或於想數入道或於欲數入道隨所宜者心王心數而共攻之化取塵勞諸心而作佛事作此觀未悟觀行如乳若發無漏觀行如酪若破塵沙如生熟酥若破無明觀如醍醐至醍醐時王數功畢大寶積經偈云如來觀衆生於法建立者以心能知心彼則真佛子故云從佛口生從

法化生以知心故一切法門如在掌中為夫知者方便解釋皆今信入此宗鏡內則無有一法而非佛事飲食為佛事者淨名疏云於法爭者於食亦等如大品經云一切法趣未是趣不過味尚不可得云何當有趣非趣今言一切法趣味即是食當知食即是不思議法界以食中含受一切法一切法不出食法界也食若是有一切法是有食若是無一切法皆無今食不可思議故尚不見是有云何當有趣尚不見是無云何當有非趣若觀

食不見趣非趣即是中道三昧名真法喜禪悅之食而能通達趣非趣法即雙照二諦得二諦三昧法喜禪悅之食是名食等諸法亦等者一切諸法趣陰入界乃至一切種智陰入界一切種智不可得故云何當有趣非趣而宛然具足趣非趣者則一切諸法皆有三諦之理如智度論明一刹那中有生住滅三相之喻也又如香積佛國之香飯經云無盡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以一心真如無盡之理五分法身資熏之功自體性空無作妙用豈有盡乎又云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譬如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如諸大菩薩雖復捨生受生後身之中識中有種子種子遇緣還生香飯相續不斷流至初地發無漏心斷惑證真名之為消非是食滅名為消也故知食此飯者何法不消又



云彼國菩薩聞香入律即獲一切德藏三昧  
 得此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是以  
 若從香入法界自身即是衆香世界自心即  
 是香積如來無量功德一心圓滿悟入此者  
 何假外求香界既然十八界亦爾盡是極神  
 之地皆為得道之場如阿難白佛言未曾有  
 也世尊此香飯能作佛事佛言如是如是阿  
 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  
 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  
 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  
 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林臺觀而作  
 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  
 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虚空而作佛事衆  
 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有以夢幻影響鏡中  
 像水中月熱時燄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  
 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  
 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為而作佛事  
 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  
 事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  
 衆生為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

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  
 切淨好佛土不以為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  
 不淨佛土不以為憂不礙不沒但於諸佛生  
 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諸佛如來功德  
 平等為教化衆生故而現佛土不同阿難汝  
 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虚空無若干也如  
 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  
 也又如華嚴經中具足優婆夷得菩薩無盡  
 福德藏解脫門能於如是一小器中隨諸衆  
 生種種欲樂出生種種美味飲食悉令充滿

乃至東方一世界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  
 數世界中所有的一生所繫菩薩食我食已皆  
 菩提樹下坐於道場降伏魔界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如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  
 復如是又如明智居士得隨意出生福德藏  
 解脫門爾時居士知衆普集須臾繫念仰視  
 虚空如其所須悉從空下一切衆會普皆滿  
 足然後復為說種種法所謂得美食而充足  
 者與說種種集福德行離貧窮行知諸法行  
 成就法喜禪悅食行修習具足諸相好行增



長成就難屈伏行善能了達無上舍行成就無盡大威德力降魔怨行得好欲而充足者與其說法今於生死捨離受著入佛法末等且如優婆夷器內明智居士空中隨意而出無限珍羞繫念而兩眾多美食凡來求者皆赴所須得之者盡證法門食之者咸成妙道可謂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但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所見不同外道見為自然凡夫見為生死聲聞見為四諦緣覺見為因緣小菩薩見為但空大菩薩見為中道諸佛見為實相若入宗鏡諸見並融色塵為佛事者如頻婆娑羅王因佛口放五色光照頂後證阿那含果又如寶積等五百長者見佛淨土證無生法忍此是觀色也香塵為佛事者即香飯普熏三千大千及欲色界諸天聞香入室又燒香者謂以智火發輝萬行普周徧故塗香者以性淨水和之飾法身故林香者以金剛智破令無實故又如慈悲不淨觀等斷諸惡者如安息香能辟惡邪正見智慧無惡不斷又十善行等

生歡喜香如沉檀等即攝振器行施悅自他等味塵為佛事者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樂莊嚴國觸塵為佛事者以手捫摸我一何快乃爾光明為佛事者涅槃經云遇斯光者一切煩惱皆悉消除夫放光者即是一心智慧之光以能照萬法之性故即不隨塵墮其愚闇如義海云顯光明者謂見塵法界真如事理之時顯了分明此是智慧光明照也若無智光則理事不顯但見法時即是光明由積智功圓是故放一光明則法界無不顯示常觀察一切法界是為放光明照一切此宗鏡光即是諸佛毫光普照法界如華嚴經云如來眉間有大人相名徧法界光明雲摩尼寶華以為莊嚴放大光明具眾寶色猶如日月洞徹清淨其光普照十方國土於中顯現一切佛身復出妙音宣暢諸法法華經云放一毫光照萬八千佛土光中悉見菩薩六度莊嚴眾生受報好醜等事又云放一淨光照無量國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云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師子吼觀如來放金色光明四向



觀視海會大衆發大音聲而作是言乃至以是因緣如來不久從三昧起當爲演說心地觀門大乘妙法告諸大衆無量一切人天福樂速求出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今日世尊從臂臆中放金色光所照之處皆如金色佛所顯示意趣甚深一切世間聲聞緣覺盡思度量所不能知故凡夫不觀自心是故漂流生死海中諸佛菩薩能觀心故度生死海到於彼岸三世如來法皆如是故此光明非無因緣釋曰夫金色光者表所說

宗鏡錄卷二四

宗如文殊住方須彌南面皆同一色無復異文如寶篋經云文殊師利言大德頌菩提如須彌山王光所照處悉同一色所謂金色如是須菩提般若光照一切結使悉同一色謂佛法色此之心色可謂明逾日月量逸太虛照燭包含無幽不盡所以大般若經云若幽冥世界及於一一世界中間日月等光所不照處爲作光明應學般若波羅蜜多寶積經云我有光明名無生持其名者獲無所得華嚴論云光明覺品者爲令信心自以自心光

明覺照一切世間無盡大千世界惣佛境界自亦同等以心隨光一一照之心境合一內外見亡初三千大千世界已次還以東方爲首光至東方十三千世界照百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十方十重倍倍周迴十方圓照身心一性無礙徧周同佛境界一一作意如是觀察然後以無作方便定印之入十住初心生如來智慧家爲如來智慧法王之真子一如光明所照如經具明不可作佛光明自無其分須當自以心光如佛光開覺其心圓照法界華嚴疏云因中分別法相決了真理無虧理事不減佛法故得一念悉解多門所以放一光惣圓福智涅槃疏云放光照文殊者見色知心文殊觀光遂解佛意淨名私記云或有光明而作佛事何故如此體徧虛空同於法界畜生蟻子有情無情皆是佛子此即是解脫法即是須彌入芥子如上解釋方了佛所說經即同淨名之見不同二乘唯見空解脫故法華經云但離虛妄名爲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若得一切解脫者豈有一法非



佛事乎菩提樹為佛事者此樹色香微妙復出法音見聞輒觸皆悟聖道衣服卧具為佛事者昔閻浮提王得佛袈裟懸置高幢以示國人有病之者覩見歸命病皆除愈發菩提心因此悟道大集經云爾時五百大聲聞各以己身所著鬱多羅僧奉虛空藏奉上衣已一時同聲說如是言其有眾生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快得善利於如是大智法藏中不墮其外所上之衣即便不現時諸聲聞問虛空藏言衣何所至耶虛空藏答言入我藏中華手經云佛言我今當現神通之力令諸菩薩自知所願發心行道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及成佛時世界嚴淨聲聞菩薩眾數如是演說正法度人如是壽命長短佛法如是形色相好正行如是滅度之後法住久近令諸菩薩各於衣中見如是事得斷所疑乃至偈云佛入三昧故令我得是眼及諸惣持門徧入一切法故知成佛度生不離自身心內乃至所受用法中如大乘千鉢大教王經云曼殊室利菩薩手中吠瑠璃鉢內傍看

有何等相大迦葉則從座而起便於世尊前頭面作禮而去大迦葉則於曼殊室利前頭面禮敬訖便於鉢內觀看乃見鉢中有百億三千大千世界百億無色界百億色界百億六欲界有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天下百億南閻浮提百億娑訶世界百億釋迦如來百億千臂千鉢曼殊室利菩薩百億迦葉在曼殊鉢內有百億世界世界中有百億大迦葉各各向曼殊前請問大乘法義虛空為佛事者如文殊滅色像現虛空相以化閻王因得悟

道又如大集會中虛空藏來時純現虛空相經云虛空藏菩薩謂阿難言大德我以自身證知是故如所證知能如是說何以故我身即是虛空以虛空證知一切法為虛空印所印又如虛空藏菩薩以虛空為庫藏兩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所兩寶物飲食衣服故偈云虛空無高故下亦不可得諸法亦如是其性無高下又偈云虛空藏菩薩得虛空庫藏充足諸有情此藏無窮盡諸煩惱門為佛事者如經云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仁王經云



衆生未成佛菩提為煩惱衆生若成佛煩惱  
 為菩提猶如下醫以藥成非藥上品良醫用  
 非藥為藥衆生將諸佛心為塵勞門諸佛用  
 衆生心成菩提道亦如福德者執石成金業  
 貧者變金為石法無定相迴轉由心道絕名  
 言理無變異如眼色等一一皆具十法界不  
 辨世界瞪視得無生法忍即眼為法界見華  
 謝而悟無常證辟支佛果即色為法界故經  
 云菩薩有一照法性冠著此冠時一切諸法  
 悉現在心諸事亦爾又如輪王有一牀寶聖  
 王居上即能離欲逮得四禪玉女雖見如觀  
 佛像不生欲心是以色為所造心為能造未  
 有一法非是我心若迷所造則成世塵若悟  
 能造則為妙旨又打觸體作聲知過去善惡  
 生死之處即聲為法界是知直觀本理理具  
 諸法若無妙觀日用不知若能了知則見一  
 切萬法皆具一心不思議圓頓之理故肇法  
 師云聖遠乎哉體之即神道遠乎哉觸事而  
 真可謂心境俱宗矣若得宗鏡之明任運能  
 照若色若心無不通達是以華嚴經云此諸

供具皆是無上心所成無作法所印如華藏  
 世界山河草木皆成佛事善財童子見聞覺  
 知悉入法界即知一切諸法皆是佛法並為  
 宗鏡之光靡現一塵之迹釋論云不以敗壞  
 色得趣平等道觀色不異乃能等於大乘如  
 明與暗共合而汝不見謂明暗異欲知其義  
 如彼日光又日出時暗不向十方暗常在無  
 所歸趣明亦如是與暗共合生死與道合道  
 即是生死是以生死如暗大道如明不去暗  
 而即明不動生死而是道故化人為佛事者  
 如須臾多佛留化佛度衆生大集經云時化  
 比丘語舍利弗言大德汝意將無謂我今者  
 異於汝耶舍利弗言不也比丘何以故如來  
 常說一切諸法皆悉如化如來說我亦如  
 化大德若有人能供養如來即是供養化無  
 異也時舍利弗語不可說菩薩言善男子誰  
 入是化今作是說大德如鏡中像其誰在中  
 而有像現善男子無在中者直以清淨四大  
 因緣故有像現大德化亦如是法性淨故能  
 作此說善男子若爾者一切衆生何故不能

宗鏡錄卷二四 十六



如是宣說大德鏡之背後俱不雜鏡像何不現善男子鏡背四大不清淨故大德眾生亦爾不能清淨法界性故不能宣說寂寞無言為佛事者即示心輪雖無言說不妨有寂寞之樂若非樂者何得言作佛事耶若佛不示心十地不知若示心者蠅蟲能知當知是示心哉此間亦用無說無示為佛事如淨名杜口文殊稱述又如大集經云清淨寂靜光明無諍如是四法等入一界一法一句如是四法即是涅槃遠煩惱故名之為清淨畢竟淨

故名曰寂靜無時冥故名曰光明不可說故名為無諍以是故言釋迦如來默無所說是以語默動靜無非佛事故先德云雲臺寶網盡演妙音毛孔光明皆能說法香積世界餐香飯而三昧顯極樂佛國聽風柯而正念成絲竹可以傳心目擊以之存道既語默視聽皆說則見聞覺知盡聽苟能得法契神何必要因言說如琴中傳意於秦王脫荆軻之手相如調文君之女終獲隨車帝釋有法樂之臣馬鳴有和羅之技皆絲竹傳心也目擊存

道者莊子云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而不見及見寂無一言及出于路怪而問曰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何以寂無一言子曰若斯人者目擊而道存亦不可以容聲者矣雲臺說法者華嚴經云於虛空中成大光明雲網臺時光臺中以諸佛威神力故而說頌言佛無等等如虛空十力無量勝功德人間最勝世中上釋師子法加於彼寶網說法者華嚴經云其師子座摩尼為臺蓮華為網乃至復以諸佛威神所持演說如來廣大境界毛孔說法者入法界品云世界海微塵數菩薩俱來向佛所於一切毛孔中出說一切眾生語言海音聲雲光明說法者現相品云爾時諸菩薩光明中同時發聲說此頌言諸光明中出妙音普徧十方一切國演說佛子諸功德能入菩提之妙道乃至逆順善惡無非佛事如從二乘止佛是順行從地獄止魔王是逆行又如釋迦純行善調達純行惡身子志誠信善星堅不信等妍醜同歸無非佛事故經云平等真法界諸佛不能行不能到又云寶



際理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以佛魔俱不出法界之門實際之地以是一法故若有行有到則有人有法在法界之外成二見故所以首楞嚴三昧經云佛授魔女佛記後魔問諸女得記作佛來白佛言我今於自眷屬不得自在是時天女示怯弱相而宣妙理復語魔言汝莫愁惱我等今者不出汝界所以者何魔界如佛界如不二不異我等不離如是魔界魔界即佛界故魔界無有定法可示佛界亦無定法可示一切諸法皆無定性無定性故無有眷屬及非眷屬若能了此一際法門可謂當魔跡而履佛跡居俗流而泛法流但了自心則眾妙普會故云妙法亦喻蓮華華開之時即躡禁臺種種皆現喻眾生心開悲智行願亦開此妙法常住即一心為佛果種子所以如來得此一法即具足一切法是故於一微塵一毛孔中與無量微塵毛孔悉等如來於中演說一切法法理重重不可盡也以重重妙故愍眾生不知心妙但逐羸泮若開悟時不隔刹那便成佛果所以首楞

嚴經云禪指超無學如闍室中寶蘭燭纒然一時頓現故云心開意解得法眼淨亦云心目開明以見法界體心內心外無一毫塵相故得法眼明淨若見有無皆成障翳是知非獨心為佛事門乃至恒沙萬行萬德之根本如瑜伽論云若有人問言菩薩以何為不應決定答言以大悲為本大涅槃經云若有人問誰是一切諸善根本當言慈是以是義故實非虛妄善男子能為善者名實思惟實思惟即名為慈慈即如來慈即大乘夫言實思

惟者無非真實心是若入宗鏡中以處梅檀室純一無雜湛爾混融念念盡證法門步步皆叅知識如華嚴經中或以音聲或現妙色或以奇香或以上味或以妙觸或以法境或內六根或四威儀或弟子人物或一切所作或順行正法或逆施邪道凡有見聞皆堪攝物所以入法界品云於一毛孔出一切佛妙法音又頌云諸寶羅網相和磨演佛音聲常不絕又普賢行品頌云佛說菩薩說利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乃至密嚴經中金剛藏善



薩徧身毛孔出聲說法是以橫該十方一切  
處豎徹三際一切時常轉法輪無斷無盡所  
以阿僧祇品偈云彼諸一一如來等出不可  
說梵音聲於彼一一梵音中轉不可說淨法  
輪於彼一一法輪中兩不可說脩多羅於彼  
一一脩多羅分別諸法不可說於彼一一諸  
法中又說諸法不可說等故知若順旨冥宗  
雖不說法觸境而常聆妙音或緣背障深設  
居佛會當說而不聞一字如演秘密教同席  
異間似談華嚴宗二乘不見可謂幽玄莫測  
唯除種如來相善根之人至妙難思不入一  
切餘眾生之手又雜華嚴飾論云眾生流轉  
生死所以不得真道誠由不識心源若識心  
源者能捨邪執歸於正道乃至云一切眾生  
心識一剎那中徧至十方速疾無礙直過石  
瑩至處無畏如師子故如經云於師子曾臆  
中住則知一心法界法界一心函蓋十方不  
露絲髮豈唯心具身亦徧含且如十身中有  
國土身虛空身云何不具耶如禪波羅蜜云  
眾生身內世間與外國土義相關行者三昧

智慧願智之力諦觀身時即知此身具做天  
地一切法俗之事所以者何如此身相頭圓  
象天足方法地內有空種即是虛空腹温煖  
法春夏背剛強法秋冬四季體四時大節十  
二法十二月小節三百六十法三百六十日  
鼻口出氣息法山澤谿谷之風氣眼目法日  
月眼開閉法晝夜長短法星辰眉為北斗脉為  
江河骨為玉石皮肉為地土毛法叢林五藏  
在內在天法五星在地法五嶽在陰陽法五  
行在世法五常內為五神修為五德使者為  
八卦治罪為五刑主領為五官昇為五雲化  
為五龍心為朱雀腎為玄武肝為青龍肺為  
白虎脾為勾陳此五種眾生則攝一切世間  
禽獸悉在其內亦為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一  
切萬姓並在其內對書典則為五經一切書  
史從此出若對工巧即是五明六藝一切技  
術悉出其間當知人身雖小義與天地相關  
如此說身非但直是五陰世間亦是國土世  
間又身內王法治正義行者於三昧內願智  
之力即復覺知身內心為大王上義下仁故



居在百重之內出則有前後左右官屬侍衛  
肺為司馬肝為司徒脾為司空腎為大海中  
有神龜呼吸元氣行風致雨通氣四支四支  
為民子左為司命右為司錄主錄人命齊中  
太一君亦人之主挂天大將軍特進君王主  
身內萬二千大神太一有八使者八卦是也  
合為九卿三焦開元為左杜右搜主奸賊上  
焦通氣入頭中為宗廟王者於間治化若心  
行正法羣下皆隨則治正清夷故五藏調和  
六腑通適四大安樂無諸疾惱終保年壽若  
心行非法則羣僚作亂互相殘害故四大不  
調諸根閤塞因此抱患致終皆由行心惡法  
故經言失魂即亂失魄則狂失意則惑失志  
則忘失神則死當知外立王道治化皆身內  
之法如是等義具如提謂經說又明內世間  
義相關者上來所說並與外義相關所以者  
何佛未出時諸神仙世智等亦達此法名義  
相對故說前為外世間義也是諸神仙雖復  
世智辯聰能通達世間若住此分別終是心  
行理外未見真實於佛法不名聖人猶是凡

夫輪迴三界二十五有未出生死若化衆生  
名為舊習亦名世醫故涅槃經云世醫所療  
治差已還復發若是如來療治者差已不復  
發此如下說今言內義世間者即是如來出  
世廣說一切教門名義之相以化衆生行者  
於定心內意欲得知佛法教門主對之相三  
珠智慧善根力故即便覺知云何知如佛說  
五戒義為對五藏若四大五陰十二入十八  
界四諦十二因緣悉人身內也即知四大此  
義為對五藏風對肝火對心水對腎地對肺  
脾言間五陰之名尋即覺知對身五藏色對  
肝識對脾想對心受對腎行對肺名雖不次  
而義相關若聞十二入十八界亦復即知對  
內五陰一入三界義自可見二入三界今當  
分別五識悉為意入界外五塵內法塵以為  
法入界此即二入三界相關意識界者初生  
五識為根對外法塵即生意識名意識界若  
聞五根亦知對內五藏憂根對肝苦根對心  
喜根對脾樂根對腎捨根對脾五根因緣則  
具有三界所以者何憂根對欲界苦根對初



字通三書 下注 五  
 禪喜根對二禪樂根對三禪捨根對四禪乃  
 至四空定皆名捨俱禪當知三界亦與五藏  
 其義相關聞說四生亦覺知此義關五藏所  
 以者何欲界具五根五根關五藏五藏關四  
 大對四生一切勿生多是風大性身能輕舉  
 故一切濕生多是水大性因濕而生故一切  
 胎生多屬地大性其身重鈍故一切化生多  
 屬火大性火體無而歛有故亦有光明故如  
 來為化三界四生故說四諦十二因緣六波  
 羅蜜當知此三法藥神丹悉是對治衆生五  
 藏五根五陰故說所以者何如佛說一心四  
 諦義當知集諦對肝因屬初生故苦諦對心  
 果是成就故道諦對肺金能斷截故滅諦對  
 腎冬藏之法已有還無故一心已對脾開通  
 四諦故乃至十二因緣六波羅蜜類此可知  
 也此種法藏則廣攝如來一切教門是故行  
 者若心明利諦觀身相即便覺了一切佛法  
 名義故華嚴經言明了此身者即是達一切  
 是則說內義世間義相關之相意在幽微非  
 悟勿述如上廣引諸聖微言則知我之身心

世出世間一切淨穢國土真俗法門配當無  
 差靡不具足故云一塵合法界九世剎那分  
 又云解則十方一心中迷則方寸千里外若  
 能如是正解圓通則十方世界擎在掌中四  
 海波瀾吸歸毛孔有何難哉可謂密室靜坐  
 成佛不久矣

宗鏡錄卷第二十四

富

音義

覈丁革反 完胡官反 齋尺尹反 極之古反 枯古沃  
 捫莫奔反 摸莫胡反 吠并唇反 鬪徒谷反 臙落侯反 蛄古沃  
 反可古反 柯柯也反 仿分而反 肺芳廢反 脾持支反  
 焦即火也 腎時忍反 識之一也

丁未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宗鏡錄卷第二十五

富

慧日永明寺三智覺禪師聖壽集

夫一代時教了義諸經雖題目不同能詮有別皆目一心之旨終無議外之文凡挂一言盡歸宗鏡橫周法界皆同此釋如稱妙法蓮華經者妙法即是絕待真心稱之曰妙蓮華以出水無著為義即喻心性隨流墮凡而不染若返流出塵而不著淨乃至下之七喻比况皆同大宅即是第八識體起四倒八苦之火燒三界五陰之身鬼神配利使諸見之邊邪會盡喻鈍使根隨之煩惱乃至一切經教無量法門或譬喻說或因緣說或廣略說或積賢說所有名相句義皆是心王心所之法若迷一念心執著外境隨處生著即入火宅義若悟一念心通達一切無非實相即出火宅義但是生煩惱時有業留處即是繫縛即是生死若了煩惱性空無有業處即是解脫即是得道如思益經云佛言我坐道場時唯得顛倒所起煩惱畢竟空性以無所得故得以無所知故知如云不得一法即與授記是

斯旨也若信解品內法喻之文長者即是心王窮子即是妄念一念纒起五陰俱生背覺合塵名為捨父伶俚傳五趣號五十年歸家是返本還原付財是悟心得記三草二木同會一心化墨草菴即示真實繫珠指懷中之佛性鑿井出心地之智泉乃至觀音品中云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者即眾生十使利鈍煩惱徧一切處惱亂行人稱為怨賊若遇順境而起軟賊即是華箭射體若遇逆緣而起強賊即是毒箭入心利使見賊煩惱徧一

宗鏡錄卷第二十五 富

切處者如經云處處皆有魑魅魍魎以依言執法隨處起見解故若鈍使怨賊煩惱徧一切處者如經云諸惡蟲草交橫馳走以觸目觀境逆順交馳念念憎愛隨處動結故有一實主者即是心王將諸實人者即是眼等六識實人貨易珍寶義若眼實人被色塵所易貨眼自性之珍寶若耳實人被聲塵所易貨耳自性之珍寶等持重寶者即是俱懷佛性經過險路者即是三界之險有六趣之迷肆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者即是意根能起隨



念計度之分別常引導五根入於善惡諸善  
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  
薩名號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衆生汝等若  
稱名者於此怨賊即得解脫者若了一心則  
無外境眼不爲色所劫乃至意不爲法所劫  
即當處解脫所以華嚴經頌云一中解無量  
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即是  
於一心中能了萬法互生互滅無有自性萬  
境皆空不爲所怖即是以無畏施於衆生於  
此根塵怨賊即時解脫衆實人聞俱發聲言  
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者大  
根都會一心即是俱發聲言繞了唯心諸境  
自滅即是稱其名故即得解脫以無法對治  
不生欣感故所以方便品云十方佛土中唯  
有一乘法如法華名相云經云色涅槃受想  
行識涅槃此中亦爾色法華受想行識法華  
經云色非深非淨色生般若生色性虛微名  
妙色體自離假名爲法色無塵垢借喻蓮華  
文字性空目之爲經經者以身心爲義如來  
在乎陰界陰界即如何異之有略統始終以

爲心要啓發心路名之爲序悟心將發蓮本  
來空即是悟佛知見一色寂滅一切色亦然  
一切聲亦然即是十方佛同說法華諸法從  
本來常自寂滅相此是何物法並是眼法乃  
至意法身心皆寂滅佛子行此寂滅道即是  
佛也所以古師云妙法者是如來靈智體也  
或名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大方廣者是一心  
所證之法佛華嚴者即一心能證之人攝所  
歸能人法冥合皆是一心大者即是凡聖一  
心真如體大以真如性徧一切處故方者即  
是真如相大能具足無漏性功德故廣者即  
是真如用大能生出世間諸善根故佛者  
是一心無作之果海華者是一心萬行之因  
門嚴者是一心妙用之莊嚴經者是一心真  
如無盡之妙理如破塵所出之卷仰空所寫  
之文乃至八十卷中所有長行短頌一丈一  
字如善財所見五十三位善知識若人若神  
或男或女等一一皆是自心逐位所證法門  
如三乘說解而非行如說人名字而不識其  
人若此宗鏡一乘之理說者即行即解如看

其面不說其名而自識也或託事說或立况說若大乘中所明託事以顯法即以異事而顯異法多是一事表一法如室表慈悲衣表忍辱等今明一事即法即人即依即正具無盡德隨一事即攝無盡以稱性為事事何有盡從真起相相復何窮又三乘所說教門但以別教而詮別義所以得理而忘教若入此圓宗者而教即是義以一法總興即一切無邊萬法皆悉同時具足相應故此一法外更無餘法所以經云知從一法出一切法而能

宗鏡錄卷二五

各各分別演說以一切法種種義究竟皆是一義故以一心能生一切萬法演出無邊義趣長即徧滿法界還攝種種法義歸於一心不動一心而演諸義不壞諸義而顯一心即卷常舒如來於一言語中演說無邊契經海即舒常卷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如草木四微從地而生還歸地滅猶波浪鼓動依水而起還復水源故經頌云佛智通達淨無礙一念普知三世法皆從心識因緣起生滅無常無自性故清涼疏云華嚴經者

統唯一真法界謂總該萬有即是一心也或名維摩經者此云淨名即是一切衆生自性清淨心此心弗澄而自清弗磨而自勞處凡而不垢在聖而不淨故云自性清淨所言名者以心無形但有名故文中所說以四海之渺彌攝歸毛孔用須彌之高廣內入芥中飛佛土於十方未移本處擲大千於界外舍識莫知日月懸於毫端供具現於體內腹納劫燒之酸火事如然口吸十方之風身無損滅斯皆自心轉變不動而遠近俄分一念包容無礙而大小相入天台疏云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初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燒魚鼈龜龍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河偕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衆生亦無所燒此是明不思議之大用也正以實慧真真性合故得有斯莫測之用此如大智論偈云水銀和真金能塗諸色像功德和法



身處處應現往若須彌高廣內於芥子而無  
增減亦不迫迫不覺不知者具不思議解脫  
者迹居依報之境得自在也此義難解有師  
言神力能爾今謂不思議性非天人脩羅佛  
之所作神力何能爾有師言小無小相大無  
大相故得入也今謂小是小大是大是自性  
小大不得相入者小大大小既是他性之小  
大何得入也今解華嚴經明一微塵有大千  
經卷觀衆生一念無明心即是如來心若見  
此心則能以須彌入芥子無相妨也下諸不  
思議事窮劫說不能盡皆是此意耳所以然  
者此經云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若  
觀衆生心行得諸佛解脫住此解脫則能現  
如是種種不思議事也所以然者諸方便教  
明二乘得偏真之理解脫是思議解脫如得  
玻璃珠不能兩寶大乘圓教明菩薩中道圓  
真真性解脫即是不思議解脫如得如意珠  
能兩大千寶也見衆生心行真性得芥子須  
彌真性一如無二如若得芥子真性之小能  
容須彌之大得須彌真性則須彌之大不礙

芥子之小舉此一意可以例下諸事也而言  
其中衆生不覺唯應度者乃能見之者衆生  
既不見小大真性之理豈覺知也其有得度  
之機即見此事也又若能觀此真性入觀行  
即相似即因此必得如來滅度故言乃能見  
之故法華經明六根清淨云唯獨自明了餘  
人所不見也經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  
者正報得自在也若會海水不思議真性即  
是一毛不思議真性者能以海水入一毛孔  
於正報之身無所妨損也輔行記釋云且約

一念剎那心所起故言小也即此一念具足  
法身一切佛法即是能容須彌之大大小常  
徧理事無礙事理本來相即故所以不斷煩  
惱而入涅槃三指凡夫一念剎那心具足難  
思法身之體本來相在故是故方便教中之  
人迷於相在不思議理縱聞當住解惑分岐  
故別教道中仍存異解唯於圓教始末一如  
故五分法身不逾凡質所以云欲見如來心  
但觀衆生心則諸佛衆生是名心常契旨有  
識無情是号法本同原認名號而毋諦成差

觀體性而真門一等法華經法師功德品云  
菩薩於淨身悉見世所有唯獨自明了餘人  
所不見古釋云何意不見有我相故耳無我  
即見性了人法二空真心自現即是淨身於  
真心中世間所有一切境界悉於中現故首  
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性空無伴名  
獨若取陰界入即名餘人為陰所覆不見自  
性龐居士偈云居士元無病方丈現有疾唯  
憂二乘者緣事不得出所以訶穢食純說波  
羅蜜上方一盂飯氣滿於七日不假日月光  
心王照斯空文殊問不二忘言功自畢過去  
既如然現在還同一若能達此理無求忽成  
佛牛頭淨名私記云經明於一毛孔中見摩  
耶身摩耶胎中行無量步如不可說微塵世  
界闍一日行無量步是何物法門亦作室中  
容三萬二千師子座說又作須彌八芥子說  
涅槃經中作藕絲懸須彌山說大品中作針  
鋒上無邊身菩薩名說只是一意一解千從  
當於觀智心中求若事相上看終不得經  
云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明一切法當體

自解脫色大故般若大色如虛空萬法例爾  
故知諸佛凡有所說雖約事言皆是即相明  
宗終無別意故法華經云十方諸求更無餘  
乘唯宗一法矣靈辯和尚華嚴論問云大小  
淨穢相各差別云何而得大小相即答性非  
性故如像入鏡中像如本而鏡中現鏡如本  
而容眾像俱無增減以無性故一念入一切  
世界不思議住故是故心藏功德無邊或云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即是本心不動喻若  
金剛般若真智乃靈臺妙性遠此而即到涅槃  
彼岸昧此而任生死迷律文中所說應無  
所任而生其心者起念即是任著心若不起  
萬法無生即心徧一切處一切處徧心如是  
了達頓入自宗故云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  
為有佛以心徧即法徧以法即佛故以智通  
即境通以境即心故如華嚴經云如來成正  
覺身究竟無生滅故如一毛孔徧法界一切  
毛孔悉亦如是當知無有少許處空無佛身何  
以故如來成正覺時無處不至故是以若不  
悟自心徧一切處則心外見法顛倒輪迴豈



得稱正徧知成善逝之者如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以瞥有一毫起處悉落見聞從分別生俱非真實若不達無相即相則是取相凡夫若了相即無相則成唯心大覺既不可取相求悟亦不可離相思真不即不離覺性自現又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以十方三世一切如來悟心成佛乃至三寶四諦並從心出覺此名佛軌此名法和此名僧金剛辯宗云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

下卷三十三 第八段

一切如來悟心之門也了無明之妄心即妙慧之真心故曰悟心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悟三世之妄心不可得而有真心故曰悟心般若不壞假名論云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者如人有目者得無生忍也日光明照者決定了知諸法無性見種種色者悟一切法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來不出無所得等菩薩如是行不住施速成正覺得大涅槃釋曰云何行不住施

速證菩提以了一切法即心自性不住於法寂照無礙成觸目之菩提得現前之三昧若任一法為境所留失心智之光入愚癡之闇金剛經義云常見自性念念不離故云佛在正見性時恒沙數劫只如今時故名爾時知心是佛即是佛付囑了於法應無所任行於布施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只是一心心即是法法即是心更任何法故言不住若離心別有法可得即生執心住於法相即是無目之人故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修此法者現世成佛十方合為一相見一切佛及諸眾生本無差別見三世之事狀如彈指此豈不是希有之法又如諸了義經中云聽法之眾從十方世界外來者即是悟心為來若迷此宗乃遠在他方之外如華嚴論云十佛刹微塵數世界外來者明從迷入信故號為來言彼世界中有佛號不動智者為明不動智佛是十方凡聖共有根本之智明於此智能起信心故號之為來此不動智佛一切眾生常自有之若取相隨迷即塵障無盡若一念覺

迷達相即淨若虛空但為隨迷稱外悟處言  
來而實佛利本無遠近內外等障亦無去來  
無邊佛利不出毛孔微塵之表今致遠近意  
令初信心者心廣大故言其從彼世界中來  
又明從迷悟入故言為來是以入宗鏡中理  
當絕學百氏之說一教能明萬化之端一言  
可蔽或云香積云此有四十二恒河世界者  
即是經歷四十二位心地法門或云散華瓔  
珞空中成四柱之寶臺者即是常樂我淨一  
心四德之涅槃所以華嚴經云此華蓋等皆  
是無生法忍之所生起或佛言彼時度王者  
即我身是即結會古今明自心一際之法或  
教中凡有空中發聲告示言下息疑者並是  
頓悟自心非他境界或法華移天人於他土  
即是三變心田或維摩取妙喜來此方斯乃  
即穢明淨或丈室容於高座寶蓋現於大千  
未離兜率已般涅槃不起樹王而昇初利執  
手經無量之劫登閣見三世之因釋迦眉間  
出菩薩身雲之衆普賢毛孔示諸佛境界之  
門小器出無限之嘉著仰空兩難窮之珍寶

不動此處徧坐道場十利寶坊合為一土間  
經於五十小劫猶若刹那之時現通七日之  
中舒之為一大劫乃至恒沙法聚無量義門  
舉一例諸俱不出自心之法故知菩薩隨世  
所作皆表一心故淨名經云不捨道法現凡  
夫事如華嚴經云一念於一切處為一切衆  
生示成正覺是菩薩園林法身徧徧虛空  
一切世界故又云一切菩薩行遊戲神通皆  
得自在是菩薩宮殿善遊戲諸禪解脫三昧  
智慧故是以正報依報皆成佛法所以淨名

私記云取妙喜來此土者辯於淨穢無二也  
彼界雖來入此土亦不增減本性如故雖來  
畢竟不動何意如此好自思之故知萬法苑  
為隱顯往復若事若理皆不出一真心矣  
如是解者稱可佛心發智明而若干日照空  
攝衆義而如百川歸海畢竟更無一法現於  
心外及在心中乃至下及衆生無明上該諸  
佛種智皆是無生性空妙旨如摩訶般若經  
云爾時釋提桓因及三千大千世界中諸天  
化作華散佛菩薩摩訶薩比丘僧及須菩提



上亦供養般若波羅蜜是時三千大千世界華悉周徧於虛空中化成華臺端嚴殊妙須菩提心念是天子所散華天上未曾見如是華此華是化華非樹生華是諸天子所散華從心樹生非樹生華釋提桓因知須菩提心所念語須菩提言大德是華非生華亦非意樹生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憍尸迦汝言是華非生華亦非意樹生憍尸迦若是非生法不名為華釋提桓因語須菩提言大德非但是華不生色亦不生受想行識亦不生須菩提言憍尸迦非但是華不生色亦不生若不生是不名為色受想行識亦不生若不生是不名為識六入六識六觸六觸因緣生諸受亦如是檀波羅蜜不生若不生是不名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不生若不生是不名般若波羅蜜乃至一切種智不生若不生是不名一切種智故知萬法都會無生千途盡歸宗鏡如先德云今佛之三身十波羅蜜乃至菩薩利他等行並依法融轉而行即衆生心中有真如體大今日修行引出法身由

心中有真如相大今日修行引出報身由心中  
中有真如用大今日修行引出化身由心中  
有真如法性自無慳貪今日修學順法性無  
慳引出檀波羅蜜等所以華嚴經頌云文殊  
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  
死又頌云金剛鐵圍數無量悉能置在一毫  
端若明至大有小相菩薩以此初發心以大  
小無性廣狹隨緣若能明見至大無外之相  
即至小無內之相皆是一毫端心地法門名  
為見道故云菩薩以此初發心如是解者不  
易凡身生如來家成真佛子義海云生佛家  
者真如法界無生菩提涅槃為家如見塵無  
生無性時即此智從無生法顯即為生佛家  
也經頌云於法不分別是則從如生又云普  
於三世佛法中而化生但契義理即名生佛  
家也是佛之子亦名為佛出現也故知凡挂  
文言盡為心跡乃至稱為真如亦名為跡若能  
尋跡得本自然絕跡歸宗或迷跡徇塵則  
為失本所以了之者本跡雖殊不思議一昧  
之者本跡俱迷隨情自異故大寶積經云我

證菩提無差別跡何名為跡真如法性二俱名迹諸法實際亦名為迹無生無滅亦名為迹今時多執方便言教之迹失於一心正義之本是以宗鏡所示皆令尋迹得本雖徧引言詮殷勤委細同指於此故天王般若經云利根性人說文知義若能說文知義見法識心方入宗鏡中頓消疑慮則不用天眼觀徹見十方界不用天耳聽徧聞法界聲不假神足通疾至十方際端坐寂不動諸佛常現前如般舟三昧經云何因致現在諸佛悉在前

下地三三下 一一三下

立三昧如是跋陀和其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持戒完具獨一處心西方阿彌陀佛今現在隨所聞當念去是間千億萬佛刹其國名須摩提在衆菩薩中央說經一切常念阿彌陀佛告跋陀和譬如人卧在於夢中見所有金銀珍寶父母兄弟妻子親屬知識相與娛樂喜樂無比及其覺已為人說之自念夢中所見如是跋陀和菩薩若沙門白衣所聞西方阿彌陀佛當念彼方佛不得缺戒一心念若一日晝夜若七日七夜過七日

已後見阿彌陀佛於覺不見於夢中見之譬如夢中所見不知晝夜亦不知內亦不見外亦不用在冥中故不見不用有所蔽礙故不見如是跋陀和菩薩心當如是念時諸佛國界名大阿彌山其有幽冥之處悉為開闢目亦不蔽心亦不礙是菩薩摩訶薩不持天眼徹視不持天耳徹聽不持神足到其佛刹不於是間終不生彼間佛刹爾乃見便於此間坐見阿彌陀佛聞所說法悉受持得從三昧起悉能具足為人說之如上所說皆是頓入之門以備上根非為權漸今則傍明佛旨略讚經文大意並依先德解釋即何理而不盡何事而不窮然更在後賢習眼明斷以佛意深奧一句能生無量義故 問如上所說芥納須彌毛吞巨海既唯一心須彌為復入芥子不入芥子若言入經何故云須彌本相如故若言不入又云唯應度者見之 答若有所入處即失諸法自性若言不入又成二見又或云小是大家之小大是小家之大或云芥子須彌各無自性此皆是以空納空有何



奇特故知未入宗鏡情見難忘局大小於方隅立見聞於妙道致使一真階隱萬法不融今明正義者所謂入而不入即識須彌之本相不入而入解了諸法之自宗還原觀云所言入者性相俱泯體同法界入無入相名為入也經偈云如來深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衆生入而實無所入華嚴經云悉入法界而無所入若別有一入處則入時失本相不得說種種諸法以當體自虛名入法界無別可入則不壞種種又經云雖諸法無一無異而說一異故知要由事相歷然不入方得相資相編耳若入則失緣則無諸緣各異義不入則壞性用不得力用交徹則無互徧相資義若具入不入則成俱存無礙義具此三緣方成緣起了此緣性則能變通遂乃方而能圓小而能大狹而能廣短而能長無非我心神德自在則觸目皆是須彌入芥舉足住不思議解脫矣故古人云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皆吾心常分也豈假於他術乎則是衆生全力非待證聖方具所以諸佛於不二法

中現妙神通菩薩向無性理內成大佛事故信心銘云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忘絕境界傳大士頌云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海坦然平敲冰來煮茶是以一法為宗千途競入五嶽崢嶸而不峻四溟浩渺而不深三毒四倒而非凡八解六通而非聖問如何是坦然平處 答千尋滄海底萬仞碧峯頭日出當中夜華開值九秋 問如上所說即心即佛之旨西天此土祖佛同詮理事分明如同眼見云何又說非心非佛 答即

心即佛是其表詮直表示其事今親證自心了了見性若非心非佛是其遮詮即護過遮非去疑破執棄下情見依通意解妄認之者以心佛俱不可得故是以云非心非佛此乃拂下能心權立頓教泯絕無寄之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亦是一機入路若圓教即此情盡體露之法有遮有表非即非離體用相收理事無礙今時學者既無智眼又闕多聞偏重遮非之詞不見圓常之理奴即莫辯真偽何分如棄海存漚遺金拾礫掬泡作寶執

石為珠所以經云譬如癡賊棄捨金寶擔負  
瓦礫此之謂也今當纂集正為於茲且心之  
與佛皆世間之名是之與非乃分別之見空  
論妄想曷得真歸所以祖師云若言是心是  
佛如牛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兔無角並是  
對待強名邊事若因名召體豁悟本心證自  
真知分明無惑者終不認名帶體起有得心  
去取全亡是非頓息亦不一向雜之妄起絕  
言之見亦不一向即之而墮執指之謾如華  
嚴論云滯名即名立廢談即言生並是背覺  
合塵捨已徇物若實親省現證自宗尚無能  
證之智心及所證之妙理豈況更存能知能  
解有得有趣之妄想乎近代或有濫參禪門  
不得旨者相承不信即心即佛之言判為是  
教乘所說未得幽玄我自有宗門向上事在  
唯重非心非佛之說並是指鹿作馬期悟遭  
迷執影是真以病為法只要門風緊峻問答  
尖新發狂慧而守癡禪迷方便而違宗旨立  
格量而據道理猶入假之金存規矩而定邊  
隅如添水之乳一向於言語上取辦意根下

依通都為能所未亡名相不破若實見性心  
境自虛匿跡猶光潛行密用是以全不悟道  
唯逐妄輪迴起法我見而輕忽上流特錯知  
解而摧殘未學毀金口所說之正典撥圓因  
助道之修行斥二乘之菩提滅人天之善種  
但欲作探玄上士倘無礙無修不知返墮無  
知成空見外道唯觀影跡莫究圓常積見不  
休徒自疲極如孔子迷津問漁父漁父曰人  
有畏影惡跡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疲陰  
以休影靜處以息跡愚亦甚矣何不一心為  
道息諍除非自然過量超情還淳返朴若以  
道自養則不失以道濟他則不誰以道治國  
則國泰以道修家則家安故不可頃刻忘道  
矣所以道德經云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  
薄日以衰薄而亂之首莊子云五色不亂孰  
為文彩五聲不亂孰為律呂白玉無瑕孰為  
珪璋殘朴以為器者工匠之罪毀道德而為  
仁義者聖人之罪君能焚符破璽賊盜自止  
割牛折衡而民不諍聖人生而賊盜起聖人





ZW 21181000819267

死而賊盜止故知仁義禮智信而利天下者少害天下者多矣曷如開示如是不思議大威德廣大法門普度十方群生等語可謂深遠妙旨冥合真歸如香象渡河步步到底似養由駕箭一一穿楊盡為破的之文皆是窮源之說此是因頓義非權宜門如水月頓呈更無來去猶明鏡頓照豈有初終如首楞嚴疏鈔云若聞此經即悟得微塵毛孔一切眾生皆在我本覺中推一切物皆無自性則除無明無明若除一時頓證則是頓得不從修

宗鏡錄卷第二十五 富

得如觀音入流亡所阿難自慶不歷僧祇獲法身等並是頓也

宗鏡錄卷第二十五

富

音義

伶 反郎 丁 傳 反 普 丁 聰 反 丑 知 魅 反 眉 松 魁 反 文 兩 題 反 良  
齊 反 祖 難 反 渺 天 亡 小 淋 反 式 殺 燒 反 奴 為 驚 反 井 列 龜 反  
通 遠 通 徒 何 道 博 反 天 迎 反 例 華 反 致 反 勞 未 潔  
反 卑 矣 坦 反 他 但 反 子 故 反 口 文 迎 反 例 華 反 致 反 勞 未 潔  
反 而 通 緊 反 居 忌 尖 反 子 鏡 反 藏 反 韜 反 讀 反 也 反 恃 反 時 上

劫 反 半 丈 燄 反 常 倫 反 明 朴 反 有 致 反 胡 加 達 反 古 身  
璋 反 諸 反 也 團 反 思 也 印 反 也 衡 反 平 也 易 反 胡 也 反  
丁未歲今司不讀都豎開板